尹湛纳希 著

青史演义

上册

黑勒 丁师浩 译

王利器 校

责任编辑：李耀先
封面设计：尚永强
封面题字：孙　羽

尹湛纳希 著
黑勒 丁师浩 译
王利器 校

青史演义

上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 史 演 义

qingshi yanyi

（全二册）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1.875 字数：788千 插页：5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0册
统一书号：10089·296　全二册：6.35元

初　　序

元朝文武皇帝忽必烈斯钦世祖，于至元三年春季二月亲往齐鲁故地讨平暴乱，当时世祖提举子贞，听取他的进谏，颇为赞许，封他为三路上卿，其后世祖布命把史天泽麾下文人张德辉召至番地当下降旨问道：“当初我们蒙古国刚刚兴旺昌达之时，人们纷纷议论说，旧辽国亡于佛教，大金国灭于儒教，你说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文章典籍不利于社稷吗？”德辉听了世祖之言，马上叩首回道：“过去辽国执政的都是权臣宠子，金国掌权的全是宗室子弟，因此这两个国家朝臣弄权互相倾轧，以至亡国。究其原因，无非他们都是世袭重臣，富贵已极。虽然也有为数不多的文臣学士，然而大都不问国事。因我本人从未出使他国，所见极少，唯独金国是因为禁锢朝臣而导致灭亡的。”世祖听了，甚以为然，降旨言道：“释教治人心，孔教正人身，二者皆为可取，然而不善变通者往往取此弃彼，招致祸端，搅乱世道。虽然释孔二教都基于世道，然而专攻经学儒说，置世道于不顾，结果经儒典籍也无所依托，这样怎能不招祸呢？我虽然力主经儒并举，然而也绝不违背世道。立国以后尚可如此，但尚未开国奠基就离开世道绝然不可。倘若儒释二者其一尚存，势必变为羁绊，有碍举业。因此，开创我们蒙古国的圣武皇帝成吉思汗下令废止世道以外的所有学说。只是一切国家长期和平容易忘记祸乱，因而也就容易抛弃世道而倾于另一种偏差，到了国事衰微的时候就吃他的苦头。因此，辽国在它太平盛时沉迷于玄术，佛教盛行，国政废弃，世道禁锢，社稷倾覆，所以才说辽国毁于释教。金朝立国以

后，又溺于清谈，注重儒术，废止武术，丧失世道，以至社稷倾败，因而说它是灭于孔教。只有宋朝兼受辽、金两国之苦，才变得谨慎起来，一直延续到今天。依卿高见，我们的蒙古国将来会吃什么学说的亏呢？”张德辉叩头说道：“小臣不知。”世祖微笑一声降旨道：“我们蒙古国的得势昌盛，颇近于辽国和金国，乡土习俗，人臣意向，大抵相似，因此社稷大安以后，势必崇奉释道。因何这样说呢？如今我施行三教六艺九流，细察它们所论之理唯独释道不同，深邃而远，高大而精，门路纷繁，旨意无穷。而我们蒙古人的脾性多怪，全然不顾自己的能力，凡事所求甚高，因此将来势必心从释氏，妨碍世道，贪图安逸，顾望玄术。这对国家究竟有何好处呢？我想断然废止各家学说，但古今先王都没有废绝三教九流，如我废弃又怕有碍于王者之道。”

深哉此论：请各位文人学士反复琢磨，多加细读世祖这番议论。我们的蒙古国不正是因为贪图安逸，溺于玄术而濒于灭亡的吗？然而人们至今仍不知道，一心想当佛祖，到头来成了马猴，难道那佛祖是人人都能当成的吗？这正如一个婴孩连走路都不会，竟想一步登天，结果便窒息而死。不仅如此，当别人给他讲明道理时，他们却听不进去，反而说别人的议论是邪教异端。因此，暂且不论是非，只迎合一般人的习惯，在《青史演义》的开头就从佛祖说起。我们大家既然都信仰佛祖，那么先知晓佛祖的道理岂不应该吗？佛祖原本是印度人的佛祖，到了今天他又成了我们蒙古人的佛祖，因此，理应以佛祖做个开头。所以我们凭着蒙古人的习惯，就从佛祖谈起，还请看官鉴察。

大元盛世青史演义的缘起，要目之一

大元盛世青史演义的重要序言

注疏要点：同治十年正月初八日，佛祖诞辰年月。

佛祖释迦牟尼诞生于古代周朝四世皇帝周昭王三十二年庚

申，四月初七，起名叫做固塔木（音译）。他于二十九岁那年夏季第一个月份，即周穆王九年戊子四月初八皈依为僧。他修行六年，子甲午年周穆王十五年结束修道生活，于当年四月十五日成佛。此年六月初四开始转动法轮。周穆王二十一年庚子，九月二十二日佛祖至上界坐禅九十天，而后下临尘世。当时世人为其父皇雕刻了一尊檀木佛像，父皇移步三尺迎住佛像。于是佛祖把手放在那尊佛像的头上祝福道："将来五劫之时的芸芸众生见到你，就好像见到我一样，愿红尘有福之众应你的姻缘得以超度！"据说当今都城赞登召佛像里有一尊就是佛祖之像。

在佛祖二十一岁的那年，周穆王即位。佛祖六十五岁的那年，周穆王去世。其后是甲子年。佛祖七十六岁的那年，即乙亥年，周共王即位。周共王六年庚辰，四月十五日，佛祖以八十一岁高龄与世长辞。从佛祖诞生的周昭王三十二年庚申，到我们大清同治十年辛未，其间经历两千八百九十二年。这是根据《史事通考》、《万年历》和双目失明的章嘉活佛所撰《释迦牟尼佛祖传》等书，反复对照精心核实之后推算出来的梗概。望后世学者仔细审阅，如发现其中有与其他典籍相出入的地方，希望他们也以这样的态度加以核实改定，为别的学者创造方便条件。

其次是治理黄教使其昌盛的宗喀巴洛布桑拉克德诞生时间：大元朝末期皇帝顺帝妥欢帖睦尔至正十七年丁酉，十月二十五日诞生于唐古特塔尔寺地区松根河口。五岁时受出家洗礼，七岁时受为僧洗礼，十五岁时受禅化洗礼，二十三岁时赴召修行。元朝末代皇帝顺帝妥欢帖睦尔于癸酉年登基为帝，改元为元贞元年，过了两年，改为至元，又过了六年改为至正，于二十七年丁未元朝亡国。明朝太祖朱元璋，其幼名洪武，篡取大元皇位，自立为帝，改年号为洪武元年。元朝亡国的丁未年宗喀巴活佛刚到十一岁。妥欢帖睦尔在位三十五年，之后逃到北方。明太祖在位三十年，后来他的孙子朱允炆继位称帝五年。其叔燕王朱棣篡位，改年号为永乐。他听说宗喀巴活佛为人聪颖，很想见他，于永乐一

十四年丙申派人去请。宗喀巴活佛推说年事已高，朝见之后恐难返回，而没有入京朝见，派其徒弟扎木春朝尔吉代为朝见，宗喀巴活佛于永乐十七年己亥十月二十五日去世，卒年六十三岁。从大元朝顺帝妥欢帖睦尔皇帝至正十七年丁酉，至大清十世皇帝同治十年辛未，恰好经历了五百一十五年。

大元盛世青史演义还推算出承天之命开创基业的圣皇太祖成吉思汗诞生至今的年月。圣祖成吉思汗是在宋朝十世皇帝迁居南方，改号为南宋的高宗皇帝赵构绍兴三十二年、金朝四世皇帝世宗完颜雍大定二年壬午，四月十六日午辰诞生的。自壬午年起至大清十世皇帝同治十年辛未止，恰好是七百一十年。这是在核实查对许多史书的基础上推算出来的数据，不会有什么差误。圣祖成吉思汗在他四十五岁的那一年，于南宋宁宗皇帝赵扩开禧二年，金朝五世皇帝章宗完颜璟泰和六年，丙寅腊月初一登基以后，整整经历了八代，先后有十四人做皇帝，到十四世皇帝顺帝妥欢帖睦尔至正二十七年丁未，恰好是一百六十二年。但是，明代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史家们为了百般奉迎朱洪武之意，就把大元国太祖、太宗、定宗、宪宗等四位皇帝的四十九年和世祖忽必烈斯钦皇帝中统四年，以及改称至元后的十五年，共六十八年统统抹掉。最后到宋朝完全覆没之后，才从元朝五世皇帝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开始，算为元朝天下。他们曲解史事，硬说北方蒙古人命中注定只有八、九十年的天下，没有一百年的运气。此事详见本书第七节要目。

大元盛世青史演义的缘起，要目之二

古话说："君子不忘其本。"台吉尹湛纳希我从懂事的时候起结交四面八方的文人学者，整整过了二十个年头。据此看来，在我们蒙古人的三百多个旗、县中确实有不少文人才子。只是到了清朝开基以后，我们蒙古人便失去了靠蒙文亲身创业的机会，

从而蒙古人就变得学识短浅。虽然如此，我们内三盟的蒙古人因离京都不远，大多居住于中原边界一带，于是出了许多精通汉文的学者。尤其是我们昭斯图盟的蒙古人可说是身居中原地区，不少人致力于汉文的学习。正因为如此，对于古代的故事和现代的法典都了如指掌；对于五千年以前的三皇五帝乃至夏、商、周、秦等国以及西汉、东汉、宋、齐、梁、陈、隋、唐、北宋、南宋、金、辽等国的历史也知道的一清二楚，但对于本民族蒙古人的历史却一窍不通。后来虽然被称为元朝，《纲目》中也记载了五世皇帝世祖忽必烈斯钦文武皇帝以后的历史，这才多少明白了一点自己的历史，但是那些记载都很浮浅，加上那些东西都出自少数汉族文人之手，他们出于民族偏见，极尽刻意贬低、嘲笑、诬蔑和诋毁蒙古人之能事。因此，这些东西远远不如元朝正史那样深切！但是元朝正史又很难找到，许多人都以《纲目》作为依据著书立说，死守其中的偏见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今天，对于开创元朝国基的成吉思汗之如何称帝和如何去世以及他如何奔波六十六年创建天下，这些重大的事件，很多人至今一无所知。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因此这些文人学者不深究本民族的根底，相反，却白白地浪费时光去琢磨唐宋诗文一类东西。台吉尹湛纳希我见他们如此，叹息不已，由来久矣。我的先父、王爷的协理旺亲巴拉执笔撰写《大元盛世青史演义》，刚刚写了八章共四册，道光二十年英寇入侵，先父奉命带兵守边，所著青史因而搁置。后来英寇请和，我军随之撤回。先父为国操心无暇提笔，终于在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初九辰时寿终正寝，所以此书也处于中途夭折之虞。后来我的长兄固拉兰萨袭先父旧职充为协理，整天忙于旗府公事也无暇续笔。因做到材料齐全的确要费很大的气力，只好搁下笔来。不幸我的长兄又于咸丰元年去世。因此这部演义整整耽误了三十多年。后来我们贡、松、尹兄弟三人也曾把它拿出来几次试图续写下去，然而时代、年月和人名错漏甚多，难以查找，也只好搁下。后来台吉尹湛纳希我从

三十岁那年开始命运多乖，家里信用的家奴们百般设法偷窃资财，再加上外面生意萧条，赔本失利，庄稼歉收；内部则妻儿早死，家奴吕明、金宝等人暗偷明夺，百般祸害。凡此种种，诸事不顺。到了三十四岁的那年，我面对种种不幸，心里窝火，越想越气，怒不可遏，几致成疾。后来转念一想，上有七十高龄的母太君、下有不满六岁的幼儿，还有祖传的家业，以及先人留下的众家奴，千万不可疏忽大意，又勉强应付了一年的厄运。为了安慰自己就去翻阅古书，从此又起了这样的念头，就是把先父没有写完的这部《大元盛世青史演义》续写出来，让所有的蒙古人都能知道自己的历史。这一念头，恰好与我过去的心愿相吻合。于是找出先父撰写的原书前八章，决心续写下去，把它留给我们蒙古人的子孙后代，永世长存，让所有的蒙古人都知道本民族的历史和宗姓。这样就把有关大元朝的十部史书和传略、故事、演义、史记，以及各种片段史略统统搜集起来，从严核实，精心续写。无奈台吉我前世结下的文缘甚浅，加上今世学问不佳，因此凭着笨拙的智力，废寝忘食，不辞辛苦，日以继夜地审读十部史书，查对核实史略，弄得头昏脑晕几乎发疯，在这期间，凭着愚智呕心沥血，靠着老眼博览群书，仗着浅知查找人名、地名，依着微力提笔续写。不管坐着还是站着，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总是悬念于心；不管在家还是出门，不管饭前还是饭后，笔墨总是不离身边。看了又看，读了又读，深怕什么地方遗漏了史事本末和重要的词句。如此反复查对，几乎到了两鬓挂霜，满额皱纹，肉掉筋弛的地步。除此之外，译者们把蒙古文和古畏吾儿文的许多词语都原封不动地搬来，因此有许多词语我们这个地方的蒙古人根本无法认辨，尤其是许多蒙语被汉语拼写出来，以至字不成字，句不成句，加上用旧满文翻译时又有许多错误。这样就造成了好几层错误，简直是谬误百出，举不胜举。每当遇到这样的疑难问题，都必须弄清它的意思，找到原来的那个字样，所以台吉我尽管用了平生的毅力，但还是叫人左右为难，举止惟

艰。有时遇到一个蒙古语词汇，不知它的意思，往往跑遍远近村庄请问那些年迈的老人。有时竟折腾得使人神魂颠倒。更有甚者，我们昭斯图盟的许多文人学士都用心于汉文，而忽视了蒙语，因此，询问北方字义是极为困难的。甚至比询问汉字字义还要困难得多。

我们这里的轻浮之徒，自己不甚懂得蒙文字语，刚刚学会有数的几个字就轻视蒙文字语，信口胡说：蒙古语岂能完全表达出汉文的意思。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为什么呢？就拿我们谁都知道的数量词来说吧，蒙文的数量词有一至十、百、千、万，还有塔尔宝玛、萨雅、考拉迪、顿希固尔，这不是比汉文的数量词多了四个词吗？只不过不常用这些词罢了。如果用的话，怎么会发愁没有词呢！那种明明是自己不用心学习弄通它的深刻含义，却偏偏说蒙语没有深刻的含义，这就好象一个人站在海边洗了澡就说大海是很浅的一样！概括起来讲，我们只能怨自己没有下功夫去学。因此，我每当看到一个旧字眼和难懂的生字，就绝不轻易放过，务必根据它上下左右句的意思去弄个彻底明白，遇到实在难懂的词语就找年迈的老人或者到过北方的人去请教，拜他为师。当时除了北京菩提寺以外，再也找不到一个研究蒙文词义和性质的地方了。后来的读者哪里会知道尹湛纳希我此时此刻呕心沥血，起早贪黑，不断研究、琢磨、推敲之苦心啊！他们只知文章顺口，便顺手拿过来一气读完，也就了事。如果这是一部普通的故事，平常的演义，或者浮藻的文章，那就好说，见到欠通之处可依上下句子的意思订补，或者加以融会贯通。然而我们的这部书乃是大元朝正史，而元朝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无地不占，无处不去的国家。就是古代的三皇五帝也没有象元朝这样占领过如此广阔的地盘，就是古代夏、商、周、秦等赫赫有名的大国，也没有象元朝这样征服过那么多的别国他邦。虽然那些国家的史书里也写着它们统领四海，然而那只是限于长城以南，西至西藏以东，南至云南、贵州以北，东至南海边缘以内的十五个省罢了。

哪能比得上转战四方，跨洋过海，征服种种肤色的他乡异国人的大元朝呢！有时远方的某一大国为了办成某件事情，便前来赠送某件贵重的礼物，因之，那个朝廷的史书中也就大肆宣染写上万国聚会朝见天国等语，他们哪里象大元朝国君这样亲自带兵四处征讨过呢？因此，哪里还有什么添枝加叶随意润色的功夫呢？那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因没有头绪，有许多东西往往被抛弃，哪里还用得着给它添枝加叶呢！况且本书中出现一桩事件，尹湛纳希我便查对它的渊源、时代、年月，真是弄得精疲力尽。另外，我还翻阅过说得上是正史的一本书，就是汉族的《朱子通鉴纲目》。其中有些内容大体吻合，而有些内容则根本未写进去。这本《纲目》是汉族史学家撰写的，他抱着贬低蒙古人的偏见和私心，离开主题很远，因此根本不能用它来做为著书的依据。不过年代记得还是很详细的。虽然它下了功夫，把来龙去脉搞得十分详细，但因它是一部整个国家的史书，年代久、事件多，笔墨少，概括性强，因此读起来使人难懂，得不到明确的印象。尤其后来到了征伐金、宋、西域等大国时，这些国家的武将名称无计其数，各种事件极为繁多，读起来更感困难。我希望读者一定要安下心来，用心细读。不能象《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这些浮藻文学那样单纯追求热闹的场面。因此，凡写错的蒙古名称和旧的词语，都一一作注，便于读者明白。至于年限、岁月、时代和遭遇，也都逐条作了说明。除此之外，对那些国家、部落、地区、城镇的名称，以及汉蒙族的各种名称，都逐个核对了出来。后日的读者诸君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要把前面的要目细读一遍，这样读下去就会容易明白，就觉得有味。否则的话，还不如不读。为此，写了这篇要目，放在本书前面。

下面还有十篇要目，每篇都讲了一个意思。如果把这些要目从头到尾读完一遍，就象平地推车一样十分顺利。就是那些不留心于文理而只顾看热闹的读者，也必须读一读这十二篇要目，否则那些热闹场面也很难看懂。

大元盛世青史演义的缘起，要目之三

我们的宗族一代一代沿袭下来，共经历了二十八代。承天启运的英主成吉思汗太祖名曰铁木真，其四子名叫拖雷，即睿宗皇帝。拖雷的四子文武皇帝忽必烈斯钦世祖，其子皇太子成吉木，其长子成达尔玛巴拉汗，其子睿宗宝音图汗，其子明帝吉雅图汗，其子顺帝妥欢帖睦尔皇帝。在这七代里叔、侄、兄、弟轮流称帝，共有十四人做过皇帝。这一点别的史卷里已有详细的记载。七代人里有十四个人做过皇帝，号令天下，经历了一百六十二年的时间。妥欢帖睦尔皇帝的儿子叫乌斯哈拉汗，其子叫哈尔胡查斯汗，其子叫阿吉太子，其子叫阿巴来汗，其子叫哈固尔其克汗，其子叫巴彦蒙和济农，其子叫巴尔斯宝鲁德汗，其子叫阿拉坦葛更戴元皇帝，其子叫僧格杜仁汗，其子叫哈拉图诺彦，其子西土默特旗扎萨克贝子叫呼木诺彦，其子扎萨克贝子叫贡钦扎布诺彦，其子叫道尔吉雅拉诺彦，其子叫钦比希尔勒图诺彦，其子叫顿德布诺彦，其子叫哈旺诺尔布诺彦，其子王府协理叫旺亲巴拉诺彦。直到先父诺彦一代始终没有与平民通婚。先父诺彦终身唯一的原配夫人曼尤莎克太君生了八个儿子。长子名古拉仁萨，次子名苏旦达尼，三子名莫尼亚苏，四子名莫尼鲁克，五子名贡纳楚克，六子名松瓦伊旦忠，七子名尹湛纳希，八子名鲁公忠乃。这兄弟八人长大成人，立身扬名的有长子台吉协理古拉仁萨，五子台吉贡纳楚克，六子掌玺协理台吉松瓦伊旦忠，七子台吉尹湛纳希。台吉尹湛纳希我二十九岁有了次子其木德卡拉，三十四岁那年写这部书时发生的事情，列举如下：

从承天启运圣武皇帝成吉思汗——元朝太祖天子铁木真祖宗开始，到台吉尹湛纳希我这一代，共经历了二十八代。因此，台吉尹湛纳希我从刚刚懂事的时候开始，仔细想了想自己的经历。原来我们这个大清朝天下里，一个皇帝掌管五湖四海、以明法威

仅治理百姓，而百姓服侍一个皇帝。天子以学问选拔天资聪颖的文人学士加以培养，根据他们的才智重用提拔，让他们担任州、县、府、道的各级官职。如有大智大谋，就把他们提举到宰相、中堂之职，上则一主之下，下则万人之上，让一人治理万方。这样，那些受阳光之辉，得阴阳之气的天资颖慧的智者，不致于荒废，生来聪明伶俐的才子不致于埋没。这正是天子毫无偏私的王道，视普天下之人为婴儿的大恩大德。不过这里有一层怪事值得一提。如果把这层怪事披露出来那么诸位读者一定会皱起眉头废书兴叹。为何这样说呢？因为那宇宙是阴阳二气相合而成的，凡有阴阳二气的地方，都有人类生息繁衍。人只要生下来，就会有智慧。既然有了智慧，那就一定有深浅多寡的区分。在大清朝回回人的功劳不如蒙古人，归降又比蒙古人晚。但他们的人才不被埋没让他们参加应考，提拔他们进爵做官，不知什么原因，唯独不让蒙古人参加应考。细细琢磨起来，这是不是说蒙古人生来愚笨，让他们参加应考也未必有人取中，因而就没有作这样的制度呢？但是在元朝时代偏偏也生了如此英明的圣人皇帝，整整治理天下一百六十二年。倘若说除了皇帝以外，多是愚蠢的话，到了世祖皇帝忽必烈斯钦身上，圣人孔夫子才被元朝尊奉为大成至圣，而在过去多少个朝代都没有这样称呼过他。在此以前，都只不过称他为这个公那个王而已。因此，忽必烈斯钦皇帝的学问远远超过了天下所有的文人学士，中书省张德辉等有名的文臣对世祖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写给世祖皇帝的谏书中称世祖皇帝为儒学太宗大师。此外，蒙古族大臣里苦学成名的曹都、巴彦、毛浩来等人都是有名望的学者，他们所写的诗赋文章至今还记载于《渊鉴汇函》一书中。由此看来，所有蒙古人绝非都是笨人！那么是不是咸丰皇帝听从了他老师杜寿天的话，以为让我们蒙古族原来憨厚耿直的人去读书，就会变得心术不正，就会失掉固有的诚挚，才不让我们参加应考呢？倘若如此，原来大清朝的满族人也跟我们蒙古人毫无区别，那又为什么让所有的满族人都得以读书入考，

还让他们做军事操练呢？难道叫他们都去学奸变坏不成！再说所谓圣人之道其本意就是感化所有的人，让每一个学道的人都要改恶从善，哪里还有什么变坏的道理呢？那么是不是以为我们蒙古人都身居北方，生来愚笨，叫他们读书也是多余的事呢？然而如今的蒙古人崇信黄教，精通佛门五典，对那种漫无边际，毫无实据的无稽空论，总是争论不休，他们不怕万里征途，历经千辛万苦，奔到西召①佛地，弄到一个什么拉哈尔玛、道如玛一类的尊号②，然后返回家园。由此看来，绝不能把如今的蒙古人统统都说成是笨蛋！古话说“有利必有弊，有才必有苦。”正是这个意思。人们既然为了一个拉哈尔玛、道如玛这类毫无用处的空名，而甘心情愿地去吃万里迢迢之苦，那么让他们去千里京城应考，他们能不用心上进吗？只不过没有那样的教育和鼓励，因而人们不为之发奋罢了，这绝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愚笨。那佛门五典比起五经四书来简直要难五倍，它的无穷变化要难十倍还不止。如果把它们都记得滚瓜烂熟，用得得心应手，那要比当一个汉族的举人、状元还要难得多。既然有智慧能做到这一点，学习有根有据的儒家学说有何难处呢？这还暂且不说。我们姑且把蒙古人都算作是糊涂虫吧！就拿军事操练来说，蒙古人虽然缺乏聪明的智慧，但毕竟还有一点吃牛羊肉的傻劲儿吧！比试武艺本来是一条上进之路，可是偏偏也不叫你参加比武，不知这是什么原因？如果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领地而不让参加比武，那么就让他在本地参加比武，在旗内推举任用不是也可以吗？这哪里会损害国家利益啊！因此，不才我尹湛纳希心里诧异，迷惑不解，就冒昧地询问于他人，竟闹出了一场笑话。我把它说出来，会使人发笑。其题目就叫做《物论》。此话从何引起的呢？就是自己竟不知道自己的一切而引起的。

如今内有六盟，外有四个哈拉哈，还有青海土尔扈特盟，共

① 西召，指西藏。

② 拉哈尔玛、道如玛，均为喇嘛的一种封号。

有三百来个旗的蒙古人，那些旗里都有世袭的扎萨克。想起这些，我就禁不住发笑。常常这样想：这些人还算是天子的臣民呢！既然那样，又为什么与臣民之道绝然不符呢？说它是平等的国家吧，又怕旗民都写入了蒙古省的名册里，不让他们的主人作主，放到哪里都不沾边。因此越想越迷惑，简直弄得神魂颠倒。就在这困惑不解的时候，我碰见了一位当今的学者，我犯傻问道："现在有一样怪东西，什么怪东西呢？就是那么一种活物。那个东西，论学问他一窍不通，论兵书他从未学过；眼鼻手脚也不比别人多长一个：谈吐举止，也不比常人好多少。有的甚至是瞎、瘸、哑之辈和淫乐横凶之徒，这等鼠辈还头戴宝顶，冠插羽翎，身着龙袍，腰系玉带，颈套珠链，外披狐貂之裘，前后佩带珍珠玛瑙的缨穗，手足带着金银翡翠等物；出门则有数百名美男俊仆跟在宝辇之后，所到之处威风凛凛；回家则数十名美女丽妻迎于珠帘缎被之中；住的是仙境般的宫殿，卧的是佛地似的莲池，吃的是七味俱全的佳肴，做的是荒淫无度的丑事；看外表有神仙般的体态，闻味儿有鬼怪般的臭气。我说的就是这么一种东西。请问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那位先生说道："你说的这些东西，他们的祖先为这大清朝的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他们或是皇戚国舅，或是皇亲功臣，或是王子公孙。因为他们的祖辈给他们留下充足的家产，于是他们忘乎所以，随意挥霍；他们一旦失势破产，就会变得非驴非马，非人非鬼，他们得势一天，便挥霍一天。"我又问道："长城以外的蒙古人便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那个艾玛克①——北面同俄国接壤，东面到达黑龙江，西面到达青海。那里的内六盟，北四盟，哈拉哈、青海、察喀尔、巴尔虎、乌格勒德、都尔劾特、伊黎、呼布图，宽五千里，长一万来里，在这样辽阔地方生息着这一类东西，无计其数。这些东西里，我也包括在内。想这些东西里面所包含的东西要比去想别

① 艾玛克，历史上指部落，现指盟。

一类的东西更多！”那位先生说道：“那些东西，有他们祖先立的功劳，也有他们自己所拥有的地盘和家产。首先是王、公、贝勒、贝子、扎萨克；其次是第三、第四等级的台吉和塔布囊[①]。他们的祖先过去也捐过人马。因此，给他们挂个王、公、贝勒、贝子一类的空名，让他们享用金银绸缎，使他们俯首听命！”我听了这话，才恍然大悟，又想到还有另一类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台吉和塔布囊，他们都属于第四等级的。我问道：“一个台吉发家致富，肚子吃得鼓鼓的，又娶了好多老婆，如果生了一百个儿子，都做四等台吉，那么这些台吉又因为立了什么功而得到这种爵位呢？”那位先生说道：“这并非由于他们本人立了什么功劳，而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做过皇帝，定了这样的规矩。”我听了以后更加诧异。又问了一句：“那么这些台吉们的祖宗过去做过什么皇帝，是什么人，怎样当了皇帝，而他们的后代子孙才得以这样？”那位先生说道：“这些台吉的祖宗便是过去大元朝的太祖圣武皇帝成吉思汗。”我又问道：“那成吉思汗至今仍然还是皇帝吗？”那位先生说道：“不，成吉思汗去世已经有六百年的历史。”我还问道：“人既然死了那么久的时间，也就罢了，那还留着二百多个旗的台吉对大清皇帝究竟有何好处？”那位先生说道：“他们对大清朝一点用处也没有！”我还问道：“既然对国家没有什么用处了，与其白白地养活这些台吉，还不如削职为民，叫他们纳贡，以利于国家呢！”那位先生说道：“那可不行。”我问他为什么不行，那位先生说道：“这些台吉都是元朝皇帝的子孙后代，怎么能把他们削职为民呢？圣祖成吉思汗定了的制度，大清朝是不会破坏的。”我又问道：“大元朝圣祖成吉思汗是大清皇帝的什么人？”那位先生说道：“他们没有亲戚关系。”我又问道：“既然那样，那为什么不违背他定的制度呢？”那位先生说道：“天子乃是万人之尊。一则他们不毁坏先

① 塔布囊，即驸马。

人定下的规矩，二则台吉的人数日益增多，如果要欺负他们，恐怕会失掉人心。”我又问道：“那元朝如今在什么地方？”那位先生说道：“早已灭亡了。”我又问道：“是谁把它灭亡的？”先生道：“明朝太祖朱洪武起兵消灭他，夺了他的皇位，就把蒙古人赶到北方去了。”我问道：“那个明太祖朱洪武现在在什么地方？”先生说道：“他死去也有五百年了。”我问道：“难道朱洪武没有子孙后代？”先生说道：“他的子孙做了将近三百年的皇帝。”我问道：“那他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子孙封为台吉？”先生说道：“他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又问道：“既然元太祖能把他的子孙封为台吉，明太祖为什么没有能够做到这点呢？”那位先生见我一再发问，有些不耐烦了，忽然恼羞成怒，厉声责骂，用手指着我喝道：“你这多嘴的杂种，大元朝传位十四世做了一百六十二年皇帝；明朝传位十七世做了二百七八十年皇帝，少说也有千万件事情，我哪有功夫一件一件地告诉你？再说你的父亲是旗王府的协理诺彦，府里藏着不啻五车书，为何问个没完没了？真叫人讨厌！你瞪着两颗牛大的眼珠，竟没有读过自己的家谱历史，忘掉了自己的祖宗！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居然不知道自己的祖宗，那简直不如牲畜。你身为台吉而不知自己祖宗的底细，简直是牛马。有眼睛而不看自己祖宗的历史，简直是熊瞎子！有知识而忘记自己的来历，简直不如蠢猪！”先生一面指着我骂着，一面往我脸上吐了一口唾沫，斥责道：“协理诺彦的藏书堆至屋顶，满箱都是典籍，你放着不看，跑到别人家里见人就问，让人犯愁！”他痛骂一顿之后，“呸”地吐了一口唾沫，甩袖而去。我这才想到自己身为男子而不知道自己的根底，满面羞愧，无地自容，便跑到屋里爬到书阁翻箱倒柜，把我满腹经纶的父亲所藏的四书、五经、史书、典籍统统翻了出来，终于找出了大元朝所属蒙古各部落的史书、传集、历史故事共十种。此外，还找到了汉族的史纪、蒙满典册、藏族经文的译稿和畏吾儿历史译稿共十种：《盛世青史》、《无敌圣主之源》、《蒙古

圣主传》、《皇子简史》、《达赖喇嘛所著青年之婚》、《金婚之乐》、《成吉思汗散史》、《成吉思汗传说》、《大元朝正史》、《朱子通鉴纲目》。手头有了这十部史书便咬紧牙关横下决心，请协理兄松瓦伊旦忠翻译《纲目》，而我自己查对各种史书，排难解纷，写出了《大元盛世青史演义》，这真使人绞尽脑汁，费尽心血，浑身疲劳。

千秋历史问笔墨，
无尽往事寻史书；
笔者枉费心和血，
不知后人如何解？

大元盛世青史演义的缘起，要目之四

诸位看官，当你读这大元朝《青史演义》的时候，务必先读一读要目中提到的读书方法。任何一种读书都是出于领悟某事的缘由之心，因此首先要细读某一本书的前言、后语、批注，以及题诗。然而有的读者却不是这样，不管多么深奥，多么有趣，或多么有文采的要点、题诗、叙言和批注，都把它统统抛置一边，而只阅读故事情节。这不是真正的读书，而是毁书。更何况这部书不能与汉、晋、唐、宋等朝代的华丽文学故事相提并论，那些逸史小书，本来都是无稽之谈，然而文人学士却给它加枝添叶，百般藻饰，给它添上数不尽的华丽词藻，任意卖弄风骚，加进笔者的意图，留给后世之人，只求有趣，如此而已。而这《青史演义》却不是这样，它是包括大元朝一百六十二年以前的三四十年历史的正史，先后涉及了二百年的事情，连它十分之一的史事也还没有包括进去，哪里还谈得上加枝添叶，任意藻饰呢！为何这样说呢？原因很清楚，当时正是南宋朝廷已进入它的没落时期，天下纷争，四方动乱，群雄四起，各霸一方。分裂中国的，除了

有名的宋朝以外，还有以前的辽、金、夏、契丹、高丽、西域、西羌、回鹘、回回、印度、吐鲁番等国，这些国家纷纷起兵，扰乱中原，四面八方，兵戈不息。北方有鞑靼国，也就是原来我们蒙古人的勃特国。因为汉族文人不会讲勃特国，便说成是鞑靼国。除了勃特国以外，还有赫利特、乃蛮、索隆古特、固尔勒斯、扎鲁特、女真、萨尔拉格、萨尔图勒、陶克玛克、哈尔力古德、萨尔吉古德、固尔鲁特、恩胡德、岱其古德、拉哈德、莫尔格德、洪格尔特等国，这十八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皇帝，还拥有几万名军队。勃特这个词是一句古语，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的意思。除此而外，还有七十五个小部落，分别列举在别的史页里，这些都是南北较近的地名。此外，还有相距万里，人地相异的一些国家，譬如西藏、唐古特、巴拉布、印度以北的畏吾儿、俄罗斯、奥鲁德、奥充嘎、乌格鲁德、呼腾古德、陶尔古德、必特古德、哈萨克、布鲁特、罗胡日哈、伊勒德希，瓦伊拉、洪古尔、朝鲁克等大国。所有这些国家里唯独勃特国圣主成吉思汗出类拔萃。他从十三岁起，直到六十六岁，在整整五十三年的时间里，南征北战，攻城掠地。成吉思汗用兵如神，他亲自带兵攻占这些异国他邦。因此，要想一字不漏地把这些事情连同年月日辰详细地记载下来，虽然比不上《丹珠尔》，也可赶上《甘珠尔》，把如此纷繁的史料加以概括，少说也需要写出几部书来。因此，不要说全部记载，就是把梗概记载下来，那也是力不能及的事情。其所以不能与汉、晋、唐、宋等国的史书相比，原因就在于此。如果是其它的史书，为了把开头讲的两件事加以说明，作这样的比较是很容易的，也是很有趣味的。而本书中的成吉思汗是一位征服人耳能闻、马蹄能到的广阔地区的圣主，他的史迹无计其数，难以用笔墨加以记载！其所以不能如实地记载下来，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才说，连十分之一的史迹也难以记述。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史书中将这些远远近近的属国统称为四色属国，五方异邦。如果分开来讲，所谓四色属国：第一个就是

北方的勃特国，因为它席卷十二大国，七十五个小部落，受到各国的拥戴，被称为五首之首，史称青色蒙古国；其东面是索隆嘎国，所谓索隆嘎国就是高丽国。索隆嘎和索隆古特、索尔宾比利格德这些国家的人，都爱穿白色衣服，所以把这些国家叫做白国；因为南方中原地区的中国地处炎热一带，所以把它叫做红国；因为西部的西藏、唐古特、回回、畏吾儿等国的人脸黑，所以把他叫做西域黑国。把这四方分为四色，称作四色之国。所谓五方之邦，其人形貌异常，因此作了如下的区分：东部及南部的印度、巴拉布、朝鲁克、罗马等国成为一方；西部的萨尔拉格、萨尔图勒、哈萨克、布鲁特等国成为一方；北部的俄罗斯、陶克玛克、伊勒德希、女真这些国家成为一方；东北部的一些国家成为一方；东南部的一些国家成为一方。古蒙文史书中称这五方之邦国为“黑力格德特希克国”。黑力格德特希克是一句古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奇异国家的意思。圣祖成吉思汗亲自领兵讨伐过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国家，叫他们输纳贡品。因此，你能把这些事情都加以详尽地记述吗？你纵然能够概括这纷如牛毛的历史事件，岂不需要写出几百卷吗？圣祖成吉思汗的历史、家谱、传记，被记载于维、黄、藏、汉以及蒙、满等文字之中的举不胜举。所不同的是，有的史书任意发挥，一道命令也得写成数百张纸，而有的史书把几个月的事情，概括于寥寥数语之中，令人费解。

此外，《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对于圣祖成吉思汗四十五岁那年到蒙河（音译）河口筑台称皇以前的事情，只字未提，仅只将他做皇帝以后到大元朝结束为止的概况，简略地做了记载。然而这部史书毕竟是宋、元以后的明朝汉族史学家们出于忌贤妒能，以女人度量而写的，所以有意贬低和丑化的地方，屡见不鲜。他们为了达到丑化的目的，便无中生有，吹毛求疵，节外生枝地加以曲解。他们想一笔勾销。但因国史至关重要，不敢随意删去。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别的原故，而正是在蒙古人的统治中

做了一百六十二年奴才的怨恨所致。就是说力斗斗不过，便用恶言中伤。翻开正史查阅，正象古代的王者用兵一样，却以诚直为主。以 ᠮᠣᠩᠭᠣᠯ 这个名称来说，汉文写成“蒙古”。蒙古这两个字的含义是远古混沌的意思。这两个字是出于《朱子通鉴纲目》的作者朱元晦手笔。由此可知，他是一个没有偏心嫉意的学者。其他史学家拼写蒙古的名称时，任意把字折开，以至变成非驴非马，今天再用蒙文还原也很困难，有的字无法弄清是什么意思。遇到这种情况，我便查阅手头的十部旧史书，有的有些接近，有的则完全相反；再说元朝典籍和正史都是从畏吾儿文译成汉文，再由汉文译成蒙文和满文。因此，地名官名和将帅名称错误百出，很难辨认。后人阅读这十部史书困难重重。因此，台吉尹湛纳希我把错漏之处一一查证，力求还原，使之完善，以利后世学者弄清蒙古人的来由。但因头绪纷繁，国家和部落极多，人名复杂，地名不统一，所以尽管把《纲目》中出现的蒙古名称一一查对，但仍以汉文名称为依据，而用满文拼写。这是因为《纲目》中出现的名称不能随意改动；加之汉人是从《纲目》中了解到我们蒙古人的来由，所以你想让他们看懂，就非用原来的汉文名称不可。为此，就把分写的名称写在书的开头。

其次，个别的蒙古名称已经无法查对，也就只好依照原书的写法而未加改动。因为这类名称数量不小，因此，好学者务必慢慢查阅。如果象阅读演义故事那样，只图消遣，那就毫无兴味。此外，本书中还有一部分有关天子圣人的应验之语，大贵之人在生死关头遇见庇护之神，以及毫无根据的异教邪术，荒诞无稽的种种谬说的内容。想把这些内容舍弃，但由于有三个重要原因而不能舍弃它。第一、原史书的内容随便删去似乎不很妥当；第二，这类事情不仅仅发生在元朝，而是自古以来就有，就连孔夫子的学说中也没有否认鬼神之事，相反他还劝人说如要祭祀鬼神就必须相信鬼神确实存在。从古代的夏、商、周、春秋战国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有这种神奥莫测的鬼神之说；第三，鬼神不仅暗助开国

立业的皇帝，而且还伴随势衰国亡的皇帝给他以神的启示。据说汉中王刘备的结拜兄弟关圣人死后成神，不分成败之国，只要是占据中原地区，他都暗中庇护。此外，宋朝的文昌帝君也以五行之身偕同妻子儿女家臣，带着庭堂楼阁，鸡鸭六畜，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地面升天成仙。这绝不是台吉尹湛纳希我信口胡编的。在有关文昌帝君的史书和卦序中有详细的记载。各位读者只要细读它就可以知道实虚真假，这都是成仙者真切明白的事情。因此，我不敢直言没有神仙。世界上既然确实存在神仙，那么鬼怪也必然同样存在。所以国家礼仪中也提倡大祭五坛八庙。这是圣人王者的遗俗，绝非空假之言。所谓五坛，就是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所谓八庙，就是佛庙、圣庙、帝庙、阎王庙、神庙等。由此可知，鬼神是难以除尽的。对此有三条理由不得不信之外，更有风雨相助，云雾密布，海潮涨落，花雨降落等等这类事情，佛经中也屡见不鲜，但我从来不去相信它。后来我从我前岳丈哈拉沁王色布格道尔吉当作摆设放在书案上的四部天文书《天文大全》中看到，某某国某某恩主某年某月某日某辰自天降下某某七宝、五行、花雨。此外，我还亲眼看见一道圣旨，说某某国某某暴君某年某月某日某辰自天降下肉体之血、骨筋之雨，一面写着事由年月，一面画着物形样式，所以不独《青史演义》中有这类记载，其它所有史书中都有这类内容。因此，我也就违心地照着旧史书的写法对其中的各种妖术、奇特的应验、圣旨的庇护、鬼神的暗助等这些内容都没有删掉。希望读我这部书的各位读者，按自己的心意去领会。作为此书的著者我，就我的本意而言，我是从不相信这些毫无根据，模糊不清和不合情理的怪事，本想不把这部元朝盛世的《青史演义》写成《西汉演义》那样充满神灵鬼怪，妖术魔法一类的内容。后来仔细琢磨就连天下正史《纲目》也顺应这类事情的道理，概括地写了天下十分之一的真事；同时也写了蒙古人进军南方时，大海退潮让路，以后当它国破北逃时，深河上突然出现铜桥；当初开国时太祖突然遇见会说

话的白色麒麟，当国家倾覆时，一只铁身巨麒出来保护宪宗、顺帝的子孙，挡住明朝常遇春的追兵等这些事情。我写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把那些年代久远的、为现代人所不容易理解的东西，加以修改，使之容易理解而已。我没有权利任意笔削。因此，只能依着先父的笔法，把雷电风雨、虹霓雹霜，以及神仙鬼怪的咒诅、庇护，异术魔法等等，都一一加以记述。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就是希望后世的诸位读者不要错怪我是胡说八道的僧侣之辈！我写这些东西委实处于无奈。为此，我愿意把这些原由详细写出来，望以后的蒙古族学者贤达们查看！

大元盛世青史演义的缘起，要目之五

台吉尹湛纳希我出生于世，不觉已有三、四十年了。冷静一想，世间不知有多少有识之士，不知不觉地荒废了宝贵的时光。不过又仔细一想，尘世的人类，从皇帝到乞丐，都是一样的人。有的人说享福了，而有的人却说受苦了。享福者富贵，受苦者贫寒，这本来是常理。然而富贵而受苦者，贫寒而享福者，确实也不少。大凡古代的失国之王和开国之王，家聚万贯的富豪和贪财如命的小人，他们大多受尽痛苦。至于满腹学问的圣人和精通经纶的学者，满足现状的君子和抛弃奢望的贤者，他们大多是享福。因此，受苦和享福都来源于个人本身的心灵。为何这样说呢？以我愚见，在炎热的伏天，庄稼人被酷日曝晒，脊背上晒出水泡，流着黄水，然而太阳一落，一天繁忙的劳动结束了，傍晚时分天也凉爽多了，这时他们便荷锄回家，路上一二十个人成群结队，高声歌唱，十分热闹，对于明日的炎热天气毫无畏惧之意，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例，京城的三九天气是十分寒冷的，那些光着脊梁的讨饭人，冻得皮肉皴裂，脓血流淌，浑身直打哆嗦，然而谁讨得的钱米多一些，谁便把知心的朋友邀来，在阳光下促膝而坐，拿出好吃的食物和酒，大口大口地一面吃一面喝，高声划拳，嘴里

说道："草绿一秋，人生一世；一日清闲，一日富贵。"说罢摇头晃脑，十分得意，以为这便是享福，他们丝毫不怕今晚冻死在何处。然而有的皇亲国舅，王子公孙，有说不尽的荣华富贵，可是整日怨天尤人，贪钱图财，或者仗势欺人，嫉上妒下，从不舒眉开心，这便是受苦。你看，这是多么艰难而又可悲的事情！有的人把满心的幸福变为苦痛，与人斗气；而有的人偏偏把满身的痛苦看作是享福，整天谈笑风生，悠然自得。这两者都超越了常情。受苦而把它说成是享福，这就很难说他有学问，然而若寻机出气，执意受苦，这就更不合乎情理了。其中还有两种人，他们对于任何一种苦和乐都毫不在意。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人呢？一种是看破红尘的文人学者，一种是糊涂透顶的迂儒之辈。虽然如此，这两种人也各有各的特点。而这智者和愚者却包含了整个宇宙间的事物。因此，一智包含着百智，一愚包含着百愚。简而言之，智达于顶点便有害于智，譬如古代秦始皇把皇位传给子孙，为了万世不尽，便寻找长生不老之丹。这是聪明过度，深知人生乐趣，自私自利已经过分，因此他便做了连最愚蠢的人都不做的蠢事。这便是智中有愚。结果秦始皇不到四十岁就一命呜呼了。再拿不守女节的唐朝武则天来说吧！她本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流，然而她却安然无虑地当了二十二年中国皇帝，这岂不是适得其会的例子吗？她取则天这个名字虽属随心所欲的举动，但其用意极深。其后北辽前后两代出现过鲁后、萧后。宋朝大臣中也有过佘太君。她们都是有本事的女辈，然而有谁能比得上武则天？武后名曌，自称效法金轮的则天皇帝，改国号为周，满朝文武百官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都俯首听命。然而外省的一个名叫徐敬业的人举兵来讨，他请骆宾王写了一篇檄文，文中提到武后时说："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武后看到檄文反而喜形于色，赞扬骆宾王是一位有才之士。这位武后虽然才气盖世，然而她更改国号、以帝自称，这乃是她目光短浅一意孤行所致。而她的愚见却达到了至智。由此可知，一个为所欲

为的女辈居然当上了皇帝，她必然有一种超人的本事，这便是大愚中的大智！哎呀，据此看来，圣人讨伐君王和小人变泰发迹，都确有其事啊！令人可笑而可叹的事情是，每个朝代的国家都遵循古代秦始皇号令天下的法典，然而口头上却说尧舜之语，以此做为口实，堪称是以秦皇、汉武为里，尧舜为表的国家。在所有这些以往的国家中，只有大元朝太祖皇帝一人没有这样做。他把近亲功臣分为四色五方，各封汗王，这岂不明明是效法尧舜禹汤文武之举吗？虽然没有象文、武开创的周朝那样持久，但是蒙古人占据一方，至今历时七百一十年不正是他的好处吗？我们蒙古族学者应当仔细考虑一下，世界上究竟有几位人主父王为他们的子孙和国家缔造过千年的根基？有些人至今以王、公、贝勒、贝子、台吉、塔布囊的身分享受大皇室赐给的爵位和布帛金银，过着美满的日子，这也是因为有当时的根基而各自被称为一个国家的原故。我们蒙古大元朝以后还有一个明朝。论皇帝，他们有十七个人当了皇帝；论年限，他们经历了二百七十八年的时间，比我们蒙古人将近多一倍。汉人子女繁衍很快，没有象我们蒙古人想让孩子成佛而让他们当喇嘛这种根绝后代之苦。然而你听说过哪一个地方，那怕是指头大的地方，居住着明朝皇室的子孙？不善于细察的人都说蒙古人生来愚笨未能久占天下，而明朝人天资聪明，因而占据天下的时间比蒙古人多一倍。明朝虽然比蒙古人当政多一倍，即多当一百一十六年的皇帝，把眼前的动乱平定下去，然而他们没有保住久远的根基。而大元朝不仅创立了眼前一百六十二年的天下，还牢牢地保住了千年深远的根基，这乃是四面八方到处封王的好处。如果照今天这样采取严加谨慎的方式拥立一主，监管皇帝近亲，或者象明朝那样过分粉饰浮夸，那么能有今天这样一支蒙古人吗？我们北方蒙古人居住的地方，虽然是天下第一个被抛弃的荒沙之地，然而它却是一处避难安身之处。如今内地的六盟、北方的哈拉哈四盟、青海、敖顿达拉、阿拉善、呼伦贝尔、察哈尔等地，都是圣祖成吉思汗四子睿宗皇帝拖

雷一人的封地。拖雷本人虽然没有做过皇帝，但他的长子宪宗皇帝蒙哥，四子世祖文武皇帝忽必烈斯钦都做了皇帝。因此，追认拖雷为睿宗皇帝。《大元盛世青史演义》详细记载了这些史事。因为当今的文人学士脾性不同，所以有的人想方设法弄清尧舜禹汤等这些皇帝的事情，而对自己的祖宗元朝的史实却毫不在意；有的人崇信喇嘛佛爷为自己的来世祷告积善，从而贻误终生而白白死去者仍然不少。这都是聪明过度所致。那么用他一半的聪明花上几天的功夫，好生读一读自己祖宗的历史——被人崇敬的《大元盛世青史演义》也无损于自己。恰恰相反，他却会成为通晓祖宗历史的能人。当然，这里不仅有做官者的历史，同时还有臣民们的历史。如果想明白自己的宗室家谱，那末这部《青史演义》作了完整的记载。笔者希望后世的文人学者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蒙古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大学》中说："凡事不仅要称赞它的好处，同时还要细察它的不足之处；既要认定它的坏处，又要考虑它的好处。"因此，请诸位文人贤达听一听我对于好坏真谛的想法：世间千千万万事情的好坏，都是宇宙阴阳二气首尾衔接而成。有人一说到我们蒙古地方的不足之处，首先是土地贫瘠，一旦刮起风来便黄沙满天，高山也没有尖顶，巨岩也没有根基，一到春天，风卷沙窝移往别处；二是没有河流，夏天的雨水也汇聚到湖海之中；三是天气寒冷；四是阳光较远，雪霜较早，不长粮食水果；五是以肉、血、奶、油为主食；六是以兽皮畜毛为服着；七是人的性格虽然耿直，然而心底狭窄，脾气暴躁，举止鲁莽，心思愚笨；八是外貌粗犷，脸色黝黑，言谈粗野，为人骄横；九是体态丑陋，行为不端，虽有傻气，但缺乏勇谋；十是虽有力气，而缺乏耐心；十一是何谓礼、义、廉、耻全然不懂；十二是连山野之鸟兽，牧人之牛马，其性子都暴躁。照他们这样看来，我们的蒙古地方岂不成了南洲之最荒凉的废地，我们蒙古人岂不成了最可卑的人吗？这样，蒙古人简直就是最坏的骗子狂人，不守信用的家伙，我们又傻又蠢的蒙古人简直成了人

类中十分可卑的野兽，身上散发出牛羊肉的腥味，以至使那从身边路过的人呕吐。然而他们却不知我们的北方还有十点可取之处，让我一一例举如下：一是没有骄奢淫逸之乐；二是没有使千百万人暴死的病害；三是没有受千百万侵略军宰割的危险；四是没有洪水泛滥，大河决堤之灾；五是没有天火连城，突发地震之险；六是为君者没有大奸大暴之恶习，为民者没有暗算结仇之狠心；七是虽然财积很多，然而却没有发难动众之心；八是没有为害虫蜇伤突然夭折之虞；九是没有受恶气毒雾，难以逃脱之患；十是没有成年累月地种禾劳累之苦。凡此种种，加在一起，便可说是没有麻烦；没有麻烦便是顺当；顺当也就是耿直；作到了耿直便可接近忠诚。如此忠诚，久而久之，此处此地的山野湖海之灵会在一起，如铁如石，终于不能混为一体。一日突然暴发，宇宙正气四处散发，承天启运的英武皇帝成吉思汗降生于世，他象闪电飞箭一般迅猛成长，从十三岁开始举兵打仗，替其父报仇，转战南北，历经艰难险阻，受尽寒热之苦，然而毫不畏惧，亲自讨伐四色五方之地，令其交税纳贡，开创了大元天下。因为太祖是一位圣人，他始终没有进犯金宋旧域。虽然众大臣多次进谏，太祖始终未听。后来在他四十五岁那年，于腊月初一进兵鄂嫩河的源头蒙河之口才掘土筑台，连续九天祈祷上天之后，才登基为帝。

就在此时，金朝百姓成群结队地找来，告发他们的皇帝，这才出兵攻打金朝。在此以前，起兵攻打十二位著名皇帝，七十五个小部落时，从来没有起意破坏金朝的旧制。只是到了后来，金朝廷再一次进犯，派来使者说跪下受诏，太祖冷笑一声，脸朝南面吐了一口，降旨说道：“你们国家的百姓两次派人告发你们的皇帝，但我考虑到依奴才之言伐其主人，恐不便当，始终按兵未动；如今无缘无故找上门来惊动虎威，这是为何？”说罢拍动战马返回帅帐，点拨一支向金朝问罪的精兵，于辛未年成吉思汗五十岁那年讨伐金国，围困京都，险些破城。然而太祖效法古代文王提兵攻打北伯侯崇侯虎治下的崇城时，听见城内百姓哭声连天，便

不忍而退之举，他一见百姓惊吓，就心中不忍，立即喝命众将引兵退回。直到二十四年，才有太祖第三子窝阔台太宗英真（音译）皇帝，攻灭金朝。这都是圣人的大仁大智。坏到顶点便是好，笨到顶点便是智，蠢到顶点便是灵，倔强到顶点便是软弱。凡事都离不开这个道理。成吉思汗是蒙古人的子孙，由于他的诞生，愚蠢的蒙古人突然兴旺起来，它以正统国家的声誉立于各国之林。直到今天虽然皇朝不同，然而仍以国家重臣身分出现，同足智多谋的汉人大臣和满族皇亲国戚分庭抗礼。就连当今的皇帝也以为我们是门当户对的皇族子孙，愿意与我们台吉塔布囊结亲成婚。清朝皇室虽然把我们的国家纳入版图，虽剥削了我们的权利，使我们沦为普通百姓，然而毕竟没有完全削夺我们的财产。所有这些，都是当初成吉思汗一人所布之德。如今我们虽然不如汉人大臣那样掌握朝政，然而与皇室结亲又与汉人大有区别。比起藏人、回人、乌格勒德人、察哈尔人、哈密人不是更高一等吗？所有这些部落它们的历史都比蒙古人长得多，可在朝廷面前哪里能有蒙古人这样体面呢？请诸位学者好生思考之！

大元盛世青史演义的缘起，要目之六

唉，连宇宙的天地气候也因阳光照射的远近，以及地势的高低而不同。春秋之早晚，冬夏之冷暖，也因地区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因而宇宙间的万物也有千差万别。同一种谷子，山区的脆一些，而平原的就软一些，这乃是宇宙的通理。连庄稼人也都明白。这样还去议论河南河北的橘子的差异干什么呢？而生活在宇宙的人类也各有差异，就连古代的圣人贤者、大贵豪杰也不尽相同，各有各的脾气和突出的才华。因此，各国的史书典籍也因各国风俗习惯之不同而有所区别。譬如世界上最使人欣慰的东西是花朵，然而花朵也有千差万别，各有自己的美姿艳态。世界上最香甜的东西是水果，然而水果也各有差异，不是各有各的特殊味

道吗？再以语言而论，讲汉语提倡韵脚，讲蒙语讲究对字头，讲藏语注重语调明快，讲满语注意词句的搭配。我写的这部史书是蒙古人和蒙古语的历史。因此，有好多地方或者对字头，或者平铺直叙；有口头语，也有书面语；有简略的字，也有古蒙文字；有的人名、部落名、对句的字头和对白的词语是难以更动的。所以只好原封不动地抄了下来。希望后世的文人学者不要责怪我台吉尹湛纳希，没有用现在的通俗易懂的词语校正生僻的词语。一般的词语很容易用今天的语言来更改，但是过分地改动，对字头的诗句和熟语就显得很不生动。如果后世圣人之子中有才气超众、家资丰厚的人出来说："我也要同此史书长留人间，为千秋子孙纪念敬仰。"然后把这史书刻印出来，或者有人鉴于汉族文人对我们蒙古人的偏见，把此书译成汉文刻印传布，留传万世，使人知道蒙古人的历史真实。同时内地三盟学者精通汉文，既有满腹学问，又有万贯家资，能够出口成章，下笔如神，破功夫把它译成汉文，沿用汉文的韵律将对章句译成诗、词、歌、赋、四书论语那样简明扼要；又根据词意用汉文把人名、地名、国名和部落名加以缩写，那么这部史书必定成为非常有用的史书。假如死抱着名称难易的传统，坚持照葫芦画瓢，仍然依照《纲鉴》的写法，一遇到人名就写成半里长短，那么读者绕舌难读，必然败兴，抛置一边。因此，把那些绕舌的名称逐一列在书前，然后把它的字头用汉文写出来，或者根据词意另起名称，岂不是很容易吗？因此，这部史书如果能到锦衣才子、奇才文人的手里，用不着一年半载就会翻译出来。至于每一篇要目和台吉尹湛纳希我写的题诗，若按它的含意用汉语的韵脚翻译出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以说比把汉文译成蒙文容易得多。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汉文语汇丰富，词意简练，含义极深，语言生动，表达多样。如果把蒙文译成汉文除非精通汉文的人，否则就不能确切地表达出蒙古语的真正含义，连原意的十分之一也将难以表达，使译文粗俗难懂。文理最重要的是用词达义，如果一字扣一字那就

难免“小偷的儿子还是小偷。”唉！如今的富贵人家即大贵大富者日复一日白白度过时光，好则活到七八十岁，最后一朝死去，就象香烟一样无影无踪，为世人所遗忘。与其这样倒不如留名青史，万世为人缅怀更好一些。假如自身懒惰，或者学问不佳，那么宁可花几文钱，厚养隐居的文人学者让他们把古今的典籍翻译出来，印出几部就自然而然留芳百世，这样既无损于家境，死了也没有白度时光，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长远之计吗？金银珠宝、家园田产，终有一天会落到别人的手里，只有这些史书智慧别人是无法夺取的。又这些东西也无助于平民百姓的生活，因此它不会被人吃掉，而变成屎尿。用它糊窗户堵门帘又嫌太暗，拿它擦东西盖酒坛又恐太薄，不结实牢靠。所以它定然可以与世长存。只要能够长存下去，还怕它不会遇到有见识的学者吗！与圣祖成吉思汗同时代的几千人，他们离开我们已经七百一十年了，到今天我们还在议论他们中的某某这样某某那样。由此可知，我们的后人即使过了千百万年，也会有人这样议论我们的。譬如清朝建立以后，把明朝末年的文豪金圣叹先生杀掉了。人虽然被杀了，但他的智慧和声誉谁能杀得了？如今凡是认几个字的人不管他是汉人或是蒙古人，也不管他是满人或是藏人，都无不钦佩和爱戴这位圣叹先生。这位先生并不是象古代的尧舜禹汤一类的皇帝，也不是象文武周公孔夫子一类的圣人。只不过是一个工于笔墨，富于智慧，善于词令，胸如水晶的饱学之辈。他也没有兴邦定国的大勋大名。即令是功名盖世的人，如果遇到一个有学问的才子，或许给他写一部歌功颂德的传流传于后世，也许给他立个石碑刻下几行字，他的后代子孙也许享受几世荣华富贵，有的人也许被他的子孙后代所遗忘；如果遇到暴力之徒，放一把火就会立即把这东西化成灰烬。因此保存在平民之家才能永世流传。虽说后世的国家整理前朝的史书时发现千万件好事，然而只记下寥寥数语。倘有突出之点，便写入《纲目》或者《纲鉴》里，淡淡地写上那么几句，如此这般就算万事大吉！这样的君主和朝臣在几百

卷《纲目》、《纲鉴》里比比皆是。后人以为这样的故事历代都有，这样毫无意义的人情事故不足挂齿，根本不去读它。勤奋好学之徒也许偶尔过目。然而在他看来，这类故事多如牛毛，不足为奇，匆匆一览了事。至于他们的姓名，年龄、相貌，脾性、虚实、善恶等等从不留心记住，平时言谈之中也无心提及。这样的传记有没有都一样。只有别具一格的传奇故事一类的史书才能广泛传布，使人爱不释手，争相诵读。这是因为它有引人入胜之处。因此，台吉尹湛纳希我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攻读。我虽然偃卧蟒缎之褥，身居水晶之宫，处于胭粉之丛，步于香闺之内，冬天有暖身的火墙和宽敞的屋宇，夏天有散步的花丛水榭，歌鸟飞舞的庭院，然而却不以此为乐，以此为荣，以此为福，以此为贵。而是时时刻刻折腾自己，白天读书直到日落，晚上写书直到鸡鸣。这样边写、边画、边翻、边查、边译、边抄，写题诗、写批注、作简论，虽然出于个人的情趣，然而从实质上说，乃是不甘于象游手好闲之徒那样虚度年华，这才下定决心写出这部元朝正史传布天下。但愿我的名字同我的史书一起留于蒙古人之中，千秋万载永世不烂，不毁，不破，不失！因为有了这样的心愿，怎么能够安度时光享受清福呢？这当然不如交手抱膝、扪腹高卧那么舒服。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幸福。为什么呢？俗话说："人生一世，草长一秋。"人既然为万物之灵，众生之首，如果他在一生中象草原上的鸟兽一样填饱肚子就算完事，手头有点钱财就竭尽全力去享人间六乐；更有甚者，如今又增加了赌博和斗鹌鹑；更可笑的是同性恋爱和活人摹仿死人以吸鸦片为乐。共有十种乐趣。因此，世间所有的人谁也不能逃避这十种乐趣。就算是最低贱最微卑最穷困的人，他也学会了一种吸毒的方法。他找一个角落躺在阳光底下，用一个破酒杯做油灯，把葫芦头插在麻秆上，人就象半死半活地躺在棉絮上一样，或者就象腾云驾雾一样。这些都是前世结下的大贵福分。因此，象我这样的小生之辈，实在没有这样的福分。这十种乐趣中，我所喜欢的是同我知心的朋友一

起到风景优美的花园，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或者在秋夜的月光之下，对席而坐，小饮高谈。以一杯清茶，一席趣语，一支檀香，一瓶花来为乐，开怀畅谈，赏心悦目。这样过了几年，深知其中的弊端，实在不少，乃长叹一息，从此也一概避免，倾心于这笔墨之乐。弄笔墨攻史书之乐，岂能把它看作一般之乐？请诸位听我细说。这里所说的欢乐并非指淫乱之乐。凡是醉心于某种嗜好，而把一切置于不顾，这便是贪婪。如果贪心于毫无益处的东西，便也是贪婪。一旦把这变为欢乐，那就脱离了人生之正道，因此也就是贪心。细想起来，我们这些小人一旦放松了自己，也一定沉溺于某种不好的乐趣之中。所以沉溺于笔墨之乐，其害处要比别的乐趣浅一些，也容易脱身。如果一时走运遇到可取之事，便撂下笔墨扣好书套，便可分手了。这里没有象其他的痴心一样无法解脱之弊。如果久而久之，终于写成书卷长留世间，对于后代学者兴许有启发之功。因此，我虽然为人笨拙，但我尽愚笨之心，呕心沥血，朝夕奋笔，不怕苦累，不畏病魔，孜孜不倦地写作、翻译、寻查、批注、论述、吟诗。

诸位读者看完一章，再去看前面的题诗，即可明白大意。其次这部史书中还有许多读音相近的蒙文字，比如“[illegible]”写为“[illegible]”“[illegible]”写为“[illegible]”“[illegible]”写为“[illegible]”，“[illegible]”写为“[illegible]”。这类省略的词语是很多的。望诸位读者别以为是写错了。这种写法是北方的习惯和语调，也包括在这字里面。为此，专门写了一篇东西，力求使其容易明白。

大元盛世青史演义的缘起，要目之七
——关于曲直是非之公论

古汉语大成至圣孔夫子说：“事有本末，物有始终。”因此，世人应当懂得自己的宗族起源。就拿登基为皇的天子来说，他若不孝敬自己的亲生父母，他能比得上一个普通的人吗？如果

人类不懂得自己的宗族起源，不知道自己祖宗的事迹、姓名，那么就算他通晓天文地理，精通世道人情，那也只等于把一拃长的木头放在楼房的大梁上，硬说它比楼房还高，而根本不懂得根基一样。因此，台吉尹湛纳希我，为了让所有的蒙古人都知道自己的来由，便翻阅先父所藏蒙古大元朝各种各样的史书典籍，继先父之遗志，撰写出这部大元朝的正史。为了使后世的文人学者容易了解，每一卷自始至终都力求写得详细清楚。相对而言，奉命译出的元朝正史也有不少遗漏和残缺的地方。查其年限和时代，有的在前，有的在后。十种史书脉络虽然归之一体，然而分支繁杂，读者难以知其来龙去脉。我便决意续写先父所撰八章，用的是现代通俗的语言。为了使用《纲目》中的年限，便请六兄掌玺协理松瓦伊旦忠翻译《纲目》。那《纲目》中虽然详细记载着蒙古国的事迹，打仗的情景和城市的攻取，但对太祖四十五岁登基的丙寅年以前的事情根本没有记载；其后的事情虽然概况地做了记述，但却把蒙古国将军的名字和国家、部落、地区的名称搞得一塌糊涂。尤其有一件事情更叫人啼笑皆非。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公正地毫无偏心地说出一句隐语，别人听了也颇觉有趣和新鲜。因而即便是山村人家也十分敬重这直言之叟，都相信他的话，并以此作为话题。连乡下人也都能直言不讳，主持公道。因此，史书的议论更要做到直言不讳。只有这样，一万人看了也会深信不疑。虽然如此，明代续写、校订、批注《纲目》的人，当他们撰写蒙古大事记的时候，虽然举不出蒙古国的大恶之处，但面面俱到，无一遗漏。在年表和考记中从偏心和嫉意出发，把蒙古的好处和坏处，都作了描绘，字里行间还有讽刺之意。虽然举不出什么大过、大错、大恶、大罪，但把下臣说的话安到君主的身上，把世俗的传说附在真事之后，胡说蒙古国的太祖、太宗讨伐某某国的时候，杀死了多少多少平民百姓，攻打某某地方的时候，破坏了多少多少个府、州、县，以此诬蔑蒙古人残暴不仁。因而就把毫无偏私的学者朱熹所撰写的

《资治通鉴》变成了充满泼妇骂街的东西，达到了歪曲事实的顶点。因为不能掩盖他们的偏私之心，所以也就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小人之腹，泼妇之口。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请听我一一细述：这里有这样一个原因，原来中原的一些汉人从来不把北方的蒙古人当人看待。在他们看来，普通的野兽长着四条腿趴着走路，而北方的蒙古人只有两条腿立着走路，这点跟野兽有所区别；至于他们的行为脾气简直跟野兽一样。即使是最有学问的学者也持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出乎人们的意料，天上的北斗落在北方的沙漠里，尔后圣武皇帝成吉思汗诞生了，一声霹雷，便开创了一百六十二年的天下。把中原地带的汉人变为自己的奴隶。因此，心怀偏私的这些汉人，不顾天时地利的大义，死抱着小人的偏见。然而天数毕竟不可违背，因此，挠头搔耳地等待时机，做了大元朝十四个皇帝的一百六十二年的奴隶。到了明朝年间，因无报仇之机，便用泼妇的烂嘴任意篡改朱夫子秉公仗义的《纲目》，信口胡说蒙古人如何如何坏，如何如何凶，如何如何不仁，如何如何无知。事情很清楚，这就是汉人史学家从他们的嫉妒之心和小人的偏心出发，任意诋毁正史的大罪。我们这个宇宙，从天地日月到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形成，由五行之理结合而产生，由此形成了世间万物。因此，世界之万物无一没有规律。其唯一的规律就在于偏私，所以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人都有偏心，偏心多了自然就变成嫉妒。比如说，如今人的脾气乃是个人的行为，而别人的行为总被认为是错误的。因而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一时也不能停止，佛经中称这为纷争之世，灾难之源。因此，我们暂且不论别的，只拿众所周知的释、儒两家来说吧！这释儒两家原本一样出于善心，然而释家以空为极限，使人向贤者追求空；而儒家以有为宗，使人向生灵追求有。正因为所求相违，所以这两家学识浅薄之徒，互抱相轻嫉妒之心。这种嫉妒之心并非释儒两家本身造成，而是释儒两家学识浅薄之徒造成。实在说来，有空二词虽是相异，然而含义却是一致的。因为有了有，才产生了空这个

词；有了空这个词，才造出了有这个词。有空二词相反相成，好比是首尾相接的链条。就以隐显而论，人活着的时候，便是有；倘若死了，便是空。物成则有，物毁则空。又比如以往历史上千百个国家的人物，在他活着的时候，便是有；事到如今，便都是空。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身都明显地存在着，但是到末了都成为空。因此，不就是又有又空吗？当我们变空的时候，后来的人仍然存在，这也不就是又空又有吗？因此，有则都有，空则都空；有的后面，伴随着空，空中寓着有。有便是空，空便是有，这不是有空二者十分紧密浑然一体，又是什么呢？既然说有空二者原本一体，那么释儒二教缁俗两家，又因什么互相争夺，互相蔑视呢？不才小人我想到这里，面对空尽平生之力大笑一阵，相互争夺有空二者，有何益处？其原因是由于区区偏心所造成。而如今的风气是东家爱说西家的短处，南方人看不起北方人，中原人看不起外省人，上面的人欺侮下面的人。因此，那些抱着相反想法的人，不也是抱着一样的想法吗？那末天上有能飞千里的凤凰，地上也就有能走千里的良马。所以说，世界上歪理长不了，异说行不通。如果不是天生的圣人，他就治不了天下；如果不是下凡的天神，他就创不了天下。暴戾好乱者怎么能够号令四海之众呢？你看秦始皇本来是豪门望族，然而暴行一时，持久了几年呢？难道不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吗？如果蒙古大元朝的皇帝果真是那样暴戾，那么上天能赐给他一百六十二年的天下吗？如果那样，能让蒙古人生息七百一十年，子孙繁衍到一百七十个旗，占据北方竟达一万里的地方吗？哎呀，如果不偏不倚，秉公而论，蒙古人诚然愚笨、粗野、骄横，然而他们确实没有暗算奸计和刻毒之心。他们为人忠厚诚实，可明朝一代之小人君子，却信口开河，随心所欲诋毁蒙古人，任意篡改宋代朱元晦秉公撰写的《通鉴纲目》之原意，诋毁这部正史使其失去真谛。自古以来，两国争雄，互夺天下，哪一个国家的百姓没有遭受离散之苦？就连古代周文王周武王二位圣人讨伐国君商朝纣王时，两军将士尸横遍

野，血流成河。过了两千多年以后，蒙古人根本没有屈服于中国皇室。在攻取辽、金、宋等国的天下时，何以能够避免军民的牺牲呢？这样的战乱之事怎么能说是残暴无义呢？不仅如此，还故意删去许多奇功伟绩，百般挑剔，信口胡说，完全丧失了文人学者的笔墨尊严。甚而至于从文武皇帝忽必烈斯钦身上挑剔毛病，所用的语言简直跟顽童的脏话和泼妇的骂语毫无二致。因此，现世稍识几个字的人，读了《纲鉴》之后便说，它讲的都是实话。他们根本不顾时代，不顾蒙汉两族的区别，死守这部《纲鉴》中的诋毁诽谤之词，逢人便说我们蒙古人这样，蒙古人那样。而这种人为数是不少的。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没有读过元朝蒙古正史而使然。正因为如此，那些古代的大国起用史官的时候，反复挑选任用那些能以高深的学问克服嫉妒偏私之心，口出一言，万世无人敢于辨驳，敢于分庭抗礼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充当朝廷史官。这样做的目的，一则为了信守真实，二则为了后世不致随意篡改。以社稷政事为重。而到了明代就任用一些抱有偏心妒意的史官，让他们讲了许多片面不公的滥词。这就很难使人不说他们是心地狠毒，妒心极重的骂街泼妇！因此，明朝的《明纪纲目》删去蒙古大元朝太祖、太宗、定宗、宪宗这四位皇帝的五十四年，加上世祖皇帝中统四年至元十六年，共计八十九年。他们为了献媚明太祖，就上书说北方人没有百年称帝的福分。他们的这种做法，跟一个淫妇同时结交几个男人，见了一个就改一种脸色，有什么不同？跟一个娼妓见了来客后百般逢迎，挑逗取乐，有何不同？你看，这些人糟踏笔墨竟到了什么地步！一个国家不管如何衰落，向人家纳贡以臣下自称，但是他们的子孙后代仍然不改皇帝的称号，天下仍然是他的天下。我们蒙古大元朝的后代子孙直到大清太祖、太宗年间，不仅呼和浩特的僧格都楞仍称皇帝，而且哈拉哈四个盟至今还有四位皇帝。这在大清皇室典籍中也有明确的记载。那么可不可以说，大元朝之后登基的明朝皇帝以及现在的清朝皇帝，就不算是皇帝？可不可以根据

大元朝的子孙后代一直到明朝衰败为止没有降服，北方民族没有统一，以及元朝宗室后代仍然保持皇位这一点，就断定说明清两国都只不过是过渡的国家呢？甚至于明朝皇室直到它灭亡为止，也没有能够征服北部疆域。难道仅仅根据它直到辽、金两国覆没为止，没有能够占领中国南部这一点，就断定说元朝皇帝不是普天之下的皇帝吗？所有这些议论都是毫无根据的，难以使人心悦诚服的无稽之谈。当元朝太祖还健在的时候，大国和金朝皇室已经歃血称臣，朝见纳贡了。当时众大臣向太祖进言，攻灭金朝以绝后患。但是成吉思汗没有答应，他说他不忍心一朝之间把一个旧国灭掉。人们这才认准了他是真正的圣者。后来因为金、宋两国背离誓言，举兵反叛，因此不得已才将他们彻底消灭。从这里不是可以明白那些汉族史家偏私之心吗？如果不偏不倚，不加私心，不抱成见，只以公理而论，那么不管新旧，只要纳贡就算是臣下了，受贡者便是君主。因此，古代的周朝自始至终都是君主，它被列为正统国家。世界上哪有向别人纳贡而又以四海之主自居的道理？正因为如此，所以用言词诬蔑他国，用私心诋毁别教的做法，统统都是泼妇的心眼，娼妓的滥言，是极为粗俗，极为平常，极为丑恶，极为可鄙的行为。古人说道："世人都说己行正，只有君子知己短。"不才我从懂事的时候起观察人们的行为，发现多数自称聪明的人都责备别人不好，多数自称有学问的人都诋毁别家的学说。这样就很难避免偏心私见。好比说，同一教门的裁缝、工匠、书记、客商，同一法门的神医、巫公、产婆、媒人，总是相互不和，明争暗斗，好象只有自己的一派才是最好的。我还多次看到这样的学者，在他们看来，只有我们这个中原地区的中国才算是真正符合人伦的天国，只有这个地区才算是日月普照的国家，只有这里才能诞生文人学者，至于其他地方只不过是稀奇古怪特殊的国家。他们不仅这样说，同时心里还这样想，从古代三皇五帝开始到今天三千多年的时间里，谁也没有弄清楚日蚀月蚀的现象，推算出它的时辰。后来到了大清四世皇

帝圣祖康熙年间，才请西洋国回回人名叫南华人的（音译）才推算出时辰。这个道理不是很清楚吗？所以不才我常常怀疑这些文人学者，他们对自己所崇拜的学说简直是一知半解，可他们却说什么只有自家的学说是正确的，而别家的学说是错误的，不知他们是怎样知道这一点的！我本人对谁的学说学不通晓，但是从来不责怪哪一个学说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佛教以普度众生为自己的宗旨，而圣人的学说是以子孙满堂，立功晋升为世界的宗旨。这两家的学说，一家主张把人世搞空，而另一家则主张把人世添满。乍看起来，二者是如此的不调协，然而其目的都归结于善的结果。因此，就以眼前明显的缁俗两家为例来说吧！它有各种学说，如道家学说、嫉妒学说、杨朱学说、墨翟学说、天主学说。你若与精通这些学说的人交谈，就知道这些学说也都劝说黎民百姓修行养德，绝没有暗害疏人、算计近亲的意思。就拿现在宰牛杀羊的回教来说，因它不忍心白白杀牲吃肉，在杀牲以前念经清刀超度它的灵魂。它虽然不能使它升入天界，但比起现在的蒙人、汉人白白杀牲和唯利是图的人们，那回回人毕竟有一种好心哪！有的粗心的人不加细察也跟着说什么回回是恶性难移，崇信异教的禽兽之辈。这是多么的不公啊！举例说，人们依着黄教的规矩向天祈祷，祝愿人死了灵魂升入极乐天堂。他虽然不可能做到超度，但他心里却以为做到了超度，而不是把它送到阴曹地府。这里只有亲手宰割和自己死亡之区别，然而所思所想不就是一样的吗？人间的一切事情都随人心而成，而那人心也是好的。所以一部分人崇拜它，跟着它走，这才被称为学说。试想一下，一种学说的创立人既然知道他的学说不能攫取金银财宝以供享受，那么他何必折腾自己留下那一学说，这对他有何好处呢？因此，我常常这样想，凡是被称为学说的东西，其中势必有一种好处和正道可循，绝不会怀疑它是错误的。只是因为我们还不明白它的奥妙，乃至不了解它的真谛。因而才片面地以为它是错误的，甚至讨厌它。无论什么学说的创立人，他绝不会说自己

的学说不好，不正确，而别人的学说是好的，正确的，请你跟它走，放弃我的学说，不要学习它，不要理会它。再说，既然一切学说都是为教育他人而创立的，那么它有什么不好或错误的地方呢？今天世界万国各有各的一套耕作方法，一个地方的庄稼一个样，肥力地势都有差异，各地的庄稼果木其长势都不相同，就如各地的丝绸互不相同都有自己的名称一样；又比如听说南方苏杭一带有的人不以女人的淫乱为耻，而以家境的贫寒为耻，你能不能因他们的风俗习惯不同于我们的中原地区，就说他们不是人呢？他们如果不把女人的淫乱行为说成是不好的行为，反而说成是有意思的行为，那岂不就成了那个地方的人生之正当行为了吗？又比如说，有的地方的风俗是父母死了以后，用金银珠宝陪葬，有的地方用铜铁围椁，有的地方用木头做棺，有的地方用土埋葬，有的地方用柴火焚烧，有的地方抛入河中，有的地方粉尸喂鸟，有的地方请左邻右舍把肉吃掉。凡此种种，虽然礼数不同，但其儿女子孙哀悼哭念的心情却是一样的。他们各以各的风俗来表示自己的心意。方式虽然不同，心情却是一样。内地发葬用金银财宝，中原发葬用的木头棺材；汉人发葬把尸体沉于江河，蒙古人发葬用柴火把尸体烧掉，回回发葬挖土坑把尸体埋掉；南方人发葬用石铁做棺，西藏人发葬用刀切尸体斧劈骨头喂鸟。关于人吃尸体一事，《万宝全书》一书中写道："东南海一带，我国古代时候，有一个名叫金窝国（音译）的小国，平时到山野打猎为生。那个地方又名曼罗伍（音译）。中国商船偶被大风卷去，此地的土人便群集而来，把人抓去连肉带骨全部烧吃一光，用头骨和四肢骨做器皿。他们日夜诅咒自己的父母死去，一旦死了，便鸣锣敲鼓，召集村民，把肉分给大家吃掉。这是一个毫无人性的国家。"这种议论当然是无稽之谈！为什么这样说呢？就以眼前的事情而论，我们蒙古人在五、六十年前，父母死了以后，连庶民百姓都请喇嘛浇油火烧。藏人寺庙的喇嘛，当他的经师死了以后，至今还以这种风俗进行火烧。如果我们这里的

人看见这种葬礼，就一定会觉得这是把人肉献给神灵超度他的灵魂成佛，而绝不会想这是咒死自己的父母仍不满足，而把尸骨烧掉，以报仇恨。如果用金椰石棺发葬自己父母尸体的南方内地的汉人，忽然看见我们北方人火烧尸体的情景，那么他因为不了解我们的风俗，也会象诬蔑金窝国人那样诬蔑我们，说我们蒙古人不仅咒死父母烧掉尸体，还请来身着红黄长袍光着脑袋的人，用各种各样的兵器、烂纸、烂铜，浇油添柴，以报前仇。他们绝不会想到这是把死人的肉献给神灵，使他的灵魂成仙。如今西藏地区豢养着吃人尸的巨鸟。因为据传这种巨鸟是“却宗”神的挚友，如果它吃了死人的尸体，那逝世者便洗清恶果，他的灵魂便得到好的归宿；如果逝世者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坏蛋，那巨鸟就不会吃他的尸体，便大作道场，沐浴尸体，巨鸟才去吃掉。这也是处于为逝世者着想。就以金窝国而论，那里人多地窄，又没有食粮，很早就有人吃人的习惯，因此父母死了，便把全村人请来，叫他们饱食一顿。他们以为逝世者把自己的尸体让大家吃，他的灵魂就可以升入天堂。概而言之，所有的人类都有同样的悲伤之心，即令是吃自己父母尸体的那种国家，也有一种公理和美德。自称某某学家之辈，不用说也有自己的善心正理，只不过各地的风俗不同，信仰不同，但其心意不是一样吗？回回的教义虽然新奇，金窝国的风俗虽然独出心裁，然而都有自己的正理和善心。既然如此，怎么能用小人之腹挑剔或诋毁号令天下的大元朝天子呢？过去一个人一旦考中了状元，便赞不绝口地议论他六代祖宗所积的德福。因此，不管你多么偏心偏意地咒骂号令天下的天子是什么昏君暴主，不要说文人学者不信，就连无识的庄稼人也不会相信。那么把撰写《纲目》这部正史的事情，竟然交给那些阿谀奉承之辈，是何等的可笑！何等的无知啊！这些知浅识薄的汉人学者，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那些汉人学者们毫不顾及人世之道，信口雌黄地胡诌一顿，这很容易，可是将来总有一天会有毫无偏心的学者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驳斥他们的！哎呀，有人虽然断

言北方人没有百年为帝之福，然而实际情况是，除去大清太祖、太宗以及世祖迁居盛京的八年，合计二十九年不算，光从世宗雍正元年至十世皇帝同治十年为止，共做了二百二十八年皇帝。如果再加上清太祖天命的十一年、太宗天聪的十年、又太宗崇德的八年这二十九年，共做了二百五十七年的皇帝。长城以外都算北方。因此，这大清朝也应当算作北方人。他们至今已经做了二百二十八年的皇帝。试问还有什么可说的？那种说法主要是想诋毁蒙古人，结果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偏心和阿谀嘴脸，何其可怜，何其可耻？大凡阳光能照到的地方都有一种文人贤达出生于世。我一向十分钦佩两种佛经，这就是《甘珠尔》和《丹珠尔》，它们真是五辆车也拉不完啊！这两部经书究竟讲了些什么呢？据精通佛教之有学问的喇嘛讲，它们主要传布了三惩六戒。后来又到承德府皇帝避暑山庄内皇帝读书的文津阁一看，七间楼房四周上下书堆得满满的，楼房中央的书台上也摆满了书。除此之外，皇帝居住的中央大殿楠木殿靠北墙直到天棚都堆满了书。左右两侧的偏殿也堆着五尺左右高的经书，其余七十几个亭殿中也都放着好几十部经书，没有一个殿里不放经书。据说这些书没有一个是重复的。把这些书都加在一块，至少也有十车。当时我问，这些书里都讲了一些什么？在场的学者说，这些书讲的都是四大五常。因此，我才明白了所有的学说都是劝人学好的。既然一切学说都是教人学好，那么他们哪里会有什么邪恶狂暴之处呢？即或是回回屠宰者，你若同他们的有知之士闲谈，他们也会说出一番修身养心之道，他们绝没有用嫉恨之心暗算别人的意思。他们有学之士的言谈举止，也和我们这里文雅和气的博学之士一样。他们论说佛教和圣人之道也很精通，看他们用蒙语翻译的佛经，也没有贬低神灵之处，只不过奉劝人们不要以佛爷的名义来抬高自己，不要以自己做不到的装神弄鬼的行为来欺骗别人。我们蒙古人也开始产生了这种念头。有人自称是佛门弟子，活佛呼图克图，然而却又贪图皇帝之奖赏，随军出征，杀人放火，不免越规违章，为

国法所不容。如此欺侮无声的佛爷，是多么令人痛恨，佛家有二百六十五戒，哪一条讲了杀人放火的道理呢？虽然佛经至乘咒文中也有宰割之论，但是一般守戒之僧怎么能够随心妄为呢？如果宗喀巴黄教中有人果然得到咒乘之妙，想修咒乘，那么他就应当还僧为俗，修身守戒。如果任意犯戒，便有违于王法和教规。即令有种种禁令，可西藏和北方皈依为僧的活佛呼图克图和扎萨克喇嘛中仍有不少人从军出征。这些人难道也算是佛门弟子吗？难道你能把他们的罪孽算在神灵的身上吗？那些自称孔门弟子的读书人，背君弃主篡夺皇位，从春秋时期到今天争权夺利，弑父杀兄，夺其王位者屡见不鲜。就今天而论，依科举晋升的贪官酷吏，比比皆是。你能把他们的罪行扣在孔夫子的头上吗？他们能算是孔夫子的弟子吗？哪一个学派没有几个坏人呢？谁忠于自己的学派，他就是那个学派的信徒，谁背叛就是奸贼。又比如说，只有我们中国这个天国才是人伦之国，然而每个省的府、州、县的牢狱里关满了犯人，他们难道都是毫无人伦的外国人吗？能不能因为我们的国家里出了这样的犯人而搬到别的国家去呢？又比如说，在我们中国这个天国里，曾经出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从天子到平民都杀害过他亲生的父亲。即使是这样，如果有某个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的不义之辈，那你心里能服他吗？我们说那种不符合事实的歪论毫无意思，其原因就是在这里。我们说，那些阿谀奉承者之流的偏私之谈玷污了朱夫子，其原因也就在这里。特别是说蒙古人都是坏的，这话有没有根据？后世的学者们会根据我这一心腹之言，断定我是否偏袒蒙古人。《大学》的《右传之六章释诚意》中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右传之七章释正修身》讲了正心就要治身的道理。书中说想要齐家就要治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容易偏心于自己

的亲者，偏心于自己的恶者，偏心于自己的所憤所奋者，偏心于自己的所慈所怜者，偏心于自己的所骄所怠者。因此，一方面赞扬他，一方面又能察觉他的短处；一方面厌恶他，一方面又能发现他的长处。这样，才能分辨和省悟典籍之大义。那些汉人史学家连最起码的正身齐心这一点都没做到，就节外生枝，无事生非，肆意挑剔国家大事，真是不知羞耳！因此希望诸位读者把我写的篇后歪论当做笑料，仔细一读。

大元盛世青史演义的缘起，要目之八

《史记·孔子世家》为了后世学者容易明白起见，简要地推算出儒家圣人孔夫子出生的年月日。其中写道：孔子名丘，字仲尼。他的祖先是宋国人（即战国时期的宋国）。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母亲叫颜氏。鲁襄公庚戌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日（根据《春湖衍义》、《万年历》和《史事通考》等书的记载，这正是古代周朝二十四世皇帝周灵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孔子小时候嬉戏玩耍，常陈俎豆，以讲礼容。他长大后，曾经做过委吏，计算公平；也曾做过司职吏，牲畜繁殖得很快。后来到周朝，跟老子问礼，回来后，弟子更多了。鲁昭公甲申二十五年，孔子已到三十五岁（这是周敬王四年甲申的事）。那时鲁国动乱，战事四起，因此孔子便到齐国，给高昭子当了家臣，通过他晋见了齐景公。齐景公想把尼谿封给孔子，但是他的私臣晏婴进言劝阻，景公生疑，未能封他。因此，孔子离开齐国返回鲁国。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四十三岁（即周敬王十一年），那时季氏横行一世，他的私臣阳虎作乱朝政，因此孔子没有做官，退出宫室，修写诗、书、礼、乐，他的弟子也越来越多了。定公九年庚子，孔子已到五十一岁（即周敬王十九年）。那年阳虎和公山不狃割占费地，叛离季氏，派人来请孔子，孔子想去但始终未去。定公任命孔子当了中都宰，不到一年的功夫，四面八

方都学他的样子。后来又叫他当了司空，不久又让他当了大司寇。鲁定公十年辛丑，孔子五十二岁（即周敬王二十年），他辅助鲁定公，在夹谷同齐侯会盟，因此齐国人把他们抢占的鲁国属地还给了鲁国。鲁定公十二年癸卯，孔子五十四岁（即周敬王二十二年）。那年仲由被任命为季氏宰，奉命拆毁三家都城收回兵器，但是孟氏郕城未被拆除，虽然起兵围城，但始终没有攻克。鲁定公十四年乙巳，孔子五十六岁(即周敬王二十四年)，鲁定公任用孔子担任摄政大臣，委以国事。因此，他杀掉了少正卯，以资朝政。不到三个月，鲁国便安定了。后来齐侯用计，给鲁国赠送女乐文马，季桓子接受了齐国的礼物，举行郊祭，可是他没有把祭祀用的熟肉分给众大臣。孔子以为这样做是重色轻礼，便辞去官职，离开鲁国。于是他便到了卫国，寄居在他的弟子子路妻兄颜浊邹的家里。以后他去陈国，路过匡地时，匡地的人误以为是阳虎，便发兵围住，后来知道他不是阳虎之后，将他放走。孔子又回到卫国，住在遽伯玉家里。孔子晋见了卫公夫人南子，后来他又去宋国，宋国的司马桓魋曾想杀害他。孔子又到陈国，住在司城贞子的家里，住了三年，又返回到卫国，灵公没有起用孔子。晋国赵氏家臣佛肸从中牟举兵反叛，派人请孔子。孔子想去但始终未去。后来孔子西行，想去见赵简子，到了黄河岸边又返回来住在遽伯玉的家里。卫灵公接见孔子，向他动问兵阵之事，孔子没有回答就退出去了。后来孔子又到陈国，当时季桓子病重，临终时对康子说："你一定要把孔子请来同他共商国事。"后因私臣劝阻康子，康子才改请冉求。孔子到蔡国叶地，楚昭王想把社地分给孔子，让他辅助国政，但是令尹子西借故劝阻，使昭王生疑改变了主意。孔子又回到卫国，灵公已经去世。卫君辄想请孔子辅政。这时冉求当了季氏大将，与齐国打仗，立了战功。于是康子便派人来请孔子，孔子返回鲁国。鲁哀公十一年丁巳，孔子已到六十八岁（即周景王三十六年丁巳）。鲁国始终没有任用孔子，孔子本人也无心作官，便着手修《尚书》，编《礼记》，

改《诗经》，校《春秋》，作《易经》中的《彖》、《系》、《象》、《说卦》、《文言》等篇。弟子发展到三千人，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鲁哀公十四年庚申，孔子已到七十一岁高龄（即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鲁国人西行打猎，看见一只麒麟，被猎民棒打致死，孔子见了大声恸哭，说他就象这只麒麟一样。第二年辛酉，孔子弟子子路死于卫国。壬戌年，鲁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己丑日孔子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孔子葬于鲁城以北泗水边上。他的弟子行孝三年方才离去。只有子贡一人在孔子墓旁搭起帐篷整整守了六年。孔子只有一个儿子比他先死了，名叫孔鲤，字伯鱼。伯鱼的儿子叫孔伋，字子思，《中庸》那本书就是他写的。按《万年历》计算从孔夫子所生周朝二十四世皇帝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十一月庚子日起，到当今大清朝十世皇帝同治十年辛未，共经历了两千四百二十二年。望以后的学者从这一年往下计算。佛祖释加牟尼诞生以后的四百七十一年，孔圣人诞生了。后来过了一千八百年到大元朝五世皇帝世祖忽必烈斯钦圣文武时期，才封孔子为大成至圣的称号。在此以前，各个朝代只封孔夫子为这个公那个王、而设祭供奉。

附带说明一点，此书中把“[illegible]”简写为“[illegible]”，把“[illegible]”简写为“[illegible]”，这类短牙的字不少。望各位读者在读这本书时，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加以纠正。如果有人要抄写它，就请按新语法把“[illegible] [illegible]”改成“[illegible]·[illegible]”。除诗句祝词外，不少地方漏掉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读者如果遇到这些地方就请随手改正过来。如果笔墨不便，又怕耽误阅读时间，那么就请你写一纸条贴在本行的上面。

目　　录

初　序 ………………………………………………… 1

第一章 承天运圣人降生 凭地灵英豪云集 …………………… 1

第二章 击五贼布古尔吉逞英豪 群英会乌优图斯钦论饮酒 ……………… 19

第三章 克鲁伦河畔毛浩来初次用兵 塔拉贵山下圣太祖一箭中虎 ……………… 38

第四章 依山水要隘三报深仇 趁风雪交加两次用计 ……………… 53

第五章 暴主逆仆为社稷之敌 善男美女结鞍上之缘 ……………… 69

第六章 赫利特莽汉帕拉古岱不畏敌人死里逃生 卫拉特胡达嘎那布和苦劝君王悬崖勒马 ……85

第七章 柳树丛中夜莺啼鸣送讯息 乃蛮国洪格尔珠拉尽孝心 ……………… 99

第八章 巫师祈祷作法呼风大战勃特国 毛浩来论事问罪希热呼图克 ……………… 114

第九章 都胡楞河畔射盔震金使 伊吉勒吉部结亲赐玉枝 ……………… 127

第十章　善怀的索隆高娃痴情想念阿拉坦　孝敬的洪格尔大惊军师毛浩来……146
第十一章　忠诚的伊德尔哭说鸳鸯　痴情的帕拉古岱笑报婚事……162
第十二章　可耻的伊拉固三次放毒克鲁伦河　心诚的铁木真一次施德吉布胡朗山……179
第十三章　查伊那草原军师毛浩来生擒恩胡德王　乌利扬河边大将布古尔吉驱赶扎鲁特汗……198
第十四章　英雄布古尔吉渡河火攻索隆古德部　智者毛浩来擒使定计出兵索隆古斯……213
第十五章　扎勒玛朝廷辩论分真伪　撒公主客舍据理昭冤案……227
第十六章　索隆古斯撒仁公主一笑救社稷　固尔勒斯纳仁皇帝无道失国土……239
第十七章　窝仑太后心表慈母之爱　居森夫人尽显宽厚之仁……256
第十八章　天子朋辈云集皇天降下甘露　雅布嘎口出秽言被圣主赶走……721
第十九章　扎利图罕纠集九国之兵攻伐宝尔吉格德　圣主太祖精选五虎上将智取萨尔拉格国……285
第二十章　众前明法毛浩来背缚双手　为国捐躯扎勒玛自我砍肩……298
第二十一章　毛浩来看水势神机妙算　扎利图入梦乡水火亡国……312
第二十二章　遇滚石圣太祖显英灵　逢死期莫和图遭毙命……326

第二十三章 献珠牙勃特国君臣表韬略 逞淫威赫利特父子张气势……340
第二十四章 塔斯山口军师智破五路赫利特军 塔尔克河太祖义释赫王陶高利勒……353
第二十五章 拒众意圣太祖辞皇位 洒热血众太子发誓言……368
第二十六章 鏖兵哈拉金岗圣太祖显智 激战嘎拉珠河温都尔殉国……383
第二十七章 报弟仇太祖野战两年 为君计重臣占卜三次……397
第二十八章 赫利特数尽亡呼伦 勃特国势盛临塔河……411
第二十九章 圣太祖议定赫利特乃蛮亲事 毛浩来智降旺固布布顿二部……430
第 三 十 章 扣银碗毛浩来定破敌之计 割头发蒙大臣论罢兵之由……444
第三十一章 施九宝军师大破乃蛮 赐三杯太祖轻取九部……459
第三十二章 修恩德太祖感百臣 施仁义军师报两国……475
第三十三章 施仁义天子举好汉荡妇 发慈心圣人完儿女婚事……492
第三十四章 定社稷太祖联姻功臣 施威风阿皇乱罚贵卿……506
第三十五章 弃查斯乌拉阿尔斯朗妄扑红日 下哈尔黑古勒毛浩来雪天迎战……520

第三十六章　天子一箭碎铁石
地曜单弓试金兽……534
第三十七章　施九礼圣主赏九卿
设盛典太祖登皇位……547
第三十八章　赐爵位太祖定万年尊号
论臣次天子封千秋名衔……561
第三十九章　封官职皇主始自旧臣
降异国太祖笑纳献鹰……580
第 四 十 章　伊勒德希城陶都身亡
杭盖山上曲屈律就戮……594
第四十一章　出狂言安巴盖阵前丧命
善思谋李安全获主天恩……608
第四十二章　吐唾沫太祖撼金朝
施小计谋臣定中原……623
第四十三章　金主害民亡社稷
蒙皇爱民破劲敌……637
第四十四章　取辽东耶律留哥归蒙古
率九将成吉思汗破金国……650
第四十五章　执中反叛杀永济
太祖盛怒临黄河……662
第四十六章　不亡故国圣主恩德长
不改邪心金主奸计多……674
第四十七章　成吉思破中原迁居大都
忽必烈生大都平定燕京……687
第四十八章　分疆土太祖封诸子
设大筵皇主宴众卿……704

第四十九章 建奇功毛浩来封国王 享高寿母太后修白塔……720
第五十章 伐金国毛浩来破七城 赴夏廷察汗台笞百官……734
第五十一章 高丽观星顺太祖 西域逆天激圣主……748
第五十二章 伐西域皇主破妖术 攻宋金太师降众将……763
第五十三章 伐西域太祖破十城 讨宋国太师服劲敌……778
第五十四章 五十三岁国王述衷情 六十一岁皇主显神力……790
第五十五章 毛浩来解州归天 李遵项西凉丧命……802
第五十六章 听忠言太祖班师回国 完功德太后逝世升天……815
第五十七章 武仙造反乱真定 德旺饶舌失西凉……827
第五十八章 宝鲁岱松围青州 察窝二王攻南京……839
第五十九章 青州府里宝太师授计破宋 六盘山下成吉思遗诏取金……852
第六十章 立封碑厚葬太祖 逆帅言蒙军失利……867
第六十一章 登祭坛窝阔台即位 荐天泽宝太师呈表……873

第六十二章 治乱臣太宗进中原 杀善哥国王取凤翔……881
第六十三章 攻扬州李全死新塘 离宛子曹王变囚徒……893
第六十四章 战三峰三千胜十万 攻汴梁十万围百万……906
第六十五章 宝鲁元帅克汴梁 蒲察官奴囚金主……921
第六十六章 太宗封措衍圣公 哀宗害民造人炮……931
第六十七章 太师谈笑论时运 哀宗殒命金数终……938
第六十八章 汪世显叩谢贵太子 赵玉静身配高小姐……949
第六十九章 贪文赋赵范失城池 进忠言楚材减课税……961

第一章

承天运圣人降生
凭地灵英豪云集

宋朝十世皇帝绍兴三十二年，壬午岁，金朝五世皇帝世宗大定二年，是年圣武皇帝成吉思汗诞生。请看官铭记于心。

英雄也速该降服特默沁，
福人窝格仑幸生圣太祖；
太祖铁木真为父报深仇，
智士毛浩来慧眼识圣主。

话说，勃特国国君也速该巴特尔①在巴拉古浩热②勃特国的旧址，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修筑了土城，建造了栅墙，安下了营寨，河上架起了来往的桥梁。当时四面八方的大小部落，见他英武多谋，都十分敬慕他，又非常惧怕他，大家一窝蜂似的拥来依附他。因此，他的势力顿时强大起来。

有一天，正值他坐在军营前高岗上的狮皮帐里，观看自己勃特国十万大军操练，突然从日出的方向升起一股细尘，有一标人马簇拥着一个人飞也似地奔来。这时，熟识的将军们禀报："这来的人准是赫利特国王！"抬头一看，果然旗幡上画着飞熊，上

① 巴特尔，即英雄。——译者注。
② 浩热，即围墙，栅栏，庄园，圈的意思。

面用畏吾儿[1]文字写着赫利特国王的字样，头顶上插着孔雀的羽翎，帽缨上系着金钱豹的尾巴。原来这赫利特国的先主拜鲁以为金朝是大国便对它百般献媚，得到了金朝的赏识，因此，金朝廷便封他为北部边境省的大贝勒[2]王。拜鲁去世以后，他的长子陶高利勒继承了王位，他用各种借口寻找机会，把自己的兄弟们一一杀害。陶高利勒的叔父名叫居勒，目睹侄子的暴行，十分生气，便起兵问罪，想趁此机会，杀掉陶高利勒，把王位夺过来。陶高利勒闻讯举兵，在嘎拉贡地方迎击居勒军士，结果中了居勒布下的圈套，一触即溃，大军覆没，被居勒军夺去了家国和臣仆，只带着随身护兵落荒逃出，来向也速该巴特尔乞求援军。

当时世人因为陶高利勒是赫利特的国王，所以大家都把他称作赫王。赫王来到营寨前面，远远地就滚鞍下马，跪在地上，匍匐向前，哭着把他吃了败仗的原因向也速该巴特尔陈述了一遍，并苦苦地哀求道："过去全仗英勇的巴尔登罕叔父的庇护，我们赫利特才有了今朝；而今英勇无敌的你以仁义之心扶危救困，闻名于世。因此，我请求你大发慈悲，率领你的大军把我从死亡的境地拯救出来，替我报仇！"他一面伤心地诉说，一面不断地向也速该叩头。也速该巴特尔一见此情，蓦地从营寨里走了出来，赶忙把陶高利勒从地上扶起，对他说道："扶危救困，这一向是我应尽的天职。如今敌军夺去了王兄的妻室儿女，使王兄陷入不幸的痛苦，在这大难临头的危急时刻，我怎能不助一臂之力呢？请王兄不要伤心痛苦！"说罢，也速该巴特尔又面带笑容好生安慰，马上吩咐左右准备席宴，盛情款待陶高利勒。宴席一散，也速该巴特尔当即精选一万人马，亲自率领强悍的勇将，鸣鼓放炮，挥动虎尾战旗向赫利特国进发。来到附近以后，也速该巴特尔对赫王道："你的叔父居勒如果听说我带兵前来，就会怕将起来，自己可能固守城门不敢出来迎战。假如那样的话，事情就不

① 畏吾儿，即现在的维吾尔。——译者注。

② 贝勒，一种官职。——译者注。

好办。更令人可怕的是，你的妻室儿女已落在他的手里，处境十分危险。因此，你不妨在战前先去一步，设法使他激怒起来，把他引诱到这里。我埋伏在嘎拉贡山的山沟里，出其不意地迎击他，我们方能取得胜利。”赫王一听此话，喜出望外，立刻带着百余人马飞快地跑去，很快到了居勒营前，百般地辱骂起来，说：“我的妻子是你的侄媳，你把她抢去是不是要作你的母亲？”居勒听到赫王又来如此辱骂自己，便怒从心起，暴跳如雷，立即戴盔穿甲，手执长矛，骑上战马，点兵出营，厉声喝道：“你这找死的鼠辈，我看你不想活了！”说着跃马挺矛来刺。几个回合，赫王果然不是居勒的对手，便虚晃一刀，落荒而逃。自己所带的兵马也紧紧尾随而去。赫王一到嘎拉贡山跟前，就令军士吹起号角；这时也速该巴特尔便马上率领五路军马一齐从山沟里杀将出来，切断了居勒的军马。赫王这时也带着部将安都杀回阵前。居勒军马被分割成两段，首尾难以相顾，纷纷四散逃走，顿时大乱。居勒骤然回马厮杀，恰好遇上也速该巴特尔，便丧魂落魄，心慌意乱，手足无措，不敢应战。也速该巴特尔大喝一声跃马奋击，居勒身负重伤，疼痛难忍，急得手忙脚乱，呼天喊地，没头没脑地鞭打着坐骑，落荒而走。居勒心想大势已去，赫利特国委实难保，便只身向夏国逃去。也速该巴特尔当即收复赫利特国，连同一切胜利品尽数交给赫王。然后又挑选胡日嘎、安都等国内有名望的几个人辅助赫王治理国政，让他们担任文武大臣，又再三嘱咐赫王不要虐待居勒的妻室儿女。也速该巴特尔把赫利特国的国事安排停当以后，便举行盛宴以示庆贺。这时，赫王想起也速该巴特尔的恩德，热泪不禁夺眶而出，低声哭泣起来，指天发誓永结盟好。虽然也速该巴特尔比他年小，但赫王强认他为兄长，拜天叩头，歃血结盟。

这里且不说赫王隆重犒赏也速该巴特尔全军将士。却说也速该巴特尔领军胜利返回勃特国的途中，突然有一人飞马来报：“塔塔尔部军马趁大王出征之际，突然侵犯我西部居勒亨部，把

财物牲畜妇女儿童掠夺一空。”也速该巴特尔一听此话大吃一惊，日夜兼程赶回国内，增添兵马，一声炮响，好似山崩地裂，翻江倒海，大军向塔塔尔部进发。

这时，也速该巴特尔的夫人，敖拉胡努特部的窝格仑已经怀胎，这就是后来的成吉思汗圣主。当初怀孕时夜里她正在酣睡，忽然有一颗金星从帐篷顶窗射了进来。照亮了帐篷里的灶火，屋里顿时白光灿烂，又渐渐会聚起来象水银一样闪闪发光。她定睛一看，一个骑着白马的人，穿着银甲，戴着银盔，身长九尺，长有五绺胡须，月亮般的脸颊，星辰似的眼睛，手执银杆长矛，俨然白色天神，直奔窝格仑夫人的榻前，充满温情地亲吻起来。窝格仑夫人突然惊醒，原来是一个梦。从此就怀上了圣主太祖。蒙古人至今供奉着白色天神，就是这个原因。

且说也速该巴特尔率领大军去讨伐塔塔尔部，当时勃特国平静无事。正是春深四月光景，一天，野外绿草如茵，山上百花盛开，天空百鸟飞鸣，天气格外晴朗。窝格仑夫人心里有点郁闷，便带上几个侍女信步来到斡难河①畔的特力贡宝勒德格山下，观看各种花草，欣赏百鸟争鸣。当她正往前走的时候，突然迎面扑来一股紫檀木的芬芳，沁人心脾，顿觉肚子开始疼了起来。窝格仑夫人心里暗自一盘算，怀孕正好满了十个月，已到生育的时候，要回家已经来不及了，急急忙忙找了个僻背的地方，诞生了圣主太祖。当时长空万里，蔚蓝无际，突然有一片五色缤纷的彩云飘来，笼罩在窝格仑夫人的身上，又有一股百花的清香伴着细雨飘扬，那特力贡宝勒德格山顶忽地升起几缕白光，看去就象彩虹挂在天空，三天三夜没有消逝。这白光不仅百姓和各部落的老小都已看见，就连南宋、金、辽、夏等诸国的人也都看见了。各国观测天文的衙门纷纷向朝廷报告，说北部天空出现了真龙天子降世的白光。这是壬午年四月十六日午时的事情。（据《资治通鉴纲

① 斡难河，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鄂嫩河。——译者注。

目》、《史事通考》、《万年历》中的记载，这壬午年恰好是南宋朝廷南逃杭州的第十世皇帝宋高宗赵构，绍兴三十二年。此年正月初一，宋朝出现日食。金朝五世皇帝世宗完颜雍，大定二年。金朝先主完颜亮死后，后继的皇帝和大臣开具他的罪行，把他降为亮王。此时各国都因北部天空出现白光感到十分害怕。从这壬午年算起，到当今大清帝国十世皇帝穆宗同治十年，辛未年，恰恰过了七百一十年。）当时窝格仑夫人正是十九岁，也速该巴特尔二十五岁。

从那天起，斡难河的水一连透明了三天，十分清澈明净，连水底小小的鱼儿都能看见，这是因为洗涤太祖的宝鲁尔①泉水流进了河里的原故。当时在白草坪上生下太祖以后，来不及割断脐带，就用白草把它扎住，叫身边的侍女拣来特力贡宝勒德格山岩的两块刀石砸断太祖的脐带。窝格仑夫人看见此种情景，心中不由地悲伤起来，眼泪簌簌地流下，落在脐带和刀石上。窝格仑夫人这样祝福道：

唉，我那生在山上的骨肉，
我那掉在草地的宝贝，
祝你的后代象白草那样众多，
愿皇族就象岩石那样牢固。

窝格仑夫人的祝福果真得到了应验。今天圣主的后代已经繁衍到一百七十个旗民，皇族的圣职世世代代延续不断。北部地区因为十分缺乏盘石大山，只有一座特力贡宝勒德格大山，所以人们对它十分尊奉。沿着特力贡宝勒德格山下，有一条长龙似的戈壁，远处望去就象牛脾一样延伸，因此取名叫做特力贡宝勒德格。太祖正是出生在这条长龙似的戈壁的宝石下面，因此，后人叫它做乌格优宝勒德格。此地不知是现今四个哈拉哈的哪个哈拉哈，大概离斡难河不远，斡难河的附近如果有特力贡宝勒德格或乌格优宝

① 宝鲁尔，即水晶的意思。——译者注。

勒德格的话，那肯定就是这个地方。如果后世的文人学者有机会听到北方人谈起这个地方，就希望把这个地方现在的名称写在这里，让蒙古人都能知道。所以给后世的文人学者留下了一段空白，不知什么时候能考证出虚实，请他们考证后填补进去。希望传抄者也留下这样的空白。

话说太祖生下以后，用这座山的宝鲁尔泉水洗涤了身上的血污，人们才看清太祖双手握着羊踝骨一般大小的两个血块。这血块是髀石般的血块。跟随窝格仑夫人的侍女赶忙跑到大院，叫来一辆用红毡裹着的车子，把夫人扶上了车，正在往回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走出来挡住了去路，他怀里抱着一个三、四岁的脸蛋就象白玉那样光洁的男孩，迎着窝格仑夫人和太祖说道："啊呀，真龙天子原来就在这里！"这个说话的人是谁呢？原来就是当今图默特旗和三个哈尔沁的先祖扎勒玛的父亲、乌利扬罕部落的人，名叫扎尔其古岱。此人生来就很聪明，精于阴阳风水，右眼有两个瞳仁，运算如神。各地方的人都请他看家乡风水，替儿女相面，也叫他看五畜之相。他到了中年才有了这个男孩。一天早上他突然作了一个奇梦，有一匹神马嘴里咬着一幅金鞍跑进屋里，把鞍子放在他的面前。他便暗自捉摸起来。心想这明明是叫他鞴鞍。他当即起身把金鞍鞴上马背。马鞍虽然一切齐全，正要扣上肚带的时候，偏偏缺少一条肚带。正在犯愁的时候，他的妻子乌仁海苏克连忙把系在腰间的包金腰带递了过来。他接过来刚把肚带系好，那匹神马的金鬃闪出火光，一眨眼间，变作一条火龙腾空而起，把他全家老幼也都带到天空。由于一阵惊慌，就醒了过来。一睁开眼睛，他的妻子乌仁海苏克就生了这个男孩。他以为这孩子非同一般，将来一定会有大的出息。因为是应了他的梦，所以就给他起名叫做扎勒玛。一逢聚宴就把他抱去。那天恰好抱着孩子来到巴拉古浩热，就瞧见有一道白光从地升起，斡难河水突然变得十分清凉。他想观察一下白光，向前走了几步，就遇见了窝格仑夫人。他一见到太祖便失声惊叫起来，跟着窝格仑夫

人来到浩热，对夫人说道："看来这孩子绝不是凡人之子，不能当作普通的孩子叫他躺在床上或者地上。他准是天神下凡，福星降落，应该把他放在不落尘土的空间，好生加以抚养才是。"窝格仑夫人问道："怎样才叫空间抚养？"扎尔其古岱微微思索了一下说道："此事不难。"说罢就到野外采来一些柳枝，先用粗一点的在火上烤了烤做成架子，再用细一点的弯了弯编成坐垫，然后选好看一点的编成周围的花环。扎尔其古岱接着说道："闷热的夏天把孩子装在里面，然后挂在阴凉的地方；严寒的冬天就把孩子取出来抱在怀里喂奶。把有洪福的孩子放在这里面抚养才是。这个东西叫做'乌鲁盖'①。"（从此才开始有了乌鲁盖，后代人纷纷传说太祖从小就在这样的乌鲁盖里长大，成了天子。这故事直到今天还在广泛流传。）

于是就用洁白的羔皮缝一条口袋，里面装满南方的九种谷物铺在乌鲁盖上面，还用九种颜色的彩绸装饰了细柳枝的花环。过了三天，把太祖从被窝里抱出来，用九种泉水沐浴，在神圣的乌鲁盖上放上九种色气的马奶，这时扎尔其古岱便在乌鲁盖的上面洒上九种泉水，九种黄油，祝福道：

你躺在无比神圣的乌鲁盖里，
愿你天子的后代威震天下；
你躺在柳枝编成的乌鲁盖里，
愿你圣主的后代一尘不染；
你躺在美玉般的乌鲁盖里；
愿王子成为圣主安抚众民；
你躺在至高无上的乌鲁盖里，
愿你成为天子使百姓快乐。

祝福完毕又对窝格仑夫人道：

我愿把儿子扎勒玛留在这里，

① 乌鲁盖，即摇篮的意思。——译者注。

叫他尽心服侍神圣的主公；

我愿把疼爱的儿子留在这里，

叫他成为第一个忠实的臣下。

窝格仑夫人听了，连忙道："你的儿子还小，难以拉扯，等以后长大了再叫他做臣子。"然后大摆酒宴，让扎尔其古岱坐在首席盛情款待，临走时还赠送了金银财宝。

正当这时，也速该巴特尔率兵出师，大败塔塔尔部的兵马，生擒了塔塔尔的首领塔尔木。在率军回来的路上，又打败了特默沁部，俘虏了很多人马，胜利返回巴拉古浩热，刚好碰上太祖的弥月之喜。他定睛端详，太祖的身材就象白玉那样发光，黄油那样丰润，头大脸方，一表非凡，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大声说道："就在这孩子生下的时候，我打败了自己的敌人，孩子出生时手里握着血块，看来日后一定会功德无边。这也正应了大败塔塔尔，消灭特默沁的天意。"说罢就给他起名叫铁木真。这便是圣主太祖最初起名为铁木真的来由。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之间太祖已到了九岁，他下面又有了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有一天，也速该巴特尔出去狩猎回来，一看儿子神态非凡，跟一群孩子在松树下面的土堆上嬉戏，他们骑着木马，手里举着柳条华盖假装给太祖娶亲，让太祖登基作皇帝。也速该巴特尔看到这种情形，就觉得该给孩子成亲了。于是便带上几十名随员，让太祖骑在马上，去窝格仑夫人的家乡敖拉胡努特部准备给太祖选个适合的配偶。途经洪格尔特部的时候遇见了洪格尔特部的首领太斯钦。太斯钦骑着马，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叫阿吉尼莫尔根，另一个叫胡达尔嘎巴特尔，沿着山沟迎面走来，一瞧见也速该巴特尔，两人同时连忙跳下马背。太斯钦问道："你到哪儿去？""我要到敖拉胡努特部给我的儿子去求亲。"也速该巴特尔回答道。太斯钦抬起头来，仔细打量太祖的身材，不禁失声惊异。只见太祖的脸庞宛如十五的月亮，龙眼象水晶一样明亮，双眉象丹凤一样俊俏，鼻子象山岳一样突起，嘴

唇象乌格优宝勒德格山一样厚实，方脸长腰，耳大胸宽，十步以外神光闪烁，胸中有治国的大才。太斯钦一见这般情景，便喜形于色地说道："昨天夜里，我忽然梦见有一只雪白海东青嘴里衔着一轮红日飞来，落在我家帐篷的天窗架上。早上起来一占卜，就知道今天有王族皇室的贵人亲临我家。因此，我便朝着占卜所指的方向迎来，看来正是你。走吧，到我家去，我家有个姑娘，名叫布尔特格勒金。我这姑娘刚生的时候，有一道金光透过帐篷的毡子，现在她已九岁，请你自己去看一看再说吧。这两个孩子虽然年龄不大，但个头都挺高，就象十二、三岁的孩子一样。"说罢就把也速该巴特尔请到家里。

也速该巴特尔先打量了一番布尔特格勒金，然后询问她生辰情况。她虽和太祖同一个生日，但是时辰不同，太祖是壬午年四月十六日午时生辰，布尔特格勒金则是夜里子时生辰。当她出生时，几层毡子的帐篷被一道红光照得象灯笼一样透亮，因此就给她起名叫布尔特格勒金，意思是照明了厚厚的毡子。原来北方有一种习惯，各家各户都喜欢乐器，太斯钦觉得自己的女儿生来非凡，十分聪明，模样象早晨的太阳一样美丽，对她格外痛爱，就教她学会了弹琴、下棋。

且说当时太斯钦把也速该巴特尔父子请到自己家里，正要走进屋里的时候，只听见悠扬悦耳的琴声传了出来。太斯钦朝里屋喊了一声布尔特格勒金，琴声顿时停下，姑娘"哎"地应了一声迎了出来，她的声音宛如金竹的声音一样清脆。此刻，也速该巴特尔定睛一看，姑娘的面庞象早晨的曙光一样艳丽，两只眼睛象凤凰的眼睛一样晶亮，一双浓眉象蓝天一样清秀，鼻子象洁白的玉石一样浑润，嘴唇象翡翠一样生辉，两眼炯炯有神，双颊闪闪发光，细细的腰，高高的个儿，冷丁一看，如同天上的仙女下凡；仔细打量，她有掌管三宫六院的洪福。也速该巴特尔看到这般情景，心里暗暗高兴，深深地看中了这位姑娘。

当时太祖和布尔特格勒金俩人初次相遇，就好象旧友一般无

拘无束，谈笑自如。太斯钦摆设席宴，和也速该巴特尔对坐而饮，让两个孩子站在身旁。太斯钦首先开口道："我们两家积古就是亲家，我的祖先世世代代把自己美丽聪明的姑娘嫁给忠诚厚道的宝尔吉格德家族，把伶俐泼活的女儿始终嫁给宝尔吉格德王族。依你看来，我的女儿能否配得上你的儿子？"这时，也速该巴特尔心想问一问自己孩子的口气，便支吾其词地说道："眼下咱们的孩子都还很小，过些时候再定亲不晚。"站在一旁的太祖看见父亲有点犹豫，就连忙跪下说道："父王，依我看来，这事可以答应。"也速该巴特尔听孩子这么一说，心中十分高兴，当即说道："这桩亲事看来乃是天缘。"说罢就满满地斟了一杯酒，递给太斯钦，然后拿出随身带来的整羊和胡尔扎①，祭了祭灶火，交了双九的彩礼十八匹好马，让太祖叩拜太斯钦，认作岳父。定亲以后，整整喝了一天喜酒，也速该巴特尔一看天色已晚说要回去，太斯钦赶忙说道："我看你这孩子人才出众，仪表非凡，请你暂把他留在这里，我给他教点本事。"也速该巴特尔满口答应，把太祖留在岳父家里，自己回去。当他路过他过去安抚过的塔塔尔部时，那些溃败逃散的塔塔尔人聚集在路旁挡住了他的去路，齐声说道："你宽恕我们，没有把我们杀掉，我们为了报答主公的恩德．特意请你到我们的帐篷里赴宴作客。"说完就把也速该巴特尔请到帐篷里，设宴招待，献杯敬酒。也速该巴特尔哪里知道这是设下的奸计，刚一喝下，心里就有点不大舒服。当即发觉上了圈套，勃然大怒，挥刀砍死为首的四、五个人。杀散众人以后，便飞速跳上马鞍，急忙返回巴拉古浩热。刚到门口就从马鞍上跌了下来，随人连忙从地上把他扶起送进帐篷。窝格仑夫人一看，大为震惊，忙问出了什么事情。也速该巴特尔道：

我路过塔塔尔部落，
他们请我赴宴饮酒，

① 胡尔扎，指二次回锅的奶酒。——译者注。

哪知酒里放了毒药，

如今害了我的性命。

他说完问道："谁在我的身边？"洪格坦的蒙格利克答道："我在你的身边。"也速该巴特尔接着说道："我把铁木真留在洪格尔特部的太斯钦家里，回来的路上，被塔塔尔贼人所害。胸窝疼得象刀割一样，你快去把我的儿子叫来！"说罢倒了下去。窝格仑夫人连忙打发蒙格利克到太斯钦家里去接太祖。太祖接到噩耗连夜飞马回来，可是还没来得及到家，也速该巴特尔已经去世了，当时只有三十三岁，窝格仑夫人刚刚二十七岁。

太祖一见去世的父亲，顿时两眼发黑，伏在父亲的身上，椎心泣血，大声痛哭道：

我仁慈的父亲，

您为年幼的儿子奔波，

把自己的生命失掉。

我威严的父亲，

您为幼小的儿子操劳，

被敌人活活地暗算。

说罢晕了过去。窝格仑夫人痛哭流涕地把他叫醒，和四个弟弟见面。原来也速该巴特尔有五个儿子，长子是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圣主；次子比勒古岱，练就一身好武艺，即使是被箭头射中也不妨事，大家叫他布呼比勒古岱；三子哈斯尔，因为射技高超，百发百中，大家叫他哈布图哈斯尔；四子叫做敖伊图瓦其尔，东西翁牛特两个旗就是他的后裔。因为他耳聪目明，有惊人的记忆，过目不忘，所以人们又管他叫敖伊图敖其格；五子嘎楚格，因为精于绘画，雕刻，心灵手巧，所以大家都叫他乌仁嘎楚格。还有一个女儿，长得十分美丽俊俏，因此起名叫做图努玛拉塔姬，全家数他最小。

且不说勃特国举国上下重礼送葬，万分悲恸。却说当时铁木真兄弟几个都很年幼，勃特国管辖的许多部落日益强大起来，就

纷纷叛离，去投靠岱其古德部。太祖的侍臣胡拉金也私下叛逃。太祖连忙追上，拉住他的袖子含着热泪苦苦地劝阻。但是胡拉金根本不予理睬，说道："湖水枯竭了，山岩崩裂了，你还纠缠我干什么？"说着狠狠地推开铁木真的两手，领头逃走了。后来，太祖擒获胡拉金，把他碎尸万断。当时其中还有个名叫策勒吉部落的乌尼、温都尔兄弟两人，哥哥率领全部落叛逃，弟弟温都尔苦口婆心地劝阻不要离开，哥哥乌尼不听，末了还是叛逃了去。弟弟温都尔留了下来，跟一个名叫乌能的亲族一起来找太祖，起誓留下。太祖十分高兴，把他们的名字改为温都尔斯钦，乌能图如。叛离的越来越多了起来，刚刚十三岁的太祖调集兵马，由窝格仑夫人坐镇，起兵讨伐叛逃人马，勃特国才稍微稳定下来。

后来太祖兄弟几人一天一天地长大，经常出去狩猎，兄弟之间也时常闹点别扭，窝格仑夫人甚为担忧。有一天，她把几个儿子叫来站在自己身旁，把他们父亲过去用过的撒袋拿过来抽出五支箭来，说道："你们兄弟五人把这五支箭 合 在 一 起，把它折断！"说着递给他们，可谁也没有折断。然后又叫每个人各自分折一支，结果都折断了。窝格仑夫人亲热地说道："孩子们，你们想一想，同样都是箭，可是合起来就折不断，分开来就容易折断。你们兄弟五人也象这五支箭一样。你们如果齐心合力，和睦相处，就象合在一起的五支箭一样，不为别人打败；可是你们兄弟之间不睦，常闹别扭，就会象单支箭一样，被人所害。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你们的父亲吃了单枪匹马的苦吗？妈妈希望于你们的不是别的，就是能让我放心一点。"窝格仑夫人说到这里，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这时太祖深深地感到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很不对头，有碍兄弟之间的和睦，于是立即带着四个弟弟一块儿跪在妈妈的面前，悲切地安慰窝格仑夫人。从此以后，太祖对弟弟们处处谦让，倍加爱护了。

太祖在十三岁的那年，起兵讨伐塔塔尔部，替父 亲 报 仇 雪恨，然而却未能达到平息的目的。打从那时起，太祖几年心情沉

重，不忘仇人。窝格仑夫人心想铁木真年龄尚幼，恐怕他会出差儿，平时管教甚严，把调动兵马的号剑藏在自己的身边，不让太祖随意使用。

过了几年光景，太祖已长到十六岁，他想起杀害父亲的仇人敖日古拉还没有除掉，心里非常窝火。一天，他推说出去狩猎，悄悄地取出父亲生前带在身上的那把宝剑，骑上赭黄马，瞒着弟弟们和随臣纵马飞奔，去寻找塔塔尔部。原来北方的习惯没有固定的家园，各部落常年过着游牧生活。太祖边走边打听，来到扎赉特部德勒格图巴彦①的家乡附近，见一个脸色黝黑，生着一双星眼的男孩，坐在高高的土岗上，手里拿着一根铁棒，放牧着几千只牛羊。他身材高大，就象熊罴一样威武，年龄大约比自己小几岁，但却英姿勃勃。太祖便走到他的跟前，厉声问道："喂，你这孩子知不知道塔塔尔部的人在何处扎营？"那孩子见他这样，心里早就十分不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蓦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大声问道："你是何等人，竟敢出此大言？"太祖见他如此胆大，心里暗暗地惊奇，又故意说道："我是天下无敌的额尔和巴特尔。"说罢伸出大拇指。那小孩唰的一下把铁棒插在土里，高声说道："既然这样，那好，请你滚下马鞍，我们俩摔个跤比比高低。如果你真能象你所说的那样把我摔倒，我就把塔塔尔部扎营的地方告诉给你。"太祖看他是个小孩，就从马鞍上跳了下来，把身带的宝剑放在一边，跟他摔起跤来。那小孩的手脚麻利，动作敏捷得象风火一样急速。太祖见此情景，心里暗自想道："如果不早点设法把他摔倒，我就可能输给他，说不定还会被他暗算。"想到这里，他连忙往后退了几步，拚着浑身的气力纵身一跃，紧紧地把他抱住，然后使劲一扳，那小孩的腿好象被鬼神打了一下，突然发软，噗嗵一声跪倒在地上。太祖连忙撒手往后退步，笑声说道："我说到就能做到。你输了，快告诉我塔塔尔人

① 巴彦，即富人。

的营地！”那小孩依然跪在原地一动不动，高声说道：“我毛浩来有生以来还没有被人摔倒过，不料今天被你这位大力士摔倒。我看你一定不是凡人，请赶快把你的真名实姓告诉我。”太祖这才把自己的身世来由从头到尾地一一告诉给他。毛浩来听了太祖的话，不由得十分高兴，连忙颔首说道：“有福之家宝尔吉格德族的铁木真，你果真是个真龙天子，我甘愿在你的手下当一名马弁，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完成你的大业。”毛浩来又接着说道：“我就是这里扎赉特部德勒格图巴彦前妻的长子，我下面还有继母生的一个弟弟名叫点仓。（毛浩来善于算计，事事他都穷根究底，所以起名叫毛浩来。点仓的父亲出去打仗，缴获很多仓库物品回来，刚好生了这个孩子，所以给他起名叫做点仓。《资治通鉴纲目》里把毛浩来写成木华黎，把点仓写成代松。）我让我弟弟留在家里，帮助父亲料理家务，我自己只凭这根铁棒离开家门，打算来跟随明主你完成大业。我的父亲去年就想打发我去投靠你。我没有丝毫牵挂，请你一定把我收下。”太祖听了毛浩来的这番话满心欢喜，连忙伸出双手把他扶起，又向他打听塔塔尔部的营地。毛浩来用手指了指说道：“离这儿不远的东北方向，有个萨尔嘎拉平原。一个名叫敖日古拉的塔塔尔人同本部落人闹翻，独自一家搬到那里住下。”

太祖听罢大喜，对毛浩来说道：“请你就在这里等我，我去很快就回来。”说罢翻身上马，腰里挎着宝剑，一会儿就来到萨尔嘎拉平原。敖日古拉刚好出去狩猎，家里只剩下妻子老幼。太祖下马，把马拴在帐篷前的马桩上，佯作问路人的样子，走进敖日古拉的家里。敖日古拉的两个老婆看见太祖仪表端庄，心里暗暗惊奇。小老婆见客人进来连忙出去端茶。太祖便趁此时机抽出宝剑，把敖日古拉的大老婆一刀两段，转身走了出来，正好和敖日古拉的小老婆相遇。她一手端着一盘奶酪，一手提着一壶奶茶，笑嘻嘻地说道：“客人怎么不喝茶就走？”太祖答道：“我要去杀你的丈夫！”说完举剑一挥，又将她劈作两段，奶茶、奶

酪洒了一地。太祖又走进另一个帐篷里碰见一个丫环，她一见太祖就浑身颤抖，刚喊了一声“杀人啦！”太祖当即挥剑把她的脑袋砍下。敖日古拉的两个儿子正在帐篷后面玩耍，突然听见尖厉的喊声，急忙跑了过来，被太祖一一砍死。太祖又转身找人，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就把四个首级一字儿地摆在桌上，出来翻身上马往回走来。路上碰见拾牛粪的一位老头，太祖勒马问道：“喂，你是不是敖日古拉家的人？”老头答道：“正是他家的人。”太祖又说：“大丈夫不瞒自己的姓名，我就是宝尔吉格德部的铁木真，塔塔尔部的敖日古拉用毒酒害死了我的父亲，今天我来报仇，偏偏他不在家，我把他的老婆孩子全给杀了，我念你年纪大了，给你留一条命。敖日古拉回家来，你告诉他，要是他有点胆量，就从后面追我来吧！”说罢纵马离去，不一会，就来到土岗上。原来毛浩来在太祖离开之后连忙回到家里，把自己遇见太祖的事情详述一遍，又劝了劝弟弟，叫他管好畜群，自己背上行李，手里提着铁棒，来到土岗上等着太祖。太祖一来见他没有骑马，连忙动问原由，毛浩来笑着说道：“好汉没有盔甲，照样打败敌人。有志气的人光着脊梁，也能成就大事。好马不在鞍子，美人不在衣着。从娘肚子生下来就光身子一条，今天遇见明主，我还骑什么马呀！”太祖听后细细琢磨了一番，觉得他说的话句句在理，心里十分钦佩，叫他骑在自己的身后，毛浩来说道：“我既然长着两条腿，怎么能够失礼。”太祖见他不比平常之人，就以诚相待，自己也不骑马跟他一块儿步行，一边赶路一边叙谈。约莫走了两里多路，毛浩来三番五次催请他上马，太祖不听劝说仍然同他一起步行。毛浩来十分感动连忙拽住缰绳腾地跪在路旁，流着热泪说道：“我的圣主啊，你同我步行了两里多路，愿您的江山也能昌盛两千多年！我的明主啊，我曾七次请你上马，你都一一回绝，愿您的江山也能七次强盛，现在请您上马吧。”说罢便搀着太祖上了马，自己在马前步行，很快来到巴拉古浩热，太祖便举宴款待毛浩来。

太祖调集兵马，准备迎击塔塔尔人来报复。果然不出所料，一天早上，突然锣鼓齐鸣，喊声震天，一支军马铁桶似地把巴拉古浩热团团围住，只听高声呼喊，要把铁木真交出来。

当敖日古拉狩猎回家后，一进家门见桌上一字儿摆着老婆孩子的首级，气得七窍生烟。想去找塔塔尔部首领借兵求援，转眼一想，自己是跟同部人闹翻散伙出来的，不好开口，因此就只好投奔岱其古德部首领，把自己的苦楚从头到尾详述一遍，苦苦哀求其勒格尔布和、塔哈尔派兵支援。岱其古德部首领其勒格尔布和与众人商议军计，说道："从前也速该巴特尔任意欺侮我们，那年也速该巴特尔的妻子窝格仑夫人也起兵征讨早已投奔我们的那些臣仆，这笔帐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清呢！如今老子的仇要跟他儿子报！"说罢精选一千名强壮兵士，向巴拉古浩热迅速进发。

却说太祖早已闻报，便身着盔甲，带上布呼比勒古岱、哈布图哈斯尔两个弟弟和洪格坦部的蒙格利克，扎赉特部的毛浩来，率领五百名卫军迎了出去，摆好阵势。敖日古拉策马向前，厉声骂道："千刀万刮的铁木真，你为何杀害我的老婆和孩子？从前我要了你父亲一条命，今天也要你的母亲纳命受死。"太祖听了勃然大怒，一面雷鸣般地高呼，一面拍打着赭黄马飞奔去战敖日古拉。太祖的弟弟布呼比勒古岱等四名小将也一起拥向前去。双方混战一场，无奈一来太祖人少寡不敌众，二来岱其古德部的人马都是精选的强壮军汉，勃特国的军马渐渐抵挡不住，只是护守军营勉强招架。当时唯有太祖直奔敖日古拉跟前，拼命同他相斗。敖日古拉哪里是太祖的对手，连忙拨转马头，落荒而逃。太祖咬牙切齿紧紧追去，不料太祖的坐骑被岱其古德人设下的羁绊绊倒。埋伏在芦苇杂草丛中的伏兵用钩子把太祖钩住，便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此时岱其古德的众军林立，其勒格尔布和、塔哈尔、塔勒布岱等人连忙鸣锣收兵，给太祖带上脚镣，得胜回营。敖日古拉乞求斩杀太祖。其勒格尔布和正要下令推出斩首的当

儿，寄居在岱其古德部的苏尔登人陶尔根希拉急忙走出来劝道："千万不可杀掉。勃特国的铁木真虽然被捉来，然而勃特国是一个相传二十几代的大国，加上铁木真还有弟弟和臣僚们，更有几万名要文有文要武有武的臣民和戚舅之族。这次失败乃是由于出其不意。今天如果杀死铁木真，必然招致大祸。依臣之意，不妨先把他关在牢里，然后再把他的几个弟弟捉来，等歼灭勃特国以后，把他们一块儿杀掉。如果这样，就可以避免大祸。"岱其古德部的首领其勒格尔布和以及塔哈尔等人听了陶尔根希拉的这一席话，觉得很有道理，便依他的话立即传令，叫军士严加看管铁木真，把他做为人质监押起来。敖日古拉看到如此发落，便怏怏不乐。

却说岱其古德人征服了仇敌，皆大欢喜，举酒设宴庆祝了三天。众人说道："我们从铁木真的曾祖哈布尔汗，祖父巴尔登巴特尔到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巴特尔整整斗了三代，今天总算报了仇解了恨哪！"说罢开怀畅饮，直喝得酩酊大醉。那天晚上，看管太祖的两个军士也喝得烂醉。他们回到牢里，趁着酒劲不让太祖安心睡觉，百般辱骂，直气得太祖怒发冲冠。夜里敖日古拉也想摸黑进来杀害太祖。当时太祖忍受不了军士百般辱骂，大叫一声"老天爷呀！"两手使劲一撑，手铐被撑断了。两脚使劲一蹬，浑身冒出一道红光，脚镣也被蹬断了。太祖雷鸣般地呼啸一声，举起手铐砸碎一个军士的脑袋往外跑了出去。这时另一个军士尖叫着向他扑来，太祖飞起右腿朝他胸膛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又举起手铐的一端朝他头上使劲一劈，脑浆涂地，一命呜呼。

众军士闻声赶来，太祖早已不在牢里，也不知去向，几百个军士四处寻找。

却说当晚席宴散后，陶尔根希拉要回家去，刚走到一个长满水草的湖边，有一道红光射了出来。陶尔根希拉跃马向前一看，太祖身上带着铁索，露着头躺在水里。陶尔根希拉猛然一想：

"人们说，铁木真是应梦怀孕而生的真龙天子，此话果然不错，我救他正好救对了。"他想到这里，轻声喊道："喂，铁汉子，你快起来赶回自己的国家。搜索你的兵马已经过去了，我决不会去向毒蛇告密，只是日后不要把我忘掉。你要记住我的名字陶尔根希拉。"说罢策马而去。太祖心想，此夜即使赶路，也很难逃脱搜索他的兵马，于是他就沿着陶尔根希拉骑马走过的足迹来到他的家里。陶尔根希拉一见太祖，不免十分惊慌，皱着眉头说道："哎呀，刚才我叫你赶快回国，为么什偏偏到我家来？要是被他们发觉，我一家老小就很难活命！"陶尔根希拉的长子楚鲁把太祖打量了一番，见他天神一般的身材，威武凛凛的英姿，心里觉得格外亲切，连忙对他父亲说道："俗话说，家雀也有落身之地，你为何叫宝尔吉格德的后代，真正的天子铁木真离开我们的家回去？"说罢连忙换下太祖身上湿淋淋的衣裳，用斧头砸断脖颈上的枷锁，又招呼太祖喝茶吃饭，让他住在家里。

第二天早上，突然喊声大作，原来敖日古拉带着三四十个军汉，手持兵器来搜捕太祖。陶尔根希拉大惊失色，赶忙让太祖躺在一辆车上，上面盖上厚厚的羊毛。不一会，敖日古拉搜完各家，来到陶尔根希拉的家里，屋里屋外搜寻了半天，没有找到太祖，就直奔那辆堆满羊毛的车子旁边。不知搜索结果如何？看官如果急于知道，等我去后花园的涟漪亭观赏花景，倾听鸟声以后，写下一章时分说。

第 二 章

击五贼布古尔吉逞英豪
群英会乌优图斯钦论饮酒

宋十一世皇帝孝宗淳熙四年，丁酉岁，金世宗大定十七年，是年太祖一十六岁。

圣主成亲娶布尔特格勒金，
四杰拥主聚布尔罕嘎拉顿；
六臣云集倾心效忠勃特国，
九卿应运尽力辅佐铁木真。

却说陶尔根希拉的儿子楚鲁身高腰细，面如红枣，眼如星辰，声如铜铃，力如雷电。他一见敖日古拉突然闯进门来到处搜寻，早就心里不满，手里拿着斧子，眼睛睁得滚圆，简直就要动手的样子。现在看到敖日古拉要翻羊毛车子，便下决心跟他拼命，一面大声呼喊，一面抡着明晃晃的斧子骂道："敖日古拉你听着，你是败家的奴才，叛逃的孽种！我们偷了你家的什么东西？竟敢这样到我们的部落随便搜人。谁在这大热的天气把人藏在羊毛底下？你因为是狼心狗肺才叫人把你的老婆孩子杀掉，你如果搜不出人来，休想活着回去！"说着还准备给太祖一把短刀，向敖日古拉走去。敖日古拉顿时惊慌失措，站在那里说道："我是奉着你们主公的旨令来搜寻的，不然，与我有何相干？"说罢便停止搜寻，又到别的人家去了。这时楚鲁连忙翻开羊毛把

太祖请了出来，给他擦干身上的汗水，换上一套衣服，给他鞴了一匹好马，宰了一只肥羊做路上吃的干粮。陶尔根希拉一面擦着头上的汗珠，一面说道："可把我吓坏了。你赶快骑马返回自己的国家吧！今早我听说勃特国已派兵攻伐岱其古德了。"刚一说完，楚鲁接着说道："今天我终于幸遇了明主，我要跟你一道出发！"说罢骑上花斑的骏马，连夜跟太祖赶路。路上遇见毛浩来拄着铁棒佯作有病的样子，走在大军前面探听消息。三人相遇都很高兴，马上传令前部军马回兵，大家一同来到巴拉古浩热。太祖见了窝格仑夫人，母子抱头痛哭，毛浩来和楚鲁也走向前去拜见窝格仑夫人。几路军马听说圣主回来，都回师巴拉古浩热，晋见太祖。太祖抬头一看，众人都已来到，唯独不见哈斯尔和比勒古岱两个弟弟，就忙问原由。蒙格利克回报："岱其古德一撤兵，哈斯尔和比勒古岱两人率兵追赶，路上被盗贼偷走圣主的八匹骟马。后来听说圣主已经回来，就让大军先回，他们兄弟两人带几名护兵去寻找被盗失的马匹。"太祖听了心里不安地说道："唉，我的两位小弟弟不知在什么地方吃苦呀！"说罢传令把蒙格利克、毛浩来、楚鲁、温都尔斯钦、乌能图如叫来，嘱咐道："你们几个人要好生提妨岱其古德人，好好犒劳各路将士，我不希罕那八匹骟马，最要紧的是找回我那同胞兄弟。因此我要亲自出发把他们找来，一同商量大事。"说完便带上几个骑兵奔到丢马的地方，然后站在兄弟二人分手的地方把骑兵分作两路，吩咐按着他们走去的方向去寻找，最后仍回到此地相会。

这时，太祖想找个投宿的地方，便顺着草丛向前走去。来到阿尔鲁特部的一户人家门口，只见门前聚集着几千匹马，向里面望去，有一个约莫十五、六岁模样的男孩，手里拿着刀子剔牛肉，他白脸紫发，猿背罴颈。太祖心想那八匹骟马兴许在这马群里面。正在那里仔细观察时，那男孩见了十分生气，放下手中剔肉的刀子，伸手拿起马刀，骑上马飞奔过来，高声喊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偷看我家的马群？"太祖不慌不忙地笑着说道：

“我是丢了马的人，看看是不是混在你们的马群里。”那男孩问道：“你是哪个部落的，姓甚名谁，丢了几匹马？”“我是勃特国人，宝尔吉格德家族的铁木真就是我。朋友，你听到什么信息没有？”太祖说道。那男孩一听说是宝尔吉格德家族的铁木真，登时满脸堆笑，用和蔼的语气答道：“别说听到信息，连你丢的马我都亲眼见过。你等等，我问你几句话。人人都说你是白光降临的明主，上天生下的力大无比的铁木真；都说你将来能征服这边的部落，成为威震四方的帝王，洪福齐天的圣主。那末请问你能扳动多大的弓箭，能举起多重的石头？”太祖听罢仔细打量了一番，那男孩脸上有着异样的风度，言谈露出惊人的智慧，便知他是一位英豪，含笑说道：“治理众民只能靠仁义和才能，决不可依赖武力。你把你剔牛的刀子递给我，我把道理详细讲给你听。”那男孩把剔刀顺手递给太祖，太祖接过刀来一看，刀刃锋利没有发钝的地方，便敲打着刀面说道：“治理天下的道理跟你剔牛的道理是一样的。不会剔牛的人不知道牛的骨节在什么地方，所以他看见的牛是一头整牛。可是会剔牛的人他知道牛的每个骨节，他看见的牛并不是整牛而是被剔开的牛头、牛蹄、牛胸、牛腿。他一动手，剔刀便顺着骨缝下去，既不费力，刀刃也不会变钝。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牛的每根骨节都有缝隙，刀刃又十分锐利，它顺着骨缝下去，不就很容易地剔开了吗？所以会剔牛的人剔十头牛只用一把刀，如果换一个不会剔牛的人来剔，换十把刀也剔不了一头牛，就必须用斧子来砍，这岂不是既费力又不合道理吗？治理天下也跟剔牛一样。天下的道理跟牛的骨节缝近似，治理天下的才略也跟刀刃相仿。因此要想取信于天下，就只能靠信义和才能，而不可全凭武力。俗话不是说‘相信胯骨的使用一人，相信智慧的使用万人’吗？你为什么不求真才实学而只凭象牛一般的力气呢？”说罢便把刀子扔在地上。那男孩听了太祖的这一席话，便大惊失色，打从心眼里敬佩他，忙翻身下马，跪在太祖跟前表示投奔归附。这个男孩不是别人，正是阿尔鲁特部拉胡巴

彦[1]的儿子名叫布古尔吉（太祖的四员虎将之一）。这就是太祖论剔牛降服布古尔吉巴特尔的本末。布古尔吉因为生下刚刚满月，就比一周岁孩子的个头大，长得象黄羊一般快速，因此起名叫做布古尔吉。

却说太祖见布古尔吉下跪，慌忙下马把他扶了起来。布古尔吉说道："昨天黄昏时候，有五个骑马的彪形大汉牵着八匹黄马路过这里向西走去。明主您骑的马已经累坏了吧！"说罢把太祖请到屋里摆上酒宴盛情款待,说道："只有星夜追赶，才能把他们追上！"说完鞴上火焰金驹让太祖骑上，自己骑一匹追风快马，两人急忙赶路。整整走了一天一宿，来到盗贼们的营地抬头一看，院子里拴着的正是丢失的那八匹騸马。几个盗贼正在屋里酣睡。太祖悄声对布古尔吉说道："朋友，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我进去把马赶出来。"布古尔吉一听此话，赶忙说道："我认您是一位明主才跟您来，我怎能临阵不管，袖手旁观呢？"说罢便跟着太祖走去。砍断圈马的绳索，刚把马赶出来，那五个盗贼闻声惊醒，一个盗贼从屋里蹦了出来。布古尔吉手持大刀拦住他的去路，高声对太祖说道："明主，您赶快把马赶走！"太祖一听此话，连忙赶着八匹騸马迅速地向前走去。众盗贼见事不妙，三个跑去围住布古尔吉，两个忙去追赶太祖。布古尔吉一声雷吼把一个盗贼砍下马来。赶马的太祖看见两个盗贼从后面追过来，早已备好弓箭，等他们渐渐走近，便拉满弓弦，翻身射去，叭的一声跑在前面的那个盗贼脑门上吃了一箭，滚下马来。后面追来的盗贼吓得屁滚尿流，急忙勒转马头仓皇逃窜，太祖回马追赶，又取出一支利箭搭在弦上朝他后面射去，正好穿透他的腰部。另外两个盗贼一见这般情景，吓得手脚发软，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布古尔吉趁势举刀大声一呼，又把一个盗贼的脑袋砍了下来。剩下的一个盗贼吓得魂飞魄散，又见太祖手举长矛从背后刺

---

① 巴彦，即富人的意思。——译者注。

来，慌忙躲过布古尔吉的大刀，拼死拼活地催马逃去。布古尔吉见盗贼落荒而逃便拍马追赶，太祖大声喊道："朋友，马已找到了，别去追他们了！"布古尔吉这才勒马回来，走到太祖跟前，说道："贼根不除掉，还会有后患。"太祖说道："俗话说，'别拦近跑的黄羊，别追败逃的敌人？'追得人家走投无路，恐怕会出失误。溜走一个盗贼算不了什么，可你一旦被他暗算就无法弥补啊！"说罢两人赶着那八匹骟马又拣了盗贼们的四匹上等好马，来到拉胡巴彦的家里。当时布古尔吉刚到十五岁，比太祖还小一岁。却说拉胡巴彦不见儿子回来正在焦急，一见儿子回来心里十分高兴，问一同来的太祖是谁，布古尔吉把细情一一告诉了父亲。拉胡巴彦听了，心里三分高兴七分不快，安顿好太祖睡下以后，对儿子说道："宝尔吉格德虽然世代闻名，仍有众多的仇人与他匹敌作对，铁木真虽然承受天命，仍有数不清的艰险等着他。孩子，你得好生提防才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刚一说完，布古尔吉说道："纵有众多的仇人，人家还不是皇室王族！纵有千难万险，人家毕竟还是龙子龙孙，交个朋友看看就知道了。"次日早晨，太祖起来后把八匹骟马牵来分四匹给布古尔吉。布古尔吉连忙变色地说道："我把您看作是我命里的圣主才跟着您效力，我把您当作是无意相遇的明主才伴着您奔波。我父亲饲养的马群我一辈子也享受不尽，还要您的马干什么？"太祖道："找到这八匹骟马都是你出力帮忙的，我怎能独自一人享用？还是让我们平分使用为好。"太祖两人正在你推我让的时候，拉胡巴彦咧嘴笑着把太祖他们拣来的四匹马留下来，太祖这才辞别而行。布古尔吉陪送太祖走了几里路程，一同来到太祖和弟弟们原先约好会面的地方，见弟弟们早在那里扎营等候。太祖和弟弟们相会后，布古尔吉说要回去，太祖紧紧地拉着布古尔吉的手不放，难舍难分。布古尔吉见此情景，连忙说道："高贵的圣主，请您别再送我，布古尔吉我已从内心里归附了您，不久，我前来拜见您！"太祖这才释手分别，转身返回，同四个弟弟和五员

大臣见面叙话，把八匹骟马交给他们，然后走进帐里拜见窝格仑母亲。

这时岱其古德人仗着他们地广、国大、人众，常来进犯，叫人不得安宁。太祖心里很是着急，想动员举国臣民跟岱其古德人决一雌雄，于是召来四个弟弟和蒙格利克、温都尔斯钦、乌能图如、毛浩来、矩鲁等人商议。正好大伙儿也都想着要好好报仇，这时一听要跟岱其古德人决战，大家便齐声赞成太祖的主张。只见毛浩来从人群里走了出来，连忙劝阻道："这可千万使不得，常言说'挽弓射岩要爱惜箭头，举枪斗敌要爱惜民力。'鹏鸟飞得高全仗两个有力的翅膀，如今您作为皇族的后裔要象鹏鸟那样保护好翅膀，眼前不是跟强敌拼命相斗的时机，望君王最好找个地方养精蓄锐！"太祖仔细一想，毛浩来说的话很有道理，便心中大喜，夸奖道："毛浩来，你想事情真周到，虽然人小却有太阳一般明亮的想法！"说完就去禀报窝格仑母亲。窝格仑母亲立刻表示称赞，说道："你的祖父以前就住过布尔罕嘎拉顿[①]山，那时他以山为城扎寨防守。如今想要躲避祸乱，便可迁到那里休养几年，把兵力练好。"于是太祖听了母亲的旨意和毛浩来的规劝，便迁到了布尔罕嘎拉顿，在布尔罕嘎拉顿山前的狮子口方圆二十里的平台安营住了下来。巴拉古浩热的全部臣民也都迁来把守住四间山口。山里水草丰美，勃特国军民很快就养得人强马壮，太祖的势力从此复苏，威震四方，远近的大小部落纷纷前来归附，勃特国就强大起来。

却说窝格仑母亲眼见太祖已经到了十七岁，便对众人说道："以前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就跟洪格尔特部为他定下了婚约。"于是同众人商议结亲的日子，便叫来蒙格利克和楚鲁两人，准备一峰配带银鼻圈儿和系有整套缨穗的白驼作领头，九匹配上玉辔

---

① 这里说的布尔罕不是神佛的布尔罕。因北方的山上很少长树，可偏偏在这嘎拉顿山上长满密密麻麻的松柏，因此叫做布尔罕嘎拉顿。

和嵌有宝石鞍子的骟马，还有闲马[①]二九，牛羊三九，术斯[②]嫩皮和酒三九，让他两人带着这九九彩礼去见太斯钦商定办喜事的日子。两人便带着随行人马，傍着克鲁伦河来到洪格尔特部，见了太斯钦献上彩礼，太斯钦举宴招待，高兴地说道："听说岱其古德部起兵攻打你们，我正要派兵支援，后来听说你们的国主已经班师，我们也就没有再去。想来上天不会叫我的女婿铁木真亡国灭族。如今红日东升，社稷更加稳定。"说罢就跟两位使者说定了娶亲的日子。那时楚鲁的父亲陶尔根希拉已跟岱其古德部闹翻，自己单独住在一个地方。太祖派人把他请来，又给他的两个小儿子其木拜、特木尔分了住处，让陶尔根希拉作赴宴的首席安答[③]。喜日临近，太祖率领众大臣来到洪格尔特部迎接布尔特格勒金居森[④]夫人。

当时众人来到太斯钦的帐前，只见太斯钦的家臣惠森布古拉尔[⑤]迎了出来问道："太阳刚升不久，你们为何堵住我们的家门？大家没伤和气，你们为何挡住我们的门庭？"话音刚落只见这方的蒙格利克出来说道："听说你家有位小姐早已许给我们的主公，我们特地前来迎娶你家白玉般的小姐去做我们天子圣主的夫人。不信请看这只翎箭。"说着，便从撒袋里，取出以前太祖听说父王也速该巴特尔遇难病危的消息，飞马回去时，太斯钦赏给他做标记的那只金色翎箭让他看。

太斯钦从旁听了以后说道："我的孩子象我的轴心一样，你要娶她就得拜祭我家的灶神；我的女儿象我的手臂一样，你要娶她就得拜祭我家的火神。"说罢太祖依次执礼，然后便命众人吹奏

---

① 闲马，指不在役使中的马或途中备换乘的马。——译者注。

② 术斯，即招待贵宾或归时行聘用的整羊。——译者注。

③ 安答，意即盟友，友伴。——译者注。

④ 畏吾儿人把自己的君王夫人叫作居森，有的也写作扎森夫人。

⑤ 惠森布古拉尔，因为他生来额头上有一绺灰白色的毛，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

九种乐琴，载歌载舞，举行大礼，献上三十二个哈那[1]的宫帐，八十一户家奴的标记。

当时洪格尔特人有很多有才之士，他们给太祖做了一座十二个哈那蟒缎宫帐，在举行大礼时送来。他们为了试探太祖手下大臣们的才智，说道：“应该以吉利的语言赞颂我们的蟒缎宫帐，以圣洁的黄油祭祀它的门槛。”刚一说完蒙格利克从群臣中走了出来，用手指洒着油高声祝福：

愿毡子围成的帐房，
成为高贵的宫殿；
愿住在宫殿里的圣主，
权势增长洪福齐天。
愿天意显兆的帐门，
喷射出幸福的甘泉；
愿宝尔吉格德族的英主，
一手统治天下人间。
愿蟒缎围成的宫帐，
成为至上的堂殿；
愿龙幕里面的圣主，
把整个世界据占。
愿塔吉[2]制成的宫帐，
成为富丽的宝殿；
愿坐在里面的明主，
登上皇帝的座垫。
我们用最馨香的圣水，
把宫殿里的神灵祭奠。
愿大慈大悲的神灵，

---

① 哈那，蒙古包毡壁的支架或墙壁。——译者注。
② 塔吉，一种纺织品，即闪缎。——译者注。

赐福我们的明主大汗。
我们用最圣洁的甘露，
洒祭明主的宝座，
愿至高无上的宝座，
千秋万代牢固相沿。

祝词刚刚说完，洪格尔特部的众大臣都惊讶不已。当时布古拉尔已察觉出蒙格利克有盖世之才，一心想着要把蒙格利克难住，煞煞勃特国的锐气。当时两国的众大臣焚香祭拜天地，让太祖和夫人给天神叩头，然后请到张灯结彩的宽敞的大帐里。前面手执弓箭引路的人掀开龙幕，让太祖和夫人走到里面用金杯互相敬酒，双方的众大臣就开始举行九种齐全的大宴，陶尔根希拉向太斯钦敬献了九种白色的彩礼，把他打发了去。次日早晨举行揭幕，双方的众大臣如群星云集。布古拉尔为了难住蒙格利克，就在龙幕上系上九条飘带，然后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从群臣行列里走了出来，高声祝福：

挂起蟒缎的龙幕，
系好璎珞的飘带，
正逢吉利的日子，
举行解幕的仪礼，
愿我们双方的姻婚，
带来美好的幸福。

说着伸出双手从下往上系好龙幕的飘带。蒙格利克向前跨步正要伸手去解，布古拉尔赶忙挡住他的手，说道："且慢，你想解下飘带，也得象我那样献词祝福！"于是蒙格利克把手放下，不慌不忙地高声祝福：

我们用奶酒①和初乳②祭献，

---

① 这里指头次回锅奶酒和二次回锅奶酒。——译者注。
② 初乳，意即生育后几天内下的稠奶。——译者注。

祝你的美名十方传遍；
愿你的后代永远昌盛，
祝你的臣民代代忠诚。

开始解九条飘带时，他又一一祝福：

愿满天众神把你庇佑，
你的声誉布满人间；
愿你爱护你的姻眷，
你的百姓繁衍不断。
愿你永远和皇族为伍，
众百姓对你崇拜无限；
愿你得到众人的爱戴，
成为至高无上的王汗。
愿我的这九种祝愿，
如期都能一一实现。

说罢便把飘带从下往上一一解开，布古拉尔又向前迈了一步，从下往上把飘带一一系好，祝福道：

愿你好好优抚百姓，
愿你好好养育女仆。
愿你对奴仆一视同仁，
愿你好好扶持臣民。
愿你量材使用众臣，
愿你听取众臣的良言。
愿你好好管教自己的子孙，
愿你好好伏侍尊贵的夫人，
愿你好好报答慈母的恩情。

布古拉尔说一句系一条，把九条飘带都系上，蒙格利克看了满不在乎，很潇洒地向前走了一步，又从下往上边解边说：

愿您象王子一样受到尊敬，
愿您象圣主一样占据天下。

愿您象磁石那样执掌朝政，
愿您象须弥山一样巍然屹立。
愿您象乳海那样恩赐洪福，
愿您象灵芝那样馥郁四散。
愿您象日月那样光辉普照，
愿您象百花那样子孙兴旺
愿您象松柏那样长生不老。

说着又一一解开，惠森布古拉尔听了洪格坦蒙格利克的九句祝词，便想再把飘带系上继续祝颂，这时坐在龙帐里面的太祖只怕蒙格利克被布古拉尔难住，便清了清嗓子。当时扎赉特部的毛浩来站在大帐外面，手里牵着太祖和夫人用的系有白色绫子和紫色偏缰的良马等了好长时间，他一见他们罗唆个没完，打心里不满，现在他听到太祖清嗓的声音便心中大喜，高声喊道："看你们这等小人，尽争一些枯燥乏味的事情，你们已经说了许许多多的祝词，请君王出来，一切都会如意。你们别再耽误君王的起程，几千个使臣和百姓正在等候君王和夫人，快请君王贵体出来，大家都该回去了！"毛浩来在外面跪着禀报，太祖心中喜悦。便举起龙袖掀开凤幕从大帐里走了出来。双方的众大臣拜见完毕以后，太祖把头抬起定睛打量布古拉尔，只见布古拉尔豹头虎胸，脸黄发白，腰长肩宽，也是一员虎将；于是太祖一一称赞了蒙格利克和布古拉尔两位大臣。

太斯钦听说解带的仪礼已经完毕，就送自己的女儿。太祖和布尔特格勒金夫人双双跪下施礼。不一会，起程的时间到了，只见太祖和夫人正要蹬上用九种宝贝镶成的银镫上车，太斯钦便拉着女儿的手，说道："他们把九条飘带九次系上九次解下，献了九次祝词，因此，我也要向你提出九种教谕，我的心爱的女儿你要把它牢牢记在心头。一则要把针线活儿做好；二则吃喝方面要注意节俭；三则事事都要深思熟虑；四则要小心谨慎，话要少说；五则检点自己，要有恒心；六则不要随意吟诗高歌；七则不

要过分吝啬苛刻；八则要处处敬重宗族家人；九则时时要勤快，不要懒惰。如果这九条里你忽略了那一条，你就不是通晓九国语言的太斯钦的女儿？”布尔特格勒金听了父亲的这些话，一一应诺，含着泪水上了篷车。随行大臣把绿松石和珊瑚穿缀的珠帘拉下，蒙格利克肩上打着五个挡牌站在前头。

话说太祖把六礼① 一一行施完毕，接上布尔特格勒金居森夫人起程的时候，太斯钦同九位亲家率领九百九十九个送亲的宗族客人，象潮水一般来到勃特国。

当时赫利特国的赫王陶高利勒听说勃特国的太祖恢复元气重新强盛起来，自己主动跑来道喜庆贺。太祖未到之前，窝格仑母亲传命温都尔斯钦、乌能图如两人，让他们准备好帐房，给四方来客送去牛羊和茶叶黄油。当时乌利扬罕部的扎尔其古岱也带着自己的儿子扎勒玛前来道喜，进帐拜见窝格仑母亲，说道：“从前幼主在乌格优的特力贡宝勒德格诞生时，我给他做了一个乌鲁盖，当时我把这三岁的孩子带来想交给尊夫人，可是尊夫人觉得孩子年龄尚小，没有收下。回去以后，这些年我带着他去到金、宋、夏、辽等国家做生意，孩子现在已到了二十岁，他学会了好几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也学会了打仗的军事本领，另外也懂得了配制火药的道理。因此，今天我把他领来，让他甘愿为幼主鞴鞍拾蹬，牵缰执鞭。这孩子也去过北部的俄国做生意，各样的事情也都懂得一些。不论打仗还是狩猎他都可以尽到一臂之力。请求尊夫人慈悲，把他收下。”窝格仑听他说完，抬头一看，只见扎勒玛长得魁梧，个高腰细，脸白如玉，唇红似火，双眉浓黑，两眼炯炯发光，不愧是一代朝臣。高兴地说道：“那时孩子还小，只恐顾不过来，如今他已长大成人，你想把他交给我的儿子扶持朝政，我们母子从心眼里感到高兴。”说罢留在身边。扎尔其古岱说道：“我这孩子命运不佳，我原想让他从小跟幼主一块

① 六礼，指定婚、献哈达、喝许亲酒、送彩礼、敬酒取名、拜天娶亲。这是蒙古人的六条礼节。

儿玩耍，服侍幼主，谁曾料到这些年做生意走南闯北，奔波游荡，未能分担幼主的疾苦。虽说如此，我这孩子趁做生意的机会学会了汉人、藏人、唐古特人、畏吾儿人、高丽人的语言，因此，以后可对君主尽一点力量。”窝格仑夫人听了连声夸奖。

却说探马飞报接亲的人马快要到来，便叫扎尔其古岱和扎勒玛父子二人带着太祖的两个小弟弟敖伊图敖其格、乌仁嘎楚格去接第一程；窝格仑夫人的两个弟弟敖拉胡努特部的乌尔鲁克诺彦①、利德尔斯钦带着太祖的两个大弟弟布呼比勒古岱、哈布图哈斯尔去接第二程；赫利特的赫王同众部落首领带着酒和术斯作第三程迎接太斯钦为首的九位亲家，把他们请进宏伟敞亮的虎皮帐里设宴洗尘。然后洒祭天神、门神、火神，叩拜窝格仑夫人。里里外外，胡琴、马头琴、横笛、箫管一齐鸣奏。大帐门前的案上摆着九个宝格陶格②，两个侍女用绸缎围住宫帐，紫檀木案上香烟缭绕，人人都身着蟒缎新衣，好不热闹③。

这时窝格仑夫人看见儿媳布尔特格勒金居森举止端庄，言谈温雅，为人和蔼，模样俊俏，心中十分喜悦。太祖和夫人双双跪在她的面前时，窝格仑夫人一面祝福一边赐给长寿酒，她仔细打量自己的儿子和儿媳，真是一对玉皇上帝一般的气派。

却说布尔特格勒金夫人贤慧聪颖，举国上下无不称赞，都把她称作斯琴居森夫人④。

当时四面八方的大小部落听说太祖娶亲都纷纷前来祝贺，太祖传令把酸马、奶酒、奶酪、牛奶、黄油、牛羊乳、牛肉、骒马、术斯、砖茶等整车整车地运到克鲁伦河岸边的大帐里举行三天的大

---

① 诺彦，即官长，官人之意。——译者注。

② 宝格陶格，指（驮在副骑的鞍子上的）驮载物。——译者注。

③ 原来西部藏人和北方蒙古人好穿蟒缎和锦绒之类的贵重衣服。当年章嘉活佛到多伦努尔布施，全旗的蒙古人云集盛会，除王公和富人外，都光膀披着蟒缎袍子。

④ 后来太祖做了皇帝，元朝史书里把她称作“光献皇后”。

宴。太祖心思赫王是父王的好友，加上又是第一个来庆贺的客人，就把自己穿的最好的貂皮长袍选了一件送给赫王，叫他坐在首席招待岳父太斯钦。主席上用的都是金银器皿。赫王见此情景非常高兴，乐得合不拢嘴，举起马奶酒说道："为了报答这件紫色貂皮袍子，我要帮你创建国家；为了酬谢这件紫色貂皮袍子，我要助你统一江山。"

原来窝格仑母亲传令严禁自己的勃特国臣民饮酒，因此太祖娶亲的宴席上没有摆出酒来。当时苏尔登部的陶尔根希拉看见洪格尔特喜事办得不大红火，奏请太祖赏酒道：

在这丰盛的宴席上，
虽有世间最好的食物，
但缺少一种琼浆玉液，
不免显得有些单调，
损伤了高贵的盛宴。

话音刚落，扎赉特部的毛浩来接着说道：

酒会使人忘记诺言，
酒会使人态度傲慢，
不需要喝什么酒啦，
还是谈点有益的事情。

说罢女真国的朝莫尔更说道：

自古以来的圣水，
在盛会上它是幸福。
今天这样大的喜日，
如果没有一点美酒，
实在有些美中不足。

这时阿尔鲁特部的布古尔吉听说太祖娶亲也来庆贺，坐在席上接着说道：

刚品尝的时候，
就象金汁玉液；

喝进肚里的时候，
如同雄狮猛虎。
饮酒会使神志不清，
会把一切毁坏，
会把体质损害，
会把机密泄漏，
还是不要贪酒，
好把政事谈论。
最好不要恋酒，
多把国事商量。

他一说完，乌利扬罕部的扎勒玛因为刚来，想借此机会显露一下自己的博学多能，高声说道：

难道任从艾力海① 的支配，
就可忘掉国君的纲纪：
难道听凭达尔松② 的摆布，
就能忽略圣主的命令？
人们喝上了达尔松，
象马驹一样幸福！
让我们喝个酩酊大醉，
让我们喝得东倒西歪。

说罢巴苏德部的吉尔古嘎岱赞成道：

没有达尔松不算喜事，
男儿汉大丈夫就没有幸福。
没有艾力海不是滋味，
至亲好友就没有乐趣。

话未说完，卫拉特的哈尔海如站起来说道：

亲友喝了觉得幸福，

---

① 艾力海，即白酒。——译者注。
② 达尔松，即黄酒。——译者注。

远近听了满心喜欢。
席间叙谈可以助兴，
出去打仗可以壮胆。

怎能说不可以饮酒？太斯钦手下的惠森布古拉尔一看，三个人一个接一个地都道出了饮酒的益处，却偏偏没有一个人出来说禁酒，深怕因为女方的原因把宝尔吉格德的禁酒令给破坏了，就连忙说道

喝酒岂不使人忘掉诺言？
岂不使好人走上邪路？
岂不使人走嘴漏风；
岂不使人神志不清？
达尔松没有什么益处，
它常使人彼此分离，
宝尔吉格德已有禁令
我们千万不可违背。

话音刚落，希热呼图克便十分不满地高声说道：

我们的圣主洪福齐天，
我们应象天鹅一样齐心，
我们应象野骡一样合力，
大家理应痛痛快快地畅饮。

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只见一个端盘的孤儿站在门外，冷笑不止。太祖见了，把他叫到身旁，问道："你这孩子为何在那里冷笑呢？"那孤儿奏道：

我要是一个成年的大人，
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我要是一个朝廷的大臣，
会把自己的主意讲出来。

太祖一听，说道："但说无妨。孩子，你有话尽管讲吧。"那孤儿便拜谢太祖，然后尽量分说达尔松的害处，他说道：

饮多了就会闹病，

饮得适度就是良药；
喜日喝点就是幸福，
喝得过量就是糊涂；
天天喝它就是毒药，
经常节制就是聪明；
吉日喝它就是快乐，
酩酊大醉就会丢人。

太祖听了高兴地称赞道："孩子，你说的话很有道理。艾力海这个东西饮得适量会使人快乐，如果喝上了瘾就会伤身害命。饮酒虽然一时快乐，但喝醉了害处极大？"说罢就问那孩子的籍贯姓名，那孩子连忙跪下说道："小人是巴雅古德的孤儿，今年十三岁，名叫苏奇①。"太祖听了大喜，便赏给他衣冠。因为他在众人面前分说事由头头是道，就给他改名叫做乌优图斯钦。却说太祖当时就把乌优图斯钦提拔起来留在身边当近侍。因他从小精通畏吾儿文字，太祖就命他担任专门记载起居的官员，赐给他写字用的朱砂毛笔。

这时太祖起身来到窝格仑夫人的大帐，向母亲请求赏酒。母亲见儿子娶了一个好媳妇，感到格外高兴，因此当即依准太祖的请求，传命专管茶酒的家臣希呼尔，叫他把各种各样的撒尔胡德②、阿尔扎、胡尔扎用车送到宴席上。于是几千名宾客一见撒尔胡德个个欢喜，眉飞色舞。席上摆的酒象海洋一样，肉象小山一样，还有五浆七软九羊等玉液琼浆和珍品佳肴。在举行婚礼时，还有摔跤，射箭，赛词等娱乐。席间奏起胡琴、马头琴、横笛、箫管等各种乐器，好不热闹，一言难尽。太斯钦见此情景也连声称赞。却说北国也有一些奉承阿谀之徒，他们看到这时勃特国重新强大起来，纷纷前来投奔归附。太斯钦举目观望，来宾当中确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人；再看来自各部落的臣民有许多少年英俊之辈，从心里钦佩贤婿太祖。又抬头仔细打量太祖真是如皇似玉，那脸上的

① 苏奇，即惊奇的意思。他从一说话就令人惊奇，因此而得名。
② 撒阿胡德，指琼浆玉液（酒）。——译者注。

光辉可以镇住臣民，那眼睛的威严可以折服人们，万人群里闪着光芒，千人群里映着红霞，生来就有真龙天子的仪态。太斯钦心里暗暗高兴，心想自己的年纪还不到四十，将来一定可以看到这一群君臣施展宏图的好时候。太斯钦心里越想越高兴，一面饮酒一面又仔细观察众人群里到底有没有贤婿的仇人。先打量坐在首席上的赫王，蜡黄的脸，稀疏的胡子，三角眼，微黄的瞳仁，为人不忠。他的儿子伊拉固刚刚被金朝封为新公，为人傲慢，盛气凌人，他见到太祖心里很是嫉妒，大有不平之意。他有一个野耗子的脑袋，一双贼眼，走路象狐狸一样，眼神象饿狼一样；再看从固尔鲁特来的扎木哈的模样，腰短腿长，黄脸暴牙，一双蛇眼；再看盗贼的后裔拉海德部的斯钦布和的模样，猫头鹰的脑袋，鸟儿的眼睛，恶狼的嘴，蛤蟆的腰，样子令人作呕；再看哈尔盖部的莫格金色格尔的模样，果然是猪的脖子，骆驼的腿，令人厌恶；再看麦勒吉部的首领温都尔斯钦的哥哥乌尼派来的使者陶都的模样，兔子的脑袋，蛇的眼睛，熊罴的脖子，牛的下颏，真是个怪物。夜深人静以后，太斯钦把这几个人一一告诉太祖叫他好生提防。这时还有伊吉勒吉、其吉勒吉、米吉勒吉三个部落的首领。

却说第二天大家正在海量般地饮酒，巴苏德部的吉尔古嘎岱突然一边喊一边跪在地上，说道：“早先我和岱其古德人一起把君王的血红马从脖子上射死，君王也明明知道是我干的，可今天为何如此宽待我？”太祖微微一笑，说道：“身为仇敌而来看我，这是好汉的作为。这样的好汉我从来把他看作是亲兄弟一样，从心眼里器重他，哪能还记过去的旧仇呢？”吉尔古嘎岱听了十分感动，哭着说道：“你真是我命里的君王！”说罢表示要归附。那些论酒的人们也都十分敬佩，跟着他跪拜在地上。太祖因为吉尔古嘎岱用箭射死自己的血红马都不怕旧仇，好象箭头一样前来投奔，就把吉尔古嘎岱的名字改为扎布，任命他为指挥使。在这万人欢腾，天地、父母、日月欢聚，君王夫妇举行大礼的时辰，人间万物就象鲜花盛开一般，无比灿烂。

却说第二天仍然是酒如海洋，肉似小山，众人又开怀畅饮，十分热闹。那拉海德部盗贼的后裔斯钦布和原来有两个母亲。长母是元配，次母伊布海年龄刚过二十几岁，模样长得俊俏，喝起酒来又是海量。当时分酒的家臣给了伊布海两桶，见到长母因不会喝酒只送去了一桶，长母便心里生嫉，怒气冲冲地从窝格仑夫人的身边跑了出来，把分酒的人找来责问："你为何和伊布海私通，另眼待我？"说着把希呼尔抓了一顿，又把伊布海揪住痛打了一顿，就跑回去了。希呼尔连忙禀报太祖，太祖微笑一声，说道："无知的女人不足挂齿？"说罢也就过去了。到了第三天，斯钦布和的马童宝来又偷了布呼比勒固岱马鞍上的豹皮肚带，当场就被捉住。比勒固岱正叫他跪下训斥几句，恰巧被斯钦布和看见，他恼羞成怒，大骂比勒固岱。比勒固岱道："我的哥哥把你们当作贵宾，叫你们坐在主席宴上招待你们，你们为何还这样不要脸？"又说："昨天你的两个母亲打架，破坏了我们的席宴，今天你的马童喝醉了酒又偷了我家的豹皮肚带，世上哪有比这更不要脸的东西？"斯钦布和听了大怒，趁着酒醉挥刀砍去，比勒古岱慌忙一闪，正好砍在脊背上，鲜血直流。比勒古岱手下的士兵看见，齐声呼喊，一拥而上，用马奶酒的捣子，吃肉的刀子，木头棒子，头上的铁盔打将起来。这时斯钦布和也挥动大刀闹腾起来。比勒古岱向众兵士喊道："住手，你们为何胆敢作乱，破坏我哥哥的喜宴？我的伤势并不太重。"这时强盗后裔拉海德部的人都手持兵器冲将过来。顿时双方混战一场。太祖听说弟弟比勒古岱被砍伤了脊背，便暴跳如雷，拍案喊道："快去把胆大的奴才斯钦布和给我砍倒抓来！"话音刚落，毛浩来、布古尔吉、布古拉尔、楚鲁等众将一起动手，拿着兵器跑了出去。这一场混战如何了结，请看下章分解。笔者我到此停笔安睡一夜，等太阳出来以前，向老母问安，然后我再研墨续写。

饮酒添兴引出诗意连绵，
酗酒肇祸导致残杀愤懑。

第 三 章

克鲁伦河畔毛浩来初次用兵
塔拉贵山下圣太祖一箭中虎

宋孝宗淳熙六年，金五世皇帝世宗大定一十九年，己亥岁，是年太祖一十八岁。

多谋的毛浩来三次攻伐岱其古德兵，
无敌的哈尔海如奋力痛击莫格金；
神射手朝莫尔更一箭击毙胡拉金，
有缘的布古尔吉巧遇生擒陶迪萨拉。

却说席间拉海德部的盗贼后裔斯钦布和借酒闹事，毛浩来等众人一齐呐喊从大帐里跑出来捉拿。斯钦布和见势不妙，赶忙挥着大刀飞步上马，带领拉海德部的众人抱头鼠窜，直奔自己部落的萨钦乌苏。

太祖听说弟弟负伤，便雷鸣似地厉声喊道：“快去把斯钦布和给我抓来！”他一面喊叫，一面动身亲自去追捕。这时乌利扬罕部的扎勒玛，两腋下一边夹着一个女人走了过来。太祖一看，一个是斯钦布和的次母伊布海，一个是斯钦布和的长母胡尔琴。太祖马上传命左右把她们投进地牢关押起来。即使这样仍不消恨，便向左右说道：“谁替我去把作乱的奴才斯钦布和抓来？”话音未落，从人群里走出一个人来，一看正是苏尔登的陶尔根希拉之子楚鲁。楚鲁连忙说道：“小臣愿去把斯钦布和抓来？”说

罢便率领帐前五百名军士鸣鼓出发。这时布呼比勒古岱忽然听见调集军马的鼓声，连忙让左右搀着他走进宫帐，劝阻太祖："哥哥听我一言，眼下你正打算成就天下大业，怎能为我一个人的一点小伤兴师动众？这样怎能使人心服呢？再说，我的伤口虽然很大，但不会有生命的危险。我要求哥哥不要出兵追捕。"太祖和众人听了布呼比勒古岱的这一席话，无不惊讶。太祖也稍微消气，称赞弟弟布呼比勒古岱一番，然后传命鸣金收兵。那时三天的喜宴已经结束，以九九礼品回敬太斯钦等九九亲家，对其余各部落的宾客也都一一回了重礼，然后欢送来宾们返程。太斯钦看到席间太祖三番五次地夸奖布古拉尔，已知太祖心里对他十分喜欢，就连忙把布古拉尔叫到身旁，亲自斟酒赐给他，让他叩拜太祖，并嘱咐他以后好生侍奉太祖。太祖听了十分高兴，便亲手向太斯钦敬酒致谢，也给布古拉尔斟了一杯，并把自己骑的马连同鞍辔一起赏给他，布古拉尔十分感动，连忙跪下叩拜道：

我受天命降生的，
洪福齐天的君王，
为报答圣主您
赐我骏马的恩德，
我一定与敌人周旋到底，
为使你摆脱困境，
我宁愿抛头颅洒鲜血
到处冲锋陷阵。①

布古拉尔跪拜完就留在太祖身边。

且说众宾客纷纷起程，只见阿尔鲁特部拉胡巴彦的儿子布古尔吉也来向太祖告别，太祖连忙握住他的双手问："你以前不是说过要跟我在一块儿吗，你不留下还往哪儿去啊？"布古尔吉赶忙跪在地上答道："小臣这次出来老父不在家里，今天我先回去

① 请看官记住布古拉尔的这一誓言，后来他果然战死在西域。

给父亲讲明备细，把全家搬来，在君王的马前车后当一名小卒尽心效力！”太祖这才把手放下，布古尔吉施礼相别。

从此一两年的期间，勃特国休养生息，兵强马壮，太祖的声威大振，毛浩来、布古尔吉、布古拉尔、楚鲁等人也都已成家立业。这期间太祖的近亲叔叔，金朝居庸关外的赛音布和罕有个女儿名叫葛根塔尔海嫁给了扎勒玛，扎勒玛便成了宝尔吉格德族的女婿。从此以后，赛音布和罕的次子占布拉也常来相助。不过几年功夫，勃特国早已恢复元气。一天，勃特国正在操练兵马，忽然传说赫王陶高利勒的哥哥伊勒古哈尔，勾结杀害麦勒吉部首领乌尼而自己当了部落首领的陶都，趁机攻打赫利特部，赫王一家老小四处逃散，下落不明。太祖听到此讯，便叫温都尔斯钦、乌能图如分路起兵，从夏国迎来赫王。又听说赫王亲弟弟赛音乌罕图，在金朝都城附近一个汉人富户家里放牛，便叫族弟占布拉把他找来住在勃特国，让赫王一家重新团圆，以修过去也速该巴特尔同赫王之旧交。

不久，伊勒古哈尔又百般巴结乃蛮国和麦勒吉部的陶都等人，调集几路兵马重新把赫王铁桶似地围住。太祖得报拨出五千兵马交给哈布图哈斯尔、布呼比勒古岱。又命赛音布和罕的部将萨仁布尔格、赛音德木图带兵一起攻打麦勒吉部的陶都，大获全胜，救出赫王，并把一切缴获尽数交给赫王，于是赫利特部才度过了难关。

接着太祖亲自率军援助赫王，把赫利特部被占领的地盘都一一收复过来。岱其古德部同勃特国早已结下三代之仇，塔塔尔部也在最近同勃特国结下冤仇，不料他们正在暗地里寻衅起兵。挑起事端的人是谁？原来几年前盗走太祖八匹鳍黄骟马的不是别人，正是萨冒部的首领陶迪萨拉的独生子巴嘎尔登和他的同伙干的。当时巴嘎尔登死在布古尔吉刀下，只有他的一个随员活命逃回，哭着对陶迪萨拉讲了这一噩耗，陶迪萨拉听后马上晕了过去，醒过后便想法报仇。萨冒部虽说是个小部落，但儿子被人杀

害，岂有不报之理？此仇几年未报，心里百般无奈，听说太祖援助赫利特部收复逃散的人马，又引起塔塔尔、岱其古德两个部落的不满。陶迪萨拉听到这个信儿，心里想光靠一个部落的力量是打不赢的，那岱其古德部原来就跟宝尔吉格德有三代深仇，为何不去找岱其古德部求援呢？于是他便直奔岱其古德部说明来意。当时岱其古德部的首领其勒格尔布和、塔哈尔及其两个儿子塔尔古岱、塔勒布岱听了正合他们的心意，只恐太祖武艺超人，毛浩来神机妙算，于是几个人又商量增加兵力。这时敖日古拉大喜，走出人群说道："听说我们塔塔尔部的首领朝如布死后，部落的大权就落在他的部下莫格金色格尔、莫格金斯古勒弟兄两个手里。那莫格金色格尔素来跟我关系密切，请求明主拨给我十几个骑士，小臣去我们塔塔尔部借来一万人马，再加上萨冒和岱其古德两个部落的兵力，共有三万人马，就满可以消灭宝尔吉格德部落。"其勒格尔布和、塔哈尔等人听了，都乐得合不上嘴，便拨给敖日古拉十余名骑兵让他立刻出发。敖日古拉一行正好路过洪格尔特部落时，洪格尔特部的首领太斯钦早已探知此事，心里十分镇静，连忙派长子阿吉尼莫尔更去送信。阿吉尼莫尔更一路飞跑，很快来到勃特国晋见太祖说明备细，太祖听了十分感激，便设宴款待了他。到了深夜，太祖正坐在灯下独自饮茶，心里盘算着应敌的对策，忽听一阵击木的声响，随之乌优图斯钦走了进来，禀报道："外面扎赉特部的毛浩来候见君王。"太祖一听心里暗暗高兴，心想他这么晚来，必有要事商量，便赶忙传命让他进来。毛浩来走进帐里拜见太祖，太祖让他坐在自己身旁的座椅上，毛浩来拜谢便坐在虎皮垫上双手平放在弯曲的膝盖上面，太祖回过头来满脸堆笑地问道：

我忠实的大臣，
在这夜半三更，
急急忙忙地赶来，
想必有要紧的事情，

不管什么吉凶，
你要告诉我真情。

太祖说完，毛浩来就在原地跪下说道：

不才小臣毛浩来，
听说岱其古德部
勾结萨冒、塔塔尔，
调集三万大军，
前来偷袭进攻。
望圣主深谋远虑
想个稳妥的计谋，
击退进犯的敌人。

毛浩来接着说道：“听说岱其古德、萨冒、塔塔尔三个部落串通一气，调集三万军马压境而来，明主意下是打还是躲？”太祖微微一笑道：“兵来将当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常理，怎能躲呢？”毛浩来道：“可我们勃特国能穿甲戴盔的军汉连老弱算上还不足两万，而岱其古德、萨冒、塔塔尔三个部落乃是跟我们结下深仇大恨的冤家，加上岱其古德部兵强马壮，锐气十足。我们用这不足两万人的老弱兵马去抵当足有三万多的强兵劲旅，明主胸中有没有取胜的上策？”太祖一听此话，高兴地说道：“我平时在吃穿这两件事情上从不考虑自己，总是分给那些挨饿受冻的臣民，大伙都对我十分感恩，这难道不是取胜的根据？”毛浩来道：“这一件虽可说是一件好事，然而一则这是属于小恩，二则这事并不普遍，不能以此作为取胜的根据。”太祖又道：“平时我祈祷列祖列宗的神灵，上天众神已经接受了我的祈祷，难道这不是取胜的根据？”毛浩来道：“这第二件虽说可以，然而一则这是极普通的虔诚之行，二则没有使人心和睦。这也不能作为取胜的根据。”太祖又进一步道：“平时我处理臣民的诉讼案件，生杀大事，总是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从来没有冤屈过好人，难道这不是取胜的根据？”毛浩来道：“在生杀大事上作到将心比心，

考虑周到，乃是做国君的天职。有了这三件倒也可以取胜，不过打起仗来，象锣鼓铜钹远则可以吓唬对方，近则可以向自己人传命，让他们听见将令；再如旌旗幡盖远则可以震惊对方，近则可以给自己的人马作为标记，不致因人多而不知进退。这一应物品不妨准备得充足一些。”太祖看到放牛出身的毛浩来竟有这般深谋远虑，感到惊奇，心中便有说不出的高兴。又向他问起用兵之计，毛浩来回话道：“要临阵行事，随机应变，不要事先泄露军机。”太祖听了大喜，连声夸奖。当晚布尔特格勒金居森夫人领着一帮女人星夜准备套索、毡子、皮子，以及各种锦缎的旗幡宝盖；乌利扬罕部的扎勒玛东奔西跑备好鼓锣铜钹。一应物品装了几车。次日清晨，太祖亲自点视军马，把老弱病残者都留了下来，精选身强力壮者一万三千余人，把他们分成十三个小队，让布呼比勒古岱、哈布图哈斯尔、乌仁嘎楚克、敖伊图敖其格、陶尔根希拉、朝莫尔更、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扎勒玛、布古拉尔、扎布、楚鲁、蒙格利克等十三人各带领一个小队。只把毛浩来一人留在高岗的虎皮帐里，太祖亲手捧着祖传的金封典章和嵌珠箭头交给他，封他为统率全军的军师。

却说旗幡宝盖，锣鼓铜钹一应俱全，军师毛浩来传命小个儿的兵士手执勾枪火把，矮胖的兵士手执弓弩，身强力壮的兵士手举旗幡，英俊魁梧的兵士手持锣鼓铜钹来到克鲁伦河岸操练三天以后，果然岱其古德等部落的首领率三万大军来到克鲁伦河的对岸安营驻扎。

太祖骑马奔到高岗上一看，三个部落的兵马果真名不虚传，阵势威严，连忙勒转马头飞下高岗回到大营，立即传令全军后退二十五里扎营。当时陶尔根希拉、朝莫尔更等人看见毛浩来突然被提举高升，嫌他年小无知，心里不服，走到他的眼前问道：“敌军势大，号称三万，我军势小不足一半，显然不是人家的对手。再说我主见敌兵势大传命后退二十五里扎营，不知何意，军师能否赐教？”毛浩来笑着道：“这是我主深谋远虑，不可事先

揣度，诸君到时便可知晓。”陶尔根希拉听了怏怏而回。

那时太祖暗示乌优图斯钦到毛浩来营里探听信息。乌优图斯钦回来把陶尔根希拉的问话和毛浩来的对话一一禀报太祖。太祖心里十分高兴，说道：“毛浩来知道我的心意。”说罢又让乌优图斯钦去探听虚实。乌优图斯钦来到毛浩来营里，只见毛浩来把布古拉尔叫到跟前吩咐：“你领一千人马星夜偷渡克鲁伦河，把兵马埋伏在河的对岸，到明日申时时分，岱其古德部如果兵败渡河，你等他们过去一半，就率军堵截，拦腰切断，抢夺他们的兵马。这是为君王效劳的重任，除了你，没有人可以胜任。”布古拉尔欣然应诺，拍马离去。毛浩来又传令把楚鲁、扎布二人叫来吩咐：“你们二人率自己两千兵马连夜渡河，到离此地三十里外的塔尔巴克沙漠东西两面伏兵等候。明天日落时分，他们三个部落的兵马如果失利，必然向那里逃跑，如果他们大败，必定马不停蹄地穿过那里。这时你们先别堵截，也别袭击，等他们大军人马过去，然后突然出兵截住刺杀。”二人领命急速离去。此时陶尔根希拉、朝莫尔更正为自己兵少犯愁，如今又把三千人马支开，心中十分惧怕。两人一快儿来到毛浩来帐前动问备细，毛浩来笑着道：“我自有主张，请二位将军放心，等着我们君臣二人破敌！”陶尔根希拉、朝莫尔更二人迷惑不解，冷笑而回。乌优图斯钦连忙回营向太祖禀述详情，太祖听了以手加额道：“上天见怜，让这样的能人下凡辅助，我有何惧怕？”

次日早上，那三个部落的将士一看太祖的兵马已经离去，便得意起来。敖日古拉、陶迪萨拉二人充当先锋带着其勒格尔布和、塔哈尔、莫格金色格尔等人强渡克鲁伦河，急追二十五里，直奔勃特国营前摆开阵势，从辰时到午时，不断在营前叫骂以决雌雄。可毛浩来早有军令，按兵纹丝不动。太祖心里焦急，几次催促，毛浩来这才让兵士吃饱喝足，在未时时分率大军出来。那时三个部落的军马因等候多时，已经人困马乏，一见毛浩来率兵出来，岱其古德等部落的大军一拥而上。毛浩来连忙击木传命，

只见大军万弩齐发，敌军中箭死伤甚多，大有惧色。

却说太祖的兵马象是抛锚的大船一动不动。太祖抬头一看，那小时候经常欺侮自己，后来叛离而去的胡拉金，骑马走在岱其古德的兵马前面，心里顿时火冒三丈，正要策马跟他厮拼，毛浩来连忙劝阻："暂时还不能跟他们厮拼！"等到岱其古德兵马接连三次猛攻以后，毛浩来站在宽辋大车上望了一望，便正式传令开始攻击，自己也跳下马鞍来到营中擂动大鼓。八方十队人马一齐鸣锣擂鼓，喊声震天，蜂拥而上，一个人抵过十个人。那三个部落的阵势顿时大乱，互相践踏，死的死，伤的伤，无计其数。太祖单枪匹马跑在大军前头，紧紧追赶胡拉金。胡拉金看见太祖从后面追击，吓得魂不附体，急忙抱着鞍鞒拼命逃去。当时哈布图哈斯尔、布呼比勒古岱二人从两面夹攻，三个部落的兵马大乱，纷纷弃甲丢盔，扔下武器，四处逃窜。哈尔海如正在奋力冲杀，恰好遇见莫格金色格尔，便举起狼牙棒用力打去，莫格金色格尔右臂受伤，身子摇晃了几下，险些掉下马来，他紧紧抱着鞍鞒向前逃去。希热呼图克挥军追去，毛浩来连忙呼喊："先别追赶！"说罢跳下马鞍，仔细观察岱其古德人乘骑的足迹和车印，然后站在宽辋的车头上从高处仔细望了望岱其古德人的军旗和飞涨的尘埃，便马上传令："现在可以追赶！"说罢挥动全军如天崩地裂一般掩杀向前，那三个部落的兵马死尸遍野，纷纷逃到克鲁伦河岸。刚刚渡过一半人马，大河上游突地锣鼓齐鸣，喊声震天，只见布古拉尔带着一千兵马刺杀过来，河水顿时被鲜血染红。

太祖追击胡拉金，只见胡拉金悄悄渡河上岸，太祖心里十分焦急，回头一看，朝莫尔更飞奔过来。太祖指着胡拉金的背影，对朝莫尔更道："快给我射击那个人！"朝莫尔更连忙拉满弓弦叭的一声射去，正好射中胡拉金的肩膀，胡拉金摔下马来。布古拉尔手下的兵士蜂拥而上，紧紧地捆住胡拉金。岱其古德兵马有的被河水淹死，也有很多人被打死，损伤了一大半，其余兵马四处

逃窜。到了傍晚时分，塔哈尔、其勒格尔布和二人捶胸顿足地说道："这都是听了陶迪萨拉奴才一人的挑拨，几乎全部灭亡！"话音未落，突然又听见一阵锣鼓声，如同雷鸣，震天撼地，只见扎布、楚鲁二人从两面拥杀过来。三个部落的人马落魂丧魄乱了阵脚。楚鲁传命不要伤害投降的敌兵。三个部落的军汉听到楚鲁的命令，纷纷丢甲卸盔，放下武器，跪在地上归附，计有九千余人。敖日古拉带着塔哈尔夺路逃跑，莫格金色格尔、其勒格尔布和两人也趁乱逃走。陶迪萨拉从士兵嘴里听到塔哈尔和其勒格尔布和刚才说他的那一席话，没有跟他们一块儿跑，独自一人从别的方向策马逃去。他走到一处深沟旁刚喘一口气，拾掇了一下马鞍，只见对面走来三个骑马的人。那时初几头上，月亮显得模模糊糊，陶迪萨拉借着月光欠身往前一看，走在前面的那个人个子高大，面颊方宽，猴腰熊颈，他的后面跟着两个人，再后面跟着一大串车马，看样子象是搬家赶路的人。陶迪萨拉走到高个子跟前，看他慌张的样子，就厉声问道："你是干啥的人，为何这么晚了还拼命奔跑，看你把马骑得浑身是汗，累成什么样子了！"陶迪萨拉把他当作搬家的人劝他在这儿住一宿，又把刚才的事给他讲述。刚刚讲了一大半，那高个子不等他讲完，便大呼一声，一把抓住陶迪萨拉的腰带，轻轻地往上一提，就把他提到一边，用绳索紧紧地捆住。你道这是何人，原来阿尔鲁特部的布古尔吉那一年回去，赶忙把特古斯根高娃娶到家里以后，生了个孩子。当时孩子出生的时候，他梦见孩子飘在一朵白云上面，于是就给他起名叫做乌楞查尔比。布古尔吉想到自己是独生子，为了给父母敬孝，便把孩子留在父母身边，自己带着妻子来投奔太祖，在半路上遇见了陶迪萨拉。

此话表过暂且不提。却说毛浩来鸣锣收兵，点视人马。次日早晨，等太祖升帐以后，布古拉尔押着胡拉金走进大帐。太祖一见胡拉金，就怒斥道："你这奴才，当年嫌我年幼无知，便随意欺侮我，我劝你留下时，你却使劲甩开我的手，扭头就跑了。如

今你又与我为敌，自己找上门来，我问你，我哪一点对不起你？”胡拉金连连磕头求饶：“奴才我，当年万万没有想到圣主你还有今朝，我一时糊涂叛离了主子。后来只怕你向我报仇，就想先下手把你杀害。如今我已被你捉获，但求明主见怜，留我一条小命。求你看在主奴的情分上，饶恕我的罪过，给我一条活路。”说着连连磕头。太祖和左右众臣见此情景，都禁不住笑了起来。太祖微笑着说道：“你这背主的奴才，还有脸说出这等话语！”说着喝令左右把胡拉金推出去碎尸万断，枭首示众。蒙格利克连忙应声把胡拉金推出门去，胡拉金回过头来苦苦地哀求道：“求求明主给我留条活命，奴才发誓，今后永不叛离！”这时手持刀斧的军汉劈头盖脸地向胡拉金打去，硬把他拉走。这时乌优图斯钦走进帐里，跪下禀报：“阿尔鲁特部的布古尔吉活捉了陶迪萨拉，把他送到帐前。”太祖听了大喜，连忙吩咐：“快叫他进来。”布古尔吉进来拜见太祖以后，把活捉陶迪萨拉的事情详述一番，然后把陶迪萨拉推了进来跪在地上。太祖连声夸奖布古尔吉，亲手赐酒款待，并传命狱吏审过陶迪萨拉依法斩首，把他和胡拉金两人的首级串在一起挂在旗杆上示众。

这次打仗共缴获战马骆驼两万三千多头，武器盔甲计有一百多车，士卒九千二百多人。

却说陶尔根希拉、朝莫尔更、希热呼图克、扎勒玛等众人当时问军师毛浩来，君主为何下令退营扎寨？为何不让擂鼓鸣锣？为何不让马上追击？毛浩来答道：“请诸位好生想一想，如果一个有牛劲的鲁莽汉子跟一个多谋的硬汉摔跤，那鲁莽的汉子就一定吃亏。那末我主看到敌军势力旺盛，就用退兵之计表示我军软弱，让敌人麻痹起来，以便获胜。不管什么人只要他骄傲起来失去警觉，没有不吃亏的，这是克敌制胜的一个良策。拿士气来说，早晨的士气最是旺盛，中午的士气有点低落，等到傍晚士气就衰竭下来。兵士吃饱喝足士气旺盛。因此，我等他们士气低落之际，让我兵士吃饱喝足，再叫他们上阵打仗，这是克敌制胜的

另一良策。此外，交战时最要紧的就是把士气鼓起来。鼓声初响士气大振，一拥而上；鼓声再响士气松弛；等到第三响，士气就消耗殆尽。敌军攻打我阵，掩杀三回，锐气耗尽。可是我军头一回鼓声响起，士气竞发。用我军竞发之士气对付敌军耗尽之士气，这是克敌制胜的第三个良策。我军初胜之后本应挥军追杀，然而没有追杀，乃是因为岱其古德部是个大部落，轻视大部落容易吃亏，如果路上有敌军伏兵，我军又会失利。如果敌军逃跑的路上真有伏兵，敌军的足迹和马的蹄印就显得不乱。因此，我跳下马来观察敌军的足迹和马的蹄印，委实很乱。我再爬上宽辋大车观察他们的军旗和飞涨的尘埃，果然发现敌军阵营大乱，方才得知敌军败逃路上没有伏兵，便挥军追杀，大获全胜。这就是兵书上说的以逸待劳，以少胜多的道理。”众大臣这才深深敬佩毛浩来的足智多谋，个个五体投地，心服口服。

不到一年工夫，四面八方有许多部落前来投奔。当时扎赉特、嘎其功、哈尔盖、格尔勒泰、其木德、固尔勃特、陶尔古德，还有以巴尔拉克的乌云格瓦、塔尔更的胡尔查拜利、喜勒德特的钦达嘎斯钦、固尔鲁特的扎木哈等为首的十多个部落前来投奔。太祖大喜，便赏给他们良马，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给他们，把自己家的牛马茶油分给他们，救贫济困，抚老恤幼。从此，太祖的仁慈扬名四方，人们纷纷传说，奔走相告：“勃特国的君王真龙天子铁木真，把自己穿的衣服脱给别人穿上，把自己骑的良马让给人家骑上，这好比南风吹拂冰雪融化，这好比拨开乌云的太阳金光辉映。”太祖的盛名顿时传遍乌桓以北的地方。

却说盗贼后裔拉海德部的斯钦布和想从太祖手里夺回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但想到自己的力量不行，委实难以实现，便身着黑色的罪服，自己把自己捆住跪在地上匍匐向前，痛哭流涕地口称自己犯了死罪，拜见太祖，太祖怒颜相顾，厉声斥道：“我早就看透你是一个贼眉溜眼，反复无常，口是心非的无耻之徒。今天跑来归附，领去你的母亲和妻子，明天说不定又要生出诡计，食

言叛离。”太祖说罢，斯钦布和赶忙叩头加捣蒜般哀求：

父亲般仁慈的恩主；
若放回我的母亲、妻子，
留给奴才一条活命，
奴才斯钦布和我，
至死为你效劳尽忠。
你如碰到仇敌，
我为你冲锋陷阵；
你如上山狩猎，
我为你缚兽围禽；
你如遇敌刺杀，
我为你挡箭护身；
你如到高山狩猎，
我为你执弩掌弓；
你如出阵打仗，
我为你攻打头阵；
你如到岩顶狩猎，
我替你扬鞭拨镫；
你如到深山狩猎，
我替你围赶兽群。
假如我失去信义，
望明主碎骨粉身。
我若作不到这些，
明主砍首示众。

太祖见他说出这一大串誓言，禁不住一笑，说道：“假如不取掉邪恶的念头，光说好听的话没有用处；假如不改邪归正，将来定会食言受戮。”说罢便吩咐钦达嘎斯钦从地牢里带出伊布海、胡尔琴二人交给斯钦布和。

却说岱其古德部的首领塔哈尔大败而逃，被乱箭射中，身受

重伤逃回家园，因伤势过重，回去不到几个月就死去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塔尔古岱，一个叫塔勒布岱。塔尔古岱串通其勒格尔布和起兵攻伐岱其古德部，肆意横行，凌辱百姓。他的亲族珠赉部的首领伊如格尔对他不满，想归附太祖，只是不知太祖心地如何，便派了一名使者邀请太祖到达拉嘎德去一同狩猎。太祖当即应诺，布古拉尔连忙劝阻："这珠赉部是岱其古德部的同族近亲，一向和我们不睦，最近又结下了新仇，君王千万不可大意。"太祖道："我看来者的面色没有什么恶意，俗话说'不到狼群，难得狼仔'，我看没啥，去了再说。"陶尔根希拉走出来说："君王要去，得带一些勇谋双全的卫士。"军师毛浩来接着道："此说甚是！"说着便向布古尔吉、布古拉尔、扎勒玛、扎布、朝莫尔更、希热呼图克等六位大臣传命，叫他们带上三百名强悍兵士出发。走了几天，来到达拉嘎德一看，珠赉部的首领伊如格尔已经来了三天，双方见面不胜欢喜。一块打了几天的猎，分给伊如格尔左右近臣好些食物，叫他们吃饱喝足。当时已到隆冬时节，太祖看到珠赉部的兵士衣着单薄，便打发布古拉尔回去，叫他运来二十驼驮的皮衣。这一年勃特国的羊群生殖得很多，布古拉尔多运了十驼驮，共运来三十驼驮的皮衣。这时正值天气昏暗，黄尘飞扬，寒风刺骨。太祖给伊如格尔带的四百余名兵士每人分了一件暖和的皮衣。珠赉部的兵士打心眼里高兴，人人欢喜，感谢太祖的欢呼声震天撼地。

一天，他们打猎到了一座狭长的山谷，伊如格尔突然看见一只老虎，吓得"啊呀"喊了一声。老虎被喊声惊醒，它一见人也没有躲避，呲牙咧嘴地吼叫起来。刹那间，这只吊睛白额老虎四爪抓地，猛地往上一跳，树上的枝叶纷纷落地。老虎的吼叫声震撼山谷，伊如格尔吓得屁滚屎流，急忙勒转马头拼命逃跑。那老虎风驰电掣般地追将过来，眨眼就要咬住伊如格尔的马尾。这时太祖看见，连忙催马奔下山来，迎着老虎擦腰而过。接着取出箭支望着老虎前腿射去，箭头穿过老虎前胸，随之倒了下去。珠赉

部落的人急忙跑来喊道："这老虎是我们的主人所射。"说着就把老虎扛走，伊如格尔也不分说，脸上带有傲慢的样子。这边六员大臣看了十分生气，嚷着要把老虎夺回来。太祖摇头制止，面对珠赉部落的人夸奖伊如格尔武艺超群。布古尔吉已知太祖的心意，第二天他便带着众人围猎，把野牲都赶到珠赉部落人那边，珠赉部落人捕获了不计其数的野牲，满心欢喜。十天的狩猎结束了，太祖带着人马返回时，伊如格尔带着珠赉部落的四百余人马跪在路旁，流泪说道："岱其古德是我们的亲族部落，但常常派人来抢我们的财物和牛羊，百般欺侮我们没有一点治理国家的样子。依我们看来，当今天下只有明主你方能治理。我们回去之后，把全部落人带来投奔你。太祖听了，便用好话安慰，同他告辞。

太祖离开伊如格尔他们返回，走了一天一夜，来到一座山谷里，见山里流着清澈的泉水，地势非常险要，对六大臣道："俗话说'遇上险路要小心，走到深山要提防'，万一这里有敌人的伏兵，如何是好？这几天我也水土不服，有点鞍马疲乏之感。"布古尔吉听了太祖的话，便策马向前，从撒袋里取出弓箭飞速走到太祖前头，一边走一边唱道：

有真龙天子在，
谁怕凶恶的敌人，
有随身大臣在，
谁怕狡猾的盗贼？
我们不学雏鹅的样子，
我们不听坏人的甜言，
敌人来了跟他拼命，
顽强上阵决不后退。
我们簇拥在明主身旁，
哪能害怕狠毒的敌人？
我们大家行军一起，
哪能害怕奸诈的盗贼？

我们不学幼鹏的样子，
我们不听坏人的蜜语，
敌人来了跟他拼命，
始终如一不怀二心。

布古尔吉刚刚唱完，山里突然响起一阵号角，只见山坳里升起一面黑色雕旗，四面山坡上涌出几百名伏兵呐喊而来，把太祖君臣铁桶似地围在中间。布古尔吉飞马向前，高声喝问："龙主大驾到此，你们是何人，竟敢如此无礼！"话音刚落，对面敌军尖声呼叫："你们有名有姓就讲出来；我们没名没姓，只知道要你们的命。"布古尔吉听了怒斥道："你们没名没姓，难道是狐狸兔子？你们既然没名没姓，怎么有脸把我们围在这里？"那为首的人道："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姓名，我们的名字叫做捕鱼的，打兔子的。"他的话还没讲完，这边的希热呼图克厉声呼道："别跟他们费口舌了，还不就是塔塔尔的莫格金色格尔吗！"说罢抡起大斧冲杀过去。布古尔吉一听说是塔塔尔便气得七窍生烟，两眼冒火，闪电似地挥动大刀向前砍去。扎勒玛、扎布二人也拍动战马，手挺长矛刺杀开来。希热呼图克抡起长柄巨斧向莫格金色格尔砍去。这时那面的敖日古拉催马向前，迎击希热呼图克。当时朝莫尔更、布古拉尔二人见太祖身体有点不适，就跟在身旁。莫格金色格尔见太祖手下的众将士个个龙腾虎跃，连忙传命开弓射击。顿时箭头从四面八方蝗虫似地飞过来。布古拉尔赶忙下马取下鞍鞯，又跳上马背站在太祖前面用鞍鞯掩护太祖，不使太祖受伤。这时，朝莫尔更见乱箭射来，左躲右避。布古尔吉策马向前，回身向他喊道："朝莫尔更，你就是这样为主效力吗？看你胆小如鼠来回躲避的样子！"朝莫尔更听了脸上火辣辣的，赶忙取出弓箭向敌军射去。朝莫尔更箭不虚发，真不愧是个百发百中的神射手。塔塔尔部的伏兵一看对方向他们开弓，马上增加兵力拼命射击。突然布古拉尔头上中了一箭，掉下马来。不知布古拉尔性命如何，请看官等我试看众姑娘文才之后，再接着往下述说。

第四章

依山水要隘三报深仇
趁风雪交加两次用计

宋孝宗淳熙七年，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庚子岁，是年太祖一十九岁，生大太子珠奇。

智者扎勒玛力夺塔塔尔军事雕旗，
仁慈圣太祖喜夸六大臣卓著功绩；
忠臣扎布和楚鲁刀砍莫格金首级，
盗贼后裔拉海德部起意寻衅造反。

却说，那埋伏在山里的敌人不是别人，原是塔塔尔部的敖日古拉。岱其古德的首领塔哈尔死去，他的儿子塔尔古岱、其勒格尔布和二人把持朝政，敖日古拉从此不再离他们。一天，敖日古拉探知太祖带人去达拉嘎德打猎的消息，他不忘旧仇，便偷偷地去找莫格金色格尔，百般挑唆他截杀太祖。两人查看了扎嘎拉罕山的阴面和扎拉玛罕山的阳面。见那里地势险要，估计太祖回来势必路过此处，便选拔二百五十名彪形大汉同莫格金色格尔偷偷到这里埋伏等候。敖日古拉、莫格金色格尔二人指挥兵士把太祖君臣团团围住，水泄不通，想一举消灭，便叫伏兵发射乱箭。布古拉尔头上中了一箭掉下马来，因为没有射到致命的地方，他又从地上爬起，用手拄着大刀，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布古尔吉回头看见，大声说道：“喂，布古拉尔，你有双手，怎么吃了别人

的箭头？象被打掉了楞角的羊羔一样，人家一箭就把你撂倒了。难道为主效劳竟这样无能？”布古拉尔一听，便咬紧牙关伸手拔掉头上中的箭头，把它抛在地上，从左面跳上马背，手里举着黑色的鞍鞯一动不动地挺坐在马上。这时朝莫尔更撒袋里的箭头已经射完，他用军士的箭向敌军射击。太祖从自己的撒袋里取出一只镶有金星的赤色箭头递给他，用鞭子指着前面说道：“那个骑着灰白马跟希热呼图克交锋的正是害死我父亲的仇人敖日古拉，你用这只箭把他给我射死。”朝莫尔更“扎”地应了一声，接过箭头搭在弓上飞马冲过去，斜着身子叭地一箭正中敖日古拉的咽喉，翻身落马。希热呼图克用长柄月牙刀砍断他的右臂，把他活活捉住。扎勒玛抬头一看，塔塔尔部的兵马一个劲儿地往黑色雕旗指的方向冲杀，箭头象雨点似地乱飞，连忙把太祖的红色盖伞移向别处，催动战马杀上平台，一刀把挥旗打号的人劈作两半，夺过黑色雕旗。塔塔尔部的人马失掉了帅旗，不知所措，顿时大乱。趁此时机，巴苏德部的扎布奋力冲杀，寻找莫格金色格尔。莫格金色格尔过去曾被他刺伤知道他的厉害，便惊慌失措。慌忙从地上拾起敖日古拉被砍掉的那只手臂，勒转马头拼命逃走。这时突然轰地一声平地雷鸣，也速该巴特尔的神魂出现在青云般地烟雾里，两方兵士都已看见，大惊失色。太祖连忙跳下马鞍，用手捧起敖尔古拉的血洒祭祷告，也速该巴特尔的神魂顿时消逝了。这时塔塔尔部的兵士再也无心恋战，便四散逃去。太祖说道：“看来敌人的兵士死伤惨重，折了五六十人，他们的锐气已被打掉，看情况别处不会有什么伏兵。”那六大臣本来就想追杀敌人，听太祖这么一说，他们便飞跃向前连忙追杀，一直追到查吉图的查干塔拉才追上了塔塔尔部的逃军，象老虎冲进了羊群一样左右冲杀，塔塔尔部兵士人乏马困来不及逃跑，又折了一百多人。莫格金色格尔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不敢回到自己的部落，便慌不择路地径直往大金朝方向奔去。

却说勃特国鸣金收兵，查点人马，这次交战缴获战马一百多

匹，上等盔甲五十多件，各样兵器满满两车。这时，勃特国君臣欢天喜地起程回国。刚走了二十多里，只见从柳树丛里突然出来一彪人马。朝莫尔更见了大吃一惊，“啊呀”地叫了一声。众人从远处一看，那为首的两员大将都跳下了马鞍。太祖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毛浩来、楚鲁两人。原来毛浩来、陶尔根希拉二人商量，估计此地可能有险情，便引兵前来迎接太祖。君臣相见会合一起，来到布尔罕嘎拉顿山。太祖下马带着众大臣缓步来到父亲也速该巴特尔的墓前举行祭奠。害死父亲的仇人塔塔尔部的敖日古拉被绑在祭桌前的木桩上，耳朵里洒上酒。太祖往金碗里斟满酒，跪在祭桌前，把敖日古拉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献祭父亲的英灵，一面割一面祈祷：

塔塔尔部落的奴才，
穷凶极恶的敖日古拉，
用毒酒害死了您，
我无比神圣的父亲。
今天终于把他抓来，
绑在您的灵桌前面。
他是杀害您的仇敌，
我以他祭奠您的英灵。
愿父王尝尝他的心肝，
以平您的深仇大恨！

太祖祈祷完毕，一刀剥开敖日古拉的胸脯，取出他的心肝，敖日古拉这才死去。然后割下他的首级。太祖今天报了平生大仇，方才笑逐颜开，从祭坛上走了下来，来到布尔罕嘎拉顿山前的敖包①旁，跳下马来说道：“托布尔罕嘎拉顿山神的庇佑，骑着这匹淡黄马，踏着黄羊走过的足迹，穿过茂密的柳丛，打败狡猾的敌人，把我拯救了出来，我虔诚地膜拜山神！”说着把带子挂在脖子

① 敖包，蒙古族人民做路标和界标的堆子，用石、土、草堆成。旧时曾把敖包当做神灵的住地来祭祀。——译者注。

上、把帽子拿在手里，双膝跪下，一面叩头一面说道：“您是上天降下的英豪，过早地被害夭折；您替我打败了敌人，把我从陷阱中救出。”太祖说着拜了九拜，然后往西宫走去。来到白色的大帐，只见院门上悬挂着一个虎皮撒袋，上面系着用五色绫缎包裹的弓箭。众大臣一见太祖便迎了过来，庆贺太祖双喜临门，一则外面打败敌人报了深仇，二则家里生了儿子有了继承人。太祖道：“有了儿子不算什么，众大臣为国出力比什么都重要。”说罢便去晋见窝格仑母亲，然后走出来跟众大臣欢宴，向陶尔根希拉、毛浩来等亲手赐酒，对这次跟他出去狩猎、打仗的六位大臣一一赐酒赞美：

我英武的布古尔吉，
当我寻找八匹骟马时，
在日出时和我相逢结交；
从此为我忠贞效力。
当你串门走亲时，
象花牛犊似的驯顺；
但在上阵打仗时，
不惜牺牲生命。
当你友好交往时，
象黑牛犊似的驯顺；
但在遇见暴敌时，
象山鹰似的勇猛。
当你嬉笑玩耍时，
象蜜蜂似的温存；
但在碰见仇敌时，
象猛兽似的凶勇。

赞罢，亲手赐酒给布古尔吉。接着赞美布古拉尔道：

我勇敢的布古拉尔，
你是挡住飞箭的盾牌，

你是遮住流箭的屏障。
你头中敌人的乱箭，
依然不失手中的鞍鞯，
同凶恶的敌人威武周旋。

赞罢，亲手赐酒给布古拉尔。接着赞美希热呼图克道：

我雄狮般的希热呼图克，
你识破了莫格金色格尔的奸计，
你看穿了塔塔尔部的野心，
你一刀砍断敖日古拉的臂膀，
你不愧是我的一员虎将。

赞罢，亲手赐酒给希热呼图克。接着赞美朝莫尔更道：

你坚守遵旨，
不辜负重托。
你恪从军令，
不放过时机。
你一箭射穿了
敌人的喉咙；
你一箭射断了
逃敌的脚跟。
仇敌损伤一半，
逆贼士气殆尽。

赞罢，亲手赐酒给朝莫尔更。接着赞美扎勒玛道：

我乌利扬罕的扎勒玛，
狩猎你机智伶俐，
打仗你充当先锋。
你废寝忘食，
你忠贞不渝，
拼命为国效力。

赞罢，亲手赐酒给扎勒玛。接着赞美扎布道：

我称心的扎布，
你每次打败敌人，
总要获得众多的财物。
断线不遗失，
残针不抛弃，
你都把它一一收集。

赞罢，亲手赐酒给扎布。太祖对六位大臣一一赞美并分别重赏了他们。却说太祖刚刚活捉了切齿痛恨的敖日古拉，自己有了头一个儿子，因为这儿子是在打败了敌人以后生的，所以就给他起名叫做珠奇。太祖借这大喜的日子重赏了跟他去狩猎的大臣和烈士们的妻室儿女。

这一年正是庚子年，太祖已到了一十九岁。正是南宋十一世皇帝宋孝宗淳熙七年，金五世皇帝世宗完颜雍大定二十年。

这时，金朝出兵占领了中原一带地方，赵宋朝迁都南方。当时岱其古德部的其勒格尔布和、塔尔古岱等人横行霸道蹂躏仆民，仆民们忍无可忍，几十个人聚集在一起商议："据珠赉部落的人说，勃特国的君主铁木真把自己穿的衣服送给别人穿，把自己骑的马让给别人骑，用自己的才能帮助别人，把自己的功劳归于别人。他人才出众，象拨开乌云的太阳一般；他出类拔萃，象春风融化冰雪一般，真是天界白帝降生的帝子。假如我们去投奔他，我们就一辈子享福。"人们纷纷传说，互相议论，一夜之间，便有两万多人离开岱其古德投奔勃特国。这样太祖的势力顿时大振，兵力比以前更加强大了。

从此岱其古德部落的势力日益衰弱，一天不如一天。这时那些归附太祖的众部落首领，一起聚会商议。固尔鲁特部的扎木哈抢先提议让太祖登基即位。太祖听了大为不快，严厉斥责："刚刚打了一次胜仗，就这样虚张声势，想让我承担这样大的名号，这简直把我看成什么人了？"赫利特国的赫王听到让铁木真当皇帝的讯息，心中有些不满，立刻派使者传话道："你们想让我义兄

的儿子当皇帝，那你可得说话算数才是！”众首领一听此话就知道赫王心里忌妒着太祖，此话暂且不表。

单说莫格金色格尔。莫格金色格尔和他的同胞兄弟莫格金斯古勒带着二百五十多名残兵不敢回到自己的部落，就直接投奔大金国。我一说大金国，看官可能有些迷惑不解，因此，我先交待一下这金国的备细：金国原来叫做女真国，女真国当时是归辽国王室的属国，年年向辽国进贡。有一次辽国主率领众大臣来到混同江边撒网捕鱼，聚会欢宴，千里以内的大小部落首领都纷纷前来拜见。辽国主以捕的鱼设宴款待众部落首领，席间辽国主让众部落首领挨个轮次给大家跳舞，等轮到女真国的国主阿骨打时，他推辞说不会跳舞，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可是辽国主不答应，过了一会，用良言相劝，阿骨打仍然推说自己不会跳舞，婉言谢绝依然站着不动。事后辽国主召见枢密使萧奉先对他说道：“阿骨打这人勇气过人，桀骜不驯，不能拿平常人看待，设法借故边境事宜把他杀掉，否则将留有后患。”萧奉先道：“此人乃是一个粗鲁之人，不晓礼仪，再说没有大错，平白无辜地加害于人，恐怕不合于治边之道。即令他还有二心，也不过是区区小邦，成不了什么气候。”辽国主听了表示允诺。却说阿骨打回去以后，听说辽国主怀疑自己，心里十分不安。从此辽国主一天比一天荒淫无耻、不务国政，不断欺凌阿骨打，这样便引起了战争。阿骨打首先用武力把附近的亲族部落一一收复过来，女真国的节度使乌涅苏（音译）死后，他便接着当了节度使。这时辽国主派阿希布（音译）到女真国质问阿骨打为何不报丧。阿骨打回答：“我这里死了人，你不来吊孝，今天反而说我的不是，真是岂有此理！”说罢便起兵反辽，攻占了宁江州，从此女真国的势力更加强大起来。到了宋朝八世皇帝宋徽宗赵佶政和五年正月，阿骨打自称皇帝。阿骨打称帝以后，以为辽国以铁为重，尊铁为号，乃是因为铁质坚固；铁质虽然坚固，但是总有一天要生锈变质。唯独金子不锈不灭，加上金子的色叫做查干完颜色，因此他就尊崇白色把

国名改为大金国，年号改为收国初元，把自己的名字阿骨打改为完颜旻。把自己的弟弟吴乞买封为都统，把撒哈伊封为“古隆喜”。原来他的国家里把尊贵叫做“都统”，把辅佐叫做“古隆喜”。他的属民中没有差役的一到年龄就征去当兵。他们平时打猎捕鱼营生过日，一到秋天便发布告示，叫他们准备好骑兵步兵所需用的兵器干粮。出去打仗时把部落的首领叫做敏干。敏干就是汉人军队里的“千总”。却说金国不断侵占辽国和宋朝之间的地盘，很快成为大国。金太祖阿骨打去世以后，他的弟弟吴乞买即位，器用他的侄子兀术（音译）、大臣瓦利宝（音译）、尼亚毛呼等人，举兵攻打宋朝，把当朝皇帝徽宗、钦宗父子二人捉到五国城。从此金国便出了名。金国就是阿拉坦国的汉名，“阿拉坦”是黄金的“金”字。金太祖阿骨打完颜旻在位八年，去世后，他的弟弟吴乞买即位，称为金太宗。宋朝徽宗、钦宗二帝被俘以后，把他们的双手背绑起来，监禁在木轮囚车里，车里铸了铜炕，身上挂上大小铜铃、金钹，让他们赤脚站在铜炕上、炕里生起火，叫几个兵士抬到聚宴的大厅当中，徽、钦二帝站在焦灼的铜炕上，烫得不堪忍受，乱蹦乱跳，身上挂的大小铜铃、金钹随之鸣响，金国君臣见了十分得意，哄堂大笑。请看官好生记住这金国的名称和读音。后来元太宗窝阔台皇帝举兵消灭大金国，把金朝皇室宗族子弟迁到辽东以东的鸭绿江边。鸭绿江位于现在的吉林、黑龙江一带。正因为如此，请看官留心记住此事。

却说金太宗完颜晟年号为天会，在位一十三年，他去世以后，金熙宗完颜亶即位，年号仍为天会，过了三年改为天眷，又过了三年便改为皇统，一直延续了八年，总共在位一十四年。赫王被完颜亮杀害，国破家亡，这完颜亮把年号改为天德，过了四年改为贞元、正隆。五年里三易年号，在位一十二年被金世宗篡夺。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年号改为大定初年。太祖铁木真就是在这大定二年诞生。其后又过了二十年，即庚子岁，恰恰就是大金世宗完颜雍大定二十年。据此知道，这金朝开国奠基，前后五个皇帝登

极，总共坐了六十六年，金国秉政的年代，大抵和大宋相同。当时现金的北京称作中都，四面还有另外四个陪都。

却说塔塔尔部的莫格金色格尔和莫格金斯古勒兄弟二人逃出来直奔金国，到了国境，正好碰上宋孝宗赵音派人到金国，给金世宗完颜雍赠送庆贺生日的重礼几十车金银财宝。兄弟二人便起异心，一声呐喊率领几百人蜂拥而上，把几十车重礼一抢而光，又杀了宋朝使臣赵忠（音译）。赵忠手下的人们仓皇逃跑，路上遇见金朝的左丞相完颜寿、奉主之命率军出发看视边境有无变故。他们得报此事，立即传命追赶。莫格金色格尔的弟弟莫格金斯古勒见势不妙，心生一计，连忙辞别哥哥莫格金色格尔，佯作客商，抄小路径直奔向金朝国都。他的哥哥莫格金色格尔贪婪财物，勒转马头往回逃去。这时，勃特国境外的探马早已得知此信，飞报军师毛浩来。毛浩来听后连声夸奖，重赏了探马，然后回报太祖，一面点视一万现成兵马，一面派人向拉海德部首领斯钦布和、斯钦代昭兄弟二人传命，叫他们立即调集本部落人马，随后接应，不得有误。太祖坐镇中军，毛浩来为先锋，沿斡难河北上，迎击莫格金色格尔和金朝兵马，冤家路窄，正好相遇。

从此，莫格金色格尔逃回自己的部落，用抢来的财物收买本部落的人心，尽起塔塔尔部的兵马，同金朝左丞相完颜寿较量一番，大败而逃。回身向岱其古德部逃去，正好和太祖的兵马相遇。两军摆开阵势，太祖策马立在阵前，用手指着莫格金色格尔厉声喝道："我们两家本来相互无冤无仇，不想你这个无耻小人，无端寻衅，兴师动众，制造事端，败后又逃往南方。今天你到底又落在我的手里了！"莫格金色格尔听了太祖的这番话吓得魂不附体，不敢回言，举着长矛奔向太祖。只见太祖身后的扎布、楚鲁二人拍马出阵，截住莫格金色格尔来回交战。刚刚十几个回合，金国的左丞相完颜寿带兵从后面赶来。莫格金色格尔见后面追兵临近，举措慌张。楚鲁趁机用长矛一挑，把莫格金色格尔挑落下马，扎布举刀把他的首级砍了下来。太祖看见二将取胜，用鞭一

指，军师毛浩来便挥动大旗率军掩杀过来。塔塔尔部腹背受敌，顿时大乱，慌作一团，兵士们纷纷抛下手中的兵器，滚鞍下马，跪在地上，向勃特国哀告投降。那金朝的兵马看见勃特国的兵士力量强大，无所畏惧，便不敢抢夺他们的财物。左丞相完颜寿向前走来从马鞍上向太祖躬身施礼，太祖把莫格金色格尔的首级交给毛浩来，让他向左丞相完颜寿传话："莫格金色格尔负罪于你们，所以把他的首级交给你们，塔塔尔部原来就在我的境内，理应由我们去收复它。"完颜寿收下莫格金色格尔的首级，双方鸣锣收兵。从此塔塔尔部大部归附了勃特国。此话不提。

却说，当时夏国附近有个乃蛮国。经常侵凌日益衰败的辽国。那时辽国迷恋于佛教，连女子都剃去发髻，念经拜佛，生杀大权都操纵在喇嘛手里。因此，国家愈加贫弱，到末了连国主耶律治骨也身带喇嘛僧侣，成天出去打猎，不务国政，脖子上挂着佛像，手里握着刀剑姿意杀人抢掠。乃蛮国先主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宝鲁、次子名叫宝来。宝鲁生性愚笨，宝来自幼聪明勇敢，因此叫次子宝来继承了王位。当时宝来派出八千名军汉作了埋伏，等辽国主耶律治骨出来打猎时便出动伏兵把他连同喇嘛僧侣一起捉拿，然后来到他的京都夺了他的皇位，假意把耶律治骨封作太上皇，然后把他关在一座深宫里。耶律治骨解下系在脖子上的佛像，用喇嘛吹度神气的黄布条再接上别的布条悬梁自尽了。从此辽国就灭亡了。

却说乃蛮的宝来把自己封作太阳罕，把他哥哥宝鲁封为乃蛮王，以此打消他的嫉恨之心。那宝鲁王经常上书，多次侵犯勃特国的西北边境，抢劫财物。太祖想调集各部落的军马，击退乃蛮国进犯之敌。首次派人向斯钦布和传命，叫他率领本部落的人马去接应，然而斯钦布和按兵不动。太祖问众大臣："这次谁去向他传命。"话音刚落，只见一个人从众人群里向前走了出来，说道："下臣愿走一遭。"太祖举目一看，原来是喜勒德特部的钦达嘎斯钦。太祖说道："斯钦布和这小子是个豺狼般的人，虽然嘴头

上说是归附了我，但口是心非。第一次传命叫他接应他不来，可知他早有背叛之心。你爱喝酒，脾气又大，你去恐怕耽误事情。不过你得想法好言相劝，千万不可大动肝火。”钦达嘎斯钦说道：“下臣和斯钦布和素有深交，此乃国家大事，岂能当作儿戏，下臣这次去他那里，决不再喝酒。”说罢奉命出使。钦达嘎斯钦带着二十名随行人员来到拉海德部落。却说斯钦布和听说钦达嘎斯钦奉太祖之命前来这里，便急忙出去迎接，一见面就说道：“酒友来啦，赶快备席！”他一面吩咐，一面又问钦达嘎斯钦：“我想至友今天的酒量，一定大有长进了吧？”钦达嘎斯钦道：“酒我已经戒了，我这次来你这里，另有使命。”斯钦布和道：“以往我们二人一见面，就通宵达旦，开怀畅饮，笑谈不已。如今我们好几年再没有见面，咋能不喝呢？即令你早已戒酒，但是今天非喝它一天不可。兄弟相见，故友重逢，只谈以前的交往，不谈社稷重事。”说罢喝令左右赶快斟酒。斯钦布和稳坐主席，亲手把一大碗上等好酒接过来，放在钦达嘎斯钦的前面。钦达嘎斯钦一闻到酒的香味，便馋着只咽唾沫，如今看到琼浆玉液般的美酒摆到自己的面前，不喝也难向斯钦布和开口言事，便伸手端起酒碗抿了一口。酒顺着牙缝如同玉液甘露一般沁人心脾、其味无穷。于是他把以前的誓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一不做二不休，于是没个够地喝起来，两人都喝得半醉了。饮酒之间，钦达嘎斯钦几次提起太祖的传命，斯钦布和都用别的话来支吾过去。钦达嘎斯钦一看斯钦布和两眼发红，满布火一般的血丝，就暗自想现在不说不行了，于是就将太祖的传命告诉给他。刚说两句，斯钦布和突然变色，厉声说道：“我不是说过不许提别的事情，你为什么胆敢违抗我的禁令，提起别的话题？你难道忘记了我平时爱吃人肉？如果你再说起奉承勃特国的话，我就用你的肉下酒！”钦达嘎斯钦起初看见斯钦布和不让他说话，早已对他有几分不满，如今又见他这样口出狂言如此无理，再加上三碗酒下到肚里，一股愤懑的怒火蓦地从心中升起，瞪着眼睛说道：“你这个人真不讲理，

你难道忘记了我们勃特国主放回你的母亲和妻子的大恩？”斯钦布和听了，把银杯一摔，拍着桌子大声嚷道：“我的母亲、妻子虽然被你们抓住，可也没敢动她们一根毫毛。我绝不学你们那种做人家奴才的样子！”钦达嘎钦斯骂道：“我们虽是奴才，可我们归附了圣主贤王，难道象你们拉海德一样，世世代代做盗贼，溜进人家的羊群行抢作恶不成？”斯钦布和一听此话，暴跳如雷，大声喝道：“快把这奴才拉去斩了，把他的肉给我煮了拿来！”说罢他的左右军汉一拥而上，把钦达嘎斯钦按倒在地上，身上剥得净光用绳子捆住手脚，推了出去。斯钦布和喝命左右把钦达嘎斯钦的随行人员也都一个不剩地统统杀掉。

那时已经到了掌灯时分，斯钦布和喝得酩酊烂醉，伏在桌上呼呼地睡过去了。斯钦布和手下近臣宝利把钦达嘎斯钦领到一间僻背的屋里，说道：“我们的国主无理已极，从次母伊布海到臣仆的妻室女儿都被他奸淫糟蹋。我看，到头来会被你们国主捉拿。如今我想把你放走，日后你能担保我一家大小的性命安全吗？”钦达嘎斯钦指着自己的鼻梁满口答应下来。于是宝利连忙替他解绳，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上，给了他一匹骑马。钦达嘎斯钦给他磕了三个响头，便踩蹬上马，打着响鞭，不顾夜黑路险，飞也似地直奔自己的国家。正是：

鲤鱼脱网忙逃去，
摇头摆尾不复还。

不一会，斯钦布和酒醒过来，大声呼喊叫把人肉端来。宝利便给他端来钦达嘎斯钦随行人员的肉汤，以北方人吃肉都要整块地煮，因此钦达嘎斯钦的头煮的太烂已经无法辨认为借口，蒙混了过去。

却说钦达嘎斯钦不分昼夜飞马奔驰，回到勃特国连忙拜见太祖道：“下臣为传我主的圣旨，差点送了小命。”说罢他把发生的事情详述一遍，太祖听完，勃然大怒，厉声嚷道：“好一个斯钦布和，真是欺人太甚！以前他的老婆打了我的希呼尔，接着他

又用刀砍伤了我弟弟比勒古岱的肩膀，如今还要活活地煮我的近臣钦达嘎斯钦吃，又杀害了他的随行人员，我今天决不宽恕他！”说罢便传下军令，擂动战鼓，点视军马。此话暂按下不表。却说大金国的左丞相完颜寿在外呆了一年，这次返回国都向大金皇帝禀报勃特国的声威，大金皇帝传命要从长计议。然后又说先皇完颜亮谋害世宗皇帝、篡权夺位，于正隆五年杀害先主太后，于是在同年八月削去了完颜亮的封爵贬为庶民，又令捣毁陵墓收回仪仗。那年正是金朝五世皇帝世宗完颜雍大定二十一年，宋朝十一世皇帝孝宗赵昚淳熙八年。这年太祖铁木真已到二十岁。

再说太祖亲自点将，同布古尔吉、布古拉尔、楚鲁、扎勒玛率领一万人马为左路大军，命毛浩来同朝莫尔更、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扎布等人率领一万人马为右路大军，命陶尔根希拉、蒙格利克、乌能图如、温都尔斯钦、乌云格瓦、乌优图斯钦等人统率一万人马留守国都。分拨完毕便令鸣炮，两路大军开旗出动。此时已到隆冬时节，一天夜间朔风骤起，天空布满乌云，顷刻之间，天气变暖，忽然落下鹅毛般的大雪。

那时太祖军马很快来到拉海德部边界、安营下寨。却说斯钦布和吃了钦达嘎斯钦的肉汤昏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酒醒后，便不由地害怕起来。他早已料知，太祖一定举兵讨伐，便给他弟弟斯钦代昭分拨五千人马，叫他去西路守卫，自己率领七千人马去东路安营守卫。一切都做好了准备。那时斯钦代昭领兵来到西部边界，看见有一队客商带着一百多车熟皮、砖茶、黄油、布匹来到山脚下，支起帐篷住下。斯钦代昭便派人去叫来为首的那两个客商问货物价钱。一问很是便宜，他十分高兴，想买些熟皮制做战鼓，买些布匹缝制旌旗，便对二客商说道：“你们的货物我打算多买一点，眼下战事紧迫，身边没有带来那么多的钱财，你们俩先回到驻地。你们不要害怕，我们这些兵马都是大国的兵马，决不会抢劫你们的货物。等我打败了敌人就来同你们做生意。”二客商应诺便回去了。那天夜里毛浩来所率一路大军来到，两军

相隔五里安营下寨。次日清早，两军摆开阵势，毛浩来扬鞭骂道："你们这些丧尽天良、背信弃义的强盗崽子，如今天兵已到，还不怕死，想负隅顽抗吗？"斯钦代昭不发一言，挥军掩杀过来。毛浩来手中铁棒一挥，大军拥上前去，双方混战一场。扎布拍马截住斯钦代昭。斯钦代昭慌作一团，难以招架。突然毛浩来纵马挺棒杀来，铁棒犹如火龙一般。斯钦代昭早已吓得魂不附体，顾不得躲避。毛浩来举棒一击，斯钦代昭右肩吃了一棒，浑身发木，撂下手中大刀夺路而逃。众兵士一见寡不敌众，也纷纷四散逃命。毛浩来兵马大获全胜，拉海德兵士尸横遍野，通红的鲜血，洒遍皑皑白雪，看去就象盛开的牡丹花一样。

当时雪越下越紧，四周的山野一片茫茫，早已辨不清东西。毛浩来乘胜追击，挥军掩杀。斯钦代昭抛下兵士，只身独马逃回自己营里一看，大营早已被勃特国军马占领，四周插着勃特国的大旗。突然钹声一响，从院子里冲出一彪人马。斯钦代昭吓得失魂丧魄，慌忙勒马落荒逃出。尽管大雪不住地灌进耳朵和战袍的领子，他还是只顾逃命。来到前日遇见的那些客商营地，恰好碰上那天见过的客商头人。那客商头人一见斯钦代昭，就抡起手中的巨斧，咔的一声把斯钦代昭的头顶劈作两半。你道那位客商是谁？原来毛浩来率军出发以后，旋即传令叫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二将率领二百名兵士扮作客商的模样，星夜赶路，来到拉海德边界。那些运载黄油、布匹和熟皮的车上藏着兵器盔甲等物。当时希热呼图克早已得报，便叫哈尔海如率军攻占了斯钦代昭的营地，借机砍死了斯钦代昭。拉海德部的残兵大部投诚，毛浩来传命擂动战鼓，马不停蹄地径直来到斯钦布和的西边营地。

却说太祖所领兵马于雪后第二天和斯钦布和兵马相遇。双方摆开阵势，斯钦布和举目向太祖看去，只见太祖身高九尺，肩宽四庹，十步开外光彩夺人，两眼炯炯有神使人不敢正视，白玉般的脸庞宛如朝霞，晨星似的双眼犹如闪电，卧蚕似地眉毛描画难成，雄狮般的喊声令人发颤，身着金甲，骑着赭黄龙驹，手执蛇

尾钢枪，腰悬金丝神弓，威风凛凛地站在阵前，真是天神一般的气魄，斯钦布和不敢出来交战，只在阵内叫骂。布古拉尔、楚鲁二人听他叫骂，怒从心起，大喝一声，拍动战马，冲进拉海德阵里，向斯钦布和杀来。斯钦布和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仅仅交锋两三个回合，便勒马逃遁。布古拉尔、楚鲁二人跃马追赶，后面勃特国的大队人马也一齐掩杀过来。那时大风呼啸、雪花纷飞，几步以外看不见人影。斯钦布和趁风雪交加之际，几声响鞭，早已不见人影。布古拉尔、楚鲁二人不知他逃向何处正在生疑的时候，后面大队人马冲杀而来。布古拉尔高声叫喊事情可疑，不要追赶。大队人马因为兴头正大，不管布古拉尔如何喊叫也难以制止，突然震天动地一声巨响，那冲在前头的将士连人带马一股脑儿都掉进斯钦布和布下的陷坑，人马上面摞上人马，不计其数。楚鲁原也没有防备，连人带马掉进陷坑，他顿时大惊，纵身一跳，跃上对岸。他上岸后往四下一看，只听见喊杀声和刮风声交织在一起，犹如海啸一般，更见雪花纷飞，扑面而来，睁不开双眼。

原来斯钦布和叫人在沙窝里挖了一个大坑，长三十来丈，宽二、三丈，上面搭上木头，用芦苇把它盖住，再加上天又下雪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是坑，哪是平地。当时斯钦布和看见太祖兵马落入圈套，陷进坑里，立刻挥军回杀过来。突然又响起一阵鼓声，毛浩来领一路兵马从后面杀了过来，把斯钦布和团团围住。那时太祖的人马大乱，君臣彼此不能相顾。布古尔吉、扎勒玛压后守卫，一看前军大乱，大队人马停住，布古尔吉便纵马扬鞭来到中军。发现太祖不在，又急忙飞马来到前军。只见布古拉尔正在那里和拉海德部的数百名军士厮杀。拉海德兵士朝着陷进坑里的人马射击，乱箭就象雨点一般。布古尔吉大声问道："喂！布古拉尔老弟，你见到国主没有？"布古拉尔一面厮杀，一面回话道："国主大概在那面的兵士群里。"布古尔吉便顺着布古拉尔指的方向飞马奔去。他挥动大刀杀开一条血路来到坑边，坑里填满了人，便从上面飞跃过去，冲进两军厮杀的地方，边走边寻找

太祖。只见对面飞来一员大将刀剑闪闪发光。那人高声问道:“尊兄，你去哪里？”布古尔吉一听声音很熟，定睛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扎布。布古尔吉连忙问国主现在哪儿。扎布答道:“我们正在这里围住斯钦布和厮杀，国主没有来过这里！”布古尔吉一听赶忙转身杀开一条路，往回冲去。这时正是隆冬季节，昼短夜长，加上雪大风急很快到了黄昏时分。天上乌云密布，风雪交加，野外一片漆黑。布古尔吉心急如焚，又掠过陷坑，到处打听国主在哪里。呼声震天，此起彼伏，战马飞腾，人头滚地。要知太祖身家性命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五章

暴主逆仆为社稷之敌
善男美女结鞍上之缘

宋孝宗淳熙九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壬寅岁，太祖二十一岁，是年太祖生次子察汗台，后封为回回国皇帝。

圣天子太祖负伤身卧雪野，
四骏马①执毡掩护寸步不离；
强盗手斯钦布和醉酒行凶，
叛奴才宝利挥剑砍其首级。

却说布古尔吉抄拉海德部弓箭手后面杀散敌兵，奔入自己的兵马里面。原来太祖跃马冲到陷坑旁边，突然飞来一支乱箭射中太祖的肩膀，太祖大怒，挺刀厮杀，又掉进陷坑滚下马鞍。那赭黄马站在太祖的身旁，竖起长鬃，围着太祖遮挡乱箭。这时布古尔吉认出太祖的坐骑，急忙跳下陷坑把太祖搀了上来。赭黄马也跟着跳出坑外。布古尔吉便扶住太祖骑上鞍马。因自己的马早已跑到乱军队里，只好徒步行走扶着太祖。这时扎勒玛跃马挺矛正在寻找太祖，他一看见太祖和布古尔吉，便立刻冲进乱军之中，用刀剑勾住一匹马的缰绳赶忙拉上跑了回来。这马正是布古尔吉骑的鹿花马。布古尔吉一见自己的马找了回来，心中大喜，踩镫

① 四骏马，指四员大将。

上马，二人扶住太祖走了回来。只见军营早被拉海德军破坏得七零八落，便从远处推来一辆无主的宽辋大车，扫掉车上的积雪，让太祖躺在车上。

太祖箭伤淤血，疼痛难忍，不时地昏迷。扎勒玛用嘴吮吸出伤口的淤血，布古尔吉撕下衣襟给太祖包扎了伤口。太祖头天吃了牛肉，今天又受伤流血，只说口干舌燥。扎勒玛便让布古尔吉留在车旁守护太祖，自己手挺长矛，跃身上马，去给太祖寻找牛奶和奶酪。

那时斯钦布和的人马，被毛浩来一路大军掩杀大败，首尾不得相顾，只好丢下几处大营逃跑。扎勒玛策马飞奔来到斯钦布和的大营里，只见一辆辎重车上放着一坛奶酪，扎勒玛十分高兴，连忙提起坛子飞跑回来。这时毛浩来大胜，看看天色已晚，就赶忙鸣锣收兵，一路寻找太祖。不一会，大家都聚集到太祖的身边。

扎勒玛回来，向太祖奉献一坛新鲜的奶酪，太祖喝了一碗，便觉得心里爽快了起来。那时大风虽然停了，雪仍然纷纷扬扬地下着。那宽辋大车原是一辆无篷的敞车，毛浩来、布古尔吉、布古拉尔、扎布四人撑开一块毡子，四人各执一角，覆盖在太祖的身上挡雪，让太祖在车上安静地睡了一夜①。一夜间又把军营重新收拾好，到了第二天早晨，犒赏众兵士，然后把太祖请到大帐里面。

这时大雪虽然停了，但是寒气有增无减。毛浩来看见国主被射伤，恨的咬牙切齿，发誓非报仇不可，便马上派人去探听斯钦布和的去向。不一会，探马回报说，斯钦布和走得不远。于是他便叫众兵士备足干粮，加穿衣服，星夜追赶。布古拉尔听说国主的伤势好转，便对毛浩来说道："眼下天气严寒，雪又下了一尺多深，不如明年春天再举兵讨伐。"毛浩来赶忙说道："兴兵打仗，贵在神速，这次出兵国主有命，我星夜行军破了斯钦代昭的

---

① 《资治通鉴细目》提到这四人的这件事情，称他们为四杰。

兵马。今天如果在他败逃的时候，不去追击把他消灭，那么到了明年他就会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太祖认为毛浩来的话说得在理，便给他分拨一万八千名兵士，自己强忍着伤口的痛疼，走到众兵士跟前说道：“我已受伤，请大家务必替我报仇！”众兵士领命，“扎”的一声，震天动地。

却说太祖留下两千名卫兵来到萨钦乌苏河的北岸安营下寨，等候毛浩来胜利归来。再说毛浩来鸣锣擂鼓，率领一支大军跟踪讨伐，只见斯钦布和的人马回到塔来图平原安营扎寨。毛浩来一声擂鼓，便铁桶似地把他们围了三层。斯钦布和吃了败仗，点视人马，三停儿人马一停儿折损，一停儿归降太祖，剩下的一停儿，也都是受了重伤的残兵败将。斯钦布和连声叫苦，鸣金收兵回营。当夜喝了闷酒，喝得酩酊大醉，便指责宝利带兵不力，喝命斩首。幸亏斯钦布和的次母伊布海从旁苦苦劝阻，方才饶命，喝命左右击掌四十大板。当时毛浩来大军已经来到，可斯钦布和仍然酒醉未醒，正在昏睡。宝利无端挨打，很是愤恨，便故意试探众兵士口气。众兵士都说天冷难忍，连声叫苦。宝利于是便召来亲族十余人商议，手持兵器走进蒙古包里。

斯钦布和蒙头睡觉，忽然听见鼓钹、火炮和众人呐喊的声音，刚抬起头来要问备细，只见宝利崩着脸色，手持短刀冲了进来。斯钦布和一看，连忙起身，伸手取刀。宝利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砍断斯钦布和的右肩。这时，毛浩来大军早已破墙冲入院内，斯钦布和人马呼天喊地，四处逃跑。宝利一看斯钦布和的手脚乱蹭，又知情况紧迫，便砍下他的首级连忙出来，跪地投诚。毛浩来传命尽收斯钦布和的一家老小，查点投诚人马，然后引着宝利晋见太祖。太祖下令叫兵士砸烂斯钦布和的首级，又指责宝利背信弃义，杀君苟生，下令把他绑在马鞍上，然后鸣锣擂鼓，收兵凯旋。此时阳光照着银色的雪野，漫山柳林挂着雪花，举目远望，山川犹如玉雕银刻一般，格外秀丽。这时太祖伤势更有好转，众兵士也打了胜仗，不禁人心欢腾。大家兴高采烈地用鞭梢

敲打着马镫，唱着歌儿，在茫茫的雪野里奔跑。一路沿着野兽的足迹打猎，在湖边破冰捞鱼，尽情地戏耍。大军正要路过莫尔格德部的时候，莫尔格德部的首领芒努克图率领本部人马横在路上，摆开阵势。布古尔吉充当先锋走在大军前头，便大声喝问："你们这群盗贼，莫非想要找死，胆敢来阻挡我军的去路？"芒努克图回话道："听说你们的铁木真是天龙所生，我今天特地来细察他的仪表。"他刚一说完。只见大军行列里红幡移动，阵前军旗招展，太祖忽地出现在眼前。两旁毛浩来、布古尔吉二人，率着众大臣象雁翅一般地排列两旁。

那时哈布图哈斯尔受本部落的重托，前来拜见太祖，并送来药物、粮草，也在太祖的身旁。芒努克图仔细打量太祖的仪表，果然名不虚传，生得天神一般，威风凛凛，心里十分敬慕，大声说道："皇天之子铁木真，虽然生得仪表非凡，可谓是个真龙天子，不过武艺如何，小人还不知底细。因此我在百步之外插一面画有红日的旗子，如果你能一箭中的，我愿率领我的全部落人马归附于你。"太祖听了此话，哈哈大笑地说道："射中百步以外的目标，乃是兵家之常事，不足为奇。别说我，就连我的下臣也都能射中。"于是芒努克图便跨地丈量，在百步以外插上一面画有红日的旗子。

太祖传命让朝莫尔更先射。朝莫尔更应声出阵，心里暗自向苍天祈祷："苍天保佑，假如我的圣主有一统天下的福气，就让我一箭射中旗面上的红日，降服芒努克图的整个部落。"他一面祈祷，一面说声"请看！"便跃马飞奔，从红色的豹皮撒袋里取出弓箭，左手象是托着泰山，右手宛如抱着婴孩，弓开有如满月，箭出好似流星，说时迟那时快，叭的一箭，正中旗面上红日的中心。顿时两边的军士齐声喝采，金鼓雷鸣，号声齐响。这时，正好从莫尔根河都兰宝拉格淖尔[①]冬营地飞来一对大雁，哈布图

① 淖尔，即湖的意思。——译者注。

哈斯尔见了十分欢喜，纵马飞到跟前说道：“刚才朝莫尔更一箭射中不动的目标，这有什么稀奇？请看我一箭射中天空的飞鸟！”众人连忙抬头向四面瞭望。天刚下过大雪，从遥远的天边飞来两只大雁，芒努克图用手指着说道：“就射这边的那只大雁吧！”此时哈布图哈斯尔把弓箭准备停当以后，应声问道：“射公的，还是射母的？”芒努克图抬头望去，只见那只公雁忽上忽下，左右飞腾，手指着说道：“就射这只公的吧！”哈布图哈斯尔又取出两支箭来，一支搭在弓上，把另一支夹在无名指和小拇指中间以后，看准那只公雁叭地射去，正好穿过公雁的脖子，公雁便哗啦啦地掉了下来；哈布图哈斯尔接着把另一支箭瞄准好说道：“看我双箭射中双雁！”话音未落，那只母雁也带着箭头掉落下来。此时两军兵士尽情喝采，赞不绝口，鼓声雷动，震撼山岳。这时莫尔格德部的芒努克图万分钦佩，赶忙跳下马鞍，跪在路旁高声说道：“您皇龙天子，有德的圣主，您有这么多的英雄好汉，会聚在您的身旁，您降服世上的臣民，还有什么难处？芒努克图我是个普通的臣民，我愿永远当您的仆人，执鞭掌蹬！”太祖大喜，好言相劝，命布古尔吉、毛浩来二人扶起芒努克图，盛宴款待，赏赐重礼。过了几天，太祖回到布尔罕嘎拉顿。这时斯琴居森布尔特格勒金夫人又生了儿子。

太祖设宴犒劳众人，论功行赏有功将士，只见钦达嘎斯钦从众人群里走了出来，跪在太祖面前，替拉海德部的宝利求情饶命，说道：“拉海德的宝利虽然对自己的君王不忠，可他能知天时，替我们报仇，这不能说他是无义之徒；再说不是宝利搭救我，小臣早就成了斯钦布和锅里的油汤，勺里的肉核儿了。”太祖依言传命，给宝利解开身上绑的绳索，让他做拉海德部的副首领，统领部落剩下的臣民；又把斯钦布和的妻室儿女赏给钦达嘎斯钦做奴仆；然后又把斯钦布和的家奴财物、牲畜一应等物都交给钦达嘎斯钦，让他把这些送给遭难的人家。太祖又命把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财物分做两份，一份赏给众将士，大家都乐得合不上嘴来。

太祖这才走进自己的内室白色大帐里下榻。太祖这次的出征正逢下雪，一路顺利，降服两个部落之际，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这儿子生得象白玉一样秀气。太祖此次出征白雪为兆，孩子生得又白又胖，就取名叫做察汗台。太祖又派人把扎勒玛善于相面的父亲扎尔其古岱请到家里，让他给察汗台相面。扎尔其古岱说，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有天神大贵之相，往后定会开辟西域，做一代君王。后来察汗台果然到西域做了回回国的君王。因他的后代拒绝向清朝廷投降，没有被列入王公世家的传记里。

却说，赫利特部的赫王听到太祖的捷报，亲自前来贺喜。太祖十分高兴，设宴相待，把从拉海德部落缴获的人众、牛马、骆驼、羊只以及金银财物，一半分给赫王。太祖说道："从前我的先父，把你当作自己的亲兄弟一样看待，尽力帮助过你。今天我不忘你，就是不忘我的先父的恩德。"赫王受下礼物回到家乡以后，向部落人口出大言，炫耀自己领受的礼品。

这年是壬寅年，宋孝宗淳熙九年，金大定二十二年，太祖铁木真那年已到二十一岁。

却说赫王有个长子名叫伊拉固，金国刚刚封他为公，所以北国人都管他叫做新公。新公伊拉固生性傲慢，飞扬跋扈。他听说太祖已经降服莫尔格德部落，心里就嫉妒起来。他按捺了半年的时光，到了第二年，他就带着本部落人马侵入莫尔格德部落的东部地区，抢占了莫尔格德部左翼君王陶图更的部落。右翼君王芒努克图闻报以后，一面派兵救援左翼，一面派人向太祖求援。此时，太祖念毛浩来、楚鲁、布古尔吉、布古拉尔四人最先归附，加上军功卓著，有着万夫不当之勇，人人都有三条超人的才能，便盛宴款待他们。在内室四周修起四个大院，传命插上蓝、红、黄、黑四面大旗，拨给四万人马，然后封毛浩来、楚鲁、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为四个胡鲁格①，把四面大旗交给了他们。当时太

① 胡鲁格，即骏马的意思，指大将军。——译者注。

祖接到赫利特人侵入莫尔格德部的急报，连忙召集四个胡鲁格商议对策。只见从人丛中走出一个人，大声叫嚷立即出兵，讨伐赫王。太祖举目一看，那人长腿短腰，黄脸蓝胡，生性暴戾，两眼显露着内心的奸诈，他有狼的眼神，狐狸的碎步，他刚一来，就想推崇太祖为皇帝。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固尔鲁特部敖登其尔的儿子扎木哈。太祖当即发问他为何要征伐赫王。扎木哈说道："赫王过去虽然和我们先主有过交情，但那只是因为他的叔父曾经帮助我们讨平动乱。后来当先主、您被岱其古德人欺凌，被塔塔尔人骚扰，遭受苦难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听说他有一丝一毫的援助。那年我们接来居森夫人举行大礼的时候，赫王他也身着紫色貂袍坐在贵宾上席。打从那以后，君王屡次出征，他也从来没有出过一臂之力。即便是这样，君王您也派人把他的弟弟伊勒古哈尔一家接来，又派人把他自己从夏国接来，让他全家团聚，赐给他土地家园，又替他收复国土和臣民，让他安定邦家，可他从来没有替我们出过指头大的气力！他也不想一想方才我们还把攻伐拉海德部缴获的财物分给他们。今天他若不知道莫尔格德部已归附于我们，也就罢了；可他明明知道此事，还出兵攻打莫尔格德部，这也就等于攻打我们。对这等见危不救，只贪享福，以怨报德的无耻之徒，不去讨伐他，那讨伐谁呢？"太祖听了吩咐道："他不来帮助我，那是因为我没有做到使他动心的事情。此话暂且不提。却说归附于我们的是莫尔格德部的右翼，并非是他的左翼。况且如今的天下不是哪一个人的天下，而是所有天下人的天下，你怎么能说攻打莫尔格德就是坏事呢？再说只有靠仁义去征服，那才能象春天的花朵一样永远开放；如果兴师动众用兵去征服人家，那就适得其反，就会象血和水一样永远是两样色气。"扎木哈听了大声说道："这就不去责怪他了。我们把从拉海德部缴获的战利品拦腰分开给了他一半，那他为何不仿效我们，把从莫尔格德部缴获的东西，那怕分作三停儿，给我们一停儿呢？假如说天下并非是哪一个人的天下，那好，请圣主拨给我

一万人马，我去把莫尔格德部的左翼抢到手里！”太祖听到这里，已察觉到扎木哈口出狂言，不合人臣之礼，便训斥道：“不要无事生非，制造事端，伤了两国的往日情谊！”扎木哈看见太祖有点动怒，连忙跪在地上禀报：

恩主请勿发怒，
日久天长就会知道。
让我去依山扎寨，
使放牧人平安度日；
让我去傍水下营，
独自养活自己！

太祖本有怒意，听了扎木哈说的话，随即叱呵道：“别说废话，多多检点！”说罢喝命退出。然后走进白色的宫帐，把扎木哈的话语一一禀告母亲太后。当时布尔特格勒金居森夫人也在旁边，听到太祖的这些话，便在闲谈间向太祖说道：“固尔鲁特部扎木哈的那些话，他是想背弃您，千万别叫他留在自己的身边。这人心肠狠毒，谁亲近他就把谁吞掉，谁碰到他就会把谁踩在脚下，日久天长，您就会看见。不要多久，他就会扑过来与您为敌！”太祖说道：“我也这样猜疑，但无罪怎能把人惩办，无过岂能训斥人家，一个男子好汉，决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当初扎木哈一来，就立意让太祖当皇帝，被太祖狠狠地斥责一顿，扎木哈心里十分不快；如今他看到太祖特别器重四员胡鲁格的话，对他的话不加理睬，于是老羞成怒，回到自己的部落，心怀鬼胎准备叛离。不到半个月，他率领全部落人马连窝逃走，不知去向。此话不提。

却说赫利特君王这两年大发横财，赫王十分得意。他的儿子新公伊拉固也野心勃勃，无所不为，百般侮辱长辈，又同赫王的幼弟伊勒古哈尔闹翻，差点要了伊勒古哈尔的命。伊勒古哈尔大动肝火，逃离部落，投奔到乃蛮国太阳罕宝来手下，跪在他帐前哭诉自己的遭遇。当时太阳罕正大逞威风，想要吞并北国的版

图。于是他便效法仗义疏才的古代五霸，率领劲骑，势如破竹地向赫利特国境压来。赫王、新公父子二人率兵应战，被乃蛮国大元帅曲薛吾打得大败亏输，片甲不留。他们父子二人在乱军中散离，各带妻室老小落荒逃走。赫王在途中矢尽粮绝，只好砍破自己骑的驼峰用驼血充饥，他的妻室儿女一路上挤羊奶喝，沿着老路又跑到勃特国太祖身边。当时太阳罕宝来一举攻占赫利特国，把它交给赫王的弟弟伊勒古哈尔统辖，给他指定每年交纳的贡物，然后便收兵回国。却说太祖不计赫王的坏处，依然分给他家奴、牲畜等一应用品，把他打发到都胡楞河畔嘎拉固图山前，同太祖的弟弟哈布图哈斯尔居住在一起。新公伊拉固逃到契丹国去请求援军。赫王带着一家老小暂时住在这里，哈布图哈斯尔遵奉太祖的嘱咐，百般照顾赫王。此话暂且不提。

却说固尔鲁特部的扎木哈从勃特国叛逃以后，不惜拿出大宗财物、牲畜，联络诸部落，召集哈达亨、萨尔吉古德、阿卡里克、岱其古德、卫拉特、固尔勒斯、固尔鲁特、萨勒吉岱、萨木尔罕等九个部落的首领盛宴款待，席间卫拉特的胡达嘎那布和、固尔鲁特的钦丹查干等为首的众首领，计议在乌尔根河和哈木隆河之间大草原上的阿古苏古岱聚会，共举扎木哈为大皇帝。众首领朝拜完毕，便出兵攻伐勃特国，到处掠地杀人。太祖听到急报，连声夸奖布尔特格勒金夫人道：“你虽然身为妇道人家，却能预料祸患；你虽然身为结发新妇，却能料知叛逆。果然不愧斯琴之称[1]，没有辜负众人的夸奖。”说罢马上传命调拨军士，叫赫王率本部人马前去增援。那时伊拉固也从契丹国借来五千名兵士，便和太祖拨给的五千人马合兵一处，共有一万人马，再加上太祖起兵三万，两军合计四万人马，把扎木哈包围在阿古苏古岱一带。扎木哈料知如果迎击，乃是凶多吉少，于是召集众部落首领到黄龙帐里计议对策。只见卫拉特首领胡达嘎那布和出班奏

① 斯琴，聪颖高明的意思，是蒙古族历史上的一种称号。——译者注。

道：“依臣看来，赫王这人虽有龙凤之态，不过胆小如鼠，见小利而忘大义。请明主拨给我上等皮衣、骏马、金银、花缎等物，小臣今夜赶到赫王的军营，晓以利害让他回兵。这样，敌军相疑，不敢与我们交战，便可能撤走。敌军如果撤走，我们用一两年的时间，好好秣马厉兵，养精蓄锐，然后同他决一雌雄，就没有难处了。”扎木哈当即依言，命左右取来白腹股沟皮袍四件，上色好马四匹，花缎四匹，黄金百两，交给胡达嘎那布和。当夜胡达嘎那布和偷偷来到赫王的军营，把扎木哈的厚礼交给他，慢条斯理地说道：“勃特和赫利特是两个大国，如今他们合兵一处，围困我们弱小国家，可知旦夕之间，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再说起兵攻打别人的国家，是为了有利于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万一灭亡了，对你赫王有何好处呢？”赫王说道：“勃特国和我们是兄弟之邦，他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哪管有益和无益呢？”胡达嘎那布和说道：“勃特国主跟我们国主素有深交，没有什么冤仇，更何况我们的国家和赫利特国好比是白翅的麻雀，而勃特国的铁木真乃是翱翔在长空的大雁。白翅的麻雀冬夏四季都生活在北国，而大雁一到冬天就飞往暖和的南方。难道你还能识破铁木真的野心？再说我国灭亡了，对大王有好处，那我们也就不必白费唇舌来请求了。如今正因为我国尚在，铁木真才不得已跟大王表示友情，如果他把敌人都打败了，大王也免不了当他的奴仆。依我看，我国即使灭亡了，对大王也没啥好处，大王为何要消灭无仇之邦，而助长傲慢之国的威力呢？我国灭亡了实在对大王没有一点好处，还是收兵回去吧。假如大王起兵回转，我们年年可向大王如数纳贡。该是自己应得的，却让别人从中渔利，自己坐以待毙。小人以为这样做是不聪明的，请大王三思。”胡达嘎那布和继续说道：“这几年铁木真踏平了塔塔尔，消灭了萨冒，吞并了珠赉，打破了其木德，攻占了哈其古德，踏平了陶尔古德，制服了拉海德，蒙骗了莫尔格德。请大王数数他吞灭了多少个大小部落，当今只剩下我们这几个部落了。如果我

们再被他征服，赫利特能单独存在下去吗？大王要是接受我们的纳贡，亲如一家地和睦往来，对于大王失去的国土，那我们的君王绝不会象铁木真那样坐视不管，我们无论如何要帮大王把丢掉的国土从乃蛮国手里夺过来。我国不灭亡对大王有如此这般的好处，请大王细细思量。”赫王一面看见送来的金银、花缎、骏马，一面又听到这么多的道理，心里开始犹豫，低下头去，沉默不言。伊拉固从旁大声叫嚷：“勃特国君王实在欺人太甚，胡达嘎那布和的话很有道理！”赫王这才拿定主意收下礼物，当夜跟胡达嘎那布和发誓联盟，佯作身体不适，收兵回去。

毛浩来听说赫王不讲信用，暗自回兵，勃然大怒，正要想出兵追击，太祖连忙劝阻：“这可千万使不得。那赫王跟我父亲是莫逆之交，他的劣迹尚未显露出来，忙去追杀他，是无义之举。也许这是扎木哈使用离间之计，想让我们互相残杀。我们明明知道他的阴谋而偏偏去上他的圈套，乃是不明智的。再说我们发兵追杀，敌人一定会从身后包抄我们，我们的兵士就会大乱。用兵乱阵是愚蠢的行为，使士气低落，乃是不仁不智不勇之举，我是一向不赞成的。抓不抓扎木哈有什么要紧，我们还是回师吧。”说完毛浩来当即跪下叩头禀报：“奴才我们的谋略，远远够不上圣主的神机妙算！”说罢鸣鼓回兵，扎木哈也就解围了。

却说赫王搬到都胡楞河畔安营扎寨，拨给他的儿子伊拉固和大臣帕拉古岱一万人马，叫他们去攻打乃蛮国报仇。这时他的女儿索隆高娃从后帐里走了出来，向父亲问安。

原来赫王的结发妻子只生了一个女儿，这年一十五岁。她出生的时候，天气晴朗，没有一丝云彩，突然从宫帐里升起一道翡翠玛瑙般的长虹，因此给她起名叫做索隆高娃。索隆高娃象月亮一般美丽，花朵一般鲜艳，彩虹一般夺目，白玉一般纯洁，在北国土地上没有与她媲美的，在戈壁滩上没有跟她为伍的。她从小智慧超人，长大以后越发秀丽俊俏，比谁都聪明伶俐，武艺更是样样精通。平时在家里练起箭术来，好象龙腾蛟舞，还常常跟她

哥哥出去打猎。北国女子骑马射箭这是平常的事情。可是索隆高娃姑娘酷爱武艺，时常给丫环们教练杀敌的本事。母亲早已去世，赫王又续娶了一个妻子，名叫纳仁托娅。索隆高娃从小就在继母手上长大，因此赫王十分疼爱她。继母纳仁托娅生了一个男孩，名叫图斯呼，年纪尚幼。如今索隆高娃听见哥哥要出征攻打乃蛮国，就急忙拜见父王说道："那乃蛮国乃是大国，哥哥生性鲁莽，万一出了过失较比亡国还要痛苦。因此女儿我带上手下二三十名女兵充做后卫，也许在急难之时有点帮助。"赫王听了说道："女人出征乃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情，可是女儿你年龄还小，身力单薄，为父叫你出征，于心不忍！"伊拉固说道："妹妹若去，我们两人可以互相照应，请父王宽心。"说罢给帕拉古岱拨三千兵士充当前哨，伊拉固自己统率六千人马做为中军，给索隆高娃拨一千兵士做后卫，大军向乃蛮国进发。

却说乃蛮国的太阳罕宝来是个有名的大汉，年过五十，力气不减当年。他手下有两个部落三万多强悍的兵士。大儿子名叫阿拉坦沙嘎，小儿子名叫蒙根托利，还有个姑娘名唤哈斯托娅，个个生得如珠似宝。阿拉坦沙嘎这年一十五岁，刚出生的时候，母亲梦见吞了金子做的羊髁骨，因此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他面如太阳，眼如星辰，眉如泰山，唇如朱砂。他自幼做事细心，出类拔萃。阿拉坦沙嘎一天天长大，越发英俊威武，学到一身好武艺，耍剑神灵般锐敏，射箭旋风般飞快。长大以后父母亲想给他娶媳成亲，阿拉坦沙嘎说道："终身大事虽然应由父母作主，可我还得自己挑选。"所以一直没有成亲。如今听到探马急报，他对父亲说道："伊拉固虎胆包天，竟敢来侵犯我们，小儿我先领两千人马出发，在他未来得及安营之前，好好厮杀一顿，打掉他的锐气。"。太阳罕说道："你年龄尚小，凭一时的血气轻举妄动，这不是做将做王的举动。百战百胜才是上策，我早已定下破敌之良策。"说罢召集众大臣命左翼将军敏干丹率领两千兵士，到杭盖山南面三十里以外大沟里埋伏，待我营炮声响起，狙击伊拉固

的前军；命右翼将军莫德勒图率两千兵士到大沟后面的柳树丛里埋伏，待炮声响后狙击伊拉固的中军！又命儿子阿拉坦沙嘎率三千兵士到大沟南岸的土岗下埋伏，待伊拉固兵败逃散时截击他的后卫，抢夺他的辎重粮草。我亲自统率大军同曲薛吾、胡拉苏布其二人一起留守后方国土。”吩咐已毕，两大臣随阿拉坦沙嘎各点自己的兵马出发。

却说伊拉固率领大军径直来到杭盖山大营前，前哨帕拉古岱已先到寨前安下营来，察看乃蛮大营，沟深墙高，用编针竖起高高的围墙，紧紧地锁着大门，不见一个乃蛮军出来应战。无奈，帕拉古岱只好派人到门前叫骂。不久，伊拉固带兵来到，随即叫众兵士挖土填沟，命执勾枪拿火把的兵士去拆毁围墙。突然营寨里鼓钹声响，箭如雨下，伊拉固的兵士死伤甚多，连忙后撤。过了一会儿，又去破寨，寨内放箭依然如故。整整折腾了一天，众兵士因为远道赶来，十分疲劳了。当夜太阳罕亲自带兵，传命解下马铃，大将军胡拉苏布其、大元帅曲薛吾叫士兵口里衔木悄声从营里出发。当时赫利特兵士正在酣睡，突然鼓钹雷动，喊声震天，众将士一起杀进敌营，以一当十，锐不可当。伊拉固这时突然惊醒，急忙披戴盔甲。刚刚跳上马鞍，只见无数人马摧山倒海般杀将过来，赫利特军马顿时大乱。他们刚刚惊醒，马来不及鞴鞍，人顾不得穿甲，乃蛮兵士突进营里如切瓜割菜一般厮杀。伊拉固大败，落荒逃走。突然炮声一响，沟里的伏兵杀将出来，火光照天，杀声四起。莫德勒图从西面截住杀来，敏干丹由东面冲杀过来，帕拉古岱连忙应战。四人正在酣战的时候，太阳罕、曲薛吾、胡拉苏布其等分兵三路从后面赶来。伊拉固料知难以抵挡，便虚晃一枪连忙率部逃去。刚走十里多远，众兵士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突然土岗下面一声号响，只见一员小将领着两员小将从侧翼冲杀过来。前哨帕拉古岱看他年幼，便抡起大刀砍去，阿拉坦沙嘎举起长矛轻轻一挑，就把帕拉古岱的左大腿穿透，痛得险些掉下马来。幸亏伊拉固拍马应战，帕拉古岱才逃脱了性命。

这时阿拉坦沙嘎威力更猛，越战越强，举起长矛如风似火。伊拉固深怕后面追兵赶来，连忙趁虚逃遁而去。阿拉坦沙嘎奋力冲杀，一直杀到天亮时分，他抬头一看，敌营后卫的主将乃是一个如花似锦的少女，她引着三十来名强壮的女兵，飞也似地冲来。当时正是二月间时光，春寒抖擞，那员女将头戴嵌有宝珠、插着翎毛的貂皮帽子，后面飘着一双长长的彩带，身着金环盔甲，外披绣花蟒袍，腰系火红豹皮围巾，一对绣花的丝带飘在膝前，面如新开的莲花，身似春天的翠柳，一双脉脉含情的眼睛闪闪发光，朱砂般的嘴唇衔着白玉般的牙齿，手执长柄偃月大刀，脚镫镶有翡翠的战靴，果真令人心醉。阿拉坦沙嘎仔细打量一番，连忙收拢长矛，面带笑容地问道："你是什么人？"索隆高娃猛地抬起头来一看，啊呀！眉毛清秀如同青山，眼睛炯炯有神，宛如清泉一般，嘴唇通红，牙如白玉，身材窈窕，细腰纤纤，身着银色盔甲，头插翎毛，举动格外诱人，令人见了十分喜悦，倾慕的心情油然而生。索隆高娃见他动问姓名，不禁动起心来，操着杜鹃般清脆的声音发问："你是何人，问我干什么？"阿拉坦沙嘎答道："我乃是乃蛮国圣主太阳罕膝下的弓箭手、和气的儿子阿拉坦沙嘎。你叫什么名字？"索隆高娃正是二八妙龄，温柔多情的时候，她答道："我是赫利特部落仁义之主赫王的独生女儿，神射手索隆高娃！"阿拉坦沙嘎听了心里暗自想道："这女子虽然没有粉饰，却依然这样美丽。不想我们北国也竟有这样的倾国之色。我杀了她，于心不忍，不如羞她一顿放走的好呀！"想到这里便朝着索隆高娃说道："依我看来，你父身为一国之王，难道手下竟找不到一员战将，而把女儿放将出来，莫非挑选丈夫不成！"索隆高娃听到此话，竖起双眉说道："依我看来，你父身为一国之皇，难道竟缺一个对付敌人的将军，而把你这个狗崽子放出来乱咬人不成！"两军众将士听了此话都笑了起来。阿拉坦沙嘎心中勃然大怒，拍马挺矛杀将过来。索隆高娃手举偃月刀拨开阿拉坦沙嘎的长矛，一对俊男美女你来我往杀了二十余回

合，不分胜负。阿拉坦沙嘎见索隆高娃刀法超人，一如闪电，风雨不漏，不觉暗暗惊奇，想道："好一个武艺高超的女子！我且不要误过时机，试试她的智慧。"想罢挥了挥长矛，掉转马头逃去。索隆高娃飞也似地前去追赶，突然听见一声弦响，她便眼明手快，伸出右手抓住飞箭，仔细一瞧，原来是一支没有箭头的秃箭，羽毛上用朱砂画了七颗小星。索隆高娃见此情景，不由地心中一动，微微笑了一下，把这支秃箭装进自己的撒袋里。她眉头一皱计从心起，把长矛横插在马鞍上，伸手从蟒缎荷包里取出一个绣球。抬头看去，阿拉坦沙嘎在马上面带笑容款步过来，于是把弓拉满，叭的一声射去。阿拉坦沙嘎心想是朝他放箭，正要抬头望去的时候，一个锈球正打中他执长矛的右肘，手中的长矛险些掉落下来。阿拉坦沙嘎拾起绣球一看，上面盖有金色玺印，顿时心潮翻滚，勒马站住，凝神望着索隆高娃，越看越美丽，心里甜滋滋地不知如何是好。索隆高娃一看阿拉坦沙嘎一动不动，也把脸色放正，一声不响地凝视着。二人站在那里面面相觑，过了不小时辰，只见旁边一个年长女兵按捺不住地说道："你这个小将交手就交手，回营就回营，挡在路上干什么？"阿拉坦沙嘎说道："看你这位小姐年纪不过十五、六岁，跟我不相上下。"索隆高娃正要策马回转，阿拉坦沙嘎又大声问道："你们的小姐许人了没有？"那年长的女兵刚说了个"没有"，索隆高娃回过头来向那女兵瞪了一眼，她就不再吭声了。阿拉坦沙嘎手下的一员偏将说道："既然这样，那我们两国结亲算了，免得天天互相厮杀。"话音未落，索隆高娃带头夺路逃跑，阿拉坦沙嘎横着长矛拦路说道："小姐，你我二人生来有缘，才这样战场相见，不忍厮杀，一见钟情。只是这次相离，不知何时再见。希望小姐留一件纪念物给我。"刚一说完，索隆高娃眼含深情，望了望阿拉坦沙嘎，低声细语地说道："你不是拿了我的锈球吗？权且把它当个纪念之物吧！"说罢拍动战马夺路而去。阿拉坦沙嘎从后面望着她的背影，心里难受，犹如刀割一般。看那索隆高娃也不时地

回头张望，于是阿拉坦沙嘎跃马追击，对她发誓道："我阿拉坦沙嘎是男子汉大丈夫，这一辈子除了你小姐以外，我再谁也不娶。如果有背誓言，就象这支箭一样。"说着从撒袋里取出一支箭，朝马鞍上折断，一半递给索隆高娃。索隆高娃见他心地诚挚，不由地心动意乱，鼻子发酸，热泪盈眶，颤声说道："如今郎君的箭装在我的撒袋里，箭头不烂，我的心永远不变，这就是我的留言，请郎君自便。"说罢两手捂着脸面飞也似地跑去。阿拉坦沙嘎踩着马镫，长叹不已，一直望着索隆高娃走远了，他才勒转马头无精打采地往回走。俗话说，英雄好汉气儿短，相中女儿情意长。两人互相思念不知何时相见！心里委实难受。

却说伊拉固一阵厮杀，大败而逃，点检人马只剩七千余人，伤者十停儿有五。于是连忙收兵回到都胡楞河边的营寨。赫王见此情景，又气又急，叫苦不迭，忽然炮声震天，鼓钹齐鸣，众军呐喊，齐声叫嚷这回定要活捉赫王！赫王父子吓得面如土色。

不知又是何处军马杀来，且看下章分解。

第六章

赫利特莽汉帕拉古岱不畏敌人死里逃生
卫拉特胡达嘎那布和苦劝君王悬崖勒马

宋孝宗淳熙十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癸卯岁，是年太祖二十二岁。

仁慈的太祖搭救赫王陶高利勒六次，
丑恶的扎木哈贻误新公伊拉固五天；
智慧的索隆高娃计骗大元帅曲薛吾，
多情的阿拉坦沙嘎还赠礼帕拉古岱。

却说乃蛮国君王太阳罕大破伊拉固之军，趁势拨给大元帅一支人马，叫他领敏干丹、莫德勒图二员偏将追击赫利特败军，将赫王围困在都胡楞河边的营寨里。赫王惊恐不已，无计可施，便对伊拉固说道：“如今只好去找扎木哈求援，请他派兵解围。”索隆高娃说道：“这个千万使不得。扎木哈答应和我们联盟，那是因为他被围困在敖古岱无路可走，不是真心实意地和我们友好。因此，还不如去勃特国请求援军。勃特国是我们的旧交，他的君王又是仁义之主。”伊拉固说道：“依我看来，勃特国刚刚跟我们结下新仇，他决不会派兵援救我们，还是不如找扎木哈求援的好。”索隆高娃说道：“依我之见，勃特国的君王为人宽厚，不计较旧仇，他会伸张大义的。”兄妹二人正在争执不下，突然喊声大震，探马跑来急报：“乃蛮军加紧攻寨，十分紧迫！”赫

王一听便叫来帕拉古岱吩咐道："你赶紧突出重围，先到乌尔根河边找扎木哈求援，他如不答应我们的要求，你就到布尔罕嘎拉顿找铁木真请求援军。"索隆高娃连忙劝阻："那可使不得。如果先去乌尔根河，后去布尔罕嘎拉顿的话，一来耽误时间，二来贻误大事。依我看来，哥哥和帕拉古岱可以同时往两个方向出发，父王领胡尔嘎、安都、嘎拉布等众将坚守国家。"伊拉固说道："父王年事已高，小妹你年龄尚幼，我们不忍心把你们抛在这里。"索隆高娃笑着说道："那不要紧，你就是突围出去，也不能阻止敌人攻寨，敌人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因此，小妹想施一小计战退敌军。你们星夜出寨，较比安全。"说罢索隆高娃来到一个木棚旁边，架起高梯上去，站在木棚顶上对乃蛮军元帅曲薛吾说道："我们两国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如今为何逼得这么紧迫？我的父王已经老了，他不赞成为一点私愤让各国互相残杀。请元帅给我们五天的期限，把兵后撤，等我们收拾停妥以后，带着应纳的贡物前来归附。"曲薛吾转念一想，这话也有道理，于是答话道："小姑娘你可不要骗我，果真象你说的这样，那是识时务的，将来你也会高升享福；如果五天之内不来归附，施诈变心，我便率军破寨，把你父子老小统统杀掉！你懂了吗？"说罢传命擂鼓后撤三里，安下营寨。却说，当夜伊拉固、帕拉古岱二人挑选良骑偷偷出寨，分两路飞也似地奔去。伊拉固不分昼夜纵马奔跑，一日，来到乌尔根河畔，请求扎木哈派兵救援。扎木哈说道："等候我的定夺！"说罢让伊拉固住在客舍，随即召集众大臣商议。这时固尔勒斯的钦丹查干丞相奏道："如果援军尚未到达之前，赫利特万一失陷了，这对我们很不利，大乃蛮国就会跟我们结下冤仇。如果不派援军，万一赫利特打赢了，就会怨我们背弃誓言，同勃特国会师来讨伐我们。听说他们又派人到勃特国去求援去了，如今的上策是把他拖在这里，按兵不动，先派人去打听勃特国的动静，然后作出决断。"扎木哈采纳丞相之计，于是，今天推说明天，明天推说后天，千方百计把伊拉固稳住。

且说帕拉古岱连夜赶路，第二天晌午时分到了布尔罕嘎拉顿。他一到，毛浩来就把他引到太祖帐里，他施礼说道："我们的君王派我来叩见大王。如今乃蛮国逞霸欺人，夺了国土不算，还派出兵马，铁桶似地包围了大王分给我们的都胡楞河的地盘，国如累卵，危在旦夕。奴才之主一箭身亡无关大局，只可惜大王赐给我们的土地臣民都被敌人掠夺净光，这乃是天大的耻辱。叩请大王命四员大将带兵救援，从困境里救出我们。"说罢如捣蒜一般连连叩头，又接着说道："一旦保住性命，我们一定替大王牵马备鞍，掌镫执鞭，以报救命之恩。"太祖听罢颔首微微发笑，说道："若念你们大王反复无常的恶性，本来不该救援；不过回顾过去唇齿相依的交情，我还是不忍抛弃。你们是否还派人去别的国家请求救援？"帕拉古岱再次叩头，把伊拉固去乌尔根河找扎木哈的事，如实禀告太祖。太祖一面叹息，一面说道："扎木哈怎么会真心援救你们呢？"说罢传来四员大将令他们率领一万人马去援救赫王。

这时毛浩来点起兵马对其他三员大将说道："俗话说'与其扬奶止沸，不如锅底熄火'。用兵之道在于出其不意，乘虚而入。如今曲薛吾统领大军进犯，乃蛮本土早已空虚。我们佯称率军攻其本土，他定会收军，连夜回转。他退军时势必路过长贵山，我们在那里设下伏兵待他路过时便截住厮杀，一定大胜，抢夺他的辎重车马。这计如何？"他一说完，楚鲁、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三人齐声称赞此计甚妙。于是楚鲁、布古拉尔二人领两千人马去长贵山下埋伏；毛浩来亲领六千人马向乃蛮国进发；布古尔吉领两千人马同帕拉古岱一起向都胡楞河进发。

且说帕拉古岱飞马径直奔向都胡楞河，第四天凌晨他就回到本寨里。赫王听闻援军不日来到，心中大喜，握着索隆高娃的手说道："果然不出我宝姑娘之所料，你人小心细，多谋善断。身为女子如此深谋远虑，实在难得，我的宝姑娘真是聪明绝顶哪。"索隆高娃听见父亲夸奖之语，白玉的脸庞羞得绯红，只是低头微

笑。到了第五天黎明时分，布古尔吉领兵突袭，曲薛吾这才知道敌营已来援军，顿时大怒，厉声嚷道："哎呀！不好，本帅出征辽、宋、金等三个大国横冲直撞，一次也没有出过差儿，不想今天被一个赫利特的黄毛丫头所哄骗。"说罢传命点将，列阵杀出。原来曲薛吾本是辽国大将军，被奸臣诬陷，关在木笼囚车押送回朝，斩首示众。不想押回途中，太阳罕拦路抢去，好言降服。曲薛吾的长子曲士礼也是一员猛将。且说曲薛吾大怒，传令鸣炮，猛攻赫王营寨，布古尔吉大喝一声领兵迎击，混战一天，不分胜负，各自鸣锣收兵回营。曲薛吾乍闻毛浩来引兵袭击乃蛮本土，以为是骗术，不去理睬。到了第七天，这路探马和他的儿子曲士礼奔回营地，来到帐前把亲眼所见一一细说，曲薛吾这才大吃一惊。他料一时也打不败布古尔吉，加上索隆高娃领胡尔嘎、安都、帕拉古岱、嘎拉布等人带兵助战，十分急迫，也很难取胜，于是当夜命莫德勒图、敏干丹二人带两千人马去回军路旁的柳树林里打好埋伏，然后亲自压阵率大军徐徐退兵。

且说固尔鲁特的扎木哈暗中方知太祖出兵的消息，选一千名老弱兵士拨给伊拉固。伊拉固象是得了天兵似地欢喜，催促人马日夜赶路，第八天落日时分来到都胡楞河边。那时乃蛮军早已退兵。伊拉固羞愧不已，设宴宽待众兵士，而后催促布古尔吉起兵追赶乃蛮军。布古尔吉说道："曲薛吾乃是旧辽国著名大将军，文武双全，有勇有谋，他不急于攻灭你们一个国家，而是千方百计想劝降你们。由此看来，此人深谋远虑，志向宏大，他是绝不会轻易退军的。我主只命我等前来解围，并非让我们将乃蛮军斩尽杀绝。如今人家吃了败仗，已经退兵。敌兵撤走，患难已除，事已成矣。兵书不是说'逃军不追'吗？"说罢按兵不动。伊拉固勃然大怒，说布古尔吉是无用的迂腐之徒，他便亲自率领扎木哈给他的一千名老弱援军和自家兵丁一千九百余人出发。索隆高娃苦苦劝阻，伊拉固根本不听。他引兵追去，约莫走了三十多里，突然柳树丛里一声炮响，伏兵蜂拥而出，两面夹击。敏干丹、苏

如勒和格、莫德勒图、胡拉苏布其、伊德尔道布等人率伏兵杀将出来。曲薛吾也引兵到此等候，指挥大军冲杀过来。伊拉固顿时大败，首尾不能相顾，被敌军铁桶似地团团围住，险些被乱军击毙。他惊恐万分，正在危急的时刻，突然喊声大作，敌军围兵四处逃散，原来布古尔吉带着索隆高娃统兵掩杀而来。莽汉帕拉古岱早已跟伊拉固跑马来了，他见布古尔吉领兵助战，精神大振，劈头劈脑地挥刀杀敌，护着伊拉固跟曲薛吾厮杀。曲薛吾冷笑一声，一棍棒将帕拉古岱打下马来，乃蛮军便把他绑住活抓了去。布古尔吉见帕拉古岱被捉便跃马挺刀，大喝一声，把莫德勒图砍下马去，趁势奋勇当先，领着伊拉固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曲薛吾深知布古尔吉十分了得，没有追赶，鸣金收兵回到营里。伊拉固在乱军中几处受创，清点人马折了七百余人。伊拉固心里羞愧，叩谢布古尔吉救命之恩。原来布古尔吉料知伊拉固此去会中敌人的埋伏之计，更见索隆高娃反复苦求，因此领兵前来。于是赫王重赏犒劳布古尔吉众兵士，命取来五百两白银赏给布古尔吉，布古尔吉说道："末将来此是奉我主之命，不是我自己要来的。大王如果谢恩，请你好生记住我主的恩德，我本人有何功劳！"说罢分文未要，领兵回去。

且说乃蛮军走到长贵山下，正遇楚鲁、布古拉尔二人的伏兵，双方厮杀一场。乃蛮军大败，车帐，财物，驼马均被抢劫一空，于是连忙收兵逃跑，急急回国。到了国境一看，十分平静，没有战乱。原来毛浩来一面佯称出兵乃蛮，乘虚而入；一面偷偷起兵星夜赶到赫王被占领的赫利特国，一声鼓响，便夺回了赫利特全部失去的国土。太阳罕所任赫王的弟弟、赫利特君王伊勒古哈尔被乱军杀死。一切安排停妥以后，四员胡鲁格相继回来，晋见太祖，回报各自的使命。接着赫王父子商量一番，由赫王带着伊拉固来营晋见太祖，叫伊拉固叩谢太祖救命之恩，伊拉固含着热泪跪在太祖面前禀报：

"我不理解圣主的仁慈，

因而我反复无常。
我不明白君主的爱怜，
因而我跟您作对。
您是我最诚实的挚友，
往后您有什么不幸，
我永远跟在您的身旁。
听着您的钹声起步，
跟着您的锣声行走。
当您同敌人周旋，
我愿化作您的战袍；
当您到沙场厮拼，
我愿变作您的护身，
变作锋锐的箭头。
即使蛇蝎般的敌人离间我们，
我也永远不会变心，
好生商量消除隔阂。
即使坏人中伤我们，
我决不上他们的圈套，
好生谈心打消疑虑。”

太祖听了伊拉固的誓言，忽然想起拉海德部落斯钦布和发过的誓言，微笑一下，便设宴款待，又派人护送赫王一家回国，让他重掌国政，一切都由赫王定夺。赫王大喜，想到太祖的恩德和自己的几次罪过，心中幡然悔悟，用心治理国政，因此纲纪恢复，国势大振。

这是丁卯年间的事，宋孝宗淳熙十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太祖刚好二十二岁。

且说，曲薛吾生擒帕拉固岱，回到营里晋见太阳罕，叩请损兵折将之罪，太阳罕说道：“两军对峙，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没甚要紧！”说罢免其罪责，传令将帕拉古岱押来。帕拉古岱尽

力挣扎，叫跪不跪，满不在乎。太阳罕冷笑一声说道："你是败军之将，我是一国之帝，你为何不给我跪下？"帕拉古岱威风凛凛，竖起双眉，大声喊道："我是俘虏，要杀就杀！你在你的国里是皇帝，可你能管得着我？"太阳罕大怒，喝命左右推出斩首。刀斧手随声将帕拉古岱推了出去。这时皇子阿拉坦沙嘎挪步向前，跪在地上说道："赫利特国本来没有进犯我境，只因我们轻信伊勒古哈尔的挑拨，抢占人家的国家，人家才来攻打我们。这次叫我们损兵折将的是勃特国，并非是赫利特部落。如今伊勒古哈尔被杀，赫利特重新被他夺了回去，就是杀了这个莽汉，对我们没有一点好处，反被人家耻笑，说父皇气量狭小；不如放他回国，一面言归于好，一面用兵威胁，威德兼施，到末了赫利特部落不得不向我们纳贡！"太阳罕一想儿子说的倒也有理。见他这么小的年龄，已精通文武之道，不由地心里高兴，立即传命放了帕拉古岱。帕拉古岱见阿拉坦沙嘎救了他的命，不好再要脾气，前去叩谢阿拉坦沙嘎。此时阿拉坦沙嘎十分想念索隆高娃，便留帕拉古岱住几天养伤，让先锋伊德尔道布照料。伤好以后，阿拉坦沙嘎把帕拉古岱叫来说道："我想跟你们赫利特国结亲和好，你回去后好生把此意告知大王。今天我让你捎一件礼物给你们的小姐。这礼物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只不过表达和好之意罢了。"说罢赏给他银子、马匹、草料，然后把那件礼物缝在他的衣襟里面。帕拉古岱一瞧，是一块金子和一个封口的五彩荷包。帕拉古岱受下礼物同阿拉坦沙嘎道别之后，骑马上路。半道上听说赫王出兵固尔鲁特，他回国后，说是赫王出征带走了女儿，便马上带着身边的心腹之人苏尔登，以及帐篷出发追去。

且说赫王为何要举兵讨伐固尔鲁特呢？原来赫利特成为独立的部落以后，赫王父子二人对太祖感恩戴德，十分崇敬。固尔鲁特以前发誓向赫利特纳贡，可是时过一年之久还不来交贡。这还不说，当伊拉固去借兵的时候，他假意答应，故意拖延四五天的时间。后来听说太祖已经出兵，他才拨给一千人马。伊拉固想到

太祖的好处，又想到扎木哈的坏处，心里越发窝火，就劝父王起兵讨伐。这时赫利特的旧臣胡尔嘎、安都二人连忙劝阻道："这可使不得，固尔鲁特尽管很坏，可我们不知备细，匆忙起兵讨伐人家，那过错就在我们这边。不如先派一名使者去追问誓言，催他们快来交贡。如果他们悔心知错前来纳贡，那我们就不动干戈；假如真的食言不来交贡，那末过错就在他们那边，那时再兴兵问罪不迟！"赫王依言，派五百兵马之长阿苏利去固尔鲁特催贡。阿苏利到固尔鲁特住在客舍以后，扎木哈汗召集百官传旨道："阿苏利来了，听说赫王收复了赫利特。他刚喝到几口酸奶，肚子就有点饱了，他就嚣张起来，想在太岁头上动土，跟我作对！"卫拉特的胡达嘎那布和说道："前年我们被勃特国围困时，叫他们脱离勃特国，当时我们曾经许愿年年向他们交贡，以供士兵给养。连续两年没有交贡，想必他是来催贡的吧？俗话说'人再傻也不能欺骗'，吾主理应说话算数，如数给人家交贡才是。"钦达嘎查干接着说道："不能给他交贡！他刚从我们这里借走一千人马，回来的还不到七百。这个人情就算还清了旧帐。何况我们过去答应给他交贡，只不过是为了让他脱离勃特国。如今勃特国主铁木真抢先一步出兵给他解围，又替他收复了赫利特国，这不就是他们又重新合盟了吗？即使我们纳贡，他们也不会高兴，此举毫无益处，为什么我们这么一个大国竟向一个可怜的庸人纳贡呢？"胡达嘎那布和说道："此话差矣。如今我们国力稍强就这样做，这岂不是明显地有背于当年的进贡誓言了吗？话已说出今又食言，就会失信于他国。人而无信，不知廉耻，何以称为大国！况且明明我们知道交贡于赫利特，他也不会高兴，那不交贡他一定会生我们的气。赫利特一生气就会联合勃特国，这样当年的大难不就又会临头吗？"钦达嘎查干说道："那年我国刚立不久，兵少士弱；如今兵力大增，又有训练。他若来攻，以兵相迎，那时还不知道谁该交贡！依兄之见，我们一辈子都得向赫利特交贡不成？"扎木哈说道："若两国合兵来攻，我们难以招架。兵书说'先发制

者制人，后发制者制于人’。我倒有个想法！”说罢命人去请阿苏利。阿苏利进来一看，扎木哈坐着不动，根本不以客相待。阿苏利顺便说道：“当年你们险些被宝尔吉格德人灭亡，无奈去投奔吾主，吾主怜惜你们，马上撤军，你们才免于灭亡。如今被你们说得很坏的勃特国援助了我们，而你们却连坏的都不如。因此吾主特意派我来慰问你们。”扎木哈笑着说道：“并不是我忘记了你们的好处，只是这两年的年景不佳，连年闹灾，因而未能实现诺言。请你回去好生向大王禀报，今年年底，我把这几年的贡物一并交纳，请大王放宽几日！”阿苏利只好忍气吞声起程回国，一一细告。

却说扎木哈把赫利特使臣打发走了以后，旋即召集众大臣前来，说道：“堂堂皇帝何以惧怕一个阿谀奉承之徒？怕就怕勃特国国主铁木真。如不早日把他除掉，本皇迟早会变成他的釜中之鱼！”说罢向他直辖的哈达亨、萨尔吉古德、阿卡里克、卫拉特、固尔勒斯、固尔鲁特、萨勒吉岱、萨木尔罕等九个部落，以及后来征服的都尔勃特、萨楚嘎、托伊等三个部落下令，叫他们各自起兵，来到阿力宝勒格泉旁聚集，宰白马乌牛歃血为盟，脚踩岸土，刀砍树皮，一齐发誓说道：“我们大家中间有谁如果背盟负约，就象岸土一样崩陷，象树皮一样被人砍伤！”扎木哈听了大喜，摆席欢宴，堆肉成山，酒浆成海。

那时正是五月时光，天气闷热，北国无风，一轮红日高挂晴空，宛如火团照得戈壁沙漠火烧火燎，令人窒息难堪。扎木哈虽然图凉到林荫泉旁聚宴，但一来北国树林又稀又矮，二来那里的人们性情暴躁，加上喜欢饮酒，因此容易发怒。当时固尔鲁特部落一个名叫塔海的人饮酒过量，酩酊大醉，浑身发热，就便在扎木哈跟前脱光衣服，有失体面。扎木哈见此情景，勃然大怒，命左右捺倒塔海，狠打二十鞭子。散席以后，他摇摇晃晃地回家一看，亲家萨楚尔胡在家等候，萨楚尔胡连忙迎住问他因何如此，塔海手脚哆嗦地说道：“扎木哈这个雷劈的败家精，他娘的坏种，

制造事端，没事找事，说什么要出兵勃特国，胡搅蛮缠，耀武扬威，打了我二十鞭子！”说罢断子绝孙地骂了一阵，才上床睡觉。萨楚尔胡一听觉着他话里有话，当晚去询问亲家婆，亲家婆告诉他，扎木哈借赫利特派人催贡之由，先起兵讨平勃特国，然后再举兵讨伐赫利特，萨楚尔胡听了大吃一惊，连夜返回家里，将此事备细告诉给主人。原来这萨楚尔胡是其木德部乌勒呼巴彦的家仆。次日早晨，天还未亮，乌勒呼巴彦就起身直奔布尔罕嘎拉顿，来到军师毛浩来帐里报知此事，毛浩来领他晋见太祖述说固尔鲁特出兵勃特一事。太祖听了夸奖乌勒呼道：

“我机智灵敏的忠臣呀，
你比谁都先听到消息。
我忠诚善良的乌勒呼呀，
你比谁都先算到灾难。
因你及时报告祸机，
祝你千秋万代平安生息。
因你及时传报大事，
祝你世代子孙兴旺长存。”

太祖说罢取出细缎、毡子、呢绒等物赏给乌勒呼，随即传命选拨四万人马，并命赫利特国的赫王引本部人马到策其尔山北下营等候；又命莫尔格德部的芒努克图率本部人马到策其尔山南面埋伏，待固尔鲁特人马向西挺进，与我大军交战时，切断固尔鲁特人的后退之路，奋力攻杀。传令完毕，毛浩来领前军，太祖领中军，布古尔吉做后卫，分三路出发，来到策其尔山西面下营。

却说赫利特的赫王陶高利勒、新公伊拉固父子二人，召见从固尔鲁特回来的使臣阿苏利。阿苏利把扎木哈的回话备细述说以后，父子二人料知扎木哈的蒙混之意，不禁大怒，商议出兵讨伐的良策。女儿索隆高娃从旁说道：“如若兴兵攻打扎木哈，非和勃特国会兵不可。”父子三人正在商议跟太祖联兵之际，恰好太祖信使飞马来到。赫王大喜，便同儿子伊拉固、女儿索隆高娃统

率将士向约定地点进发，不日到达，打好埋伏。

且说固尔鲁特的扎木哈汗扬言此举是攸关生死存亡的决战，尽起本国和其余十二个部落的人马，检点人数，共六万四千人，命左右打起黄色大旗和黄龙宝盖，以及遮日的金幡。又仿效金朝皇帝出征仪式，杀牲祭旗，大军分作三路，命胡达嘎那布和打右丞相旗，领西路大军；命钦达嘎查干打左丞相旗，领东路大军；扎木哈汗亲自统率中军，前后高悬天子旗幡宝盖，遮荫蔽日，刀枪如霜，直指勃特国杀去。整整走了两天，刚来到策其尔山东面，突然鼓钹齐鸣，率领太祖前军的先锋布古拉尔跨着铁青马，一手挺着偃月大刀，一手叉在腰间，厉声喝道："何处人马？为首的是谁？杀奔何方？备细讲来！"话音刚落，只见固尔鲁特阵里天子宝盖移动，旗门开处，扎木哈汗策马飞来说道："我乃是固尔鲁特人的汗王，今天统率大军前来捕捉你们勃特国的国主！"布古拉尔骂道："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叛贼，有眼不识明主的瞎子！如今我奉主之命前来捉你这个逃贼。你这阿谀之辈，偏偏自己送上门来，莫非情愿叫我斩首不成？"扎木哈大怒，挥动大刀，不顾自我称帝的体面，急忙拍马冲来，鬓发花白的布古拉尔迎住厮杀。这时固尔鲁特大军一起掩杀过来，布古拉尔拖着大刀，败阵逃去。勃特国军大败后撤，一路上七零八落抛下旗幡刀矛，不计其数。扎木哈正要移动皇旗统率大军追杀，只见右丞相胡达嘎那布和从西路军里飞奔过来，劝阻道："吾主想去何处？"扎木哈汗说道："旺火用水熄，败敌用兵灭。该死的铁木真想必在前面山上打猎，今天我要不失良机，斩草除根，把他一网打尽！"说罢，拍动战马正要追赶，只见胡达嘎那布和策马向前，一把抓住扎木哈汗的马嚼子，说道："皇主陛下，不能追赶。皇主您真的以为他败阵逃走了吗？布古拉尔是百战百胜的猛将，四个胡鲁格之一。勃特国国主铁木真乃是能预卜未来、聪明绝顶的贤者。而他手下的那个军师毛浩来更是足智多谋，文武双全的一代英豪。勃特军逃跑时丢下盔甲、武器和旗幡等物，这实在很可疑呀！陛

下您看，山里的野兽正在四处惊跑，树林里的飞禽正在来回乱飞，这怎么能说此处没有伏兵呢？”扎木哈汗说道：“我军出发不到十天功夫，就赶到这里安营下寨，难道他们长了神灵的耳朵，听见我们出兵，预先埋伏在这里不成？那布古拉尔万万没有料到竟在这里和我们相遇。明显看出，他已芒刺在背，你还有什么怀疑的呀？”此时右丞相胡达嘎那布和又十分焦急地问道：“皇主，您的异父同母所生的弟弟胡尔扎，为何在我们出兵那天，突然逃跑了？这难道不可疑吗？”扎木哈汗说道：“那一天，有个疯黄牛突然闯进军营闹腾我的大帐。他惊慌不已，颠三倒四地尽说些不吉利的话，令我生气。我把他打一顿赶了出去，他十分羞愧，逃跑了。他怎么能跑到勃特国呀！”二人争论，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那左丞相钦达嘎查干眼见勃特国的布古拉尔人马败阵逃走，心中得意，正要趁势追杀，忽然听说右丞相胡达嘎那布和拽住皇主的马嚼子不让追赶，心里非常着急，飞马奔到中军营里，大声喊道：“杀绝勃特国人马的良机已到，找到这样的好机会是那么容易的吗？胡达嘎那兄弟，你为何出于私心百般阻挡，坐失良机呢？”钦达嘎查干的这话正合扎木哈之意，他一面喝命胡达嘎那布和放开马嚼，一面用力一拽抢过马嚼子，便指点大军飞也似地追去。胡达嘎那布和踩着马镫，紧缩双眉，仰面长叹道：“可惜，好端端的十二个部落毁于一旦！”说罢只好也跟着追去。沙拉吉岱、萨木尔罕、陶吉等三个部落的君王沙海、萨那图、陶伊玛克三人各引本部人马偷偷地回去，食言背盟。此话不劳细表。

且说扎木哈汗亲自率军，好似山呼海啸，天崩地裂一般地追杀过来。大军刚到策其尔山西侧，突然一声炮响，地动山摇，正好同太祖中军相遇。扎木哈汗虽然有点疑惑，但已经来不及退军。顿时两军呐喊，兵器交错，互相厮杀。突然又一声炮响，震天撼地，只见赫利特和莫尔格德两个部落的军马从山沟两岸走出，冲杀过来。这时固尔鲁特三路人马才恍然大悟，知道果然中了伏兵之计。双方人马，高声呐喊，乱作一团。

毛浩来率领前军，铜墙铁壁也似地压过来。固尔鲁特人马三面受敌，抵挡不住，渐渐败散。毛浩来传命叫众兵士呼喊："那站在黄旗宝盖下的是扎木哈，圣主有令，捉拿扎木哈的赏一千两白银，封为万户诺彦！"喊声响处，山呼海啸，顿时传遍全军。这时左丞相钦达嘎查干看见果然被伏兵包围，万分惊恐。马上传命，把扎木哈头上的黄龙宝盖、天子大纛放在地上，然后引着扎木哈拼命厮杀，冲出重围。胡达嘎那布和连声叫苦，说道："不听劝告，果然中计！"说罢奋力向前，拾起黄旗擎在自己头上。毛浩来见黄旗倒伏重又竖起，号令众军团团围住。钦达嘎查干护着扎木哈杀出重围、朝北面逃去，刚到山脚下面，被赫王后卫伊拉固、索隆高娃的人马挡住去路。伊拉固居左，索隆高娃居右，两面合攻，扎木哈和钦达嘎查干二人身上几处受伤，吓得魂不附体。钦达嘎查干伤势很重，大声对扎木哈喊道："皇主快逃，下臣死在这里！"说罢横握长矛同扎木哈辞别。伊拉固挺刀刺来，扎木哈忙从钦达嘎查干身后溜过，引十余个骑兵突围而去。这时索隆高娃从侧翼杀将过来。恰好布呼比勒古岱也飞马追上，从这边举矛斜刺，正逢索隆高娃从那边一矛刺来，两矛相撞，火星迸发，扎木哈趁机逃走。且说索隆高娃、布呼比勒古岱二人两矛相击，系在矛头上的豹尾缠作一团，难以分开，扎木哈趁机窜进乱军之中，不见身影。于是索隆高娃、布呼比勒古岱二人勒转马头围住钦达嘎查干。此时钦达嘎查干已受重伤，身体左侧小肠流出，自己忙用左手捂住塞进腹内，咬牙挺矛奋力刺杀，只觉得身软手麻不能支持。眼见索隆高娃、布呼比勒古岱二人引兵围住，钦达嘎查干自知无法逃脱，便抽矛自刎，伊拉固旋即举刀将头砍下。且说毛浩来见黄旗宝盖护兵甚众，难以立即取胜，便叫众士兵敲梆放矛。顿时万矛齐发一如飞絮，固尔鲁特兵士哭声连天，好似秋天落叶一般，纷纷倒毙。更见勃特军占领高地，顺风放矛不可抵挡，固尔鲁特兵士四处溃散，纷纷落马，惨不忍睹。胡达嘎那布和见此情景心如刀割，连忙翻身下马，从军前走出，右手拿着

头盔，高声喊道："我是固尔鲁特大臣胡达嘎那布和，吾皇早已离开远走，不要为我一人放矛杀害众军！"话音未落，嗖地飞来一箭，射中他的左肩，胡达嘎那布和翻身倒下，被乌利扬罕的扎勒玛生擒，固尔鲁特部的黄旗宝盖重又倒落。众兵士见折了主帅，心知难以逃脱，纷纷跪地投降。策其尔山的一仗，一举收复了几个部落，太祖大喜，鸣金收兵。

却说布呼比勒古岱在追赶扎木哈的路上和索隆高娃相遇，二人长矛上的豹尾都在缠着，见索隆高娃年方二八，有闭月羞花之貌，十分惊奇，心里暗自想道，世上竟有这等俊美的姑娘！扎木哈趁他神情慌惚，眼瞟索隆高娃之际，拍马逃走。布呼比勒古岱猛然醒悟，刚要追杀的时候，扎木哈早已逃走无影无踪。他听军营鼓声一响，便率众兵士回营。且说沙拉吉岱、萨木尔汗、陶吉三个部落的首领途中溜走，各自回国以后，以手加额地说道："这次险些跟上扎木哈吃大亏。除了我们，谁还知道勃特国的奸计！与其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取胜，还不如靠自己的主意吃败仗痛快！"

且说扎木哈突出重围，不敢向东走，直奔西北方向的乃蛮部逃跑。他回头一看，只剩下三、四个人跟在后面。他边喊边跑，大约跑了五十多里。太阳已经落山，时近黄昏时分，他想落脚休息，但身边没有过夜的篷车。渡过一条小河，看见远处沙窝子前面有一座帐篷，便策马飞奔过来。到了帐篷门前，只见帐篷里走出一个大汉，扎木哈开口向他借宿。那大汉把扎木哈上下打量了一番问道："你乃是赶路之人，为何身上带伤？"扎木哈说道："路间碰上土匪，乃致如此。"那大汉便领他进屋，倒了几碗酒给他喝。扎木哈借酒宽心，安心躺下。那大汉一言不发，沉思一阵，便起身走出帐篷。扎木哈伤痛刚刚合眼，突然闯进几个人来，把他按在床上，扎木哈大惊，刚要挣扎，早已被紧紧地绑住，不知凶吉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踏破铁靴寻扎贼，

恶满就擒谁曾料。

第七章

柳树丛中夜莺啼鸣送讯息
乃蛮国洪格尔珠拉尽孝心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甲辰岁，是年太祖二十三岁。

伊拉固结交叛友扎木哈，
索隆高娃见礼品识真情；
曲元帅受骗打赌兴众兵，
蒙格勒吉弃嫌怨谈归附。

且说扎木哈败阵，随身带几名骑兵来到一个游牧的帐篷前面借宿，帐篷里走出一位大汉问道："你是何处人士，因何到此？"扎木哈答道："我是赶路的人，想到你这里来借宿。"大汉仔细上下打量一番，进一步问道："你既是赶路的人，因何身上带伤？"扎木哈答道："适才路上碰到土匪，身体受伤。"那大汉这才把他请到帐篷里，从车上取来酒食款待他。扎木哈路上疲劳，伤口作痛，喝了几碗酒散心，然后倒在床上。那大汉不言不语静坐了一会，蓦地站起走出帐篷。扎木哈刚要合眼睡觉，突然有人把他按住。扎木哈惊醒正在挣扎的时候，那大汉早已把他捆住。原来那大汉不是别人，正是赫利特部落的先锋帕拉古岱。帕拉古岱被乃蛮国饶命放回，正要去找赫王，半路上碰见扎木哈来借宿，心中不免生疑。帕拉古岱手下的人给扎木哈的随身兵士喝

酒，打听好虚实，然后走进帐篷向帕拉古岱点头示意，把他叫到外边，低声相告，帕拉古岱又走进去，便把扎木哈和他的随行兵士一一捆绑。听说次日赫王兵马路过这里，因此就地等候。

却说太祖收兵回营以后，伊拉固进来把钦达嘎查干的首级献于帐前。太祖将赫王、芒努克图二人所缴获的兵器、盔甲、人马、旗帐、金鼓等一应物品如数分给他们二人，大张宴席，款待众人，然后叫他们各自回国。这时扎勒玛将胡达嘎那布和抓来，太祖面带笑容问道："我听说你的举止言行还算是一个有谋之士，可你把扎木哈当成什么人，这样的孝敬他？"胡达嘎那布和说道："吾主为人宽厚，法纪严明，所信者不疑，所疑者不信，善听劝谏，而又足智多谋，怎么能够小看他呢？"太祖嘱咐道："他过去是我的属臣，背我而去就是不义，兴兵深入我境就是不智，亲率六万人马竟致大败，就是不勇。尽管如此，你仍不说他的坏话，可算是个仁义之士！"说罢免去死罪，当即解缚。胡达嘎那布和深服太祖的明德，感其不杀之恩，便伏地归降。

当时军师毛浩来也引一个人进来，叫他跪拜于太祖面前，此人正是扎木哈的同母异父所生的弟弟阿如扎。扎木哈的父亲叫敖登其尔，他从乱军中抓到一名女子娶她为妻，生了扎木哈。敖登其尔死后，扎木哈的母亲又嫁给一个叫宝鲁嘎德的人，生了阿如扎，因此阿如扎从小就跟了扎木哈。在扎木哈兴兵以前，阿如扎偷偷地跑出来见毛浩来。毛浩来以为他是敌人的奸细就叫左右暗自看管起来。如今勃特国旗开得胜，这才把他领来拜见太祖。太祖问道："你背亲归我，乃是何意？"阿如扎叩拜道："我和扎木哈乃是异父同母，共出一胎的兄弟，本不应该背弃他。但扎木哈擅自称帝，立意出兵勃特国的那一天，一头黄母牛突然跑来，用角乱顶我哥哥扎木哈汗的大帐，碰折了一只角，又跑去顶我哥哥扎木哈。于是他把它一刀砍死。此是不祥之兆。我苦苦劝他，他反倒把我狠狠地抽了一顿，这我才逃出来投奔你。到这里，见夜里有一头象秃顶的牤牛似地黑东西在你的军营四周跑来跑去，

顶死了一个人。过一会儿，那牤牛突然不见了。我走过去看那被顶死的人，原来是我哥哥扎木哈手下的奸细大臣扎拉。仔细看他的尸体好象天雷劈死一般，身上有一股火药味儿。从此我就相信您是真龙天子。因此决意前来效力，帮您成就开国大业。我星夜奔来，亲口发誓，忠心归降！”于是太祖开恩把固尔鲁特部交给阿如扎管辖。

却说当时归降的各部落都由其木德部落的乌勒呼大臣和巴尔拉斯部落的乌云格瓦二人统管，他们将新归降的九个部落的人口登记造册，然后晋见太祖，敦请太祖封任各部落诺彦。洪格坦部落的蒙格利克对太祖说道：“这九个部落里只有岱其古德部落跟我们结下三代深仇，他们趁君主您年幼的时机不断欺压辱凌我们。因此，把岱其古德部落的人统统杀掉才是！”当时布呼比勒古岱也在太祖身旁。他从太祖帐里出来，听说岱其古德部落的其勒格尔布和骑着马只身从军中逃跑，去投奔萨尔拉格国的扎利图苏勒德罕，这里只有岱其古德部落的塔尔古岱、塔勒布岱准备归顺留在军中。这二人见比勒古岱出来连忙接住问道：“刚才帐中如何议论我们？”比勒古岱听了十分生气，顺口说道：“过去你们岱其古德部落在我哥哥还很小的时候，把他抓去手脚带上镣铐，因此今天要杀掉你们，看你们还敢不敢再欺压人？”塔尔古岱、塔勒布岱兄弟二人听了比勒古岱的话吓得魂不附体，当天服毒而死。岱其古德部落的很多人也自寻死路，顿时大乱，毛浩来闻讯以后，立报太祖，太祖发令一概免死。岱其古德人这才放心平静下来。太祖听说此事长叹一声说道：“布呼比勒古岱虽然身体硬实，然而心地不硬；虽然腰杆很硬，然而嘴头不硬。今后商议军机大事，不要让布呼比勒古岱参与。”

且说赫王父子满载而归，半路上帕拉古岱截住把扎木哈献于帐前。后来回到赫利特以后，赫王责怪扎木哈背约负盟，正要推出斩首，扎木哈叩头求饶道：“小臣并非负约背盟，只是兵力单薄所致，大王的使臣阿苏利知道，我已对他详言。”赫利特大臣

安都说道："就算你说过此话吧，那你为什么明明知道勃特国对咱们赫利特有恩，而你却偏偏出兵进犯勃特国？"扎木哈又顿首说道："小臣以前曾叫胡达嘎那布和传过话，勃特国虽然表面上同我们友好，但是骨子里却怀着吞并之心。因此小臣兴兵讨伐，首立战功，让大王一人独占整个北国江山。"伊拉固听了扎木哈这些言语正合他的心意，连忙走出来跪在赫王膝下，叩首求道："依小儿看来，扎木哈倒是一个可用之人，请父王免其死罪，把他交给我们！"赫王依言，免了扎木哈的死罪，把他交给伊拉固任他处治。这时安都心里不快，走出帐篷对胡尔嘎、帕拉古岱、嘎拉布、阿苏利等人说道："咱们的赫利特有朝一日会毁在扎木哈一人的手里！"正是：

君子每当见月晕，
预知变天有风雨。

且说索隆高娃姑娘见哥哥替扎木哈求情把他领走，心中烦闷，不禁暗自思忖："将来有什么脸，怎么去见勃特国君王？"一边想一边叹息。原来从乃蛮国退兵以来，索隆高娃每到花开的早晨，月圆的晚上，总是迎风待露痴情绵绵，难忘当日马鞍上那种情意交融难舍难分的情景。忽有一日，赫王避暑去到柳树丛里扎下帐篷。夏营地里百鸟齐鸣十分悦耳，那夜莺的啼叫是多么动心，令人伤怀。索隆高娃触景生情，忽又想起乃蛮国英俊的阿拉坦沙嘎。她在湖岸上一边想一边俯首瞧着倒映在湖水中的自己的影子，不觉又想起阿拉坦沙嘎那落落大方举止出众的相貌，不禁长叹，于是便领着众侍女徐徐唱道：

多美的垂柳，
多清的湖泊，
要是在这里嬉戏，
该是多么的快活。
多俊的脸庞，
多美的山水，

密林里的夜莺，

唱的多么动听！

唱罢回到家里走上凉亭。拿起一支小马头琴，刚刚拉了一阵，忽然从外面走进一个女人来，她就是上次出征时跟随自己去的年长的女兵、先锋帕拉古岱的妻子乌仁呼。她手里拿着彩缎荷包，笑嘻嘻地走进来，对索隆高娃说道："哟，小姐，您因何拉如此悲凉的调子，独自一人叹息呢？我给你送来一件解闷的宝贝。"说罢把荷包递了过去。索隆高娃伸手接过荷包，没有马上折开，把它攒在手里问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咋叫能给我解闷呢？"乌仁呼说道："小姐，你看好笑不好笑？乃蛮军俘虏了我的丈夫帕拉古岱，正要处死的时候，那位在春天打仗时跟我们见面的小将救了他的命，又把他留在自己家里，给他养了好些天伤。伤好后又赏给他盘缠、食物、金银、马匹，嘱咐他把这件礼物送给小姐，并转达他的问候；又说这件礼物不比平常，乃是祝福两国交好的象征。可是我的丈夫忙于军务，到处奔波寻找大王，就忘掉了这桩事。昨天我给他换衣服时，发现在他衣襟里面缝着这个荷包，于是我问他这件荷包的来由，他才恍然大悟，焦急万分，再三嘱咐我快些把荷包给小姐送来。他说他忙于军务来回奔波就误了这件事。"乌仁呼继续说道："小姐，你打开看看，有点分量，不知是什么东西？"索隆高娃又惊又喜，又乐又怕，马上把荷包拆开，取出里面的东西，原来纸包里包着一颗用金子做的扳指儿，金光闪闪，耀眼夺目。索隆高娃的眼里充满激情，接着看去，那扳指儿上系着一股五彩缤纷的丝线。

索隆高娃把礼品放在手上目不转睛地看着，突然心里一亮，不由地热泪盈眶，随着她激动的心情滴下。此时乌仁呼不知原由顺便问道："那英俊的小将阿拉坦沙嘎也真怪，你说他羡慕咱们的小姐射箭出众，送给这扳指儿，倒也没啥，可是为啥扳指儿上还系着五色的丝线呢？"索隆高娃长叹一声说道："你哪里知道！他的用意极深，想的很远呀！这看来虽然是两样东西，然而它却

是一组四言的谜语呀，其中包含着我们俩人！”乌仁呼十分惊讶，想问个底细。索隆高娃说道：“我给你说说这金扳指儿的含意。黄金是阿拉坦的意思，就是他的名字；这扳指儿是额尔和布其[①]的意思。额尔和布其就是额尔和布希（是一定的意思）。这五色就是索隆高，是彩虹的意思。索隆高不就是我的名字吗？把丝线系在扳指儿上，意思就是‘阿拉坦一定要和索隆高结合在一起’。你看他的心意有多么深呀！唉，只怕父王不会答应我们俩的亲事呀？”眼泪随着她的话音流了下来。那女人听了这话，又想这对男女青年智慧过人，不相上下，心里十分钦佩；但又替他们二人担心，于是陪她坐下，一面叙话一面给她擦泪。突然有个侍女走进屋里说赫王请小姐去一趟。索隆高娃连忙收拾好扳指儿和荷包，便到前面的大帐里去。

原来在策其尔山的那次战斗中，布呼比勒古岱见索隆高娃长的十分美丽，想娶她为妻子，便去找窝格仑夫人告知此事。于是派洪格坦部落的蒙格利克和插翎侍卫阿尔嘎松部落的胡尔古勒吉二人做媒，去向索隆高娃求婚。赫王让他们住在客舍，然后派人去找早已失去妈妈的女儿索隆高娃问她是否愿意。索隆高娃走进屋里拜见父王以后，赫王说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乃是自古以来的常理。如今你已长大成人，也到该出嫁的时候了。现在勃特国君王铁木真派人来想给他弟弟比勒古岱求亲。依我看来，勃特国是我们的恩人，曾六次解救过我们，又是皇族固优德部族的后裔，因此这门亲事很合我的心意。不过你早离生母，从小在继母身边长大，因此今天我亲自问你。你不是不懂事的孩子，这门亲事中不中意，也该给父亲说一句话。”索隆高娃低头不语，沉默良久，方才说道：“照规距儿女的亲事本由父亲作主，不过婚姻是终身大事，不能不慎重考虑。今天父王如果不怜悯孩儿早离生母，跟我问话，孩儿也不敢禀告父王；如今父王这样垂爱问

---

① 北国人把“其”说成“希”字。

我实话，孩儿不能不禀报实情。那一次，女儿跟随哥哥出征乃蛮国，太阳罕的儿子阿拉坦沙嘎曾向我发了一只箭，女儿接过一看，原来却是一只取掉箭头的秃箭。如今把帕拉古岱的伤养好，把他放回来的时候，让他捎来金扳指儿，祝愿两国和睦相交。女儿也快长大成人，不把这件含意极深的礼品禀告父母，就接受下来，那不会被人耻笑吗？俗话说‘放盐就要放够，办事就要果断’，究竟如何处置，依从父王定夺。女儿的话禀告完毕。”说完就把金扳指儿带在大姆指上，袅袅娜娜地走出去回到后面的帐子里。且说赫王听了女儿的这些话，心里很恼火，想发脾气；可转念一想，女儿的话字字清楚，句句在理。想由她去吧，可又担心乱了家法，被别国人讥笑。左思右想犹豫不定。这时新公伊拉固到边境巡查归来，晋见父王。赫王先问了几句巡查边境事宜，接着把勃特国派蒙格利克等人来求婚一事告诉给他。伊拉固听了说道：“勃特国再好，可比勒古岱相貌丑陋，配不上我的妹妹；再说他的年纪又大，加上勃特国君王自视清高，瞧不起近亲远戚。我们哪一点比他们差，为什么要寄人篱下，做他们的下手！”赫王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主心骨的人，一听此话就沉默不语。于是急性子的伊拉固噘着嘴巴走出帐篷，向求亲来的蒙格利克、胡尔古勒吉说道：“一来我的妹妹从小失母、又是父王的独生女儿，十分溺爱，父王把她当做掌上明珠，以此宽心；二来我的妹妹年小幼稚，今年刚到十五岁；再说如今战乱四起，国不安宁。婚事等战乱以后再说！”伊拉固花言巧语，东拉西扯地辞退了使者。

且说太祖见赫王不答应这门亲事，心里十分生气，说道：“难道我的弟弟再找不到比他们好的亲家？不嫁就不嫁！”布呼比勒古岱眼见这门亲事落空，心中埋怨不给他娶索隆高娃为妻，便对弟弟哈布图哈斯尔说道：“你看咱们的哥哥那副样子多么神气，还不是靠我比勒古岱腰杆硬，靠你哈斯尔心眼巧，才顶住了敌人，才平息了叛乱的吗？今后领兵出征，平定五方，看他除了我们二人，还要靠谁？”兄弟二人正在埋怨不停的时候，只见有

一个瘦弱老人，脚踏草坪背着一捆桑弓挨家逐户打听买弓的人。比勒古岱迎了过去，取下一只弓说道："嗨，你这破弓除了当做查扎胡领的哈林盖① 以外，还有什么用呢？"那老人听了此话，搐了搐鼻子笑着说道："你们二位年青人不要在背地里尽说一些不自量的大话！我这弓只有天子才能拉动。你们这些凡人倒也可以试一试！"说罢取出一只桑弓递了过去。比勒古岱冷笑一声，狠狠瞪了他一眼，把弓接住，搭在膝盖骨上使劲弯曲。可是汗流浃背，手酸脚软，精疲力尽，倒末了也未能上弦。便飞红了脸，把弓还给了那个老人。那老人不禁失声一笑，接过桑弓顺手一弯，弯成新月一般，把嘴里衔的一个弦头缠在弓上，递给哈斯尔。哈斯尔接过弓来使出全身力气拉，可弓弦纹丝不动。那时正是炎夏之际，太祖坐在高岗上的凉亭里，往下面看去，见比勒古岱、哈斯尔二人在沙滩草坪上碰见一位老人，叫他二人试弓，二人拉不开弓弦。太祖暗自想道："莫非二位小弟被壮士讥笑？"想到这里，徐徐下亭信步走来。那老人看见太祖十分惊讶，说道："噢，此人神态温和，气量宽厚，落落大方，举止端庄，得失不现于外表，喜怒不露于脸面，果真是威镇十方的大贵之人！"太祖听了此言，毫不理睬，叫他上好所有的弓弦，接着两个弓并在一起，连连拉折抛在一边。那老人异常喜悦，笑着对比勒古岱、哈斯尔二人说道："你看，你看，我说的怎么样！我的弓除了真龙天子以外，谁也拉不动，此人正是真龙天子。你们二人与其说这样的大话，还不如大口大口地吃肉；你们与其这样口出狂言，还不如成块成块地吞肉！"说罢哈哈大笑一声，从地上拾起拉断的弓木，旋风似地离去。太祖望着他的背影，大声问他姓甚名谁，何处人士。那老人回过头来摇了摇头，用手指地抬头望天，然后提起双脚，飞也似地离去。太祖看那老人的模样不是等闲之辈，于是命

① 查扎胡领、哈林盖不知是什么意思，说它是错字，但不知错在哪里，因此没有妄加修改，照旧史书写了下来。也许这是一个什么小兽、野禽的名字。总而言之是句古语。也许是射击小虫的意思。请学者志士加以考究。

跟在身边的插翎侍卫阿尔嘎松部的胡尔古勒吉快去追回那位老人，然后回到白色的帐里。且说阿尔嘎松的胡尔古勒吉领命跑去追赶那位老人，来到宝勒德格山的西面。这时比勒古岱、哈斯尔二人十分惊奇，也偷偷地追到宝勒德格山的东面。眼看就要追上，那老人心里一急，突然转身，便化为骑着海骝野马的白发老人。他取出金缨箭搭在断弓之上，瞄准特力贡宝勒德格山上的一处悬崖射去。那悬崖顿时崩塌，燃起大火，老人趁机隐遁。哈斯尔、比勒古岱二人十分惊奇，回身转来。且说胡尔古勒吉一直追到特力贡宝勒德格山的东边，那老人绕过山去就不见踪影了。胡尔古勒吉往四下里看去，连个过路的人都没有。他无可奈何，就慢慢地折回家里。一边喝酒，一边琢磨着如何回话。不多时，喝得酩酊大醉，把公事忘得一干二净，便去相好的姑娘阿拉坦胡力格家里，跟她共枕同眠鬼混了一宿。且说太祖一直等到掌灯时分也不见胡尔古勒吉回来，于是便吩咐毛浩来、布古尔吉二人明天早晨把他抓来问罪，说完走进里帐卧床而睡。次日早上，毛浩来和布古尔吉二人派人把胡尔古勒吉抓来。布古尔吉便跪在议事帐门前，高声奏道：

阳光透进了宫帐，
您的罪人站在帐前。
请君王快点起身，
把圣旨赐给我们。
阳光照进了大帐，
您的罪人来到帐前。
请君王打开帐门，
把圣令降给我们。

太祖听了便马上起身，来到议事帐里，坐在狮皮椅上。阿尔嘎松的胡尔古勒吉的两腋下面夹着酒坛，嗵地跪在太祖脚下奏道：

小臣奉大王之命，
去追赶背弓的老人，

刚绕过宝勒德格山，
那老人就不见踪影。
怕是皇天的神灵，
给我们指点好的兆头。
怕是后土的神灵，
辅助我们把江山坐定。

太祖听完把脸一沉说道：“你因为懒惰误了大事，你因为怠慢错过时机，你想用花言巧语欺骗我不成？”胡尔古勒吉心惊肉跳，一言不发，低头打颤。毛浩来生怕太祖大怒，就暗暗向胡尔古勒吉努嘴示意。胡尔古勒吉顿时明白他的意思，连连磕头奏道：

当善鸣好啼的红雀，
高声啼叫的时候，
一只凶鸟向它扑来，
啼叫的声音顿时中断。
让仁慈的恩主这样发怒，
实在叫我心惊胆战！
我打十岁就来跟您，
从没有发生过差错，
贪酒失误这是真情，
可我从没有怀过二心。
我跟您跟到了二十岁，
如今毛病全都暴露殆尽。
这实在是贪酒的结果，
可我没有丝毫的坏心。
我委实被两坛酒坑害，
今后决不贪杯开心。

说罢双手捧着装酒的两个空坛献给太祖，又这样奏道：

皇天下凡的明德之主，
请您开恩饶恕我的罪过。

正是这两坛污浊的东西，

使我头昏犯下了大错。

太祖听罢厉声呵斥道："胡尔古勒吉，你靠着能说的嘴赎罪，你仗着会道的口求宽恕。"这时比勒古岱、哈斯尔二人也呆在太祖的身旁，他们二人亲眼看见昨天那位老人的相貌和他的法术，今天又亲耳听见胡尔古勒吉讲的这些话语，心里诚恐诚惶，惊慌不已，以为是神灵惩戒，便带着敖伊图敖其尔、乌仁嘎楚格两位弟弟跪在地上，把前因后果备细述说了一番。从此二人尽心尽意，忠心效劳，去掉了一切邪恶的念头①。

宋孝宗淳熙十二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从此开始。那年太祖已到二十四岁。这一年太祖搬到斯其格力克图湖边安营，斯琴居森夫人又生了一个女儿，因她正逢花开季节，诞生在斯其格力克图湖边，就给她取名叫斯琴斯其格力克，后来封为华荫公主。华荫公主嫁给扎勒玛的儿子吉布和其其格，此话不提。

且说乃蛮国的曲薛吾想向勃特国报仇，突然探马飞报，说勃特国要和赫利特国联姻成亲。曲薛吾第二天早上拜见太阳罕奏道："如今听说勃特国与赫利特国联姻结亲。果真如此，他们的势力就将越发强大。因此，不如早点出兵攻打勃特国。况且勃特国曾经欺负过我们，此仇非报不可。"太阳罕说道："勃特君臣可谓一代英豪，如果轻敌冒犯，收拾不住，那危险可就大了！"这时阿拉坦沙嘎听说两国结亲便以为勃特国要娶索隆高娃，心急如焚，出班奏道："如今勃特国大有独吞北方各国之势，如果不出兵消灭勃特国，它一旦得势，绝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现在正是秋高气爽季节，兵强马壮，不可丧失良机！"话音刚落，谏诤大夫大学士蒙格勒吉出来说道："勃特大国，君主圣明，朝臣精悍，战将勇猛，兵士强壮，加上这几年连续归降许多部落，其势力更加强大。听说攻灭固尔鲁特以前，其兵力已达四万，如今不知增加了

① 甲辰年的事到此结束，不久到了秋后，过了冬天又到春天，那年便是乙巳年。

多少。依臣看来，还不如整治兵马屯兵防边！”话音未落，乃蛮国从畏吾儿国请来的太阳罕的国师、掌管国玺文书的右大夫达达顿嘎出班奏道：“勃特国君王乃是超众大才！手下众臣也都文武双全，不可轻易兴兵。”大元帅曲薛吾和左翼大将军胡拉苏布其二人走出来。曲薛吾大怒，高声说道：“你们众人尽长别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苟且偷安，根本不为社稷着想。谁人不知，勃特国主不单想征服北方各国，也大有征服南方各国之势。如果不趁此时把它消灭，将来一旦羽毛丰满，难以抵挡！”蒙格勒吉说道：“听说勃特国已经派人去赫利特求亲。依我看，赫王的长子伊拉固是个狂妄不逊之辈，不会答应跟他们结亲。一旦婚事破裂，两国就会马上失和。咱们等他们不睦相互攻伐，以待机会坐收渔人之利，岂不更妙吗？如今兴师动众，打胜便罢，打不胜如何处置？”曲薛吾冷笑一声，说道：“二位大臣刚才所言，乃是盲人聋子乱猜瞎说。请问两国万一结亲你有何策？他们有四万人马，可我们也有五万多呀！如果发布告示，征集强壮的青年，何愁没有六七万人呢！若此次出兵不打胜仗，我愿把脑袋割下献给陛下抵罪！”曲薛吾刚刚怒不可遏地说完，只见大将军胡拉苏布其从旁说道：“你们这些文官大臣只知道身着蟒袍，佩戴金玉，赏花玩月，吟诗贪酒，根本不想社稷大业。大元帅适才所言，我愿担保。如出兵得胜归来，二位大臣如何处置？”蒙格勒吉、达达顿嘎二人齐声说道：“勃特国国主铁木真他应金星之验而出生的时候，紫微宫前白光照射，与其同他厮杀，还不如跟他和好。如若打起仗来，谁能保证谁胜谁负！”曲薛吾厉声问道：“此次必胜，以头作保，还说什么！”太阳罕见他心诚，又见太子阿拉坦沙嘎也一再敦促，因此决计试一试他们的胆量。便命阿拉坦沙嘎为辅将，叫他十日以内率大半兵马出发。他自己和大将军呼拉苏布其留下镇守本国。这时谏诤大夫蒙格勒吉长叹一声，对达达顿嘎说道：“山高马乏，灾生国灭。曲薛吾勇而无谋，如今背天违时，使我们随国灭亡。”达达顿嘎也叹息说道：“今日重蹈过

去汉朝庞令明抬榇死战关云长的后辙！”这真是：

文人学士不出门，

一看便知新势头。

且说曲薛吾领命后，便散发告示，征集军汉，却引出了一位非凡的女子，她名叫洪格尔珠拉。父亲叫做托利，是百人之长。他后续一个妻子名叫尼都木勒，生了一个男孩，名唤格格热胡，尚在襁褓之中。那姑娘洪格尔珠拉生得眉清目秀，脸白唇红，双眉如月，身段苗条，声音洪亮，自幼与众不同。生她时分，父母在家里摸黑抓瞎，惊恐不安，突然梦见屋里落进一颗亮星，便生了这个孩子，因此给她取名叫做洪格尔珠拉。家里没有男孩，父亲从小就把她当作男孩，领她去赛马、耍剑、练箭术、学抛石。女儿渐渐长大，教她学了两年畏吾儿文，又教她学会穿针引线、绣花缝补，一切针线活她都样样精湛。父亲出去打猎，也把她带在身边。那时北方还没有蒙古文，通用畏吾儿文。洪格尔珠拉，早已精通了畏吾儿文。那时洪格尔珠拉年已十六岁，长的玉女一般。那时的北国人不太重视妇女的针线活，特别看重射箭比武。洪格尔珠拉姑娘从小跟着父亲来回奔波，等她长大以后，想给她找个婆家，洪格尔珠拉不答应。一天父亲对她继母尼都木勒说道："如今俺国的太阳罕想要出兵讨伐勃特国。俺是军汉，又是百人之长，准逃不出这次出征。"妻子尼都木勒说道："如今你也上了岁数，怎么能去打仗呢？"托利说道："你的年龄尚轻，又没有儿子替我出征，又有什么法子呢！"妻子说道："豁出几两银子走动走动，不就可以免了吗？"托利说道："倘若人人用银子逃避征兵，那人从哪里来呢？再说又到哪儿去弄这几两银子呢？"妻子尼都木勒说道："先别说你老了不能出去打仗，就是这一家老小谁来养活呢？妻子、幼儿、还有大闺女，该靠谁来过活呢？"托利说道："犯愁也没用，到时再说吧！"果然没过几天，征兵的竹牌雪片似地飞来。托利也接到竹牌，叫他去注册应征。托利只好随着大家一块儿去登记入册。没料到当时军务急迫，必须在

三天以内准备好粮草，待命出发。全家老小心里十分着急。洪格尔珠拉暗自想道：“起先父母把我养大成人，我虽是个女流，但疼爱我不比儿子差。母亲的恩情还没来得及报答，她就去世了；如今年迈的父亲眼看就要出征，往虎口里送命。我上无兄长下无成年的弟弟，父亲这次出征了，年轻的继母和摇篮中的小弟弟该怎么过活呢？父亲如果战死，不仅被千军万马所践踏，而我一个姑娘家，怎么拉扯这一家人哪！如果真的这样，这一家就算完了。唉！父亲疼我，把我养大成人，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年老的父亲去送死？如果这样，抚养女儿又有什么用处呢？”她想到这里，不禁一阵心酸，热泪盈眶，站在树荫下哭了一场。她又转念一想，自己或许可以女扮男装，代父出征就能救活自己的一家吧？只要自己好生在意，是不会被人察觉的。碰上好运，过一年半载生还家乡，自己还能报答父亲的抚养之恩，做女儿的也算没有白活这一辈子。一来老父亲可以避免战死，二来年幼的小弟弟可以长大成人，不致断了后代，也许自己可以血战立功留名青史。谁说记功簿里只记男子的名字？只是担心，穿了男子的盔甲合身不合身？想到这里洪格尔珠拉急忙转身回到家里，取出父亲的盔甲穿在身上。幸亏北国女子不象汉族女子那样裹脚，行路没有难处。再说北国人的习性憨厚朴实不好打扮，因此用不着家家都备置水晶镜子，铜镜又照不清楚，洪格尔珠拉就来到湖边往水里看自己的倒影。呀！别说是当百人之长，就是当千兵之将也都可以。她边看边学着男子的举止动作。突然继母走过来，看她这般模样，十分惊讶地说道：“看你这丫头多怪，何苦这等打扮？”这时她父亲也正抱着小弟弟格格热胡到外面，一边在阳光下散步，一面伤心落泪。他突然听见妻子的话音，连忙走到跟前，笑着说道：“女儿为何这样打扮？”洪格尔珠拉说道：“爸爸！女儿今天的打扮能不能替父亲应征啊？”父亲说道：“你这等俊俏模样，怎么能去应征呢！那天我们一块去登记注册的不下三五千人，哪有象你这么标致的人哪？可惜了你！”说到这里，声音颤抖，掉

下眼泪。洪格尔珠拉也拭了拭眼泪说道："爸爸，可惜什么！"托利老汉说道："可惜你是个女孩子。假如你是个儿子，父亲还愁什么呢！不就叫你去立功了吗？"洪格尔珠拉说道："双亲大人，请你们放心，女儿我主意已定，明日就替父亲去出征！"父母二人齐声说道："啊！你是一个没有出嫁的闺女，别说这些傻话。"洪格尔珠拉说道："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女子遇到乱世，女扮男装，偷偷逃走；又有多少个有能耐的女子从军出征！只要自己好生在意，绝对不会叫人发现的！"继母拍着她的肩膀说道："不行啊，你是个未出嫁的闺女，怎么能掺杂在千军万马当中呢？"洪格尔珠拉说道："二位大人，不必操心，只有舍我一人出去，才能担保二位大人和小弟弟的性命安全。谁说只有男子才能尽孝子之道呢？只要有了决心，没有不成的事情！我只希望二位大人送我出征的时候，不要过于伤心，哭哭啼啼，免得叫人发现。女儿我决不会做出叫你们丢脸的事情。"父母二人看她主意已定，立意要走，心里不安，伤心掉泪，哭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外面有人敲打着梆子喊道："出发的时间到了！"托利老人连忙出去一看，来的是三五名百人之长。老人刚要开口，洪格尔珠拉早已穿好盔甲，带好撒袋弓箭，走了出来，粗声应道，"我的父亲上了岁数，我要替他从军出征！"来人打量了一番，笑着说道："这老人的儿子多精神！个儿也不矮呀！"洪格尔珠拉向父母辞别说道："请二位大人，多加保重！"说完便叫马童把马牵来，手执长矛，大步走去。父母二人望着女儿的背影叹息落泪，过了一会儿才回身进屋。

且说曲薛吾尽起举国之兵，征集七万余人，然后精选五万分成三路，曲薛吾自己同阿拉坦沙嘎、布和伊德木二人领中路大军；命撒木、达如玛塔二将军率西路大军；命苏如勒和格、敏干丹二将军率东路大军；拨一千人马交给小将伊德尔道布充当先锋，命他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只许前进，后退问罪。伊德尔道布领命先走，然后中军里面立起三军帅旗，放炮三声，便命三军向勃特国出发。大军之势，犹如海潮，杀气冲天。

第 八 章

巫师祈祷作法呼风大战勃特国
毛浩来论事问罪希热呼图克

宋孝宗淳熙一十二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乙巳岁，太祖二十四岁，是年太祖生斯琴斯其格力克公主。

刚毅元帅曲薛吾忠臣可数，
先锋伊德尔道布甚为可怜；
暴将希热呼图克理屈气短，
多谋军师毛浩来生杀有别。

且说，当时太祖无事便带一千人马到贺希格腾草原扎营，趁深秋时节四处狩猎。忽然勃特国边境探马得知乃蛮国出兵的消息飞报太祖，太祖一面派人去到宫帐，传令陶尔根希拉、毛浩来等人率大军开来，一面亲自引兵到山前安营佯做狩猎。不过三、五天，乃蛮大军已到跟前，勃特国大军也已临近。

这时乃蛮先锋伊德尔道布领兵先到，探知太祖出外狩猎，就在山前安营，心中大喜，暗自想道："真是苍天赐我建立奇功的机会！"想罢便传令兵士擂鼓吹号，从山下往上攻打。太祖等乃蛮军刚到山腰，突然引兵掩杀过来。乃蛮军原以为太祖毫无准备，如果出其不意地起兵攻打，他一定会败逃，因此挥军上山。如今见勃特军突然从山上冲了下来，不觉大吃一惊，吓得魂不附体，不能骑马上山，因此连脚跟还未站稳，太祖便引兵下山，排山倒

海似地杀将开来，乃蛮军不战而退，纷纷逃散。这时伊德尔道布在山坡上和太祖相遇，来回交战没有几个回合，太祖便将伊德尔道布战马的肚带一刀两断，鞍屉滚落下来，伊德尔道布前胸扑倒地上，太祖便用长矛对准他的后背，厉声问道："小贼鼠辈，你的命就操在我的矛尖上，你是想活，还是想死？"伊德尔道布一面粗声喘气，一面笑着说道："是死是活并非由我，生死操在元帅手里，我只想一死！"太祖说道："今天我饶了你，把你放走，你打算如何报答我的恩情？"伊德尔道布爬在地上失声痛哭地说道："你若把我放走，以后一旦有机会，我还象今天这样带兵来报答你！"太祖微笑一声问道："你们今天来了多少人马？"伊德尔道布答道："总共来了五万六千人。"太祖又问："称得上将军的有几个？"伊德尔道布说道："单是大将军不下十人。"太祖收住长矛说道："你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帅曲薛吾，此次如果再被我们所破，那他一人就把旧辽国和新乃蛮两国的脸面丢尽！"伊德尔道布应了声"可以"，便去找马骑上，带着败军走了。

第二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军师毛浩来率大军出发，到阿拉格岱山附近的草原上安营扎寨。随之乃蛮军也来到这里，曲薛吾观察地势傍山依水，便在深山打下埋伏。布古尔吉、陶尔根希拉对军师毛浩来说道："如果叫乃蛮军占领险要地势，我们就很难攻破他的营寨，因此是否先出兵攻打，把它夺过来？"毛浩来说道："占领险要地势只对守寨有用，而于攻敌不利。如今他们是远道而来，还是速战有利，防守干什么？因此，即使占领了险要地势也毫无益处，不要跟他争夺了！"太祖听了深表赞成，众大臣也钦佩不已。

且说曲薛吾见伊德尔道布败阵折兵，勃然大怒，斥责他损了乃蛮军的锐气，喝命左右推出斩首。经太子阿拉坦沙嘎和众将苦苦哀求，赦免了死罪，最后按在地上重打四十大板。伊德尔道布身体肥胖，趴在地上等打完板子爬起，两手提着裤腰，说道："勃

特国君王叫我转告主帅，他说主帅此次如若失败，那么主帅一人就把归辽国和新乃蛮两国的脸面丢尽。”曲薛吾听了这话更是火上加油，气得七窍生烟。次日，他与阿拉坦沙嘎商议道：“敌兵锐气方盛，不可轻易出战。我看敌军都在密林干草中下营，可用火攻，只担心没有风。”阿拉坦沙嘎说道：“叫布和伊德木[1]随军出来，不就是为了呼风唤雨的吗？可与他商量。”说着便叫人把布和伊德木找来告知此事，布和伊德木说道：“呼风比求雨容易，不过要呼求吹向他们的东风和北风总得慢一点，从今天起诵经拜求，至明日未辰时分才能起风。”曲薛吾说道：“我军远路赶来，休息片刻也未尝不可。请你马上祈祷，不要误了大事。”布和伊德木起身辞别，作法去了。曲薛吾又交给伊德尔道布一封檄文，叫他送到勃特国军营，让他转告：“我在这里磨刀等候，若有胆量，明日午辰把脑袋送来。”伊德尔道布来见太祖交了那封檄文，又把曲薛吾的话原原本本地讲述一遍。布古尔吉、楚鲁等人听了大怒，要杀来使。太祖笑道：“这乃是曲薛吾不满伊德尔道布而想借刀杀人，我们怎么能中他的圈套，加害两国之间的使者，毁坏名声、玷污刀子呢？”毛浩来等人听了此话，惊喜交集，便赏给伊德尔道布良马，又设宴款待，把他打发回去。

这时毛浩来点视自己的兵马，骑兵有三万两千六百人，步兵有两万一千四百人，共有精兵五万四千人。太祖走上阿拉格岱山的阿拉格图哈拉峰顶，观望自己的兵马，见大小有别,进退有序，步骑二军人马强悍，队列整齐。太祖暗暗钦佩毛浩来用兵有方。又抬头往前一看，对面军营外有几个打柴的乃蛮兵士围在一起抽烟，其中一人用火石打火点烟，突然火星溅到干草地上，顿时烧了起来。那时正是干旱秋季，山上的柴草树叶都已枯干，枫叶红林象四月的红花，枯干的叶子沙沙地落在地上。太祖突然想到怕火灾蔓延到毛浩来军营，便取下自己身上带的火石，把它带在毛

---

① 布和伊德木，“布和”系男巫，可叫做布格伊德木。

浩来的腰间。毛浩来这才恍然大悟，拜辞太祖急忙下山，传令兵士起营拔寨，搬到河边的沙滩上安营。众大臣不解其意，各自惊奇。

且说乃蛮国的曲薛吾见太祖兵马突然从干草丛中退军到河滩上下营，心里迷惑不解。忽然想到先前勃特国不仅未杀伊德尔道布，还把他厚赏放回，便怀疑伊德尔道布泄密，把他抓起来重刑拷问。伊德尔道布几次昏死过去，口里直说“冤枉”，毫无招供之意，于是便把他关在囚车里，待破敌之后再行问罪。

史官我写到这里，失声叹息，吟诗几行：

世上佞臣小人往往相似，
人间忠良豪杰常被埋没；
溜须拍马的小人常遇良机，
善良果断的好汉受冤遭劫。

且说毛浩来分兵三路，令扎勒玛、哈尔海如、钦达嘎斯钦率上军；令布古拉尔、楚鲁、扎布三人率下军；他自己同朝莫尔更、希热呼图克二人率中军。约定明日辰时三路人马吃早饭，于巳时列队出发。又令陶尔根希拉、伊德尔斯钦、哈斯尔、比勒古岱、乌云格瓦、乌优图斯钦、乌勒呼大臣、胡尔查拜利、赛汗苏尔塔拉图、特古斯朝克图等十人，明日随同君王登上阿拉格岱山的哈拉峰上察视交战，并嘱咐众将，千万不要让君王亲临沙场，稍有差误，按军法论处。部署完毕，各路人马领命而去。突然有一个人喊着走来，哭着说道：

我择吉日跟随明主，
出去狩猎从未掉队；
我布古尔吉十五岁跟来，
从没想到离开圣主。
调遣别人都一视同仁，
为何对我另眼看待？

毛浩来听了，赶忙站起来笑着说道：“我本帅特意把你留下，恰

好有个重任让你承担。明日开仗，曲薛吾一旦兵败，势必从乌兰胡木这条路上退兵逃走。乌兰胡木山里有一条狭窄的河沟，你去砍伐山上的大树堵住那边的山口，叫众兵士埋伏在河沟两岸，等他们一到就把为首的主将活活抓住。”布古尔吉领命而去，毛浩来又传命面授机宜，嘱咐道：“谁若违令，定要依法论处！”太祖见调拨停妥，便召集众大臣下令道：“你们大家要拼命杀敌，不要后退一步。一旦敌人败阵，不要去抢他们留下的金银财物和别的东西，等交战结束以后，把一切缴获物品如数分给你们。谁若违令，依法处治。”

到了次日，天色晦暗，烟雾弥漫，两军出战，摆开阵势。乃蛮敏干丹、苏如勒和格二人的左路军与太祖左路大军对峙，为首的大将乃是扎勒玛。敏干丹对苏如勒和格说道：“看来，他们的军士很弱，如先动手容易攻破。如果他们的左路军被攻破，右路军即可不战而散。”于是苏如勒和格便耀武扬威，正要出战，扎勒玛所率勃特军左路人马突然后撤。乃蛮军二将正要拍马向前交刃厮杀，对方阵营的门旗大开，炮声响处哈尔海如、钦达嘎斯钦二人引着六百名身着虎皮盔甲，手执盾牌的兵士冲了出来，只见虎甲兵士往下一蹲伏地前进，向乃蛮军杀来。乃蛮军的战马一见虎甲兵士，以为大虫来了，惊慌逃跑。主人驾驭不住，战马飞也似地跑回自己的队里。这时手执盾牌的兵士伏地滚去砍断马蹄，敌营顿时大乱。扎勒玛与敏干丹交手，没有几个回合，把敏干丹刺落马下。钦达嘎斯钦一箭射中苏如勒和格的脸颊，苏如勒和格脸上插着箭头逃去。乃蛮军左路人马大败溃散，哈尔海如便挥军夺过乃蛮军的军旗立在军中。曲薛吾站在中军的无篷车上向远处瞭望，勃特国左路兵马里到处插上了乃蛮国的军旗，不觉心里大喜。这时右路大军撒木、达如玛塔二人见勃特国右军高悬红缎宝盖，以为太祖呆在军中便奋力冲杀过来。这面布古拉尔连忙迎住，二人相斗，不到几个回合，勃特军后面突然大乱。布古拉尔勒转马头，红色宝盖也跟着被踢了过来。那时正是午时刚过，只见从

东北方向刮起大风，撒木以为勃特军已经溃散，便向达如玛塔挥手，二人挥军冲来。突然鼓声起处，毛浩来统率精兵从侧面截击，把撒木军拦腰切断分作两段。楚鲁、扎布二人跟着布古拉尔从左右两翼冲杀，乃蛮军招架不住，撒木死于楚鲁的矛下，达如玛塔慌忙逃去，乃蛮国两路人马全部溃散。原来布古拉尔军中佯举太祖的宝盖，后军突然败散，布古拉尔后撤，正是毛浩来用的诱军之计。毛浩来见撒木等冲来，便丢下大旗，命朝莫尔更、希热呼图克二人守护中军，不许应战。然后毛浩来亲自引军绕过侧翼，突袭乃蛮军右路兵马。曲薛吾见两路人马一起冲进，便命左右擂动大鼓。小将太子阿拉坦沙嘎飞马跃出，高声搦战，朝莫尔更等人见军师毛浩来早有禁令，不敢轻出应敌。乃蛮军营鼓声大震，阿拉坦沙嘎拍马出阵，叫兵士百般辱骂，希热呼图克忍耐不住，派人出去探视，探马闻报："搦战者乃是一个小孩，不过十六、七岁。"希热呼图克听说小孩搦战，更是轻敌，心里急于建立军功，不听朝莫尔更的苦谏，喝命军汉擂鼓，驱开执盾拿弓守阵的兵士，挑开阵前的护旗，敞开门旗，抡舞大斧飞出阵前。阿拉坦沙嘎纵马迎住来回交锋，不到几合，天气大变。阿拉坦沙嘎应战，未战多久，便依曲薛吾之计勒转马头，跑向本阵。这时希热呼图克不知这是计谋，以为他们真的败逃，便紧紧地追赶。突然乃蛮国中军门旗大开，炮声响处震天动地，火箭、火矛、火车、火石一齐发出，闪电也似地冲将过来。希热呼图克的眉毛胡须皆被烧着，勒马逃走。这时勃特国军门旗已开无法抵挡。接着大风骤起，天昏地暗，只见飞砂走石，乃蛮军齐声呐喊，一起冲来，勃特军顿时大乱。火借风力，风助火势，太祖人马无法睁眼，头发被烧，耳朵被烫，盔甲被焚，脸面被烤，慌作一团，顺风逃去。乃蛮军败退后撤的两路人马趁势返身冲杀过来。真是海翻江腾，鬼哭神嚎，有诗为证：

杀戒五百天数尽，
应运豪杰建奇功。

且说太祖站在山上见自己人马旗开得胜，暗暗心喜，钦佩毛浩来用兵有谋。突然又见到敌军营里火焰滚动，借着风势向勃特军卷去，勃特军顿时大败，眼看全军覆没。太祖大惊，从马鞍上向天祈祷，高声说道："上皇天父为何让孩儿铁木真如此惊慌？"话音未落忽然天上雷声大作，风势回转，阿拉格岱山的巨岩崩裂，火花迸发，飞砂走石，顺着风势卷向乃蛮军人马。太祖借闪电抓住天时，命军汉擂鼓，亲引身边的小队人马飞也似地往山下冲去。太祖一马当先，径直闯入乃蛮军里。乃蛮军放的大火突然回转过来。烧遍草原的熊熊烈火与山上的大火会合一起，漫山遍野烧将过来。乃蛮军战甲着火，手脚被烫，战马和盔甲以及大小军旗都被大火烧毁。勃特国众将见太祖只身杀进敌营，个个十分惊慌，那十员护身的将军更吓得魂不附体，各自引兵往前冲去。毛浩来也十分焦急，命军汉吹号，整兵列队，分作三路返身杀回。双方人马混战一场，腥气腾空，哭声震天，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曲薛吾的战马被大火烧死，他只好徒步逃跑，翻过山岗遁去。

且说赫利特的新公伊拉固依着扎木哈的献计，趁此次战乱之际，引一支人马沿着小路偷偷奔到两军交战之地，趁火打劫。他开进乃蛮军放弃的营地，把他们丢下的盔甲兵器车马和软细等物统统收起，又把关着一个犯人的囚车以及败阵后逃回来的二三十名军汉抓起来，心里喜不自禁。这时怕太祖回兵，便急急忙忙顺着一条小路偷回国里。这便是扎木哈教给伊拉固的妙计，让他暗中取利，得到益处。

这时，乃蛮国的布和伊德木见自己白天唤来的大风突然掉转方向，延烧过来，大为震惊，急忙带上身旁士卒仓皇逃窜。他估计乌兰胡木的山路又近又暗，一口气奔到山口。回头一看，战地上风火交加，火舌四处吞没，喊声震天，便暗暗高兴，正好乘机逃进谷中。刚走半里多路，突然鼓声响起，两面山坳里万箭齐发，一如倾盆大雨。那些士卒就象兔崽一样跟在布和伊德木的身后，一个个都被乱箭射死。布和伊德木身上也中了十多个箭头，拍马

跑到山谷北头一看，谷口被大树巨石堵死。他见势不妙，刚要回马，几支飞箭射来，穿透脖颈，翻身落马，一命呜呼。这是他充当巫师拜神呼风，杀死无数平民老百姓的报应。他终于象刺猬一样被射死在乱箭丛中。

却说曲薛吾翻过山岗正遇上苏如勒和格败军，方得一匹马骑上。过了一会，阿拉坦沙嘎也领着残败人马走过来，他点视人马一大半受伤，一小半战死。敏干丹被扎勒玛用长矛刺死，撒木被大将楚鲁所杀，只有达如玛塔、苏如勒和格几人幸存。曲薛吾问布和伊德木的下落，见到他的士卒说道："他朝乌兰胡木那边的山路跑了！"曲薛吾跺着马镫急声说道:"兴许此人也被抓走。"太子阿拉坦沙嘎动问原由，曲薛吾说道："那乌兰胡木山谷地势狭窄，毛浩来与我交战善于用计，千变万化，此处山谷岂有不设伏之理？"话犹未落，布古尔吉引兵回转，齐声呐喊，将他们团团围住。曲薛吾料也难以突围，便高声说道："不听蒙格勒吉兄长之言，方有今天大祸！"说罢回过头来又对阿拉坦沙嘎说道："我虽能突围脱身，可有什么脸去见王汗陛下，我已有言在先，望太子将我的脑袋带去献给我主！"说完抽出利剑自刎而死。可叹一代英豪，落得如此下场！阿拉坦沙嘎大为悲恸，带着达如玛塔、苏如勒和格二人突出重围，哪里还顾得上曲薛吾的首级呢？这时布古尔吉见乃蛮国里竟有这等忠臣,也不忍心加害其余众人，便闪开一条路放走他们，自引所剩人马收拾曲薛吾的尸体，回到自己的营里。

毛浩来这次大获全胜，获得九千人马，鸣金收兵，然后擂鼓吹箫，得胜回营。途中众大臣见野外树林灌木山丛皆被烧毁，这才知道太祖移营水边的道理，深深敬佩太祖的神机妙算。

这时众将会聚，各献所获。扎勒玛献上敏干丹的首级，楚鲁献上撒木的首级，布古拉尔报以生擒五千余人的造册和八千多匹战马，一万多件盔甲兵器，还有旗幡宝盖均被大火烧毁，收也无用。此时军师毛浩来端坐于虎皮帐里，命左右唤来希热呼图克，

叫他立在大家中间帐子前面，厉声说道："我反复传命，叫你千万不要出动中军，你为何违犯军令出阵应敌，致使我军溃败？如果你不开阵门，那火车怎么能冲进我军营里？如果不让火车冲来乱我阵脚，那敌人怎么能蜂拥而至呢？用兵之人都知道，一旦一人失误，多少万人丧失性命，轻则兵败，重则国亡，事关大局，因此军法严于国法。本帅虽然才疏识浅，但吾主念我心诚慎重，从众人群里将我提举出来，肩负重任，乃是把国家和三军生死大事托附于我。本帅既已受命于主，便夜不安眠，食不甘味，时刻审慎，合眼以手筹划，卧床心中盘念，千思万想定出此计，可因你一人固执一行，大功毁于一旦！本帅如此慎重，两军对阵以来不敢妄走一步，这并非为我一人生命安全着想，全是为了夺取全军不败之故。众将各个都是同你一样，为国捐躯打下江山的元勋，他们如果都象你一样，任意违犯军令，那我主的勃特国何以维系？本帅又何以担当重任成就大业呢？"希热呼图克听了他这一席话，深悔自己铸成大错，便连忙下跪，低头不语表示服罪。军师毛浩来说道："主令不可藐视，军法不可阿谀！"说罢用力拍案，大喝一声，抛下依法斩首的令箭，命持刀执刑的刀斧手推出希热呼图克斩首示众，以严军法。帅令一下，左右两侧的众刀斧手如狼似虎一拥而上，将希热呼图克按倒缚住推了出去。众将大惊，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吓得面如土色，谁也不敢吭声。正在焦急之时，布古尔吉引胜军归来，到帐门外滚鞍下马走进院里，只见众刀斧手把希热呼图克绑住推将出来，忙问其由，军汉一一备述，布古尔吉听了大惊。他腰间系着乃蛮元帅曲薛吾和布和伊德木二人的首级，大声呼喊："法斧缓行，刀下留人！"说着用手提起长袍底襟，大步走进毛浩来的虎皮帐里。众将见布古尔吉进来，心里暗喜，想道："此人一来，便有分晓。"

军师毛浩来见大将布古尔吉走进帐里，知道他替希热呼图克求告，便从虎帐里高声问道："所交兄长军令，执行如何？"布古尔吉答道："末将带来了乃蛮元帅曲薛吾和布和伊德木二人的

首级。”毛浩来说道：“尊兄如果有违军令，得如何处置？”布古尔吉答道：“全凭主帅定夺！”毛浩来说道：“军有军政，国有国法，如今希热呼图克违犯军令，损兵折将，因此本帅依法论处，请尊兄不要阻挡！”布古尔吉连忙说道：“虽然如此，法有从轻从重之分，人有偶然失误之处，望军师量情宽恕免其死罪，刀下留人！”毛浩来说道：“事有轻重之分，但军令不视情面，望尊兄明晓事理，依遵国法。当年出兵拉海德部落的时候，尊兄受命亲自带兵守护我主，然而你却叫我主玉体受伤，此罪可还记得？为何不劝阻我主，而让我主只身一人闯入陷地？兄长此次战功虽可抵免那次之罪，但千万不可为希热呼图克求告。”布古尔吉说道：“上次临阵，末将失职，主上受伤，此乃吾罪。既然此罪可抵，还望主帅刀下留情。希热呼图克虽然失误，还可宽恕，给他留一立功赎罪的机会！”毛浩来说道：“上次我主受伤，一来责任在我身上，不能归咎于兄长；可希热呼图克这次失误，完全归咎于他一意孤行，怎么能原谅他呢？”二人正在争持不下的时候，陶尔根希拉从外面飞奔而来，跳下马鞍，从虎帐外面说道：“我主有令，军师听令！”毛浩来连忙从座椅上站起来向北而跪。陶尔根希拉传令说道：“君王传令：希热呼图克虽一时违令使我军败阵，然而依然是为国尽忠所致。我军虽然因他未能尽职擅开门旗，而蒙受一时之难，但乃是风势火力异常猛烈所致。尽管如此，上天见怜，风头刹时回转，我军重又获胜，此乃天神庇护有意相助。因此望军师主帅酌情减刑，免去死罪，从宽处置。他已名列六卿之籍，不要处以极刑。”毛浩来听了主令，这才免去希热呼图克的死罪。命刀斧手砍下希热呼图克的一束头发挂在树上，以戒军汉。然后传守门士卒厉声问道：“本帅让你们守门，乃是不叫闲人随便进出，为何让一个骑马的人跑进来而不把他挡住？非但如此，你们为何不先把他挡住而后禀报于我？”守门士卒一起跪下，连声叩拜道：“奴才们也曾阻挡过，只是这位大臣不听劝阻，说要传达君王命令！”毛浩来听了大怒，拍案说道：

“啊，如果敌人的奸细装扮成勃特国人的样子，假借传达主令闯进来刺我，你们也要放他进来不成？有错而不知错，以巧言掩盖，情理难容！”说罢喝命左右：“把这些奴才推出去斩首示众！”陶尔根希拉连忙走向前去求告道：“这都是我的过错。我是来传达我主之命，不便下跪；不然也要跪下求告，望军师免去他们的死罪，然后上报我主向我问罪！”军师毛浩来冷眼一看，厉声说道：“阳光无情，严法不阿，老兄乃是来传达主命的使者，不能论罪。你等快去砍掉来人的马蹄，门士初犯一概免罪！”帅令一下，那些免罪的守门士卒顿首谢恩，便去把陶尔根希拉所乘之马的四蹄砍下。

原来太祖见毛浩来用兵之术，怕众将嫌毛浩来年小又是平常之人而不听调用，特地向毛浩来示意铁石相击火石取火的道理，暗暗地告诉毛浩来见机而行，以威示众。唉呀！真是国家兴旺众臣相爱。众大臣和众庶民从此守法如命，见军师毛浩来不徇私情，对君王的使臣也不留情，心里无不惊惧，从此以后，谁也不敢违犯毛浩来的军令。

且说毛浩来给众将士分发所获之物，查出太祖的远亲阿尔达、达勒吉岱、胡萨古尔三人违抗太祖告示，任意抢占军卒分得的牛马财物一案。因这三人乃是君王的骨肉，如果随便处置有碍太祖骨肉之情。于是毛浩来亲自将阿尔达、达勒吉岱、胡萨古尔三人送到太祖帐里。太祖升帐而坐，传阿尔达、胡萨古尔、达勒吉岱三人进来，厉声斥道：“当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已去世，勃特国日益衰败，大家纷纷叛离，蒙受百般折磨。即令那时我也仍把你们当作自己的亲族兄长，想要共掌国事，抵御外侮。可你们惧怕众敌不敢作主，硬说我是嫡子让我当了勃特国的君王。后来当我四面受敌遭受种种苦难的时候，你们从未帮过我的忙。如今只有亲族兄弟陶克敦固巴特尔为国效力，你们为啥在逆时相离，顺时相扰？我已在众人面前有令在先，你们身为我的亲族兄长而违犯军令，我今后怎么去治理众部落呢？如用军法处置你们，就会

违背亲者要亲，痛者要痛的规矩，那我不就成了以势压亲，以贵欺族的小人了吗[1]？如若不管，臣仆众民会说我有偏袒之心。你们是我的亲骨肉，不同平民百姓。念你们是初犯刑律，可以宽恕，如若蔑弃国法置于不顾，就会失掉民心。因此我要依法没收你们的财产分给众人，让大家知道我执法不偏。这次免去你们的死罪，只要今后改过从善，我不会抛弃你们。古话不是说过'有家之人善矣，有亲之人宽矣'吗！"说罢便没收他们的牲畜财物平均分给众兵士，免去阿尔达、达勒吉岱、胡萨古尔三人之罪。当初他们三人十分惧怕太祖的威势，后来却对太祖感恩不尽，顿首辞别。

且说太祖一连三天在阿拉格岱山下大张宴席犒劳将士，又收拾了死者的尸首。正要传命回军，突然探马从布尔罕嘎拉顿飞报："南金世宗皇帝派族王前来与我们交好。那族王先派一位使者到布尔罕嘎拉顿报信来了。"太祖便率大军奔回布尔罕嘎拉顿。太祖归来三程接驾。第一程由蒙格利克、胡尔古勒吉二人接驾；第二程由敖伊图敖其格、乌仁嘎楚格二人接驾；第三程由国舅乌尔鲁克诺彦、利德尔斯钦、岳丈太斯钦抱珠奇、察汗台二位幼主到大营前接驾。太祖晋见母亲窝格仑夫人，然后抚恤死难将士之家属，赏给他们衣物食品等。接着又论功行赏嘉奖众人，又同国舅利德尔斯钦、乌尔鲁克诺彦、岳丈太斯钦、大臣陶尔根希拉、军师毛浩来商定何处迎接金朝使臣，何处设宴招待，如何施行相见之礼，如何叫他们知道本国的国势等项事宜。此话暂且不提。

单说，那年夏国出兵攻占金国西北边境，两国交战边民涂炭，仓廪空虚，国力减弱，盗贼四起，因此会宁府一带军民不安。南宋孝宗皇帝赵眘自称金朝皇帝的侄子，对金朝皇帝百般殷勤。此时宋朝封史喜（音译）为枢密院事，封黄洽为大中臣，因陈甲（音译）奏报禁行道家之教，使他兼任平章政事，又起用德寿宫下令削

---

① 这句话何等精辟，我们这一代那些耀武扬威的札萨克（清代官名）诺彦，那些以势压亲，以贵欺族的旗王爷们听了此话，一定会大动肝火，不以为然。

职的陈爱（音译），叫他为国立功。为报金朝旧仇，到处筹资募捐，招兵买马，从奉春库（音译）支用一千两黄金以备赐赏为国立功之将士，又命武师（音译）去西蜀之地操练兵士。金朝听此讯息大为震惊，一面连忙任命枢密使补差布萨揆将军为河南地区安抚使，叫他访查宋朝的虚实；一面又想安抚北国，消除北患，遂将皇侄卫王永济封为使臣。他虽年幼，却聪明机智，授给他金制召道士印玺，赐给他几车彩缎、盔甲以及金玉珠宝等物，扬言以此奖赏过去送来莫格金色格尔首级的功劳，实则听说太祖将要统一北方各部，又闻司天台衙门呈报北国显出圣人应了紫微星之验，因此设法安抚，归附自己。更兼明年三月亲自巡察会宁府，因此想施行安抚北国以安国邦。为使太子完颜璟无后顾之忧，便叫皇侄卫王永济一过寒冬就出师北国。于是永济大讲排场，数月以前便派人到北国报信。此乃虚张声势。

到了次年正月，卫王永济受命出师，向世宗皇帝完颜雍辞别，带一百余名骑兵穿过燕京中都第三大关居庸关，路经第二关寇州关，然后通过最后一关张家口向北进发。永济不知勃特国人的厉害，心想北国粗野部落无知无识，又把一颗召道士的印玺奉为至宝，有恃无恐，前有王者列队，自己坐在金舆之内，命人将所用器皿衣物等一程一程地送去，随身带着五百名护卫威风凛凛地开出张家口大关。没走几天便来到勃特国国境，突然一声炮响，走出一彪人马，举着红旗赤幡，阵旗开处，早有一员大将骑着枣红马，手执长矛横在路上喝问来由。不知此人是谁，待台吉我尹湛纳希在下章分说。

闯入虎穴进到龙潭，
须知小心身家性命。

第九章

都胡楞河畔射盔震金使
伊吉勒吉部结亲赐玉枝

宋孝宗淳熙一十三年，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丙午岁，太祖已到二十五岁。是年太祖生三太子窝阔台，后来当了皇帝。

无知卫王不识天，
射手宝图得时运。
逢时太宗指红尘，
英主太祖卜未来。

却说金朝卫王永济一行，前拥后簇，好不威风，来到勃特国国境，突然一声炮响，震天撼地，闪出一支人马，手擎红旗赤幡，身着红甲，黄尘飞扬，遮天蔽日，横在路上挡住去路，摆开一字阵势。卫王永济大惊失色，忙问其由，原来勃特国先锋大将布古尔吉早奉军师毛浩来之命，带五百名精兵来巡查国境。当时卫王永济派人述说来由，大将布古尔吉一面传令将士就地下营，一面叫扎勒玛、赛汗苏尔塔拉图二人到金国使臣卫王永济帐里，以宾主之礼送去羊羔、美酒，为他洗尘。看官恐怕不知道这位赛汗苏尔塔拉图其人。上一章里叙述策其尔山战斗时，没有来得及交待赛汗苏尔塔拉图的根底。原来赛汗苏尔塔拉图也是西辽人氏，家住唐图河边。太祖几年前带一千人狩猎来到唐图河边，见一个十

几岁的漂亮小伙在河边放羊。那小伙把棍子插在地上，帽子挂在棍子上，自己端端正正地站在那里，向帽子施礼，一个人在那里嬉戏。太祖勒转马头，走到小伙跟前，问他为何这样玩耍。那小伙跪在地上说道："我跟别人一块儿走路的时候，论年龄大小相互尊敬。今天我一个人在外头，我就拜我的帽子为长者来尊敬。"太祖微微一笑说道："因何这样做呢？"那小伙说道："我听说仁主您要到我们这里来，因此我正在练习拜见之礼。"太祖听了大喜，忙问那小伙的姓名年龄，那小伙说道："因为家住在唐图河边，就取姓叫唐兀尼。父亲朝楚勒见我模样长的好看，就给我起了个赛汗的名字。今年十一岁，是己丑年生人。"太祖听了夸奖他，给他改名叫赛汗苏尔塔拉图。把他全家人都接回来，把赛汗苏尔塔拉图交给斯琴居森布尔特格勒金夫人使唤，让他跟大儿子珠奇一块儿玩耍长大。到了十八岁，那小伙子聪明过人，他父亲给他教了四方语言。因此他奉命跟扎勒玛来到金朝使臣卫王永济帐里回报道："贵国虽然占据天下的一小半，但与我们勃特国毫不相干。因此，没有国主的命令，我们不敢让大王进我们的国境。请大王等候几日，先在这里歇脚。等我们奏报大王出使之由，接到号箭以后，再请吧！"卫王永济说道："早已派人报信了。"扎勒玛、赛汗苏尔塔拉图二人说道："虽然大王早已报信，我们守地还未接到号箭。"卫王永济只好忍气吞声等了一天。第二天太祖命哈布图哈斯尔、敖伊图敖其格两位弟弟带着号箭来见卫王永济。太祖又称奈曼国曲薛吾为忠臣，顺路让他们把曲薛吾的尸体送到乃蛮国的国境，然后领金朝使者走进国境。大将布古尔吉奉军师毛浩来之命，让卫王永济把他随身带来的兵马留在国境以外。布古尔吉自己对阵下营，送去酒肉设宴招待卫王永济的兵士。卫王永济虽然心里不快，但也只好带了少量随员跟着哈斯尔、敖其格二人走进勃特国国境里面。路上走了几天，便来到都胡楞河边，被引进太祖接待宾客的大帐里与太祖相见。卫王永济进帐以后，命太祖准备香案拜接圣旨。太祖听了此话，微微一笑说道：

“我们勃特国从古分出，然后传到吐蕃呼珠贡散达力图皇帝手里，而后天子孛尔帖赤那开始登基为皇，一直传到我的手上，已有二十五个世纪。此间从来没有被南方汉族朝廷和大金国降服。如今中原金主为何拿我当他的属国看待呢？我既然承受了祖先开创的社稷，怎么能做让祖先神灵伤心的事情，从属于你们的国家？我绝对不做叫祖先神灵伤心，侮辱自己祖庙的蠢事。”说罢便以一般宾客之礼相待，卫王永济只好白白生气。卫王永济转念一想，太祖说的倒也有理。他一面想，一面抬头一望，勃特国主的三将、四弟、六臣、九卿等众大臣分左右两行象雁翅一样排列，各个都是天罡也似地好汉，气势轩昂，仪表不凡，毫无跪拜之意。卫王永济心惊胆战，不敢分说，只好坐在宾客席上向太祖述说来意，又把封官行赏等事宜备述一遍。太祖推辞说道：“本人不才无德，识浅志短，贵国陛下何以如此器重，送来这般高贵的封册玉玺？本人感谢不尽。只是我们北国人从古以来，以忠心宽厚为美德，不图虚名，不贪空职。何况我这勃特区区小国，一向以信义忠厚为道，特别忌讳金银珠宝之类的装饰。虽有黄金、彩缎、珍珠、玛瑙、美玉、翡翠也无用处。贵国何必这样操心破费！”卫王永济便以南国礼仪，把礼乐程式、锦绸品样、玉珠贵贱备述一番。太祖又微笑一下，说道：“我们北国粗野之人，不懂这些规矩。我们只图为君的要讲信用，为臣的要忠心报国。所追求的是为社稷和部落，所指望的是治邦安国。如果为君的贪淫图财，为臣的行奸施诈，只求金银财宝，只图安乐富贵，尽管有官印封旨，金银、彩缎，那有何用处！反而会使小人钻营高官厚禄，走上邪恶的道路。我是个粗人，我只想安民抚众，安邦兴国，你那官印封旨，金银彩缎，玉石珠宝，我毫不稀罕！”说罢坚辞不受，设宴款待以谢好意。席间，太祖不让品竹弹丝，吹拉弹唱，说道：“我们北国乃是粗野之乡，没有你们南国那样的轻歌漫舞、妙乐奇服，虽有马头琴和四胡弦一类的乐器，此乃也都平平常常，没有什么让人惊奇之处。因此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叫贵国使臣欣赏。

我是个粗人，平时好练武艺，今天叫我的将士比试一番，让你赏心悦目，以助盛宴。”说罢从帐壁狮皮撤袋里取出一只金箭，命乌优图斯钦交给军师毛浩来。突然从军师毛浩来的高台虎皮帐里号声大震，只见都胡楞河大草原四面八方飞尘涨天，旌旗蔽日，刹那间，那六万大军拥聚在帐前。盔甲耀眼，兵器闪光，箭羽如林，军旗似虹。队分两列，列长二十多里，气势浩大，令人敬畏。金朝使臣卫王永济和他的随员一看这般情景，吓得面如土色，瞠目结舌，面面相觑。卫王永济双手哆嗦酒杯落地，音颤声抖，连忙起身，嗵地一声跪在地下叩拜太祖。太祖大惊，说道："这是为何？”便连忙起身扶起永济，笑着说道："大王何苦如此？对我这个粗人何必如此相疑？我别无他意，一来叫大王赏心悦目，以尽鄙国之敬意；二来我虽粗野，手下也有几位大臣，今天把他们召来，在大王面前商定如何报答贵国厚赏之意。”卫王永济这才放心，暗自长叹一声，往后退去坐在一边，那众随员依然吓得浑身发抖。当时太祖反复安慰卫王永济说道："大王放心，不必多疑，好汉不会依仗本乡欺侮远国的使臣。我虽粗鲁，绝不做女人之事！”说罢命左右挥动狮头大旗，召来首臣谋官，聚集到狮皮帐里，把金朝使臣的来意详述一番，问大家如何应对。军师毛浩来跪拜说道："我主从未臣服于南国,怎么能接受他们的封职？我主谢退乃是上策！”只见陶尔根希拉从左班首臣国舅太斯钦身旁走出，跪拜道："虽然如此，大国使臣不远千里好意走访，如不理睬，委实欺人，恐怕会断绝远国来访之路。因此，虽然不受封职，但所赠厚礼似应收纳。”太祖说道："不受封职而受人家的厚礼，岂不沾上贪婪之名吗？”这时太祖弟弟哈布图哈斯尔和大臣扎勒玛二人一起出班，跪下奏道："如今中原送来厚礼，我们也应以礼相答。我主如果慢待来使，恐怕失去远国的信用。”太祖突然灵机一动，向毛浩来问道："请军师再思谋一番，应当如何回答金国是好？”毛浩来会意地说道："如今金朝为了向宋朝报仇，前来愚弄我们。但我们并未中计。退回他的封职，留下

他的厚礼分给有才之士，让他们在使臣面前比试一下。我主已经听说他们要和宋朝交战，因此把礼物分完后，看东西的多少，我们再赠还礼品，给他们送一些俄国兵器和我们北国的良马，这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太祖听了甚喜，说道：“军师之言，正合孤意。”说罢对卫王永济说道：“鄙人想收下贵国的封职厚礼，我的众大臣心里不服；想退回去，又于贵国面上不好看，辜负了贵国的好意，这样做我也于心不忍。因此，鄙人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卫王永济本来是为安抚北国而来的，见他们不上自己的圈套，回去不好交差，心中正在十分焦急，忽然听到太祖这句话，不禁大喜，连忙站起，叫人斟酒，递给太祖说道：“大元帅真是度量无限，还望高抬贵手！”太祖也连忙斟酒回敬，说道：“贵国如此垂爱，乃是由于把闹事闯祸的莫格金色格尔的首级献与贵国，此乃都是我手下将士的功劳，并非我一人之力。因此，把贵国所赠厚礼赏给我手下将士中有能耐之人，要比我一个人享受胜过万倍。既然这样，就要看看我手下将士是否有真正的本事，如果真有本事，就请嘉奖，如无本事也就罢了。”说罢传命：“三天以后，百步之外，比射头盔，分赏大金国的礼品。”说完散席。

到了第三天，大张宴席，百步之外立起花杆，百里以内军民云集，铺天盖地。那花杆上挂着金国送来的金盔，下面系上画有三颗红日的小旗，花杆两旁摆下几千对花鼓、金锣、铜号、唢呐。然后传令射中小旗者赏银两、彩绸；射中红日者赏蟒袍、珠宝；射中金盔者赏盔甲、金玉。这时远近各国与部落的人众也都纷纷骑马赶来。勃特国君王太祖与金朝卫王永济二人走进高岗上的狮皮大帐，分宾主坐定。不一会，便抬进宴席，上面摆着金杯。赛汗苏尔塔拉图和乌优图斯钦二人拿起金杯朝两面一举，军师毛浩来的虎皮帐里便战鼓响起。这时众将军披甲戴盔，扎好撒袋，一对对地跃马向前，挨次弯弓射箭，三停之二射中小旗，三停之一射中红日，众军士兴高采烈地大声喝采，鼓声震天。众将士纷纷

领奖，真是光彩耀眼。金朝将士无不张口惊讶。只见西面红旗丛里第六面飞虎旗下，奔出一员大将，他身着银色盔甲，腰扎罕达犸皮围带，肩上飘着狐狸长尾，胯间佩带红色豹皮撒袋，三绺黑须飘在玉叶似地腮下，手执长戟，骑着灰马，风也似地跑来，高声说道：“仅只射中小旗算不上高艺，今天看我三箭一连射中小旗，红日，金盔，领得三份厚赏。”众人听了大惊，定神一看，那人正是六艺齐全的神射手朝莫尔更。众人看了无不喜悦。只见朝莫尔更把长戟插在鞍鞒，左手挽着神弓，右手搭上神箭，弓拉如满月，箭去似流星，说时迟那时快，头一箭射中小旗，第二箭射中红日，第三箭正中金盔的中心。此时两国的君臣将士百姓无不齐声喝采，拍手称快，喊声震天，远近皆闻。这时又有一位大将跃马飞出，不召而来。此人是谁？看官听我分述。原来勃特国外面女真国的附近有三个部落，一个叫伊吉勒吉，一个叫麦勒吉，一个叫策勒吉。伊吉勒吉部落的首领是乌勒吉图，他有个儿子名叫宝图；策勒吉部落的首领是乌尔图；麦勒吉部落的首领是乌尼、温都尔兄弟二人。乌尼趁太祖小的时候叛离而去，他的部下陶都把他杀害，抢占了他的部落。他的弟弟温都尔不愿跟哥哥出走，苦口婆心地反复劝阻过他的哥哥。看官以后会知道温都尔的本末。

单说，伊吉勒吉部落的首领乌勒吉图原名叫做列斯，住在伊勒古那地方。他有个独生子名叫宝图，年方十八岁，生的白玉一般，仪表端正，从小喜欢射箭，练就一手百发百中的箭术。今天他听人传说，金、勃两国聚会都胡楞河边，箭射金盔比试武艺，便取来豹筋做的弓弦，雕翎箭的撒袋佩带在腰间。骑上貉皮骏马，带着几名随员出发了。那伊勒古那河本来离都胡楞河不远，当日到达，滚鞍下马，走进军师毛浩来的虎皮大帐，说道：“如今勃特国向金国示威，我虽然是远方部落的人士，但愿效一臂之劳，这对天子的威福岂不增添一分？我是一个箭不虚发的射手，因何不叫我试一试呢？”毛浩来早就听说他的箭术高超，连忙笑着说：

“公子，我早就听说你的射箭本领，今天你若箭不虚发，也是我们北国的荣誉！”说罢连忙给他换装，叫他穿上勃特国的礼服，戴上比试的头盔，让他尾随朝莫尔更进场。宝图从撒袋里取出雕翎神箭搭在黑色的弓上，伏在马上向前奔去。头箭射中那面小旗，第二箭射中红日，第三箭正中金盔。这时两个部落的几万人马雀跃欢腾，号筒齐响，金鼓齐鸣，一片欢呼之声，象山呼海啸一般，顿时小兽惊跑，野禽乱飞。金国使臣卫王永济看了这般情景，不禁大惊，心服口服，只吓得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忽然右列人马那边的红帐前面，狮头大旗一挥，鼓声大作，又有一员大将跃马飞出，高声嚷道：“百步以内，射中胳膊肘大的东西算什么高艺？请放下彩缎，珍宝，金玉，盔甲，看我一箭射中一拃大的盔缨。”大家一看，他身穿金环盔甲，上罩金色蟒袍。太祖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弟弟哈布图哈斯尔，心中不禁大喜。连忙从自己狮皮撒袋里取出三支凤翎金箭，连同俄罗斯铁丝做弦的鹿皮包裹的神弓一起，亲手递过来。哈布图哈斯尔连忙接住，顿首谢过，转身跨上枣骝马向前奔去。他心里暗自祈祷：“如果我哥哥果真是真龙天子，就用他这三支神箭连中金盔，威震金国使臣，让吾主铁木真囊括天下！”于是叫士卒用彩缎紧紧地系住金盔，然后高声说道：“请看，我头一箭要射中金盔的左侧，第二箭要射中金盔的右侧，最后一箭要射中金盔的缨穗。”说完左手如托泰山，右手似抱婴孩，弓开象满月，箭去如流星，叭的一声箭头正好插在金盔左侧，众军喝采，擂鼓三响；又取出第二支箭搭在弓上，左拳如打南山虎，右肘如捉北海龙，拉满罕达犴皮包的神弓，拽紧凤翎神箭，弦声响处神箭急飞，叭的一声，直挺挺地插在金盔的右侧，众军喝采，擂鼓六响；等射第三箭时，太祖也对天祈祷，突然哈布图哈斯尔高声喊道：“我兄大贵自天而降，必定囊括天下。请看我这最后一箭！”说罢左掌如抓碎金国，右肩如支撑勃特国，拉满钢绳大弓，拽紧金头神箭，觑得亲切，弓垫脱弦，叭的一声箭头飞去，金盔作响，缨穗落地。这时勃特国九万人马海

潮也似地浮动，一片欢腾，擂鼓九响。道贺叫好之声震天撼地，山呼海啸一般。只见军师毛浩来和首臣陶尔根希拉二人连忙从军师虎皮帐里走出，领着众大臣登上太祖的狮皮大帐，往金盅里斟满琼浆美酒，献给太祖。军师毛浩来跪在面前，铿锵有声地祝颂道：

两支神箭啊，
直插金盔两侧。
它预示着英主，
将把天下稳坐。
一支神箭啊，
把金盔的缨穗射落。
它象征着金国，
将给我们进贡纳课。

毛浩来说完，顿首向太祖叩拜。太祖大喜，便叫他给卫王永济敬酒。然后太祖转过身来，亲手斟酒递给弟弟哈布图哈斯尔，祝福道：

象今天射箭一样，
帮我把天下开创。
象开镰打草一样，
帮我把众敌灭光。
象开弓射箭一样，
帮我统辖四方。
象人们搂草一样，
帮我使众部落归降。

太祖说罢，又斟满酒盅，亲手递给来自伊吉勒吉部落伊勒古那河边的宝图，赞扬道：

你伊吉勒吉部落，
可信而英俊的宝图，
你一来不多也不少，

仅只射了三箭，
箭箭射中了目标，
显示了忠臣的荣耀。

太祖说罢又赐酒给女真国的六艺大夫神射手朝莫尔更，赞扬道：

我的忠臣朝莫尔更，
你射箭是万人之首。
信守诺言始终不渝，
你一箭把莫尔格德征服。

太祖说罢，又亲手斟酒赐给陶尔根希拉、军师毛浩来二人，祝福道：

祝你们的愿望能够实现，
将来一统天下共享荣华。
愿你们的祝福能够实现，
将来安抚远近囊括天下。

太祖说罢取来金银、绸缎、玉石、珠宝、弓箭、盔甲赏给哈布图哈斯尔等三人，以示嘉奖。

这时卫王永济和他的随员一百多人无不惊吓，十分佩服，面面相觑。卫王永济起身斟酒献给太祖说道："贵元帅的国家和臣下，有这么多英雄好汉，收复北国各部落真是易如反掌！"太祖连忙回酒推辞说道："这乃是军汉平常之事，没什么可称道之处！只因没什么好东西给大王助兴，才举行这场比试，助酒作乐。平时听南国人传说，贵国有不少百步穿杨和百步穿钱的神射手，留名于南国史书。贵大王金朝乃是居于天地中心的天子大国，奇人定然不少。请大王赏脸，叫随身将军也来试一试，让我们北国粗野之众开开眼界，看一看中原的射箭之术！"卫王永济听了此话，不禁汗颜。原来那时辽国已灭，宋朝被它践踏，金朝已得太平。君王贪婪于品竹弹丝，文官沉溺于艳词浮语，武将不事武艺，倾心儒术经典，追求荣华。因此金朝武道日衰。稍有长进之辈，醉心经书之道，一心追求富贵，结果兵部衙门之下没有什么能人。

即令有几个武官，不是徒有虚名的迂腐文人，便是碌碌无奇的庸俗之辈。因为武艺高超的大将几无一人，下面的士卒也都不能骑马打仗了。如今卫王永济随身带来的那些武将不过都是披着虎皮的蠢驴，哪里懂得飞马射箭的道理呢？卫王连忙说道：“我国的名将都留在皇帝身边，随鄙人来的都是些无能之辈。虽然也来了几名高手，但都留在贵国境外营生，不在我的身边。”太祖一看大帐前列队而立的十几员金朝将军，他们身着金银盔甲，腰系丝玉宽带，盔上插着伏地的刺猬，背后插着绕身的彩带，真是五光十色，耀眼夺目。太祖便指着他们问道：“这些神道一般的武将，连这一点都不会吗？”永济无奈，只好如实地答道：“他们都是平常之人，没有什么惊人之术，只是装扮得好看而已。”太祖微笑一下，说道：“哪有这般道理？明明都是一些威风凛凛的天将，岂有不懂武艺之理？恐怕乃是贵王以大国之心慢待小国，不愿让小国观赏他们的高艺吧？”太祖一再用言激他，永济起身行礼，推辞，不叫手下将军上场比武。太祖败兴，便命散席。此日永济回国，太祖亲自送行。太祖从身后见他骑马姿势古怪，回帐后对众臣说道：“这厮身为王者，但举止轻浮，日后不得长寿，必定死于非命。不信到时再看。”

且说卫王永济藏好召道士的金玺、封册，对随行人员扬言说，此次出师大获成功。同太祖辞行回程，连日赶路。不几日，行至勃特国的国境。这时布古尔吉早已得报，便冷笑一声，设宴款待，然后命赛汗苏尔塔拉图、乌优图斯钦二人送卫王永济出国百里之外，而后收军回国。可怜金朝使臣卫王永济出使勃特国饱受耻辱，路上暗自说道：“那勃特国多臭多硬！将来万一发难来攻，只能智取，不能武斗。”不一日，便来到国都，假言奏道：“北国已经平服，不过一年半载，鞑靼国必来纳贡。”便眼睁睁地瞒过金世宗完颜雍，然后骗取功名，他和随行人员，每人进爵一级。

此话暂且不表。如今只说乃蛮国兵马在阿拉格岱山败阵以

后，头也不回地一路逃跑，日夜行走，回到国里。阿拉坦沙嘎一见父王太阳罕便抱住他的大腿大声痛哭，把败阵溃兵和元帅战死的原由苦诉一遍。太阳罕听说入族的大元帅曲薛吾战死的消息，大哭一声，昏倒在地。他苏醒后，身穿孝服，面朝曲薛吾战死的方向洒酒祭奠。忽然得报，勃特国把曲薛吾的身首合缝一起，用彩缎裹住，用漆密封送还，已有查边军卒用车拉回。太阳罕抱尸大哭，把曲薛吾的儿子曲世礼叫来跟他一起造墓发葬，然后认曲世礼为义子。此外，又拨给他百户乡民，封他为皇族二公子。那曲世礼为人精明刚毅，因此又封他为大将军，以替父职。曲世礼独揽乃蛮国军事大权，年龄虽然刚到二十二岁，其谋略却非同一般。曲世礼朝思暮想，紧锁双眉，一心想着向勃特国报仇。太阳罕请来委托国事的大臣蒙格勒吉见他如此，再三劝阻。曲世礼答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蒙格勒吉、达达顿嘎二人长叹一声说道："即使昔日三国时期的魏武帝曹操也未报父仇。你若不打消此心，乃蛮国百姓宗庙都会毁于一旦！"曲世礼虽然口头上答应，心里却恨之入骨。此话也不必细表。

却说勃特国国主太祖送走了金朝使臣，就回到了布尔罕嘎拉顿。此时太祖的正妻布尔特格勒金居森斯琴夫人又生了一个男孩。太祖回来的那一天，正是孩子出生的第三天。这一天要把孩子放入乌鲁盖设宴庆贺。太祖屈指一算，那一天也正是金朝送来礼物，太祖智胜金朝来使的一天。因此，太祖以为孩子正好生在国事兴旺的吉日良辰，便给他取名叫做窝阔台。然后对众朝臣说道："将来金朝会败在这孩子的手里。它将国破家亡，断子绝孙。请你们把我说的话记下来！"于是乌优图斯钦取来朱笔记下了太祖说的话。

次日早晨，太祖命军师毛浩来把送给金朝的回礼五百匹良马和兵器备齐，叫他派扎勒玛、赛汗苏尔塔拉图二人在一个月以内送去。然后命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赛汗苏尔塔拉图三人写一封感谢的汉文回书。又命哈布图哈斯尔、敖伊图敖其尔二人帮助

他们。太祖又把扎勒玛叫到内帐嘱咐道："那天在都胡楞河边聚会比武射盔的时候，我亲眼见到伊吉勒吉部落伊勒古那河边的乌勒吉图的儿子宝图，那青年看来不是个平常之人。观察他的言谈举止，是个大有可为的人。从他的声音笑貌可知他是一个有才之人。年纪很轻，武艺高超，真是个才华出众之辈。不知他婚娶与否？我很喜欢他。如今我想再赏他一些金朝送来的奇珍异宝，只是找不到一个年高多才的长者给他送去。细细想来，除了你的父亲扎尔其古岱大伯以外，再没有合适的人了。因此想请你的父亲替我把这最珍贵的礼物送去。你是一个多谋细心的人，你回去把我的话好好转告给你父亲请他走一趟。"说罢便取来彩缎四匹，明珠四颗，紫貂甲罩一件，嵌玉宝剑一把，镶宝撒袋一条，交给扎勒玛。乌利扬罕部落机智聪明的扎勒玛早已猜知太祖的心意，高兴地领受太祖的旨意和礼品，回家拜见父亲，把太祖的明言和暗意备细给父亲述说了一遍，把重礼交给父亲，对父亲说道："办理此事，明面上要顾我主的面子，背地里不叫我主感到为难。"扎尔其古岱老汉听了此话微笑着说道："我的儿子，你真是个心细的人，你的话正合我这个六十岁老人的心意呀！"到了第二天，扎尔其古岱老汉便带着六、七个随员直奔伊勒古那河边。刚一下马，宝图早已得报，见他来到，连忙迎住施礼，顿首含笑收下太祖赏赐的物品，用术斯[1]款待扎尔其古岱，给他斟酒致意，一连欢宴了数日。临走时还牵来一匹鞍鞯齐全的好马当作头礼赠给扎尔其古岱，给他的随行人员一一分给术斯等礼物，给他们换上好马，然后和父亲辞别，带着一行随员跟扎尔其古岱来到布尔罕嘎拉顿大营拜见太祖。宝图面对太祖禀报自己的来意，说道：

看您英主的宏才大略，
如同云散雾消的朝霞，
如同和煦宜人的春风，

① 术斯，（招待贵宾或旧时行聘用的）整羊。

把寒冬的冰雪融化。
我们父子一心一德，
始终对你虔诚尊敬。
前进时愿作您的先锋，
退却时甘作您的后盾。

说罢连连叩首。太祖大喜，推辞说道：

你以男子汉的本领，
用大拇指的气力，
征服高贵的皇亲，
金朝派来的使臣。
你的英勇行为，
使我深深地钦佩，
这点赏品不算什么，
望你务必将它受纳。

太祖说罢设宴款待。宝图问扎尔其古岱道：“听说君王有个心爱的妹妹，名叫图努玛拉，长得象白玉一般美丽，至今还未出嫁。我可否冒昧地向她求婚？”扎尔其古岱老汉回答道：

宝尔吉格德皇族，
他要与别族结亲，
最忌恨一切丑恶。
你是一个神箭手，
看来不会叫你失望。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我虽然碌碌无能，
不妨帮你试探一下。
请回去拿定主意，
把全家搬到这里。

听扎尔其古岱说罢，神箭手宝图喜出望外，便骑马奔回家去。心里琢磨了一阵，对父亲备述一番。父亲听完，说道：“宝尔吉格

德乃是圣门皇族，铁木真乃是天子神裔，能和我们结亲吗？那洪福似海的宝尔吉格德皇族既然这样垂爱，倒也不妨试试；自天而降的铁木真既然这样见怜，也还可以求求。”说罢便把他亲哥哥雅布其岱请来，让他把儿子宝图领上，再去找从前的相识乌利扬罕部落的扎尔其古岱老汉，请他作媒。于是挑选出做彩礼的牛马、骆驼，然后带着全家人搬到布尔罕嘎拉顿。见了扎尔其古岱老汉，向他说明来意，求他帮忙。扎尔其古岱高兴地答应了他的请求，说道："如果金玉良缘结成，就能长命百岁，子孙满堂。成与不成，试试再说。”说罢让儿子扎勒玛给太祖传报。太祖听了心里大喜，便把扎尔其古岱、雅布其岱二人请到狮皮帐里。雅布其岱见太祖威武英俊，气势轩昂，顿时吓得三魂落地，连忙跪下，不知如何是好，瞠目结舌，哑口无言。不管扎尔其古岱如何推他，他都一言不发。扎尔其古岱老人见他这般模样，只好向前移步跪在地上，替他说道：

伊吉勒吉部的首领，
箭不虚发的射手宝图，
听说圣裔宝尔吉格德，
洪福如山的大王您，
有个贤慧美丽的妹妹，
象水晶石那样纯洁，
象清泉般那样晶灵。
宝图听人这么一说，
便准备了九九白驼，
来向有缘的小姐求婚，
想跟她结姻成亲。
恭候大王您的旨意，
请您布下高德大恩。
伊勒古那草原的青年，
列斯家族的后裔宝图，

敬受大王赏赐的礼品，
心里缅怀大王的恩泽。
他听说皇裔宝尔吉格德，
宽宏大量的君王您，
有个聪颖俊俏的妹妹，
长的象白玉那样美丽。
他听到大王的美名，
便备下九九的财礼，
来向有福的小姐求婚。
敬候您仁慈的旨意，
请大王降下恩典。
他来向金枝玉叶求婚，
想得到您的爱怜，
请大王宽厚布爱，
尽早降下您的旨令。

扎尔其古岱说完，便推了推雅布其岱老汉，叫他禀报来意。雅布其岱老汉这才稍微宽心，哼哼几声，清了清嗓子，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听说皇族宝尔吉格德
扬名四海的大王您，
有个漂亮的妹妹，
她的美丽无与伦比。
听说海伊德后裔宝尔吉格德
威震四方的圣王您，
有个贞洁的妹妹，
她的漂亮出类拔萃。
听说天子后裔宝尔吉格德
举世无敌的君王您，
有个仙女般的妹妹，

她的才学无可比拟。
伊勒古那草原的青年，
牵来九匹上等好马，
敬候大王您的吩咐，
请您尽早降下恩纶。

太祖听了微微一笑，嘱咐道：

男子长大了，
就要娶妻子；
女子长大了，
就要嫁丈夫。
皇家自古以来
就有这么个规矩。
男子生在世上，
就要发奋图强，
女子生在人间，
也要尽心努力。
好汉自古以来，
就有这么个道理。
既然人家有识有见，
自己找上门来求婚，
特意求请长者
让他向我转告，
我怎能刻意拒绝。
当女婿的那位青年，
现在在什么地方？

扎尔其古岱、雅布其岱二人一听，连忙出去，把求婚人宝图领进帐里，让他跪在太祖面前。太祖见了十分喜悦，说道：

你真是个神射手，
你的箭百发百中。

你叫金朝使臣丧胆，
你让所有的人高兴。
你比试从容不迫，
一箭射中金盔红星。
英俊漂亮的青年，
原来就是你来求婚！

太祖说罢，便向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二人发下一道旨令：

你们召集国人，
好好商量一番，
作出明确的决定，
然后向我报告，
还要禀报母后，
成就这桩大事。

布古尔吉和布古拉尔连忙应声出去，把国人统统召来，仔细商量了一番，然后来到布尔罕嘎拉顿举行盛宴，给太祖敬酒说道：

主啊，苍天叫您降临，
您的龙体如同玉山。
请你把心爱的妹妹，
美丽的图努玛拉
嫁给毗邻的伊吉勒吉部，
伊勒古那草原上
神射手宝图青年。
请你不要犹豫惋惜，
举国上下都很愿意。

太祖听了这话，十分喜悦，领着四位弟弟去见母后窝格仑夫人。请她定夺以后，回到狮皮帐里，坐下吩咐道：

我们兄弟五人，
只有这一个妹妹，
如今伊勒古那草原

那善良的宝图求婚，
用不着什么推辞，
我们答应他的请求。
既然从宗室家族，
到举国上下臣民，
都愿意这门亲事，
那就把我的妹妹，
如金似玉的小姐，
嫁给英俊的宝图，
让她作他的夫人。

于是取来羊胫骨，叫他俩祭奠灶神，又叫人取出酒来，让祭拜嘎拉顿山。然后太祖命他二人，向里外兄长施礼，同手足般亲友见面。又取来罕达犴皮的神弓，和凤凰羽翎的利箭，插在嵌宝的撒袋里，亲手赏给女婿宝图，并给他系在身上。只留下一九的礼物，让伊勒古那草原的神射手宝图跪拜。象钉上橛子一样，把他认作妹夫。又给他取个名字，叫盖哈拉台布都拉嘎图①给他穿上闪缎的蟒袍，让他骑上凤凰鞍的名马，举行盛大的喜宴，射箭定下聘礼。说媒的扎尔其古岱同亲家雅布其岱，商量婚娶的彩礼。彩礼需要的牛马，足有几个山谷，尽早告诉男方，要他准备齐全。太祖听了大喜，说道：

脖带金领的妹妹
如今嫁给宝图，
既然两家结亲，
理应同甘共苦，
共同为国效劳，
征服天下万物。
要那么多的彩礼，

① 是有绝妙的谋略的意思。——译者注。

究竟有何用场？
就交九九的彩礼，
不要挥霍那么多牛羊。

太祖说罢便命散席，亲送宝图一行的车马起程。这一消息传布开来，一直传到千里之外。这时金朝派人给勃特国君王送来贡物，他们纷纷扬言，说勃特国用和亲之计收复了伊吉勒吉部落。

且说乌利扬罕部落的扎勒玛、赛汗苏尔塔拉图、乌云格瓦、乌优图斯钦四人到了金都，把赛汗苏尔塔拉图的父亲朝楚勒写的回书和五百匹良马，以及五百件上等兵器，交给金国朝廷。金世宗皇帝完颜雍款待北国来使，好言送走。世宗皇帝见北国回书后，深责卫王永济欺主玩世，命众吏问罪重罚。卫王永济两头不讨好。又从他家里搜出召道士的印玺。

且说北国使臣扎勒玛等人离金回国一看，国人好不热闹。情况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十章

善怀的索隆高娃痴情想念阿拉坦
孝敬的洪格尔大惊军师毛浩来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丁未岁，是年太祖二十六岁，生四子拖雷，后来号睿宗。

社稷大事儿女结情意，
相遇良机双方定彩礼。
贤慧的索隆高娃聪颖无比，
卑鄙的伊拉图毫无信义。

且说勃特国使臣扎勒玛、赛汗苏尔塔拉图等人，离开金国回到勃特国的国境一看，打仗的号箭象蝗虫一般从四面八方飞来，顿时一片慌乱。又是何处称兵起事呢？原来伊吉勒吉部落附近有女真国的三个小部落，一个是萨尔吉古德，一个是萨楚嘎，一个是陶吉。萨尔吉古德部落的首领名叫沙海，萨楚嘎部落的首领名叫萨那图，陶吉部落的首领名叫陶伊玛克。这三个部落的首领听说伊吉勒吉部落已经归附勃特国，他们连忙聚会。萨楚嘎部落的首领萨那图原被金国朝廷封过将军，因此他便自称为将军汗，封沙海、陶伊玛克二人为左右两翼将军，经常出兵侵扰周围的一些小国和小部落。如今他们听说伊吉勒吉部落已归附勃特国便聚会女真国商量对策。将军汗萨那图对沙海、陶伊玛克二人说道："那勃特国的国主铁木真势力大振，他仗着金朝给他纳贡的机会

施计吞并了跟他们势均力敌的伊吉勒吉部落。我们早就想收复伊吉勒吉部落，可现在被勃特国抢占了。趁现在这个时候，不出兵讨伐把它消灭，那么它将有朝一日会扑过来把我们一个不漏地吃掉。”陶伊玛克说道：“既然这样，非赶快出兵攻它不可，不过需用诱骗之术暗发奇兵，摸黑突袭方可成功。”于是女真国的将军汗萨那图尽起三个部落的人马共计三万人，佯称出兵东南方向的扎鲁特国跟旺楚克汗报仇，想蒙骗勃特国和伊吉勒吉部落。伊吉勒吉部落的宝舒格图宝图早已探知此讯，一面急忙派人飞报太祖，一面选拔本部落精兵五千人，来到女真国国境附近的道尔比山的山谷两边打好埋伏。

这时勃特国得报以后，太祖连忙亲自点兵，火速出发去迎击来犯之敌。太祖临走之前又命温都尔斯钦领其余人马朝北路开进女真国的境内，尽夺其余三个部落的土地家园，男女老少。前一章里曾经提到温都尔斯钦的名字，原来温都尔斯钦有兄弟俩人，哥哥名叫乌尼，是麦勒吉部落的首领，过去同太祖的父亲也速该巴特尔一起居住在勃特国。后来也速该巴特尔不幸去世，那时太祖铁木真年纪尚幼，国势逐渐衰弱。胡拉金率各部落叛离而去。当时麦勒吉部落的首领乌尼也叛离而去，他的弟弟温都尔半途离开，回到太祖这里。太祖十分惊奇，向温都尔问道：“你为什么不跟你亲哥哥一块儿走，回来找我铁木真呢?”温都尔心里焦急，失声痛哭，跪在太祖面前，折箭起誓：

宽厚仁慈的大王，
您是布施者的蟒来①。
忠实的温都尔我，
至死也不会变心。

太祖听了这话，夸奖温都尔是个有心眼的聪明人，便给他起名叫做温都尔斯钦。他的哥哥乌尼后来为赫利特国的赫王击破，

① 第一个的意思。——译者注。

被他的部下陶都所杀，于是陶都夺了他的部落，到了后来太祖攻破伊隆喜城（音译）才把他消灭了。因此，太祖为了表示对温都尔斯钦的信任叫他率领后军。

且说伊吉勒吉部落的宝舒格图宝图到道尔比山等了三天，三个部落的人马这才陆续开到山里。刚进谷口，过了一半人马，忽然从枫树林里号声响起，顿时山沟左右两侧箭石俱下，好似倾盆大雨。那三个部落的人马麻痹大意，因此顿时大乱，一小半人伤残，分做两段。女真国的萨那图汗身中数箭，急忙引前军突围来到道尔比山的东面山谷，这时沙海早被乱箭滚石打死。将军汗萨那图惊慌失措想往东突围，刚从谷口前奔过，突然东南面炮声大作，震天动地，杀气腾腾，旌旗蔽日，刀枪盖山，一支勃特军杀了出来。毛浩来传命擂鼓，铁桶也似地把他们围住。太祖的狮头红色宝盖停在东山坡上。女真国的将军汗萨那图领七千人马厮杀过来，也在狭窄的山沟里被围住。他料难于脱身，前后受敌，走投无路，于是急中生智，跃马跑上山梁，取下头上的金盔，高声喊道：“喂！听说你们勃特国的大王宽厚仁慈，如果给我们留下一条小命，那我们至死替他效犬马之劳。”话音未落宝舒格图宝图拍马从山后闪了出来，一箭射倒将军汗，把他生擒过来。拜见太祖，把萨那图献上，说道：“主兄，萨那图已然抓来。把他押到道尔比山东面，我跟内兄哈斯尔统领万余人马赶到大山西头，去攻留在那里的陶吉部落首领陶伊玛克的人马。祸根就是那个陶伊玛克！”太祖听了大喜，依他所言，拨给哈斯尔、比勒古岱二人六千精兵，叫他们跟妹夫宝图去攻陶伊玛克，又命敖伊图敖其格、乌仁嘎楚格二人带两千人马，去做后援。妹夫宝图率领众军翻过大山。此时陶伊玛克早已探知前军消息，带着败军掉头逃去。没走几里，勃特国和伊吉勒吉部落的追兵象滚石洪水一般掩杀过来，把他团团围住。陶伊玛克魂飞魄散，急忙逃走，跑上河北面的一个秃岭，整兵点将，摆开阵势，往四处投滚乱石。宝舒格图宝图见此情景，忙对内兄哈布图哈斯尔说道：“内兄，你留在这

里督兵包围，我带几个骑兵和号炮做为疑兵，偷偷地绕到那座山梁后面的马鬃峰，把陶伊玛克一人射倒。陶伊玛克一倒其余人马就都会马上投降。”哈布图哈斯尔说道：“这里布呼比勒古岱留下督兵包围，我们二人一块去那面。”说罢，吩咐比勒古岱道：“你一听到马鬃峰的炮声响起，就带兵到秃领西侧厮杀，把东面空下让他们后撤，以便引向我军，方可全胜。”比勒古岱无奈，只好答应从南面佯攻，虚张声势。宝图、哈斯尔二人带四、五十名神弓弩手快马加鞭，绕到马鬃峰后面偷偷地爬到马鬃峰顶上，埋伏在杂草丛林里，一眼望去，只见陶伊玛克的人马面朝南方堆垛乱石。哈斯尔说道：“估计它离这儿足有两箭之地，即使射到了也不能伤人。钢弦大弓我又忘记带来。”宝图说道：“我带来了主兄赏给我的钢弦大弓①。内兄，你射还是我射？”哈斯尔说道：“哪是陶伊玛克？”宝图说道：“那个站在白旗下面擂鼓的人正是。你看他不是身后插着五面白旗吗？”哈斯尔接过宝图的弓箭试了两三下，说道：“我没有把握，怕射不中。还是妹夫你射吧！”说罢便将硬箭强弓递给宝图。宝图说道：“我倒是满有把握射中他，请内兄看我射吧！”说完把硬射搭在钢弦弓上，试了一试，然后拉满弓弦，说了一声“就看主兄的洪福！”叭的一箭穿透了陶伊玛克的脖颈。众兵士以为天神发箭，都慌作一团，大白旗也随之伏倒，陶吉部落的人马顿时大乱。这时哈斯尔、宝图二人忙命放炮，众人一起拥上纷纷射箭。两处虽然相隔较远，但是居高临下，箭不虚发。陶吉部落人马吓得屁滚尿流，无处藏身，到处乱窜。他们猛然发现包抄山梁的勃特国军一个劲地由西往上攻，料知中计，便转向秃岭东侧。又怕山后埋有伏兵，遂直奔东南大河方向逃去。突然南山岗下炮声大作，震天撼地，正好和敖伊图敖其格、乌仁嘎楚格二人的援军相遇，陶伊玛克的兵士吓得魂不附体，纷纷扔下兵器，丢盔卸甲，忙把陶伊玛克的秃脑

① 一种用发条制作的太弓。

袋割下，西瓜也似地举在头上，跪地投降。当时比勒古岱等兄弟妹夫五人查点所降人马，共有一万二千余人，于是便分作五队监管。陶伊玛克的脑袋光秃秃地无一根头发，便用马嚼兜住，悬在旗杆上奔向大营。此时太祖、毛浩来二人尽降道尔比山东面女真国将军汗的人马，分队监管。扎勒玛和赛汗苏尔塔拉图赶来报告了哈斯尔一支人马大获全胜的消息，便命扎勒玛、赛汗苏尔塔拉图二人到道尔比山岗置酒迎接。军师毛浩来迎出寨来，亲手敬酒庆贺。进寨后太祖出帐迎接，亲手斟酒赏给兄弟和妹夫，接着设宴款待，放假两天，让众兵士好好休息。刚要起程回国时，闻报温都尔斯钦席卷似地收复了女真国的三个部落，把全部落的人连同将军汉萨那图、沙海、陶伊玛克几人的妻室老小一起收来。毛浩来连忙让乌优图斯钦前去迎接，自己迎出寨门，太祖亲手赐酒洗尘，又整整欢宴了一天。次日，鸣炮三声，喜鼓擂动，四万大军一起出发。因为北国地广，辽阔无边，众兵士列队行进，鞭敲马镫，手拍鞍座，唱着得胜歌曲，不一日，便来到国土附近。只见大将楚鲁出来接第一程，大将布古尔吉接第二程，陶尔根希拉抱太祖长子珠奇接第三程。正在此时，太祖夫人布尔特格勒金居森斯琴在天空打雷时亲眼看见雷神，生下第四子。这孩子面红如火，太祖便给他起名叫做拖雷。太祖说道：“这孩子将来一定是个盖世英雄。生他的时候，我讨平了头号敌人，又见到了雷神，想必是天父叫他下凡，助我一臂之力。”当时太祖祭拜山神，叩见母后窝格仑夫人，将军事给她备述一遍，又把妹夫的战功禀报一番，窝格仑夫人听了满心喜悦，向他传命趁此大喜，办小女儿图努玛拉的婚事。勃特人听闻此讯，举国欢腾，无不喜悦，真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太祖见妹夫宝图立了首功，便借此良辰，让人在斡难河畔布尔罕嘎拉顿草原扎起大营，做为褒奖有功将士，给图努玛拉小姐办理婚事，成就婚姻六仪的场所。当时远戚近亲，功臣名将，奴婢臣仆等云集一起，给女婿宝图穿上点金蟒袍，系上

镶玉宝带，胯间别上嵌着绿石翡翠的苏蒙手巾①，脖颈挂上珍宝念珠，头戴红玛瑙的顶子，脚穿白底尖靴。给马配上银镫玉嚼，琥珀鞍韂，黄丝缰绳，红锦鬃穗，金黄额顶。然后叫祭拜灶神，叩见窝格仑夫人。太祖将七个驮子、载物大车和七班乐器，亲自送到接亲的帐里，拜了天地众神，然后让他俩进入龙帐里面，又令二人金盅对酒，行施六仪，大宴三天。此时妹夫宝图为女真国将军汗萨那图求命，太祖照准。太祖到狮皮大帐升坐以后，亲手斟酒递给妹夫宝图，祝福道：

我亲爱的妹夫宝图驸马，
你只射三箭就把金使镇住。
我红光满面的妹夫宝图驸马，
你仅用一箭就把三个部落收复。
愿我们一起创建天下，
愿我们共同奠定国基。

说罢大张宴席欢乐了三天，然后双方的大臣说唱祝词，解下龙帐上的九条彩带。临走时，窝格仑夫人握着独生爱女图努玛拉小姐的双手嘱咐道："我的女儿，你要维护娘家的声誉，好好尊重婆家的名望。妈妈没有别的话了。有心的孩子，宽厚的塔吉丫头，可要好好自重啊！"说罢含着热泪分手。

且说太斯钦、扎尔其古岱等四位首席媒人，哈斯尔夫人等五位娘家，毛浩来为首的九位首席亲家，毛浩来夫人为首的九位女方亲家，携带陪嫁毡房、牛马、臣仆、丫环陪行，太祖又把免罪的萨那图和他的部落陪嫁给妹妹，又把沙海、陶伊玛克二人全家老幼当作马伕赏给妹夫，然后鸣炮三声，勃特国送亲的众大臣、众仆人带着一千人马出动，浩浩荡荡、逦逦向伊吉勒吉部落走去。一路上车辚辚马萧萧，吹箫弹琴，好不威风，真是一言难尽。

---

① 苏蒙，箭的意思，苏蒙手巾是射箭时用的手巾。——译者注。

且说男方的伊吉勒吉部落列斯家族的远戚近亲、朝臣、家奴，熙熙攘攘云集一起办理婚事。萨那图部落的人为谢不杀之恩也来忙活打杂，出力帮忙。连同前来贺喜的众小部落都算在一起，下营的篷帐连绵几十里之远，声势浩大，好不热闹。大家见勃特国小姐嫁妆可观，帐篷、家臣、牛马、随身丫环不计其数，都赞不绝口，此话不提。且说伊吉勒吉部落大摆喜宴招待送亲的勃特国宾客，排场隆重，比勃特国喜宴胜过三分，送亲的十分满意，接亲的也很称心，整整热闹了三天三宿。席罢，双方亲家开怀叙旧，勃特国送亲的众大臣，辞别塔吉小姐起程回国。此事不表。

且说赫利特部落赫王的儿子新公伊拉固趁勃特国办喜事之际，给身边的扎木哈拨一支人马星夜偷袭，放火烧了都胡楞河以南的太祖冬营地，白白地抢走臣仆牛马，佯言策勒吉部落人干的。探马听到这一消息，连忙奔回大营，叩见太祖，把太祖冬营地被劫一事细述一遍。太祖叹息一声，微笑道："真是可笑，赫王还有脸面见人！连他亲生的儿子都管教不住。他的儿子不仅私养我的仇人扎木哈，还给他兵马偷袭我家园。真可恨，真无耻！放火烧掉我的一个营地算得了什么？只可怜我的臣民备受苦难！请军师亲走一遭，看一下遭难的臣民，把他们从挨饿受冻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叫人把这里的仓廪打开，多带一些皮毛、布帛、茶叶等一应物品，再从当地附近拨一些牛马和羊只分给他们！"说罢叫人牵来一百峰骆驼，载满了东西送走。这时太祖的弟弟哈布图哈斯尔也要回家，太祖特意嘱咐道："弟弟，你住的嘎拉古图草原虽然风景优美，可它离赫利特国太近了。古语不是说'住的离毒蛇近，就要提防从衣襟下面钻入；住的离坏人近，就要把家园搬走'吗？你不搬家，早晚要吃坏蛋伊拉固和扎木哈的亏。不如早点搬来一起住啊！"哈布图哈斯尔答道："有你自天而降的贵人哥哥，还怕他赫利特部落的伊拉固而搬家吗？"说罢坚持不搬。哈布图哈斯尔回去，毛浩来去搭救难民，此话暂且不必提说。

单说赫利特部落的伊拉固听信扎木哈的话，偷偷地去抢劫阿

拉格岱山大战中乃蛮国丢下的军营，心想："多亏扎木哈有见识，出了好点子，才拣到了这么多东西！"一面想一面高兴。伊拉固听说勃特国最近又收到金朝的厚礼，生擒了女真国的将军汗，征服了三个部落，心里实在嫉妒。于是私下同扎木哈商量，瞒着父王给扎木哈拨了一支人马，叫他去收复那几个溃散部落的人。扎木哈东奔西颠了几天，收集到五、六百个逃散的人回来。他见伊拉固对勃特国抱怨不满，便顺水推舟，指着别的部落嫁祸于人，向伊拉固敬献偷取勃特国冬营地的计谋。伊拉固喜出望外，便给扎木哈增拨人马，依计行事。扎木哈带兵出发，日住夜行，来到勃特国境，抢了冬营地的牛马、金银、车物，私下分赃。此事不提。这件事传到新公伊拉固的妹妹索隆高娃的耳朵里，她想："哥哥为何干这种伤天害理的缺德事？"这时正是群雁南去的深秋季节，索隆高娃便以到野外猎取野鸭为名，去哥哥营里查看虚实。索隆高娃主意一定，便叫随行侍女换了新装，自己骑上鬃尾雪白、体大头高的银灰走马，迎着深秋的清风向前碎步颠走，只见枯草里跑出一对对的黄羊、豹子。索隆高娃见景生情，忽然想道："唉！连飞禽走兽都有雄雌之爱。"于是她不由地想起乃蛮国那位漂亮英俊的小将阿拉坦沙嘎。连忙取出阿拉坦沙嘎送给她的金扳指儿，情不自禁地感叹一声，心潮翻滚，鼻子发酸，一行细泪迎风滚落，从她红润的面颊斜着下流。索隆高娃伸出白玉似的手指迎风擦掉脸上晶莹的泪珠，心里一面回味着阿拉坦沙嘎情意绵绵的话语和英俊漂亮的仪表，一面用左手勒了勒马缰，用右手把鞭子往肘上一套，把绣花飘带顺风一摆，把镶玉头饰往后一捋搭在撒袋上，用清脆委婉的声音抽泣道：

北来的秋风啊轻轻地吹动，
孤单的姑娘我寂寞难忍。
心爱的人儿你在何方，
上天偏不叫琵琶唱和。
南去的鸿雁啊双双比翼，

小姐我啊却是孤身独影。
远近的人儿我都已瞧遍，
谁也比不上那折箭的英俊。

索隆高娃一边唱一边在草原上策马漫行。突然东南方向灰尘大起，先锋帕拉古岱骑马带着二十来名兵士飞也似地来到新公伊拉固的营地。他一见索隆高娃，便连忙跳下马鞍，跪地向她请安。索隆高娃一面忙说先锋不必下跪，一面问他去什么地方。帕拉古岱便把今天要处死从乃蛮国所丢兵营里抓来的囚犯伊德尔道布一事备细述说一遍。索隆高娃听了此话又惊又喜，忽然心生一计，向他问道："先锋，我早听人说乃蛮国曾经抓过你，说也奇怪，他们为何不杀你，偏偏把你放回来了呢？"帕拉古岱答道："当时说要斩首，把我推了出去，多亏太阳罕的那个漂亮公子阿拉坦沙嘎从旁救我，给我盘缠，打发我回来。要不早就杀头了。"索隆高娃禁不住笑道："既然那样，如今要杀乃蛮国的先锋，你站在旁边连一句求情的好话都不说，你问心得过吗？"帕拉古岱道："本来早就说要杀他，都是我从旁苦劝，才拖到今天。都怪那个伊德尔道布，他根本不听我的劝阻，老说'今天放走，今天起兵跟你们算帐！'他连一句好话也不说，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实在没有法子搭救他。"索隆高娃又问道："他们乃蛮人把你抓去以后，没有说叫你投降的话吗？"帕拉古岱答道："他们劝我不知多少次，我都没有答应，这才决定处死我。"索隆高娃破啼为笑说道："俗话说'开弓射鹿，将心比心'。先锋，你为何不这样将心比心呢？还不都是各为其主吗！再说上次阿拉坦沙嘎想要好言交和，捎来礼物，先锋你为何忘了一阵子，然后才交给我呢？"这一问，帕拉古岱不知如何是好，连忙回答道："不是我忘了那件礼物。我一回来，正好大王带兵打仗去了，我心思小姐也跟着去了。因此第二天一早我就飞马去找大王，路上碰见扎木哈把他抓住，到那儿一问，听说小姐不在，因此回来后才给你送来。"帕拉古岱又跪着说道："听小姐刚才说的话，是叫伊德尔道布回去，报答

放我回来的恩情。请小姐多多帮忙，以谢人家饶我之恩！”这话正合索隆高娃的心意，她暗自微笑着说道：“我正好有件事到我哥哥那儿去。你先试着求一求，实在不行，我从旁助你一言。”说罢便叫他先去等候，自己徐徐来到伊拉固大营门前。只见一队兵士捆住伊德尔道布押到外面只等斩首的号令，刀枪如林，阴森可怖。守门将士见索隆高娃来到，便喝退兵士，闪开一条路，向索隆高娃呐喊施礼。索隆高娃从兵士闪开的路上往里走去。到第二个大帐前才从马背上下来，带着众侍女走进哥哥伊拉固的帐里。新公伊拉固见妹妹进来，微微起身笑道：“妹妹，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说着叫索隆高娃坐下。索隆高娃一看帕拉古岱早跪在地上，于是借此机会笑着说道：“妹妹我今天心里烦闷，到野外射鸭钓鱼，顺便也来见见兄嫂二人。半路上碰见先锋帕拉古岱兄，他说为要报答乃蛮国不杀之恩，想把乃蛮国先锋将军伊德尔道布不杀放回。这样将来也好说人情。不过他怕哥哥不准，只好请我向哥哥求情。依妹妹看来，那乃蛮国虽然跟我们有仇，但这次伊德尔道布被抓是因为他们同勃特国交战，得罪本国，被监禁于囚车，他并不是在跟我们厮杀时被捉来的。更何况乃蛮国跟我们交战时把我们的先锋将军抓去，也没有杀害；我们如果把趁人家交战之机抓来的人杀掉，岂不被乃蛮人耻笑，当作话柄吗？再说杀一个莽汉于我国又有什么益处呢？反叫乃蛮人更加仇视我们，别的部落也会讥笑我们。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益处。我们如果真有能耐的话，专与他交战，那时把他抓来杀掉，别无可说之处。因此，依我看来，与其杀掉一个粗人，加深万人之仇，倒不如把一个无用之人放回去，将来在万人面前有话可说为妙啊！”伊拉固说道：“我也那样想过，想免他死罪。可他口出恶言，实在恼人，不得已才决定除掉它。如今既然妹妹这样说，先锋帕拉古岱也替他求情，那就放了他吧！”说罢传递号箭，叫人把伊德尔道布押进帐里，替他解缚，把他交给帕拉古岱带走。当时伊德尔道布硬不下跪，依然大声叫嚷：“今天把我放走，我还

要举兵来战。还是把我杀了的好！”说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众人看了无不抿嘴发笑。帕拉古岱给新公兄妹二人叩首谢恩，临出帐时，连推带拉地把伊德尔道布拽出营外。接着索隆高娃也辞别哥哥，骑马从兵营里出来，顺着清澈的泉水迤逦走去，心里琢磨着给乃蛮国阿拉坦沙嘎赠送的礼物。她一面催马向前，一面从蟒缎撒袋里抽出那漂亮的情郎阿拉坦沙嘎射给她的那支无头箭杆，看了又看，不由情意绵绵，心潮翻腾。从马鞍上俯身望了望湖水里自己的倒影，浑身上下热流滚滚，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便用清脆温柔的声音唱道：

在这清澈的泉水边，
我呀尽情地游玩，
姑娘我婀娜的身影，
倒映在晶明的水里。
小姐我柳叶似地双眉，
多么叫人喜欢。
我从小生长在北国，
有着美玉般的脸蛋。
那广阔无际的草原，
使我的双眼舒展。
阿拉坦射来的箭杆，
引起我心事缠绵。
那优美的山水啊，
激起我无限的思念。
阿拉坦赠送的扳指儿，
吸引着我的心愿。

索隆高娃边唱边走，忽然抬头一看，先锋帕拉古岱领着伊德尔道布走向自己的帐篷。帕拉古岱一见索隆高娃，便对伊德尔道布说道：“这就是救你命的那位姑娘，你快下马向她致谢。”伊德尔道布连忙滚下马鞍，给索隆高娃叩首谢恩。索隆高娃赶忙举起缰

绳掩住自己的脸庞，微笑着说道：

我们两国一向无仇，
如今时常动武不休。
不知原因从何而起，
回去后别再厮杀相斗。

索隆高娃手里拿着阿拉坦沙嘎射来的那支无头箭杆，又伸出拇指叫他看了看那颗扳指儿说道："单凭这颗扳指儿和这支箭杆，我们两国也该讲和，天天打仗有何好处？今天多给先锋将军一些盘缠，回去以后好生把这些话转告大王！"说罢两颊绯红，热泪盈眶，连忙用长袖把脸遮住，举鞭拍马一溜烟跑回家来。见了帕拉古岱的妻子，把她捎来的锦缎荷包和一包银子交给她说道："前些日子人家乃蛮国把你丈夫放回来，如今为了报答人家的不杀之恩，我去找哥哥说了情，也叫他放了乃蛮的伊德尔道布。你快去把这银子交给他，把这荷包缝在他的衣襟里面捎回去。"帕拉古岱的妻子听了大喜，连忙收下，回去把荷包和银子交给自己的丈夫。帕拉古岱接过，便把银子转交给伊德尔道布，然后又叫他将荷包缝在衣襟里面，回去后还给原主。再三嘱咐他千万不要忘记。又给他准备了一驮子东西，派一名兵卒送他回去。刚把人送走，回到帐篷里，忽然新公伊拉固那面派人来叫他。帕拉古岱连忙跑去一看，扎木哈、伊拉固二人正在那里商量道："我们一定要起兵去到勃特国雪洗我们的大仇。趁他动手以前我们要先下手！"帕拉古岱连忙劝阻道："我们千万不可以怨报德。"新公伊拉固听他此话，大为恼火，脸色一变说道："只想到他一点小恩小惠！等以后他羽毛俱健，我们死了连安放骨头的地方也没有，那时怎么办？你别多嘴，快去召集强汉操练人马！"帕拉古岱只好出来当夜去见旧臣安都，把此事一一细说一遍。安都长叹一声说道："唉！我不是说过咱们的社稷败就败在扎木哈一个人的手里吗？只可惜咱们的老王爷到头来不得善终。至于我已年过半百，到了告老还乡的时候，也没什么可惜的。可你们刚到中年，正是

成就大业的时候，如今不加提防，大难可能临头。望你们多加注意。”帕拉古岱点头称是，不久便出去巡查边境去了。此话不提。

且说伊德尔道布辞别帕拉古岱往乃蛮国走去，路上经过勃特国边界的时候，便在勃特国边界巡房住了一宿，把前事说了一遍。勃特国兵卒便把他捉拿押到军师毛浩来赈济难民的大营里。伊德尔道布没有隐瞒地把前因后果述说一遍，毫不在意地站在那里。毛浩来听知根由，忙替他解缚，取来酒肉叫他饱食一顿，还给了他路上吃的羊肉野味，又赏他一些穿的东西，打发他回去。毛浩来见抓着伊德尔道布的兵卒十分尽职，便重重地赏了他们。当时同军师毛浩来一块来的特古斯朝克图和毛浩来的弟弟点仓，忙问他为什么把伊德尔道布放回去。毛浩来笑道："你们难道没有听出来？赫利特国已经从内部腐败了。女人参政乃是阴阳相倾的征兆。昔日辽国虽有两代女人当政，此乃不过都是国母。如今这个女子虽为人聪明，但毕竟还是个没有出嫁的丫头！男子的才气移到女子的身上，这明明是我弱他强的征候。因为女子到头还是属于别人的。因此，这是家破国亡的祸根。这是其一。再说赫利特的那位俊小姐索隆高娃看中了乃蛮国的那个漂亮公子阿拉坦沙嘎，贪恋其色，萌起异心，因而同她父王的敌人暗中来往，互送礼物。你们想一想，这样做有啥好处呢？他们愿意来往就叫他们来往吧，我要尽量从中获取好处。我们何必拦截他的去路，割断人家的祸根呢？这是其二。其次象赫利特那样的小人都装做如此宽厚的样子，如果真正宽厚的我们勃特人拦路杀人，那就会给我们的君王脸上抹黑；更不用说我主亲自与他交战，把他打翻在地，也未杀戮。因此，我们如果拦路杀他与理不合。这是其三。既有这三条根由，杀他一人干什么？”众人听了无不惊讶，以为毛浩来是天神转世，神机妙算。

当时扎木哈听说勃特国人抓了伊德尔道布不杀，行赐宽待，礼送回国，连忙来找新公伊拉固，说道："过去勃特国的铁木真

想跟你们结亲，如今他又拦路截住伊德尔道布共商侵略我国之策。你若不信，请问边界巡使。尊公子如果举兵攻打勃特国，我愿去游说其他部落，征集人马共同进讨。这样就可打败勃特国。如失良机，将来众部落将成为他的瓮中之鳖。即使现在，勃特国的地盘也已经扩大到方圆千里之外！”他的这番话正合新公伊拉固的心意。伊拉固连忙答应道：“我也这样想。前些时候，我跟勃特国君王铁木真的一家子阿尔达、胡萨古尔、达勒吉岱三人商谈的时候，他们说铁木真把他们从阿拉格岱山大战中缴获的东西尽数抢去，分给了众兵士，心里十分忌恨。近日我派人去探问他们三人，他们三人回话说，我们一起兵，他们就做内应。因此千万不可失掉这一良机？”说罢便去禀报父王。赫王陶高利勒叹息道：“你的打算我早就知道了。扎木哈这个人是个专耍嘴皮的家伙，你千万别信他的话！”伊拉固见父王不准，火冒三丈，转身抓住门帘使劲一甩、愤然而去，几天没来禀事。那天，女儿索隆高娃、旧臣安都、先锋胡尔嘎、帕拉古岱等人恰好也在赫王的身旁，赫王长叹一声，对伊拉固说道：“唉！难办啊！人家勃特国几次救过咱们，咱们赫利特国从我父亲那个时候就得到他们祖辈的关怀，我自己也是靠了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巴特尔之力，才从叔父手里夺回了赫利特国。从那时到今天一连几次，人家铁木真搭救过我们，这些事情你不是亲眼见过，而且还矢口发过誓吗？既然这样，你为何轻信那个专用恶言挑拨离间的毒蛇扎木哈的话，专意找岔举兵讨伐有恩之人呢？如今老父已经老态龙钟，须发皆白，朝不保夕。我一心想平安地活到死去，希望你守着我，让我寿终正寝好了。如果你想干一番男子汉大丈夫的事业，那么将来坐等时机，施展妙计成就大业，为时不晚。如今你千万别这样逼我，甩帘踢门叫我难过！”这时，伊拉固的妹妹索隆高娃以及安都、胡尔嘎、帕拉古岱等人一齐上前，备述勃特国的几次搭救之恩，苦口婆心地劝阻，伊拉固这才勉强打消起兵的念头。

且说扎木哈暗中打听到这些根由，深恨赫王，起意害他。勃

特国国境细作探知此讯来报毛浩来。刚到大营，只听军营里纷纷扬扬传说男子变为女人的事情。因何有这般怪事呢？原来乃蛮国攻占旧辽国，因此多有聪明英俊之辈。这次阿拉格岱山大战中，乃蛮军大败，有几千人倒戈归降。军师毛浩来从俘虏兵卒里挑选了几十名孩子留在帐前，叫他们有的传令，有的充当细作，有的掌管仓廪钥匙和账册，有的掌管进出登记事宜，大凡都做杂事。如今突然看见边界细作把乃蛮军先锋伊德尔道布抓来，行赏款待，打发他回去。不料这时乃蛮国的孩子里有个名叫洪格尔的，暗中落泪。毛浩来早已察觉，问他："本帅今天细察你们几个孩子，把你们挑选出来，留在身边提拔使用。这里营生方便，吃穿也比别人优厚，因此大家都很高兴，扬眉吐气，谢我恩德，喜不自禁地奔来跑去。可你为何偏偏一个人不感我的恩德，一见本国来的人就落泪呢？本帅细细观察你的相貌，没有反叛之意，再看你的举止言谈，也看不出一点不义之处。因此我才把你留在身边。兴许我看错了人，也未可知。"说罢连声盘问，那洪格尔起初不愿说话，后来见毛浩来一再盘问，他就只好吐出真情，把前事从头到尾哭诉一遍。当时站在一旁听他哭诉的众大臣都禁不住流下热泪。这真是踏破铁靴也难寻，几滴眼泪自显身。那孩子是谁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乃蛮国那个替她父亲从军的孝女洪格尔珠拉。洪格尔珠拉当初辞别双亲跟随大军开向勃特国，半路上众兵友见她耳垂有孔，问其原由，洪格尔珠拉答道："我是人家的独生儿子，从小父母希罕痛爱，便给我耳垂上扎了个小孔。"这样的人北国不少，大家也就信以为真。不过也有心细的人，见她相貌出众，长得俊俏，皮肤细嫩，便暗中留心探视。洪格尔珠拉也早已猜知。怕露出破绽，她行军睡觉时把腰带扎得紧紧的。因为军营规定睡觉不准脱衣，因此众人也没有细细查问。到解手的时候，洪格尔珠拉老是到马群里去解，马蹄踩过，谁也找不到她解手的痕迹。再说没有多久，便来到了阿拉格岱山里。两军交火激烈厮杀的时候，她冲在前头，后来风向突转，勃特国军忽然掉头掩杀

过来，她未来得及逃跑，落在勃特军后面逃出火灾。当乃蛮军掉戈归降时，她也跟着跪地降服。不知后事如何，请看官待我下章分说。

第十一章

忠诚的伊德尔哭说鸳鸯
痴情的帕拉古岱笑报婚事

宋孝宗淳熙一十五年，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戊申岁，是年太祖二十七岁。

忠孝的洪格尔时来运转，
多谋的阿拉坦吐露衷情；
有心的乌优图办事可嘉，
该死的扎木哈诡计多端。

且说乃蛮国的洪格尔珠拉被军师毛浩来选中，当了他身边的使童以后，公事清闲，女子的身分也没有暴露。不料几滴眼泪，竟成破绽，经盘问，不得不说出真情来。于是她便陈诉，由于老父年高，上无兄长，继母年龄尚轻，弟弟仍在襁褓之中，父亲一人万一战死，家门无人支撑，她得上替老父从军参战，下抚幼弟长大成人，因此，她便女扮男装代父应征。她从头到尾地哭诉了一遍。当时众将士和众官人也都在场，听了洪格尔珠拉的哭诉，人人都禁不住伤心落泪。就连毛浩来这样的大丈夫听了，也心里难过，鼻子发酸，差一点流下泪来。

这时军师毛浩来心里琢磨这姑娘实在是个大忠大孝的贤慧女子，又见她质朴无华，谨慎稳重，便心里疼她，把她当作亲生女儿一般看待，赏她绸缎、貂皮等礼物，认她做自己的义女。这真

是：忠孝女子两行泪，一步登天踏青云。且说军师毛浩来返回布尔罕嘎拉顿拜过太祖以后，向太祖奏报社稷大事。过了几日，给太祖报知边界杂事，叙谈之间，毛浩来将洪格尔珠拉的本末讲给太祖，他向太祖奏道："乃蛮国一旦治好，倒有不少出众人才。"太祖夫人布尔特格勒金斯琴居森听了此话，便把洪格尔珠拉叫到内帐，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番，让她把自己的身世亲口讲了一遍，对她十分同情。军师毛浩来见斯琴居森夫人心里喜欢洪格尔珠拉，便叫她留在居森夫人身边听她使唤。毛浩来又让妻子努呼尔查早晚照料她，吃穿上待她跟自己的儿子宝鲁一样。再说洪格尔珠拉这姑娘为人聪明伶俐，模样标致，又精通畏吾儿文，因此不过个把月就深得居森夫人的疼爱，叫她掌管仓廪和登记账目细软。居森夫人见她办事心细，举止利索，稳重大方，心里特别喜欢，命毛浩来给她父母捎话叫他们搬来。洪格尔珠拉的父母得知此信好似做梦，万分高兴，便全家搬来，晋见毛浩来跪拜于地，含泪谢恩。夫妻二人又面向居森夫人的大帐叩头谢恩。父女相见，抱头痛哭。上靠居森夫人大恩，下赖军师毛浩来的关照，洪格尔珠拉一家人终于享受了无上的荣华富贵。这真是智者毕生徒费心，少女一举功告成。洪格尔珠拉姑娘时运亨通，此话搁下不提。单说莽汉先锋伊德尔道布回国的本末。

却说那憨厚的莽汉伊德尔道布一连闯过三关，安然脱身，往回走去。他边走边想，心里觉得好笑。不过几日，到了国土的北辽旧域，直进太阳罕的奏事殿里把前因后果一一奏报，再三跪拜。太阳罕重重赏他，不在话下。且说伊德尔道布领赏拜别出来，便去找阿拉坦沙嘎太子。他一见太子便哭拜于地，把前事细述一遍。阿拉坦沙嘎听了以后，也禁不住泪流满面，去奏报父皇，说伊德尔道布为人忠厚。太阳罕便封伊德尔道布为中军大将。

且说伊德尔道布当人们分散以后才把赫利特公主索隆高娃捎来的礼物交给阿拉坦沙嘎，并将前因后果和言谈细节一一备述。伊拉固如何将他推出刚要行刑，索隆高娃突然来临，不让杀他，

把他放开以后，帕拉古岱拽着他走向自己的帐篷时，那索隆高娃如何唱歌，索隆高娃又如何勒马站住用缰绳遮住嘴唇，又如何指着拇指上的金扳指儿和撒袋里的箭杆，对他说了什么样的话语，接着又如何遮住脸面一溜烟似地跑去，以及怎么给他荷包和银子等等，他从头到尾给细细地讲了一遍。阿拉坦沙嘎手里轻轻地拿着荷包出神地听着伊德尔道布的叙说。开头他听到索隆高娃要求她哥哥放了伊德尔道布，心里十分高兴；中间又听到索隆高娃骑在马上用缰绳遮住嘴唇，用手指着箭杆和扳指儿腼腆地讲出的那些话，心里感慨万端；最后他听到说帕拉古岱拿出蟒缎荷包和一包银子，把荷包缝在衣襟里还给原主，心里一阵难过。他暗自想到："那索隆高娃姑娘大概跟一般女子一样害羞起来，把扳指儿和丝线还给了我。"他又转念想道："啊呀，当初我们俩交战的时候，见她转过身来的样子，见她流着热泪起誓的样子，见她接过箭杆装进撒袋的样子，她绝不是那种负心的人！"想到这里，他手里掂着荷包心里左思右想，百感交集，不敢把荷包打开，只是攥在手里反来复去地细看。分明是他送给她的荷包，只是颜色旧了一点。论荷包的轻重差不多少，心里忐忑不安，七上八下。他紧紧地攥着荷包，只是没有勇气把它打开看一眼。他想，如把荷包打开，里面装的是原来的扳指儿，那该多么叫人败兴！因此他轻轻地拿着荷包，一个劲儿地向伊德尔道布盘问索隆高娃说过的话。伊德尔道布心里着急地说道："幼主，请你把荷包打开看看，她的确说过把荷包拿去还给原主，但我想里面装的恐怕有别的东西。如果是把原东西还给你，她岂能带在拇指上让我看吗！如果把扳指儿还给你，那箭杆也应当归还给你才对呀。因此幼主不必多心！"说完他又把索隆高娃说过的话有声有色地重述一遍。阿拉坦沙嘎又问道："她真的说过这话？"伊德尔道布恼火地说道："奴才我三闯死关，不曾改口。这点小事我还能撒谎！"阿拉坦沙嘎说道："那就对了。你既然这么说，她能把我的礼物送回来吗？"阿拉坦沙嘎紧缩双眉摇头猜测。伊德尔道布按捺不住

搓手说道："我敢担保不是扳指儿。"阿拉坦沙嘎把荷包放在手心里掂了掂它的轻重，跟他送给她的东西差不多少，因此心中疑虑，不敢把它打开。这时伊德尔道布大为焦急，催他说道："幼主，快把它打开，奴才我一路带在衣襟里面一直提心吊胆，如今看了也好放心。不知那位天仙一般的美人给幼主捎来什么东西？幼主，您是个男子好汉，不管捎来什么东西，您都不要理会。现在倒要看看那女子捎的究竟是何东西！"阿拉坦沙嘎见他催得很紧，只好取来一把小剪，亲手把荷包口的缝线剪开。拿出里面的小包一看，那外面的包纸正是原来包扳指儿的，不禁大吃一惊。接着连忙把两层纸打开，原来里面装的是用五色花布包裹好的东西，心里大喜，暗自想道："前次我送的礼物没有这样的包纸，必是别的东西。"想罢，把那五色花布包打开一看，里面装着血红的小包，小包里又装着一件东西。阿拉坦沙嘎、伊德尔道布二人定睛一看，哪里是什么扳指儿，原来用五色丝线做了一副弓弦，上面串着一百零八颗白色玛瑙珠子。阿拉坦沙嘎又惊又喜，一时猜不透是何意思。他不忍释手，反来复去地细看，一面用手轻轻地抚摸，一面又合眼锁眉，冥思苦想。伊德尔道布更是懵昏了头，着急地说道："这是什么意思？兴许不是见我们占领了旧辽国，让我们的幼主去学那信佛的辽国君王，削发出家为僧吧？"他这么一说，满帐的人哄堂大笑。阿拉坦沙嘎突然想到了什么似地使劲把桌子一拍，跳起来高声说道："噢！我猜着了！"说罢大喜。伊德尔道布不解其意，正在绞尽脑汁心里捉摸不定的时候，他突然听到阿拉坦沙嘎拍桌子的声音，不禁一愣，往后退了几步。众人见他这样，不禁又哈哈大笑起来。伊德尔道布这才定了定神，慢慢地说道："真把我吓坏了。"过了一会儿又问是什么意思，求他解释。阿拉坦沙嘎长叹一声说道："唉呀！她的用意十分深奥，又十分贴切。它包含着双层意思。"伊德尔道布又惊奇地问道："她既然叫我们的幼主出家为僧，那还要弓弦干什么呢？"阿拉坦沙嘎又叹了一声说道："唉！她的用意，说起来实在极深

极远，不是平常人所能猜到的。我上次送给她的扳指儿，上面系着五色丝线，那是四字一言，含义是金扳指儿系着索隆高娃[1]，这次她回送的礼物含义更深，语义双关，解其大意，还是四字一言。究竟是什么话呢？请听我细细解说。她用五色丝线做了弓弦，那五色便是彩虹'索隆嘎'，'索隆嘎'不就是她的名字吗？那上面串着玛瑙珠子，玛瑙不就是'你们我们'的谐音吗？珠子'额力和'，'额力和'不就是权力'额尔和'的谐音吗？尽管把这些珠子串在弓弦上，而那弓弦的两头也能相互衔接，因此它仍然'身不由主'。把那四个字连起来不就是'索隆嘎身不由主'的意思吗？唉，谁叫你生在赫利特国有那么一个父亲和哥哥呢？这用丝线做成的弓弦，有两层更深的含义。箭搭在弓上被射出去，这全凭弓臂的力量，如果没有弓臂那弓弦只是一条绳子，又有什么能耐呢？虽然弓弦系在弓臂上能把箭射出去，但这不是弓弦本身的能耐，仍然靠的是弓臂的弹力！因此，做弓臂要选结实的木头，那属于阳数，这阳就是指男子；做弓弦讲究柔软，这属于阴数，这阴就是指女子。弓臂系上弓弦，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张弓，没有弓臂的弓弦，好比是一个没有丈夫的妻子。那没有丈夫的妻子不就是指未出嫁的姑娘吗？因此把它的意思连起来，就是'未出嫁的姑娘索隆高娃我毫无能耐'的意思。再说把丝弦系在弓臂上就可射中目标，箭能飞到瞄准的地方，这都不是我姑娘人家的权力。另外，用五色花布做包皮，里面用血红的缎子裹包，这意思是说她的心就象鲜血一样赤诚。用弓臂和弓弦的意思是说俩人结为夫妻。这些意思综合起来，就是：'索隆高娃姑娘我虽然抱着一颗赤诚的心，想和你结为夫妻，但这不由我自己作主。'按她的意思就是要我力主婚事。唉，多么可怜，又多么可亲啊！如果能和这样的人结为夫妻，那么生在世间也不算枉然。唉，你我的父亲怎么能结为亲家呢！"说罢便仰起头来长叹一声，擦掉泪花。伊德

---

① 索隆高娃，彩虹的意思。——译者注。

尔道布从旁见这对男女容貌不差，人才相当，又重情义，他那碗大的粗鲁之心早已沸腾起来，想着想着鼻子发酸，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眼泪簌簌地滚在衣襟上，便用粗嗓门呜呜地哭着捶胸说道："唉！我几次被推出去斩首，从来没有这样难受过呀！受这闷气比杀头还难受。奴才我豁出这条老命要替您成全这件事。明天奴才我就去找他们谈谈。赫王如果不答应，奴才把索隆高娃背也要背回来，叫幼主和她团圆。我先给他讲，他要是不听的话，我就直接去把夫人请来。奴才已经有话在先：'你们不杀，我还领兵来交战，杀头报恩！'只因那姑娘心眼好，我才给她磕了头。原来她还有当我们幼主夫人的福气。奴才明天就去讲讲！"阿拉坦沙嘎听了说道："就算他们答应了，我的父皇能答应吗？还是以后再说。"伊德尔道布本是个忠厚之人，他从内心深处替他二人操心。接着阿拉坦沙嘎又问他被勃特国巡使抓去的根由。伊德尔道布便把毛浩来赏给他衣物等一一细述，然后说道："听说他们又把我们元帅的尸体送回来，这是什么意思？"阿拉坦沙嘎长叹一声说道："唉，别的国家都不算什么，只是这个勃特国厉害啊！这我从阿拉格岱山的交战中知道的。勃特国的君王真有天子的福分，他的众大臣都有天罡地煞的风度。再说老天爷也拿风雨来帮助他们。我敢说他不是平常之辈，我跟我们的国师达达顿嘎、大臣蒙格勒吉闲聊的时候，他们都说勃特国君王正应了天上的北斗星之验，将来一定成就大业。因此，咱们与勃特国讲和，好生来往，乃是上策。听说他们要和赫利特国结亲，此事如何？"伊德尔道布说道："她的哥哥伊拉固不仅不答应，他还和扎木哈商量，要同各部落合兵一处，共灭勃特国。"阿拉坦沙嘎冷笑一声，说道："俗话说，'井里的蛤蟆不知天有多大，'此话果然不错，这正好说的是他们。你给三伏天生的小虫讲寒冬腊月的三尺冰雪，它也是不会相信的！"

这时，伊德尔道布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件婚事。一天，他去找谏议大夫蒙格勒吉、掌管玉玺的国师达达顿嘎二人，把阿拉坦沙

嘎、索隆高娃二人的经过细说一遍，问他们可否两国结亲，同力收复其他部落。蒙格勒吉、达达顿嘎二人沉思良久，认为此事也无大碍，倒也增加一臂之力。要论旧冤，也没有伤主杀将之仇，办好了倒是一件美举。次日，晋见太阳罕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将此事奏报太阳罕。太阳罕依准其奏，叫取来彩礼交给伊德尔道布，让他去见赫利特王。阿拉坦沙嘎见此情景好不欢喜，重赏伊德尔道布，亲自把他送走。

伊德尔道布随身带了几十名强悍的军健起程赶路，不日来到赫利特边界附近的克鲁伦河一看，赫利特人来回奔波十分繁忙。忙问其由，回说赫利特和勃特两国在克鲁伦河合盟聚会，结为亲家，因此繁忙。伊德尔道布听了此话心里十分不安，连忙催马来到帕拉古岱帐里，向他交了彩礼，提起两国结亲的事。帕拉古岱大吃一惊，暗自想道："如今正要与勃特国结亲，两家和好，如果节外生枝，就会误我大事。"想罢便去见胡尔嘎、安都二人商量对策。安都说道："如今我们的幼主新公伊拉固回心转意，想跟勃特国联姻结亲，永为盟邦。如果又生一事，就会得罪勃特国，我们的国家就很危险；如若拒绝乃蛮来使，那伊德尔道布定要起兵厮杀。再说如果同勃特国的亲事不成，难道还耽误公主的婚事！何况乃蛮也是个大国，那阿拉坦沙嘎也配得上咱们的公主，与他成亲不也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吗？因此，把他们的彩礼留下，叫他们宽心。再把话说得圆和一点，就说我们公主玉体不适，等将来病好了给他们报信，那时前来奠祭灶神，撒酒烧肉。如此答复，以后就有退路。将来果真同勃特国结成亲家，我们也就不必怕它乃蛮国，就可推说没有定亲，把彩礼退还给他。"计议停妥，便留下彩礼，回说等候喜讯，就把伊德尔道布打发回去。伊德尔道布见亲事已成，乐得合不上嘴，便回国去了。此话不提。

只说新公伊拉固何以突然回心转意，想跟勃特国联姻结亲的呢？看官听我分说。原来伊拉固并非回心转意，真心想同勃特国成亲，这乃是那该死的扎木哈想出的奸计。何以知道？原来伊拉

固想上次的算计未成，耿耿于怀，整整盘算了一个秋天。到了今年的春天，他又找扎木哈商量出兵勃特国的事宜，扎木哈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去年主公叫我想出高招出兵灭亡勃特国君王铁木真以来，我坐卧不安，反复琢磨，才想出一个良计，只是不能走漏一点风声，此计甚妙，妙不可言，更不可道。如果用计得法，勃特国君王铁木真就成为瓮中之鳖，手到擒拿！”伊拉固听了手舞足蹈，垂涎三尺。次日，便到阿拉坦宝勒格泉头附近，大摆酒宴，名为阿拉坦宝勒格大宴。先用金碗向扎木哈敬酒三碗，然后喝退左右，向他问计。那该死的扎木哈裂开嘴巴冷笑一声，说道：“如果说出此计，管教该死的勃特国君王铁木真成为屈死鬼，请尊公子听我详细告诉你：我以前呆在勃特国与铁木真相交一段，依我看来，铁木真他想用仁义恩惠把你们握在手心；用厚谊深交，让你们俯首听命。因此，如今他才派人来，想跟你们成亲。全凭尊公子德高智明，没有上他的圈套。虽然如此，那铁木真仍未死心。因此要趁此机会将计就计，将谋就谋，来他个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于是想出这样一个高招。请主公选一位善于辞令的人，把他派到勃特国告诉他们就说：你们上次派人求婚，一则因小姐年小，二则因战事繁忙，所以暂缓了一下。如今小姐已到出嫁年龄。铁木真膝下有个名叫斯琴斯其格力克的小女儿①。就说：听说她容貌出众，智慧过人，举世无双，请将来把她嫁给我们的老王爷后续夫人所生、尊公子您的那小弟弟图斯呼，我们两家彼此联姻结为骨肉之情，世代相好。那么铁木真一定很乐意。见他答应就请他亲赴克鲁伦河边的大宴，两家面商联姻结亲之事。那么铁木真一定会中意，欣然赴宴。他既然赴宴，岂能带兵而来？趁此时机接驾举宴，放毒于酒中。他如不中此计，可在举宴之地掘一陷坑，或在丛林里派兵埋伏，拦路截杀。如怕逃脱，可拨一支人马在他的回路两旁，山谷、村庄，打好埋伏，拦截杀他。如果

① 《元史》写成华药公主。

这样，别说一个铁木真，就是几万个铁木真也难以逃脱，必置死地。铁木真一倒，勃特国就要灭亡，别人谁也休想跟铁木真一样同我匹敌。俗话说：'龙虽神通广大，无头不能自立。'剩下一个毛浩来，他能有多大本事，自然会慢慢溃散。至此铁木真多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大勃特国都会归属于主公。到那时我们的王朝将得到宝尔吉格德皇族，我们的北国也就跟南国大金皇朝势均力敌，分庭抗礼。我们的老王爷可以称帝。主公将来也能袭位。那时四方部落不战而服。到时主公你不当皇帝谁当？”新公伊拉固听了扎木哈的这一席话，喜不自禁，好象果真当了皇帝一般手舞足蹈，奋然而起，又斟满三大碗酒，双手敬给扎木哈，夸奖道：

好兄长您的计谋无穷，
谁也比不上你聪明能干；
好兄长您象早晨的太阳，
未来的一切你全然预见。

扎木哈也起来回酒，把嘴靠近伊拉固耳边悄声嘱咐道：“此计保密，不可向王叔、诸公主和众弟言讲，连众弟媳、安都、帕拉古岱这些人也都不能透露。只可扬言'报铁木真大恩，特请至此定亲。'等铁木真果真前来，把他诛杀以后，万事大吉。那三路伏兵将士由我指定分拨，鄙兄定要帮你成就大事。配制毒药需连夜去湖边捕来活鹊，用其冠血，此毒甚烈，喝进肚里不到两辰便可断肠而死。旧的冠血力弱无济，他一旦发现中计就会象他父亲也速该巴特尔那样拔刀杀人。因此多备毒药，如若事急也可在肉汤里放进。”伊拉固听了更是大喜，大口痛饮，执着扎木哈的手夸奖道：

你不愧是一个智囊，
妙计深谋令人惊讶；
愿我们结为骨肉至友，
永远同享富贵荣华。

说罢宴散。过了数月以后，伊拉固瞒着父王欲行此计，对赫

王奏道："我们同勃特国联姻相娶、方可取信于他。"此计虽合赫王之意，但赫王心中疑虑，不知儿子伊拉固因何如此回心转意，想跟勃特国结亲。但见他语切心诚，委实转意，所言在理，以为他果真改悔，便依准其言，令他派人谨慎从事。

且说伊拉固走出帐来把帕拉古岱叫去嘱咐道："依我看来，与其天天交战，倒不如依顺众意，跟勃特国结为儿女之亲，相互依托为好。因此，想把勃特国君王请来，设宴相待。一则报答他们的旧恩，二则两家会面商定婚娶大事。如今派你为使臣，你去向他申明此意。好生请来，不许怠慢误事！"帕拉古岱是个粗心之人，一听此话，信以为真，以手加额，手舞足蹈连忙回道："主公此意真乃高明无比，实在是个好主意，末将愿以平生之力成全此事！"帕拉古岱乐哈哈地走出来。到第二天早上，他整理衣帽，鞴上哈拉金[1]快马，带上玛鲁、宝腾等几个心腹之人起程前去。穿过沙漠，一日行至勃特国边界，到边界巡使客舍，见了巡使，同赴布尔罕嘎拉顿。见了太祖奏事殿的传令使，向他述说邀请太祖一事。那日的传令使正是乌优图斯钦，他找来帕拉古岱问明来意后，受下礼物白绸缎，进帐奏报。此时太祖正在进膳还未收席。等了一会儿，他才徐步进帐叩奏太祖。宽仁厚德的太祖心中大喜，走了出来。步进接见臣民的大帐，登上狮皮椅座，面前摆着紫檀香案。太祖升帐以后，命请安大臣帕拉古岱进帐拜见。那十八名卫士站立前后，虎视眈眈。阿尔嘎松的胡尔古勒吉连忙出帐，将风尘仆仆远道而来施计用谋的帕拉古岱引到狮皮帐前，叫他跪在皮褥上面。此时众臣名将按狩猎的规矩列队围住大帐，忽然众人大呼一声，那心怀鬼胎的帕拉古岱惊慌失措，连忙下跪以手加额，瞠目结舌，顿时忘记了一切，呆若木鸡地跪在原地不动。阿尔嘎松的胡尔古勒吉见他这般情景，暗暗着急，心里替远道而来的帕拉古岱担忧，于是向前走了几步，推了推他的脊背，低声说道：

---

① 额头有白点的马。

“喂，帕拉古岱兄弟，你这是怎么了？因何不把来意奏报啊？”唉，看官欲知此事后果，不妨先读一读性情疏懒的史官我写的几行散句，慢慢地就会明白赫利特的用意，便也知晓其中的奥妙。

有福人设下礼仪，
是为了慑服别人；
有谋人布下乐礼，
是为了传达旨令。
圣人天赋的威严，
渗透每个人的心中；
臣仆百姓都很惧怕，
这乃是平常的事情。

胆战心惊的帕拉古岱气喘吁吁地奏道：

我那善良的主人，
远方赫利特的明主，
金朝封下的大王，
叫奴才前来请您。
您是皇族的后裔，
您的威严震慑天下，
您的美名传遍四方。
大王特意设宴，
请您务必驾临。
宴席完毕之后，
还要一起狩猎。
趁这良辰吉日，
大王要跟您面商
公主出嫁的事宜，
公子婚娶的仪礼。
愿两家象金绳相系，
结成永恒的亲家。

今天他特地请您，
还面商婚娶的彩礼。
大王叫我牵来良马，
带上雪白的绸缎，
诚惶诚恐地请您。
威严无比的君王，
请您一定驾临。
我那温和的大王，
心底善良的主人，
缅怀我们两家之间，
自古以来的交往。
派胆怯的奴才我，
邀请宝尔吉格德
宏恩似海的您。
为感激您的搭救，
设下阿尔扎、胡尔扎席宴，
为结成联姻之情，
报答您的抚育之恩，
叫奴才不远千里，
赶来一群良马，
带来洁白的绸缎。
洪福如山的君王，
请您务必驾临一趟。

帕拉古岱说罢连连叩头，不时地张望。此时宽厚的太祖说道："鄙人向来仁慈，既然盟邦相亲，赴宴何妨！过些日子就去。"太祖失口说出此话，心直口快的帕拉古岱听了喜出望外，一连磕了十几个响头，乐得合不上嘴，从地上慢慢爬起摇晃着脑袋退出帐外。仁慈的太祖又赏给他很多的东西。帕拉古岱得了满驮的厚赏喜不自禁，诚惶诚恐地叩拜太祖，满载而归。

且说首臣陶尔根希拉、军师毛浩来闻听赫利特派人邀请太祖的消息，料知赫利特人居心叵测，心地狠毒，怕太祖失口答应，连忙进帐。一问，太祖早已答应亲赴席宴。陶尔根希拉、毛浩来二人劝太祖道：“赫利特国王此次邀请不怀好意，君王心里明明知道，为何失口答应？如去赴宴定有危险！”太祖微微一笑说道：

你们二位说的，
委实很有道理。
只是昨天见他，
我已失口答应。
狡猾的赫利特，
如果用计诈骗，
只好见机行事。
有上天的庇佑，
即使危险的绝境，
也要亲自光临。
你们可还记得，
从前有句俗话：
要想捉住虎罴，
就得给它投食；
要想骑上蛟龙，
就得不惜性命。
二位忠诚的大臣，
想个长远的计策，
避免不测的祸患。
我此去不为别事，
只念比勒古岱弟弟，
一心为我效力。
我想给他娶个

贤慧美丽的妻子。
我不为别事操心，
只念比勒古岱弟弟，
全心为我尽忠，
此去好生面商，
尽力为他成亲。
二位多谋的大臣，
想个提防的对策，
我已有话在先，
怎能自食其言！

毛浩来听了太祖所言，早已猜知太祖之意，便跪下说道："天子神计，臣等不知！"说罢，毛浩来退出，便想一良策保护太祖赴宴。毛浩来命左右叫来乌优图斯钦说道："你是个又明白又糊涂的人，外人来见为何不先报我，而径直去见君王？万一坏人趁机行刺，该当如何？你是个又细心又粗浅的人，你的名字叫苏其①，你做的跟你的名字一样。你是个孤儿，不该如此不明事理。按理应以鲁莽之罪重重地处治，但念你初次犯禁，罚你四只羊，你拿来犒劳传令殿里的人等，以示惩戒！"乌优图斯钦懊悔不已，深服毛浩来之言，欣然受命，四只再加六只，共杀十只，宴请众人，以此赎罪。同职之臣见他这样，越加谨慎。太祖和毛浩来听说乌优图斯钦认为处罚过轻，四只羊再加六只，暗自高兴。

盛世良辰罪自显，
衰国君臣尽饰过。

且说布呼比勒古岱听闻此讯，心里暗暗地替哥哥太祖祈祷："身入龙潭不忘手足之情，闯进虎穴不忘骨肉之谊。这乃是兄主的恩德。我是一个粗人又没有妻室儿女，无关紧要。天子身负重任不要亲驾赴宴！"太祖微笑说道：

---

① 惊讶的意思。

纵使骨肉也不是辈辈同胞，
纵使兄弟也不能超脱五常。
你虽鲁莽也是为我出力流汗，
即使苍天也要把你爱怜。

莽汉比勒古岱见哥哥决心替他说亲，便跪拜道："感谢自天而降、仁慈和蔼的兄主大恩，感谢上界下凡、恩爱无比的兄主大德！"比勒古岱想到娶美丽的姑娘、贤慧的索隆高娃为妻，满心欢喜。可是深谋远虑的毛浩来回过头来对胡达嘎那布和努嘴说道："比勒古岱真是个莽汉，没有一点心眼。他信了赫利特的假情假义，想跟他们成亲。贪心大了，白吃苦头；恋色无厌，空守洞房！"

到了年底太祖先派人到赫利特国告知明年三月二十一日立夏之日，去赴宴结盟。不日到了新年。这年是戊申年，太祖已到二十七岁，宋孝宗赵昚淳熙十五年，金世宗完颜雍大定二十八年。

且说光阴似箭，很快到了春末时分。太祖把陶尔根希拉找来，跟他商议赴赫利特的事宜。陶尔根希拉奏请太祖，随身领兵保驾。陶尔根希拉走后，太祖又把军师毛浩来叫来商议。毛浩来说道："此是两家结亲，如若带兵赴宴，被人视为迂儒之辈。不可带兵！"太祖听了大喜，拧了拧拇指上的扳指儿，用手捋了一下嵌玉宝带的飘穗，微微一笑说道："毛浩来已知我的居心，军师猜知我的用意！"军师毛浩来见主公拧了拧扳指儿，捋了捋飘穗，顿时大悟，猜透太祖用意，心里大喜，拜辞而去。陶尔根希拉拦路截住问道："如何商定？"毛浩来答道："我见主公拧了拧扳指儿，捋了捋飘穗，他不会身带随军。咱们俩去整点人马暗保主公。"说罢便登上高岗上的军帐坐定，命左右鸣炮三声，吹响一对铜制的塔塔拉嘎① 和三十二支军号，擂动四围的大鼓，把众将军统统召进帐里。从皮匣里取出点将的六支号箭往下传去，叫来六员大将登上高台。众人抬头一看，原来是布古尔吉、布古拉尔、

① 一种巨大的喇叭。

扎布、楚鲁、朝莫尔更、希热呼图克等六位大臣。当下军师毛浩来点希热呼图克上台传下一支号箭，令道："你领五百名精兵到赫利特与我国边界上的吉布胡朗山里，备置狩猎的大营。在三月二十一日天明时分直入赫利特国境，到克鲁伦河去迎接主公。主公离开赫利特国土到这山里打猎。如果半路上听到炮声或者看到战乱飞尘，立即引兵杀进重围，保护主公，不得有误。如违军令，其罪比你以前所犯之罪还重！"希热呼图克领命而去，整点人马，不在话下。毛浩来再点朝莫尔更上台，吩咐道："你身带数人以及吃用盘缠，系上精良撒袋充做前路报讯使臣。行至赫利特国，一面进见赫王，请安问候，一面探视那里的虚实，查看大路两边的地势。如果发现宫帐附近有伏兵和袭击之状，就其近处打好埋伏。趁他行计之机，放箭射倒头一个人。重托在身，不得有误，马上退下！"毛浩来见他退下，又点扎布、楚鲁二人上台听命，说道："你们二人选拨一千人马，行至赫利特国中扮做卖烟糖的小贩，探知他们的伏兵之处，截住他们的去路，打好埋伏。如果近处没有伏兵，你们二人便于三月二十日深夜引兵渡过克鲁伦河，到两国举宴之地近旁的腾格里沙漠丛林里打好埋伏。如发现他们有奇袭之态，你二人立即引兵杀出，接迎主公。如其有误，依死罪论处！"说罢又传一支号箭，说道："如稍有失误，本帅决不徇私枉法！"二人欣然领命下去。遂即从国库中领取五十驮烟糖，然后去整点人马。

且说毛浩来点了布古拉尔、布古尔吉二人的名，自己从坐椅上站起，把四支号箭亲手递给他们，说道："你们二位兄长引两千人马，佯言说向抢劫我们冬营地的策勒吉部落报仇，偷偷开进赫利特国境，到克鲁伦河这边岸上的芦草丛里打好埋伏。如果他们怀有恶意，路上必有伏兵。你们不要首先动手，等他们的人马已经出动，劣迹完全败露以后，你们再引兵冲出，生擒为首的将军。二位兄长不可大意，此乃与主公性命攸关的重托！"说罢亲自离帐把他们送走。毛浩来回帐以后，又取十支号箭，传命十名

将军到帐。众人看去乃是温都尔斯钦、乌能图如、哈布图哈斯尔、布呼比勒古岱、扎勒玛、胡尔古勒吉、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赛汗苏尔塔拉图、特古斯朝克图等十人。递给乌能图如、温都尔斯钦二人一支号箭、一把号刀，封二人为太祖兵列之长，又俯耳吩咐了几句。封哈布图哈斯尔、布呼比勒古岱二人为护卫主公的大将军，统领全队人马。递给乌优图斯钦、赛汗苏尔塔拉图二人一个犄角碗，叫他们严管主公饮食酒肉。又命阿尔嘎松的胡尔古勒吉、乌云格瓦二人牵来主公乘骑的五匹良马，又取来主公机密兵器——俄国号炮交给扎勒玛，事急时便用此炮射击，不急时便充做号炮。传令一罢，等候太祖出发。不知祸福如何，待在下章里分说。

第十二章

可耻的伊拉固三次放毒克鲁伦河
心诚的铁木真一次施德吉布胡朗山

宋孝宗淳熙一十六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己酉岁，是年太祖二十八岁。

拧扳指儿君臣相互会意，
苦费心教诲失伦父子；
入歧途赫王心灰意懒，
乱孝义伊拉固倒行逆施。

且说军师毛浩来调拨众军一一出发之后，自己便同首臣陶尔根希拉一起统率其余将士留守国土。毛浩来命那十名跟太祖去赫利特国的将军个个穿上吉利的蟒缎衣着，佩带索蒙①手巾，系上镶花的撒袋，都以婚礼宾客相扮，身上谁也不准携带大小明械，各人衣襟下面不得暗藏惯用的兵器，从主公到马伕人等不得超过五十个人。这时太祖的细作，大乌尔鲁克诺彦的儿子——太祖的偏妃居斯图和居斯力克二人的哥哥，头戴孔雀羽翎的传令使臣，漂亮的特古斯朝克图早已探知毛浩来的调拨，便去拜见太祖一一备述。太祖听了大喜，对天举手，以手加额说道："多亏天父庇护，让毛浩来这样的能臣下凡，扶助我铁木真。我虽愚笨，有他相佐

① 扎有疙瘩的长手巾，以示喜事。

还怕他们么！”说罢便取来塔尔玛① 、查拉玛② 交给随身护卫特古斯朝克图，让他转送足智多谋的军师毛浩来。军师毛浩来抱着太祖的礼品来拜谢太祖。

次日清晨，太祖来到外面的大帐，见军师早把去留之人分拨停当，禁不住喜形于色。突然炮声大作，撼天震地，太祖跃身骑上烈性黑马，与众大臣论说功名利禄，踏上征途。一日来到赫利特国的嘎拉古图湖边。只见具有奇谋的赫利特国使臣嘎拉布来接第一程。那嘎拉布放下双手伏地跪下，两眼滴溜溜地斜闪。过了一会，他定睛一看，太祖铁木真果然象北斗下凡，仪表如凤，分明是真龙天子。再看随太祖而来的众功臣个个生得仪表不凡，好似彩虹，气势轩昂，人人身穿蟒缎衣着，腰系金环玉带，高悬凤翅宝盖，令人望而生畏。那名唤嘎拉布的使臣吓得连连搔头，捣蒜也似地磕头，不敢吭出声来。又走了一程，来到嘎查嘎山下，见心狠如蝎的坏种伊拉固领众出来接第二程。伊拉固向太祖献酒，只见乌优图斯钦从旁接住，一半倒入太祖的金杯，又取出自带的白酒把金杯斟满，叩请太祖回酒。太祖一见早已会意，接过金杯，向伊拉固回酒。那心狠的伊拉固躲闪不喝，这时哈斯尔移步向前，说道：“请干一杯！”那狡猾的伊拉固装作滑倒的样子，身子晃了一下，把金杯掉在地上。这时站在他身边的乌优图斯钦突然失色连忙把他扶住，用鼻子哼地笑了一声说道：

你是皇帝封下的大公，
理应懂得待客的礼节。
这是远国客人的回酒，
你却故意把它洒掉。
那我们可敬的主公，
哪有心思喝你的酒？

乌优图斯钦说罢，把剩下的半杯酒倒进自带的瓶里。此时伊

① 塔尔玛，一种毛织品。——译者注。

② 查拉玛，一种套索。——译者注。

拉固面带愧色，强作欢颜，满脸通红。他又倒满一杯毒酒，刚要献给太祖，乌优图斯钦连忙取出别的酒杯斟满自带的好酒递到伊拉固手里。伊拉固只好接住，献给太祖。太祖接过酒杯一饮而尽。这时赛汗苏尔塔拉图向前跨步，把赫利特的酒拿过来倒在赫利特的酒杯里举给太祖，让他向伊拉固回酒。伊拉固接过，一再推辞，好歹不喝，最后实在无奈就倒在袖口里面。众人见他这样，都哈哈地大笑起来。这时乌云格瓦向众人使了使眼色摇了摇头，劝住众人。站在身旁的扎勒玛伸出拇指夸奖乌云格瓦。

且说伊拉固行过接驾之礼，领众人回去。伊拉固一会儿犯愁，一会儿高兴。犯愁的是三个软法头一招已经失灵；高兴的是随太祖来的只不过四、五十个人，况且又都是温文尔雅的软弱之辈，那些武艺超众的名将一个也没有跟来。虽然布呼比勒古岱一个人跟来，可他是为当新郎而来，因此他心偏于我们这一边，况且他又是孤单单地一个人，算不得什么！他就是躲过了毒酒软法三阵，也躲不过明枪硬法三阵。

这时太祖一行来到克鲁伦河对面两国交界处的石堆大树附近，只见赫利特王陶高利勒引着一大群人，吹号打钹，鸣琴奏乐，浩浩荡荡地迎来，在摆好席桌的三程之地与太祖相见。两国主公连忙下马，握手欢宴，互相敬酒。伊拉固把酒杯递给父王献给太祖，赛汗苏尔塔拉图把金杯递给太祖，并向乌优图斯钦点头示意。乌优图斯钦早有准备，未等太祖和赫王二人交杯，连忙跪在太祖、赫王二人面前高声祝贺：

勃特、赫利特两国的主公，
今天来到克鲁伦河畔，
祭奉神灵的宝石堆前，
在唢呐笛音中互相见面。
为了我们两国休戚与共，
为了世世代代和睦相交，
请求两位仁慈的主公，

不要忙于互相交换那
斟满金汁玉液的酒杯，
先把那醇香浓郁的德吉，
献给山神常在的
神圣的敖包！

太祖、赫王二人听了这话，微笑称是，跪地拜礼，往敖包上洒祭三下。此时新公伊拉固心急如焚，愁眉苦脸，仍不死心。他嫌一杯毒酒不够，又连忙再倒一杯递给父王。这边乌云格瓦往金杯里斟满了阿尔扎献给太祖。太祖、赫王二人正要交杯，乌云格瓦看了乌优图斯钦一眼，乌优图斯钦又连忙跪下祝福道：

宝尔吉格德、赫利特的主公，
来到长满青草的原野，
神灵依附的柳树林旁，
在号声笛音中彼此会面。
为了我们共当祸福，
为了两国之间永不分离，
请求两位爱民的主公，
举起金杯里的玉液琼浆，
洒给神灵常显的神树。

太祖、赫王二人一听乌优图斯钦说的很对，便微笑着走过来拜了拜礼，在神树前的青草上洒祭三下。只见赫王洒酒的那块青草顿时变红，大树上洒酒的地方树皮突然脱落，又见赫王洒酒的敖包上的石头也都裂开。可恶的伊拉固见此情景，惊慌失措，无地自容。昏庸的赫王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刹时间，吓得面如土色。众人再看太祖洒过酒的青草、敖包的石头、砂土和大树却依然如故毫无异样。这时站在一旁观望的乌云格瓦哈哈大笑说道："哎呀，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你看皇帝所封的公老爷的哈尔达拉苏①有多么厉害，石头被它烧裂了，青草被它烧红了，树皮被它烧

① 白酒。

脱了，干砂被它烧出小包了。我也留了一点公老爷在嘎查嘎山上敬给我们君王的酒，现在把它取来看看它的魔力！”说着顺手取来把它洒在敖包的石头上，石头顿时裂开；洒在神树上，树皮顿时一块一块地脱落；洒在青草上，青草顿时散味变红；洒在砂土上，砂土顿时长出小包。这时糊涂的赫王狠狠地瞪着狠心的儿子，狠毒的伊拉固惊慌不已。赫王来回踱步咬牙切齿，大声骂道："你这个心肠狠毒贪心不足的王八羔子，你这个没心没肺无情无义的狗杂种，差点让我把老命搭上！”赫王越说越生气，急得说不出话来，几乎昏倒在地上。这时，那机灵的乌优图斯钦怀里抱着装有胡尔扎[1]的坛子，跪在赫王面前用身子把它挡住，开口祝福道：

自家酿制的撒尔胡德[2]，
对本国的人是良药；
远国酿制的阿力海[3]，
对北国的人是毒品。
本地酿制的阿尔扎[4]，
对家乡的人是良药；
南国酿制的阿力海，
来到北国就是毒品。
北国酿制的阿尔扎，
对乡里的人是良药；
远方酿制的阿力海，
到了南方就成毒品。
马奶酿制的阿尔扎，
到了北国就是良药；

① 胡尔扎，二次回锅奶酒。——译者注。
② 撒尔胡德，即酒，琼浆，玉液。——译者注。
③ 阿力海，即白酒。——译者注。
④ 阿尔扎，头次回锅的奶酒。——译者注。

粮食酿制的阿力海，
运到别处就成毒品。
那坚硬的石头，
也被它烧裂。
那粗厚的树皮，
也被它烧落。
那嫩绿的青草，
也被它烧红。
那金黄的砂土，
也被它烧起鼓包。
这等力大质毒的烈酒，
活人怎能痛饮！
你报答恩德的赫王，
不必责怪失误的大公。
大公并非成心这样，
阿尔扎剩在坛底，
再掺一点胡尔扎，
慢慢地会变成毒品，
喝下去就会把人毒死。
您不忘恩德的赫王，
要把心儿放宽一点，
大公不是存心害人。
今天我们随身带来
勃特主公喝的奶酒。
这不是可怕的毒品，
这是味美的阿尔扎。
请大王不要多心猜疑，
您要想尽到孝心，
就把您的金碗斟满，

洒祭高山和流水。
再把金碗里的剩酒，
分别倒在金杯里面，
以邻邦主公的心情，
祝福两家的友谊，
痛快地把它饮尽。

乌优图斯钦说完，向二位主公跪拜，刚一起身，哈布图哈斯尔又让人取来一碗阿力海给他。乌优图斯钦接过宝角碗举到额顶，用金勺舀了一勺向四面八方洒了洒，然后用洪亮的声音祝福道：

今天以喜悦的心情，
拿这烈性的阿力海，
洒祭天上的玉皇，
洒祭人间的众神，
请众神多多庇护
友好的两位主公。
今天以兴奋的心情，
拿这力大的阿尔扎，
洒祭主宰的天神，
洒祭天下的众神，
请众神好好保祐
两国的主公和睦，
请众神多多见怜
庇护众部落的人臣。

乌优图斯钦说完，便用撒尔胡德的德吉酒祭皇天后地，然后把洒祭剩下的撒尔胡德均匀地斟满两个金杯，分别递到两位主公手里。太祖、赫王二人互相交杯，只见乌优图斯钦移步向前，把卷起的袖口取下，掀起蟒缎皮袍的下襟，用和悦的嗓声祝福：

您宝尔吉格德的英主，
扶救别人是您的美德。

您心计百出的赫王，
不忘宝尔吉格德的恩情。
今天穿上珍贵的貂袍，
来到布尔罕嘎拉顿聚宴。
为把分离的重新合拢，
为把逃散的重新聚集，
穿上紫色貂袍一起寻欢。
赫利特部落有无数的臣仆，
可几次被打得残败不堪！
而毛浩来率领勃特国人马，
帮它解救讨平了敌顽。
不负旧约的赫利特王，
时刻不忘勃特人的恩典，
愿我们结下儿女之缘，
彼此成为亲家世代长延。

乌优图斯钦说完祝词，接着又说道：“今天，我们两国的君王共祭这吉利的敖包神树，虽然有人两次斟上药酒，但这仅仅是偶然的失误，不是有意预谋的。因此希望二位主公照旧欢宴，用宾主的金杯痛饮，象胡琴笛子那样融洽地欢乐吧。”太祖听了微微一笑，举起手中的金杯一口把阿尔扎喝了下去，并将金杯倒过来让赫王看看，然后请赫王也把酒喝下。赫王听了祝词心里十分激动，眼睛里流着热泪一面大声地痛哭，一面一口吞下金杯里的阿尔扎，不料喝得过猛，呛了一下。太祖好言相劝，对他说道：

我和大王一向友好，
这只是无意中的过失。
请你宽心不要着急，
就当没事不要介意。

说罢，两位主公连饮三杯，一块儿骑马来到赫利特人搭起的帐篷。这时新公伊拉固好象掉进锅里的蛤蟆，落进陷阱的羊羔，

一会儿强笑，一会儿哭丧着脸，一会儿垂头丧气，一会儿又装做高兴的样子。他如同被猎人围住的兔崽，被牛粪击倒的跳鼠，急得抓头搔耳，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前来参加赫利特盛宴的众亲友人等，举目一看，勃特国君王身边只带来四、五十个人，又都是温文尔雅之辈，各个身穿大红大绿的吉利蟒袍，腰扎索蒙手巾，身上不带寸长的兵器。众人再看，太祖身着黄龙蟒袍，腰系嵌玉宝带，光夺天日，明照山河，体如松柏，威震众人。

且说赫王一到聚宴帐前，喝命众人尽收兵器，请太祖到中席就座。太祖谦让，赫王不许，两国主公并排入席面南而坐，太祖居左坐在宾客席上，赫王居右坐在主人席上，其余各小部落首领和众亲友分左右两列入席，共计十余桌人。接着便是赛马、摔跤、鸣金奏乐、饮酒高歌。这时赫王命人把幼子图斯呼抱来给太祖磕头。太祖举目一看，图斯呼虽然年幼，却生得文静自若，体态标致，比起伊拉固福分胜过十倍。席间一切酒食赫王都亲自一一品尝后才让太祖食用。因此，伊拉固无法掺毒。再说赛汗苏尔塔拉图、乌优图斯钦二人贴身站在太祖桌旁，所进一切食品，他们二人都倒进宝角碗里，献给太祖，更使伊拉固无可奈何。这时赫王历数伊拉固的不是之处，骂不绝口，自己连连向太祖赔罪，还哪有闲暇功夫去提两家结亲之事呢？太祖见赫王再三悔恨不已，便微笑一下说道：

您善于辞令的尊王，
不要这样过分痛悔。
孩子做事年幼无知，
这点过错何必计较。
就是存心把我毒害，
天父仁慈不让屈死，
鄙人心诚怕他什么！

太祖说罢，酒去饭来。只见一个儿童端来两大碗胎羔做的肉

汤，给二位主公每人献了一碗。当时赛汗苏尔塔拉图见那碗肉汤必有文章，心里生疑，连忙舀了一匙，放进宝角碗里一看，那肉汤顿时滚沸起来。他慢慢地转过脸去看太祖的表情，太祖早已察觉，微微点头示意，神态依然如故。赛汗苏尔塔拉图又舀了一匙刚要放进赫王的碗里，只见太祖正在那里紧锁双眉，摇头示意。太祖果真不愧是真龙天子，这种举止方为真正的仁义，偏狭小人怎能做到这一步呢。过了一会儿，盛宴散席，赫王传命左右把主座上的珍贵食物分散给下座，让众人尝一尝二位主公的恩赏。这时乌优图斯钦抬头一看，新公伊拉固的岳父、塔塔尔部的特木勒吉格那诺彦坐在右列桌首，因他几杯热酒落肚，一时兴起，不时地冷眼瞟着太祖，想跟太祖争个高低。乌优图斯钦见他这样，想训他一顿，突然听见赫王传话，叫伺候的人把他没有喝的那一碗胎羔汤递给亲家特木勒吉格那，赛汗苏尔塔拉图暗喜，趁太祖转身的工夫，把他那碗有毒的胎羔汤拿过来放在赫王面前，把赫王的那碗取来放在太祖面前。那伺候的人听命进来，把那碗掺毒的羔汤拿走放在特木勒吉格那诺彦面前，因为盛汤的两个大碗都一模一样，谁也没有理会它。赛汗苏尔塔拉图、乌优图斯钦二人便装作收拾自己的碗筷、偷偷地拿眼瞟着那边。

且说特木勒吉格那诺彦心里窝火想闹一场，不料得了一点脸面，便不知天高地厚，颇有骄色，见送来羔汤也不向同桌的众人让一声，端起碗来就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谁料羔汤刚一喝完，他便屁滚屎流倒在地上，边喊边滚，顿时七窍出血，两手抓胸，撕烂胸襟，咬破嘴唇，转眼间舌头伸出，一命呜呼。原来当年毒死太祖父亲也速该巴特尔的就是这个特木勒吉格那诺彦出的主意，因当时没有察觉，太祖至今还不知底细。那特木勒吉格那诺彦突然站了起来，用也速该巴特尔的话说：“今日方才报了家族之仇！”众人这才知道此事的根由。特木勒吉格那老汉刚说完此话，嗵地倒在地上，两腿伸了一伸，向太祖叩首，用力把头磕烂，顿时断气。

众人见此变故，连忙把尸体抬走。塔塔尔部的女婿伊拉固和特木勒吉格那的弟弟古尔格勒吉格那见此情景，不知所措，连忙传令鸣放号炮。只见雕旗一挥，从附近的树林里冲出一个人来。他就是力扛铁轮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塔塔尔部莽汉阿尔斯朗。只见他边跑边喊道：“铁木真小子别想活着回去！”说着率领三百名精兵飞也似地冲杀过来。不知怎的，那为首的莽汉阿尔斯朗突然“嗵”地一声仰面倒在地上。趁此瞬间，特古斯朝克图、扎勒玛等人一起拥上，把赫王紧紧捆住，哈斯尔、比勒古岱二人让他骑上黑马夹在中间充作盾牌。正是：

龙虎相斗，
龟蛇丧胆，
鱼鳖受连；
天公举兵，
龙妖惊动，
鬼神被缚！

且说乌云格瓦连忙把太祖的马牵过来，阿尔嘎松的胡尔古勒吉扶太祖上马。这时众人一起上马，一面高声责骂，一面弯弓执剑，簇拥着太祖奔去。扎勒玛见温都尔斯钦、乌能图如二人早把赫王抱在马上，便未放号炮。回头一看，布呼比勒古岱单人独马留了下来，来回寻杀赴宴之人，扎勒玛连忙回马把他叫来。此时莽汉阿尔斯朗引三百名军健从深坑里冲杀过来，突然被一支飞箭射中脖颈、噗地倒下。其弟特木尔扎干率先追来，刚走二十几步，突然“嗵”地一声仰面倒地。这时众大臣护住太祖跑去很远。赫利特的伊拉固见父亲被挟持了去，跟众人商量如何是好。伊拉固的妻叔固尔勒吉格那心里焦急地说道：“如今只好重蹈南宋废皇的故辙，催兵追杀，不得有误。如若奋力冲杀，也许把主公活活地夺回！”伊拉固本来嫌父王贪恋姬妾，心里不满，听古尔格勒吉格那这般言语，便拿定主意，在醉酒的兴头上率领大军催促劲旅追击。忽然太祖军中炮声大作，从腾格里沙漠的柳树丛中响起

铜号，只见扎布、楚鲁二人在吉布胡朗山的格尔勒图引一千名强悍人马横在路上截住厮杀。这时扎木哈的哥哥阿树嘎抡动大斧冲了过来，同扎布、楚鲁二人来回交手，毫无畏惧之意。阿树嘎一面厮杀，一面回头对伊拉固说道："主公不赶紧去追拿铁木真更待何时？"伊拉固便命左右擂动大鼓，冲出楚鲁围军。扎布、楚鲁二人见此情景，大惊失色，一人想去截住伊拉固追兵。但阿树嘎拼命厮杀，毫不放松，扎布、楚鲁二人正在慌急的时候，那阿树嘎不知中了何人的飞箭，只见他手脚渐渐地慢了起来，顿时色变,大斧落地，翻身落马。扎布、楚鲁二人想捉活的,一齐向前，阿树嘎早已两脚朝天，摔在地上。扎布、楚鲁二人同时拥上，各捉住一条腿、互不相让。扎布挥刀砍去，把阿树嘎的一只大腿抢在手里。楚鲁捉住另一只大腿把它拎在马上。刚要去追伊拉固，只见朝莫尔更从赫利特军中冲杀出来。扎布、楚鲁二人见他过来，不禁大喜，笑着说道："方才我们抢夺一将把他劈开，你却在何处？"朝莫尔更冷笑一声说道："呵！他是你们两个杀的！真是怪事，我看你们二人都瞎了眼了。你们且看看他的腋下！"扎布、楚鲁二人把阿树嘎的尸体翻过来一看，只见朝莫尔更的钢头号箭插进阿树嘎的腋下，露出一拃左右。三人哈哈大笑。扎布、楚鲁二人砍下阿树嘎的头交给朝莫尔更，然后三人一起追赶伊拉固，一会儿赶上冲进队里，挡住去路。原来朝莫尔更听毛浩来的吩咐，探知赫利特早已布下伏兵，便到他们的对面杂草丛里打好埋伏，挡在路上，先把莽汉阿尔斯朗、特木尔扎干二人射倒，然后飞马奔过来寻找太祖，从伊拉固军后飞来一箭射倒阿树嘎。且说伊拉固见他三人围住厮杀，吓得魂飞魄散，他刚躲过矛刀。朝莫尔更又取箭搭弓迎面射了过去。原来伊拉固也暗自料知朝莫尔更向他射来暗箭，听见弦声，连忙举刀一挡，飞箭正好射断伊拉固举刀的右手中指，插在刀柄上，只见伊拉固大刀落地，连忙伏鞍逃遁、跑进自家军中。楚鲁、扎布二人也未追杀，连忙引兵从后面追赶太祖。刚到克鲁伦河南岸山谷前追上太祖，只见赫利特部的将军

嘎拉布率两千人马从山谷里冲出挡住去路。太祖一行进退无路，这时温都尔斯钦、乌能图如二人拦腰举起赫王，把刀安在他的脖子上，厉声喊道："如果伏兵动手立地砍死你们的主公！"说罢举着赫王走在阵前。赫王看见嘎拉布，便放声大哭，喊道："刀下留人，救我一命！"嘎拉布想把主公抢走，可是勃特国一千人马已经冲了过来；赫利特人马一出动，赫王的脑袋就要落地。嘎拉布只好引兵后退。扎勒玛、扎布、朝莫尔更、布呼比勒古岱、哈布图哈斯尔引一千人马把赫王做为盾牌押在阵前，穿过山谷，然后又把赫王做为盾牌押在阵后。楚鲁、扎布二人拍马到阵前开路，刚到平地只见一个赤条大汉骑着光背马边跑边喊："别杀我的主公，他实在冤枉！"众人一看，原来是帕拉古岱空手伏在马上飞也似的跑了过来。扎勒玛连忙派人把帕拉古岱绑在马上押在阵前做为盾牌。

走了不到十里路，伊拉固引兵追来，喝问嘎拉布因何按兵不动，想问罪治死。嘎拉布十分焦急，哭着说道："他们拦腰举起主公，好象举着婴孩一般，脖子上横着刀子，说我们一动就要砍下主公的脑袋，奴才我怎敢出兵？"伊拉固一来喝得烂醉，二来手指疼痛，心里慌急，因此大怒，骂嘎拉布道："你眼见父王为何不去抢回来？再说就是你不出兵，父王的命能保得住吗？因此，径直杀了铁木真也就罢了，为什么错过良机！"说罢喝令左右把嘎拉布从马鞍上拉下来按在地上，重重地打了四十大板，又叫他做前军。马不停蹄地走了一天一夜，恰好追上太祖，只见勃特军突然停住。从旁边山谷里响起号声，赫利特的扎木哈领三千伏兵冲了过来，大声喝道："趁早把铁木真留下！"此时勃特军前面被扎木哈人马挡住去路，后有伊拉固追兵赶到，东面是克鲁伦河，西面是吉布胡朗山，四面受敌，走投无路。这时扎勒玛连放三声号炮，命楚鲁、扎布二人把一千人马分作两处，首尾相顾，挡住伊拉固。比勒古岱、哈斯尔开路，太祖领朝莫尔更等九位大臣居中，左右支援，以少抵多，渐渐抵挡不住。突然三面炮响，鼓声

大作，三处伏兵一起冲出。众人一看，勃特国的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从芦苇丛中引兵杀出，向伊拉固阵后杀来，其势好似野火一般席卷过来，伊拉固后阵顿时大乱。又见希热呼图克引五百军汉，从两边的吉布胡朗山冲出，斜插扎木哈阵里，扎木哈后军顿时溃散。正当首尾两处人马混战厮杀，勃特国军师毛浩来同众将率大军电闪雷击般地向扎木哈人马掩杀过来。布古尔吉、布古拉尔的军士砍瓜切菜般地杀进伊拉固队里。赫利特两路人马看见勃特国军师大旗，顿时吓得魂不附体，无心恋战。勃特国另外三路人马见此情景，军势大振，奋力冲杀。赫利特兵马顿时首尾不能相顾，不战而溃。这时布呼比勒古岱、哈布图哈斯尔、朝莫尔更、扎勒玛等人指挥太祖中军夹击扎木哈人马。扎木哈所领人马早已丧胆，向东北山谷方向逃去。哈斯尔打远处看见，拍马追赶，从背后射了一箭，射穿了扎木哈的右耳垂。这时太祖中军和希热呼图克人马会师。扎布、楚鲁二人叫希热呼图克去截击伊拉固。伊拉固被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人马包围，惊慌失措，手痛难忍。嘎拉布挺刀迎击，被楚鲁大刀砍伤左腿，流血而逃。布古尔吉、布古拉尔挥动大军来夹击伊拉固，伊拉固丢下头盔、窜入众军之中，落荒逃去。赫利特帅旗顿时倒地。

这时赫利特众军纷纷摔旗丢盔，向布古尔吉、布古拉尔投降。此时太祖十员大将簇拥太祖飞也似地来到吉布胡朗山上早已备好的狩猎营地，卸甲休息。众将士大败赫利特人马，军师毛浩来引兵追杀赫利特人马至三十里以外，方鸣金收兵，回到吉布胡朗山营里。原来毛浩来调拨众将引兵出发，送走太祖之后，自引大军朝北路开到赫利特境内等候消息，因此把赫利特人马打得落花流水。

且说毛浩来给太祖解围，随后引兵来到吉布胡朗山大营，带众将拜见太祖，向太祖敬酒祝贺：

您洪福如山的圣主，
十方神灵随您身后。

您冲破野兽的巢穴，
平安无事地回到这里。
我们庆贺这一喜事，
向您敬献阿尔扎的金杯，
请您今后好生在意，
别再亲临危险的境地。

太祖听了心里大喜，回酒给毛浩来祝福道：

我最先相遇的军师毛浩来，
出兵破敌你考虑得周到。
我足智多谋的军师毛浩来，
一切强顽的敌人被你打败。

太祖说罢便论功行赏，朝莫尔更为首的众将军都得了厚赏，然后设宴款待。温都尔斯钦、乌能图如二人把赫王反绑两手，赤条条地押来。太祖见了，大吃一惊，连忙说道："因何叫王叔受此苦头？"说着亲自走去砍断绑索，把身上的蟒袍脱下披在赫王身上，又在金杯里斟满阿尔扎和胡尔扎递给赫王，好生安慰道：

与其养活一个不孝的儿子，
不如养活一匹护群的公马。
唉，你看他不孝到何等地步，
他的父亲真心实意地交往，
而他却无缘无故战斗厮杀，
人间哪有这样的败种！
请王叔好好地把心放宽，
宽宏的我不会把您杀害。

说罢，请赫王坐到宾席上盛情款待。赫王不禁动心，两眼落泪，仰面望天，大声痛哭，结结巴巴地说道：

那最坏的扎木哈酒里掺毒，
叫我险些儿屈死丧身。
那心狠的败种尽干坏事，

叫我差点搭上性命。

全赖宝尔吉格德天父般大恩，

我才保住这一线之命。

全靠雨露般天子的仁慈，

我才有幸活到了如今。

我早晚会被那败种谋杀，

我迟早会被奸诈的扎木哈杀害。

赫王哭哭啼啼地诉述，太祖再三地安慰，劝他好生喝酒。然后提出要他把女儿索隆高娃嫁给比勒古岱，赫王哭着说道：

念起您的不杀之恩，

理应把公主嫁给您家。

只是战乱还没有结束，

怎能谈到两家的亲事？

等到天下太平时节，

再办儿女的亲事。

如今是战火纷飞的时刻，

怎能就提两家的婚事？

太祖听了，觉得赫王说的在理，便回答道：

这战乱不是由我挑起，

都是你的儿子想把我害死。

是你们施计把我骗到此地，

想方设法把我铁木真害死，

我的众臣才拿你当作盾牌！

太祖说完，转身问帕拉古岱：

帕拉古岱你凭一张空嘴，

胆敢把我骗到赫利特国境。

如果不是毛浩来慧眼看穿，

你们早已害了我的性命。

帕拉古岱一面叩拜，一面说道：

他连他父母都能欺骗，
骗奴才帕拉古岱算啥？
我是一个直性子的莽汉，
听说主公要和王族成亲，
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整天操心到处奔波，
患了一种可怕的疾病。
昏迷十天刚刚苏醒，
忽听人们纷纷议论：
“你中了人家的奸计
如今恩主被别人抓走，
不知他能否保住性命！”
奴才决心和旧主死在一起，
赤身骣马追赶到这里。
奴才不怀其他的邪念，
是杀是生请大王定夺，
奴才真心诚意向你起誓！

帕拉古岱说完，嗵嗵地叩头，太祖微笑着说道：

对主忠诚比什么重要，
做错事算不了什么。
不怕危险跟主公过来，
心底诚实可以宽恕。

太祖说罢，命左右给他解缚，又赏给他衣着和酒肉，吩咐道：

望你对主公尽忠效劳，
千万不要三心二意。
如果主公不听劝告，
一意孤行就要自取灭亡。
你心诚的帕拉古岱，
又有什么办法救他？

你要永远尽心尽意，

朝朝暮暮记住此话，

好生伺候年老的王叔。

帕拉古岱听了，热泪横流，打心底里敬服，又再三叩拜。

且说太祖劝慰赫王，在吉布胡朗山里狩猎十天，猎期已满，大摆宴席，赏给赫王蟒缎衣着，牵来良马让他骑上，把活抓来的五百余名赫利特兵士交还给他，太祖亲自过目，给了赫王红幡宝盖，向众大臣道："今日谁人送我王叔回赫利特？不怕死的站出来。回来以后重赏晋爵。"只见众人里面走出两员小将说道："奴才二人愿走一遭！"众人一看，原来是旧臣蒙格利克的儿子阿鲁哈、苏和兄弟二人。太祖大喜，称赞道："俗话说'虎生虎龙生龙，好汉的儿子是英雄'。"说罢叫阿鲁哈、苏和兄弟二人压阵，太祖敬酒送走赫王。赫王两眼流泪，拜谢太祖搭救之恩，对天起誓，向赫利特国走去。此话暂且不提。

且说太祖把赫王送走，回到狮皮大帐坐定以后，一一重赏这次破敌之软法三阵的十名大臣和力败硬法三阵的十员大将，朝莫尔更居首功。太祖问毛浩来为何把赫王赤条条地绑住，毛浩来顿首说道："主公在上，俗话说'好人要治心，坏人得打棍，'不施威风不知仁义。因此小臣先施杀伐之威，后行救命之恩。"太祖听了微微一笑，称赞夸奖道："你真是施威显德的良臣，守业严纪的军师！"太祖又问赫王为何中了他拧扳指儿捋飘穗之计。毛浩来答道："赫王乃是执拗之徒，他不知道别人的恩德！"太祖说道："毛浩来想的周到，军师说的在理！"说罢带四员大将回国。大臣乌勒呼接第一程，斯钦居森夫人派蒙格利克接第二程，陶尔根希拉抱太祖的长子珠奇接第三程。太祖回到布尔罕嘎拉顿以后，大张宴席款待内外。这时首席大臣陶尔根希拉问毛浩来主公拧扳指儿捋飘穗的根由。毛浩来笑着说道："尊兄为何不知此事？圣主此举含义极深！"说罢他又一一分说："额尔和不就是男子全身的细绳，胸腹不就是一个人的智囊吗？拧紧大拇指上的

扳指儿，乃是主公亲自去征服敌人之意。用手捋了一下腹部的飘穗，乃是以赫利特之道还治赫利特之身，将计就计，把他引到狩猎营地之一。那扳指儿是男子武艺的依托，飘穗乃是男子外表的征候，因此既有扳指儿为何不射箭？既有武艺为何不去施展？既有飘穗为何不把它系上？既然事成为何不去一遭？再说扳指儿乃是主公，飘穗乃是臣下。只要拧紧扳指儿、捋紧飘穗，君臣齐心，敌人再多，也无须惧怕。陶尔根兄长，你那么机灵，为何还不知道这个道理？这分明是在试探我。”陶尔根希拉听后恍然大悟，说道：“当初主公拧紧扳指儿，我虽略知一二；但他捋紧飘穗，实在不解其意。经你刚才分说，我方领悟。”二人正在惊叹太祖的大谋，忽然传报阿鲁哈、苏和二人送去赫王后归来。此事结果如何，待下章慢慢分说。

第十三章

查伊那草原军师毛浩来生擒恩胡德王
乌利扬河边大将布古尔吉驱赶扎鲁特汗

宋孝宗淳熙一十六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己酉岁，是年太祖二十八岁。

驸马之族不满天子铁木真，
世人皆知铁木真已成神灵；
有嫉恨之心的人好生思量，
蒙古人不都享受他的恩惠。

话说首臣陶尔根希拉、军师毛浩来二人正在分说太祖拧扳指儿捋飘穗的时候，守门兵卒来报说护送赫王回国的阿鲁哈、苏和兄弟二人已经回来。此时正值军师毛浩来从乃蛮军选留的常努尔当班传令。常努尔一得此报，便引阿鲁哈，苏和兄弟二人进帐拜见二位大臣。阿鲁哈、苏和兄弟二人蹲坐在大帐门边，把此行一一禀报。刚禀报一半，陶尔根希拉听了捧腹大笑，动弹不得。因何如此？原来赫王的儿子新公伊拉固听说父王在克鲁伦河宴会上被抓去，连忙带兵去追赶太祖，三次大败而回。他暗想如今父王已被勃特人杀害，因此该由自己袭位称王，号令全国替父报仇。伊拉固想罢便奏报金朝皇室，然后一面登基自称“伊新王”，一面大封忠臣，晋爵升位。正闹得好不热闹的时候，忽报父王前护后拥地回来。伊拉固大为扫兴，无可奈何，只好出去迎接封父为王

汗。伊拉固命人用黄龙蟒缎裹住宫帐，帐前高悬龙幕，帐内挂有蟒幡，外面布下系有缨穗的木桩，设下九道黄缎裹着的毡门，每道门前拴有九峰骆驼，驼峰上系着黄缎扎的彩花，每天牵来九九良马，拴在九道彩门前的木桩上，又命九九军健手执大刀守住九道彩门，一早一晚大摆宴席奏歌鸣乐，琴声不断。这是伊拉固从金朝皇室学来的。王汗陶高利勒见这派威风，不禁转怒为喜把心放宽了。这都是扎木哈献的计策。

且说伊拉固封其妹妹索隆高娃为“斯尔古楞① 公主。”把自己封为皇太子，封其次母纳仁托娅为西宫皇后，封其幼弟图斯呼为二太子，又封妻子的小叔父古尔格勒吉格那为大太师。伊拉固封赠完毕，只好设宴款待送父王回国的勃特国使臣阿鲁哈、苏和兄弟二人，又赠送厚赏打发回去。阿鲁哈、苏和二人取小路回来，将前事一一细述。陶尔根希拉听说伊拉固夺取王位，做了皇帝，不禁失声大笑。

伊新王伊拉固大张声势，封赠部下晋爵升位以后，又派扎木哈游说各部落召集人马以报勃特国前仇。此话暂且不提。

陶尔根希拉、毛浩来等人听说赫王父子前事，讥笑一阵。然后引阿鲁哈、苏和兄弟二人晋见太祖，把赫利特前事细告一遍，君臣等人又耻笑一番。

光阴似箭，秋收冬藏，又过了一年，到了庚戌年。是年太祖二十九岁。这年宋朝赵惇即位，庙号光宗，改年号为绍熙元年；金朝章宗登基，改年号为明昌元年。宋、金两国都换了皇帝。

庚戌年初，春暖花开。且说赫利特部落的扎木哈到各小部落游说，一天他行至勃特国西北的一个部落——陶尔古德管辖的恩胡德部落。这个部落的首领名叫占固，他管着三十一个努图克[2]，听了扎木哈的游说，背叛了勃特国。此事因何而起？占固过去同扎赉拉德、哈其古德、哈尔盖、哈尔勒岱、其木德、巴尔

① 斯尔古楞，聪明伶俐的意思。——译者注。

② 努图克，即家乡，故乡，居民区的意思。——译者注。

拉斯、固尔鲁特和三个陶尔古德等众部落一起归顺勃特国。因此人心灵手巧，大伙都管他叫做乌仁占固。过去他一直同三个陶尔古德部落人一样忠实地向勃特国进贡。后来他手下的左翼将军哈尔布尔和、右翼将军希尔古勒巴尔登二人野心勃勃，生性傲慢。占固手下还有个总管，就是布利亚特的乌尔苏胡米，他统管占固的十一个小部落，三十一个努图克。这乌尔苏胡米志高性善，为人宽厚。部落首领乌仁占固也是一位心底善良，性情温和的人。乌仁占固辖下的十一个小部落，是恩胡德、乌欣、惠根、伊德、希德、额如木、哈尔力斯、苏伊尔森、哈嘎斯、布利亚特高热等部落，共有三十一个努图克。

且说当年勃特国攻破乃蛮，收复女真国，以及同伊吉勒吉部落联姻成亲，这三件事都曾受到哈尔布尔和、希尔古勒巴尔登二人的从中破坏，因此，乌尔苏胡米曾经顿足叫苦。赫利特部落的扎木哈暗中探知此事，便先去找东南一带扎鲁特国的旺楚克汗，挑拨离间地说道："听说勃特国就要出兵攻打你们，因此抢先举兵与我们各国联合一起共同消灭勃特国，乃是上策。或者您亲自带兵渡过乌利扬河到国境以外的敖鲁盖山上，佯作狩猎的样子，截击勃特国人马。"二人商定以后，扎木哈在返回恩胡德的半路上，重赏本部军健，叫他们扮作扎鲁特部旺楚克汗的使臣下书勃特国，约定两国人马到敖鲁盖山下交战。扎木哈又去游说陶尔古德部落恩胡德人乌仁占固，这事正中恩胡德的哈尔布尔和、希尔古勒巴尔登二人的下怀。哈、希二人喜不自禁，连忙引入帐内设宴款待。这时扎木哈假冒勃特国派来的问罪使臣也已来到，恩胡德众臣心里不安，共议对策。扎木哈进见恩胡德主乌仁占固探问其意，如何是好，占固说道："勃特国君王仁慈宽厚，我想他一定会原谅你区区小过。依我看来，我亲带乌尔苏胡米等数人去勃特国叩首认罪，这样我们就会安居乐业。"只见乌尔苏胡米出班奏道："主公此意乃是长远之计。如果早一点去认罪，不至于派人来问罪。尽管如此，如今尽早动身去叩首认罪也可避免大祸临

头。”这时哈尔布尔和、希尔古勒巴尔登二人出班说道：“事已如此，不如先斩勃特国来使，然后举兵应战。”只见扎木哈从宾席上起来说道：“众人所言均不可取。如果登门认罪那无异于束手待毙。如果先斩勃特国来使，那只能加速人家出兵。因此，请大王好言打发来使，不使他知道我们的计策！”说完就叫乌尔苏胡米去款待假冒勃特国使臣，打发他回去。扎木哈又对占固说道：“鄙人奉赫利特王汗之命去各国告知赫王称帝的消息，路过勃特国时听说勃特人以你们上述三种过错为由举兵来讨，当时我还有点不信。来此一看，果然那样。如今应如何对敌？”乌仁占固说道：“鄙人之意，还是低首认罪，长久安居为上策。”这时哈尔布尔和、希尔古勒巴尔登二人齐声说道：“此举不可，这明明是自投火坑。既然一死不如战死，何苦被他抓去受戮！如今除举兵应敌之外，别无他计。”扎木哈问道：“你们十一个部落三十一个努图克，共有多少人马？”哈尔布尔和、希尔古勒巴尔登二人齐声答道：“统共约有三万来人。”扎木哈趁机威胁道：“勃特国有名将二十来人，精兵六万余人，可你们的人马还不到人家的一半，怎能与他交战？”那问罪而来的勃特国使臣是扎木哈派来的冒牌货，他一回去又佯作恩胡德的使臣去勃特国下书相约交战期限。当时扎木哈问恩胡德的君臣如何合兵一处，恩胡德主公乌仁占固说道：“依我看来，还是去认罪讲和为妙。那勃特国主绝不是等闲之辈，他明明是上界下凡的天子。”扎木哈接着说道：“不可不可，为时已晚。如今勃特国已起问罪之师，旦夕就要到来，此时你去认罪那是束手待毙。我过去曾和勃特国主铁木真打过交道，深知他的脾气。铁木真这个人不管是谁，他都想要征服充当自己的奴隶。这几年他消灭了塔塔尔，打垮了萨冒，踏平了岱其古德，捣毁了莫尔格德，夺去了你们的部落，连我的部落也被他收拾了，因此，他的势力越发强大，声威大振。他摆出一副皇帝的态势，任意欺侮其它部落的人众，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奴隶。我反复劝说赫利特王汗，他才未中宝尔吉格德的联姻

之计。因此，他如今被封为一国之王，南面称孤。如今伊吉勒吉部落的主公宝图走入歧途与勃特国成亲，依我看，到最后他仍不免沦为宝尔吉格德的奴隶！这些事情你们明明都亲眼看见，为何还这样讨好宝尔吉格德人，自投灭身之地？”占固听了，低头不语，不知所措，问扎木哈如何是好。扎木哈答道：“如今贵国除开老弱病残以外，须得精兵四万人，搬到查伊那草原垒墙挖壕，扎营安寨，防备勃特军来犯。鄙人向赫利特新王借两万人马，勃特军如若来犯你界，我们得报便来救援。如果这样，我们还怕他勃特国？如今听说东扎鲁特国的旺楚克汗也要进犯勃特国界。因此，勃特国人或许不来。他若不来，贵国人马也更加精熟，大王安居王位南面而朝；勃特国人如若来犯，便可举兵应敌！”乌仁占固无奈，只好俯首听命。此时卫拉特的布利亚特人乌尔苏胡米见他们主意已定不可挽回，便带一家老幼躲到贝加尔湖。

且说乌仁占固已中扎木哈离间之计，更有哈尔布尔和、希尔古勒巴尔登二人一再催促，因此无可奈何，下令从十一个部落三十一个努图克里选拨精兵三万人到查伊那草原相度地形，深挖壕沟，筑下三道围墙，扎下人马。外面又垒高墙，遍挖陷马之坑，上面搭上柳条再铺一层细土。扎木哈说道：“还要放出探马，有事急报，同时飞报我们和你们。一旦听闻勃特人马开动的消息，赫利特两万人马必在三天以内出动前来救援你们。白天来时以黄龙大旗为号，夜里来时以骆头白灯为号。此次交战，两国人马前后夹攻威逼勃特国。”策划完毕，扎木哈飞马奔回赫利特国。不在话下。

且说勃特国军师毛浩来突然见到扎鲁特部旺楚克汗的犯界檄文，连忙进报太祖，并亲自引兵去敖鲁盖山驻防。不久又接到恩胡德挑战檄文，陶尔根希拉忙报太祖。太祖大疑，说道：“那统管恩胡德十一个部落三十一个努图克的乌仁占固可是个诚实细心之人，此事可疑。”说罢召见来使问其反叛之由。可那来使原来是个哑人。太祖更加疑忌，便叫来扎勒玛吩咐道：“叫一个哑人

送来战书实属可怪。请你以酒肉款待，厚礼相送。”又传乌优图斯钦进帐吩咐道：“哑人送书自古罕见，其中必有阴谋。因此请你用计叫他开口，探知其谋。不要拷打相害。如他真是个哑巴，岂不冤枉了好人？男子汗大丈夫不作无辜伤人之事！”乌优图斯钦领命出去。帐内鸣乐大摆宴席，款待恩胡德来使，给他大碗喝酒，对他说道：“我们宽厚不害下属使臣，今天你要开怀畅饮，明日见我主公，领赏而回。”说罢，把他灌的烂醉。那位使臣见勃特人待他不薄，心里便有些忐忑不安。到夜里见众艺人边唱边喝，那位哑使无意中忘掉禁忌，失嘴开口，跟众人一起唱起《色乃图》之歌约有半个时辰。乌优图斯钦哈哈大笑，命左右把他缚住。那哑使这才醒悟，连忙用手捂嘴。扎勒玛见此情景也大笑起来，厉声说道：“他若不招实话，马上推出，碎尸万段！”那使臣吓得连声求饶，从实招供。原来两次来人都是扎木哈所派来冒充使臣的。扎鲁特部旺楚克汗的使臣也是扎木哈派来的假使臣。第二天早晨，扎勒玛进报太祖。太祖料知赫利特定会出兵，吩咐哑使说道：“俗话说，‘失了马可以捉住，失了言不能收回。’如今你已招了实话，我就饶你一条命。不过，回去以后多加小心；否则，一旦被人察觉你已失言，就会丧命！”说罢重赏来使，令他回国。太祖一面派人将此事报知军师毛浩来，叫他回兵迎击赫利特人马，一面把现成人马分作两队，一半交给陶尔根希拉、布古尔吉二人留守本国，自带其余一半人马鸣炮出发，决意在恩胡德、赫利特合兵之前将他们攻破。此话不提。

却说扎木哈回到赫利特，见了伊拉固把策动扎鲁特、恩胡德两个部落与勃特国为敌一事备述一遍，而后说道：“如今恩胡德如果能够打败勃特国，我们就起兵相助，共灭勃特国，将它全部占领；如果恩胡德被打败，我们也可坐收渔人之利！”新公伊拉固听了大喜，背着父王引两万五千人马，以提防乃蛮为名向恩胡德进军。

这时勃特国军师毛浩来领兵向乌利扬河、敖鲁盖山进发，途

中得知令其回军的急报，暗自想道："差点中了扎木哈奸计，主公真乃神机妙算！"想罢，连忙引军返回，一面向赫利特派出探马，一面分兵去援助太祖，自领一队将士挡住赫利特军的去路，设法击破。

且说太祖给皇族人陶克敦固巴特尔、苏尼特的苏布格岱巴特尔两员小将拨两千人马，叫他们充做开路先锋。太祖带毛浩来的弟弟点仓、楚鲁的弟弟其木比特木尔、蒙格利克的儿子阿鲁哈与苏和二人、扎布的长子哈图特木尔、朝莫尔更的长子浩布来、钦达嘎斯钦的儿子瓦伊金、胡达嘎那布和的长子胡德尔布斯，以及随身护卫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赛汗苏尔塔拉图、特古斯朝克图等十二员小将，同妹夫宝舒格图宝图、莫尔格德的芒努克图两个部落的兵马合为一处，共计三万人马，起程出发。

军师毛浩来回国以后，发现太祖所带将军都是年轻的小将，心里有点不安，连忙给比勒古岱、哈斯尔、布古拉尔、楚鲁等四人拨四千人马，令他们小心卫护国主。然后又命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钦达嘎斯钦、胡达嘎那布和四人引一支人马直去赫利特返军路上打好埋伏，等他败阵回去时，顺路掩杀，夺他的辎重车马。毛浩来自带扎勒玛、扎布、朝莫尔更、胡尔查拜利等四员将军，统领大军先攻赫利特，后破恩胡德。对外扬言直接进兵恩胡德，实际却暗暗地截断赫利特军的去路，到查干敖尔黑古勒山谷下营埋伏。

且说太祖兵马行至恩胡德的界首一看，恩胡德果然背叛。先锋陶克敦固、苏布格岱等人几次带兵攻营，均被陷坑所挡，未能攻破；听说太祖大军快到，他们不分昼夜，加紧攻营，仍不能攻破。太祖引兵绕过恩胡德军营，刚要扎营，只见巴尔虎东南方向闪出一彪人马，尘土蔽日，飞也似地奔来。乌优图斯钦大叫一声："来者必是赫利特援军！"赛汗苏尔塔拉图远远一看，说道："这支人马决然不是赫利特的人马，想必是咱们的军师回国以后给主公派来的援军。不信请看大旗上的'帅'字！"众人以手

遮阳细看，大旗上用一行畏吾儿字写着："大勃特国右翼大将军布呼比勒古岱。"接着哈布图哈斯尔、大将楚鲁、布古拉尔等人的大旗一一现出。太祖夸奖乌优图斯钦、赛汗苏尔塔拉图二人说道："时时戒备的乌优图，心地可赞的赛汗！"话音刚落，那四员将军的人马早已来到。四人下马拜见太祖，然后把毛浩来前事细告一遍。太祖夸奖毛浩来道："身在那边心在这里。比勒古岱是我弟弟，叫他到这儿，是让他助我一臂之力。"说罢传令全军，歇息一天。次日，太祖来到查伊那草原上的恩胡德军营前查看，那乌仁占固果然名不虚传，军营森严，坚不可摧，共有十八道门旗，十二个岗哨，大军人马首尾相护，真比什么城郭都要坚固。勃特国连续十天出兵攻打，都不能前进一步。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第十天深夜一更时辰，突然从东南方向走出一支人马，骆驼头上系着牛油白灯，手里举着火把。恩胡德的乌仁占固被困半月，顿足叫苦，望着哈尔布尔和、希尔古勃巴尔登二人放声大哭，哈、希二人也按捺不住，心里十分焦急。乌仁占固眼巴巴地望着赫利特人马来到，几乎望眼欲穿，可仍然毫无音讯，急得他三番五次要出营归降，哈尔布尔和、希尔古勒巴尔登苦苦相劝，奋力守营。当夜忽然发现扎着号灯的赫利特人马已经来到，哈尔布尔和、希尔古勒巴尔登二人连忙分兵八队，从八个门杀出，准备迎接赫利特人马，乌仁占固留下守营，等候赫利特人马进营。此时围营的勃特国军叫苦连天，迎击赫利特人马。恩胡德军连忙擂动大鼓，八队人马高举火把一起杀出。勃特军难以招架，四处逃散，赫利特人马趁势向前，飞也似地冲了进去，同恩胡德人合兵一处。恩胡德人马急忙转身，分八路蜿蜒逶迤地把赫利特人马引进营内。勃特国溃散人马也尾随赫利特人马，拥进恩胡德军营。恩胡德君臣见了此状，不禁大惊，刚要关住阵门，忽然营里炮声大震，只见赫利特人马一起动手冲杀恩胡德军，乌仁占固也被生擒，营里火光冲天。此军哪里是赫利特人马！原来毛浩来引兵到查干敖尔黑古勒山里打好埋伏，出其不意地截杀赫利特人

马，尽夺他们的帅旗和头上扎有白色灯笼的骆驼，先派探马飞报太祖，然后领兵过来钻进营里。骆驼上驮着的尽是干草、口粮。如何攻破赫利特兵马，此处暂且不提。

且说毛浩来一进恩胡德营里，传令军士悬挂本国大旗，人人手举火把，从里面往外厮杀。这时恩胡德的哈尔布尔和、希尔古勒巴尔登方知上了勃特国的圈套，吓得魂飞魄散，六神无主，一声呐喊从八个阵门往外逃散。勃特国十员小将挡住去路，团团围住。恩胡德人马腹背受敌，营内营外箭如雨下。这时恩胡德人马四处溃散，在营外来回奔命，不少人掉进自己挖下的陷坑。大部人马向东南方向突围逃去，刚走两里来路，忽见陶克敦固、苏布格岱二位英雄好汉，从查伊那草原大沟率一支人马奔驰而来，铁桶也似地把他们围住。这时十员小将也引兵追来，又围了一层。毛浩来亲押乌仁占固迎太祖入恩胡德营里，然后率部前去又把恩胡德军围了一层，传令众兵士举火厮杀。恩胡德的希尔古勒巴尔登死于陶克敦固好汉的大刀下，帅旗落地。哈尔布尔和领兵奋战，四处突围，身中数箭。他混入军中，企图寻路逃走，正好同苏布格岱巴特尔相遇，大为恐惧，战不数合，刚要夺路逃走，只见苏布格岱巴特尔大喝一声，用左手拨开长矛，伸出右手一抓便捉住哈尔布尔和把他摔在地上，命人捆住。哈尔布尔和的帅旗也掉落地上。这时恩胡德人马折了主帅，顿时大乱，喊声连天。毛浩来传命众军道："恩胡德丢甲卸盔自动投诚者一律免死，反抗不降者格杀勿论！"传令一下，喊声震天。

恩胡德众兵士已想不出逃命的办法，忽然听到这一命令，人人高兴，大喊投降，急忙抛旗扔幡，丢甲卸盔，归降勃特军。毛浩来鸣锣击鼓，分拨三队人马监管恩胡德三十一个努图克的兵士。经点视，恩胡德三万人马折了四千，六千余人受伤，一千多人逃跑。次日，给恩胡德的伤残兵士分发药品，然后叫乌仁占固把众军人数开具名册。毛浩来亲自押着乌仁占固来见太祖，令他跪在太祖面前。陶克敦固巴特尔来献希尔古勒巴尔登的首级，苏

布格岱巴特尔押来身插数箭的哈尔布尔和。太祖问乌仁占固道：“我两度应敌，一次成亲，深感你们和我们相距遥远，一次也没有惊动你们，你为何无缘无故地兴师动众远侵我国，闯下如此大祸，叫这么多的人送死？平时我欺侮了你们中间的谁呢？因何不自安本分，竟这样铤而走险呢？”乌仁占固跪拜于地大声恸哭道：“今天见了大王方知自己受骗上当！”说完，就把勃特国如何派人下书问罪以及那位使臣名叫什么，扎木哈找他怎么煽动的，从头到尾详述了一遍。然后自己承认犯了死罪，说今日才知道被扎木哈欺骗。太祖叹息一声，说道：“过去我一直以为你们地方远，不论国事家务从没有麻烦你们，还要问你们什么罪呀？再说扎木哈虽然派来冒牌使臣吓唬你们，你因何不回派使臣奏请罢兵？你们如果奏请罢兵而依然不停，那时起兵也不算晚吧？”这时哈尔布尔和跪在一旁，他箭伤很重，眨巴着白眼高声说道：我们的主公原无反心，这都是我们起的主意。人说你铁木真是个能预卜未来的贤德天子，此事与我主公无关，要杀请杀我！”太祖见哈尔布尔和是个硬汉，便起意说降他。对毛浩来说道：“哈尔布尔和这人对主忠诚，军师意下如何？”毛浩来移步上前跪拜说道：“下臣也极喜欢，只是伤势很重，不易治好。不过下臣可以带回试一试。如果实在治不好，就将他斩首以严明国法；如果能把他治好，就留在军前使用！”太祖微笑称赞，对乌仁占固说道：“我早就知道你是个诚实的人，只是吃了小人的亏，乌尔苏胡米下落如何？”乌仁占固奏道：“他劝我罢兵，不依其言，偷偷逃走。”太祖点头叹息道：“有谋之士不愿上当。”当时毛浩来领去哈尔布尔和，整整给他治了两天伤，毫不见效，于是把乌仁占固的罪过算在他的头上，叫人推出斩首，将其首级同希尔古勒巴尔登首级一同挂在旗杆上。然后，为了安抚恩胡德众人，赐免乌仁占固之罪，使他诚心归附，另派四弟乌仁嘎楚格充作助手，统领恩胡德十一个部落三十一个努图克，乌仁占固仍作首领。因乌尔苏胡米人已出走，令乌仁占固临时兼管他的布利亚特

的卫拉特部落。恩胡德平定以后，十一个部落全体人众兴高采烈，心悦诚服，咸来庆贺，喊声震天。当时太祖吩咐乌仁占固，叫他监管大军下营和兵器、炮车、盔甲、号鼓、旗幡等营造事宜。且说在查伊那草原举行祭旗仪礼犒赏众军，对众将军论功行赏，陶克敦固巴特尔、苏布格岱巴特尔立了首功，以下各将按次宴赏。然后以得胜大典行礼，鸣琴奏乐，擂动大鼓，返回国里。当时乌仁占固把他年方十五的独生女儿宝鲁嘎献给太祖，让太祖使唤。哈斯尔看那女子模样标致，十分喜欢，太祖便把她赏给哈布图哈斯尔。哈斯尔大喜，叩头谢恩，让宝鲁嘎作自己的妾。乌仁占固成了国戚，有了大的体面。

且说太祖返军行至国界，只见引兵攻破赫利特军的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钦达嘎斯钦、胡达嘎那布和等四员将军迎拜太祖，把攻破赫利特贼军所缴获的一应物品献上，以为庆贺之礼。太祖大喜，赐给重赏。赫利特军是如何被破的？原来扎木哈从恩胡德返回以后，同新王伊拉固引一万五千名精兵出发，背着父王和妹妹佯称提防乃蛮军，急行数日，偷偷地绕过勃特国南部边界，行至查干敖尔黑古勒下营。当夜三更时辰，毛浩来的伏兵装做恩胡德败军，齐声高喊："我们都上了赫利特人的圈套，如今国破家亡，无处藏身，人饥马乏！"喊罢，放火攻进赫利特兵营。因赫利特人麻痹大意，已来不及抵挡，便丢下大营不战而逃。毛浩来追赶二十余里，大杀一阵，尽夺赫利特人的旗幡帐篷、系灯骆驼，然后突袭恩胡德。当时伊拉固等跑出五十里外，来到塔尔巴嘎岱的沙漠里，刚刚支起炉灶熬茶煮羊，忽然沙尘飞扬，从柳树林里奔出勃特国一支人马，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钦达嘎斯钦、胡达嘎那布和等四员将军引兵杀来，扬言自己是恩胡德的一支败军，又埋怨赫利特人同勃特国暗中合兵袭击他们。他们奋力围攻。伊拉固、扎木哈二人大惊失色，落荒而逃。此次交战，赫利特人马折了四停之一，又伤了四停之一，其余人马尽丢兵器、盔甲、战马、锅碗等空手逃散。

王汗虽未听说此讯，索隆高娃却早已得知。当时正是春暖时分，索隆高娃独自一人行至清泉旁边的柳树林中，叹息道："阿哥此举必致亡国！"她又想起乃蛮公子阿拉坦沙嘎，不禁低声咏歌。时隔不久，王汗从小老婆嘴里听说伊拉固出兵一事，怒斥伊拉固，大骂扎木哈，说要把他杀掉。伊拉固见父皇听信后母之言辱骂自己，对他怀恨，扎木哈也因此暗暗立意，迟早非要杀掉王汗不可。

这时希热呼图克等四员将军大败赫利特贼军，尽夺其所有物品，到国界上迎接太祖。

且说太祖进入国境行至半路，早有旧臣蒙格利克、胡尔古勒吉、温都尔斯钦、乌能图如四人来接第二程。温都尔斯钦因奉毛浩来之命去扎鲁特探听旺楚克汗的动静，便对太祖奏道："估计扎鲁特人初秋举兵。那个下战书来的使臣原来是扎木哈派来的冒牌使者。下臣径直走进他们城里，问他为何没有仇恨而无端惹事，为何不见过错而无端下书，旺楚克汗起誓说他没有送来战书。他还说秋天度过乌利扬河到敖鲁盖山狩猎是真的，但没有举兵一事。"太祖听了大喜，连声夸奖和重赏温都尔斯钦，并告诉他："今年秋天我也去敖鲁盖山狩猎，到时候在那里会面，推诚相见。"

却说太祖一日回至布尔罕嘎拉顿，只见首臣陶尔根希拉领着骑马的珠奇、察汗台二人怀里抱着窝阔台同众大臣一起迎拜太祖。太祖进见窝格仑夫人，向她请安，然后大设宴席以示庆贺。此次盛宴又引出三人。一个是乌仁占固，他谢太祖不杀之恩，向太祖献出西番国的水晶宝塔。此塔光彩夺目，能预测云雨风雪之变，长约一尺。太祖见他心忠意诚，把他的名字占固改为乌仁黑其尹贵，把义女即哈斯尔的生女阿拉坦小姐许给他的儿子结为姻亲。第二个是固尔勒斯国的纳仁汗，他年方十八，去西北部的萨尔拉格国求亲未成，在返回途中路过勃特国进见太祖，献出俄国人的大炮、弓箭、刀枪、盔甲、鞍辔，伊勒德希国的大马、黑白狐皮，

共九十九件厚礼，要求两家结亲。原来太祖弟弟比勒古岱的正妻生了个女儿，自幼母亲去世，于是布尔特格勒金居森斯琴夫人，把她抱来同哈斯尔的女儿一起认作义女。当时太祖膝下也无女儿，正盼有个女儿。因此很高兴认她作义女，给她起名叫阿拉坦固尔固勒岱。太祖便把这个女儿嫁给纳仁汗，同他成亲。阿拉坦固尔固勒岱小姐嫁到固尔勒斯不到一年就病故了。纳仁汗想她想得险些疯了，一连娶了二十来个妻子。这是后话。第三个是恩胡德治辖的卫拉特的布利亚特人乌尔苏胡米，他偷偷逃走到贝加尔湖一带，一天他抓到一只奇异的金翅大雕，当时他听说勃特人已经收兵回国，便赶来把大雕献给太祖。太祖见那大雕形状奇异、不同凡鸟，它捕捉狼鹿好似捕捉兔雉一般容易，心中大喜，厚赏主人，把他乌尔苏胡米的名字改为敖如希格其，意思是教他永远留在自己的部落中，于是就让敖如希格其统领卫拉特的布利亚特部落。有的史书把太祖赐给的黑其尹贵及敖如希格其都写错了，把黑其尹贵写为青贵，把敖如希格其写为敖如石固石，如果依此作为凭据，就会大错而特错，因此在这里加以订正。

且说温都尔斯钦奉太祖之命出使扎鲁特，面见旺楚克汗，拿出扎木哈派假使送来的那份满篇恶言的战书给他看，又转告他太祖想于今秋跟他合兵一处到乌利扬河边的敖鲁盖山上打猎。旺楚克汗听了欣然答应，款待温都尔斯钦，将他送走。温都尔斯钦心中高兴回报太祖。不觉炎夏已去，爽秋来临，太祖便动身赴约，到乌利扬河边敖鲁盖山举行万人狩猎仪式。扎鲁特的旺楚克汗早带三万精兵到白沙城里下营。赫利特的扎木哈探知此讯，大惊失色。他暗自想道：“旺楚克汗一见铁木真，我的计谋便不攻自破。”想到这里，连夜飞奔来到乌利扬河边走进旺楚克汗的大帐里，说道：“陛下您已中了铁木真的巧计，上了毛浩来的圈套！”旺楚克汗手下的玛喜、图如、图图来、都尔布、胡希嘎、敖都来、帕朗莫尔更、查嘎都尔巴特尔等八名大臣一起拥前，缚住扎木哈。扎木哈见其计谋已破，忽然又生一计，面朝旺楚克汗哈哈大笑，

说道：“好可怜的旺楚克汗，眼看你在乌利扬河人头落地，在敖鲁盖山失掉江山。别费口舌，快快上马！”说罢头也不回地跑去、旺楚克汗听了心里生疑，命左右引他回来，只见玛希、图如二人劝他道：“看这扎木哈的样子，头发上卷，面有青痣，其相不利，不是好人，想必用言语相欺。不如斩下首级，让勃特国主亲眼过目，两国从此言归于好！”旺楚克汗不听劝谏，叫回扎木哈问其此话何意。扎木哈抽搐鼻子背过脸去说道：“哎，要杀快杀，何苦如此？”玛喜、图如二人，手拔利剑正要动手，旺楚克汗连忙以身挡住，向扎木哈道：“你因何说我的死期已到？”扎木哈嚷道：“你这人啰嗦什么？杀就便杀，问这问那干什么！人家勃特国主铁木真和他的大臣毛浩来惯用诈谋，把那有四、五万精兵的部落首领一个个捉去，就象从一坛子黄油里拔出一根牛毛一样容易，如今无兵无卒，人家来打猎，抓你不是更容易吗！赫利特的王汗好意相请反而被抓，百般受辱，如今你跟他相约聚会之地，又与他相近，你不被抓那才是怪事！”旺楚克听了此话觉得有理，大为称赞，亲自下去替他解缚，问他如何，扎木哈道：“他若用软法捉你，你就要高他一招，用更软的办法。一面派人迎接他，一面路上埋下伏兵，杀死铁木真。那么那些被勃特国威胁而归附于他的大小部落，哪个不来归顺你呀？”旺楚克汗毕竟年轻，不甚慎重，不听图如、玛希二人苦言相劝，派五队人马到敖鲁盖山北打好埋伏，派帕朗莫尔更为使臣去迎接太祖。封图图来、都尔布、胡希嘎、敖都来、查嘎都尔巴特尔五人为五队伏兵之长，自留玛喜、图如、扎木哈三人作好胜则进败则退的准备，驻进临时帐篷里专等探马报讯。当时玛喜、图如二人叹息不已，料知势头不妙，连忙备好许多皮筏和木船放在乌利扬河边以待急用。

且说太祖到乌利扬河边狩猎以前，封大将布古尔吉为猎队将军，令毛浩来留下守国。扎鲁特部旺楚克汗的使臣帕朗莫尔更半路上迎住太祖，叩首晋见，心中暗喜“已中我计！”此时他的家

奴绍玛尔偷喝了帕朗莫尔更的阿尔扎已经大醉。帕朗莫尔更回来一看，辎重车马一概未备，不禁大怒，打了他一百鞭子。因此绍玛尔怀恨在心，偷空逃出奔到勃特人营里，大声地把旺楚克汗的计谋讲了一遍。布古尔吉大惊失色，忙带一百余人追捉住帕朗莫尔更严刑拷问，知其底细，尽报太祖，随后领大军压来。帕朗莫尔更的部下有人逃出，急报旺楚克汗前计已败。旺楚克汗大惊失色，跨马先逃渡过乌利扬河，其余人马被勃特国众军攻破。于是太祖商定来年讨伐，猎期满后，领兵返回国里，从此操练兵马直到过年时分。庚戌年到此结束。

起用小人任国事，
社稷忠臣怎可取。

第十四章

英雄布古尔吉渡河火攻索隆古德部
智者毛浩来擒使定计出兵索隆古斯

宋光宗绍熙二年，金章宗明昌二年，辛亥岁，是年太祖三十岁。

斩钉截铁的实话虽耐人寻味，
可无知之辈却把它置于脑后。
读书人视史书故事荒诞无稽，
却不知人间万物的深奥含义。

且说太祖点将拨兵亲征扎鲁特的旺楚克汗，军师毛浩来定夺出征和留守的将士以后，前军由毛浩来率领，中军由太祖率领，后军由布古尔吉率领，三万人马分路出发。

扎鲁特的探马得知此讯飞报旺楚克汗，旺楚克汗听了大惊，不知如何是好，连忙召集十八位千军之长商议道："我们扎鲁特国所依靠的就是这乌利扬汗的深水。如今河水尚未解冻，勃特国军此时渡河就象走平地那样容易！"玛喜、图如二人出班奏请纳贡讲和。玛喜受命迎接勃特国大军，答应每年交纳南方缎布银铁等物。太祖依言大军返回。太祖带布古尔吉到敖鲁盖山打猎，限定扎鲁特于三月十五日以前务必交贡。他们两人决定留下等候，班师返回。

那年正值早春三月上旬，河水解冻，乌利扬河冰消开流，旺

楚克汗依仗大河，拒不纳贡，成天带妻携妾游玩作乐。玛喜、图如二人苦苦相劝，旺楚克汗都无心听纳。他喝命左右把乌利扬河上的大小船只聚集到东岸，把上下渡口的船只也尽数收来，不让人们来回摆渡，然后拨出五千人马派到乌利扬河的东岸守护大小船只，到期仍不交贡。太祖吩咐布古尔吉道："看这旺楚克真不如野兽，他骗我们一直等到河水解冻。看来务必用兵讨伐，赶紧派人给大军报讯赶来，你意下如何？"布古尔吉道："扎鲁特已经归降，班回大军，并明告国人。如今若派人去说被扎鲁特人欺骗，再班大兵来，一则别人以为主公发命不准，二则有伤主公体面，三则留候此地的众大臣无脸见乡土人民。因此，下臣料知扎鲁特人背约弃盟便于进军，早已传令我部左翼前队人马作好准备，又把主公各位大将的良马牵到河边每天操练游泳，已选出三四匹水性强的好马。我又和主公族人陶克敦固巴特尔的侄子安敦大臣商定好众军士渡河的计策。如今主公身边的人马和下臣我备好的人马，共有两万余人，足足可以攻破扎鲁特。我问过扎鲁特的仆人绍玛尔他们有多少人马，他告诉我扎鲁特兵马不足七万。再者，一过乌利扬河就没有挡住去路的深河，扎鲁特要招齐人马，需要一个来月。此时出兵，定获全胜。"太祖听了吩咐道："蔑视小者就会变成肉中之刺，搓捻头发就会变成绳索。这扎鲁特一来是大国，二来有城郭，不可轻视！还是把大军班来为好！"布古尔吉向众人示意让他们躲开，自己跪在太祖跟前奏道："我国东南有赫利特的伊拉固，东北有麦勒吉的陶都，西南有乃蛮的太阳罕。这三国一听到我们大军渡河的消息，都会蠢蠢欲动。因此下臣没有把他当作一般的敌人，事先作了准备。这中间又隔一条深河，打起仗来不比平地。只顾破一个小巢，给自己的大国带来大祸，有何益处？如今扎鲁特依仗深河为屏障，城里定然没有多少兵马，只是守护河岸而已。别的地方也不会有驻军。下臣到高岗上用千里眼一看，大河对岸的扎鲁特军不足四、五千人；如果我们的两万兵马能够渡过河去，下臣我早已定下攻破扎鲁特国都

的良计，主公到时验看，事先不可奏报。”太祖听了，心里大喜，夸奖布古尔吉巴特尔道：

你阿尔鲁特巴彦的儿子，
足智多谋的布古尔吉；
你忠诚可靠的挚友，
谨慎稳重的布古尔吉。

太祖说罢，依了布古尔吉之言。布古尔吉当下抽出两只号箭交给温都尔斯钦、乌能图如二人，叫他们召来左右两翼前路待令的两支人马，共计三万名将士，命人擂动大鼓，教众将军听令。布古尔吉一一分拨：大队人马一俟渡过乌利扬河，哈布图哈斯尔、布呼比勒古岱便任作主公两翼的将军，全力守护主公，万万不可让他深入险地，如果违令，一律问罪；温都尔斯钦、乌能图如二人身带主公的撒袋走在队前；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赛汗苏尔塔拉图、特古斯朝克图等四人身带主公弓箭、剑刀、盾牌尾随主公马后，不得离开；苏尼特的海鲁更、芒努德的惠拉德尔二人跟在主公队后压阵；扎勒玛、扎布二人带点仓、其木拜、特木尔、阿鲁哈、苏和、哈图特木尔、浩布来、瓦伊金、胡德尔布斯等八员小将跟我后面，走在前军之中，去攻打扎鲁特的白沙城；大将布古拉尔带大将楚鲁、驸马宝图二人走在后军之中，等大军渡河以后，从后面追杀东岸的扎鲁特兵马。布古尔吉分拨停当以后，去请来太祖。当时众人不知如何渡河，都暗自惊奇不已。此时太祖身旁早作准备，号炮三声，只见太祖带领众将士一齐上马，沿着乌利扬河往北出发。走了五十来里，到大河渡口一看，安敦大臣早用柳树扎了几百只木筏，每只木筏套上四头大牛，木筏上满载盔甲兵器，又把战马一千一千地分开，用一条长绳连在一起，号旗高悬，等候太祖的到来。太祖行至河岸一看，便知他的用意，从马鞍上给布古尔吉、安敦大臣每人各赏酒一盅，便一声不响，一句不问，举鞭拍动白玉龙驹率先跃进河里，布古尔吉连忙拍马冲在太祖的前头。众大臣见此情景，不禁愕然，都争先恐后地跃入河

里。原来太祖骑的白玉龙驹是把一千匹母马放在旷野教神龙交合而生，因此它走在河里就好象大鱼戏水、水蛇跳浪一般，河水不没马镫。这时，安敦大臣喝命放炮，一声大呼，三万人马一起涌进河里。载着盔甲的木筏跟在大军后面，不到一个时辰，太祖亲率三万人马似走平地，渡过半里宽的大河。到对岸点视兵马，不折一人一马。众将军众大臣一起跪拜喝采，盛赞太祖之德，说道："过去我们举国上下，都说主公是真龙天子，但奇迹不显，如今神迹大显！"太祖道："此事全赖良马，我有何功可谈！"众兵士吃了随身带来的干粮，脱下湿衣晒干，穿好盔甲，整治马鞍。一切准备停妥，布古尔吉奏报太祖："有劳主公玉体，如今已过大河，深入险地。要么大获全胜，要么全军覆没。大军稍停便误大事，请主公赶快定夺！"太祖依言，号令三队人马："进者生，退者死。前有敌人，后有大河，只有向前破敌才有生路；惧怕后退就会丧命。大家拚命冲杀呀！"布古尔吉把布古拉尔叫到跟前，给他分拨五千人马，低声附耳说道："将兄当日赶到，围住大河这边的索隆古德部的守河人马，尽夺他们的船筏，替我军守河来回联络作好准备，给主公报讯！"说罢打发他出发，还分拨五千人马守护太祖后面，徐徐前进。布古尔吉同十员将军带两万人马火速前进，来到扎鲁特的国都白沙城，一声鼓响，团团围住。那时扎鲁特国的旺楚克汗依仗大河，掉以轻心，以为河边已有守军，不会出错，早把兵士分散，五千人分作一队轮流把守河岸，自己整天聚集众妻妾昼夜宴歌作乐。玛喜、图如二人再三苦劝，旺楚克汗根本不听，大声斥道："量那勃特国军长了翅膀也别想飞过河来。就算抓着马尾强渡，他能有几个人渡过？难道我的五千人马整天睡大觉不成！你们如此唠叨算个什么！"旺楚克汗一连几次把他们训斥出去。那扎鲁特的守臣玛喜、图如二人满面羞愧，冷笑不已。一日，忽听勃特国大军围住京城，喊声大作，震天动地，鼓声四起。扎鲁特人刚把城门关上，这时旺楚克汗急忙推开怀里替自己斟酒的贤妻，走进大殿聚集来十八名千兵之长商

议："如今勃特国军自天而降，如何是好？"玛喜、图如二人奏道："事已如此，再恨赫利特的扎木哈也为时已晚。如今只有一条路子，就是如数交纳以前答应的贡物，出城认罪归降！"旺楚克汗道："归降倒也容易，只怕受降以后性命难保！"玛喜道："下臣听说勃特国主从来不杀归降之人，他如果把归降之人都杀掉，那勃特国能有今天如此人众势广吗？再说你不归降，那宝尔吉格德人马既然能渡过那么深的大河，而攻破我们这般小城有何难处？想必勃特国人常与俄国人作战马交易，从他们那里学会了飞行之术。除了归降以外，没有别的安全之计。"旺楚克汗低头良久，心里忧虑。其余十六名千兵之长，个个争先奏道："我们世世代代得到皇主重恩，如今怎能后退？我们要各尽平生之力守护京城。"旺楚克汗道："守城如能守住倒也可行；如果守不住，不就会粉身碎骨吗？再说那勃特国大军既然能渡无底的乌利扬河，岂有不破我们这座古老的旧城之理？何况我们城里也没有现成人马。城里人马不到一万，怎能守住京城？"君臣商议举棋不定，突然四门守兵飞来报道："勃特军尽收城外各户的铁锹、镐头，挖掘牙玛图河大堤，放水淹我们的京城。"旺楚克汗听了大惊失色，惶惶不安地说道："我们这座京城一来年久失修，好多地方都没有砖石之墙；二来地势低洼，那城西的牙玛图河，底游沙甚厚，河水一放淹城甚易！"说罢，拿定归降之意，自到城门楼上问勃特大将布古尔吉兴兵之由。布古尔吉厉声骂道："你这没有信用的烂皇帝，心术奸诈的扎鲁特主，因何装作不知的样子？吾主从他十三岁的时候开始领兵，南征北战，好象大鹏扑小鸟一般所向无敌，所到之处降者得生，躲者受戮，无人不降。如今你无缘无故惹事生非，与扎木哈设谋加害于我国。尽管如此，我主仍以好心相待，商定与你举盟狩猎，可你又萌异心，伏兵相害。我们暗中探知此事，兴兵问罪，你又派人请求归降，可是大河解冻，你又反叛。你想依恃深河，尽撤河上船筏，如今又为何亲自露面？我知你们狐心多变，反复无常；可我们的主公上有天神庇护，

旁有风雨诸神保佑。你如果早点醒悟，倾心认罪，纳贡归降，我们就不动你一头犊半只羊，好生保护你们。如果你依然执迷不悟，那么布古尔吉我定在五天之内攻破老城，象扬奶酉茶一般不分老幼斩光血洗！我明白地告诉你，我从十五岁起跟随主公剿灭五匪，恩受胡鲁格[1]的称号。我如做不到，宁愿把胡鲁格的称号丢在你们索隆古德人国里。再说，我主此次举兵不单是为伐你一个国家，还要去找你们东面的布哈查干汗跟他取贡！是死是活，你自己作主！”旺楚克汗暗自一想布古尔吉的话，句句有理，但又怕归降以后把他带走。沉思半晌说道：“你们想掘开牙玛图河大堤放水淹城，我一人死了不算什么，只是城里还有十多万老幼臣民，我不忍心让他们淹死。因此我已有十分诚意出城归降，只怕等我归降以后，你们不顾前约，叫我身不由己。”布古尔吉道：“别的我不好说，但是布古尔吉我可以指鼻作保，一不杀你，二不叫你离国。除此之外，你还要什么作主之权？你说说看，如果可行，我去奏报主公试试。我主向来是说话算数的圣主！”旺楚克汗听了此话，心中大喜，说道：“我的请求有这几条：一则大兵不要进城，二则不要把我带到你们的国里，三则不要抓走我的臣民。如果依从上面三条，再重的贡物我都情愿交纳。”布古尔吉道：“此事不难，我主每降服一国从不叫国主离开，只有不听好言相劝者攻破之后，另当别论。不知你每年交纳多少贡物？”旺楚克汗道：“交多少贡物这要听你们的定夺，我自己不好作主。”布古尔吉道：“如今我们圣主养兵二十万，旗民一百万，急需衣着，你们这里多产布帛粮食，因此在原定贡物上每年再交五千车白米，一万匹彩布，一万包火药，一万斤金铁。这些东西你们如果如数交来，我们面见主公，好生奏报。除此而外，现在当即交纳一万只鸽子，一万只燕子和一千只家猫，以便我们在东征索隆古斯国的布哈查干汗，渡乌那根河的时候使用。”旺楚克汗欣然受命，说道：“此事容易。只要你们不把我带走，不往京城进兵，我除

① 胡鲁格，即骏马，这里指大将军的意思。——译者注。

了如数交纳这些贡物以外，还把我的独生女儿扎拉喜娅公主嫁给你们主公两家合亲！”布古尔吉马上答应，传令大军往后撤兵，叫扎勒玛去奏报太祖。得准之后，亲往城里商定。旺楚克汗大喜，明告全城三天之内如数把鸽子、燕子、家猫交齐。京城百姓个个欢喜，所交贡物超过原定数字。随后，旺楚克汗就要出城归降。他召集众朝臣说道：“先主举业，开基称帝，如今无奈面朝北方称臣于血腥的沙漠王国！”说罢两眼滚泪，众大臣也无不落泪。玛喜、图如二人说道：“只怪当初听了赫利特扎木哈杂种的坏话，才到了这个地步。虽然如此，我们当初如果按春天的商定交纳贡物也不至于受这般燃眉之苦。”当时君臣之间互相埋怨一阵，最后决意出城归降。旺楚克汗回到内宫与十七位美人行宴作乐，流着热泪对众美人述说出城归降一事。众美人听了无不惊吓，慌作一团，有的搂住他的脖子，有的握住他的双手，有的捺住他的膝盖，有的拽住他的大腿，好似蜘蛛崽子偎依它们的母亲一般，紧紧地缠住旺楚克汗，放声悲恸，齐声说道：“皇主如果归降勃特人，那我们都就成了人家的奴才，受人欺侮！”旺楚克汗听了众美人如此言语，不禁忧虑，更怕与众美人相离，心里难忍，以酒宽心，喝得烂醉，早把社稷军务大事忘得一干二净，沉醉于酒色之中。这时布古尔吉在城外整整等了他一天，仍不见人影，心里焦急，便向城里喊道：“因何又要变卦？”守城兵士拒不回话。布古尔吉更是着急，又等了一天，到了落日时分，便叫众兵士喊话。扎鲁特守城兵士心里也很焦急，低声说道：“请你们且等一夜，如今皇主忧心过重，饮酒过度，躺了两天，只是众妃子不放他出城，还望大将军放宽期限！”布古尔吉听了此话，拍马奔到城门前，大声骂道：“旺楚克！你真不是个东西，你凭什么如此欺人？你旺楚克钻进女人的被窝里，竟不顾社稷存亡，国家臣民你一古脑儿抛在九霄云外。你一再说谎，不守信用，反复无常，真不如禽兽！”布古尔吉骂罢，亲自擂动大鼓，鸣放三声号炮，用劲挥动大旗，只见十队人马齐声呐喊围住京城踊跃攻打。且说

前日收来鸽子、燕子、家猫之后，尾巴涂上火硝硫磺一类易燃东西，以备急用。这时一齐点火，从前门放入城中。当时正值半夜三更，那些鸽子、燕子纷纷起飞，各奔自己的窝巢，飞进屋檐和厅殿梁下。猫尾着火烧痛难忍，各自奔跑越墙进城，登门串户。刹时无数的火鸟腾空，火鼠窜地，天上地下一齐着火。那时扎鲁特白沙城的军民不知其由，人人惊异，只见大街小巷连成火海。城里军民暗暗想道，此乃勃特人得鬼神相助，天火降临与地火相连，如不归降就要烧成灰烬！城里顿时大乱，那些胆小之辈惊恐万分，打开白沙城四周大门。布古尔吉十队人马好似滚滚浪涛，从四个门涌进城里，先把旺楚克汗的中宫团团围住，十员猛将奋力厮杀。这时旺楚克汗正喝得烂醉，倒在床上作梦。忽然城里起火，乱军呐喊，众美人、公主、小姐连忙推醒旺楚克汗。只见他怀里搂着年轻妃子比西瓦丽，厉声喊道："你们为何这般不要脸，一个劲儿地抢我干吗？我一个人哪能顾得上你们这么多人，快给我滚出去！"旺楚克汗眯着醉眼，喝叫众美人退出。众美人答道："城里起了大火，众兵士四处叫喊！"旺楚克汗依然不听，厉声喊道："看你们这些下流东西！城里起火，自有众兵士去扑灭，难道叫我去灭火不成？快滚开！"说罢又爬到床上紧紧搂住小妃比西瓦丽亲吻。这时布古尔吉的众兵士破门而入。众美人连忙丢开皇上，逃到后面花园，有的钻进地窖，有的藏在水沟。旺楚克汗忽然听见喊声四起，刚要抬起头来问其根由，布古尔吉的兵士早已抓住宫女问清旺楚克汗的住处，挥刀砍断门拴，踢门而入，把旺楚克汗和比西瓦丽二人从被窝里拽出，赤条条地用绳索捆绑起来。这时布古尔吉传令众军把住四门，尽数捉住旺楚克汗手下的众臣。到天亮时分，一面叫众军灭火，一面派人去请太祖进城。晌午时分，太祖驾到。布古尔吉出殿迎拜，请太祖到旺楚克汗大殿里坐定以后，率众将臣跪拜太祖，然后叫人把旺楚克汗及其十八名大臣押进大殿，跪在地上，问其罪由。旺楚克汗连连磕头，哭着说道："原来归降已定，不料为女人挂心，喝得烂醉，以致

如此。”太祖听了不禁叹息，冷笑一声说道：“连仅有十羊之家主，也要顾一家人的生计，朝夕费心。旺楚克你是一国之主，下有万户百姓，可你贪婪酒色，被一、二十个丑女人缠住，毁掉自己的社稷，真是没有一点家教！女人者乃是男人的用器，你生为男子却为女子所用，可知你是一个无用之人。我早已许言不杀你，尽管你反复食言，我依然恪守诺言！”说罢，免去旺楚克死罪，对勃特国众大臣说道：“遇到坏主的臣民，不如好主豢养的鹰犬！”太祖传令除了旺楚克汗的玛喜、图如二臣以外，把其余大臣都赏给功臣充做奴隶。

这时布古拉尔已渡过大河，当日夜里挥军攻入乌利扬河东岸扎鲁特军营，夺得一百余条船只，追赶扎鲁特三千人马，厮杀三天三夜，杀死一半，归降一半。然后给驸马宝图分拨一千人马把守大河渡口，自己同楚鲁来见太祖回命。此时布古尔吉也已攻破白沙城，见太祖进城点视粮仓，把粮食取出分给京城内外的百姓人等。于是布古尔吉等人以庆功之礼拜见太祖，大张宴席。然后查点扎鲁特兵马，远近好坏算在一起共有五万余人，选册登记分作十队，各封首官，命布古尔吉作总管，旺楚克为辅佐，未动旺楚克一家老小。旺楚克汗见此情景，从心眼里感恩戴德，心服口服，便将十四岁的姑娘扎拉喜娅连同一百车彩礼，三十名侍女，一千匹良马一起献给太祖。太祖抬头看那女子长的十分俊美，体态端正，如花似玉；又想到过去答应给弟弟布呼比勒古岱找一个漂亮的配偶，曾几次派人去赫利特国，想把索隆高娃娶给他，但未成事。因此太祖立意把扎拉喜娅公主赏给他，便把布呼比勒古岱叫来看那女子，问他合不合意。布呼比勒古岱奏道：“手足同胞乃是家宝，功勋良臣乃是国宝。此次出征一举收得三个部落，一个索隆古德大国，这乃都是大将布古尔吉的功劳。因此，兄主如以兄弟之情而特意关顾，把这女子赏给我，这会使为社稷大业拚命效劳的将士灰心失意，这有何好处？有兄主当政作主，小弟比勒古岱还愁找不到比她漂亮的女子吗！请兄主将这女子赏给大

将布古尔吉，以示嘉奖他的战功。太祖听了这话便吩咐道：

你不仅腰硬心底也硬，
你虽然嘴快但为人忠实；
你在家里虽然马马虎虎，
对社稷大业却忠贞不渝。

太祖说罢，喜不自禁，好言夸奖，把扎拉喜娅姑娘交给比勒古岱，让他赏给大将布古尔吉。布古尔吉大喜，拜谢主恩。因他年过三十，就让扎拉喜娅给儿子乌楞查尔比作妻。布古尔吉把扎拉喜娅公主交给她的父亲旺楚克汗说道："既然我们两家联姻结亲，请你好生照顾你的女儿，等大军回去后以大礼迎亲。"说完按九九礼数先交下五九彩礼。那扎拉喜娅姑娘暗自想道：

以为我配不上天子，
便把我赏给下臣；
以为我配不上圣人，
便把我赏给奴才；
以为我配不上汗王，
便把我赏给平民；
以为我配不上国主，
便把我赏给臣仆。

扎拉喜娅公主心里越想越发感到羞愧，便服毒而死。有的无聊史官写这段姻缘时，尽说扎拉喜娅是因为太祖娶了她才自尽的。更为甚者，连她的名字都写错了，把扎拉喜娅公主写为扎利海公主。此为大错，故说明之。

且说布古尔吉听说儿媳妇已经服毒自尽，勃然大怒，面见太祖诉告旺楚克，说道："旺楚克这人恶性不改，求主公将他带回国里，尽收一家老小充作奴才才好！"旺楚克见他如此，便哭拜太祖："奴才旺楚克我虽然心地不忠，但怎能忍心眼巴巴地叫亲骨肉死去！小人委实不知，这都是奴才旺楚克我命运不佳，才有这种意外的大祸！"太祖安慰布古尔吉道："旺楚克讲的乃是实

话。他害死自己的女儿与他和家里有何好处？不是反而招人嫌疑吗。尽管如此，布古尔吉爱媳心切，疑端难消。因此，旺楚克你以何为信，安居国里？”旺楚克领命，把女儿的嫁妆尽数散给太祖众军，把十五岁的女儿乌尔更留给太祖充作人质。

且说太祖收复扎鲁特部，命它按以前的规定交纳贡物。太祖问众大臣："谁敢留下镇守扎鲁特送给勃特国春秋所换的衣着盔甲？”只见赛汗苏尔塔拉图的父亲朝楚勒出班说道："我愿留下。”太祖便拨给他一千人马，叫他留下。又让旺楚克也留在他的本国。然后太祖确定归期。这时勃特国的陶克敦固巴特尔、苏布格岱巴特尔二人从国内来见太祖。太祖细问国内情况和他们的来意。陶克敦固、苏布格岱二人一齐奏道："军师毛浩来听说主公已经渡河，深怕有险，命我二人带一万人马前来救援。我们二人行至乌利扬河边，见驸马宝舒格图宝图，他告诉我们主公已经大功告成。因此，让点仓引兵返回，我们二人专来拜见主公，庆贺大捷，报知国内平安消息。”太祖听了，龙颜大喜，夸奖毛浩来，厚赏陶克敦固、苏布格岱等人，并一再嘱咐朝楚勒、旺楚克二人多造船筏，然后鸣乐祭旗，率领大军节节出发。行至界首，只见敖伊图敖其格、乌仁嘎楚格二人带着珠奇、察汗台接第二程，向太祖献酒拜贺大捷。大军行至布尔罕嘎拉顿，早有陶尔根希拉、毛浩来等人带着太祖的幼子窝阔台、拖雷二人接驾。陶尔根希拉，先拜太祖，祝贺他收复扎鲁特部落；接着毛浩来让太祖的四个儿子给大将布古尔吉、哈斯尔、比勒古岱、布古拉尔、楚鲁、宝图、扎勒玛、扎布、安敦等众将敬酒洗尘。太祖和布古尔吉大喜，徐徐前进，行至宫里便摆宴席，给守国的和跟随主公出征的有功将臣，论功行赏。

且说勃特国从此越发强盛起来，朝内众小将也都渐渐成材。那年勃特国国泰民安，操练兵士，狩猎转运等一应事物，都很顺当。至此辛亥年结束，到了壬子年，太祖已到三十一岁。那年正是宋朝一十二年，宋光宗名为赵惇，绍熙三年，金朝六世皇帝章

宗名为完颜璟，明昌三年。此年七月十五日，太祖挑选朝里众小将和刚成年的众军健，让他们操练武艺。太祖的长子珠奇，二子察汗台，以及毛浩来的儿子宝鲁，布古尔吉的儿子乌楞查尔比，楚鲁的儿子瓦其尔阿拉玛斯，布古拉尔的儿子宝都楞等人给太祖练马射箭。忽然边界探马捉来一名赫利特使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赫利特的伊拉固、扎木哈二人见勃特国举兵降服索隆古德国旺楚克汗的三个部落，国势大振，心里更加疑惧，想举兵决战消灭勃特国，但又怕单独出斗力不能及，因此想和占据索隆古德以东的索隆古斯五个部落的布哈查干汗，以及乃蛮国的宝利太阳罕的两个大国联兵一处，共灭勃特国，平分其版图。于是派人带书先到索隆古斯与它相和，后至乃蛮国答应结亲。使臣完命回来，半路上恰被勃特国边界细作捉获。且说毛浩来搜查使臣，从他鞍垫下面找出索隆古斯国布哈查干汗写给赫利特的回书献于太祖。乌优图斯钦接书宣读，书中说："索隆古斯国主叩拜大礼，奉书于大赫利特国尊王兄和明公弟麾下明告一得之见。勃特国主铁木真，一来他是古国之君；二来他是王族固优德的后裔；三来更听说他是上应天庭北斗而生，生时白光冲天；四来他的将相良臣都是有勇有谋之辈，不可侵犯。我的邻国索隆古德被他象老鹰捕捉小鸟一般轻易攻破，我岂有不怕之理？若除此害，不能象捕雕捉鹏那样强用武力，必用计谋方可成功。如果真的没有良计可施，定用武力攻伐，那就要象捕捉深山猛虎一般，各国合兵一处奋力围攻。因此，以你们赫利特国为首联合乃蛮国的太阳罕、我的索隆古斯国、麦勒吉国的陶都，以及北希尔撒尔塔古拉国的扎利图苏勒德罕，还有陶克玛克国的苏尔图蒙格勒汗，以及西南部的哈尔力古德国的阿尔斯朗罕、固尔勒斯的纳仁汗等九大国共举大兵四面夹击才有取胜的把握，否则不可进犯。如果轻易举兵就会自食其果。这九国如能真的合兵，我愿派几名使臣去各处游说。此外，索隆古德的旺楚克汗也可派人策反。望皇兄早日定夺，是智取还是力伐。兄弟一旦接到来书，愿助一臂之力。特此回书敬

告。”太祖听罢频频点头深服，夸奖布哈查干汗道：“此人虽然与我为敌，但我深服他的深谋远虑，稳健谨慎。你要套住千里骏马，就得考虑本身的气力；你要血洗铁木真这个人，就得有会算计的福人！”说罢同陶尔根希拉、毛浩来、扎勒玛、胡达嘎那布和等众大臣商策。众人道：“先把赫利特消灭，随后再取索隆古斯为好！”只有毛浩来一人沉默不语。太祖对众人说道：“赫利特虽然是起事的根子，但劣迹未显，如今我率先举兵攻伐，恐怕远处各国耻笑我们。北国有一句格言：‘有千匹马的人不在家门前放牧’。赫利特的赫王虽然昏聩，但他不是狠心之徒。只有他的儿子伊拉固不好，不能把儿子的过错转嫁到父亲的身上。再说连一个索隆古斯都没有联合起来，那七个国家一时怎么跟他联合？更何况提出九国合兵共伐我们的主意的，乃是索隆古斯国的布胡查干汗，而不是赫利特王陶高利勒。古话说：‘别恨杀人者，要恨授计人’。如今趁这九国还未来得及合兵之前，我们率先下手，出其不意地攻取索隆古斯国，那其余八国就会各生疑心，不敢举兵。这便是‘套马要套头一匹马’的计策。”毛浩来听了大喜，深服其言，带众大臣跪拜于地奏道：“主公此策妙不可言！”太祖问道：“如何取掉左右两眼的眼眵以安社稷？”毛浩来依然跪地左手抓耳朵，右手握刀柄，叩拜太祖道：“奸者来攻以舌相对，强敌来犯以刀相拒！”太祖听了，微笑称是。众大臣不解主公、军师二人相论之意。出帐后，陶尔根希拉问众人道：“适才主公、军师二人所说隐语是何意思？”扎勒玛说道：“主公所说左右两眼的眼眵，左是指赫利特，右是指乃蛮国。军师用左手抓自己的耳朵，用右手握住刀柄，意思是用言语驯住东面的赫利特，用威势镇住西面的乃蛮国。你看着，事过以后，你们才会信服！”

且说太祖一面依毛浩来之计，派扎勒玛为使，让他带着使臣的随员和一封和好之书去拜见赫利特的赫王，历述其子新公伊拉固的隐事，问他因何以怨报德？一面派族人安敦大臣去见金国长城外

的太祖近亲赛音布和罕。此外叫人扬言举兵讨伐乃蛮国的太阳罕，并给太阳罕致书和厚礼，不使其兴兵来攻。陶尔根希拉、胡达嘎那布和见主公和军师二人智谋相当，十分惊奇，由此深服扎勒玛之言。

且说毛浩来精选十五万人马，对外佯称七万人马，以大说小。太祖问他因何如此。毛浩来道："兵少而言多就会军势大衰，兵多而言少，才能军势大振。依臣看来，此次举兵只赖实力才能取胜。"太祖问道："军师何以知道？"毛浩来道："从他写给赫利特的书信里得知，那封书信说明他们疑惧和兵力不足。这次他们定然逃不出我们的套马之计！"太祖听了，喜形于色，点头说道："军师所言正合吾意。只望军师留守本土，提防麦勒吉的陶都，赫利特的伊拉固，乃蛮的宝利这三个强大的部落来犯。我便同布古尔吉引兵攻打索隆古斯国。"毛浩来连忙跪拜于地说出一席话来。不知说出何话，且看下章分解。

心宽的圣人太祖政法严明，
性直的布古尔吉军令果断；
无知的旺楚克汗幼稚可哭，
扎鲁特的索隆古德荒于酒色。

第十五章

扎勒玛朝廷辩论分真伪
撒公主客舍据理昭冤案

宋光宗绍熙二年，金章宗明昌三年，壬子岁，是年太祖三十一岁。

天神之子圣人太祖心明如日，
一听便知的毛浩来料事如神；
才学超人的扎勒玛不畏险境，
索隆古斯的撒公主智慧似月。

却说太祖命毛浩来留下守国，亲带布古尔吉去攻伐索隆古斯，毛浩来连忙跪下说道："索隆古斯、索隆古德、索隆嘎这三个国家连辽国金国都有点惧怕，其风俗跟南国汉人差不多少，千万不可轻视。带兵出征攻城掠地，下臣不如布古尔吉兄长；见机行事，随机应变，布古尔吉兄长不如下臣。不是下臣想独自抢战功，下臣只怕功业不成。布古尔吉兄长威名大震足可留下守国。下臣不随主公千里远征于心不安。"太祖听了笑咪咪地言道："军师所讲实为肺腑之言。刚才我不知你要说什么。你的话正合我的心意。"布古尔吉也赶忙跪下说道："不是下臣怠惰，依顺军师之言，把他推到前头，而是军师知己知彼，不偏不倚，下臣情愿把这大功让给军师。下臣只恐远征劳军。"毛浩来见布古尔吉也知兵法，不禁大喜，说道："兄长此言，甚为有理，只是未察

时机。今年雨季青草茂盛，军马长膘。如今正是驼马吊膘季节，如果明春出征驼马四肢容易脱臼，于军不利。”布古尔吉恍然大悟，这才想到已是秋天八月时分。于是君臣合议，整顿人马。当下首臣陶尔根希拉、军师毛浩来等人到大帐商定去留众将，传下军令：“首臣陶尔根希拉、大将布古尔吉二人率众人守国；主公和军师毛浩来带一支人马去攻伐索隆古斯；族人陶克敦固巴特尔、苏布格岱巴特尔二人同偏将瓦伊金、阿来金二人引五千人马充作先锋，遇山开路，遇水搭桥，遇原造营，遇村放哨！”说罢令先锋官整队出发。又给哈布图哈斯尔、宝图、敖伊图敖其格、乌仁嘎楚格四人分拨两万人马充作前路；军师毛浩来同海鲁更巴特尔、芒努德的惠拉德尔巴特尔、阿鲁哈与苏和兄弟四员小将率四万人马充作二路；太祖带朝莫尔更、胡达嘎那布和、扎布、扎勒玛、赛汗苏尔塔拉图、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特古斯朝克图等十员小将作为后路；布呼比勒古岱、楚鲁、布古拉尔、国舅胡达尔嘎巴特尔等四员大将各带五千人马到国境四周守防；洪贺坦的蒙格利克、阿尔嘎松的胡尔古勒吉二人带五千人马守护院门。传令分拨完毕，军师毛浩来便于八月初一杀牲祭旗，号旗一挥，军炮一响，四路人马一起出动，开向索隆古斯国。大军出动，浩浩荡荡，如大浪涛涛，地动山摇，旗幡蔽日，刀枪如林，银甲耀目，肥马遍野。路经扎鲁特部的索隆古德国，向扎勒玛、哈斯尔二人传命，叫他们把去年新造的三百只大船带至乌利扬河顺流而下，到乌能根河的河岔沿流北上，在渡口处等候大军。原来北方河流船筏极少，到了秋春两季有急事需要渡河的时候，便把牛皮裹在弯木上当船使用，一次只能坐两三个人。如今扎鲁特人的大船是用大树做成，一次能坐几百人。

当太祖行至索隆古德以后，又增调人马抄近路行至索隆古德国西面的乌能根河畔分五处下营，叫众军歇息，练兵三日。这时大船纷纷来到，太祖惊奇，到河边一看，原来每条大船上立一根长杆，上面悬挂马皮羊皮的船帆。恰值这几天正刮南风，帆船顺

风，流箭似地驶来。这是陶都、扎勒玛、安敦等人想出的计谋。太祖大喜，盛赞毛浩来用人得法，颁下重赏。毛浩来谢恩回营，把主公的赏礼分给扎勒玛、安敦等人。上至太祖下至军汉无不钦服毛浩来。

且说毛浩来仍带扎勒玛、安敦二人将三百只大船围成一个大的水寨，遍插旌旗，远远看去就象几千条似的。再用皮绳、木桩联结一起，用生皮遮住，船上扎起青草围子。安排停妥以后，毛浩来便将太祖请来看视水寨，太祖一面察看，一面低声问毛浩来："军师因何不马上渡河？"毛浩来用手指着旌旗说道："主公为何不看这个！"太祖抬头一看，旌旗迎着南风哗哗地飘扬。太祖又问道："军师何以得知天要下雨？"毛浩来说道："请主公仰观天象。如今正是中秋时节，刮南风定有一场大雨。再说此河流向东南注入大海，连续半个月刮南风，海潮便不得不返流，涌进此河，因此才作了这样的准备。"太祖听了，深服毛浩来心细谨慎。果然那夜亥时海潮涌进乌能根河，顿时河水横溢。到黎明时分大雨滂沱。风连刮三天方止，河水渐退。全军将士见此情景，惊奇不已，纷纷说道："咱们的军师真是天神下凡，能预卜未来。"从此人人敬畏不敢怠慢军令，个个更加小心尽职。

当风停雨住河水退消以后，太祖请毛浩来进帐，二人在灯下商议如何渡河。毛浩来奏道："望主公不要急于渡河，依臣看来，那索隆古斯国虽然听说我们已经起兵，但事出突然，他们一时间决然来不及调集人马。因此，依主公之命，派去一名善辩之士问他，两国素来没有结下一发之仇，因何联兵九国进攻我们。这样他定会闪烁其词推卸罪责。到那时再把这赫利特使臣和这封密书拿出质问他。这样，他眼下又没有现成人马，不得不口服心服，我们便可刀不沾血地使他归附。他如果依然执迷不悟，不见来使，到时再举兵厮杀也不为迟。如果这样，远近千邦万国听了也会怪他无理，而不会指责我们依仗强势欺凌弱小。那末以后我们也就容易使远方部落俯首归降！"太祖听了十分高兴，夸奖毛

浩来道：

德勒格图巴彦多谋的儿子，
扎赉特部落聪明的毛浩来，
朝朝暮暮惦记着社稷大业，
时时刻刻尽为主公我筹画。

太祖说罢，便召来九卿六臣历述此事，问众大臣道："谁人替我出使？"话音刚落，只见乌利扬罕的赛汗① 扎勒玛从人群里走出来说道："下臣愿往。"太祖问道："你不怕危险？"扎勒玛回话道："身得主公重恩，若怕危险不去，那何以为人？见难畏缩，遇险胆怯，何以为臣？下臣不怕！"太祖龙颜大喜，甚夸扎勒玛，便将赫利特使臣和那封密书交给他。到次日凌晨，太祖亲手斟酒送行。毛浩来把赫利特使臣叫来吩咐道："本应杀你祭天。你要说出真情，就叫你回去与家人团圆。如果自食前言，就把你扔在油锅立刻丧生。是死是活全凭你一张烂嘴。你是想活还是想死？"原来那赫利特使臣深怕把他杀了，如今有了一条活路，便喜不自禁，捣蒜也似地磕头说道："奴才一定从实招供！"毛浩来便给他取下重枷，把他交给扎勒玛。于是那位使臣叩拜扎勒玛和太祖。扎勒玛便带十余骑兵把两条大船联在一起渡过乌能根河。一天走了几百里路，次日黄昏行至索隆古斯皇帝所居之地木热撒仁城。

且说扎勒玛进城直奔奏事殿里，说要面见查干汗商谈两国和与战的事宜。当时索隆古斯举国上下听说勃特国举兵压境，无不惊吓，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人心惶惶。探马一天飞来十多次报急，布哈查干汗吓得魂不附体，又一时也来不及调集人马。忽然见下臣急急忙忙进殿奏报勃特国派使臣来商谈两国是战是和问题，查干汗无奈，升殿请进扎勒玛。扎勒玛昂然挺立，也不施礼，正色喊道："我奉主公之命前来质询皇帝陛下。我们勃特国远居西北，而你们索隆古斯国地处东面，两国相隔一千余里，自古以来没有

① 赛汗是漂亮的意思。——译者注。

一发之仇，一线之冤。试问皇帝陛下，您因何纠合方圆万里的八个大国共同举兵灭我勃特国？难道想杀尽斩绝，叫我们断子绝孙不成？我们勃特国向来没有到你们索隆古斯国的马群里，挥动过套马竿，也没有染指于你们的奶缸，前世无冤今世无仇。请问贵国因何无故惹事，起意消灭我们勃特国？其中必有道理。如今我们勃特国的圣主天子，百思不解犯了什么罪要被你举兵讨伐。因此他亲临大河之滨，专派下臣扎勒玛我先来请教你皇帝陛下。今日下臣扎勒玛我不避你皇帝陛下千刀万斧前来质问根由。如果我们勃特国果真侵犯得罪，请你明言相告。如果言副其实，我主甘心情愿尽举全国十万军民赶牲带驮押车驱马，前来向贵皇认罪诚心归附。如果举不出攻伐我们勃特国的半条理由，我们同样要举十万大兵拚命厮杀。皇帝陛下所居大殿香烟缭绕，画栋雕梁玉栏丹墀，朱门铁闩，我们愿意引兵登门为皇帝解闷，比试武艺！”布哈查干汗听了扎勒玛这一席话，浑身瘫软，连忙说道："本皇绝无此意！”扎勒玛接口说道："俗话不是说'皇言如玉，奴言似毛'吗？如果皇帝陛下果真没有此意，请你起誓担保，我好回去明报主公！”当时查干汗心惊肉跳，不知所措，忽闻扎勒玛口出此言，暗想也许有一线罢兵讲和的希望，连声起誓道："确无此意！”扎勒玛道："今天有位使者与我同来，现在可传他进殿，当面对质有无此意，我好回去奏报主公！”当时查干汗和众大臣心想已开讲和之路，便命左右引那位使臣登上玉阶。扎勒玛领他到查干汗案前站定，后向查干汗道："皇帝陛下，可认识此人？”查干汗十分惊奇，打量来人，原来正是赫利特国王汗派出的那个使臣，不禁失色。尽管如此，话已说出不好收回，于是一口咬定说："并不认识此人！”扎勒玛说道："皇帝陛下，既然不认识此人，就请他说说吧！”转身对那位使臣道："如今不说实话，更待何时！”那使臣心慌意乱，只怕杀他，因此便挺着脖子，以手比划，将前事根由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讲给满朝文武大臣。他一面述说，一面从怀里掏出布哈查干汗写给王汗的那封商策密

书。扎勒玛接住密书给众朝臣诵读一遍，然后又问查干汗道："此书可是皇帝手笔？"布哈查干汗听了，苍白的脸面顿时变红。只见两位臣相从旁移步上前说道："我主陛下虽不无小过，毕竟还是我等的天主。贵使如此逼人，恐怕不合礼国之状吧！"扎勒玛听了哈哈大笑，说道："此话从何说起？世上哪有平民来逼皇帝之理！然而，身为皇帝能去做连百姓都不做的事吗？皇帝者乃是一国之主，理应秉公分解曲直，方可称为皇帝。因何不细察来自异国的平民之言？还望丞相辩解是非！"阿嘎尔丞相插嘴说道："依我看来，必是这般奴才假造密书欺瞒贵国，骗得厚赏，致使我们两国伤了和气！"扎勒玛一听此言，不禁哈哈大笑，说道："唉呀，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贵大臣乃是一国之首臣，身为太师丞相，怎么说起孩童泼妇的话来。一来这位使臣认识你们；二来他是被我边界探马捉获，不是他自愿去的；三来送一封伪书，不仅与他没有什么好处，相反，他会深受牵连。你等不信，请看他身上带枷的伤痕！"说罢脱下他的衣着叫众人看了一看，继续说道："四来我们能平白无故地相信一人之词，惊动国内国外的百万之众千里迢迢来打仗吗？"听了扎勒玛说的这一席话，阿嘎尔丞相以下的满朝文武大臣都闭口无言。扎勒玛又说道："谁做了好事坏事，谁说了真话假话，他自己心里明白，请各位大臣好生想想！"布哈查干汗仔细一想，扎勒玛说的倒也有理，想瞒也瞒不住。敖顿丞相早已察觉查干汗的心思，便向前移步，对扎勒玛说道："古话说'君羞臣死'。贵使臣也身居君臣之国，希望在众臣面前给我主留点施威行令的面子。还望贵使臣下榻敝馆，在我区区小国权住数日，等我君臣商定，有以奉告。"查干汗也插嘴说道："贵使所言极善。请贵使臣去歇身，我决不会加害于你。"扎勒玛说道："我决不怕死。怕死者不来！如果怕你们杀害，我也决不会说出这些话来。你们真的害了我，我的主公也会替我报仇。再说，我们勃特国有十万大军，这几年没有跟任何部落交战，我军将士手脚发痒，磨拳擦掌；刀枪兵器搁下不

用，不沾人血渴得发干作响。因此，我军将士人人想战。”敖敦太师说道：“不要如此吓人，岂有众兵士寻战找死之理？”扎勒玛道：“尊太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兵家之理，死则于国家有功，不死则有缴获之利；死者少，活者多。因我主公天赋高明胜多败少，众兵士多有获益。因何说我口出大言？实而言之，不是我主每战必胜，强至如此，恐怕皇帝陛下也不至于来回派人阴谋共灭我勃特国。假如无取胜把握，我们也不会自千里之外兴兵远来。”敖敦太师听了也哑然后退。此时扎勒玛正气凛然，继续慷慨陈词：“如今我若与你们讲和而回，我军将士定会责怪我妨碍他们有利的良机，恨不得把我一口吞掉！”查干汗计穷失措，用好言劝扎勒玛道：“请使臣息怒。你是受命调解我们两国好与恶、战与和大任的使臣，别因一时语言顶撞而误大事。请你把心放宽，等候几日，我决不会以小计而乱自己大国！”扎勒玛从他一句话里看出查干汗是个深谋远虑的人，暗自想：“逼之过急，弓紧弦断。”于是说道：“愿意听命，留候几日。”阿嘎尔、敖敦二丞相大喜，连忙握住扎勒玛的双手殷勤攀谈，把他请到上宾客舍，设宴款待。

这时查干汗心中忧虑，便召集阿嘎尔、敖敦二丞相为首的六部九卿，来到龙灯宫里商议道：“此事本由赫利特王汗挑起，又是他的人泄密，以致我们的国家遇到如此燃眉之急。再说朝廷没有现成人马，就算有了现成人马，也抵不过北国大军。如今想调集人马个把月也不会齐全，敌人大军就会乘虚而入灭我国都。因这几年连年饥荒，粮秣不备，失养精兵，以致才有今天大祸。更何况听人传说，那勃特国君臣谋赛天神，那铁木真天子更有神机妙算。与他交战难以取胜，如之奈何？”敖敦太师奏道：“此事极易。主公明日早朝传令全国人臣军民会集于撒仁郭勒河边的大营里，探问众人之意，然后定夺。这是上知天意的良策。”查干汗依准其言，次日凌晨登上大营撒仁阁，会集举国军民，亲口问众人道：“是与勃特国人厮杀的好，还是认错归附的好呢？”查

干汗一再动问，众人无奈，只好把各自的想法写在竹签之上献了上去。敖敦丞相收来竹签细看一遍，十有七停力主讲和。查干汗见此情景不禁吓然，长叹一声返回宫里，紧缩双眉，低头不语，忧心重重。这时查干汗的独生女儿撒仁公主面带笑容进来向父皇请安，施礼完毕，抬头一看父皇面有忧色，不禁大惊。原来查干汗膝下只有一个公主。这公主生的时候，查干汗梦见一轮明月悬在大殿之上，突然惊醒，只见宫里天香缭绕。刚过一会儿，宫中太监来报说正宫娘娘生了一位小姐。因中宫升月而生，便给她取名叫做郭勒撒仁① 公主。撒仁公主刚刚两岁的时候，母亲背世，从此布哈查干汗更加疼爱自己的独生女儿。这撒仁公主模样标致，天资聪明，世无伦比，刚到三、四岁就识字学典，到了六、七岁便学会了下棋之术，年过十岁针活精熟，缝补纺线，书画品弹，琴乐棋艺无不精通。后来渐渐长大，一到十五、六岁长得格外俊俏。将她比做鲜花，她比鲜花还俊；将她比做月亮，她比月亮还美。宛如无瑕的白玉，圆圆的头上堆着浓黑的发髻，乌云似的头发闪着光亮；她那充满智慧的双眉，含蓄着仁慈的天性；她那表露着才华的星眼，深藏着天仙的智慧；她苗条的身段，犹如玉竹；她纤细的手指，好似莲根。她住的秀阁天香缭绕，她踩的地面上麝香扑鼻，她朱唇一开胜过九天仙女，她微笑一声胜过万花怒放，明月似的脸蛋致使胭粉羞愧，娇嫩的红颜胜过朱砂。若不是蓬莱仙境下凡的神女，便是王母宫中转世的仙子。撒仁公主刚到八岁的那年，有个宫女见烧水的铁壶粘上厚碱，水开得很慢，便把空壶放在炉火上烧红，用一根细棍去挑壶里的水碱，不料却把壶口挑碎了一块。撒仁公主的奶妈见壶口碎了一块，便以

① 有的诗书里把郭勒撒仁误写为古兰夫人，也有的写为胡兰撒仁。《圣者正传》把索隆古斯误写为索隆嘎国。索隆嘎国是东南一带的高丽国的蒙文名称。因此有的书中把古兰夫人写为高丽夫人。这都是因为没有细读经典所致。索隆古斯国东南虽与索隆嘎国接壤，但它不是索隆嘎国。大概就是现在的索伦部落的地盘。因它与高丽国相近就误为高丽国了。

为是那个宫女失手掉在石头上摔坏，而故意造言撒谎，不禁顿时大怒，连打带骂一顿。那个宫女一口咬定壶口是火烤以后用木棍挑碱时碰破的。奶妈和宫女正在争持不下的时候，撒仁公主恰好也在一旁观望。她瞧着心里有点纳闷，拾起铁壶仔细瞧了一阵，对奶妈说道：“您老人家别打这位丫头，铁壶果真是烧坏的。”奶妈听了更为生气，嚷道：“那么厚的铁壶怎么会烧坏呢？小姐你也袒护这丫头！难道我打她是错了吗？”撒仁公主微笑一声说道：“这有何难处，不过片刻，可知虚实。”说罢让那位丫头照旧把铁壶放在炉火上烤得通红，撒仁公主取来那位丫头用过的木棍递给奶妈叫她挑挑看。那奶妈大怒道：“谁信铁壶还会烤坏！”她一面说着，一面抢过木棍急步走去，使劲一挑，铁壶把儿被挑出五、六步之远。奶妈见此情景，恼羞成怒，便把木棍伸进壶里挑一下掉一块，挑两下掉两块，水碱却纹丝不动！这时奶妈老脸绯红，越发生气，便把木棍放进壶里乱杵乱捅，铁壶一层一层地掉进炉火里，顿时溶化，火与铁竟分不清楚。撒仁公主见这般情景不禁大笑，倒在丫头怀里。老奶妈仍在一个劲儿地乱杵乱捅，把铁壶捣碎以后，自己十分羞愧，便把木棍往地上啪地一摔，气呼呼地背过脸去，一溜烟地走了。这时撒仁公主更是按捺不住，倒在丫环怀里笑个不止。突然听见父皇喊她，有位太监过来将她扶起，她依然笑个不停。查干汗探知事由，问女儿何以知道？撒仁公主依然笑着答道：“女儿我方才仔细看了一下铁壶的碎片，上面没有一点撞击的痕迹，放在原处瘪得根本合不上缝儿，由此我便知道是炉火烧坏的。如果是掉在石头上碰的，上面必有象碰坏的玻璃碴儿一样留下的痕迹，两者一对不就正好合缝在一起了吗？”查干汗见八岁的女儿竟如此细心，便更加对她疼爱，时时不离身边，无论去什么地方总是把她带上，真是‘放进嘴里怕它化了，放在掌上怕它滚了’。又有一次，撒仁公主在她十三岁的那一年，跟随父皇去狩猎，父皇带着千名猎手巡查本国军民人等，来到一个大户人家歇息，忽然有个老妇拦路哭诉道：“请皇上作

主，我的儿媳用药害死了我的独生儿子！”布哈查干汗行至营地，命把此案交给下臣过堂审问，一连审了几天毫无结果。那老妇又来拦路哭告，查干汗大疑，便亲自审问。老妇说道：“我的独生儿子第一天娶了这个媳妇，第二天便去从军出征，被敌国抓去关了三年，前天突然私逃回来。那天我不在家。就在当日，七窍出血，惨死在家里。以此知道用药毒死。”查干汗转脸问她儿媳。儿媳说道：“我见我丈夫突然归来，喜不自禁。想给他熬茶，怕一时来不及，天又闷热，我便赶忙盛一碗鲜奶酪给他端上。因他渴得厉害，当时就一口喝了下去。我一面托人给婆母捎话，一面烧火准备细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丈夫突然摔倒，七窍出血，顿时死去。”查干汗又问老妇道：“你的儿媳平时待你如何？你可知道她与本浩特①的何人暗中往来？”老妇哭着说道：“我的儿媳虽然与我儿子成婚刚刚一宿，但在我儿子从军出征被敌军抓去关了三年的这段期间，一次也没有慢待过我。老妇我没有别的儿女，她百般伺候我，不比亲生儿女差半分，她平时从来不跟本浩特的年轻人说话，全浩特的人都知道她行为端正，为人忠贞。只是不知因何毒死我的儿子？老头子早已去世，如今独生儿子也这样惨死，老妇我如今无家可归。”再问其儿媳，儿媳哭着答道：“婆母所言句句是真，妾我情愿为夫抵命，只求一死！”说罢顿首大哭，全部招认，只是对不上如何用药。当时君臣也难以查明实据，就依她本人所供将那儿媳定了死罪，押去监在牢里。这时撒仁公主也在父皇身旁。父皇退朝，众大臣散去以后，撒仁公主对父皇说道：“今日所断一案十分可疑，女儿我打量那儿媳为人贤慧忠诚，明明是个好人，她绝不是害夫之妻。尽管本人情愿一死，其中必有原因。”查干汗说道：“依你看来，如何得知虚实？”撒仁公主说道：“此事不难。请父皇派一个良臣带上婆媳二人去到家里，把她盛给丈夫吃的奶酪和器物一起拿来，想

① 浩特，即城市或牧区蒙古族由数户集居而组成的生产单位。——译者注。

必是奶酪和所盛器物有文章！”查干汗又惊又喜，命人擂鼓召集众大臣上朝，叫撒仁公主立在身旁，命几名心腹之人带婆媳二人去他们家里。取来盛奶酪的坛子。只见盛着奶酪的柳条坛子里有一条红头绿身的小毒蛇，浑身胀鼓鼓地死去。查干汗见此情景，暗自想道：“必是这条毒蛇掉进缸里，奶酪沾毒喝者便死。”想罢说道：“球位媳妇无罪，马上免罪放回！”撒仁公主连忙阻止，而后取来她家一只狗，倒碗奶酪喂它，那狗舔着舔着吠叫起来，一会儿倒地，七窍出血，顿时死去。查干汗并众大臣大为惊讶，齐声说道：“毒蛇所害，已经无疑？”撒仁公主又摆手阻止，让众军士和浩特百姓看了看毒蛇，悬令谁人交来一只同类毒蛇，赏赐一两银子。当时正是夏天七月时节，众军士去捕毒蛇。很快送好几条蛇来，有同类的，也有不一样的。撒仁公主便叫人取来新鲜奶酪把那几只毒蛇的头按进奶酪里。不一会，那红头绿身的小蛇来回翻滚，瞅着瞅着就周身肿胀而死。其余花白毒蛇压根儿没事。于是又把奶酪拿去给别的狗舔食，也同样死去。这时老妇亲眼看见此状，方知原委，放声大哭，顿首告求道：“我的儿媳冤屈，敢求免罪！”儿媳不允，说道：“贱妾虽说不是有意毒死，丈夫也是死在我的手里。再说我十七岁跟他成婚，只隔一宿丈夫便去从军出征，一去三年渺无音讯，如今突然归来与我会面，当即中毒而亡。因此，贱妾委实不想再活于世。如果自寻短见，老婆母无人抚养，我也沾上不孝之名。如今依法处死便无话可说。所以我甘心情愿死于法场。虽则免我一死，我也要死，决然不再活了！”查干汗见她如此，盛赞她是忠孝女子，便从族人里面任选一个男子叫他与她成亲，使她夫香不断，又拨出一百两银子，二十头牛，再加上十夫之田赏给她。查干汗嘱咐她道：“好生赡养老母。你若违令寻死，赏品一概收回。”于是此案就算了结。这时撒仁公主刚满十三岁，打那以后，举国军民人人敬服撒仁公主，于是公主美名布于全国。查干汗也更加器重她，国事也要同她商量。如今她已到十七岁，貌才双全，出类拔萃。查干汗想从

国内和其他部落给女儿选个贤婿，撒仁公主半是玩笑，半是撒娇地对父皇说道：“父皇别为女儿身事焦急，只怕父皇失口许给一个不才之徒。除非体态如山，包举天下的皇上可嫁，如是他人，女儿决然不嫁，望父皇许我奏告！”查干汗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十分疼爱，便依其言。如今勃特国主亲率十万人马大兴问罪之师，界首下营，派使商谈两家是战是和的大事。如果听命讲和，就要称臣纳贡；如果动兵交战，必然败阵。因此查干汗进退维谷、难以定夺，心中郁闷。他又想到索隆古德国的旺楚克汗稍有慢待，几乎丧身亡国。查干汗忧心忡忡来到偏殿，侧身躺下，滴水不进。众偏妃眼见此状，急忙去面告撒仁公主。撒仁公主得讯，连忙过来问父皇早安。查干汗一见女儿，忧心顿时消除一半。等女儿请安施礼以后，查干汗拉住女儿的手，叫她坐在自己的身旁任她撒娇。撒仁公主一头倒在父皇的怀里，亲切地问道：“父皇因何这样面带愁容，少言寡语？”查干汗原本知道女儿聪明过人，便决意与她商量。于是她把勃特国举兵问罪的前后根由给她细述一遍。撒仁公主微笑一声讲出一番使国家社稷转危为安的道理来。不知撒仁公主讲了什么道理，请看官等我在下章里分解。

第十六章

索隆古斯撒仁公主一笑救社稷
固尔勒斯纳仁皇帝无道失国土

宋光宗绍熙三年，金章宗明昌三年，壬子岁，是年太祖三十一岁。

有福的圣太祖所向无敌，
谨慎的查干汗畏惧有理；
忠孝的撒公主智谋惊人，
仁慈的皇夫人宽厚无比。

且说布哈查干汗见女儿郭勒撒仁公主问他根由，心里豁然一亮，想同女儿商量对策，就把赫利特使臣被勃特国捉获事发，勃特国主亲领大军行至乌能根河西岸下营，派人来问罪一事，从头至尾细述一遍，然后说道："如今要和不行，要战也难，依你之见如何是好？"郭勒撒仁公主微微一笑，回话道："女儿今晨天亮以前作了一个梦，只见我国西部升起一轮红日径直来我故都上空挂着，其光直照在女儿的身上，女儿浑身金光闪烁，胸脯发出水晶也似地光芒。因此，女儿一时惊醒。听父皇刚才说的，正好应验此梦。据此看来，这来的勃特国人绝非平常之人。望父皇谨慎从事，务必与他讲和相好！"查干汗听女儿梦见一轮红日，忽想到自己也作了个梦，说道："呵！今晨黎明以前我也作了一梦。梦见从北方七星座里一个仙女下凡，给我穿上金黄蟒袍，过

不一会儿，那嵌在蟒袍两肩上的日月宝珠，突然化作太阳，光亮照眼，把我惊醒。原来女儿你也作了这样的梦。如今我们父女二人都作了一样的梦，因此只能与他好言相和。唯不知如何讲和为好？”郭勒撒仁公主想了一想说道：“此事不难。要跟他们讲和，务必派一名使臣前往。父皇精通相面揣音之术，应扮作副使暗出故城，到城外与正使相会，去亲眼看看勃特国主，便可知晓所传前话的虚实。如果他的将士果真强悍，他的仪表果真象个天子，那就可以与他讲和；如果他只是一个庸庸碌碌之辈，他的众将士也是徒有虚名之徒，便把正使留在那里，以讲和为由拖延时日，父皇趁此机会调集人马，就不怕他了。这样不就可以两全其美吗？”查干汗顿开茅塞，心里豁亮，喜不自禁，拉住女儿的双手亲了亲，夸奖道：“我心肝似的女儿，你有鬼神不测的心眼儿！”查干汗父女又说笑一阵，吃过早饭便亲赴大殿与敖敦、阿嘎尔两位丞相商定此计。敖敦太师为正使，查干汗乔装为副使，前往勃特大营。阿嘎尔丞相留在朝里与查干汗的太子浩塔拉不分昼夜征调人马。

敖敦、阿嘎尔二人到客舍见扎勒玛说道：“如今我们派人去同你们主公讲和。我们的使臣返回以前你要在此等候几日，请你派一个人同去一遭。”扎勒玛听了此话，不禁大笑，说道：“你们的这种办法我早已看破。你们此去，事成便罢；不成，则回来加害于我，杀我祭旗，同我军较量一番。你们此去成则快，不成则慢。你们以此为由，拖延时日调集人马。如果有意讲和，理应跟我前往。如今专意留我，要我另派一人引路，其意不言自明。罢了，罢了，别说杀我一次，就是千刀万剐我也不怕，怕则不来！如今不管你们真意也罢，假意也罢，你们既然要去跟我们讲和，我决不说坏事的话。让我留下我就留下，你们要人我也给人！”说罢从随行人员中选出一人交给了他们。

当时其余随员听说扎勒玛留下，无不愕然。众人一起进来问扎勒玛道：“你要留下，岂不危险吗？”扎勒玛哈哈大笑，说

道："你们知道什么！忍过艰险才能转危为安，何况我们的主公真有天子的大德，我们的军师也有地煞的良谋。他们知道我被留在这里，不管事成事坏，一定会把去的使臣也留一个在那里。他绝不会置我于不顾。别看我身入虎口，实际我心里稳如泰山。"

且说查干汗扮作副使，敖敦太师为正使，二人暗地出城，渡过大河，先派扎勒玛的随员去见告军师毛浩来。毛浩来大喜，连忙派瓦伊金、阿来金两员小将去接人。一面准备会面，一面问扎勒玛的随员道："你的主人留在彼处，可说什么没有？"那随员将扎勒玛说的话备述一遍，毛浩来听了喜形于色，点首问道："你的主人没有说过让我留下他们一个使臣的话吗？"那随员道："主人没有对奴才说过此话。主人说过此事已定，嘱咐我别对军师多说什么。"毛浩来笑道："乌利扬罕的扎勒玛貌才齐全，深知我办事谨慎。"不一会，索隆古斯国的两位使臣到来，毛浩来以礼相待，迎进虎皮帐里让他们坐在上座。用嵌有九种珠宝的木碗[1]献过七香合成的奶茶以后，请二位使臣到贵宾阁里举宴相待。毛浩来三番五次地细细打量查干汗，然后称赞道："就这位副使的仪表而论，大有占据一方的主公风骚。今居何职？"查干汗听他这么一问，不觉心里吃惊，连忙说道："小人卑职为右副太师。"毛浩来又细察一遍，摇头说道："不对！不对！看贵使颅缝有嵌珠之骨，额顶有白玉之光，两耳挂着旺族之宝，双眉藏着富贵之气。难道我看错了？怪哉怪哉！"查干汗、敖敦太师二人听了又害怕又佩服。盛宴散后，毛浩来连夜走进太祖中军帐里，君臣二人叙话，不谈社稷军机大事，口里只说"查干扎干，查干扎干[2]"。众大臣听了不解其意。太祖笑而不语，毛浩来便大笑而去。到第二天辰时，毛浩来骑马过来领着二位来使从寨后面绕过，只见船上生皮围墙，里面人头盔缨密如梳齿，刀枪林立，有如狼鬃。比之陆寨别有天地。寨里如何，外面不显。查干

① 一种用树瘤制的木碗。——译者注。

② 白象的意思，暗指查干汗。——译者注。

汗大为惊讶，留心察看。穿过陆地五个军营，远远看见太祖中军大门，一起下马徒步走来。查干汗放眼一看，只见五个大营栉比相连，前有拱门，弯弯曲曲足有四、五十道拐弯；五个大营前悬挂着五色大旗，旗布都用彩缎花绸上等毡子制成，鲜艳夺目，犹如彩虹。看人马足有十万以上。再看太祖所居大营共有八道门十六个角，每道门上又有八个背对背的小营紧紧把着大门；每道门的左右插着两面帅旗，每面旗下站立着一名将军，每个将军下面排列着八对军健，人人头戴豹头盔甲，背插撒袋，手执长戟；下首有三十六员披甲军健分两行站立，头戴插有各色翎毛的金盔，各个腰挎短刀、布鲁①，守着鼓号；中有红毡小营，营前有四道大门，每道门前插着虎头大旗，左右两侧悬挂着两面蟒缎旌旗，每面旗下站立三千名弓箭手，人人背插豹皮撒袋，还摆下成对成对的鼓号；营里分左右两行背对背地扎下青毡帐房，帐房门前插着两面红色细软做的旌旗，好似火城一般；每座帐房中间立有五尺高的虎头盾牌，挡住里面的兵卒，盔缨长戟象长蛇一样蜿蜒。

且说毛浩来引二位来使行至大营东门，只见守门将军迎了过来，鼓声一响，八道大门上的六十四面号鼓一齐作响，震天撼地，令人毛骨悚然。当时列队兵士齐声呐喊。走过三道旗门，奏乐三次，呐喊三阵，铜鼓笛箫一齐作响，阵势威严。查干汗见此情景，心惊胆战。他见身居沙漠，浑身腥味的粗野部落竟有如此威风，比比自己所居古城楼阁，不禁羞愧不已。暗自想道：“我万万没有料到这勃特国竟如此厉害。据此看来，其主必定不是凡人，非小心从事不可。”想罢随毛浩来行至第三道门前，只见守着中门的哈斯尔迎了过来，左右两列众兵士一起呐喊，喊声震落帐房的尘埃。哈斯尔、毛浩来二人施礼相见。哈斯尔向毛浩来道：“来者必是索隆古斯贵使！先喝碗奶茶，再进见主公为好。这样给主公回话不致于憋气。”这时左右兵士用嵌宝木碗盛上奶茶献给来使。索隆古斯君臣心里不安，端碗喝茶之际向大门的军

① 布鲁，一种打猎用具。——译者注。

帐后门望去，只见院内中央大帐高岗下面排列着一队兵士，身着九色盔甲，以手捺着刀柄背对背地站立，分左右两行象雁翅一般立在狮头大帐对面的虎皮围墙两侧；手执刀斧的军健挽袖卷襟，奋然挺立，令人生畏。不一会儿，里面传令带索隆古斯使臣进帐。于是擂鼓呐喊。毛浩来忙引两位使臣走进，立在盾牌外面。毛浩来整衣正帽，放下衣襟擦了擦脸才引使臣进去。那二位使臣登上高岗行至帐前，抬起头来向太祖望去，只见太祖用星月般明亮的龙眼俯首下望，面如红日，虎威凛然，红光四射，其势如电不可直视。查干汗吓得肝胆俱裂，心里的计谋散于九霄云外，前已商定的事情抛于四海之滨，心中油然生起无限崇敬之意，便双膝跪倒在门外，两眼流着热泪说道："禀告主上，您真是真龙天子啊！"连声说了几遍。太祖微微一笑，吩咐毛浩来道："快扶起异国皇帝的使臣！"毛浩来急忙向前，刚要扶起那位副使，正使敖敦太师见自己皇帝如此模样，不知如何是好，只在一旁发愣，那皇帝跪下不起连连磕头，将自己如何商策以及怎样作梦的实情从头到尾备细一遍。这时敖敦太师已知装也无用，也直挺挺地跪在那里。

且说太祖所闻那位副使不是别人，正是布哈查干汗，连忙走下狮皮座椅亲手扶住。查干汗怎地也不起来，奏请归降之意。毛浩来向前移步，扶住查干汗道："贵皇陛下！既然诚心归附，就请平身以礼相敬，何必如此下跪。"说罢扶起。于是设宴款待。席间查干汗便把独生女儿郭勒撒仁公主作为社稷贡品献给太祖，彼此结亲以示归附之意。军师毛浩来便将此事奏报太祖，太祖听了不悦，对众大臣说道："所到各国均以女色骗我，此是何意？"毛浩来跪拜道："是否中计为他所骗，全凭主公明德，非属小人之诈谋。贪恋佳色此乃他国之所为，收纳一个女子事小，平复五个部落事大。何因掉下一根羊毛而废弃一锅黄油？不是为得一名美人高兴，应为他诚心纳女而高兴。望至高无上宽恩似海的主上明察！"说完带众将下跪奏请太祖。太祖心想，军师之言深为有

理，便叫索隆古斯汗留候三日，到了第四天太祖传下明断：

一个仪表堂堂的男子，
得个配偶没有什么害处。
但一个君王贪恋女色，
恐怕有碍他的威严。
既然贵国君臣立意讲和，
诚心诚意来向我归附。
我若拒绝不予垂怜，
恐怕有损我军将士。

太祖依准，摆下酒宴款待两国众臣。当时毛浩来以重礼送走查干汗，借口商定婚娶大礼留下敖敦太师，派钦达嘎斯钦前赴索隆古斯国叫扎勒玛作主与对方商议婚娶之礼。

且说查干汗兴高采烈地回到京都，一面重待扎勒玛，一面将郭勒撒仁公主嫁给勃特国主联姻结亲，诚心归降之意告知女儿。撒仁公主听了大惊失色。虽因年龄悬殊她十分不悦，但是一念父皇社稷，二念全国百姓，便擦去眼泪说道：“哎，儿女婚事一向由父母作主，何况献我一女之躯，上至父皇以下满朝文武大臣，下至仆使以下全国庶民百姓均得保护，避免两国交战厮杀。别说把我嫁给皇族后裔勃特国主，就是嫁给巴掌大的区区小国之民也不冤屈。儿身为水性女子也能使众人免受万死之难，为社稷大业尽一份力，我心底无冤，愿受父王之命，愿听父王之言！”于是父女二人抱头恸哭一场，而后拿定主意举宴庆贺。过了七天，国宴满期，查干汗便带文武百官将士百姓人等将郭勒撒仁公主连同五个部落的家臣、八座虎城楼阁、百名丫环、千顷良田的陪嫁送来。扎勒玛、钦达嘎斯钦二人充作两行列队之长渡过乌能根河，这边早有毛浩来列队迎接三程，三程都设宴相待。撒仁公主乘坐的珠篷大轿被抬到太祖住的内院，撒仁公主的父皇扶女儿下轿走进大帐拜见太祖。太祖举起神眼一看，那郭勒撒仁公主宛如明月映照河面上月夜盛开的花朵，貌美出众，举世无双。太祖想试探

一下撒仁公主的内心所想，便问她道："姑娘，你的父亲身为皇帝如今却被他国之主征服，他无可奈何，把自己心肝似的女儿撒仁公主送到这里，你心里难道不忌恨吗？"郭勒撒仁公主听见太祖问话，其声如钟鼓之音，暗自惊奇。把头抬起，只见太祖面如日月，威武辉映，好似见了天神一般，心头之虑顿时云消雾散，红日高照，喜不自禁，微微一笑叩首再拜，慢慢奏道：

尽管人们都想见到
天上明亮的太阳，
但命浅的平民百姓，
没有福气怎能见上？
如今我为家园、社稷，
忽然看到天子的龙颜，
就象见到黎明的曙光，
我怎能产生悔恨的心肠！

太祖听罢，深夸她的表里超凡，便命人把她扶进挂着彩缎的内宫。太祖当即大摆宴席宴请查干汗君臣和众多军民，以喜宴之礼厚赏两国臣民人等。太祖第一个夸奖扎勒玛：

你不惧丧身首立大功，
不愧是我的忠良之臣；
你不怕跌倒率先立功，
不愧是我多谋的将军。

太祖说罢，亲手赐酒给他重赏。当夜，太祖与撒仁公主同床，见她冰清玉洁，心里十分满意。次日早晨，叫人给撒仁公主刮额整容，赏她围巾，给她穿上查尔巴格[1]，封为贤妻，令她叩拜自己，留在帐前守在身边。两国臣民聚在一起举杯共宴，同祝双喜，贺拜太祖。太祖传令众弟兄众大臣免向贤妻请安之礼。且说三天席宴散后，查干汗开举国之仓，拿出一半赏给太祖兵士，称太祖为主。太祖见他厚赏众军，便未废其皇帝之称。

① 查尔巴格，一种外衣。——译者注。

九月间，太祖亲自出兵索隆古斯东北部的固尔勒斯，半用好言半用威势让纳仁汗将吞併的三百多里土地还给索隆古斯国。原来纳仁汗的原配夫人便是太祖弟弟布呼比勒古岱的长女，名唤阿拉坦固尔固勒岱，太祖将她认作义女，后来嫁给纳仁汗。这位公主只过一年多的功夫，就患病故去。纳仁汗日夜思念几成疯魔，乱娶众妻侵害四方。因此，太祖又半用好言，半用威势令他将索隆古斯之地归还原主。他又答应每年向勃特国交纳为数不多的贡物，于是太祖念女婿之情未废他的皇帝之称。

是年壬辰岁，冬季正月，引兵渡河去伐固尔勒斯东北部的菠萝树国及其东部的女面国，太祖吩咐众臣道："聪明的好汉不打邻近之国。因此我三番五次不去追究赫利特和乃蛮国举兵之罪，正是此意。只有无故举兵自寻上门者不得不引兵还击，因此受降许多国家。至于索隆古斯国和固尔勒斯国以及菠萝树国和女面国,则地处远方,举兵征伐犹无不可，望众人一起努力！"说完从固尔勒斯、索隆古斯两国征调一万人马令其引路,先伐菠萝树国。这里的男子嘴巴尖长，妇女模样近似于北国女子，男女多喜歌舞，也有家园田地，每逢八月十五夜晚众人聚会，手执竹片象牙共庆富贵之乐。如今渡过东固尔勒斯旗东北部的乌龙江就到菠萝树国的边界。至于女面国汉文叫做女目国。原来女面国里的男子不长胡须多象女子，又有城镇，人烟密集，田产牛马无不有之。其衣着吃穿与北方相同。此国东北相隔极远便是海岛，这是望井而生的女人国。此外在其东面有座大山名叫长白山，蒙古人叫做乌尔图麦拉松山。山下有条河叫做鸭绿江，其源头出自金国。那里有个小国叫做女国。从其分离出来的便是当年阿骨打完颜氏的金国。其地另有自己的主公坐镇，非是金国监管。只因其源出自汉名"金"国，其国人众便把国名叫做金国。因何叫做女子国？原来那里的人众直到老死不留胡须，因此他国人士蔑称女国，原来也称金国。三国皆为带有女字之国，然而竟有此种差别。此次举兵，三者当中只伐女面国和菠萝树国。菠萝树国主名叫达亨，

又叫当亨。女面国主名叫萨英。达亨、萨英二人见太祖势盛力强，便惊恐万分，先后来降，答应每年交纳当地特产五百驮，本地良马五千匹。太祖又令女面国派人到女人国和女子国报讯，还令菠萝树国派人到通胸国问其是战是和，再带几个人回来当面看看。太祖吩咐一毕，便在女面国过年，厚赏众军。

壬子年至此结束，是年太祖三十二岁，宋光宗绍熙四年，金章宗明昌四年。癸丑年由此开始。

却说太祖于癸丑年初春一月调转大旗，春末正月一日，行至索隆古斯国，忽然远处探马来报，勃特国首臣陶尔根希拉、太祖家臣阿尔嘎松的胡尔古勒吉二人带珠奇、察汗台二位幼主来见。军师毛浩来吩咐他们先别报太祖，派儿子宝鲁、布古尔吉的儿子乌楞查尔比二人带二十余名骑士去迎接二位幼主和两员贵臣，以请社稷之安。接着陶尔根希拉一行来到，彼此寒暄。毛浩来同陶尔根希拉低声讲了几句以后，便邀陶尔根希拉、珠奇、察汗台、胡尔古勒吉等人去见太祖。当时帐前挂彩、捧酒，拜贺太祖创建的奇功。原来赫利特部落狠毒的伊拉固趁太祖带兵出征在外过年的时机，暗中派扎木哈探知太祖引兵征伐，降服不少部落的消息。布古尔吉佯作不知，一面暗中增兵防守，一面派陶尔根希拉带二位幼主代表朝廷去见太祖致新年之礼，派斯琴居森布尔特格勒金夫人的家臣胡尔古勒吉代表家主去见太祖拜新年之礼，将此讯又假意张扬出去，实则怕赫利特人举兵来犯，去请太祖收兵回国。

这时毛浩来未报赫利特战事，只说家里平安外面无事，派来使贺喜。太祖听了龙颜大喜，动问来使道：“我带兵出征已过一年，家里老母贵体是否安康，请来使明告。”胡尔古勒吉连忙跪拜道：

上至仁慈宽厚的国母，
和夫人斯琴居森皇后，
还有主公的贤妾幼主，

下至全国臣仆和众民，
仰赖主公的威严洪福，
好似磐石般平安度日。
我出来请安的路上，
学了一首动听的歌儿。

太祖听了，已料其意，便吩咐道：“请把那首歌儿唱给我听听！”胡尔古勒吉以他优美的语言编了一首好来宝唱道①：

海青鸟儿在树林里下蛋，
以为大树的枝叶茂密无缝，
那可恶的黄鸟动了贪心，
转来转去想把它独吞。
可爱的天鹅在苇塘里下蛋，
以为茂盛的苇枝牢靠，
那远方的恶鸟起了邪心，
飞来飞去想把它吞掉。
善歌的夜莺在紫檀树上下蛋，
以为繁茂的枝杈牢靠，
那狠毒的花鸟生了歹心，
偷偷地飞来想把它吃掉。
美丽的孔雀在陶尔古那②树上下蛋，
以为茂密的枝叶牢靠，
凶残的地鹞鸟起了坏心，
来回盘旋总想把它害掉。

胡尔古勒吉唱完，太祖微微一笑，对众臣说道：“胡尔古勒吉刚才唱的歌儿是说别人要侵犯我的国家，叫我赶快回去。不是我不想回去，一经出来不成大功，怎好回去！我到外面不是来享清福，我征服了异邦四个国家。如今就要手到驮满，两脚踏地大功

① 好来宝，一种说唱形式的歌词。——译者注。
② 一种大树。

告成，心满意足，眼下所望务必回兵，你们众人谁先回去面见国母请礼问安，让她宽心；并见我的斯琴居森夫人向她问候，报说细情。”军师毛浩来已知太祖之意，向前移步说道：“下臣先回去照顾内外。臣愿率首路人马回去。”太祖料知毛浩来听了胡尔古勒吉所唱之歌猜疑家里发生战事，暗自高兴，依准其言，将大军分作两路，首路人马交给毛浩来带走，另一路人马分作五队，第一队由希热呼图克率领；第二队由哈斯尔率领；第三队由太祖领众将统率；第四队由扎勒玛率领；第五队由大将楚鲁率领压住后阵。分拨完毕，大军相继出发。最后索隆古斯国的布哈查干汗统率五部军民和一千车嫁妆护送女儿撒仁公主去勃特国。

却说毛浩来前举大旗催动人马先回国，面见窝格仑夫人奏报前事，然后进斯琴居森夫人宫里跪在帐外叩拜夫人，只见宫女洪格尔珠拉为首的众侍女连忙掀开彩缎珠帘，宫里檀香扑鼻。毛浩来暗自想道：“居森夫人听说太祖娶了索隆古斯的撒仁公主，她定以女人的脾气猜疑，心里不免忌恨。”毛浩来想到这里连磕六头，说道：

我们威严的主公，
奋力为国家奔波。
带兵走出勃特国界，
去讨伐索隆古斯，
征服它的五个部落。
贤明的查干汗心里惧怕，
献出公主与我们讲和。
我们忠贞的主公大怒，
说他是以美色诱骗我们，
想举兵把他们斩尽杀绝。
我们众大臣跪地苦劝：
如果我们引兵攻伐，
两国无数的将士，
就要伤生丧命。

因此不如以礼相待，
接受他们的归降。
我们众大臣苦苦劝阻，
宽仁的主公委实无奈，
为着众将士免于伤亡，
便收下索隆古斯公主，
降服他的五个部落。
主公娶她不是为了贪色，
全是为了举国臣民。
今天主公让我飞马回来，
面见宽厚的居森夫人。
向您明告此事的根由，
叩请夫人明察体贴。
主公娶她不是为了图色，
全是为了举国百姓。
主公娶她不是为了迷色，
而是为了全国臣民。

毛浩来一面陈述一面连连磕头。斯琴居森布尔特格勒金夫人坐在雕花的椅子上莞尔一笑，开口说道：

哈腾①是皇帝的妻子，
皇帝是至上的国主。
平民都有三个妻妾，
皇帝诺彦有何可说！
听说主公施以宽仁，
降服异国的五个部落。
哈腾我心里无限欢欣，
岂能学那平民的脾性！
身为皇子的哈腾，

① 哈腾，即夫人的意思。

怎能怀那忌恨之心？
身为国主的贵妻，
怎能去学偏狭小人！
我从小跟皇子成姻，
怎不知他举止端正！
哈腾好比是皇帝的衣着，
岂不越多越好！
挽弓射下湖里的天鹅，
要看男子好汉的本领。
智谋收来远近的女子，
要看勃特国主的才能。
生马也要套上鞍辔，
妻子下面还要妻子，
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这有什么碍事的地方！
有句古话说的好：
平安的事越多越好，
害病的事越少越好。
只要主公玉体安康，
哈腾我就心满意足。
娶个贤妾又有何妨！
一个男子娶十个妻子，
一个女人服侍一个男子，
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
那算不了什么要紧大事，
何必为这一点小事操心，
特意把功臣军师派来！
你回去向主公问安，
备细奏告我讲的话语。

毛浩来听了她这嘱咐，不禁十分惊讶，肝胆诚服，又磕六头，辞别出来。命人把这些话语用朱砂写于纸上。传令大军四周下营，然后同阿吉尼莫尔根一起去接第二程，到国界以外额利雅哈尔拜见太祖，报说窝格仑国母身体康泰，奏告居森夫人的平安，然后将书有居森夫人话语的书信呈报太祖。太祖拆开封皮读了一遍，龙颜大喜，给众大臣看了看，说道："将此信散发给全国每个有妇之家，以示训教！"说罢，太祖又吩咐道：

居森是我父母娶给的妻子，
始终与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
她从小就与我结发为夫妻，
始终与我把成败连在一起。
她是受我父亲祝福过的哈腾，
也是我母亲疼爱的儿媳居森。
她是举国上下敬重的夫人，
对所有的臣民都非常宽仁。
我受过的苦楚她都受过，
我尝过的艰辛她都尝过。
为把孩子们养大费尽心血，
如今她又说出至理明言。
有仁有德的明主不愧为国宝，
有智有谋的良臣不愧为政宝，
贤慧聪明的妻子不愧为家宝，
孝义双全的儿子不愧为常宝。

太祖说完，乌优图斯钦、赛汗苏尔塔拉图二人便用朱笔记在青册上，传发给众人做为训教。

且说布胡比勒古岱到国界接第三程，布古拉尔接第四程，布古尔吉带窝阔台、拖雷二位幼主登上布尔罕嘎拉顿接第五程迎拜太祖。太祖祭拜了山野，回到帐里，拜见窝格仑国母，将平复索隆古斯、固尔勒斯菠萝树国、女面国的前事细告一遍，然后向国

母奉献九九厚礼，让郭勒撒仁夫人跪拜于地，说道：“她是索隆古斯五个部落贡品之首，是我的爱妾。”窝格仑国母心中喜悦，定睛一看，那撒仁夫人模样俊俏，好似仙界下凡的神女，心里越发疼爱，一面祝福，一面厚赏。太祖又引撒仁夫人让她献九九厚礼，拜见布尔特格勒金斯琴居森夫人。居森夫人连忙起来躬身回礼，退还四九之礼，然后请太祖封定品第。太祖听了，心中不悦，说道：“她是查干汗怕我们攻伐才献给的郭勒撒仁，她是我们攻打索隆古斯时抢来的姑娘，她是怕她国破家亡才来求降的丫头，她是怕她兵败城破才来归降的女子。夫人因何如此器重她？”居森夫人回话道：

当讨伐索隆古斯时她来归降，
这足见郭勒撒仁的聪明。
当攻打索隆古斯时她来求降，
这足见郭勒撒仁的智慧。
她知道大祸临头前来投你，
这足见郭勒撒仁的可怜。
晓知兵败城破她来随你，
这足见郭勒撒仁的凄惨。
她虽然自己求情归降，
但毕竟是我主的衣襟。
她虽然自己情愿归附，
但毕竟与我主结亲。
虽然强兵压境才来归附，
定合天意才有这般姻缘。
虽然兴兵攻伐才来归附，
定有前缘才有今日合欢。
年龄虽小却能孝敬父皇，
这多么叫人心疼爱怜。
虽然人幼却能依顺父皇，

这多么令人疼爱喜欢。
她岁数虽小却和我同辈，
望我主应该一体相看。
她言谈虽卑却和我同位，
望我主应该多多见怜。

太祖见居森夫人心宽量大，仁慈敦厚，心里敬服，默然不语。

且说时过数月，撒仁夫人见斯琴居森夫人非但不忌恨她，反倒越发实心实意地疼爱她，不禁心动，两眼垂泪，跪地叩首。从此撒仁夫人不离居森夫人身边，精心服侍，诸事小心，百般顺从。居森夫人见她如此孝敬、十分疼她。连太祖也深服撒仁夫人。

当时，太祖把从东面四国缴获的贡物和别的东西赏给守国众将士。随从出征的和留守后方的众将士均得重赏。查干汗依然回到本国监管固尔勒斯、菠萝树国、女面国。

且说勃特国从此越发富足起来，国内平安没有肇事，赫利特的谣言也已平息。太祖操练人马，带一万人马到岱其古德部的塔利雅图草原塔伊图河一带狩猎。这时岱其古德部的旧主，销声匿迹的其勒格尔布和从别国借来一支暗兵，趁太祖在塔利雅图狩猎之际又生了一事。原来赫利特部落的伊拉固本想纠合八国人马一举攻灭勃特国，不料送书使臣半途被捉，其计已破。索隆古斯、固尔勒斯、菠萝树、女面四国反被勃特国降服，称臣纳贡。伊拉固见事如此，更加咬牙切齿，不可按捺，便派扎木哈为使到其余七国暗中商定，趁太祖去国之际乘虚而入。不料此计也被勃特国暗地探知，派人报知太祖，太祖旋即回国。伊拉固更加手足无措，先前约定起事的各国国主心里也越发不安。伊拉固无可奈何，又找扎木哈商量如何对策，扎木哈说道：“如今索隆古斯国的布哈查干汗已将女儿献给铁木真称臣为奴，因此与他无话可讲。依我看来，这剩下的几个大国国主里，只有希尔萨尔塔古拉的萨尔拉格国主扎利图苏勒德罕计谋出众，为人果断，有勇有谋，可以与他商策。

至于固尔勒斯的纳仁汗如今虽恨受辱，然一则地远，二则刚刚被降服，其胆已破，也不可靠。至于西辽的乃蛮国太阳罕一向与我们不睦，嘴上虽说联兵一处，心里却怀二心，也难以共事。那陶克玛克国的莫和图苏勒德罕倒是个好汉，力大无比，如果与萨尔拉格和陶克玛克两国联兵一处，此事可成！”伊拉固听后大喜，说道：“此计甚妙，尊兄亲往方可成功！尊兄怎能推诿？只望尊兄小心在意，不要象前次与恩胡德、扎鲁特谋事那样被他发觉！”扎木哈听了此言，仰身哈哈笑道：“今举大事，何用小人！”伊新王伊拉固设宴送行，扎木哈说道：“王弟放心，此次出使必成大事！”说罢准备厚礼，身带二十余名骑兵扮作客商奔往萨尔拉格国。路上带一半礼物走了半个多月，来到萨尔拉格国都吉玛楚鲁城，走进内城传令殿里见了传令使，向他述说来意，献了厚礼。萨尔拉格国主令左右引扎木哈进见。不知此事如何，看官不要心急，等史官尹湛纳希我稍饮几盅酒再来续写！

妒心深重的旺楚克之女见识短浅，
贤慧聪颖的撒仁公主洪福齐天；
遇事谨慎的圣人太祖真是天子，
心宽量大的斯琴夫人天神一般。

第十七章

窝仑太后心表慈母之爱
居森夫人尽显宽厚之仁

宋光宗绍熙四年，金章宗明昌四年，癸丑岁，是年太祖三十二岁。

金光白帝忽显神灵，
赐梦国母乌仑夫人；
庇佑圣勇成吉思汗，
贤德夫人满心喜悦。

且说扎木哈来到萨尔拉格国都，拜见扎利图罕，敬献厚礼之后，用他三寸不烂之舌花言巧语地说道："咱们的北国，从我们居住的戈壁沙漠到你们宝塔矗立的苏布尔嘎城①，自古至今从未被南方大汉帝国占领过。因此大小部落各为一方，自由自在，吃自己做的查嘎②，喝自己酿的阿尔扎，日子过得满好。可是谁曾料到勃特国也速该巴特尔的儿子铁木真一天天长大，只在这二十来年的功夫，七十五个大小部落就有六十多个被他攻占或者诱降，如今剩下的除了陛下的大萨尔拉格国以外，还有邻国陶克玛克国的

① 这里说的戈壁沙漠到哈拉哈北界为止，往北便是黑土地带，凡土质的地方都筑城开田。据万国大图看来，这里确有一条细长的沙漠地带。萨尔拉格国北接俄国，因此其地土质也跟我们南部地区相似。

② 查嘎，一种熟食酸奶。——译者注。

莫和图苏勒德罕、麦勒吉部落的首领陶都、乃蛮国主太阳罕、西南一带的阿尔斯朗罕，还有我们卑贱的赫利特国，幸存的只有这几个国家了。此外那瓦伊兰、沙拉吉古德等少数几个小小的部落岂能算数？说起来剩下的也不过就这十来个部落了。至于那西南一带阿尔斯朗罕的哈尔力格国又地处遥远。再有索隆古斯、索隆古德、固尔勒斯这几个国家均为铁木真攻破归降于他。剩下的我们几个国家散在各处，心又不齐，迟早有一天也会被那狼心狗肺的铁木真以同样的办法攻破，不免成为他的囊中之物，碗中之食。因此吾主王汗和太子新公伊拉固二人特派小臣为使面见陛下，聆听妙计，以图齐心合力，除灭这勃特国的铁木真小子，那时大家可以无忧无虑地伸腿酣睡。至少我们邻近的萨尔拉格、陶克玛克、咱们卑贱的赫利特这三个国家合兵一处共灭勃特国，平分其地同享清福。小臣还望智谋双备，威震四方的皇帝陛下见怜赐教！”说罢，连连磕头。俗话说：“拿人家东西的手软，吃人家东西的嘴短”。诡计多端的萨尔拉格的皇帝悔之不及，沉思良久，忽然失声大笑，说道：“俗话说‘杀生要掏心，出谋看点子’。我有一妙计，一不用兴师动众，二不用惊动他国，就可使勃特国自取灭亡。前年当勃特国出兵岱其古德攻占它的各个努图克的时候，岱其古德的一个部落主其勒格尔布和前来投奔我。这个其勒格尔布和为人忠厚，有勇有谋，因此可派他去勃特国佯称报答不杀之恩，趁勃特国主出去打猎之际，用一暗计除灭铁木真。那么别说一个毛浩来，就是有一万个毛浩来也无济于事。那时候我们几个国家联兵一处四面围攻，就象平分烤皮一样把勃特国攥在手心里，它不就属于我们几个国家的了吗？只要铁木真活一天，其他国家的国主都怕他，不与我们联合，一个个象小鸡见了老鹰一样心惊胆战！”扎木哈听了大喜，连忙摘下头冠，跪拜于地，满口逢迎地说道：“再好的计谋也超不过皇帝，再灵的策略也胜不过明主。这话不假。”

且说当时扎利图罕把从岱其古德逃来的其勒格尔布和叫来说道：“我今授你一计，把你被勃特国攻占的国土收复过来还给

你。就看你愿不愿意出力效劳？”其勒格尔布和一听此话真是喜从天降，腾地跪下，连连叩首说道：“唉呀，我是国破家亡的其勒格尔，我是人亡妻散的布和，如今陛下替我算计，还我国土，还我基业，还我妻室，叫我夫妻重新欢居，小人岂有不拼命效劳之理？”扎利图罕微微一笑说道：“既然如此，我给你分拨一支人马，授你一种奇袭之计。我今天拨给你五百名身强力壮，个子高大的军汉。除此之外，我有三名深懂异术的妻子，一个是哈利雅拉琪，一个是古鲁古格琪，一个是布吉尔拉格琪①。我叫古鲁古格琪跟你一块儿去。如今你把这些人带走，把他们五个十个地分开扮做狩猎人的模样，再从官仓里领三个上等帐篷，行至勃特国依计而行。如此，如此。”说罢挨近其勒格尔布和，嘴贴着他的耳朵低声说了几句，然后就送他出发。

这时其勒格尔布和依计而行来到勃特国界，首先见了勃特国巡使，说明前来请罪之意，然后带十来名骑士同巡使一起来到布尔罕嘎拉顿山下的巴拉古浩热拜见军师毛浩来，陈述自己请罪归降之意。军师毛浩来举目一看，那其勒格尔布和鸟面兔步，腰短眼斜，一副奸臣相，心里十分不悦，说道：“我们勃特国不缺你这样一个人。虽然如此，大国之礼不拒来降之人，你先到别处下榻等候。我主出外不在宫中，等主公回来之后，向他禀报。你如心诚意实，务必小心注意，不要再到别处去！”其勒格尔布和听了此言，暗自想道：“苍天助我成此大业！”便叩谢而出。行至远处安营扎寨，四处派人暗中打听，探知太祖恰在他的岱其古德属地塔利雅图平原和塔伊图河等地挽弓狩猎。其勒格尔布和探知此讯，不禁大喜，吩咐几人留下守营，自己悄悄地和其余人众，来到塔利雅图平原找个僻静之处扎下行帐，暗中探知太祖哪天到哪山狩猎，又在什么地方歇息，何日结束狩猎，又从何路回转。他带随员行至塔利雅图平原乌拉嘎布尔图岗上布尔陶胡木沟下，

① 哈力雅拉琪是专会骂人的人，古鲁古格琪是专会跳窜的人，布吉尔拉格琪是很脏的人。

在太祖回转的道旁挖了两个深坑，宽约三四尺，深约八九尺。坑底埋下一二十支长矛，矛刃磨得无比锋利，把矛柄一大半埋在土里，然后用石墩夯得实实的。坑上支起从萨尔勒格带来的蟒缎彩帐，坑口摆好半月形的檀木桌子，桌旁正中放椅子的地方又挖了一个垫子大小的洞孔，从大毡子上剪下洞口大小的一块毡子，又从野外拣来几根柳条把它支开插在铺有驼绒垫的椅子下面的洞口。椅子后面支起蟒缎靠背紧挨帐壁，桌上摆满奶茶和酒浆，人坐在椅子上便从洞口掉下，掉进插满利刃的深坑里。他又吩咐贴身跑腿的那五百名萨尔拉格强壮军汉伏于岗下赤林里。帐中摆下好茶美酒，张灯结彩，香烟缭绕，专等太祖沿着那条路归来。

那天，恰值太祖猎期已满，带领众人下山，往塔利雅图平原大帐奔去。刚行至河口，只见从布尔罕嘎拉顿来的使臣身插翎毛的特古斯朝克图前来问安。太祖连忙勒马停住，询问国母的安康。特古斯朝克图连忙取出宾格仑国母的手书和斯琴夫人捎来的食物等献给太祖。太祖一听说有国母手书，便连忙下马。拆开一看，书中先说国母身体康健，然后嘱咐太祖道："我儿出外狩猎，多多保重身体，朝夕小心在意，猎期一满早日回来。老母前番听说异乡八国联兵一处攻伐我国，心中十分不安，后来见我儿回来，才使我宽下心来。此次我儿又去狩猎，不知因何原故，老母心中忐忑不安，比你带兵出征时还要厉害。昨天夜里又做了一个奇梦，梦见当初怀孕生我儿时梦见的那位白光天神乘一只凤凰下来，从血井里将你救出。因此，老母心里更加不安，一面吩咐军师和首臣等人领兵接迎你，一面派人将此事告诉给你。我儿务必保重、防护身体，吩咐四位兄弟随身守护。当年乃蛮国的太阳罕不是带八千人马从打猎之地生擒西辽国的国主耶律直鲁古，夺了他的王位吗？因此我儿在狩猎时多多提防奸敌奇袭。古话说'毒蛇虽细莫要抓它，奸人虽小莫要小看'。我儿千万好生提防！"太祖见了此信，心中大疑，说道："我自小带兵出征四方，国母每次总要嘱咐一遍，我心里也踏实。这次出来，并非战事，但国母此

次做如此的奇梦，我身必有一场大祸。是天父启示，赐梦我母，不可不防！”太祖想到这里，连忙吩咐众人道：“我弟哈斯尔身背我的翎毛撒袋走在我的左侧；我弟比勒古岱腰挎我的宝刀走在我的右侧；我弟敖其格牵动我的众马跟在马后；我弟嘎楚格手执我的钢刀，身背我的神弓走在我的马前；我的六位良臣走在我的阵营里面；我的九员大将身带刀剑跟在我的周围；我的三百名精兵就象我的靴衣时刻不要离开我。我的一万名狩猎兵士今在何处？快让他们回营，直到回家以前，好生听我命令！”太祖吩咐一毕，便跨上赭黄马背引众人急忙奔往塔利雅图平原的大营。行至布尔陶胡木沟前一看，在乌拉嘎布尔图岗下赤林中有一群行帐，里面还有几个蟒缎彩帐。太祖策马行至帐前，帐前诸将刚要开口问话，忽见一人直挺挺地跪在路旁不住地向太祖磕头。太祖举目一看，原来是岱其古德部落旧主塔尔胡岱、塔勒布岱的同伙其勒格尔布和，太祖勒马问其来意，其勒格尔布和说道：“前番小人前来请罪归降，军师说等主公回来亲报处断，令我下营敬候。小人怕见不到主面，偷偷来到此处叩报恩主。”太祖微笑点首，正要离去时，其勒格尔布和连忙摘下帽子直挺挺地跪在马前，哆哆嗦嗦地磕头，装做虔诚的样子，高声说道：

当圣主您年幼的时候，
我们曾无情地欺压过；
当福主您很小的时候，
我们曾不断地欺侮过；
当英主您年小的时候，
我们曾整天地欺负过；
当灵主您弱小的时候，
我们曾寻衅地凌辱过。
如今恩主您去的方向，
天空晴朗没有云雾，
您不愧是下凡的天子。

背离而去的其勒格尔布和我，
归来请罪哭着求饶。
请求恩主不记前仇，
宽恕我这条小命。
从尘土里卷起您的衣襟，
留下我的这颗脑袋，
让我象小羊羔那样生存！

其勒格尔布和一面痛心地哭求，一面使劲往沙地上磕头，闪烁其词，叩请太祖。太祖见他如此，心中又生怜悯之意，回身微笑着说道：

口头感激而实际决战的岱其古德，
表面温和而心底凶狠的岱其古德，
言辞动听而内心不诚的岱其古德，
世世代代伺机害人的岱其古德，
今天你又为何自己寻上门来？
看你装出这幅可怜的样子！
如果我没有包举天下的大志，
本应把你这般畜生早日除掉。
今天你既然认罪苦苦求归，
我就免你这无赖小人的前罪。

太祖说完便拽动缰绳，刚要离去，只见其勒格尔布和浑身颤动匍匐而行，故作哭态，跪在太祖马前嗵嗵地磕头，哀声叩请道：

我的恩人天子，
您给我留了一条命；
我的恩主圣人，
您免了我的死刑；
我的仁慈天父，
您刀下留了我的命；
我的慈父圣主，

您不计较过去的仇恨。
希望恩主能体察
奴才的实意真心，
亲驾光临我的帐篷，
尝一碗奶茶、琼浆。

其勒格尔布和百般殷勤，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匍匐在马前马后连连叩首哀求。太祖上山狩猎直到落日时分，正值口渴，又见他苦苦请降，便勒马停住，微微一笑，高声说道："如果你真有诚意，我就喝你一碗奶茶！"说罢催马来到彩帐前面，滚鞍下马走进帐里。只见四壁挂彩，悬挂蟒带，周围裹着绸缎，摆满银镜，四周挂着壁毯，上面扎有彩绳，用唆罗呢扎边，用平绒做帘。太祖进帐见这般华丽，暗自想到："岱其古德素来很穷，其勒格尔布和早已穷极潦倒，哪有这等摆设之力？其中必有别的原故。"太祖想罢，向前移步。正要坐在椅子上细细琢磨，刚跨一步，只见太祖兄弟乌仁嘎楚格手执太祖长矛和兵器跟了进来。这时乌仁嘎楚格管理的太祖最喜欢的那只金色羽毛大雕（这只鸟是太祖改名唤作敖如希格其的那个人抓来的）从外面飞来，径直落在太祖要坐的蟒缎椅垫上。乌仁嘎楚格大惊失色，连忙把太祖的长戟靠墙放下，迅步跑去，两手抱住那只大雕。那雕的利爪深深地陷进驼绒椅垫。当乌仁嘎楚格抱起大雕时，那蟒缎椅垫便跟着雕爪离开坐椅，那坐椅下面的洞口象深井一样露了出来。太祖见那深洞，心里愕然，顿时料知其意，不禁勃然大怒，浑身上下直冒冷汗，一个箭步抄起长矛奔出帐外。此时其勒格尔布和早装做出去端茶，恰好呆在外边，忽然听见太祖发怒，厉声高呼，已觉事发，急忙丢开茶碗向马桩跑去。太祖从帐里跑出来一看，其勒格尔布和一刀砍断缰绳，一只脚已踩上鞍镫。太祖料也来不及用长矛刺他，便向前跑了三步，站定脚跟，把长矛对准他掷了过去。那长矛飞来正中其勒格尔布和还在地上的那只右腿弯儿，穿过膝盖，其勒格尔布和便曲腿仰倒在地上。这时太祖众兄弟和众大臣象

沸鼎似地吵嚷起来，矛上加矛，箭上加箭砍翻其勒格尔布和，把他紧紧地绑住。众人一看，其勒格尔布和骑的战马四肢早已插上哈布图哈斯尔的箭头。原来哈布图哈斯尔深怕捉不住其勒格尔布和，便首先箭射马腿。这时其勒格尔布和吩咐叫埋伏在杂草丛里的十来个同伙，鸣放号炮。那炮声震天撼地，只见埋伏在布尔陶胡木的乌拉嘎布尔森林中的萨尔拉格兵士一齐杀出，直奔岗下。那时太祖身边只留下三百名铁骑护兵，其余人马早已跟随狩猎大将布古尔吉回到大营。萨尔拉格的五百名军健见太祖人少，兴头大振，一起拥了过来，这边伏在杂草丛里的十来名军健，连忙迎住一齐呐喊，把太祖君臣将士围在垓心。这时太祖四个弟弟守护太祖，面朝四方摆开阵势，命人把其勒格尔布和举在马上，对萨尔拉格众兵士高声喊道："如今你们的主人其勒格尔布和已被捉拿，你们还敢来送死不成！"那萨尔拉格兵士本以为太祖陷进深坑，一起拥过来守护其勒格尔布和，可见太祖不但没有陷进深坑，而其勒格尔布和反被抓住，都吓得屁滚尿流，刚想逃跑，忽然勃特国军营里号声大作，勃特国人马分作两队，从萨尔拉格人马群中冲杀过去。又一号响，只见两队人马从两旁掩杀过来。萨尔拉格人马料也逃不过去，便死心拼杀起来。此次双方激战，两军对垒，刀矛相击，人马拥挤，鞍镫相撞，令人丧胆。更见夕阳落山，天昏地暗，萨尔拉格众兵士料也逃脱不了，便齐声喊号撤出战地。他们一边喊一边拥作一团，好似铁球，左突右冲，无半点差错。这时天已昏暗，众大臣怕太祖亲自上阵攻敌，便把太祖护在垓心，苦劝太祖不要出战。这时护在太祖前面的将军乌仁嘎楚格的马突然腾空而起，用后腿踢太祖的马，那马蹄正好踢在太祖的左镫上。太祖怕伤了左脚，刚把左脚离镫抬起，忽然一把斧子落在太祖左镫的皮条上，银镫被砍落在地上。太祖以下比勒古岱等人俯身一看，只见一个黑面女人身着轻甲，头裹黑布，手抡短柄斧子，从马腿下匍匐过来，用利斧猛砍太祖左脚，正值太祖把脚抬起，只砍断银镫皮条，斧刃穿过鞍屉。比勒古岱见此情

景，大惊失色，连忙跳下马鞍，去追捕那个女人。那女人慌忙转身钻到马下。比勒古岱飞步赶上，一脚踢断那女人的右小腿，顺手抓住她的伤腿从马肚下面拽了出来，又一刀砍断她拿斧的右手。此时萨尔拉格人多，勃特人少，因此萨尔拉格人渐渐得势越战越强。哈斯尔、比勒古岱等人连忙护住太祖向塔利雅图平原大营奔去。这时其勒格尔布和的那十来个同伙一心加害太祖，引八十来名强悍兵士尾追而来，好似闪电一般紧紧跟住太祖。哈斯尔、陶克敦固巴特尔叫扎勒玛去守护主公，二人截住追兵，弯弓搭箭，将三个为首的射于马下。其余人众依然马不停蹄无所畏惧地追将过去。哈斯尔等人见他们不停，连忙飞马去守护太祖。此时那些与萨尔拉格人奋力厮杀的勃特国将士，见萨尔拉格的一半人马去追太祖，个个担忧，纷纷奔向太祖。萨尔拉格人马更得喘息之机，分四队人马从太祖后面追杀过来。扎勒玛暗想，如与众将相隔太远，便难保太祖安全。因此便叫兵士把太祖的红色宝盖搭在自己头上，挥军截杀萨尔拉格追兵。路上碰见扎布、楚鲁等人连忙合兵一处。这时阿鲁哈、苏和、乌楞查尔比、宝鲁等人也来寻找主公。扎勒玛等人忙叫他们去守护主公，便转过身来迎击敌人。萨尔拉格人马见太祖红色宝盖，便把扎勒玛等人团团围住。那些认识太祖的依然合兵紧追。哈布图哈斯尔、布呼比勒古岱、陶克敦固巴特尔等人被围住，正在分作几处鏖战的时候，忽然又拥来一支人马，哈尔海如、胡尔查拜利、希热呼图克三人跃马冲进围住扎勒玛的萨尔拉格军士丛里寻找主公，呼喊主公在哪里。众将分离无力相救，正在慌急的时候，只见布尔陶胡木那边的勃特军被萨尔拉格人马攻破，四处逃散。忽听那面萨尔拉格军高喊："咱们的主公其勒格尔布和乘虚攻敌，大家用心厮杀，千万不可放过铁木真！"太祖手下众将听了此话，焦急万分。扎勒玛等人强攻突围去寻太祖。萨尔拉格人马连追太祖的和在布尔陶胡木厮杀的都算在一起，共分为五队混战拼杀，乱箭飞鸣，好似雪花纷飞。此时天已大黑，月亮尚未出来，双方人马渐渐难以识别。只听见

勃特人高喊“我们的主公今在何处？”九卿六臣，四个弟弟互相打听，寻问主公。有的互相拼杀，以声辨认，四处寻找太祖。后来五队人马又联成一片，双方混战，号旗难辨，只听见兵器相撞，火星迸发。君臣相寻，父子相找，兄弟相喊。只见敌军里惊马拖着一具无首之尸奔跑，没有主人的鞍马来回惊跑，人头滚在马蹄之下。有的兵士钻在马鞍底下逃生。真是鬼哭神嚎，人呼马叫，狗奔鸟盘，血海沸腾，山崩地塌。突然西南方向炮声大作，震天撼地。东北方向也鼓声大震。两处人马象潮水般涌来，将五处人马铁桶也似地围住。只见半山腰生起大火，火光中竖起勃特国大旗，众人齐声高喊："快放主公出来！"喊声震撼山岳。那东北方向的大军听见喊声便鸣钹回话，喊道："主公脱身来到我处，刀下留人不要乱杀萨尔拉格军！"这时两军混战稍息片刻。哈斯尔、比勒古岱、敖其格、嘎楚格四个弟弟守护太祖；扎勒玛、陶克敦固二人充作先锋在前开路；扎布、楚鲁二人充作后卫压阵。杀出重围来到大旗下面一看，军师毛浩来也飞马来到大旗下面，只问狩猎大将布古尔吉今在何处。原来布古尔吉和毛浩来二人同时引兵来到。毛浩来听到布古尔吉的传命，大惊失色，连忙传命："主公现已脱身，不要乱杀萨尔拉格军！"这是他为争得一息之际的妙法。因此，太祖便趁此机会来到大旗之下。军师毛浩来何以知道布古尔吉就在此时出兵？原来毛浩来甚疑其勒格尔布和此次来意，派人到他帐里找他，回说此人不在，毛浩来便猜知十分。刚要派人去找太祖，忽然窝格仑国母传下令来，说她做了恶梦，叫军师领兵去接太祖。此话正应毛浩来疑虑，便引一支人马从使臣特古斯朝克图后面赶来，正好遇上两军厮杀。这时猎队大将布古尔吉为首的布古拉尔、钦达嘎斯钦、胡达嘎那布和等人率狩猎大军先回大营，收拾行装等候太祖。给太祖准备膳食的随臣赛汗苏尔塔拉图从东北部山梁上策马回来，忽听后面炮声响起，远处望去从赤林里拥出一支人马把太祖围住，他大声喊叫，布古尔吉等也听不见，于是连忙脱下靴子举在头顶，高喊“反

了，反了！”以示讯号；布古尔吉等人也在那里遥望主公，忽然看见赛汗苏尔塔拉图的讯号，连忙擂鼓指挥五千人马冲了过来，这里两边人马顿时分开。此时毛浩来连忙把太祖请到别处，叫人把太祖的红色宝盖搭在自己头上，又叫众人增点火把。这时，布古尔吉等人杀条血路寻找太祖，众将忽然见到主公宝盖，喜不自禁，急忙奔来一看，军师毛浩来也已来到，大家更是喜出望外，相互照应，众兵士也都纷纷回到自家阵里。布古尔吉传令众军士放射乱箭，要把萨尔拉格兵士杀个片甲不留。毛浩来连忙劝阻道："不可如此。刚才乃是我为主公脱身，已传命免杀；如今若失去信义，军令便失去依托。不如先令降服。如其违令，杀也不晚！"说罢，鸣钹传令，萨尔拉格人马被围几十层，料知长了翅膀也难以逃脱，于是活下来的兵士个个丢盔弃甲，跪地而降。

于是将投降兵士分作十几个人一队押送过来。布古尔吉尚未息怒，喝命左右把投降者尽数斩除。太祖连忙劝阻道："若杀降者必辱好汉之名，若废前命必失兵勇之心。"毛浩来也说道："尽数斩杀萨尔拉格人事小，但这样做会使我们失去信义，此关大事！"布古尔吉依言道："主公、军师二人心胸宽宏，末将不如。今天布古尔吉我随主公身边，使主公身遭如此大难，实为有罪！"说罢跪在主公、军师二人面前表示认罪，太祖吩咐道："此次大难是我自找，与你无关！"毛浩来也说道："我明知其勒格尔布和此来可疑，而叫他来此作难，我实有罪！"主臣三人勇当罪责，正在争持不下的时候，哈尔海如用一根偏缰穿住其勒格尔布和的肩胛骨系在马上牵了过来。太祖问道："众人高喊失策是何意思？"哈尔海如回话道："这是对萨尔拉格人的激将之法，叫大伙拼命厮杀；如果他们真要把人抢去，我就准备砍下他的首级。别看这其勒格尔布和小子一瘸一拐，可跑起路来比我的马还快，可知这小子是个怕死的奴才！"君臣彼此谈笑一阵，刚要鸣金收兵的时候，只见朝莫尔更把那黑女人押来。当时整点将士，只有比勒古岱的手背被乱箭射伤；再有扎勒玛的左手姆指在拨开

乱戟时被划破，其余众将无人受创；众兵士伤亡也很轻微，只有几十个人受伤，十来个人阵亡。太祖往死难者身上亲手洒酒祭奠，吩咐左右将尸骨收于棺内，厚赏死者家眷。又派毛浩来去点收其勒格尔布和的行帐，查明座椅下面的陷坑。太祖等回到大营，东方已朦朦发白。

次日，叫众军歇息一天，然后便带萨尔拉格剩下的俘虏三百人起程回国。军师毛浩来把其勒格尔布和所设置的戏法一一禀报太祖，太祖对天祈祷说道：

原来我竟有这样的大福，
恩慈的天父暗自把我救出；
他赐梦于我那仁慈的老母，
把儿子铁木真从陷坑里救出。

众兄弟、众大臣和众将士听了太祖之言无不心欢意悦。军师毛浩来给大雕带上金环，用好言祝福。半路上，温都尔斯钦怀抱珠奇接了第一程；陶尔根希拉怀抱察汗台接了第二程；国丈太斯钦同他的两个儿子阿吉尼莫尔根、胡达尔嘎巴特尔抱太祖两位幼子窝阔台、拖雷接了第三程，太祖亲手斟酒献给岳父太斯钦以礼相见。太祖回到布尔罕嘎拉顿以后，立刻拜见国母窝格仑夫人，向她禀报：

金光四照的天父，
无比慈祥的国母，
远处百般庇护我，
把我从险坑里救出。
神力巨大的天父，
恩德无比的慈母，
暗地里保佑着我，
使我从死里逃出。

太祖说罢跪拜于地。

且说以军师毛浩来为首和国丈太斯钦、首臣陶尔根希拉等人

论功行赏犒劳四位弟弟、四员大将、六部九卿，设宴庆贺。然后押来其勒格尔布和在其耳朵里插箭，肩胛骨上点灯；又押来那个黑女人钩挂大腿，刀削其肉，七天七夜施以重刑，令其二人从实招供，将其勒格尔布和分肢处死，将黑女人铡做三节。然后问萨尔拉格众降兵谁愿回去。说愿回去者有一百余人，愿留者有二百余人。因何如此？原来勃特国兵士吃穿方面比起萨尔拉格兵士来真有天壤之别，吃穿无忧无虑，而萨尔拉格十个人的军饷只够勃特国军一人的花消。因此，那些没有家眷的人都愿意留下。毛浩来召来愿回家的萨尔拉格兵士吩咐道：“我们的主公不但不伤害你们众人，还要放你们回去，与你们父母妻儿阖家团圆。希望你们将这恩德铭刻在心。我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们的主公，请你们好生把它带去献给你们的主公，同时要告诉你们的主公，咱们两家自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冤仇，为何一定要动兵厮杀？我们迟早要到你们那里，你们众人到那时要好生报答今天的恩德！”萨尔拉格众兵士听了此言个个欢喜，无不感激涕零。众人回国报说计败失利主将身亡等事由之后，将勃特国捎来的礼物献于帐前。扎利图罕听了，失声叫苦，连忙打开礼物一看，其勒格尔布和的首级和黑女人的手滚落于地。扎利图罕大惊，一股臭味灌进鼻孔，昏厥于地。

当时赫利特使臣扎木哈正要打听有什么好消息，走进大殿一看，其勒格尔布和的首级滚在大厅之中，众人正扶着昏厥的扎利图罕走进内室，便十分扫兴，大失所望。过了几天，扎利图罕苏醒过来，挥刀砍桌发誓要消灭勃特国，便以扎木哈为使去策动北陶克玛克国的莫和图蒙格勒汗，西乃蛮国的太阳罕，东固尔勃斯国的希利古图纳仁汗和西北部麦勒吉部落的陶木嘎图、陶都等人，此外还派使臣到瓦伊兰、撒玛尔罕等众部落，同他们讲和。

且说太祖四位弟弟、四员大将、六部九卿庆贺太祖脱险归来，设置席筵。第二天斯琴居森夫人也摆宴庆贺，这时珠奇、察汗台、窝阔台、拖雷等四个儿子俱来敬酒拜见太祖。最后居森夫

人亲手斟酒献于太祖，顺势奏道："如今外功告成，内事也应成就，看咱们夫妻二人手下妾妃吉斯图和吉斯力克姐妹为人忠厚，从小尽力，这些年来从未有过差错，遇事小心，因此希望主公赏位赐座，封为西宫夫人；索隆古斯的郭勒撒仁虽然来此不久，未出大力，但她是一国之主的公主，又有率领全国五部落臣民前来归降之功；为人谨慎，举止端庄，心灵手巧，深谋远虑。希望主公也能赏位赐座，封她为东宫夫人！"太祖听了居森夫人所言，正色说道："古话说得好：'朋友旧的好，衣服新的好。'夫人适才所荐之人均无大的功德，暂不宜封位。当朝贵人有一无二，一旦举为夫人虽属偏宫，但也属一朝贵人。如果夫人封多了，一则于国麻烦，二则外人听了以为本宫淫乱，于成就基业有碍。夫人不必着急！"说罢叫众子斟酒亲手回献。居森夫人见太祖不允，连忙起身躬礼说道："敬爱的主公，您若念我们自小结发为妻，就请您赏我这点脸吧！"太祖无奈说道："吉斯图、吉斯力克二人乃是早日婚娶，夫人您想封位就封吧。只是郭勒撒仁去年才来，年限不长，其功不显，即令她是公主也只是她们国皇的公主，对我铁木真而言，她只不过是拣来的妾妃！"居森夫人回奏道："郭勒撒仁虽然年限不长，但她有率领五部前来归降之功，望主公垂恩见怜！"居森夫人三番五次地请准，太祖不允，居森夫人只好回宫，对心腹侍女洪格尔珠拉说道："明日乃是黄道吉日，令其谢主龙恩，拜天登位！"

次日早晨，居森夫人拜见窝格仑国母，讲述郭勒撒仁夫人的功劳，说本想把她与吉斯图、吉斯力克姐妹二人一起封为东西两宫夫人。可是主公只许封吉斯力克、吉斯图姐妹二人，不许封郭勒撒仁，说她年限过短。因此希望国母将她三人一齐召来封为夫人，再报主公。窝格仑夫人听了这话，心里十分高兴，欣然说道："我早有此意。虽然如此，这事由你们夫妻二人商量定夺，不是更好吗？因此老身便未多管。刚才居森儿媳所言甚是。撒仁儿媳虽然新娶不久，可她功劳甚著，率其五部归降于我；二来她又

是一国之主的公主；三来她为人勤勉，待人和气。自老身见她进宫以来，心里疼她，眼见亲热，不知有多么喜欢她。再说老身细软之物都是撒仁儿媳亲手所缝，其手艺甚是惊人。因此，我早有心提举她。这五月十五日乃是吉日，我早已想定设宴举会，款待你们夫妻二人以下众功臣、众将军、远戚近臣以及众兵士等人，以庆贺报旧仇、灭新敌之喜。这事正逢此日实为大吉”！说罢，传令召来吉斯图、吉斯力克、郭勒撒仁三人，给她们戴上贵人的帽冠，佩带上念珠、诺木根巾①和嵌宝额箍，封吉斯图、吉斯力克二人为西宫夫人，封郭勒撒仁为东宫夫人，并告谕众大臣。

① 诺木根巾是今世妇女脖领上所系长巾，其上镶嵌翡翠玛瑙，以示孝妇孝敬父母。当时带此巾者乃为体面儿媳。

第十八章

天子朋辈云集皇天降下甘露
雅布嘎口出秽言被圣主赶走

宋光宗绍熙四年，金章宗明昌四年，癸丑岁，是年太祖三十二岁。

铁木真应天意诞生人世，
势如卷席一扫暴戾之徒；
皇族母子友朋会集如云，
神威皇天赐降玉杯甘露。

且说窝格仑夫人吩咐首臣陶尔根希拉、军师毛浩来等人，把她的旨令报知太祖。太祖听了母旨难以违拗，叩谢母恩，当时便带四位弟弟，四位夫人，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晋见国母，吃了嘉宴。窝格仑夫人亲手执酒赐予太祖，忆昔论今，这样祝福道：

我亲爱的儿子，你象松布尔山一样严峻，
当初我见了天神腹中才把你怀孕。
从你远祖开始直到你父母一代，
你报了整整五代人的深仇大恨。

我亲爱的儿子你有松达赖① 一样的智慧，
当初妈妈生你时屋里白光照射。

① 松达赖，即乳汁的海洋。——译者注。

从你父母兄弟妻儿到你远亲近戚，
你让三族五伦宗室国戚都享受幸福。

我亲爱的儿子你具有享受洪福之德，
当初我见到威严的天神才生了你。
从你远祖直到今天整整过了五代，
你终于消灭了世代欺凌我们的岱其古德。

我亲爱的儿子你具备了仁德智勇，
当初我梦见仁慈的天神才生了你。
你终于打败了阴险毒辣的岱其古德，
他们不断寻机欺压我们整整过了五代。

今天是消灭仇敌斩草除根的喜日，
妈妈我赐你一杯甘美的玉液琼浆。
愿你从此威震四方名扬南海，
祝你包举天下让百姓安宁兴旺。

窝格仑夫人说到这里禁不住两眼洒下热泪。太祖聆听了母亲说的这番话，忽然想起自己还是孩童的时候，寡母孤儿受尽磨难，千辛万苦，加上别国肆意欺凌，家奴叛离而去，便不知不觉地流下泪来。因他母子二人从心底里哀痛落泪，天空忽然响起一声雷鸣，从那三十二个哈那①的白帐的天窗射进一道红光，那红光映照着一个玉碗徐徐下降，恰好落在太祖的右手里。史官尹湛纳希我写到这里心中不由地生疑，想把这段故事舍弃掉，可是转念一想原书中本有这段故事，舍弃了又觉不妥，反倒落个罪名；把它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吧，又感到事无凭据，未免荒唐，因此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几度提笔蘸墨，又几次犹豫不决。这时恰有几位

① 哈那，蒙古包的支架。——译者注

笔友来到我的花园观赏花木，倾听鸟鸣，共坐于涟漪亭中饮几杯春酒。借此时机，我将此事告诉给众笔友，问他们如何是好？笔友少谷(音译)说道："藏经中也明记此事，想必有之。至于说这类可疑怪事，不独元朝一家才有，各国皆有之。就连《通鉴》纲目等经典中都不敢删去，而备细记载。举例而言，古代周朝召公奭离朝私访，行至雍县一带，看见深山的獒玉虎与野外雉鸡为伍行走，此事可信与否？如以神道而论，周武王举兵伐商，一天，他乘船来到孟津，忽然有一条八尺多长的银色大鱼跃入船中。夜里又有一道红光自天而降，落在军帐前，化作一只大鸟飞进屋里。过了一会儿，又化为一块红玉落在地上，用手一拍发出琥珀之音。据说周穆王曾见过昆仑山上的王母娘娘；又据说唐明皇曾到月宫，回来将天音传给人间；又传说秦穆公之女儿弄玉乘一只凤凰鸟升入天庭；张骞曾到斗牛宫里与织女相会；刘稷（音译）曾去南海龙宫娶龙王之女为妻。凡此种种均属事实。因此谁敢断言首开大元基业的皇帝没有此事？"笔者依他所言照录于此。

且说当时太祖又惊又喜，接过玉碗一看，那碗里盛满圣水，太祖因不知其好恶，不敢献给窝格仑国母。自己亲口尝了一尝，其味香甜，如蜜似油；细细品尝，其质如奶，又似美酒，其味无穷，无与伦比，委实可口，便盛满一盅献给窝格仑国母。那玉碗里的圣水马上又长满了。太祖先把德吉[①]献给国母，又盛了一盅赐给哈斯尔、比勒古岱二人，再盛一盅赐给斯琴居森夫人，看那玉碗里的圣水依然如故。太祖见此情景，以为乃是天神显灵，命人取来酒盅给四位弟弟、四员大将、四个儿子、六部九卿、东西两宫三位夫人以及两位国戚，每人赏了一盅。再看碗底，刚刚落了两三盅的样子，于是分给大伙，共同举宴庆贺。不过有件事情令人惊异，大伙喝了以后，只有窝格仑国母、居森夫人以及太祖四子中的窝阔台、拖雷二人尝到圣水的甜味，其余众人不知其

① 德吉，物之第一件，如饭之第一碗，酒之第一盅等，献给人以示尊敬。——译者注。

味，都说喝到嘴里不曾下咽。当时太祖痛饮玉碗里的圣水，见碗底剩了一点，太祖三弟哈布图哈斯尔心有憾意，跪拜于地，再请太祖赏他一盅。太祖见他如此，微微一笑，把碗底的圣水盛在盅里赏给哈斯尔。哈斯尔心中大喜，叩首接下，一饮而尽，可是喝到嘴里依然不知其味。哈斯尔大惊失色，诚恐诚惶，心悦诚服，带领众人跪于内外，朗声说道：

威严至上的玉皇大帝，
给他下凡尘世的圣子，
降下一碗甘美的圣水。
我们嫉妒尝了一碗，
但喝到嘴里难以下咽。
据此可知您是天神之子，
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嫉妒，
诚心诚意地替您服务。

哈斯尔说罢，叩谢主恩。当时举国上下，朝内朝外，大张席宴，开怀畅饮，分享窝格仑国母的洪福，人人喝得酩酊大醉。当时太祖兄弟比勒古岱、哈斯尔、敖其格、嘎楚格四人和太祖之子珠奇、察汗台、窝阔台、拖雷四人受窝格仑国母之命，向功勋累累的四员大将，六部九卿，二位首臣，太斯钦和驸马宝图二位国戚等人敬酒致意。当时众人欢悦无比，酒如海，肉似山，布尔罕嘎拉顿一片欢腾，此日正逢五月十五日。因此天父国母赐太祖圣水，世人至今仍以此日为成吉思汗夏祭。

且说大宴一毕，太祖领众人祭拜天神，又向窝格仑国母亲手献酒叩谢母恩。太祖心喜，喝得大醉、回到宫里。太祖举目一看，哈斯尔扶着他，扎勒玛跟在后面，四个儿子围在身旁。太祖回到大宫西门内的宫帐里，坐在额布尔桌①旁，太祖饮茶之间看见察汗台手里捧着刚才的那个玉碗，珠奇手里端着盛茶用的金碗。太祖想用玉碗喝茶，伸手把玉碗取过来一看，碗底还剩下几

① 羚角做的桌子。——译者注。

杯圣水。突然想起哈斯尔刚才说的几句话，便取来一个金碗，里面盛满圣水，对哈斯尔、扎勒玛二人说道：

天父既然把它赐给我，
这圣水就分明属于我。
现在我亲手赐给你们，
愿它渗透你们的全身。

太祖说罢亲手端起金碗赐给哈斯尔、扎勒玛喝了下去，才咽到肚里，即感到其味无穷。哈斯尔、扎勒玛二人连忙下跪，谢主厚恩，感恩颂德。太祖伸出双手放在哈斯尔、扎勒玛二人肩上，开口祝福道：

你们分享到上天赐的圣水，
愿你们子孙后代永世兴旺。
与我铁木真的后代并肩长存，
祝你们三千年间七次振兴。

太祖祝福① 已毕。看官可曾知道勃特国因何打败区区小敌，如此聚会盛宴？原来另有奥妙。因此笔者不加分说，看官难解其意，迷惑不解，请看官听我从头细述一番。

话要退回百年左右，须从太祖四代以前说起。太祖曾祖名叫哈布勒汗，他做了有八个部落的勃特国的皇帝。哈布勒汗有七个儿子，长子叫做巴尔达玛巴特尔。巴尔达玛的三子就是也速该巴特尔。那时岱其古德部落首领名叫嘎巴盖，他有十个儿子。当时哈布勒汗已经去世，勃特国国势日衰，巴尔达玛巴特尔也日趋衰弱。此时岱其古德部落的首领便率众部落人马偷偷地叛离。一天夜里，他带十个儿子潜入巴尔达玛巴特尔的营里，吹起军号，突

---

① 原史书中写道，太祖亲手将圣水赏给二人，用金口祝福他们，所以至今哈布图哈斯尔的后代有东科尔沁十旗，连西青海阿拉善在内共四十五旗。扎勒玛的后代有三个哈尔沁、东土默挥，共四个旗。他们同圣主后裔一百七十个旗人并肩长存，互相联姻，这正是尝了天子亲手赐给的圣水，聆听了天子金口祝词所致。因此照录于此。

然袭击，对巴尔达玛巴特尔兄弟七人的妻室老幼杀将起来。当时只有五个人冲围逃出，巴尔达玛巴特尔六个兄弟均被杀害。巴尔达玛巴特尔率其三个儿子杀出重围。太祖父亲也速该巴特尔当时刚满十三岁，他将铜箭搭在铁弦弓上，一箭射穿岱其古德身着铁甲的首领的胸膛，夺了他的战马冲杀出去，因此便得了巴特尔的称号。当时勃特国八个部落的臣民人等均为岱其古德首领嘎巴盖夺去。因此也速该巴特尔一连几年无家可归，到处奔波。他在十七岁那年，向他国借兵将勃特国夺回，赶走了岱其古德和塔塔尔人。这样便与岱其古德人结下了世代之冤。今天太祖捕杀岱其古德旧主其勒格尔布和以绝嘎巴盖之后，便举宴痛饮以示庆贺今日"将世代仇敌塞在胯下，将常年冤家踩在脚下，将岱其古德绝子断孙，将它的宗室香火扑灭。"因此之故，此次举宴不同平常。

且说太祖亲手赏了哈斯尔、扎勒玛二人圣水以后，回到内宫白帐。此时斯琴居森夫人带吉斯图、吉斯力克、郭勒撒仁三人迎见并叩拜太祖，自己也向太祖躬身施礼。三位夫人拜过太祖之后，又拜斯琴居森夫人、斯琴居森夫人也连忙回了半礼。太祖赏给三位夫人每人一个红檀木桌子，在大帐和蒙古包以及宫殿里铺上红毡，周围挂上彩带和壁毯，墙上悬挂凤凰的蟒乃其①，又用绣着凤的缎子锦绸裹住檀木桌子，帐里挂上门帘帷幔，炕垫台阶均用金丝红缎铺上。太祖规定除四位兄弟、四员大将、六部九卿以外，其余人等按时拜见三位夫人。三位夫人见自己身贵如此，从心底里感激斯琴居森夫人，由此更加孝敬居森夫人。那郭勒撒仁夫人的心情更是不同，万分敬服斯琴居森夫人，她不由地又跪在居森夫人面前叩首言道：

今天我才亲眼看见
高天般的明德之主，
遇上厚地般的贤妻。
祝福主后二人长命，

① 贵夫人的象征。

成为八方万国之母，
抚育天下亿万斯民。

居森夫人听了郭勒撒仁夫人的祝词，连忙把她扶起，叫她坐在身旁的椅子上，赏她一碗奶茶，心里更加喜欢她。从此，她们二人经常叙谈家常。史臣台吉尹湛纳希我写到这里，吟诗一首：

慈母无嫉心，
心宽如大海。
身为天下母，
实从天上来。

却说勃特国从此平安无事。太祖想到萨尔拉格人寻机来犯，越想越气，定要举兵攻伐。首臣陶尔根希拉，军师毛浩来等人劝谏太祖道："众兵士需要休整，战马也得息养一阵。"太祖依准其言，操练人马。

光阴似箭，时光流逝，日月交替，不觉过了秋冬二季，癸丑年至此结束。那年太祖已到三十三岁。正值南宋光宗绍熙五年，金章宗明昌五年。不久过了风沙之春，度了骄阳之夏，迎来天高气爽的秋季。初秋时节，正是整弩秣马整点兵士的时候，太祖传命叫各路人马齐到都胡楞河边的草原，点视十万之众的武艺。忽然西南边界的探马飞报："东南一带萨尔拉格国以南白唐古特国希都尔古汗派来名叫道尔敦的诺彦领着一百多个驮子军，给我们送来礼物。我们想把他领来的一支人马留在界首，可那为首的使臣道尔敦说他带来的贡品都在各军士的马驮上，不愿离开自己的人马，因此边界守官占布拉叫他们暂候数日，先通报主公。"军师毛浩来重赏那位探马，夸奖边界守官——太祖宗室叔父赛音布和罕的儿子占布拉，然后奏报太祖，赏他一匹好马，令他飞马返回边界。毛浩来与太祖商议道："此次唐古特派来使臣，想必又是萨尔拉格国扎利图罕出的奸计。下臣亲往一趟，看其虚实如何！"太祖依言。毛浩来便带一百余人向西南边界出发，去迎见唐古特来使。那唐古特国的希都尔古汗因何无缘无故忽来向勃特国进贡

呢？原来传出一句流言，使金国以南的宋朝廷吓得坐立不安。唐古特国的希都尔古汗闻说此言，也忐忑不安。看官听我细述一番：原来太祖于近几年兵攻四方，势力大振，名震万里，汉国、西蕃、唐古特、畏吾儿、回回、西域、萨尔德格沁等诸国惶惶不安；四面八方派来细作探听勃特国出兵何方。正值勃特国想举兵攻伐萨尔拉格国，在都胡楞河边草原演习人马，各国不知攻伐何处，甚为不安。此时西夏国又与南宋朝失和，西夏国主李纯祐扬言借兵北国南征宋朝。当时宋国十二世皇帝宋光宗赵惇深居春华宫里，日夜与众嫔妃欢宴，沉缅酒色，不理朝政。执政大臣韩侂胄、尤袤、伊理（音译）三人把持三卿之位，与把持内宫大权的太监张松（音译）合谋串通，暗拉一帮人结成一伙，秘密策划，见光宗太子赵扩孱弱无能，将他拥立为帝，朝政大权落入此四人之手。他们胁逼众臣，推说先主年高无力理政，有碍国事，便举太子建王赵扩登基为帝，封先主光宗赵惇为太上皇，禁锢于春华宫里。光宗皇帝大惊失色，这才醒悟，无奈为时已晚，大势已去，只好仰天长叹，顿足于花荫之下，捶胸惆怅，取出传国之玺叫人送给太子建王赵扩。这时镇守外省的几位忠君之将已知变乱，共商除掉把持朝政的韩侂胄、尤袤、伊理和太监张松之计，开具一张无头告示，列举此四人之罪，其中写道：“韩侂胄等四人暗中勾结金夏两国和北面强敌勃特国废弃先主，夺其皇位，篡其大权。众人协力共灭四贼！”此事虽然未成，然而名声已经传出。那唐古特东南与宋国接壤，因此听到此讯便信以为真，连忙派人去打听，勃特国果然操练人马。于是唐古特国倾心异术的希都尔古汗与众大臣商议道：“我们唐古特国一向纳贡于北宋朝廷，过着安宁的日子，不料又出一个金朝廷，把宋朝廷赶到南方杭州城里占据中原，我们又不得不向他纳贡。如今北方沙漠里又出一个勃特国，其主铁木真，其臣毛浩来远近闻名，听说大宋朝廷暗地里也归附于他们了。据此看来，我国与他更近，他哪能轻易地放过我们？再说大凡有天文部的国家都说勃特国主铁木真出

生时正应了北斗星——紫微宫里射出一道光来，无不惧怕。因此趁这干旱的季节整修水路，早日派个使者送去一些礼物，以使大家安宁。”唐古特首席太师巴彦赛尔达瓦吉诺彦带众朝臣跪于地上说道：“我们众人真不如神主深谋远虑。”希都尔古汗便以太师巴彦赛尔达瓦吉的长子道尔敦为使，取本地特产丝绸彩缎、珠玉、宝石、金银铜铁备好一百个驮子交给他去勃特国。因此他此次出使，的确不是萨尔拉格人的主意。

且说勃特国军师毛浩来见了唐古特使臣道尔敦诺彦，问其来由，知其虚实之后，便将本国的实情一一告诉于他说道：“说南宋朝廷与我们暗中勾结，私下归附于我们，这的确是谎言。如今你误信谎言送来这许多礼品，如果贵臣主上闻知虚实，岂不后悔白白地丢了贵重的财物吗？因此，还是把礼品带回为好。以权势而论，我们的确无意用兵；而以睦邻而言，倒有许多话可说。是战是和还请贵臣自己定夺！”道尔敦诺彦沉思良久，见毛浩来出言谦和，举止平善，没有相逼之意。便暗自想道，相战不如相和，就随毛浩来到勃特国。他亲眼见到勃特国物产丰富，兵强马壮，庭院遍山，牛羊满圈，心里暗暗惊奇。第二天，毛浩来引道尔敦去拜见太祖。道尔敦见太祖三道大院坚固有序，缎帐毡棚华丽壮观，门上将士挺立，大旗威严，委实心里发怵。不一会，便来到太祖狮帐之前，跪拜于地。抬头一看，太祖火星般明亮的双眼盯着他，道尔敦吓得六神无主，浑身瘫软，他晃了晃身子，提了提精神，可是舌头发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哆哆嗦嗦地取出皇主的书信献于太祖。此时赛汗苏尔塔拉图连忙从旁接住，将蜡封的书皮启开，高声读了一遍，此书用北方通用的畏吾儿文写成。其文如下：

西唐古特区区小国的君主希都尔古我，
自从听闻勃特国圣主您的雄才大略，
便知您是一位洪福齐天的真龙天子，
因而早就拿定主意敬献贡礼诚心归附，

只因国事繁忙始终找不出拜见您的功夫。
如今您的美名传遍了南宋朝廷的国土，
您的威名传遍浪涛滚滚的南海。
今天您忠实的仆人想做圣主您的一只右手，
特意备下百驮礼物派使臣道尔敦送出。
等我病好就去拜见叩首向您归附，
大王笑纳送去的礼物我就心满意足，
在紧要关头我愿做您的右手为您辛苦。

太祖听罢微微一笑，便也吟咏道：

我是一个粗野的匹夫，
有什么可值得敬慕的地方？
既然不远千里来讲和好，
理应以贵客之礼好生相待。

太祖亲手赏赐一杯阿尔扎说道：

请把客人带去好生款待，
把我高兴和感谢的心情，
备细告诉给这位使臣。

太祖说罢，嘱咐军师毛浩来要给远国使臣还礼厚赏，举宴款待，让客人在上宾客舍留宿几日。

且说太祖手下掌管茶酒的随臣是雅布嘎，吩咐他替太祖本人好生接待唐古特的使臣。雅布嘎此人原是攻伐岱其古德时归降过来的。他是塔塔尔人，为人善于奉承，心底狡诈，当初被擒归降时，自己用刀砍伤肩膀，指天发誓，太祖虽厌其状，但见他举止果断，微微一笑，令众兵士把他散失的妻子蒙格隆高娃找来交给他。从此以后，太祖便把他留在身边掌管茶酒。今天雅布嘎奉太祖之命接待道尔敦，领他出去观看布尔罕嘎拉顿的山水、牧场、院落、行帐、客舍、军甲、战马、牧群和粮仓国库。一连看了几天，一日，窝格仑国母带众儿媳和小姐们趁天晴气爽的八月登上布尔罕嘎拉顿山祭奉山神，观看赛马、摔跤。雅布嘎看见一二十

辆马车络绎而来，连忙跪在路旁等候窝格仑国母和众国后所乘宝车走过。唐古特使臣道尔敦见雅布嘎下跪，自己也跟着跪在一旁。等了一会儿窝格仑国母的驼车和四位夫人乘的嵌宝红盖马车徐徐过来。道尔敦举目一看，太祖四位夫人、众弟媳和小姐们乘坐的嵌玉宝盖的车辆耀眼夺目，不一会儿，只见车队后面的虎鞭豹枪卫队走了过来，二人这才站起。

到了夜里，二人叙谈。唐古特使臣道尔敦对雅布嘎说道："看你们主公的模样，龙态凤姿，仪表非凡，强过我们主公一百倍。只有一样，他的夫人们没有一个象我主公的夫人那样面上发光。我们主公的首夫人古尔布勒金高娃皇后双颊生辉，夜里照透窗纸。"雅布嘎听了此言，笑着说道："世间的人都是血肉长的，哪有脸上发火光之理？谁信这话！"道尔敦听了，万分焦急地说道："我能无缘无故地撒谎叫人耻笑吗？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知道，咱们唐古特所有的人都知道此事。我们那里都住房屋，有的是亭台楼阁，古尔布勒金高娃夫人夜里住在哪个楼阁，那个楼阁的门窗糊纸便闪出奇异的火光，那火光与油灯的光不同。我们的那古尔布勒金高娃夫人是一位天仙，她的养父姓吴名叫章雅（音译）。他从杭爱山北黄河边的老林里看见一道红光，于是捡到了古尔布勒金高娃姑娘。她长到十来岁就跟着一位姓胡的白发老太婆，不到几年功夫便学会了变身的奇术。她的养母也是一位术士，懂得变幻之术。因此她便远近闻名。我主把她请到宫里，见她不凡，便留在宫里封为偏妃。不久，皇后得了暴病去世，这位古尔布勒金高娃进宫还不到一个月就作了正宫皇后。更使人惊奇的，是这位夫人夜里睡觉时红光四射，而旁边的人都发现不了，只有窗外的人才能看见。这一奇事，我们唐古特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她又常说她已经得了长生不老之术。我们唐古特人都说她是上界下凡的仙女。依我看来，她即令不是天仙，也一定是龙王公主，绝非平常之人。如果你们的主公遇上我们那位皇后，她一定配得上你们主公的神威龙姿！"雅布嘎听了惊叹不已。

史官尹湛纳希我写到这里，不由地想起几件往事。古代商朝到了中期，改国号为殷，殷朝最后一个皇帝名曰受辛，就是殷纣王。那殷纣王有个皇后，据说是个狐狸精，她有倾国之色，对此我有些迷惑不解。如今又听说唐古特希都尔古汗的皇后古尔布勒金高娃身发红光是位上界下凡的天仙，心中更加惊奇。呵呀，竟有这样傻的天仙！她既然下凡，本应去找与自己相配的太祖尽力扶持，共享清福，可她偏偏找上了那个希都尔古汗。或许这位天仙也象我粗鲁的台吉尹湛纳希一样，不阿富贵，专扶贫贱也未可知。说来可笑，大家都说古尔布勒金高娃夫人是个上界下凡的天仙，可是唐古特使臣道尔敦偏又说她是龙王公主，揣度其意，他兴许已知他们的皇后古尔布勒金高娃是个千年的水蛇精，故意这样讽刺她。再说这希都尔古汗真如其名，老实的出奇，才被蛇精迷惑，勉强操持国政。不才史官我原以为象古代商朝的苏妲己，刘康公的三美人，还有周幽王的褒姒，齐襄公的妹妹文姜，楚武王抢来的西妃韩宫少妃李姬，齐庄公之妻隋氏，吴国王之妻西子，隋炀帝之妃张、尹、肖（音译）三妃，唐朝的武则天和杨贵妃，宋朝初期的蔡世荣（音译）之妻杜文姬等绝代佳人，只能出在大汉帝国。可是这本蒙古史书中提到唐古特国里也出现了这样一位奇女，实在叫人惊讶。昔日杨贵妃翩翩起舞，身上的芬香顺着风势浸入歌手何戡的帽子，从此香味缭绕不散。据此看来，那位古尔布勒金高娃夫人也许还有一手绝妙的奇术！

且说第二天唐古特使臣道尔敦领了太祖赏赐的厚礼，叩谢太祖启程回国。此事不说。单说雅布嘎向太祖回话后，随从太祖出去狩猎，身背太祖饮茶用的金壶。一天，得心应手猎取了五只老虎、九只豹子、几百只山麂黄羊，因此，猎营里大张庆贺之宴。太祖飞马射死两只老虎，异常欢喜。到了深夜，众将散去，太祖仍无有睡意，与随身大臣饮茶叙谈家常。雅布嘎一面献茶，一面趁太祖欢喜之际，向太祖奏报闲事，越谈越远，便把唐古特使臣道尔敦的前话告知太祖。又面谀太祖，得点脸面，便说道："贵

天子主公何时出兵攻取唐古特，娶来那位绝代美人古尔布勒金高娃……”话还没有说完，太祖把脸一沉，厉声喝道：“看你这嘴不烂的家伙，尽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都是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小人恶言挑拨一向未有败德的君王诺彦，从今以后不要叫他呆在我的身边。马上把他带去派到别处，不要让他走进我的用膳帐里！”说罢，叫蒙格利克大臣领去交给猎队大将布古尔吉。这时陶尔根希拉、毛浩来听太祖如此发落，心中欢喜，忙领众大臣跪在狩猎大营里，以手加额，欣然奏道：

出身皇族的主公，
您是如此果断英明，
驱赶口出秽语的雅布嘎，
惩戒那所有的恶人。
甜言蜜语听起来顺耳，
但到头来贻害无穷。
主公您洞察这一至理，
这是我们臣仆的幸运。

二人说罢，叩拜于地。从此以后，虽有阿谀奉承之徒，但见雅布嘎的下场，不敢再施小计以取太祖的欢心。

却说唐古特使臣道尔敦诺彦返回国都晋见皇上奏报前事，希都尔古汗大为懊悔，说道：“都怪我自己粗心大意。道尔敦你走后，国舅吴章雅告诉我，勃特国主与宋朝廷大臣暗中勾结夺我天下的说法纯属谎言。只可惜一百驮礼物白白地喂了北方的牲口。我也想过，一个小小的勃特国岂敢触犯大汉帝国呢！要不是古尔布勒金皇后提醒我，我这个糊涂人至今还会以为是真的！”道尔敦诺彦见他这样沉默不言，大为败兴，出宫回家，对心腹之友说道：“我看勃特国主仪表不俗，面有异光，明明是个真龙天子，谁看了都害怕，十丈以外威光逼人。唉，只可惜我们的皇上有失算计，丢掉了有利的时机！”

且不说勃特和唐古特两国。单说那扎利图罕深知勃特国不会

轻易把他放过，派使臣扎木哈往说各国。一天，扎木哈回来，报知所去国家各派两千人马，合起来共有几万人马跟来。扎利图罕又下定决心跟唐古特国希都尔古汗借支援军，派扎木哈为使去唐古特国与希都尔古汗和众大臣商策。这时太师巴彦赛尔达瓦吉诺彦和他的儿子道尔敦诺彦等人连忙劝道："皇上察鉴，我们已破万两重资结好勃特国主铁木真，依我等之见，如今我们若同不知自量的萨尔拉格人相交，结仇于勃特国似乎不妥。看那勃特国主铁木真的仪表大有天子之风。他的兵士强得无敌，他们一个兵士的军饷，足够他国十个兵士花消。因此，他们的兵士一到战场便奋不顾生。再加上勃特国主平时注意论功行赏，待众兵士就象对待手足同胞一样关心。一旦有过，他象管教自己亲生儿女那样耐心指点。将来他一定会独占北国，我等叩请皇上仍以原定长远之计行事为好。何必自找麻烦，惊动国人！皇上难道没有看出这位萨尔拉格使臣出言不逊？听他口气，实在叫人担心。他无论如何抵不过勃特人。那勃特国的军师毛浩来是一位智勇双全，神机妙算的人。那勃特国不是轻易叫人打败的。皇主只替与我无干的萨尔拉格人着想，而与相交和好的勃特人翻脸有何益处呢！"希都尔古汗听了这一席话，低首不语，回到内宫。萨尔拉格使臣扎木哈听了父子二人刚才所言，连忙投到古尔布勒金高娃夫人的养父吴章雅之门，施以小惠，给他两幅白色獭皮。吴章雅欣然收下，暗地里告诉他的义女古尔布勒金高娃。古尔布勒金高娃原是一个蛇精，专意来倾覆唐古特社稷。因此眉毛一皱计上心来。不知其计如何，待史官我下章分解。

猎营惩罚一个阿谀之徒，
断了所有奉承者的行径；
只因生杀之法如此严明，
才把天下之权掌握在手中。

第十九章

扎利图罕纠集九国之兵攻伐宝尔吉格德
圣主太祖精选五虎上将智取萨尔拉格国

宋光宗绍熙五年，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岁，是年太祖三十三岁。

雄主能臣是立国之宝，
严法明赏是治军之威，
忠帅勇将是克敌之本，
利剑强弓是量力之基。

且说唐古特的希都尔古汗回到内宫，两天盛宴闷闷不乐。蛇精古尔布勒金高娃夫人早已受了贿赂暗中商定，便趁欢宴之际，手捧酒盘，说道："龙体如玉的皇帝在上、您从前日面带愁容，心中不悦，好象朝廷出了什么事情一般。皇上告我，因何如此？"希都尔古汗连忙抱住贤慧俊俏的古尔布勒金高娃夫人，让她坐在自己穿着黄色蟒缎的膝盖上，把萨尔拉格国的前事和勃特国的原由一一告诉她，然后进退两难地说道："想拒绝萨尔拉格国请兵的要求，可萨尔拉格国已经从其他八国借得几万人马，它一旦打败了勃特国接着就来攻我们，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因此心中烦闷；想给萨尔拉格一支援兵，又听说勃特国远比萨尔拉格国强大，说萨尔拉格人无论如何打不过勃特人。假若真的如此，勃特人果真打赢了，就要怪我们不守信约，会联合他国，决不宽容，

兴兵伐我。因此，我两头畏难，不知如何决断。据道尔敦所言，那勃特国主铁木真又是神威赫然的真龙天子。你说，此事如何是好？”那贤慧俏丽的古尔布勒金高娃夫人坐在扎利图罕的膝盖上听了他这一席话，不禁噗嗤一笑，用夜莺般的歌喉娇声娇气说道：“仁慈的大皇帝呀，您上了小人的圈套！”希都尔古汗忙问其由，古尔布勒金夫人说道：“我的皇上，您真是老实到家了。那道尔敦把咱们的重礼送给勃特国，用皇上的东西博得了勃特国的面子，领了勃特国赏赐的厚礼，他又从勃特国那里牵来两对良马给了他父亲巴彦萨尔达瓦吉，据此可知，他们父子二人卖国求荣投靠勃特国以取富贵。皇上如若不信，叫人取来勃特国赏给道尔敦的重礼看一看，他如果没有捣鬼，因何不把所得财物一一详告皇上呢？再者，前些日子有人传说勃特国主暗中与南宋朝廷勾结，这也是他们父子二人造的谣言。照他们说来，勃特国既然那么厉害，因何至今还没有征服与他接壤的赫利特、乃蛮这些国家呢？按说咱们的国家比起赫利特和乃蛮等国来不是要大一二十倍吗？有啥惧怕勃特国的地方！巴彦萨尔达瓦吉、道尔敦父子二人说勃特国主简直成了真龙天子，这有何凭据呢？由此便知，他们父子二人怀有二心！”希都尔古汗听了夫人之言，好似醉后猛醒，连忙答应拨给萨尔拉格国两千精兵，置酒款待扎木哈。扎木哈大喜，叩谢希都尔古汗，连忙离开唐古特京城都尔莫海巴拉嘎苏回到萨尔拉格国奏报借兵之事，藉以表功。且说巴彦萨尔达瓦吉父子二人听闻此事有变，便对同僚心腹说道：

姓吴的汉人得势了，
话巧的古尔布勒金弄权了，
心诚的皇帝上当了，
天大的灾难扎根了。

却说萨尔拉格国的扎利图罕盘算起来，本国五部的人马加上外面九国的援兵计有六万九千七百多名，因此他决意凑够十万人马。苦思冥想，忽然又生一计，心里不由地高兴。正在想着如何

出兵，突然赫利特国的扎木哈走了进来，挨进耳边如此这般地嘀咕了几句，扎利图罕就下令明年春天出兵。

这时勃特国细作早已探知汇报太祖，太祖重赏众细作，令他们再去探视消息，然后与众大臣商议对策。太祖向陶尔根希拉，军师毛浩来传令，叫他们指定给太祖四个儿子、众侄子、众大臣和众亲属之子教授典章和兵法的先生，报知他本人。因此二人与众大臣商定：封太祖近族、金国长城以外镇守归化城的主帅赛音布和罕的次子、勃特国西南边界守将占布拉为典章先生。因占布拉常去汉人所居的内地，精通好几种文字，会说好几国语言，尤其对金国和宋国的汉文学得精熟，汉、藏、回、畏吾儿等四种文字都学到家了。因此派人把他召回，让赛汗苏尔塔拉图做他的辅手，给幼主们教授典章，做他们的先生。因太祖族人陶克敦固巴特尔辈分较大，又武术高超，精通十八般武艺，他的儿子安敦卿虽然年幼体微，但是勇谋双全；再有苏布格岱巴特尔也是武艺出众。就派他二人给众幼主作伴，教他们武艺；派太祖三弟哈布图哈斯尔给众幼主教射箭之术；派太祖二弟布呼比勒古岱教众幼主拼杀之功。又将众亲属众大臣子弟可学文武之术者名单开具如下：

主公四子：珠奇、察汗台、窝阔台、拖雷，主公弟弟比勒古岱、哈斯尔二人的长子雅苏布巴、托柱；主公妹夫宝图的长子、主公外甥南斯尔；主公宗室女婿扎勒玛的长子吉布和其其格；主公岳丈家人阿吉尼莫尔根的长子宝鲁德；主公内弟胡达尔嘎巴特尔的长子昭尔格图；国舅利德尔斯钦、乌尔鲁克诺彦二人的侄子陶克陶呼布和、瓦其尔布和；主公族弟占布拉的长子阿海。除主公亲属子弟外，还将十三位功臣和九卿子弟名单一并开具如下：首臣陶尔根希拉的幼子其木拜、军师毛浩来的长子宝鲁和幼子苏尔图、大将楚鲁的长子瓦其尔、和次子阿拉玛斯、大将布古尔吉的长子乌楞查尔比和次子阿利雅、大将布古拉尔的长子布都朗和次子敖古台、蒙格

利克的长子阿鲁哈和次子苏和；还有蒙格利克的弟弟芒格图之子唐古德、朝莫尔更的长子浩宝力和次子绍宝力、希热呼图克的长子安达和幼子苏布迪、扎布的长子哈图特木尔和次子都拉嘎特木尔、钦达嘎斯钦的长子瓦伊金和次子阿来金、胡达嘎那布和的长子胡德尔布斯和次子胡勒尔布斯、哈尔海如的长子乌都和次子曹都、胡尔查拜利的长子宝古苏卦和次子阿拉格陶古拉、温都尔斯钦之妻的一胎三子，即：长子宝力格图巴尔斯、二子希里格图巴尔斯、三子腾和勒图巴尔斯、乌能图如的独生子道尔吉、乌优图斯钦的独生子尤勒英玛斯、乌云格瓦的长子温吉盖和次子松吉盖、苏布格岱巴特尔的兄弟拉希扬、海鲁更巴特尔的兄弟敦堆策尔比、军师毛浩来的幼弟宝高。

这三十六员小将从小一块儿长大，将他们一并列入攻习文武的名单之中呈报太祖，太祖一一允准。

那年无事没有出兵，内则叫众子弟攻习文武之术，野外修筑庭院酿制味美的阿尔扎、胡尔扎①，上至众大臣下至举国军民欢聚一起举宴畅饮；外则操练人马，演以拼杀之功，教以养蓄之本，重赏有勇之将，息兵士养战马，人人尽职，个个努力，提防萨尔拉格人犯界。光阴似箭，秋去冬来，很快又过了一年。

且说本章甲寅年到此结束，乙卯年由此开始。这年太祖三十四岁。去年六月南宋先主赵惇光宗皇帝逝世，其子赵扩不举孝发葬，连忙登基，把年号改为庆元元年。这赵扩便是宋朝十三世皇帝宁宗。朱子在《纲目》第十八卷第二章第十一、十二页上详细提到赵扩不尽孝义，令人可笑的是，又写了先主夫人皇太后出来救难一事。那年正是金国六世主章宗完颜璟明昌六年。那完颜璟将年号改为明昌过了六年，又改为承安过了五年，后来又改为泰和过了八年。三易年号，称帝一十九年。当时刚到明昌六年。明

① 阿尔扎，胡尔扎，前者是一次回锅奶酒，后者是二次回锅奶酒。——译者注。

年才是承安六年。不把三易年号的根由交代清楚，看官无以知晓，恐以为年号改了皇帝也换了新人。有时一个皇帝几次更易年号，有的皇帝始终只用一个年号。大凡说来，当朝皇帝更易年号，常常是因为年景不佳或是战乱不断。正如乡人一遇到天灾人祸，大家便商定不管什么时候就拜天过年，以为只要过了那一年，灾祸也就随之度过了。大凡国势衰微者就学老妇之流，全失常态，惊慌不已，因此并非好事。宋朝《纲目》记载，是年三月初一日蚀。朱子在《纲目》第十八卷第二册第二十三页前一部分的末尾提到宋宁宗皇帝失德废孝，废弃义礼，起用奸臣韩侂胄，致使日蚀，并非是北国人闹事的征候。这也是迂腐之论。如此说来，那古代尧、舜、禹、汤等圣王时代就没有日月亏蚀的事吗？日月亏蚀乃是由万物之气形成的一种浊气，也象日月一样行于太空之中。藏经中称此种浊气为“罗睺”①。日月运行被罗睺遮光便是日月亏蚀。宇宙天地宽广无比，一个小小的宋宁宗皇帝失德，哪能发生日月亏蚀的现象呢？偌大天下有无数比宋宁宗大的皇上。若说一个皇帝失德日月都要亏蚀一次以示惩戒，那么只一个太阳究竟替哪一个皇帝去亏蚀呢？由此可知，这般迂腐之论毫无可信之处。日者乃是阳气聚集之妙，月者乃是阴气聚集之妙，它的亏蚀也象日月一样行于太空，然而没有光芒。这一层道理，咱们中国人并不知晓。大清朝康熙皇帝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年代，西洋回回国南怀仁测知日月亏蚀的时间。它们哪里是替人去亏蚀！分明是一团聚集的浊气与日月同游，四面八方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出现。如果有人想知道日月亏蚀的细由，就去翻一翻我那《希都尔古巴图浩热》的《凌云谱》（音译）一书。

这时金朝又发生了一起事与勃特国有瓜葛。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太祖的冤家对头塔塔尔部落首领莫格金色格尔、莫格金斯古勒兄弟二人，哥哥莫格金色格尔被杀，弟弟莫格金斯古勒逃走，潜入金国易姓改名，将从哥哥那里分得的财物拿出来上下贿赂买

① 即天狗的意思。

通金国掌管内事的参知政事胥持国，投其门下，待机向勃特国报仇雪恨。这时金朝国主完颜璟被一个姓李的偏妃所惑，整日沉迷于酒色之中。那胥持国为人奸诈多谋，施以贿赂买通李妃手下太监，暗中与李妃勾结，深得其心，便巧用机关把持朝政。那完颜璟只贪酒色，偏听李妃之言，提举胥持国叫他掌管朝廷内事。于是胥持国手下心腹之人一一得到重用，均被安插到朝廷担负重任，从此背弃国法，乱卖官职。此事被金朝皇族人忠臣平章政事完颜守贞察觉。完颜守贞奏告皇帝。李妃得知此讯，力保胥持国，因此胥持国更是有恃无恐。完颜守贞料知社稷之亡已在旦夕，暗自长叹一声，便于当年十一月辞职还乡。从此胥持国更掌重权，一切军机重事也一并归他所管。莫格金斯古勒见时机已到佯称引兵巡视边事，偷犯勃特国界，任意抢掠，横冲直闯。正好碰上大将楚鲁带兵巡查边界，被他大杀一阵，几乎丧命，慌忙逃回金国。大将楚鲁吩咐边将好生镇守国界，便满载而归，只见国内军令号箭雪片似地飞来。

原来萨尔拉格国的扎利图罕一到春天，就亲自出马奔走各地，将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庶民百姓都征来从军，又亲往西北部陶克玛克国叩见蒙格勒汗借得两万人马，又叫赫利特的扎木哈回去跟新王伊拉固再借来五千人马。萨尔拉格共调集十二万四千六百余人，扎利图罕看了大喜，暗想这次出兵必破勃特人，便派人去勃特国约定两军拼杀日期。这时功臣巴音的儿子十三岁的幼臣出班说道：“不可轻易侵犯勃特国。天地之气聚于勃特国，战则不利！”扎利图罕喝道：“你是一个无知的孩童，不用你多嘴！你一个小崽，真不知自量！”说罢便向勃特国派了使臣。

那使臣很快到了勃特国，下了战书。太祖传令进见，让他手捧战书。那战书上写道：

萨尔拉格国扎利图苏勒德罕手令：送勃特国主铁木真小子，如今我向你这个从不自量的铁木真问罪如下：近二十年来铁木真你依仗兵势欺凌和迫降忠厚老实的大小部落无计其

数，因此我正要兴问罪之师以报众仇。谁料铁木真你竟胆大包天，公然拦路行劫杀我客商，抢走金银财宝不算，你竟敢把所杀人头和手脚给我送来，真是暴逆无道。据此看来，铁木真你就是我们北国人的头号对头。因此本皇统领各国二十万大军前来讨你，血洗北方，除去众患。铁木真你要真是也速该巴特尔的儿子，你就给我说清楚何时把你的小脑袋送来受砍，别象小鸟一样心惊胆战，缩回脑袋钻在洞里。

太祖看完，面有怒色。毛浩来连忙清嗓示意。太祖一看毛浩来背过脸去向隅而立，心领神会，压住怒气，和蔼地说道："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这与给人跑腿的使臣有何干系！要好生犒赏这位来使。几天以内给他回话！"毛浩来听了大喜，便领萨尔拉格国的使臣出去设宴款待他。到了夜里，毛浩来带扎勒玛、胡达嘎那布和二人去见太祖。不知他们说了一些什么，只听见要与萨尔拉格国罢战相和等语。连夜装了一千驼驮的厚礼，次日写了一封向萨尔拉格国扎利图罕认罪求和的书札交给扎勒玛、胡达嘎那布和二人，并派一百名军健牵着驼驮，叫他们跟萨尔拉格使臣一起出发。又吩咐钦达嘎斯钦、雅布嘎二人告知唐古特国希都尔古汗从近处派兵接应。毛浩来、布古尔吉二人到都胡楞河边整点人马，然后请太祖亲自检点。太祖来到兵马大营，登上高岗，坐在狮皮帐里举目一看，练兵场上扎下九个军帐，各队人马整队排立，如同大海的波涛一般。等众大臣向太祖拜礼以后，忽然军师帐前号声大震，帅旗挥动，只见各队人马顿时鸦雀无声，好似夏风吹来的阵雨顿时停住一般。这时军师帐里传下一副十五根弦的大弓和一对百斤重的大刀置于练兵场正中的高岗上，向各队兵马千人之长传命道："这十五根弦的大弓谁能拉动一点，赏他五两白银，五匹白布，晋爵一级；谁能拉满弓弦赏他二十两白银，二十匹白布，晋爵二级；谁能把铁箭搭于弓上将它射出，赏他五十两白银，十匹彩缎，晋爵三级；如果有人拉动大弓朝那五百步以外的鹿皮大碗射去连中三箭，便赏他一百两白银，十匹锦缎，主

公亲手赏酒，封他与四员大将，六位大臣同列的爵位，提举他作左右两翼将军，充任两路先锋；谁若双手提动这两把大刀便晋一级；谁能双手提起左右挥动便晋两级；谁能提起双刀象使平常的大刀一样运用自如，便晋三级；如有人双手挺刀象平常一样跨上战马来回砍杀，便进晋四级，封为上职，叫他充当偏将。这次比武，除主公四弟、四子、四员大将、六部九卿免试以外，其余大小文武百官各路将士以及平民百姓直到人臣奴仆，下等汉人都可出场比试。只要尽忠主公，人人都可献艺；只要奋勇作战，人人都可出力。引举能人，选拔才士以辅主公，任何人不得瞒才。各部落首领头人如有欺瞒下民不使出场比试者，一经查出，定以主公明法论罪，斩首示众。虽则身力不佳也可出场比试，如有人隐瞒有才之士不让表现，定问其罪！”号令一毕，场上各队将士齐声欢呼，喊声如雷，震天撼地。陶尔根希拉、布古尔吉二人立在双刀大弓两旁，大案上摆着偏将盔甲衣冠，腰带战靴，锦缎彩绸，大块元宝，上色布匹等，赏品堆积如山，光彩夺目。太祖中央大帐东面又立一处大帐，好让夺下首功之将立于其中；靠太祖大帐西面又立一处帐篷，让主公四弟、四将，四个幼主立于其中。

且说分拨停妥以后，从军师大帐前炮声一响，鼓声四起。这时各队阵前鼓声齐响，只见西面蓝旗队里奔出一员小将，身高腰细，乘坐灰马，手执钢矛。这位小将飞马出阵跑到场中，踢镫下马，把缰绳掖在腰带上，长矛挎在背后，大步走上前去，从地上拿起大弓，将铁箭搭在弓上，向五百步开外的鹿皮大碗连发三箭，箭箭射中。这时毛浩来亲手擂动军师帐前的大鼓。那员小将连忙放下大弓，抄起那两把大刀抡了一阵，然后将一把大刀夹于腋下，翻身上马来回急驰，使刀如常。这时帅旗下面双鼓齐擂。各队鼓乐也一齐鸣响。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二人连忙向太祖大帐一望，只见帐前挥动红缎狮旗，传下封将之号。二人忙取赏品盔甲走下军帐，将赏银彩缎交与那员小将，给他戴上礼冠，二人扶他

到主公帐前，跪于虎皮垫上。众人定睛一看，原来是居勒亨部落的珠勒格岱。太祖大喜，朗声说道："除我四员大将以外，居然还有这等好汉，这乃是天父关照我铁木真！"说罢，问那小将多大年龄。那小将回说方才一十六岁。太祖听了，喜不自禁，给他取名唤作珠勒格岱巴特尔，又赏给他虎尾大旗，虎皮身甲，虎皮褥垫，然后亲手斟上阿尔扎连赏三杯。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二人等那小将施礼谢恩以后，将他领去站立在东侧偏将军帐之中。这时东面绿旗下又有一员小将跃马奔出。这员小将身高肩阔，面黑有如锅底，两眼突出犹如蛋壳，耳根上面长满黄毛，嘴唇通红好似滴血，年龄不到二十，头戴黑色铁盔，身着黑色铁甲，骑一匹黑马，手抡牛头大小的双锤，旋风似地跑来，从马鞍右侧跳下地，把铁锤插在背后，拾起大弓将铁箭搭在弓上，身挽手扳，弓响箭发，嗖地射去，透过鹿皮大碗。连发三箭，无一不中，飞箭落于鹿皮大碗以外百步之遥。接着军师帐前鼓声擂动。只见那员小将连忙翻身，单手拾起双刀，跃身跨马，绕场耍动，好似玩耍木刀一般。此时，军师擂起双鼓。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二人连忙走下赏台，照例行赏，给他穿上盔甲，引至太祖帐前，跪于虎皮垫上。太祖一看，原来是苏尼特部落的海鲁更巴特尔，心中大喜，满口夸奖道："真没想到这孩子这么出色，不愧是天下独占鳌头的英雄！"说罢，赏给他虎尾大旗，虎皮身甲，虎皮褥垫。亲手赐酒之后，叫人引他去东侧军帐跟珠勒格岱并肩站立。此时又响起炮声，擂起大鼓。只见西面白旗队里又奔出一员小将。众人一看，这员小将身高九尺，腰阔三拃，脸如白鹅，面似虎头，胸如豹子，胯如熊罴，眼如星辰，眉如卧蚕，真是仪表不凡，好似天神一般威光映照，年龄不过十七、八岁，身穿银甲玉盔，胸挂嵌宝铜镜，手执狼牙铁棒，乘骑雪白骏马，腰挎铁球，背系鹿角。众人一眼认出，这员小将不是别人，正是女真国的苏布格岱巴特尔。当时苏布格岱巴特尔拍马奔出，翻身从马背上跳下地来，把狼牙棒挎在腰间，拾起大弓把长箭搭在弦上，左手推弓，右手拉

弦，那十五根弦的大弓，顿时变得圆月一般，将十六支拳头长的铁箭一直拉到箭头顶端，一连发了三箭，箭箭穿透那鹿皮大碗正中的红日。这时，全场喝采，喊声震落了军帐上的尘埃。军师毛浩来亲擂大鼓，军乐齐鸣。苏布格岱巴特尔拾起双刀，一把口里衔上，另一把拿在右手，急忙翻身从马的后臀跳上马鞍，左手取下狼牙铁棒，轮换使动三个兵器，上上下下同时飞舞，双手替换，好似玩耍飞球一般上下翻滚，绕场一周。太祖见他如此，也失声喝采。陶尔根希拉连忙下帐照例行赏，给他穿甲之后领至太祖帐前。这时十万人马一齐喝采，鸣乐三起，锣鼓喧天，号声震耳，炮声大作，喊声如雷，好似海浪翻滚，万马奔腾。太祖手拍膝盖夸奖说道："如今我的手下有这般英雄好汉，还愁什么平定不了世界！"说罢便赐给苏布格岱"苏热海巴特尔"①的称号，赏给他虎尾大旗，虎皮战袍，虎皮褥垫，又亲手赏赐一杯美酒，取下手上带的金扳指儿带在苏布格岱手上，然后启开金口祝福说道：

你抡动大山重的双刀，
就象平常一样轻松。
你拉开十五弦的大弓，
三箭把鹿皮大碗射中。
太平时期你是人杰，
讨伐金国你有缘分。
象支配手上的金扳指儿，
去把遥远的汉国讨平。

只因太祖这样祝福，后来勃特国举兵攻破金朝国都汴梁城，消灭金朝最后一个皇帝哀宗完颜守绪时，就是苏布格岱巴特尔充当主帅的。后事为证。且说苏布格岱巴特尔叩首谢恩，便去立于新选的偏将帐里。接着又炮响鼓鸣，西面列队的太祖族人红旗挥动，又奔出一员猛将。众人一看，原来是给众幼主教练武艺的，

① 苏热海巴特尔，意即威严的英雄。——译者注。

太祖亲族陶克敦固巴特尔，年近三十，身高九尺，脸如红枣，眉如卧蚕，眼明如北斗，脸圆如满月，三缕髯须长过腰带，两耳垂肩，胸阔肩宽，腰粗体胖，身着红缎盔甲，乘骑枣红良马，背插射球的钢弦神弓，手抡偃月大刀。他碎步出场翻身下马，拾起粗弓长箭，又跳上战马连打三鞭，飞跑如箭，从侧面射了一箭正中下面红日；又急转马头正面跑去射出第二箭，穿透正中的红日；战马不停，龙腾虎跃，跑至跟前又冲回过来，跑到五百步以外的军旗下面，突然转身射出第三箭，叭的一声射穿上面的红日。这时军师大帐里擂动双鼓，全场呐喊，齐声喝采，军乐四起。太祖也看出神来，离座站起，赞不绝口。真是人欢马跃，震天撼地。这时陶克敦固巴特尔从马上摔掉大弓，取下臂后的偃月大刀，直奔前来，用刀尖一挑，只见一把大刀腾空而起，他左手接住，衔在口里；又挑起另一把大刀，右手接住，扬起一股红尘向前急驰。众人一看陶克敦固巴特尔同时轮耍三把大刀，左右轮换一上一下，前后翻滚，绕场三周，好似火龙映照铁鳞一般。这时众军看得眼花缭乱，人人手舞足蹈，一片欢呼。军师毛浩来也喜不自禁，连忙挥动乐旗将陶克敦固巴特尔迎至太祖帐前。太祖连忙起身施礼，笑着夸道："我的族亲里面还有象你这样天神般的奇才，真是天父叫他下凡，辅助我铁木真一臂之力！"说罢赏给他虎尾大旗，虎皮战袍，虎皮褥垫，赐给他"无敌英雄"的称号，用自己的金碗斟满阿尔扎、胡尔扎，亲手赐他喝了三碗，然后取下自己身上带的嵌有俄罗斯五色珍珠的金柄宝剑给他带在身上，祝福赞颂道：

> 你是腾格里克族无敌的巴特尔，
> 你是阿拉坦族无比的巴特尔，
> 你是宝尔吉格德人有福的巴特尔，
> 你是查干雅苏坦人至高无上的巴特尔。

太祖说罢便封陶克敦固巴特尔为全王族之长，叫他立于东侧军帐。且说练兵场上几次擂鼓，不见太祖族亲和众大臣里再有人出场。

毛浩来无奈，令左右收起红旗，挥动蓝旗，擂动大鼓，又令众军士出场比试。众军士纷纷出场，有的只拉动大弓，有的只把弦拉到箭头顶端，有的能将箭射出，有的也能射到鹿皮大碗近处，力气大的也能射过鹿皮大碗。至于两把大刀，有的刚刚抬动，有的只能耍几下，力气大的也能来回挥动，有的也会抡开双刀，有的会这一样不会那一样。只要会耍一样，就令鸣乐擂鼓。比试当中，虽然未出奇才，但得一二三等赏者为数也不少，比试三日，轮次行赏。到了第三日，擂鼓三响，催促众军士出场。但毫无动静，不见一人出场。毛浩来刚要鸣放收场的号炮，忽然奔出一个兵卒，身穿褪色的皮甲铁盔，他从地上拾起大弓铁箭，拉满弓弦，一气发出十五支箭，射中八箭。众人惊诧，举目一看，那人面如紫铜，满脸疙瘩好似生疤的松皮，好不难看。别说北国人长的不好，但如此丑陋之人实在并不多见，左右两腮各有一个青痣，痣上长着一拃长的红毛，好似一根钉子，两颗白眼珠上下滚动，乍一看犹如一个猩猩叫人望而生畏。这时军师毛浩来见普通兵士中也竟有如此了得的英雄好汉，不禁心里大喜，连忙下令奏乐，自己也跃身而起，手举木槌擂动大鼓，其声如雷。那好汉见此情景，喜出望外，连忙拾起自己用的百斤大刀和那两把百斤大刀，一齐夹在右腋下面，一个飞步跳上战马，可惜他骑的那匹马是一般兵士骑的小马，哪能经得住连人加上大刀四五百斤的重量，刚跳上鞍座，咔喳一声折断了那马的脊梁骨，嗵地摔在地上。军师毛浩来见了又惊又喜，连忙下帐，把自己平时乘骑的铁青白额海青马牵来，让那位好汉骑上。那好汉大喜，叩谢毛浩来，然后跳上马鞍奔入练兵场中，把三把大刀的刀背并在一起，用一只手上下耍动，时而左右挥舞，时而夹在腋下。又见倏地将一把大刀衔在嘴里，把另一把大刀夹在手指中间，左右耍动挥上挥下，百般变化，好似耍弄纸糊的大刀一般轻松。上至太祖下至众兵士见了连声喝采，喊声震天。这时那好汉越发起劲，象旋风火轮一般滚动开来，加上又得了一匹好马，就象如虎添翼，乐得合

不上嘴。要了一阵后，又把右面的三把大刀夹在左腋下面，飞至帐前躬身施礼。然后回马奔去，从地上拣起自己死了的那匹马尸，连马尸带鞍辔一起夹在右腋下面，口里说道："我同艰辛的唯一的骏马，我共患难的大走的骏马，如今功成叫你死去，如今得志把你伤害！"他一边说着一边跑到练兵场附近的沙滩把死马尸体放置在高岗上，然后甩镫下马，从那死马上解下鞍缰，磕了三个头返身回来。毛浩来、陶尔根希拉和其他三员大将一起迎住，给他穿上袍甲，引他到狮皮帐前拜见太祖。太祖甚喜，忙问其名，那好汉回话道："我是芒努德部落的惠拉德尔！"太祖说道："我手下闲军中竟有如此好汉，真是天父暗助我铁木真成就大业！"说罢以手加额向天祈祷，然后赏给惠拉德尔一面虎尾大旗，一件虎皮战袍，一条虎皮褥垫，赐他"神武巴特尔"的称号，将他封为先锋，让他立于新选四员虎将的下手。这时军师毛浩来突然跪于地上，口称领罪。不知因何如此，请看下章分说。

第二十章

众前明法毛浩来背缚双手
为国捐躯扎勒玛自我砍肩

宋宁宗庆元元年，金章宗明昌六年，是年太祖三十四岁，仍为乙卯岁。

圣祖不虐亲族众人惊讶，
军师众前自缚令人钦敬；
细察为国砍肩的扎勒玛，
必是仙人下凡辅佐国政。

却说军师毛浩来看见众兵士中竟有芒努德的惠拉德尔先锋这样的人材，不禁大喜，亲自引至帐前行赏封职以后，跪于太祖案前，叩首奏道："奴才托主之福身居全军军师之职，然而看不出手下尚有如此奇才长期埋没于闲军之中，此乃奴才粗心之过，望明主问罪严惩，这样以后，众大臣不会再隐贤瞒才！"太祖听了毛浩来请罪说的这话，微微一笑，夸奖道："军师不正是怕人材被埋没才举行今天的比试吗？哪里还谈得上治罪！"毛浩来奏道："按军师之法，本应象察看自己的孩儿一样去日夜细察众兵士，可是众兵士中有如此超人之才，竟然没有早日发现加以重用，这正是小人粗心之过。奴才诚心服罪，按法科罪，承担比试最后一天大宴的花消，以儆众人，望主依准。"太祖闻言，又惊又喜，起身说道：

指责别人先科罚自身，
颁布政令先想到困难。
这是贤者治理众人之法，
今天就依你的心意去办。

毛浩来听了太祖所言，叩首谢恩，自己承担比试选将最后一天宴席的一切花消。举国上下酒肉似海，盛宴欢庆。在为期三天的比试当中发现了五位巴特尔，六百余人考中第一，一千四百余人考中第二，按次行赏编为三队，封新选的五位巴特尔为五虎上将，将原来的三路人马并为一路，命为八千钢士。众闲军也都嘉令行赏，以庆贺众虎将任职之喜。

且说杀牲祭旗，犒赏百姓以后，太祖传令于春末三十日亲赴萨尔拉格国与之讲和。又令精选五万人马以备远路出征。这时勃特国派往唐古特国的使臣钦达嘎斯钦、雅布嘎二人，行至查干唐古特①的国都都尔莫海巴拉嘎苏径直来到传事衙门说明来意。这时正值初春时节，希都尔古汗观赏春景来到城外胡鲁斯图诺尔②的苑林行宫之中，与古尔布勒金高娃夫人对坐畅饮，喝得烂醉，同车而归。希都尔古汗忽闻勃特国使臣已到大吃一惊，心中不悦。古尔布勒金高娃夫人见他如此，冷笑一声说道："我说的不差吧？你尽说讲和讲和，人家已经都逼你来了，你只管说两家和睦，人家却想把你一口吞掉，谁要同百兽之王阿尔斯朗③和北国君主铁木真交往，谁就被他活活吃掉？"希都尔古汗听了夫人之言，正中下怀，更兼喝醉了酒，便直奔大殿，摇摇晃晃地坐在朝廷公案上，喝命左右传进勃特国来使。希都尔古汗接过钦达嘎斯钦、雅布嘎二人带来的封书读了一遍，说道：

你们的国主铁木真，
并非是所有国家的皇上。

① 查干唐古特，即白唐古特的意思。——译者注。
② 诺尔，指湖泊。——译者注。
③ 阿尔斯朗，狮子的意思。——译者注。

我是一个堂堂大国的君王，
就如同他治下的手足一样。
一个百兽之王阿尔斯朗，
一个北国之主铁木真，
量他有几个挚友亲朋，
叫他给我乖乖地把嘴闭紧。

希都尔古汗说完，气呼呼地站起来要回内宫。钦达嘎斯钦见他这样怒发冲冠，便正色喊道：

希都尔古你真不是个东西，
反复无常活象个无耻女人。
你不是说要当脚上的泥巴，
为何今天醉酒就不算数！
如果你是你父亲的孝子，
就当着大家的面把我杀掉。
希都尔古你睁眼等着瞧吧，
你那一线之命能不能保住。

当天朝上双方闹翻。满朝文武好言相劝。这时雅布嘎象傻子一样强拉着钦达嘎斯钦出殿，急忙回来将前事奏报太祖。太祖听完，勃然大怒。又听说他们出兵援助萨尔拉格国，更是火上加油，太祖切齿痛恨，发誓说道：

不把可恶的唐古特除掉，
铁木真我发誓死不瞑目。
我死了还有我的子孙，
我永远不会把你放过。

太祖的话刚刚说完，只见太祖的岳丈太斯钦的弟弟瓦其尔斯钦连忙从旁跪下，苦苦劝道："天子何苦为那小人之言如此动怒，口失金言，望大王息怒，等你白头到老，踏破鞍上的圆镫，让你亲生的儿子继位，叫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以前，都不能轻易发这样的誓言。生气只能损坏身体，登山只能累坏马儿。

祝你高贵的皇族兴旺不衰，
愿你的劲敌如同冰消雪化；
祝你的属国一天比一天增多，
愿你的威名越过高山大河。”

军师毛浩来听闻此事，说道：

钦达嘎斯钦辜负重托，
致使主公如此生气伤身，
这样会使能臣羞愧难容。
如果血气横溢过于旺盛，
说不定将要带来什么不幸！

毛浩来说罢，就决意不再派人，用手指着雅布嘎说道：

你因多嘴被主公舍弃，
你跟他去是为了什么？
遇事理应好生帮助。
可你偏偏惹祸回来，
我拿你又有什么法子！
我本想方设法把你挽救，
可你总是自己走下坡路！
如今实在没有别的出路，
你快去把西部边界镇守，
以后我会慢慢地将你提举。

毛浩来说完，就派雅布嘎去西南一带充任边界守官。上嫌不波及下人，此乃盛朝之德政。太祖君臣如此贴心，可称罕事。

且说太祖带毛浩来新选的五虎上将和护身的哈斯尔、比勒古岱两兄弟，阿鲁哈、苏和兄弟二人，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特古斯朝克图、赛汗苏尔塔拉图、宝鲁、乌楞查尔比等人居于中军，军师毛浩来亲率九位大臣、五虎上将和各路偏将，以及八千钢士和五万人马，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二人领其余人马镇守四方；陶尔根希拉与太祖的两弟和四位幼主留守家园；大将楚鲁率两处救

援人马一万人到两国边界安营镇守。且说毛浩来封虎将惠拉德尔为先锋将军，封苏尼特虎将海鲁更巴特尔为护卫将军，把八千名钢士分为五队拨给五员虎将。然后把惠拉德尔先锋和海鲁更巴特尔二人叫来吩咐道："你们二人得主恩典一举为将。因而此次出征务必出力，拼命厮杀，身入重地，见机破敌。这次出征带兵五万，意在麻痹敌人，一到节骨眼上只用八千人马，其余人马一概不动。这次成事全赖你们二人，你们二人排在五员虎将之列，与陶克敦固巴特尔、苏布格岱巴特尔不同。他们原来就是将门子弟。你们二人务必肝脑涂地，拚死奋战，以谢主恩。依我之见，此次交战，只要你们二人小心在意，大功一定告成。因此，你们二人千万不可违命。军法严明，你们不是不知道吧？我们的国家是胜是败，就看这一次争战。这次如果失败了，各国国王就会串通一气，东山再起；这次如果打胜了，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就会收敛，敌人自己就会老老实实地前来归附于我们！"惠拉德尔先锋和海鲁更巴特尔二人一起跪下奏道："请仁慈的军师宽心，我们二人水火不怕，枪林不惧，拚命冲杀，请军师到时候再看吧！"二人说罢，欣然领命。

且说乙卯年春末三十日寅时，军师毛浩来帐前炮声大作，军师大旗挥动三次，可是太祖大旗仍无动静。军师毛浩来大惊失色，连忙传令鸣放头炮。太祖中军第一个军号仍无音讯，毛浩来顿时变色。传递号箭请来四位幼主，叫他们并立在右侧，然后取来军师印玺、旗箭、马刀三件东西交给他们，又把军师大旗交给首臣陶尔根希拉，然后起身取下嵌着红宝石顶的宝盔交给太祖的四子拖雷。接着脱下甲袍，喝命左右叫他们反捆自己的双手面北而跪。众将军见他如此，吓得魂不附体，面如土色。此讯早已传到太祖帐中，乌优图斯钦赶忙报知太祖。太祖大惊，吩咐道："军法至重，恪守如命！我是一国之主，此是我的过错！"说罢连忙起身，身穿粗衣　来到军旗前面，面北而跪。焚香拜叩天地以后，派布古尔吉去军师帐里请军师给他定罪。军师毛浩来顿首说道：

“俗话说‘主忧臣死。’谁敢给主公定罪啊？主公如果自己定夺，我们为臣的还有一条活路可走！”太祖听了毛浩来所言，连忙吩咐道：

军师遵守法纪严明如山，
我身为国主率先触犯。
众兵士的千条罪状加在一起，
我拿一千匹马奖赏兵士。

太祖说罢，从他自家的财产中拨出一千匹马交给军营以作犒赏有功之臣，然后亲自走来替军师毛浩来解缚，将原物一一交还。毛浩来心情激动，大声恸哭，叩首谢恩，然后起身，手擂战鼓，向众将军传令：

不才军师致使主公忧心，
主公惩罚自己严明军令。
望全军将士齐心尽力，
我也惩罚自己一百马匹。

毛浩来说罢便从自己的家产中拨出一百匹马罚了自己。于当天辰时下令起程，开向萨尔拉格国。原来这是太祖和毛浩来君臣二人为严明军令，赏罚分明，而早已商定的计策。

史官尹湛纳希我写到这里不觉心里惊奇，信手写了几行不成文的诗：

勇谋双全的毛浩来怎不令人敬仰，
皇族天子成吉思岂不是英明人杰！
仁义为重的能臣委实可贵，
先见之明的太祖岂不更加难得！

且不说太祖大军开向萨尔拉格国。单说勃特国使臣扎勒玛、胡达嘎那布和二人去萨尔拉格国讲和一事：扎勒玛、胡达嘎那布和二人带一百名军健牵着一千个骆驼行至萨尔拉格国界，面见巡使，备述带来厚礼请求和解之意，然后同他一道来到萨尔拉格国苏仁朝克城，军健和驼驮暂时留在城外。萨尔拉格国九个部落、十

二万兵士看见堆积如山的礼品，满心高兴，傲慢地说道："你看，我们连动也未动，勃特国不就来归降我们了吗？"众兵士向勃特国军健问话，军健回话道："这千驮礼物都是赏给你们九个部落的银子、细软皮毛，我们的大王也要亲自带兵来报答你们皇上的大恩。"此话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城外二十六处军营。这时扎勒玛等早已到城里拜见扎利图罕，求告说："我们的主公深悔前罪，特意派下臣送来千驮银子、布帛、细软皮毛等各种财物敬献大王，请求宽恕，叫我们面见大王道歉致意。我们带来主公求和手书一封献于大王。"扎勒玛说着取出书札献给扎利图罕。扎利图罕听了书札大意俱是两家和解之语，便下令道："你们的主公既然自悔有罪前来谢过，那就暂候几日，等我定夺！"说罢吩咐左右领扎勒玛等人回到客舍。

且说那九国大军的探马探视消息，只听勃特国军健说："扎利图罕不受礼品，执意死战，将我勃特国使臣轰了出去！"九国兵士听此消息大为扫兴，彼此议论道："扎利图罕好不识礼，如今只因我们联兵各国，势力稍振，才吓得勃特国军人心惶惶，其主慑服于我们，才急忙送来千驮厚礼；他又要亲来求和。有这般好事他还不称心，又硬叫我们众人去死战，谁替他再去卖命！"众人议论，愤愤不满。

却说扎利图罕令勃特国使臣扎勒玛、胡达嘎那布和退走以后，连忙召集四位议政大臣商策。这四位大臣一个叫萨嘎尔，一个叫塔尔巴，一个唤作罕达盖，一个唤作乌汗图。当下扎利图罕对四位大臣说道："如今勃特国主听说我们联兵九国军势大振，已经丧魂落魄派人送来千驮厚礼，他还要亲自出马前来求和，此事确凿无疑。尽管如此，我们真地与他讲和呢？或者嘴说相和收下厚礼，等勃特国国主亲临之后，设法除掉好呢？你众人意下如何？"扎利图罕一问，萨嘎尔、塔尔巴、乌汗图三人喜出望外，同声奏道："主上此计乃是上策，既获利又得势，南北版图均操我手！"这时站在一旁的罕达盖首先摇头说道："此事甚疑。勃特国国主

既然送来千驮厚礼赏我将士，其求降之意已见大端，还要亲自出马前来合盟，不知何意？他既然深入他国境内，不能不带强悍人马；如今他犒赏各国兵士笼络军心，然后再举兵而来，此事难道不可疑吗？”萨嘎尔、塔尔巴、乌汗图三人齐声说道：“这有什么可疑之处？他若真地要与我交战，径自发兵也就罢了，何必送来这般厚礼。如今勃特国国主之所以亲自驾临，一则仗他送来厚礼面见皇上与我相和，我们为何不趁他不备之际暗出伏兵，将他除掉？再则，我们听他来使说，他只带一两万人马而已，其兵力还不到我们的十停之一。别说我们的人马与他拼杀，就是吃他也不够吃啊！”罕达盖说道：“你等可知勃特国人送来的千驮礼物是些什么东西？”三人说道：“怎么不知，听他们说有金银、绸缎、有彩绳、毡子，有皮毛、茶油，有盐、酒、稻谷，还有胡鲁德和比希拉格①……直到南北方的衣物食品应有尽有。人家说今日天已黄昏，明日再看不迟，这更没有什么可疑的！”罕达盖大臣的一张嘴怎能抵得过他们三人的嘴。再说扎利图罕有偏心，只信三人所言，不听罕达盖的劝阻，未给赏脸。罕达盖无可奈何，冷笑而出。此讯早已传到赫利特的扎木哈耳里。扎木哈又惊又疑，急忙奔出军营，直投苏仁朝克城里的皇殿，进见扎利图罕，叩首说道：“皇上千万不可轻信勃特国来使所言求降之语！”扎利图罕喝令问道：“你何以知道？你若讲出其中有诈之处，我马上退回礼品决意交战。正因如此，我让他们留住城外等候。”扎木哈连忙说道：“主上别退礼品。不如尽数受纳，使其宽心，将计就计，趁勃特国国主前来合盟欢宴之际，将他捕杀。这岂不是两全之策吗？”这时萨嘎尔、塔尔巴、乌汗图三人从旁说道：“怎么样？没出我们的所料吧？”扎利图罕甚以为然，点首笑诺，连忙吩咐萨嘎尔等三人设宴款待扎木哈。席间，商定攻破勃特国软硬之法后再受纳千驮礼品。扎利图罕吩咐已毕，便鸣乐回到内宫。这时罕达盖已看出扎木哈为人奸诈，忽闻他上朝叩拜，怕坏了大

① 胡鲁德、比希拉格，前者为熟奶豆腐，后者为生奶豆腐。——译者注。

事，连忙整服上朝。扎利图罕一见罕达盖便马上转身回宫。罕达盖见此情景，急忙与少臣巴音一道追了过去，直到内宫门前才追上，赶忙拽住他的后襟，仆地而跪，说道："皇主千万别听扎木哈之言！"扎利图罕听了此言，以为他嫉妒扎木哈之功，生气地说道："你这多心好妒的家伙，竟敢对我动起手来？你举不出一件勃特国可疑之处，还这样嫉妒有功之臣扎木哈之所为。巴音你这个小崽子懂个屁，也敢来惹事生非！来人，快把他二人赶出去，革职去看宫门！"说罢将二人逐出殿门之外。罕达盖、巴音老少二臣捶胸顿足，泣不成声地说道："可惜我们萨尔拉格偌大江山，一朝毁于扎木哈奴才手里！"说罢二人衔泪离去。且说扎木哈与萨嘎尔等三人一面喝酒，一面商量道："我有一计，当年南乃蛮国太阳罕手下元帅曲薛吾伏兵于策策尔山下阿拉格岱哈拉一地，火攻勃特人大赢一场。此后勃特国不敢再在杂草之处扎营。因此，这次我们要趁其不备，突入其营与之厮杀。如今我们尽数收下他们所送礼品，叫勃特人深信不疑，趁两家合盟聚宴扑杀铁木真。他们如果早有防备不中此计，我们便把大营挪动，搬到萨尔拉格河岸附近安营等候。勃特国举兵过来，料他定会在大河彼岸下营。那面杂草丛生，怕我们放火攻他，便去河滩安营扎寨。如其这样，我们沿萨尔拉格河北上，去上游附近用皮袋装沙截住两山山口，等他们扎营歇息之后，以鸣炮为号，连夜动手决河放水，淹死勃特国大军。我军将士顺流掩杀，便可一举消灭。他们如果不去河滩扎营，而在平地草丛中歇脚，我们可用河岸伏兵连夜迂回而进，顺着风势从后面放火烧他。有我这三条妙计，干掉他铁木真就象取口袋里的食品和图鲁玛①中的黄油一样易如反掌！"萨嘎尔等人听了他这一席话，乐得手舞足蹈，齐声夸奖扎木哈道："妙计！妙计！你真不愧生在河边，长在南界，高招无比！"说罢，上朝擂鼓，请来扎利图罕将扎木哈所献良计一一奏报。扎利图罕大喜，当下说道："今有良计三条，料他必中一计。我意已定，

① 图鲁玛，用牛犊、马驹、羊或黄羊的整皮制成的皮口袋。——译者注。

照此办理。扎木哈这个人真的沾上了金国的黄色，一肚子的主意！”夸奖罢，吩咐萨嘎尔等人加倍款待扎木哈之后，便起身回宫。扎木哈等人叩首谢恩，便去赴宴。这时已到日落黄昏时分，扎勒玛回到营中，正举宴招待众兵士。前次其勒格尔布和作乱时，被俘放回来的一百多名萨尔拉格兵士不忘前恩，偷偷来见扎勒玛。扎勒玛一面夸奖，一面设宴招待。叫他们痛饮一顿，然后对他们说道："我们的主公不久就来与你们主公讲和结好。如果你们的主公暗中备毒谋害我们的主公，请各位思念前恩，密报我们就算报恩了。我们不怀他心，只是你们的主公想要独吞我们送来的千驮礼品。我们的礼品本来是赏给你们大家的。你们回营以后，将我们的心意好生告知各营兵士，不可怠慢！”众人欣然答应，拜辞而去。众兵士回营之后遍告此事原委，各营兵士听了此言，心中愤愤不平。

且说扎勒玛叫众兵士痛饮一顿，从中选十几名脾气暴躁的兵士将他们灌醉后领至僻静之处，吩咐道："我们今夜要依主公和军师二人所定之计行事，将这千驮乱草堆在帐篷附近，点火烧掉其军营、辎重车和食粮，然后扬言萨尔拉格城外之兵放火劫营，大伙便一起奔入城中。这样你等身上无伤他们恐不相信，因此我先动手砍伤我自己，那胆小的恐怕不忍伤体，你们几人要暗中动手将他们砍伤，只是不要伤及致命的地方。我有良药，只忍片刻而已。一旦事成永世称功！”吩咐已毕，专等天黑，又取酒来叫那一百名军健畅饮。然后紧锁营门，拆卸千驮皮袋和包裹，取出里面的乱草堆在各帐周围；又叫来十几名机灵的兵士，把盖有勃特国印章的包裹皮袋等物交给他们，将一小半拿去扔在萨尔拉格京都苏仁朝克城的西门和北门附近，将一大半拿去扔在萨尔拉格各处军营内外，并把好的兵器和鞍袍等物埋在杂草沙土下面，把旧的兵器和鞍袍等拿去撒在各处。然后以扎勒玛为首的众兵士都装做仓皇逃跑的样子，有穿单衣的，也有一丝不挂的，人人头不戴帽，脚不穿鞋。一切收拾停妥之后，扎勒玛召集一百名军健，

用好话吩咐他们道："此事乃是我们勃特国圣主缔造社稷大业的根本。因此不可走漏风声。你们众人都是精选出来的，家里都有父母妻儿，为的就是怕你们走漏风声。你们如果走漏了风声，那么不独胡达嘎那我们二人被杀，你们大家也都活不成，就连失言者的家眷也会依法制裁！"扎勒玛说罢，便拿出十两十两的元宝堆在面前，然后左手举刀在自己的右肩上连砍两刀，鲜血直流，他说道："你们当中有谁象我这样，自己砍伤自己，便赏他十两白银，回去以后连晋两级，荣及家眷！"众醉汉听了此言拍手称快，奋然举刀砍伤自己者共有十八人，扎勒玛赏每人二十两白银；又有六人见此厚赏，举刀自伤，有砍伤大腿的，有砍伤手背的，有划破脸颊的，也有磕破脑袋的，其状甚惨。不到半个时辰去两处抛撒皮袋包裹的十几名兵士也都相继回来。扎勒玛强忍伤痛又选几名善辩之士，吩咐道："你们几个人装做落荒而逃的样子，直接奔入他们的兵营，大喊'城里出来贼兵，将我礼品抢光'，到第二天趁机跑回本国去见军师报知此讯，千万不可半路被抓，成为人质！"吩咐一罢，便令众人齐声呐喊"放火烧帐"。等大火起后，扎勒玛率众奔向西北的苏仁朝克城，边跑边说："你们众人跟着我大喊大叫。你们当中有受伤的人，每人再赏十两白银，不要埋怨！"说罢扎勒玛右手举刀将左肩连砍三刀，接着把刀扔进火里。胡达嘎那布和见他这样便羞愧不已，用刀尖划破自己的右腿，脸上也划了一个小口。当时众人边喊边跑，来到京城南门和东门之外，一起高喊："你们兵营里出了贼兵，放火烧了我营，抢走了我们的财物。快派兵去夺回来！"这时扎木哈等人正在欢宴，忽见城南火光冲天，南门外喊声一片，扎木哈与萨嘎尔等三位大臣跑来，登上南门城楼一看，京城东南两里左右的地方，勃特国送礼来的使臣行营起火。春天干枯的枝叶杂草烧成一片火海。勃特国的来使和众兵士大多赤身光脚，人人烧伤，边跑边喊："快开城门，派兵捉拿贼军！"

这时受扎勒玛之命专门伤人的那几个兵士，一来有点傻气，

二来喝得烂醉，只顾举刀左右乱刺，刺伤二十余人，他们越刺越来劲儿，连那些自己砍伤自己的兵士也挨了他们的刀子，创上加创，众人连忙劝道："别再砍了，这伤足以蒙过他们！"那几个人都不听劝告，越发起劲，左捅右砍。众人无奈，一起动手按倒他们，半真半假地往他们身上划了几刀，夺下手中的枪刀往草丛里一扔，便背的背，拉的拉，一起来到城下。萨嘎尔见伤者甚多，叫人掌灯看了看，便信以为真，连忙下令擂鼓开门，让勃特国使臣等人进城，然后叫醒守城兵士备马出城。这时夜尽天明，火势已衰，贼兵远遁。堆积如山的千驮礼品一抢而光，院里只剩下烧焦的撑木，帐篷的乌尼和哈那①，烧坏的鞍桥等还在着火。众人扑灭余火，拣了一些鞍辔和马镫的残铁等物便回到城中。于是扎勒玛、胡达嘎那布和二人流着血叫砍伤的众兵士脱下衣着，领众人来到扎利图罕宫门之前大哭大叫，吆喝呻吟乱爬乱滚。扎利图罕派近臣出来问清原由。扎勒玛厉声喊道："身为一国之主为何干出如此缺德事来？不仅叫人抢了我们的财物，还杀了我们的人！"扎利图罕大惊，急忙上朝，传见扎勒玛、胡达嘎那布和二人。只见扎勒玛双肩流血，被乱刀砍伤，胡达嘎那布和面颊被创，大腿被砍，有点昏迷。扎利图罕忙问其由，因扎勒玛伤势很重，加上义愤填膺，两眼发黑，摔倒于地，不能回言，只是用手指着扎利图罕切齿发恨。胡达嘎那布和伤势稍轻，他便借伤痛之际，两眼落泪，大声哭道："皇上，你既然是一个大国之主，因何做出这般丑事？瞒着众兵士把我们送来的一万两白银，一千两黄金，一万贯的物品抢去，居然干出盗贼才能干的缺德事来！"说罢，哎哟哎哟地叫了起来。扎利图罕暗自叫苦。一面让人扶起扎勒玛出宫，留宿城内，用良药给他治伤，又给众伤兵散了药品等候痊愈；一面向萨嘎尔等三位大臣传命："这准是外国救援兵士图谋钱财干出来的，你们快去搜查各处军营，挖出赃物！"说罢，便派兵去搜查。那天夜里，勃特国兵士好几个人受伤，临时住在萨

① 乌尼是蒙古包顶的椽子。哈那是蒙古包毡壁的支架。——译者注。

尔拉格的兵营里，他们扬言道："扎利图罕京城西北两门突出贼兵，把要赏给你们的价值万两的黄金白银、锦缎丝绸、毡子彩绸等千驮重礼，白白地抢去。"各国兵士听了此话越发愤慨，再也无心交战。到了深夜后，当初去过勃特国的萨尔拉格兵士听说扎勒玛、胡达嘎那布和受伤，都偷偷地跑来慰问。扎勒玛私下向他们说了前事。那萨尔拉格的兵士们便一传十，十传百地把此话传了开来。这时萨尔拉格的内外人马都想造反，加上经过一番搜查，从内外军营里查出勃特国盖章密封的包裹皮袋等物，众兵士更加怒不可遏，顿时哗然。听闻那一百余名萨尔拉格兵士说京城守兵暗开北门，放出一支贼兵便以为这是扎利图罕施的诡计，他们抢了东西把坏名推在我们身上。众人议论纷纷、大吵大嚷，京城西门和北门内外乱作一团，到处搜查，从援兵和客商屋里又查出几十件勃特国密封的包裹皮袋等物，拿来堆在萨嘎尔、塔尔巴、乌汗图三人门前，高声喊道："你们一口吞下人家要赏给我们的礼物不算，还反而诬赖我们，一直跟踪到我们的兵营里。凭这般小人之心，怎么能让我们去讨伐勃特人呢？"众人哗然，顿时大乱，几乎各自散去。扎木哈突然意识到中人之计，大惊失色，急忙临朝向扎利图罕奏道："这明明是勃特人施用离间之计，涣散我军心，不可轻信！"扎利图罕道："既然如此，那使臣和众兵士身受重伤又作何解释？"扎木哈连忙奏道："凡事要看需要和总体，他们既然作这么大的事情，几个兵士受伤算得了什么！不管是真是假先把勃特国来使抓起来关在牢里，把他带来的一百名兵士分作一百处重刑拷问，得其虚实，然后把他们带到各处兵营之中，叫他们亲口招供，以安各国援兵之心。此是头等要紧的事情！"扎利图罕听他这么一说才恍然大悟，连忙吩咐依此办理，便令扎木哈带兵捉拿勃特国来使和一百名兵士。不一会儿，扎木哈急急忙忙跑回来，与传令使相撞，二人各自摔倒。扎木哈一跃而起，知其传命，连忙拉住他的手进宫拜见扎利图罕。因他一时焦急，舌头不听使唤，说话支支吾吾，只说"等……等"，又说"慢……慢

……先……先……杀……杀……铁木真，如……如……如果抓了他的使臣，那……那……铁木真就会怀疑！”扎木哈力劝扎利图罕别抓勃特国来使。这时扎利图罕又想出一招，派自己的心腹之人去勃特国来使客舍佯作慰劳的样子，暗中探听消息，回来说道："那首席使臣扎勒玛伤势极重，不省人事，命在旦夕，其手下兵士委实受伤，有的躺着，有的已死；问其附近我国百姓，都说一早一晚都有人死亡，人死之后便用兽皮布帛衣被裹住抬去扔掉，此事已有十来次了。又问守门兵士也这般回答。看来不象自家人之间互相杀伤。又据勃特人说的话，他们都说死就死在萨尔拉格国里，回去咋见主公之面！”扎利图罕听他这么一说，疑心早消十之八九，心里有点厌恶扎木哈。原来扎勒玛跟大伙商定，他自己要装作不省人事的样子，一早一晚把活人当作死人，用皮布裹住抬到城外让其跑回国里，报知消息。萨尔拉格人见了深信不疑，只是让他们主公疑兵士、兵士疑主公。虽然外面扎木哈来回揣度，心里生疑，但扎利图罕不再怀疑有诈，扎木哈也就罢了。唯有罕达盖大臣早已识破，但没有机会再见到皇上，于是仰天长叹，心里想道："社稷倾灭，只在旦夕。我虽然无力挽救国家，但仍可保住家眷。说罢，面向主公大声恸哭，拜了九礼之后，连夜来到勃特国使臣所住的客舍，向胡达嘎那布和示意，叫众人远离，对胡达嘎那布和、扎勒玛二人说道："你们二人真是目空一切，难道真的以为我们萨尔拉格国没有一个能人了吗？你们满以为用千驮乱草就能烧毁我们的国家吗？”胡达嘎那布和、扎勒玛二人听了这话，大吃一惊。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山外还有青山，
楼外更有高楼；
计中还有妙计。

第二十一章

毛浩来看水势神机妙算
扎利图入梦乡水火亡国

宋宁宗庆元元年，金章宗明昌六年，岁次乙卯，是年太祖三十四岁。

一大臣为国忘身，
却引出四员猛将。
单笑萨国三佞臣，
可敬忠诚守门郎。

且说萨尔拉格国大臣罕达盖走来，对扎勒玛等人说道：“你们果真以为我们萨尔拉格国没有一个忠臣吗？”扎勒玛、胡达嘎那布和二人听了大吃一惊。胡达嘎那布和立即沉下脸来，说道：“怎么，你们那个国家难道还有忠臣吗？如果真的有一个良臣，岂能抢劫别国送来的结好礼品？”说罢，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罕达盖冷笑一声，问道：“你还想诬赖吗？那么，要不要我大声张扬，把你们要用粪火断送萨尔拉格国命运的阴谋泄露出去？”扎勒玛暗自捉摸，此人不是等闲之辈，便忍着伤痛坐起来说道：“您既然登门来找我们受伤的使臣，那必然有话要告诉我们；既然有话要告诉我们，想您也便是我们有缘分的好兄长；您既然是我们有缘分的好兄长，那您一定将是我们蒸蒸日上的国家的重臣。俗话说，‘男子回马难估量’。因此，您何苦要张扬出

去！”胡达嘎那布和这时早已猜知扎勒玛的心意，便接过他的话头说道：“您如果愿意伸出手来，帮助我们摆脱眼下的困境，那我们定会报答您的大恩。”扎勒玛也接着说道：“古话说得好，‘败国不要帮它，胜国不要离它’。”罕达盖听了他们的这番话，长叹一声说道：“唉，我们的国主听信谗言，抛弃忠良，亡国的日子屈指可数。虚张声势，难以成就大事啊！我还有什么话可隐瞒的呢？”说罢便将他自己如何劝谏国主，而国主如何拒谏并免去了他的官职，以至他不能保全社稷的苦衷详述一遍。然后又讲述了他如今想保全一家老小性命的唯一打算。于是他便一面洒着伤口的滴血，一面发誓永不变心。扎勒玛等人听了大喜，便接受了他的誓言。

这时萨嘎尔、乌汗图、塔尔巴、扎木哈等人，派一支人马去拦截河水，又备火，又派伏兵。这时，有一位查点内外人马的监视官策马赶来，说道：“这次查点，发现外地兵马和我们本国兵马，军心不安，外地兵马扬言要回乡。”扎木哈、萨嘎尔等人听了大惊，连忙商量对策。忽有边界探马前来报道：“勃特国国主真的举兵赶来了！”此话刚一传开，全城军民人心鼎沸，钟鼓齐鸣，扎利图罕亲率两万人马，擂鼓鸣炮，去迎勃特国人马，在萨尔拉格河岸安营下寨。

不久，勃特国人马也赶来，下营于萨尔拉格河岸。毛浩来当即把惠拉德尔先锋、海鲁更巴特尔二人找来，教他们去向扎利图罕转达和好之意，吩咐道：“你们这次去那里以后，先把你们的进退之路探好！”惠、海二人便空着双手，渡过萨尔拉格河，来到萨尔拉格军营中门之前，报说来意，进见扎利图罕。叩献厚礼，扎利图罕说道：“你们的使臣扎勒玛、胡达嘎那布和，带来你们国主和好的千驮礼物，全被匪徒抢走，人也都受伤了，如今在我京城调养。虽然如此，我依然顾念你们国主一片孝心，特意从宽发落，赦免他们的死罪，收养于宫内。”惠拉德尔问道：“那我们的使臣一定在半道上遭劫了吧，他们为何不回去领兵追击呢？”

扎利图罕听了此言，瞠目结舌，无言可答，过了半晌才说道:“虽说不是半道遭劫，尽管东西丢在我的城下，但此事令人可疑，实在难解。”海鲁更巴特尔又问道：“那么东西是不是我们的使臣自己抢了，您没有派人搜查他们的驻地庭院吗？”扎利图罕答：“宾主都搜过了，什么也没有查到。”惠拉德尔说道：“一千驮东西可不是小数，巴掌大的地方，盛不下这么多东西，哪有不走漏一点风声的道理呢？”扎利图罕又被问得无话可说，沉默不语。这时乌汗图从旁解围道：“虽然查到了一点线索，但都不合事理。”惠拉德尔又问道：“您说我们的使臣现在受伤调养，是何道理？”乌汗图答非所问地说道：“虽有几处伤痕，但都不是重伤。”惠拉德尔又问道：“重也罢，轻也罢，他们究竟因何受伤？”乌汗图再次被问得张口结舌，木然地站在一旁。

君臣二人被海鲁更巴特尔、惠拉德尔二人问得无言可答，便恼羞成怒。扎利图罕大声喝道:“我若不念铁木真小子受降之意，就把你们两个奸鬼剁成肉泥！你们这不识抬举的奴才，快给我滚将出去！”说罢便把他二人轰了出来。惠拉德尔、海鲁更二人当即返回，将此事备细报告毛浩来，毛浩来听了哈哈大笑。这时忽报萨嘎尔、塔尔巴二人前来回礼。军师毛浩来以重礼相待，击鼓奏乐，亲自迎接，引见太祖。萨嘎尔见了太祖，惊慌失措，塔尔巴连连失声哀叹。二人竟不知不觉地跪在地上，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太祖见他们如此，便教他们平身而立，问道：“你们的国主既然答应同我们和好，为何还带这么多的人马？”萨嘎尔哀声叹气地答道：“因为和解的礼物还未到手，所以还在等候。”太祖微微一笑，说道：“为什么把礼品看得比人还重要呢？”说罢传令设宴，款待他们。

第二天早上，毛浩来带人查看山野和江河，发现萨尔拉格河的水位已经下落，又见河水泛起层层泡沫，不禁大吃一惊。连忙回到大营，当即分拨五千人马交给楚鲁、特木尔二人，说道:“你们二人顺着萨尔拉格河岸往上查看，肯定有人把上游堵截了。如

若不然，这干旱的春季，河水不会起泡。此地山多崖高，定有堵截之事。如若有人堵截，你们就拦住他们的去路，一个也不要放走。我以放炮为号，你们听见炮声，便把河堤决开；假如没有人堵截，你们回来的时候，查一查我们的后面有没有伏兵，再留心看看有没有人的脚印，你们也以放炮为号。”毛浩来刚把他们打发走，只见以前放走的一名萨尔拉格兵士赶来了。原来这个兵士暗地里给扎勒玛等人通报军情，把堵截河水的事情告诉给了扎勒玛。扎勒玛急忙拿出银子，赏给那位报信的兵士，并嘱咐他一面再给毛浩来报信，一面保重自己。当时，军师毛浩来也重赏了那位兵士，教他好生照顾使臣，设法使他们脱险；又拿出一包药物让他捎给扎勒玛等人。然后派人找来阿鲁哈、苏和兄弟二人，吩咐道：“你们二人，今晚身带短兵，连夜去见萨尔拉格国的扎利图罕，问他三种罪行：一是我们两国素来无仇，你为何教其勒格尔布和带五百名兵士，协同爬地而行的女人来犯我境？二是我们不念旧仇，言归于好，派人送去千驮礼物，可你因何暗地派人，拦路抢劫，又无故伤害我们的使臣和兵士？三是我们原本抱着和好的愿望而来，可你又为何带这么多人马拦路扎营？你们问他这三种罪行以后，就明言告诉他，既然他们抢了我们的礼品，又执意要跟我们厮拚，那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调来一支人马跟他们较量一番。你们如若跟他们闹翻，就立即退出；他如果当场捕捉你们，我自有办法搭救你们。”阿鲁哈、苏和兄弟二人，年方十几，智勇双全，当即领命说道：“我们兄弟二人自小练习托臂的绝技武艺，因此不用带什么兵器，我们空手前去。他如果真的要动手抓人，我们就从他们的手中夺过兵器。如有可能，就把扎利图罕砍死；如无可能，就点炮为号。”毛浩来听了十分高兴，连声称赞。接着又传惠拉德尔、海鲁更二人来，并拨给他们八千兵马，赏以重金，然后大家饱餐一顿，即传令：“你们四人一同渡过大河，等阿鲁哈、苏和二人进营之后，由惠拉德尔、海鲁更二人先冲进去，直奔扎利图罕的行帐，想方设法活捉扎利图

罕，然后向北突围，直奔京城；扎勒玛约定今夜在城外起火，攻占南门，迎接我军进城。你们四人别怕敌军人多势众。一则他们失去军心；二则他们深信我们真的跟他们和好；三则他们大队人马行动迟缓，一时不能赶到；四则我们出其不意，他们毫无准备；五则依我看来，他们虽然广集人马，然而毫无训练之功；六则他们的人马大多都是为重赏而来，只知受赏，不善受命；七则扎利图罕是庸碌之辈，缺乏深谋远虑；八则他们依仗人多而毫无提防之心；九则你们四人乃是勇猛过人，一心报国之士；十则我们新选的这支八千强悍兵马，人人勇敢，一心立功；十一我们的国主和将士，时刻准备援救你们，即带兵向南压境。这是我攻破其勒格尔布和以来，至今所想出的计谋。今夜必定一举得胜，你们四人不必担忧。惠拉德尔、海鲁更你们二人更应不畏艰险，要拚死完成使命，以报国主大恩。如若可能，就活捉扎利图罕；否则也要把他击毙！”四人听了军师的吩咐，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惠拉德尔说道：“这样一来，别说有这么多的护援，就是我只身一人也要攻进去，把扎利图罕杀死，有啥可怕的！”四人欣然离去。

军师毛浩来又传陶克敦固巴特尔、苏布格岱巴特尔二人，拨给五千人马，吩咐他们说：“天一黑，就渡过萨尔拉格河上游，直奔萨尔拉格京城苏仁朝克，听见我们的炮声和看见我们的火光，便在南门外放火为号。扎勒玛等人作为内应。”说罢，二人领命而去。这时只剩下一员虎将了，他就是珠勒亨部落的珠勒格岱巴特尔。毛浩来向他传命：“我留下你，是要派你去完成一项更加重要的任务；你带三百名精兵，埋伏于萨尔拉格国的南门之外，听见号炮一响，马上点放决堤号炮，率领五百名火军，从萨尔拉格大营西南门杀进，待四处放火后，即向东北方向突围出去！”当时珠勒格岱见众人都有差事，唯独留下自己不用，心里十分着急，忽听军师传命他负责这般重要差事，乐得合不上嘴，即下跪朝毛浩来磕了十几个响头，也欣然而去。毛浩来接着又传他弟弟田桑和温都尔斯钦二人，吩咐他们率领一千人马，离开水滩到河

岸草地下营，把周围的杂草清除，防止火灾。然后传来乌楞查尔比、布鲁两员小将，吩咐道："你们两人领一千名强攻手，布阵于萨尔拉格河南岸，若见萨尔拉格败兵渡河，就放箭迎击，并夺取他们的战马盔甲。"然后命哈布图哈斯尔、布呼比勒古岱、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赛汗苏尔塔拉图、特古斯朝克图等人随护国主；命乌能图如、阿尔嘎松部落的胡尔古勒吉二人留守国主行帐。毛浩来一一部署之后，吩咐大家以点燃白驼油灯为号。

且说太阳落山，天色已黑，这边大队人马刚刚出动，楚鲁等人已派人送信来了。果然不出所料，在萨尔拉格河上游三十里开外的地方，早有约三百名萨尔拉格兵士在两山间的河畔堵截河水。楚鲁等人率领的一千人马，把他们团团围住后全部活捉。他们被用绳索一个个捆绑起来，送往大营报捷，并约定等候今晚的号炮。时值月末，一片漆黑，便传令各队，人衔惊木，马摘项铃，悄悄地渡过萨尔拉格河。毛浩来率领其余人马行进于太祖前头，准备从萨尔拉格营地的西北方向冲进大营，只留下东面临河的大路，让敌人逃跑，好从后面追击砍杀。

这时，敌方萨尔拉格的君臣正在商议厮杀之策，在犹豫不决中，忽有守门兵士报告，勃特国又派两位使臣来，说有话要禀报皇上。扎利图罕传令引进阿鲁哈、苏和二人。他们二人昂然而立，不施礼仪，说道："阿鲁哈、苏和我们兄弟二人不怕杀头，奉主公之命，前来向您扎利图罕问罪；第一，我们的主公与您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没有在您的马群里挥过套竿，没有在您的奶锅里伸染手指。请问您：为什么一面收留我们的仇敌，一面又给他出谋划策，分拨人马，让他诱杀我们的国主？这是您的第一桩罪状。第二，我们的国主不念旧仇，宽大为怀，想与您永结盟好，特意派了扎勒玛、胡达嘎那布和二人送给您千驮厚礼，可您深怕散发给众兵士，却暗地里派兵把我们的礼品尽数抢去，这还不算，您又伤害了我们的使臣和护兵，还被您监禁死了多少人，这是您的第二桩罪状。第三，我们的国主只带两万名护卫的兵士，想与

您歃血为盟，永结和好，可您发了二十万大军来扎营拦路，又把我们国主派去的问安使臣驱赶出来，这是您的第三桩罪状。您是有罪的，但居然还不知羞耻，仗人多势众，想动干戈。既然如此，我们也只好接受您的挑战。俗话说‘好汉不放冷箭，好马不踢暗脚’。”扎利图罕听了这一席话，大动肝火，一脚踢翻座前的桌子，狼嚎般地喝道：“你这区区鼠辈，胆敢口出狂言，伤你祖宗！”阿鲁哈、苏和二人也怒不可遏地大声骂道：“你本来就是个狐崽骗子，还有什么脸反赖好人！……”双方互相恶骂起来。苏和一个箭步上前，伸手从兵器架上抽出一把长戟，用戟尖挑起军帐里的牛粪火块，往扎利图罕的火炮上一撒，顷刻间，十几门火炮天崩地裂似的轰鸣。这时海鲁更、惠拉德尔二人也已经赶到敌营门前，闻炮声便率众人一拥而上，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横冲直闯，所到之处，一片齑粉。刹时间兵器相交，叮当作响，众兵士也势如破竹地杀了进去。扎利图罕怒不可遏，他喝命左右：“快把这奴才给我剁成肉泥！”只见左右武士，一齐举刀，呐喊着一拥而上。阿鲁哈早有戒备，闪电般从一名兵士的腋下窜了过去，转身把他踢倒，顺手夺下他的腰刀，一连砍倒数人，双手挥刀翻转，犹如风火一般。兄弟二人声东击西，左杀右砍，简直象猛虎进了羊群。虽然扎利图罕身旁有许多护卫兵士，但天已大黑，只听见有人喊“快抓！快抓！”却不见一个人冲上前去。当时阿鲁哈、苏和兄弟二人背靠着背，四只脚四只手，浑然一体，象滚球似地翻滚砍杀，没有一个人敢靠近他们。扎利图罕见此情景，大发雷霆，连忙走下云台，厉声喊道：“快砍！快砍！”他边喊边跑。这时，阿鲁哈、苏和二人早已砍翻十多名兵士，其余众人胆战心惊，谁也不敢挨近，只在外面兜圈呐喊，喊声连天。忽然山崩地裂般的一声巨响，只见两员小将冲进营内，随后大队人马也象山洪般地涌了进来。为首的两员小将的马撞倒了院中横挂的虎牌，也未勒住马头，一直冲进扎利图罕的龙帐，马蹄踩碎了帐内的桌椅、陈设。两员小将也从马鞍上摔了下来。扎利图罕被撞倒

在地。两匹战马在龙帐里来回狂跑，乱踢乱踩，十分厉害。惠拉德尔、海鲁更也连忙从地上爬起来。这时扎利图罕的护卫兵士再也顾不上同阿鲁哈、苏和二人厮杀，赶忙去搭救皇主。阿鲁哈、苏和二人越战越勇，趁势追杀过去，一连砍倒好几个兵士，正要移步向前去杀扎利图罕，惠拉德尔、海鲁更二人也飞步过来，抓住了扎利图罕的双手，俩人争夺起来。这时阿鲁哈、苏和兄弟二人也连忙抓住扎利图罕的双脚，四人共同拉扯，把扎利图罕提在空中象抖晒一幅长布。海鲁更巴特尔这时说道："看来这老家伙已经死了，我们四人把他的尸体平分算了。"说罢四刀俱下，扎利图罕的尸体，顿时被分成四块。脑袋和连着前半胸的右手臂被惠拉德尔抢去，阿鲁哈抢到连着前半胸的另一只手臂，海鲁更和苏和各分得一只腿。分完尸体，四人个个欢乐不已，便率众兵士追杀扎利图罕的护卫兵士，而那三、四十名护卫兵士早已溃散。扎利图罕内营里的护兵这时方才手执兵器，把内营团团围住。同时，勃特国八千名精兵强士已象飞沙走石般地掩杀过来，扎利图罕的中营顿时变成被冰雹打过的树叶一般。四人忙教兵士点火，焚烧扎利图罕的龙帐，于是中营大火熊熊。惠拉德尔一刀砍下扎利图罕的脑袋，揪住头发往嘴里咬挂，便冲在众人前头，一声呐喊，杀进了溃散的敌阵，势如扬奶搅乳，杀出了一条血路，向北突围，无人敢来阻挡。萨尔拉格国的众护兵看见皇上被勃特国四员小将分尸抢走，便失声惨叫，四处逃散。这时黑夜来临，乌云布天，谁也认不清谁了。萨尔拉格国的萨嘎尔、塔尔巴、乌汗图等人到外面查看各处军营，只见众兵士东倒西歪，毫无戒备之状，有的已经醉倒，有的酣睡入梦，丑态多端。萨嘎尔等人见此情景，十分气愤。愤激中忽见守门兵士跑来报道："西南门外来了一支勃特国的人马！"话音刚落，又见中门守兵跑来报道："有一支勃特国人马突然从南门冲了进来！"刚说完，又见西边探马飞来报道："有一支勃特国人从萨尔拉格河上游渡河过来，不知有多少人马。"萨嘎尔等人得报后，传令西南面守兵燃放号炮，调集

人马，突然听见中军营内响起炮声，接着喊声大作，一片慌乱。不一会，西北部又响起三声号炮，顺风传来海啸般的喊声，和一片“杀呀！冲呀！”声，不知如何是好。突然西南门外又响起山崩地裂般的一声号炮，有一支人马闪电似地飞袭而来。萨尔拉格人连忙叫众兵士放箭，可勃特国人毫不理会，依然呐喊，飞箭似地冲进营内。守门护兵抵挡不住，顿时败散。这一队人马象野草中的巨蛇一样向前翻滚，杀开一条血路，朝东北方向冲去。萨嘎尔忙引东边的一队人马截住他们的去路，恰好碰到珠勒格岱巴特尔。珠勒格岱一刀把他砍成两断，割下他的首级，系在马鞍上，随即杀散了他的残兵余卒。那些从外地来的诸部落人马什么也不知道，几处炮声大震，他们分辨不清敌我双方的旗号，只知四面逃散，噪声鼎沸，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后面又喊声大作。勃特国另一支人马手举火把，跟着军师毛浩来的帅旗，正海浪般掩杀过来，敌营兵士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往西逃窜。恰好珠勒格岱等人从对面杀了过来。因此，扭头往东逃去。正好又碰上惠拉德尔率领的一支人马，拦腰被分作两段，其余人马向北面逃去。这时北面的几处兵营均被勃特国人马占领，他们来不及骑马，便徒步往南逃遁。萨尔拉格国的人马和外地人马都惊慌失措，一边向东南方向逃去，一边疑惑地高声喊道：“勃特国的人马，难道是从天上飞了下来？”边喊边逃。随之，塔尔巴连忙教人吹号，传下军令：“大家赶紧到东南面的军营中，摆开阵势！”众兵士急忙向东南方向逃去。塔尔巴跑在最前头。路上正和惠拉德尔所率一支人马相遇，抬头一看，旗杆上高悬着皇主的首级和他的金冠，旁边点着白蜂油灯。原来三路人马听到中营的惠拉德尔、海鲁更、阿鲁哈和苏和他们放的炮声，大家一齐掩杀过来。太祖、毛浩来二人带领两队人马，举着火把从北面冲杀进去。这时萨尔拉格的人马毫无防备，马来不及备鞍，人来不及披甲，急忙向东南方向逃走，同阿鲁哈、苏和等人相遇，首尾被分成两段，其余人马被西南方向突进的珠勒格岱人马杀散。顿时慌乱，不知所措，自家

人马互相践踏，死伤无数，一股脑儿向南面萨尔拉格河逃去。这时西北和东北方向都放起了大火。太祖亲率强大兵马以横阵之势，从正北面徐徐掩杀而来。萨尔拉格的败兵，看见火光冲天，吓得魂销魄散。死也不敢向北面逃跑，便象一股洪流冲向东南方自己的大营。东南方几处兵营里的萨尔拉格人马在惊慌中急忙备马披甲，等候着命令。见败兵涌来，其势甚猛，无法阻挡。扎木哈连忙传令："快给我放箭，堵住逃来的兵士！"众人领命刚放几箭，那些逃来的萨尔拉格兵士惊怒地大声质问："你们见死不救，还为何向我们放箭呢？"一声呐喊，便向前涌去，左军阵脚顿时大乱。扎木哈见此情景，已知无法阻挡，急忙击鼓，率领赫利特、陶克玛克两国的两万人马，弃营拔寨，以便到平地去整顿人马后，沿河逃走。其余的别国人马刚要跟上他们逃跑，北面忽然火光冲天，东北方向喊声大作。因而不敢向东逃跑，径直奔向南面，想渡过萨尔拉格河。但刚到河岸，上游处传来了雷鸣般的巨响，河水陡然漫过河岸，水势汹涌澎湃。众兵士被卷进浪涛。一个个都成了落水鸡。

刹那间，想渡河逃跑的扎木哈所属兵士，都落进水中，扎木哈也被大浪冲走，军卒连忙抢救，把他拽出水面，一同向北逃去。因萨尔拉格河的水流堵得严实，堤坝一开，大小横溢，又有一股流水从北面滚来，扎木哈左右受困，连忙转身跳进支流，想横渡逃跑。但河水湍急，扎木哈连人带马被水冲倒，漂出半里多路，才被北岸上的兵士搭救出来。落水的兵士个个嘴鼻淌水，肚子被灌得鼓鼓的，一点也动弹不了。其余的兵士将扎木哈搭在马背上夺路逃跑。整整跑了一夜，方得勉强脱身。勃特国人马大获全胜，占领了萨尔拉格国的军营。萨尔拉格的败兵前面横着大河，后面大军追击，东西两面火光照天，腹背受敌，无路可走，众兵士急乱中叫爹喊娘，哭声连天。这时，云开月出，风止夜静，忽然对岸传来勃特国军令："勿杀投降的萨尔拉格兵士，但不缴械者格杀勿论！"在堤决水发以前渡河逃去的一股萨尔拉格人马，半路

上被乌楞查尔比、宝鲁所率人马截住，后面又滚来滔滔大水，恐慌万分，连忙卸甲丢盔，跪地而降。留在北岸的萨尔拉格兵士听见传令，一声呐喊，也纷纷丢盔卸甲，跪地投降。

且说军师毛浩来把太祖安置于萨尔拉格大营之后，又决定："破敌要果断，攻城要神速。"随即统领四路人马往东掩杀过来，叫兵士高举萨尔拉格国皇帝的首级，自己一马当先，沿着河边行进了三十多里，把漂游过河的和水里淹留的萨尔拉格兵士尽数收纳。天亮时返回大营，又把太祖身边的人马拨给布呼比勒古岱、哈布图哈斯尔二人，叫他们去收拾大河两岸的死尸和收集盔甲、兵器。经查点得知，归降人马先后共计八万七千多人，盔甲兵器共计八百多车，战马鞍具共计九万左右。太阳升起后，众将士纷纷来报战功。惠拉德尔、海鲁更、阿鲁哈、苏和四人各提一节扎利图罕的肢体走进帐里，放在太祖案前，毛浩来叫人取来脑袋，合拢在一起。太祖一看，珠勒格岱也提来萨嘎尔的脑袋，掷于扎利图罕的胯下。塔尔巴是在东南营里被乱箭射死，只有乌汗图一个人下落不明。太祖慈祥地望着毛浩来发问："怎么把扎利图罕也给杀了？"毛浩来说道："下臣我也说不要杀他，可他们四人当时拽来拽去，就给摔死了；下臣以为杀了他也不为过，联兵数国攻我，就是他干的。若不杀，等于助长他的恶习，动辄就联兵，这恐怕不是闹着玩的事情！"太祖听了，感到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叫人给尸体戴上皇冠，入棺殓埋。一方面传来有功的四员小将，赏以头功；其余论功大小，分别褒赏。太祖又对毛浩来说道："今天虽然杀了萨尔拉格国的国主，打败了他的兵马，然而还不知道攻下了他们的京都没有，更不知道我那足智多谋的姻亲乌利扬罕的扎勒玛，和老成持重的胡达嘎那布和二人情况如何，真叫人心急如焚啊！这个扎利图罕虽然要尽奸计，可他没有逃出你的手心。对他的尸骨，我不忍心以兵士之礼埋葬。因为两国相争，我的将军们在战阵中把他杀了。按说只要攻破了他的军队，得到了他的社稷，不杀他也无不可，因为他已经失去

了实力，还有什么能耐呢？不过人已经杀了，无法再复活，因此应以厚礼殓葬；他的心腹将军没有一个活下来的吗？”说罢命人查看。萨尔拉格国的兵士报说：“萨嘎尔被珠勒格岱巴特尔击毙，塔尔巴被扎木哈的弓箭手射死，乌汗图悄悄地私奔逃命去了。”太祖听了，无可奈何，叫人将扎利图罕的尸体洗了洗，用皮线把肢体缝合，从他的行帐里找来另一身皇帝蟒袍给他穿上。然后把尸体掩埋在他被杀死的地方，太祖亲手洒酒为他超度，辨其功过，以礼厚葬。萨尔拉格国的投诚兵士，和其他国家被俘投降的兵士，见此情景，人人动感情，热泪盈眶，深深感激太祖的宏恩大德。

接着军师传令，将萨尔拉格人马整治编队。这时扎勒玛、胡达嘎那布和二人引来一员将军，教他拜见太祖。毛浩来连忙上前斟酒问安，问这位陌生人是谁？扎勒玛说道：“这乃是扎利图罕的参政大臣，名叫罕达盖的便是此人。他因扎利图罕不听劝谏，反被问罪削职，便来投奔我们。我们能活着出来就是仗了他的好心。”原来扎勒玛接到毛浩来派人送来的药包后．就猜知其中必有密书，便打开药包，从包中得知约期，暗中同罕达盖和以前返回的一百余名兵士联络，等候两员虎将来到，一见火光讯号便动手，夺下南门，把城门打开，因此两员虎将刀不刃血，攻下了萨尔拉格人的苏仁京城。又在罕达盖指点下将那些有罪之辈一一查出。太祖听完，连声称赞，亲自赐酒，并看了看扎勒玛身上的伤势，深为怜悯。太祖以祝福式的口气说道：

为着自己的国主，
不顾难忍的伤痛；
用利刃砍伤自己
父母赐给的躯身。
自古以来有几件
这样动人的事情；
愿扎勒玛的子孙，
永远与我的后代共存！

太祖祝福完毕，便把自己平时喝的白色母马奶阿尔扎[①]斟入金盅，亲手递给扎勒玛喝了三盅，接着，脱下自己穿的雕金嵌宝盔甲，披于扎勒玛身上，取下腰间的阿拉玛斯[②]宝剑给扎勒玛佩带上，叫人牵来自己骑的海青马，连同金鞍银辔赏给扎勒玛。接着给胡达嘎那布和记上二等功劳，给了他同样的厚赏。然后又重赏伤残兵士，分给他们家里牛马牲畜，规定三代后人不再充兵为伍。那决堤放水的楚鲁、特木尔兄弟二人，也得了厚赏。接着太祖率大军起程，行进至萨尔拉格国苏仁朝克城前时，只见陶克敦固、苏布格岱二人跪于城门两旁，手捧喜酒，拜迎圣驾。由毛浩来回酒后，进到城内，太祖登上中央大殿宝座，举行众大臣和众将军向太祖拜贺仪式。然后由两员将军将本城军民、地界、市镇、仓库等帐册献于太祖。太祖叫人取来金银布帛，以及塔尔玛[③]、查尔玛[④]，从砍伤自己的人，最先冲进去杀死扎利图罕的人，打仗出力最多的人，到普通兵士，均分三等论功行赏。然后破仓取粮分给萨尔拉格国的军民，全国上下摆宴庆贺。这时，陶克敦固讲述了一桩笑话，说陶克敦固等人原来想查捕扎利图罕的妻室老小，但冲进内宫一看，宫门早已关严，门缝里露着一根火炮横档，一个面似白玉、年仅十几岁的小将，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拿着宝剑，紧锁双眉，横立门口，向陶克敦固等人大声喊道："你们如果逼我太甚，我就点燃这个横档，把这内宫中的所有一切东西烧成灰烬。你们攻占本城，不正是为了要夺走这些有用的东西吗！如今一把火把它烧了，又有什么好处呢？你们如果砸破这个宫门，或者逼害我，我就点燃它，并用这宝剑刎颈自尽。我死是小事，但这火炮一响，内宫里的火药一齐爆发，便玉石俱焚，皇后、公主都统统被炸死，岂不可惜！如果你们想得到宫里的全部东西，就

① 阿尔扎，即头次回锅奶酒。

② 阿拉玛斯，即金刚石。

③ 塔尔玛，一种细缎。

④ 查尔玛，一种套索。

得依我一件事情，让我去见你们的皇帝，跟他说几句话。能这样，便是两全其美的上策！”陶克敦固听了这个少年的话，大为惊奇，便把需要等候太祖来到一事告诉他。太祖等人来后听了，也无不惊讶，毛浩来上前，往门上贴了一封条，又插了一面红色旗子，派了二十名兵士守门，然后对那位少年说道：“我们不论征讨哪一个国家，从来不伤害这个国家的妻室儿女，你放心吧！如果对你这样一个孩子失去信用的话，我们怎么好治理勃特国百万之众的人民呢？”说罢叫他放下手中的火和剑，引他谒见太祖。少年见了太祖，并不施礼，对太祖打量了一阵后，说道：“看您堂堂仪表，大有人主之态；凡是作为人主者，务必将心比心，体谅别人。如果我们的国主也这样杀了您，又折磨您的妻室儿女，请您想一想，您的心里会是怎样啊！”太祖听了，惊讶不已，随问其名。少年说道：“小臣名唤巴音，今年一十三岁！”太祖说道：“对我的兵士，我过去一向不准犯人家的妻室儿女，你们国主的一家老小就交给你了，难道你们偌大的萨尔拉格国没有别的大臣，怎么你一个人在这里呢？”巴音见太祖赦免了国主一家老小，心里激动，热泪夺眶而出，立即下跪，叩头说道：“没有特殊的恩爱，哪里会有特殊的回报呢！”太祖称是，便依其言，从宽发落扎利图罕的妻室老小。接着仔细观察，未发现燃火之状。知道这个少年聪明过人，就特意把他留在身边，给他插上一支羽翎，派充自己的近侍。打那时起，因还要举兵平定萨尔拉格国的五部七城，便在这里安营下寨，举行祭旗仪式，将大旗立于中央大殿前面。

第二十二章

遇滚石圣太祖显英灵
逢死期莫和图遭毙命

宋宁宗庆元二年，金章宗承安元年，是年太祖三十五岁，岁次丙辰。

天子龙飞世世传，
太祖显灵代代谈。
皇族神佑时时有，
王孙有种常常现。

且说太祖破了萨尔拉格国都苏仁朝克城以后，给扎勒玛记下首功，赏他五百两白银。然后论功大小，依次奖赏了胡达嘎那布和、阿鲁哈、苏和，以及五虎上将和全体兵士。当时正逢夏季，太祖移兵，讨伐平定萨尔拉格全境。战事平息以后，又布命招募人马比试武艺。从萨尔拉格征集两千余名强悍兵士，并吩咐妹夫驸马宝图的叔父雅布其岱诺彦留下，辅助扎勒玛的父亲老臣扎尔其古岱诺彦；又命巴音为正使，罕达盖为副使，统管萨尔拉格人马纳贡等诸项事宜，把扎利图罕一家老小交给巴音关照。吩咐一毕，各有体面。此时到了深秋时节，正要回军之时，北面探马飞来报道："北方陶克玛克国的莫和图苏勒德罕勾结赫利特的扎木哈，合兵一处，侵犯我国北部边界！"太祖闻报，祭奠帅旗，日夜急行。一日，来到国界地首，只见胞弟乌仁嘎楚格领珠奇、察

汗台二子，首程迎接；行至半路，早有胞弟敖伊图敖其格领太祖二幼子窝阔台、拖雷迎接第二程；行至布尔罕嘎拉顿山界时，陶尔根希拉、蒙格利克等率众族人和众臣民远远迎住，以礼叩见，布筵洗尘。太祖请扎勒玛、毛浩来二人坐了首席。

这时大将布古尔吉领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钦达嘎斯钦、胡尔查拜利、朝莫尔更、乌勒呼和众小将，即扎布长子哈图特木尔、朝莫尔更长子浩宝力、哈尔海如长子乌都、希热呼图克长子安达等人，引三万人马迎住陶克玛克人马，只两次交锋，便把陶克玛克五万人马杀得落花流水。又日夜兼程，追击三日，缴获马鞍、盔甲、兵器、军帐等数百车，大获全胜，满载而归。太祖闻知，心中大喜，便命四子迎接大军。接着大设筵席，犒赏将士，对两路人马论功行赏，整整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这时乙卯之年终了，正逢新春佳节，设宴庆贺，丙辰之年从此开始。这一年正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金章宗完颜璟改年号为承安元年。改号并非是因为皇帝去世，新皇登基，而是因为嫌时运不佳。太祖这年已到三十五岁。

却说太祖定下主意，定要讨伐陶克玛克，便召集毛浩来、布古尔吉等人商量计策，毛浩来奏道："下臣自听说陶克玛克国要侵犯我们国界以后，一直琢磨用兵之计，要真中有假，假中有真，不使敌人察觉自已的计谋，这乃是最重要的关键。去年我们攻破萨尔拉格时，是用了假中寓真的计谋。这回要平定陶克玛克就要真中寓假，如能这样旧计反用，就不愁破不了陶克玛克。据下臣所查，去年攻打萨尔拉格的一仗，萨尔拉格虽然兵强马壮，但因扎利图罕不善用兵，到头来终于全军覆没。如今听布古尔吉兄长所言，陶克玛克的兵力并不亚于萨尔拉格的兵力。因此，下臣愿同布古尔吉兄长一起，到萨尔拉格国广集人马，招一支兵士，然后向圣主报喜。要募兵操练，使其武艺精熟，非到秋初不可。萨尔拉格草旺水甜，秋马肥壮，这次起兵攻打陶克玛克，就得靠萨尔拉格人马。望国主留下，让二位幼主操练兵马，精通武艺。如

今他们都到了十五六岁，身强力壮，诸事通晓，请国主把幼主和他们的小伙伴们，交给占布拉、陶克敦固二位军师，教苏布格岱、海鲁更二位将军领新征兵士两万人，到我国北界和陶克玛克南界，来回巡动，一春一夏操练人马。将人马分作几路，号称十万，把国主的狮头号旗，雕龙宝盖，交给幼主，让幼主扬言今天要攻陶克玛克，明天要打陶克玛克，等陶克玛克人马攻来，便马上后撤，再到别处演习人马；等到陶克玛克人马远去，便突杀过来，让他们吃惊一场。见他们人马拥来，又立即回军。那边布古尔吉兄长我们二人，从萨尔拉格起兵，照样从西面威胁他们。我们两处人马两面夹攻，一边退兵，一边进兵，闹他一春一夏，不得安宁，陶克玛克的人马必定人乏马倦，军心不定，等他们疲惫不堪，人心不安的时候，国主于八月初一，亲自统帅一支精兵缓缓而行，去到陶克玛克国界，星夜狙击，围住京都，大势可定。因此，望国主缓行一步，给苏布格岱、陶克敦固二人拨一万人马，先行一步，围住陶克玛克的京城。下臣我同布古尔吉、楚鲁二位兄长和珠勒格岱、惠拉德尔二将一起，引萨尔拉格人马，于七月十五日从陶克玛克的西南边界攻进去。这样，陶克玛克便人困马乏，心慌意乱，终必败散。陶尔根希拉兄长统领大军留守国境，提防赫利特、乃蛮趁机犯境。如果顺利，一年即可平定陶克玛克。”太祖听了，心中甚悦，准其所言。

且说当月军师毛浩来带布古尔吉、楚鲁、布古拉尔三员大将，和珠勒格岱、惠拉德尔两员小将，来到萨尔拉格招募人马。幼主珠奇、察汗台二人同占布拉、陶克敦固、苏布格岱、海鲁更巴特尔，率领新征的两万人马，佯称进兵陶克玛克，便出发去操练兵士，放马旷野。

却说萨尔拉格国五部百姓，去年深受毛浩来恩德，感激不已。如今听说毛浩来要来，就象是亲生父母来了一般高兴，纷纷跟着扎尔其古岱和雅布其岱等人出城迎接。毛浩来加紧操练，精心教授，有功者重赏，有过者必罚，因此，萨尔拉格兵士把毛浩来视

为天神，由衷敬佩。不到几个月的功夫，个个练就一身好武艺，胜过了勃特国兵士。再说萨尔拉格人身材高大，体力过人，新老兵士合为一处，把老弱病残全部拨出，只留下身强力壮的共有八万七千人，分为八队，重新操练，使他们学会了变、翻、进、退、行、停、伸、屈等八般武艺。

此话不题。单说陶克玛克国的皇帝。陶克玛克共有九个部落，国主名叫蒙格勒，号曰苏勒德，年近四十，性情暴躁，贪淫女色，右颊有一颗鸡蛋大小的青痣，上面长有一撮一拃左右的黑毛。大家都管他叫做蒙格图罕，又叫做莫和图罕。因他有一手勾引女人的本事，所以给他起了这个外号。被他糟蹋的妇女少说也有数百人。去年春季，萨尔拉格国的扎利图罕举兵攻打勃特国时，赫利特国的扎木哈，把他的人马同陶克玛克的人马合为一处，安然无事地领了回来。于是莫和图罕夸说扎木哈很有心眼，便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问他怎样才能把勃特国消灭掉。扎木哈答道："如果趁勃特国空虚之际攻进去，便可毁掉它的根基，削弱它的力量，再攻它就不难了！"莫和图罕说道："这真是妙计！"说罢，便召来自己手下的四员大臣，一个叫做宝如阿尔斯朗，一个叫做曹都嘎尔迪，一个叫做嘎拉扎古巴尔斯，一个叫做苏克图鲁。莫和图罕当时与四位大臣商议后，带领五万精兵杀奔勃特国界。不料，与勃特国守边大将布古尔吉、布古拉尔等人的兵马相遇，厮杀一阵，大败而逃。

当时莫和图罕怒不可遏，忍气吞声，过了一冬。刚到春天就想起兵报仇。正在此时，南部边界探马飞报："南部沙漠里的勃特国派二十万人马杀了过来，目前正在北部边界修建营寨。"话音刚落，西南边界一带的探马又来飞报："勃特国众大将，从萨尔拉格举十万人马开将过来，说要报去年的深仇。"莫和图罕听了，大惊失色，抛下爱妻宠妃，亲自来到固鲁城南，尽起九部人马，号称十万，拨给大将宝如阿尔斯朗、曹都嘎尔迪二人两万人马，命他们带兵去萨尔拉格边界迎击敌人；拨给赫利特的扎木哈、

苏克图鲁、嘎拉扎古巴尔斯三人三万人马，令他们到勃特国和陶克玛克两国边界之间的嘎拉海尔罕山附近，迎击勃特国人马。然后，莫和图罕决意亲领五万人马，到两军之间下营，准备随时救援他们。未过许久，三月下旬，宝如阿尔斯朗派人来报："萨尔拉格人马锐不可当，尤其兵力超过十五万之多，望国主速来救援！"莫和图罕见这边没有动静，便提兵往萨尔拉格出发。刚到那里，宝如阿尔斯朗迎来奏报："毛浩来所率兵士，听说国主亲自提兵前来，早就逃跑了。"莫和图罕听了此言，心里十分不快。这时驻守南部边界的扎木哈派人求援，莫和图罕只好亲提大军杀去，只见扎木哈匍匐迎来说道："勃特国的兵士听说皇上亲自出战，吓得魂不附体，悄悄地退却了。"莫和图罕刚想歇息一会，只见西部边界的宝如阿尔斯朗派人来报："勃特国的人马听说我主回军归去，便又回来了。"莫和图罕只好又回师去迎击，整整走了三天的路程，忽然宝如阿尔斯朗又派人来报："勃特国的人马又逃了回去！"话音刚落，只见扎木哈军营里的苏克图鲁飞马来报："勃特国的君主亲带十万大军，来到北部边界安营扎寨，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他们的帅旗和宝盖。"莫和图罕听了这话，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马上提兵掩杀过去。这时，扎木哈从一天的路程之外，迎住莫和图罕说道："皇上的威名宏福胜似神灵，勃特国的兵士一听到消息，便马上逃跑了！"莫和图罕听到此讯，更为气愤，传命追杀，扎木哈劝道："早已走远，追也无益！"主臣二人相争不已。这时，宝如阿尔斯朗又派人来报："勃特国的人马来到这里，听闻皇上，引兵到此，便抛下此地向西萨尔拉格方向逃窜走，望皇上带兵前往！"莫和图罕大怒，说道："此乃何说？眼下正是酷热的伏天，你们二人竟敢拿我开心不成？"他一面说着，一面顿足大骂，扎木哈从旁苦苦劝说，莫和图罕这才答应，亲引大军奔向萨尔拉格。

就这样整整奔波一春一夏，跑了一千多里路程，马背磨破了，人的屁股也磨烂了，兵士累弯了腰，战马拖瘦了，尤其是莫和图

罕累得喘不过气来，他日夜兼程，刚到边界，宝如阿尔斯朗迎住说道："这回敌兵没有退走，他们在萨尔拉格河对岸下营。"莫和图罕听了大怒，立即派使臣送去战书，使臣渡过大河来到勃特军营一看，哪是什么勃特国的国主啊，原来是军师毛浩来拣水草丰美的草原，牧马练兵。

使臣将战书拿出来交给毛浩来，毛浩来接过一看，哈哈大笑道："天下竟有这般奇怪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侵犯过你国一寸土地，如今我们到这里来扎营，是为了操练新征的萨尔拉格兵士，把战马赶来，放牧几日，抓一抓膘，这与你们毫无相干。你若不信，请到我们的军营走一遭，看看我们有没有出去打仗的样子！你们因何如此大惊小怪？你们如果不让我们的人马靠近你们国界附近练兵牧马，我们便走开就是了，何必相互厮杀呢？前几回我们的人马到这里来，也是为了寻个水草好的地方牧马抓膘，你们竟因此大惊小怪，无缘无故地自讨苦吃，这真是令人可笑啊！"陶克玛克的使臣又说道："我们的人马从夏天开始，直到入秋，一天不停地这样来回奔跑！"毛浩来听了，哈哈大笑，说道："如今我们的北部边界一带，也有一支放牧练武的人马，你们又说什么呢？你们上了扎木哈甜言蜜语的当，才这样捉弄自己。即令这样，我们也不怨恨你们，只恨赫利特的扎木哈一人。再说去年我们出兵攻破萨尔拉格国的时候，也没有杀伤你们的一兵一卒，我们之间哪里谈得上什么仇恨！我们到这里操练萨尔拉格人马，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如果贵国的君王不喜欢我们到他的国界附近练兵牧马，我们愿意马上退走，这何以谈得到两家记仇，互相残杀！"说罢，便领着来使到军营中走了一遭，让他看看有无兵器，然后举宴款待，赠以重赏，退出大营。使臣走后，毛浩来连夜拔寨，顿时走得无影无踪。

却说陶克玛克的使臣回到营里，将此事一一禀报。当时莫和图罕正在摆席饮酒，他听了使臣禀报的一席话，不觉满面羞耻。心想，竟如此白白地折腾了一场，人和马都给累苦了。他一腔怒

火无处发泄，眼下几杯烈酒落肚，顿时发怒，便喝命左右，将宝如阿尔斯朗捺倒于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四十大板，只打得屁滚尿流。莫和图罕刚要提兵回去，扎木哈又派人来报，说勃特国人马已经逼近。莫和图罕闻报，勃然大怒，大骂扎木哈说道："好一个拨弄是非的扎木哈！你小子被勃特人收拾得无处藏身，象一只丧家之犬，如今倒来把我们当做自己的刀刃，使我们人困马乏。"说罢，催军回去。正在赶路的时候，又碰见几个人飞马报急："有一支勃特国北部的流动人马，偷袭我军营地，抢走我们好几车盔甲、兵器！"莫和图罕听报大怒，连忙提兵奔去，探马回报，勃特国人马撤走已有半个来月了。莫和图罕听了，更是怒火万丈，不给扎木哈一点脸面，斥责一顿，便引兵回去。扎木哈长叹一声，说道："常言说得好，'没有耐心的马驹，容易被马竿套住'。我虽然马不停蹄地奔跑，但到头来也难逃灾祸！"嘎拉扎古巴尔斯听他口出此言，便问道："依你口气看来，你是不是心中郁闷，想回赫利特去了？"扎木哈不觉又叹息一声，说道："俗话说，'不能因为暴性的奶牛踢了一下，便去踢奶牛的乳房'。我怎能怪你们国主一时的糊涂，便撂下军机大事呢！我本想借助你们的一臂之力，除掉可恶的铁木真，然后各奔前程；事情未成，我怎么能回去？"

且说莫和图罕引兵回去，行至京都固鲁城，刚刚走进内宫，众妻妾嫔妃蜂拥迎住，百般亲昵，这个说想坏了，那个道盼急了；这个说想你想出病了，那个说望你望得两眼都发干了；这个过来拽住他的双手，那个过来抱住他的脖子；一会儿这个过来坐在他的膝盖上，一会儿那个过来抱住他的大腿……莫和图罕整整一春一夏飞马奔波，十分劳累。见了众嫔妃妻妾就象是干渴的雄鹿见了河水，被圈的公羊发情一样，把军机国事一股脑儿抛于九霄云外。他一连半个月饮酒作乐，吹弹歌舞，军机要事一概不闻，只以女色为伴，醉于肉林之间。这真是：

权贵不才多毁色，

谋事无成少升迁。

却说珠奇、察汗台兄弟二人，带一支人马到勃特国北部边界练兵牧马，骚扰陶克玛克的人马不得安宁。到了初秋时节，战马各个肥壮，军卒人人强悍，精通武艺。因这样几番来回，陶克玛克的人马果然军心松弛。忽然从西萨尔拉格来一位使臣叩见珠奇、察汗台二人，把军师毛浩来所捎礼物交给他们。接过一看，原来是一支荷包；打开一瞧，里面装着火镰和火石。珠、察二人不解其意，便召来文武二将占布拉、陶克敦固和众将军，问毛浩来送来此物之意。占布拉说道："依我之见，我们几次行至陶克玛克的边境附近，都没有打仗，因此他以为我们是没有火镰的火石。把火镰和火石装在荷包里面，是让我们在没有火的时候，突然打出火来。军师之意，是让我们趁陶克玛克不备之际，乘虚而入，拚杀一场。"于是当天夜黑，提兵偷袭，突入扎木哈军营，所获甚众。回到营里，重赏来使。使臣回报，毛浩来大喜，对三员大将说道："幼主如此精明，以后的事情还有何发愁！"

且说在约定的仲秋八月一日的那天，太祖颁布呼比勒古岱、哈布图哈斯尔、扎勒玛、扎布、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朝莫尔更、胡尔查拜利、温都尔斯钦、乌能图如、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赛汗苏尔塔拉图、特古斯朝克图、乌勒呼、巴音等十六名文武大臣，向陶克玛克进发。陶尔根希拉、呼达尔嘎、驸马宝图等人留守国都。索隆古斯国的布哈查干罕，以及旺楚克等人领命守边，在芒努克图的伊鲁格尔来回巡查。

再说北部新军主帅珠奇、察汗台等人闻讯之后，便带军师诸将迎接太祖，分三营下寨。太祖带扎勒玛、扎布等人统率中军，布呼比勒古岱和珠奇叔侄二人带占布拉、苏布格岱二人统率右军，当即商定准备袭营。

且说太祖亲临乌隆河边视察新军，看见战马肥壮，弓硬弩坚，军卒强悍，诸将踊跃，进退翻滚，有如天空中的海青，心中大喜，布命犒赏。从军师到珠奇、察汗台和众小将，个个领赏。

却说毛浩来亲至西萨尔拉格操练军士，马肥如蛋，人强似虎，识旗听鼓如火神速。众军士个个磨拳擦掌，只待帅令。至于陶克玛克的军队春夏奔命，无暇歇息，因此，战马瘦如荞麦，人眼深陷似铃，个个灰心丧气。

再说太祖亲引新练人马和精选旧部六万多人，分兵三路，行至陶克玛克国界，出其不意地突入陶克玛克南部伊和浑德楞山谷。陶克玛克的五万守兵，见对方突入，大惊失色。扎木哈、苏克图鲁、嘎拉扎古巴尔斯三人，分兵三路。扎木哈领中军迎击太祖，苏克图鲁领右军迎击布呼比勒古代，嘎拉扎古巴尔斯领左军迎击哈斯尔。

却说扎木哈催马行至太祖营前，以恶言辱骂太祖。太祖一见扎木哈便勃然大怒，传令放炮，亲擂大鼓，率三路人马一齐杀过去。从辰时杀至午时，陶克玛克人马渐渐败退，难以抵挡。勃特国人马素有训练，轮换吃饭歇息，人强马壮，兵利甲坚，诸将骁勇，陶克玛克人马怎能抵得住呢！初次交战，陶克玛克人马几被勃特国第一批人马冲散，到午时全军溃败。更见扎木哈所率中军一战即溃，纷纷逃窜。逃出二十里地后，突然鸣炮，依旧分三路摆开阵势。不久，特勃大队人马蜂拥而至。太祖见他们重整人马，便向自己的三军传令道：“我们眼下用三路人马的兵力，分六批九轮，日夜兼程，追击敌军三路人马，违者问罪！”说罢，擂鼓鸣炮，掩杀过去。这时扎木哈从中军营里飞马跑了出来，高声吼叫：“单叫铁木真出来应战；如不应战，就不是也速该巴特尔的儿子！”太祖听了，怒火万丈，不顾众大臣的劝阻，拍动战马，直向扎木哈飞也似地冲去。十八员将军来不及阻挡，顿时大惊失色，便一齐拍马冲向前去。扎木哈五次迎住太祖，不战而回，慌忙从太祖长戟下面钻了过去，挥军逃去。其它敌军见中军败退，便分两路逃跑了。因太祖人马连胜两局，士气大振，一路追杀。这时扎勒玛从中军走将出来，挡住帅旗说道：“此事可疑，望主公不要追杀。”这时扎木哈也传令停住，让军卒辱骂太祖。太祖

大怒，不听扎勒玛的劝谏，又挥军追击。没走七八里路，扎木哈的人马直奔河口，拐了几个弯儿，就不见人影了。这时太祖心里更加大怒，紧紧追赶。扎勒玛心急如焚，急忙奔至太祖跟前，抓住马辔说道：“吾主息怒，此事甚为可疑，想必另有暗计，万万不可轻敌！”扎勒玛跟众人一起，刚刚劝住太祖，扎木哈忽然从深谷里探出头来，站在山坡上高声喊道：“铁木真！你果真是也速该巴特尔的儿子，你敢不敢在这儿跟我厮杀一场？”太祖听了，就好象给火堆里浇了一桶油一样，火上加火，大喝一声，摔开扎勒玛等人的手，拍动战马，只身飞奔进深谷之中。众将士见太祖单身独马向前冲去，个个吓得魂不附体，连忙跟着太祖冲了过去。可扎木哈一会儿又不见人影了。当时众将士一齐突进深谷，心中甚疑，四处张望，只见西北河畔军旗飘扬，似有军营，便引太祖冲将过去。到那里一看，原来是一处无人军营。众将士心中惊诧，便领太祖返回。谁料谷口被堵，两面放箭，如同冰雹，无处后退。

太祖连忙传令回军，撤离深谷，行至平地。这时扎木哈单枪匹马，站在西面马鬃山上，用长戟指着太祖，高声喊道：“铁木真，你自称无敌的天子，有胆量你就上来！你敢上来就算你是宝尔吉格德族的杂种！你敢不敢往我这里冲？”太祖见他口出恶言，气得两眼冒火，便喊一声“天父庇佑！”拍动战马向山上冲去。这时扎木哈拍手大笑，说道：“铁木真小子算是完蛋了！”话音刚落，山顶上炮声大作，那马鬃山“轰”的一声崩裂开来，只见象牛一般大的两块巨石，从太祖头顶上滚落下来。众将士见巨石滚落，都吓得目瞪口呆，连声说：“啊呀，不好，不好！”太祖抬头一看，只见一块巨石飞到眼前，躲也来不及躲了；与其躲避而死，倒不如挡住而死。主意已定，大喊一声“天父作主！”向滚石拍马奔去。这时那两块巨石咕噜噜地滚了下来，离太祖只有几庹之远，落到一棵小树上，突然从两块石头中间闪出一道红光，平地起雷声，那块牛大的巨石蓦地停住，从那道红光上面掠

过，离地三庹高处飞落下来，压断山坡上的几棵大树，被一棵大树挡住。接着又有一块几庹长一庹多粗的巨石，象碌碡般地滚将下来，伴着雷声裂作两半，从太祖身旁飞滚下去，沿路石木相撞，滚入山谷之中。当红光闪射，雷声轰响的时候，双方将士都清楚地看见有只象蒙古包一般粗，身长几十庹的金龙，突然从太祖身后出现，用它前脚的五只利爪抓断那块巨石。唯独太祖一人不知此事。平地响雷，河水布满带有硝味的青烟。扎木哈见此情景，不禁愕然，急忙转身，回到谷口军营之中，死死防守，太祖飞马上山，扎木哈早已不见踪影；回头一看，只见众将军跌跌撞撞地奔上山来，扎勒玛紧跟着太祖飞上山头，紧紧抱住太祖的马颈，流着热泪说道："天子息怒，千万保重，扎木哈区区奴才，算得了什么，天子贵体至关重要！"说罢，便在旷野扎营，然后派人四处巡逻。原来这里都是陡壁峭岩，连飞禽走兽都无法越过。谷口被扎木哈派重兵把守。此乃扎木哈早已设下的计谋。此河叫做毛呼尔敖勒格，河口狭窄，扎木哈派人将马鬃山的岩石凿开，用皮绳套住，到时砍断皮绳，大块岩石就会滚下山来。他想激怒太祖，引至此处，用滚石压死。又恐此计不成，他派人堵住河口，截断河水。此河又无活泉，他想把勃特国军士渴死，便故意将太祖人马诱至此处。虽说赖太祖宏福，脱离了滚石之祸，然而干涸的毛呼尔敖勒格河的河床却挡住了去路。哈斯尔、比勒古岱二人带一支人马，攻破了陶克玛克。苏克图鲁、嘎拉扎古巴尔斯二人所率人马，趁势杀奔固鲁城。

此话不表，且说西萨尔拉格毛浩来所率人马。上次军士云集，羞怒了莫和图罕，责打宝如阿尔斯朗。莫和图罕回军之后，不到十天，勃特国四员大将整治人马，星夜渡河，天亮以前，神不知鬼不觉地攻进宝如阿尔斯朗的军营。曹都嘎尔迪闻声惊醒，刚一出门，便碰上布古尔吉，被他一刀劈成两段。布古拉尔、楚鲁二人一齐奔来，围住宝如阿尔斯朗。当时他伤痛难忍，深恨主公不义，便卸盔而降。

这时勃特国人马飞箭似地前进，所向无敌，奔向陶克玛克国都固鲁城。只剩下一天的路程，毛浩来对宝如阿尔斯朗说："一旦得了固鲁城，就封你为主。你先同楚鲁、布古拉尔二人率你我人马各一半先到城下，佯称'我已取来勃特国军师毛浩来首级'，钻进城里，我随后同布古尔吉兄长领大队人马进城。"毛浩来送走楚鲁等人，刚要出发的时候，突然从正南方飞来一对白色喜雀，落于军帐之上，对着毛浩来连叫几声。毛浩来心中生疑，连忙用手指弹了弹弓弦，弦声如铜丝一般，毛浩来大惊失色，便对布古尔吉说道："据此判断，主公路上有难，请兄长同惠拉德尔和珠勒格岱一起，领兵攻下陶克玛克国都固鲁城，活捉其皇帝，我带一半人马接迎主公。"说罢，便急忙点拨人马，分作两队，毛浩来向南出发。

毛浩来向南刚走一夜之路，忽然碰见扎木哈的三名信使。原来扎木哈将太祖围困在毛呼尔敖勒格河谷一带，一面向莫和图罕报喜，一面请求援军。毛浩来得知此讯，以手加额向天祈祷："天神果然不灭我主！"便领着三名信使，让他们看了看宝如阿尔斯朗的降军，说道："我们早就破了你们的京城，杀了你们的皇帝，你们的人马不是已经投降了吗！你们几位都是城里的人，你们的妻室儿女也都在城里，因此，你们赶快回去；告诉扎木哈说：'我们的皇帝就要领兵救援，我们在路上碰见了大军。'如果抓到了扎木哈，还要重赏你们三人，假若走漏了消息，要满门抄斩！"三人听了此话，深信无疑，立即发誓而归。毛浩来当即传令升起陶克玛克的军旗，连夜赶到毛呼尔敖勒格山。扎木哈早已升起火来迎接莫和图罕。毛浩来暗自高兴，手执弓箭，踊跃向前。这时有一只猫头鹰尖叫着从扎木哈身旁飞了过去。扎木哈原是个乖觉的人，听见猫头鹰的叫声，便立地停住，派一名随员去试探。那人一到前面，号叫一声，拔腿便跑，毛浩来一箭射倒。进前一看，哪里是什么扎木哈，原是一名普通的军卒。扎木哈大为惊恐，连忙逃跑。毛浩来传令放炮，挥动大队人马掩杀过去，夺了扎木哈

的军营，此时扎木哈落荒逃走，路上遇见一支残兵，听说军营已被攻破，连夜抱头鼠窜，逃向赫利特国去。毛浩来攻占敌营之后，不忙寻捕扎木哈，先派人拆掉谷口的石堆，自己一马当先，直奔太祖被困之地，滚鞍下马，拜见太祖。原来太祖被困在干涸的河谷之中，随行军卒虽然带着水罐，但太祖不喝一口，宁愿和众军卒一起拣吉尔根草吮吸止渴，一直坚持了两天两夜。毛浩来听了，便一把抱住太祖的膝盖，边叩首边哭着说道："主公如此怜兵，我等奴才之辈，还有何发愁之处！凭着这个，主公大业定然告成，还望主公坚志奋发！"说罢，大家走出谷口，叫人马饮水，支灶煮饭，让两支人马饱食一顿。次日清早，起程奔向陶克玛克国都固鲁城。此时布古拉尔、楚鲁等人带宝如阿尔斯朗进到固鲁城里。不久，布古尔吉也领着大队人马开进城中。莫和图罕这时喝得烂醉，整天不问朝政，日夜宴饮，贪淫女色，倾倒肉林，忽闻城里炮声大震，鼓声连天，喊声四起，纷说勃特国人马和宝如阿尔斯朗一起开进城里，他不知所措，光身披甲，只带几百名护兵，穿过内城北门，从外城东门逃跑。布古尔吉一面安抚城中居民，一面派珠勒格岱打听太祖的消息。这时比勒古岱、哈斯尔二人率部追击陶克玛克的苏克图鲁、嘎拉扎古巴尔斯二人，把他们的两支人马困在阿尼尔河边。苏布格岱活捉了嘎拉扎古巴尔斯，海鲁更巴特尔刀斩了苏克图鲁。两支人马皆都投降，就让他们打起陶克玛克的旗帜夺取京城。行至固鲁城以东五十里左右之处，又遇见一支陶克玛克人马，人数虽然不多，但盔甲耀眼，战马肥壮。哈斯尔、比勒古岱的两名先锋苏布格岱、海鲁更二人十分诧异。抬头一看，那边还有自己国的军旗，二人大喜，拍马向前，冲进敌营，挥刀厮杀。这时先锋惠拉德尔的兵士从后面掩杀而来，三队人马抢战莫和图罕。哈斯尔、比勒古岱、珠奇、察汗台叔侄四人也领兵来到。莫和图罕发觉自己被勃特国人所骗，死命夺路逃跑，恰好同珠奇相遇，珠奇一箭射穿他的喉咙，割下他的首级，系在旗杆上面。陶克玛克的兵士看见蒙格勒罕有痣的首级，连忙跪

降。

且说大队人马向固鲁城进发，途中遇见纷纷逃难的百姓，听他们说，勃特国人马已经攻破京城，又说国主本人也来到城中，珠奇连忙从旗杆上取下蒙格勒罕有痣的首级，对他们说道："我们不但攻占了你们的京城，连你们的皇帝也给杀了！"说罢，就带着百姓进到城里。大家笑脸相见，喜气洋洋。这时太祖队前的众将军一对对地驱马跑来，共有十对。大家簇拥着珠奇，让他手提蒙格勒罕的首级，到城外叩迎太祖。太祖见长子珠奇来献蒙格勒罕的首级，龙颜大喜，说道："我早就吩咐过，不要杀戮人家的国主，我的儿子，你为何又杀死了一个？"说罢驱马进城，登上七重大殿，坐于上面。众兄弟众大臣和诸将军会聚一堂，给太祖叩首，庆贺又征服了一个九部落的大国。

天子传闻朝朝有，
神儿奇事代代传。
荒诞怪异想搁笔、
无奈此事古已然。

第二十三章

献珠牙勃特国君臣表韬略
逞淫威赫利特父子张气势

宋宁宗庆元二年，金章宗承安元年，是年太祖三十五岁，仍为丙辰。

金枝成年众臣乐，
十八翡珠表忠心。
一颗鹿牙终生谏，
公主倾吐肺腹言。

却说当日聚集众臣，论功行赏，太祖二弟、四将和五虎上将，同国戚扎勒玛坐在上桌。各位功臣商议，让太祖长子珠奇坐于首席，请他谈谈武艺。太祖无奈，接受众人之意，当即吩咐道：

珠奇的气力虽然可赞，
然而全凭师兄们的指点；
年幼的珠奇虽然立了战功，
然而全赖众叔伯的教谕。
各位将军千万别要夸他，
首次出征就违背我的旨令，
杀戮了陶克玛克的主公。
将来你们都要成为一方之主，
不能妄加杀害别国的君王。

说罢，命人将莫和图罕的首级和身躯缝合一处，令察汗台洒酒祭奠，然后交给陶克玛克降臣宝如阿尔斯朗，让他查点家眷人口，办理丧事。因父王不能承担儿子杀人之过，所以才让珠奇的弟弟察汗台为他洒酒祭奠。

且说毛浩来查点陶克玛克国的城镇部落，共计七城九部。因北部与俄国接壤，城镇式样格外别致，结实牢固，金银财宝，无计其数。当天晚上，毛浩来到太祖身边说道："此地至关重要，主公可曾料到？"那时正值太祖食用晚餐，手执俄国刀子削肉，听了毛浩来所言，微微一笑，便用那把刀子切下半个后腰部，连同刀子一起，赏给毛浩来。毛浩来说道："原来主公早已明了！"说罢，叩首谢恩，饱食而去。此乃君臣二人以俄刀为号，商定暗取俄国之意，众人均不解其意。

再说查点陶克玛克国莫和图罕一家老小。原来莫和图罕元配夫人蒙根瑚，因怀嫉恨，早为莫和图罕杀害。她生二女，一个叫吉格尔，一个叫吉尔格，模样俊俏，十分标致，二人年龄均不过十五六岁。太祖想娶给弟弟比勒古岱。比勒古岱说道："去年打仗，是布古尔吉赢了。今年打仗，毛浩来赢了。因此望主兄先将二女赏给他们，则对国家有利。我的侄子杀死了她们的父王，我何以能娶他的女儿为妻呢？"太祖听了此言，惊喜不已，便将吉格尔许给布古尔吉的儿子乌楞查尔比，把吉尔格许给毛浩来的儿子宝鲁。让宝如阿尔斯朗做媒，各送彩礼，拜天成婚。

接着派人查点陶克玛克国九部七城的仓廪，取出粮食物品，犒赏有功之臣，然后散给萨尔拉格兵士和陶克玛克的百姓。

从前，俄国人见陶克玛克、萨尔拉格两个国家人强马壮，杀戮成性，十分惧怕。如今见勃特国举兵吞灭了这两个国家，惊恐不已。因此这年寒冬腊月，俄国女皇派使臣送来各种奇珍异宝，炮枪火药等重礼，以求和好。太祖也以扎勒玛、赛汗苏尔塔拉图等人为使臣，携带南方贵重物品送给俄国，做为回礼。这几个月里，又从陶克玛克精选几千名身强力壮的兵士，前后共征集到一

万两千人。军师毛浩来心中大喜，向太祖奏道："凡兵不在其多，而在其精；凡将不在其勇，而在其智。"太祖听了，点头称是，便留下乌楞查尔比、宝鲁二人，暂守陶克玛克。又把莫和图罕的两个儿子赫尔和居尔，交给乌楞查尔比和宝鲁，让他们好生相待，取得民心，此地将来必有益处。然后杀牲祭旗，启程回军，于冬季末月回到国中。半路上窝阔台、拖雷、敖其格、嘎楚格叔侄四人，分四程迎接太祖大驾。

且说太祖回宫以后，大摆筵席，犒赏守国将士。当天夜里，军师毛浩来晋见太祖，说了几句暗语，便起身回去。次日早晨，四周响起鼓声，众将军都聚集到军师大帐。忽然三声炮响，六声鼓鸣，九声号起，军师毛浩来登上军帐，从箭袋里取出写着众将军姓名的一把箭抛于地下。众将军大惊失色，连忙拾起箭来一看，上面写着扎勒玛、扎布、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朝莫尔更、胡尔查拜利、温都尔斯钦、乌能图如、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赛汗苏尔塔拉图、特古斯朝克图、乌勒呼、巴音等十四人的名字，于是被点名的十四员将军，依次向前列于帐前。军师毛浩来说道："你们听着：主公乃是一国之首，众臣乃是一国股肱，兵士乃是一国盔甲，百姓乃是一国的衣食。你们十四人因何眼睁睁地放走主公，让他单人独马突进陶克玛克国的毛呼尔敖鲁盖山谷，陷进如此大难之中？"众人惶恐，连忙跪下说道："我等苦劝，主公不听。"毛浩来顿时变色，说道："俗话说，'人不猫腰头不着地，人不迈步身不移地'。主公兄弟一时不在身边，你们众人因何瞪着眼睛，让主公一人闯进死地？为了主公宁可你们几个人一同去，也不能让主公孤身陷入险处。攻打萨尔拉格国时，扎勒玛你砍伤了自己的肩膀，如今你已伤口愈合。如果把你脑袋砍掉了，你还能复活吗？这次主公如果遇难，勃特国岂不完了吗？还靠谁的气力？你们有何脸面说主公不听劝谏呢？主公四弟和三员大将听命！你们快把他们押将出去，有名列六卿之位不能杀戮的，就砍下他的头发示众！其余众人一律处斩！敢有违命相劝者，我立

地斩首！”说罢，大喝一声，踢开案几，唰的抽出剑来。帐下众刀斧手听见将令，一拥而上，将十四人五花大绑起来，押了下去。满朝文武各个面如土色，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太祖四子均已任职，到军帐前听命，便同三员大将、四位兄弟、四名幼主和五虎上将一起，跪于军师帐下，请求饶命。毛浩来见此情况，便取下军师头盔和帅旗，置于案上，说道："既然如此，我就辞退军师之职！”双方争执各不相让。那时正值年终时节，太祖依旧上山休养，他见此状，忙派陶尔根希拉传令。守门兵士见陶尔根希拉走来，一齐跪在马前，说道："军师执法严明，请主公使臣等候片刻！”说罢，击鼓禀告。这时布古尔吉出来迎进来使。毛浩来起身，向北而跪。陶尔根希拉骑马立于岗下，传主公之命："因我一人心窄气盛，不听众将军苦劝之言，其罪在我。我愿发誓，从此以后，不再单独冲进危险之地。此事仍让他们十四人作证。如再有差错，可加倍处罚他们。此次我愿出千匹骟马以赎其罪。望军师宽恕！”说罢，滚鞍下马。毛浩来起身，依命恕众，从宽发落。接着依次责罚：这次过失我未预料，也有罪责，该罚百匹骟马；比勒古岱、哈斯尔本来受命护主，但是二人擅离主公，玩忽职守，因此各罚五十匹骟马；这十四人虽然主公已替他们受罚，但六员将军各罚九匹骟马；八名侍臣每人罚七匹骟马。所罚马匹合在一起，加倍赏给有功将士。”然后又说道："从主公四弟、四员大将、四个儿子、六位大臣、九位上卿、五虎上将，以及各位偏将和众军士，从此以后跟随主公出征，明知危险而不劝谏，让主公冲进险处，危及性命，便打八十大板；如致使主公受伤流血，便斩首示众；如伤害主公身躯，便满门抄斩；如使主公丧生，便诛灭九族。自军师至兵士百姓，一律如此。此令至关重要，大家写于前胸衣襟之上，牢牢记住！”说罢，又吩咐太祖四弟、四员大将、四位上卿①、四个亲家②，一十六人，每人交一颗护身

① 指扎勒玛、扎布、朝莫尔更、希热呼图克等四人。

② 指敖拉古努德、洪格尔特、索隆古斯、伊勒古那。

的绿松石；吩咐四位幼主，每人交一颗除尘的明珠，共计二十颗宝石。用四颗宝石将太祖四弟和四位亲家分开，系于四个膝盖之上，又向太祖索取一颗自幼带在身上作为护身符的鹿牙之上的金刚石，嵌于正中的膝盖上作为中心，然后系在太祖身上，上面写着二十人的名字，众人向前，向太祖进言道："所谓十八般武艺，乃是男子大丈夫护身之要术。所谓十八颗绿松石，乃是人们护身的宝石。四个兄弟、四位亲家、四个幼主、四员大将、四位上卿，乃是保护金刚石一般的高贵主公的护卫。主公一旦有失，这些宝石就象断线的珍珠纷纷散落。因此祈求主公，把这念珠系在胸前，记注众人的进言，不要亲身冲入险地。好比这念珠的索线串在金刚石的中心，金刚石的中心一旦毁坏，念珠就失去依托，四处散落。念珠如果没有金刚石作为中心，就难以成其为念珠。那四颗宝石的膝盖，就好比是主公的四弟，将来谁能用心学到主公的文采风流，就象这膝盖上的金刚石。也就成为金刚石中心，会象主公一样，操持一国纲纪，被尊为念珠之主。望主公明鉴！"说罢，献上念珠，太祖大喜，赞不绝口；接过念珠，戴在胸前，然后从腰间取下骑马的装饰，嵌有九种宝石的鹿牙，连同刀子和绳饰一面赏给众人，一面解释道："所谓九种宝石，乃是男子大丈夫的九种品德。何谓九种品德？一是体谅他人的疾苦，二是不做任何黑心之事，三是敬重所有的人，四是遇事细心考虑，五是不食自己所言，六是不贪淫女色，七是不图别人之财，八是时时反省知耻，九是治事绝不灰心。这九者具备，乃为孝子，可称英雄好汉。用鹿牙的意思，乃是教男子大丈夫办事要刚毅果断。用牛角裹住宝石的用意，乃是寓学于心，外显刚勇，表粗内细，即使有举世之才也无外露。从今以后，你们贤臣勇将，国戚宗室，臣民百姓，都要依令行事。那怕做到其中的一两件，我作为主公定要纳言，照这十八般武艺约束自己！"众人听了太祖这一席话，无不动心，唯命是从，叩首而辞。毛浩来当即传命，上至军师，下至兵士臣民，都要记住这九种旨谕，人人会念，个个会背，又吩咐人们戴

上嵌有九颗宝石的鹿牙和刀子。从此开始，人们戴十八颗念珠、九颗嵌有宝石鹿牙之风盛行了起来。今世之人喜欢佩戴十八罗汉念珠以及配着刀子的绿色鹿牙，便是从那时留传下来的习俗。

却说论功大小，分别行赏，此话不题。丙辰之年至此终了。到了年终时节，依旧祭天拜佛，大张筵席，犒赏将士。丁巳之年从此开始，依照新年的规矩，拜年磕头，新春佳节，远近亲属聚在一起，设宴贺喜。

是年南宋十四世帝宋宁宗赵扩庆元三年，金朝六世帝金章宗完颜璟承安二年。太祖三十六岁。

且说当年勃特国四方无事，百姓安居乐业。光阴似箭，转瞬又到了夏季。这时东赫利特那位多情女郎,可怜的索隆高娃公主，又来到阴凉的野林里，在绿草如茵的清泉旁边徐徐散步。泉水里映照着她那白玉般的脸庞，倾听着黄莺动听的歌唱，不禁情丝绵绵，想起乃恋国那位英俊的青年阿拉坦沙嘎。公主身倚在岸边横卧的柳枝上，在清水里倒映着自己的身影，一位白玉般的仙女，用手托着下颏，站在碧光之中，一对柳叶似的细眉中，深藏着无尽的愁思；一双水晶也似的眼睛里，深含着难忘的情意，玉笋也似的指尖半露于绸袖之外；垂柳也似的苗条身段斜掩于绿阴之下。此时公主年过二十，柔情无奈，低声抽咽，回忆着阿拉坦沙嘎的体态风貌，忽然想起他离别时紧蹙着清秀的双眉，难舍难分的情景！又想起他离别时说的“姐姐,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找别人，如若背约，就象这支箭一样”这句话，热泪不禁夺眶而出。越想越觉得伤心，竟在无人的旷野里呜咽起来。

男女之情多深沉，
愁情相思何时终！

美丽的公主在密林深处低声哭泣，谁个不深深地同情她啊！索隆高娃一面哭着一面唱道：

当初的盟誓啊，
何时才能实现？

你我情长意深，
等得我头发快白。
我天天盼日日想，
身体已经难以支持。
即使我死了心也不变，
即令我成了一堆白骨，
也绝不会改口食言。
我实在难以忍受啊，
而你又是多么的狠心！
如今你享尽人间快乐，
而把这有口难言的我，
难道忘得一干二净！
我的心快要撕裂，
何时才能离开人间！

公主胸贴在柳枝上呜咽，一颗颗泪珠儿往泉水里滴落，泪水和泉水溅碎了她的芳心。

却说公主一人正在那里伤心流泪，随身丫环过来叫她，公主连忙转过脸去，用泉水洗了洗泪脸坐在那里，丫环说道："今有安都、胡尔嘎、嘎拉布、帕拉古岱四位旧臣求见公主，说有要事相告。"索隆高娃听了此言，大为惊异，连忙洗脸，到绣帐见了那四人，四人急忙跪地说道："我们的幼王决计要攻打勃特国，那个多嘴的坏蛋扎木哈，四处奔走，搬弄是非，断送了好几个国家，如今他又跑回来，不知说了一些什么话，又惹起事端，要举兵攻打勃特国。依我等之见，此事决然不可。一来我们毫无道理，二来即使攻打勃特国也无取胜之理。如今勃特国攻占了附近的许多国家，念我们是旧交故友，人家从不与我们作对，这已经是很大的面子，我们怎能反去侵犯别人？我们目前新任职的朝臣，一则不知我们与勃特国有深厚的交情，二则依仗这两年征兵较多，便觉得了不起了。他们哪能替我们社稷考虑！再说那些随风倒的

外来小部落，哪能替我们卖命效劳呢？我们一打勃特国，我们的赫利特就象以卵击石，分崩离析。因此，我们四人瞒着皇主来报公主，请公主劝说皇主，不要兴师惹祸！”索隆公主聪明伶俐，听了四人所言，长叹一声，连忙扶起他们，说道：“父皇没有来由，怎么起了这个念头？”安都说道：“这都怪当朝新太师固尔勒吉格那。是他挑起的，背后扎木哈小子给他出的主意！”索隆高娃叹息一声，说道：“本来此事与我们女子无关，虽然如此，我也不能不替父皇着想。待我慢慢地见机行事，劝阻父皇；到时你们四人也从旁进言，帮我说话。”赫利特的王罕陶高利勒又怎么想起攻打勃特国呢？说来话长，这要从几年以前赫王登基时说起。

当初伊拉固、扎木哈二人，花言巧语，设下软硬之阵，谋害太祖，到头来赫王被抓走，逆子伊拉固听信乱臣扎木哈之言，篡了父位，自称王罕。可是事不凑巧。其父赫王不但没有被杀，反而携带一大批礼物返回国都。伊拉固等人大失所望，自觉没趣，只好称其父为王罕，大张声势，荣耀无比，整修宫殿，进出列队，有胜天子，仿效金朝皇帝之威仪，从南国购来许多细乐礼器和车帐乘辇，又驮来好多黄色的锦缎绫罗，张灯结彩，大肆铺张。那些北方小部落未开眼界的小人，见他这样，眼花缭乱，不免动心，为空言所骗。那些小部微族、无名小国、零落之部、离散之群、叛逃之众，听说赫利特的皇号空名，又被甜言蜜语欺骗，纷纷从四面八方投奔而来，其数难计，有如蝇群。不到几年的功夫，其势大振。于是伊拉固野心勃起，一面不分昼夜广集人马，一面仿效金朝的汉官威仪，任意封职。伊拉固封自己为皇太子、伊新王并三军都督元帅；封扎木哈为兼管文武上卿，出则为元帅，入则为丞相；封妻叔塔塔尔部落的固尔勒吉格那为总管社稷重事以及军民、仓廪诸事的上卿，在朝为宰相，出征为军师；又塔塔尔部落的特木勒吉格那老汉有两个儿子——伊拉固妻子的二弟，一个名叫敖林岱，一个名叫高林岱。敖林岱封为太师，高林岱封为太

保；封小老婆之兄、岱其古德部落的乌仁扎德乌利为少师；封瓦伊兰小部落主乌和尔巴图那为少保。此外，又封新降的卓利亚部落主呼尔古斯以及敦乃部落主绍玛布勒、呼利部落主伊拉查克、希利部落主巴塔、吉尔玛部落主布和希尔等五人为五虎上将；封安都、胡尔嘎、帕拉古岱、嘎拉布等四位家臣为镇国公；封心腹比拉德尔为大先锋；封亲信敖楞呼、高尔格二人为御信使。伊拉固等人百般哄骗，不到两年功夫，北方一带的奉承阿谀之辈，纷纷前来投奔赫利特，因此伊拉固水涨船高，野心勃勃，指天发誓，要消灭勃特国，派扎木哈去好几个国家游说举兵，均被勃特国击败。扎木哈又去策动陶克玛克起兵，弄得人家国破人亡，逃了回来，恬不知耻地笑嘻嘻地说道："萨尔拉格的萨木吉（猴子）、陶克玛克的托刺（兔子）们，都是毫无用处的饭桶，到头来还得我们自己出力才行。俗话说得好，'别人的福气靠不住，野鹿的角儿不成套'！"伊拉固忙问如何破勃特国之计，扎木哈附耳说如此这般。伊拉固听了大喜，当即取出南方良缎，本地精皮，黄金元宝等贵重礼品，交给敖楞呼、高尔格，叫他们去找勃特国太祖族人阿尔达、胡萨古尔、达勒吉岱。对他们三人说，我这里已立下皇位，你们三人作太师、太保、少师之职，至今仍在空着。如果你们现在来，官职实为可观。或者说我就要起兵讨伐，到紧要关头，你们从内部助我一臂之力，也可建立大功！说罢，叫他们扮作贩卖白蘑的商人模样，收拾好绸缎绫罗，白银黄金等细物，令其即时起程。

且说伊拉固在国内布令征军，广招人马。从十五岁的孩子到六十五、六岁的老人统统应征。这样，自己的人马加上别人的人马，共计七万八千余人，然而却扬言号称十万大军。随子应征的母亲，从弟应征的姐姐和随夫应征的妻子，不计其数。还有那随独子应征的寡妇和随孤弟应征的处女。

且说赫王登基之后，威风凛凛，异常荣耀。一面十分得意，一面为父的难免替儿子着想，是否出兵勃特国，心中犹豫，拿不

定主意。觉得儿子的主意，女儿的劝言，皆为有理。正当赫王左右为难的时候，扎木哈悄声对伊拉固说道："如今皇主举棋不定，难以决断，都是你妹妹索隆公主和四位国臣暗中进言所致。因此王弟晋见固尔勒吉格那丞相，让他如此这般地行事，此事方可成功！"伊拉固依言，大设筵席，请太师固尔勒吉格那坐于上席，殷勤款待，附耳说了几句密语，固尔勒吉格那老人欣然领命。到了次日，固尔勒吉格那擂响号鼓，走进内宫，拜见王罕，立于一旁。王罕念他是亲家，便赐给座位，令他坐下。然后降旨问道："贵卿亲家，你有何要事进宫？"固尔勒吉格那奏道："臣为皇主陛下，千年万载永保皇位着想，进一句肺腑之言。皇太子伊新王废寝忘食，一心一意光宗耀祖，留泽后代。上天可怜，神祇庇护，不到几年功夫，让皇主登基，万方来朝。臣下有一名先锋、两员信使、四位贵臣、五员虎将、六位上卿，百官齐全；兵有三万御士，十万讨平大军，水陆俱全。此次集会实为难得。铁木真这小子祸及四方，糟踏勃特，奴役他族，折腾布尔罕嘎拉顿的百姓，我们不趁这个良机消灭他，更待何时？"固尔勒吉格那继续奏道："皇主陛下，您若与之为伍，将白玉般的公主嫁给他的弟弟比勒古岱，与他结亲，那么到头来势必跪于他的桌前，变作他的奴仆。我们的幼主伊新王尽管不好，可他终究让您老人家坐上了龙垫檀椅，住上了金顶蟒宫。出则宝盖遮日，进则珠宝耀眼；用餐时歌声悦耳，卧榻时香烟缭绕；宫分九门，门前立着九九兽像，通使十方，万国前来会朝。皇主竟不替如此孝敬的太子作长久的考虑，反而偏袒捆绑您去的凶狠霸道的勃特国主，这于您陛下到底有何益处！勃特国主虽然几次出兵搭救过您，可将您五花大绑地押去，偏偏又不杀您，反而给您穿上锦缎绸衣，这归根结底是软硬兼施，用甜言蜜语哄骗您，叫您上他的圈套，变成他的奴仆，踩在自己的足下。请您好生想一想，拿着这金山般的皇朝，却上顽敌之奸计，去充当与我无干的宝尔吉格德族的奴才，您能忍心吗？他们这一放人归土之计，好比就是哄骗成年女子失去贞

操一般！皇主陛下，请您明鉴。那心狠手毒的铁木真果真对您贴心贴意仁慈宽大的话，那他当面因何将您象狗崽子一样捆绑，把您父母赐给的身躯脱得象山鸡野兔一样精光，作人家的笑柄？他说敬重您，表现在何处？表面上虽然替您解下捆索，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您穿上，但明明是把您不当人看待。他的臣下把您捆着押去，他真的不知道吗？明明是把您脱个精光，捆在马上，驮了回去，铁木真他果真不知道吗？比方说被人奸污的女子，还有何贞节可言呢？因此，望陛下能擦亮眼睛，千万不要被狡猾的铁木真小子所蒙蔽！”说罢，连连磕头。赫王本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加上听了他这一席巧言蜚语，又羞又恼，心中大怒，早把当年太祖不杀之恩，忘得一干二净。赫王为他一时的胡言乱语所迷惑，顿时勃然大怒，唰的抽出腰刀对固尔勒吉格那说道：“深思熟虑的固尔勒吉格那，心底善良的丞相，你把我从梦中叫醒，你使我想起忘记了的事情。你不这样提醒我，我这个老胡涂就一直被蒙在鼓里，我发誓我不在这清醒的时机歼灭狡诈的铁木真小子，就象面前的这个碗一样粉身碎骨！”说着一刀砍碎了放在面前的九宝金碗扎比雅[1]，厉声布命传下令箭。

话说固尔勒吉格那从宫中出来，将此事细述一遍，然后夸奖扎木哈道：“扎木哈宰相的话，果真说到了皇主的心头。我说那些硬话时语中带了不少刺儿，你三令五申要我这样作，不得已我才说的。要不这样激他，事情不会这样一帆风顺！”扎木哈笑着说道：“你若不激怒他，他是不会亲自出阵的；如果他不亲自出马，众部落不会卖力，因此我才想出了这个主意！”次日早晨，百官会朝，贺喜叩拜道：“皇主明鉴，顿开茅塞！”伊拉固举目一看，四位镇国大臣未来，心中懊恼不已。嘎拉布听到此讯，独自上朝拜见。此言此计，均出自扎木哈一人之口。

却说正当急急传令，搭兵买马之时，乃蛮国的伊德尔道布也来催婚。安都、帕拉古岱等人备述前由，说道：“如今正是兵荒

① 扎比雅，一种宝碗。

马乱之时，为何不等勃特国的事有了头绪再说？”说罢，便留下彩礼，令其回国。

闲话不题。且说赫利特文武百官朝拜已毕，赫王乘辇回到内宫。这时索隆公主带安都、胡尔嘎、帕拉古岱等人，迎面跪拜道："勃特国一连几次接济我们，与我们没有一发之仇，为何举兵侵犯别人？勃特国国主英明，朝臣忠厚，武将踊跃，军汉强悍，不会轻易攻破。我们即便打赢，也会落个无故侵犯别人的罪名，请父皇三思！”王罕见她苦苦相劝，心中犹豫。伊新王见了此状，十分着急，连忙发话说道："妹妹，你为何替勃特国说这般好话；你因何不提勃特国主当众污辱父皇的事情？那不是明明欺人太甚吗？”索隆公主说道："那是因为勃特国主大难临头，不得已以父皇之命来抵，不是有意来犯！”伊拉固无言可答，恼羞成怒，便强词夺理地说道："哎，妹妹，你总是袒护勃特国的铁木真，是不是想嫁给他的弟弟比勒古岱？比勒古岱脸如黑漆，模样古怪，满面疙瘩，好不难看，妹妹你生得白玉一般俊美，怎能与他结发为妻？”索隆公主见他说出这般混帐无理的话，急得有话难说，有理难辨，满面羞愧，放声大哭，转回北帐。安都等三人见此情景，都不敢声张。

却说王罕听了女儿的话，稍有悔悟之意。然而话已出口，砍碎了宝碗，就只好点起人马，支起九九军帐、金顶蟒棚，打起遮日的龙盖日月旌幡凤凰大纛，摆开天子的阵势，压中军之阵，安营扎寨。扎木哈元帅当即挥旗，调兵遣将，因嘎拉布心怀二意，派为头阵，令他引五千人马充作先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逢村扎营，遇敌擒首，只许前进，后退斩首。叫他一马当先，立即出发。令五虎上将呼尔古斯、绍马布勒、伊拉查克、巴塔、布和希尔五人，各引五千人马，与敌相遇随机应变，叫他们马上出发。扎木哈带高林岱和太师太保领一万人马，为左翼将军。太子伊拉固带少师乌仁扎德乌利、少保乌和尔巴图那二人，带一万人马为右翼将军。王罕带宰相固尔勒吉格那、先锋比拉德尔等人统领中

军，阵前高悬三军帅旗，阵后打起貂尾大纛，几十面黄缎宝盖遮日，几对香炉一路缭绕，马背上乐声四起，眼前飘着五色号带。此时此刻，威风凛凛，胜过达赖喇嘛、班禅大师的风姿派头，真是耀眼夺目，振奋人心。旗幡蔽日，刀枪如林，车马如流水，强大的军列犹如以山压卵，以河冲叶。忽然炮声震天，尘烟腾空，杀气冲天，鼓声震人，潮水也似地涌向勃特国。

那时，赫利特原来的使臣阿苏利见扎木哈把持朝政，深怕报旧日之仇，趁机陷害，便推说胸部被马踢伤，辞去官职，闲居故里。不久以前，赶着几千匹良马到长城以南金国东北都直辖兴中府、兴中县、永德、永巴等地[①]卖马，归途中听说赫王兴兵讨伐勃特国，暗自冷笑，盘算把南方带来的细软物品卖给他们。刚行至赫利特东部边界，那各部落的人众蜂拥而上，抢作买卖。这时恰遇赫利特派出的细作、贩卖白蘑的敖楞呼、高尔格二人暗地叙话，勃特国东部边界的细作陶克敦固之子安敦从中探知此事，大为吃惊，立即罢市，暗中盯梢那两个蘑菇客商，跟踪至勃特国布尔罕嘎拉顿附近，便摸黑进去生擒敖楞呼、高尔格二人，押送到军师毛浩来帐前。毛浩来重赏安敦，深加夸奖地说道："名门子弟安敦，你真是无比忠诚，你留心查访，得知赫利特人偷渡索古斯乌能根河的消息！"说罢，赏宴款待，又派他去查访消息。然后派人搜查那两位客商的东西，搜出白银彩缎等物，偏偏没有找到金条和书信。毛浩来升帐，将一应物品全部搬来，令左右细查，终于从鞍垫里找出那封密书。毛浩来叫左右躲开，将刀搁在蘑菇客商的脖子上喝道："快说实话，如有一丝隐瞒真情，就砍下你们俩人的脑袋，"不知两位客商是死是活，请看官允我到忠信、成信二府看过众公子小姐祭祀牛郎织女二星的斗智盛会以后，再提笔续写。

---

① 均为西陶克玛克的属地，金朝把现今三座塔所在地朝阳县称为兴中府，把哈拉浩特称为泉州。

第二十四章

塔斯山口军师智破五路赫利特军
塔尔克河太祖义释赫王陶高利勒

宋宁宗庆元三年，金章宗承安二年，是年太祖仍三十六岁，岁次丙巳。

豺狼群里降石雨，
鏖战时机放主帅。
破而不亡真天子，
留得宏福至今传。

且说军师毛浩来顿时变色，施以重刑，敖楞呼、高尔格二人难以说谎，只好从实招供，毛浩来这才收刃，将他二人押进地牢。一面严令左右心腹不可泄密，一面吩咐贴身使童乃蛮降兵里选留的达尔海达公，立地到各路军营暗中查访，是否走漏了消息，然后收下赫利特的礼品和书信，等陶尔根希拉来后，同到太祖传事殿里，叫人点燃大帐中的蜡烛，吩咐门护千万不要放入闲人。说罢，拾起报时更木敲了几下。太祖听见更木之声，突然惊醒，连忙着衣从里面走出来，面露笑容，问二位大臣道：

两位机智勇敢的大臣，
你们来向我告诉什么急事？
想必事情涉及到我的朝政，
望毫无隐瞒地告诉我听！

刚一说完，毛浩来连忙跪下奏道：“赫利特国的赫王恶性难移，如今他又恩将仇报，提兵而来！”说罢，一面将前事原尾细述一遍，一面献上礼品和书信。太祖看了，勃然大怒，厉声吩咐道：

阿尔达、胡萨古尔、达勒吉岱，
简直是没心没肺的坏种。
他们曾经犯下了死罪，
是我救了他们的性命。
如今怎么忘记了大恩，
倒去勾结远方的敌人？
快去押来斩首示众！

此时足智多谋的毛浩来急忙叩头，说道：

心如明镜的圣主，
请您压下一时的激怒。
也许这是敌人的奸计，
先把底细探个清楚。
事情如果真的是这样，
还得想个别的计谋。
如果是用的激将法，
我们就静静地等候他。
如果这是一种谋略，
我们就要将计就计。
如果这是诡计阴谋，
我们就得慢慢地对付！

说罢，取下帽子跨步叩首，手执腰带，欠身下跪，收起前襟，叩了两头，然后向后退了一步，又向前迈了一步。太祖见他这样，已知必有良计，心中大喜，面带笑容地吩咐道：

深谋远虑的军师，
你的暗号我已知几分。
用兵如神的军师，

你的计谋我已料二三。

举国上下如何调遣，

都由你自己去作决定！

太祖吩咐已毕，便叫六盏明灯引路，转回内宫歇息。陶尔根希拉、毛浩来二人叫左右执灯回帐。路上与扎勒玛、扎布二人相遇，二人连忙说道："上卿、军师二人连夜进宫奏事，定有军机要事，最危险的地方请派我们两人，我们誓尽平生之力，荣立战功，替天子社稷效劳！"二人所言，正合军师心意，毛浩来说道："紧急关头定派你们，望你二人尽心尽力，立下血功！"说罢，握住二人之手，传授真假混用，以假乱真之法，便离别而去。

且说毛浩来回帐之后，当即派人召来阿尔嘎松的胡尔古勒吉，让他召集众人。传令已毕，便斜身躺下歇息。等众人散去，夜深人静之后，暗访各军营的探马达尔海达公回来，慢慢地奏道："各营兵士纷纷传说，安敦大臣巧捉蘑菇客商，而赫利特的使臣，一概不知其由。"毛浩来听了大喜，便吩咐达尔海达公几句话，给他一支号箭，让他执刀把蘑菇客商押来。那两个蘑菇客商一见刀和号箭，吓得魂不附体，放声大哭，捣蒜也似地磕头求饶。达尔海说道："我常在军师身边，他喜欢我，我若设法把你二人放走，你们能报我的大恩吗？如其能够，我便试一试！"敖楞呼、高尔格二人连忙磕头，说道："父臣如能救我二人性命，必当重报。送给阿尔达、胡萨古尔、达勒吉岱三人的金条藏在靴底，权且作为回敬之礼！"达尔海听了，心里喜悦，吩咐二人道："你们二人见了军师以后，他若宽恩将你二人放走，你们二人一定要发誓归附，愿回赫利特去作内探，那时我从旁替你二人说情相助！"说罢，便将二人押来。此时毛浩来早已取下门外两支扎耳的令箭，拿在手里等候他们。军师见二人进来，便把那支令箭交给达尔海，吩咐道："你把这两支令箭刺进这两人的耳根，把他们拉出门外一刀砍死，取下首级悬挂示众！"敖楞呼、高尔格二人听了此言，心惊胆颤，连连叩首求饶道："如果留下我们一线

之命，我们暂作通报赫利特一切机密的内探！”达尔海连忙跪下，从旁说情道：“与其杀死赫利特的这两个废物，不如宽大为怀，饶了他们的命，一旦到了紧要关头，也许还有点用处。望军师多多宽恩！”毛浩来沉思良久，说道：“这两个不成器的家伙，怎能委托他们办事呢？不如拉出去砍掉，再去跟可恶的赫利特人拚个高低！”达尔海又连忙跪拜道：“他们虽然无用，不妨放回试一试；他们虽然无德，也可吩咐使用一下！”毛浩来稍思片刻，说道：“放走你们二人倒有一处可用，不知你们二人能不能做到？”二人听了此言，趴在地上，扯开嗓门喊道：“既然给我们留下一条性命，那怕火海也要闯进去！”毛浩来见他们一再起誓，微微一笑，便去坐在帐外虎皮椅上，说道：“既然如此，你们二人把这封密书缝在衣襟内给他们送去，如能得到回书，连夜给我送来。所送礼品，书中已改为以后送去，他们不会盘问你们。你们回来再去的时候，我将告知你们如何回话。你们二人如果暗自逃回，你们的国主定会怀疑你们泄漏了机密，加害于你们。因此，我还要告诉你们一条生路。今天我叫你们办这件小事，只不过是试一试，如果心地诚实，还有好处用你们！”说罢，押回牢里，叫使童达尔海看管。达尔海佯称当夜破牢逃走，于是科罚达尔海四只绵羊。

却说敖楞呼、高尔格二人吓得魂飞魄散，依计行事。弄到回书之后，敖楞呼想暗自逃走，高尔格劝道：“此事不可，回去之后何以回言？他们三人写回书岂有不提收到礼品之理？事发之后，你我二人定被杀掉，与其回去受戮，还不如留在此处另谋生计。”说罢，回来见了毛浩来，将回书献了上去。毛浩来接过回书一看，原来是阿尔达等人作内应的密信。毛浩来当即夸奖他们不食前言，厚赏款待，把二人带来的银宝锦帛赏给他们二人，又改了回书的内容，替他们准备了回礼，嘱咐二人道：“一旦事发，你们二人必定受害，因此千万不可违弃我的话。”敖楞呼、高尔格二人见毛浩来这般守信，又如此慷慨疏财，先是怕其威势，后是感其宽仁，如今又见他恪守诺言，便十分感动，双眼落泪，拜伏于地，

请求收纳。毛浩来见状，微笑着说道：“万万不能这样，你们的父母兄弟妻室儿女，均在赫利特国，你等投诚，岂不害了他们吗？身为男子大丈夫，连妻室老小都不能保全，还要致害于他们吗？受降就得心悦诚服，人何必留在这里呢？你们如果真有赤心，希望你们回国之后，通报情况，助我大业，其功绩不小。那时你们的远亲近戚，人人可享受衣锦食膏的富贵！”敖楞呼、高尔格听了此言，以手加额，拜伏于地，咬破拇指，洒血起誓，一心归附，连夜回去。这真是：

威福均是贤达志，

能消钺斧感肺腑。

且说次日清晨，毛浩来急忙传令，全国上下起程，向三百里以外的塔斯山下大河方向挪动。众大臣虽然不敢劝谏，却在背地里暗暗叫苦：“不知因何事故，我们的主帅这次作这样的蠢事？一听说赫利特发七万人马来攻，就要搬家，那么以后他要发二十万人马来攻，又往何处迁移？”密探达尔海使童暗中听到来报军师，毛浩来听了大喜，令人擂鼓，召集众将，商议拒敌或逃跑事宜。众人挠头搔耳，顿足说道：“我们勃特君臣相聚以来，国势日振，上托主公洪福，下赖军师神算，多次出征，无不克敌，从未如此拔寨移营。此次如果突然逃跑，不但往日多年的英名毁于一旦，全军将士也会心灰意懒！”毛浩来笑道：“俗话说，‘遇事害怕于命有利，遇事躲避逃身有路’。你等众人难道不知这个道理？如今远处的大军来不及调遣，只能用现有的六七万人马去迎敌。因此，不能不怕。我们逃走以后，他们仍不放过，无奈就只能与他们厮拚。众将军要务遵军令，不得违背！”又吩咐道：“旧臣蒙格利克、蒙格图二人和陶克敦固、占布拉二人，带八员小将和四位幼主领五千人马保护主公，服侍老小，到塔斯山下扎营歇脚，蒙格利克为总管，诸事均听他的调度；布古尔吉兄带比勒古岱、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三人领四员小将，带一万人马到塔斯山下希尔拉吉岱草原埋伏等候，布古拉尔兄带哈斯尔、钦达嘎那斯钦、胡达嘎那布和三人，领四员小将引一万人马到塔斯山

附近的那尔苏台林里等候；楚鲁兄带瓦其尔、朝莫尔更、胡尔查拜利三人，带四员小将领一万人马到塔斯山附近的布尔嘎苏台沙窝里埋伏等候；陶尔根希拉兄带嘎楚格、温都尔斯钦、乌能图如三人，领四员小将统一万人马到塔斯山附近的胡鲁苏台河边埋伏等候；苏布格岱、珠勒格岱、海鲁更、惠拉德尔等四位将军同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赛汗苏尔塔拉图、特古斯朝克图、乌勒呼、巴音等六位大臣，率领一万人马保护主公大驾，到塔斯山前平地安营等候；我带扎勒玛、扎布二人统领新旧将士巡查各地，去向不定。胡尔古勒吉、安敦二人轮流报信！”毛浩来将各路人马分拨已毕，方走进大帐，奏请太祖亲赴塔斯山，趁初秋时节，围场打猎，操练人马。次日寅辰动身起程。

却说阿尔达、胡萨古尔、达勒吉岱三人详记此令，派人飞报赫利特的伊拉固。不久以前，赫利特的敖楞呼、高尔格二人连忙回国，献了回书。伊拉固拆开一看，书中语带奉承之意，深表谢恩之心，然后写道：“此次果有战事，我等三人以为内应，死战相助，必将也速该巴特尔的五个儿子一并捉获，合力踏平勃特国铸成大功，以为进身之阶。”

话说伊拉固、扎木哈等人见了此书，心中甚喜。时隔不久，又送来一封密书，书中写道：“奸贼毛浩来移居塔斯山中，因此难以扑捉也速该巴特尔的五个儿子。如今他们伏兵某地，如能分兵包抄，必将全部生擒。他们大兵远住，未及召来，所领人马合计不到七万。”伊拉固见了，喜不自禁，便将此书献于父皇，口称这是天赐的良机，便催动人马急急向前。这当儿，敖楞呼、高尔格二人早已将此消息报知毛浩来。毛浩来暗自想道，此事正合吾意，便亲往各营，密授良计，吩咐照常打猎。

却说赫利特的元帅扎木哈率领大军奔向塔斯山途中不经布尔罕嘎拉顿，径直行至塔斯山前，急忙传令，吩咐道：“太师敖林岱带卓利亚部落首领呼尔古斯领一万人马，截击勃特国希尔拉古岱草原布古尔吉的伏兵；太保高林岱带敦乃部落首领绍玛布勒领

一万人马，到那尔苏台草原截击布古拉尔的伏兵；少师乌仁扎德乌利带呼利部落首领伊拉查克领一万人马，到胡鲁苏台河边截击陶尔根希拉的伏兵；少保乌和尔巴图那带希利部落首领巴塔，到勃特国布尔嘎苏台沙窝，截击楚鲁的伏兵；我同皇主和太子率领大小部落首领和众将士，分兵三路截击勃特国主和军师的大营。听说他们空下布尔罕嘎拉顿到城外伏兵，因此，不能冒然进犯！”各路人马分拨已毕，次日早晨卯时，大炮一响，赫利特国七营人马一齐上阵，纷纷涌进塔斯山口。中军人马到塔斯山平地一看，旷野茫茫，无一人迹，只见深草丛中野鹿狂奔，一片荒凉，令人生畏。王罕、皇太子、丞相、元帅等人，大为惊诧，瞪目结舌，以为又中了毛浩来的奸计，便勒转马头，率部撤退。忽然野兽惊跑，平地扬起尘土，只见一彪人马箭也似地飞来，大喝一声，吓得王罕以下全军将士魂不附体，急忙擂鼓，人马分作三队。这时军卒指着对面军旗说道：“来者不是勃特国人马，是我们太师敖林岱的号旗！”众人这才宽心。停住擂鼓，刚要问话，突然对面人马群里炮声大作，鼓声大震，旗动门开，只见勃特国军师毛浩来横握铁棒，拍马出阵，厉声责骂王罕道：“忘恩的陶高利勒，背信的伊拉固，反叛的扎木哈，狗屎不如的胡尔勒吉格那，你们今天来找死吗？”说罢，挥动虎旗，只见大军猛地后退了一下，分作两路，如同大鹰展翅，猛力扑兔一般杀了过来，此时赫利特人马一来无备，二来也未顾得上摆阵，惊恐万分，扎木哈率先逃跑。毛浩来传令军士喊道：“谁人献上陶高利勒的首级，就重赏一千匹良马，一千两白银！”喊声四起，震天动地，王罕听了，吓得屁滚尿流，连忙取下金冠系于马鞍，不敢招架，朝着西北方向逃去。刚刚脱险，只见西南面山头的凤凰岭上燃起烽火，炮声隆隆，好似山崩地裂。王罕又勒转马头向北面跑去，刚到三十里以外的亚玛图平原，忽遇太保高林岱逃散的一支人马，听军卒说道：“我们去掩杀勃特国四面埋伏之兵，到了那里，连一个人影也未见到。听说太师敖林岱的人马，也在途中跟勃特人马相遇，

被他们突袭打败，我们只遇见了他们败散的几个兵士。其余各队如何，至今不知！”王罕这才从马鞍上解下金冠，戴在头上，蹋镫叫苦。在亚玛图平原僻静之处下营歇脚，传令做饭。这时扎木哈突然发现从山谷里飞来一支人马，三队人马大吃一惊，一声呐喊，便丢下营寨，踏上高山。等那支人马走近一看，原来是本国太师敖林岱的一支人马，众人这才放心，走下山来。询问来由，敖林岱回说："我们奔到希尔勒吉岱草原一看，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只好沿着塔斯山的深谷走去，忽然与勃特国的国主所领人马相遇，被他大杀一阵，逃到这里！”原来勃特国所传四面埋伏，均为虚张声势，各路人马都埋伏于赫利特人马的回归路上，只有太祖、毛浩来和四位幼主所领三支人马到塔斯山上狩猎作乐。那荒岭上的营寨均为空寨，陶克敦固等人虽提兵出来，到第二天夜里，都回身转去，到布尔罕嘎拉顿附近等候。那时太祖、毛浩来二人各带两万人马来回绕山行进，首尾相连，诱杀赫利特四路人马。

且说赫利特的敖林岱提一路人马前来截击希尔敖吉岱草原伏兵，恰与太祖人马相遇。太祖率部突入其军大杀一阵。敖林岱出乎所料，大军被分割为两段，卓利亚部落首领呼尔古斯同太祖相遇，太祖大喝一声，呼尔古斯吓得魂飞魄散，坠于地上，众军士连忙扶起，搀上马鞍，不战而退。太祖擂鼓，四员小将一齐上阵，大杀一场，缴获数车旗幡、兵器和盔甲。这时军师毛浩来率军追击王罕人马，太祖也挥军到那尔苏台密林中掩杀赫利特人，恰与赫利特太保高林岱的人马相遇。太祖传令鸣炮，从侧面吹动军号，大放乱箭。赫利特的高林岱和敦乃部落的首领绍玛布勒的人马，都聚集在风口，无法睁眼，顺河逃窜。这时太祖人马一路追杀，如猛虎进到羊群。高林岱、绍玛布勒等人紧紧拽住马鬃，死里逃生，收集逃散兵士。又与冲散王罕人马的毛浩来所领人马相遇，被大杀一阵，拚命抵抗，方得逃脱。

这时太祖与毛浩来合兵一处，相继追击，掳获赫利特人马。半路上恰与赫利特少师乌仁扎德乌利、呼利部落的首领伊拉查克

二人截击胡鲁苏台河伏兵扑空而归的一支人马相遇，太祖传令鸣炮擂鼓。呼利部落的首领伊拉查克从远处看见太祖的红幡宝盖，暗自想道：上天助我，送来铁木真！便心中大喜，率军迎住太祖。太祖让人问话，伊拉查克哈哈大笑，高声说道："我乃大赫利特国王罕手下的无敌常胜虎将伊拉查克。今天上天有眼，给我送来了你铁木真小子，赶快下马受缚，便饶你死罪！"太祖听了，冷笑一声问道："谁敢出来应战？"话音未落，见阿拉格飞马出阵。伊拉查克又高声喊道："铁木真，你快出来，让我割下你的脑袋！"话音未落，唰地一声早有一支飞箭插入伊拉查克的口中，顿时惨叫一声。众人一看，阿拉格拍马飞至，提着伊拉查克的脚，将其脑袋摔在一块巨石上。仔细一看，那支飞箭穿透了他的咽喉。原来苏布格岱听伊拉查克粗言伤人，心中大怒，暗放此箭。众兵士见此情景，笑声不止。这时那边毛浩来与赫利特少师乌仁扎德乌利对阵，只一个回合，毛浩来用铁棒将乌仁扎德乌利的脑袋打破，再复一棒，打作烂泥一般。

且说赫利特人马腹背受敌，大败而逃，越过山岭，奔至塔斯山的河边，太祖、毛浩来提兵紧追不放。这时赫利特的少保乌和尔巴图那、希利部落的首领巴塔引军行至布尔嘎苏台沙窝，寻找一阵，未见人影，反被毒蛇咬伤，再到塔斯山南一看，虽有马的足迹，却不见安寨之踪，时已傍晚，只好下营。刚刚扎寨完毕，只见河的源头升起一股尘埃，喊声大震，飞来一支人马。因落日耀眼，分辨不清，众人定睛仔细观看，那支人马早已来到。原来都是乌仁扎德乌利和伊拉查克的败散人马。后面勃特国大队人马象洪水也似地赶来，乌和尔巴图那、巴塔等人一见此情，魂不附体，顺河东逃遁。此时天已大黑，毛浩来请太祖到现成军营歇息，之后，自带勃特人马追击了五里之地，便安营下寨。到了深夜之后，将四位幼主的守护军士，分作四路，装作扎木哈截击勃特国伏兵的四路人马，诱惑敌人。次日，太祖、毛浩来计议，分兵两路，当夜偷袭赫利特军营。

却说赫利特王罕大队人马，驻于亚玛图山前脚下。过了两天，四处派人探听消息，只见探马回报："附近四面山谷，无处不有勃特国人马，远近喊声不绝，我们的另外三路人马，有不少人迷路于山间，遇人问询，都说为勃特国大军杀散！"王罕、皇太子、扎木哈元帅、固尔勃吉格那丞相等人听了此言，不知所措，心中疑虑。三更时分，突然炮声震天，鼓声撼地，喊声四起，四面大乱，难以辨认。太祖传令，高举火把，点燃篝火，割草燃烧，烧掉赫利特军营，一拥而进。因深夜偷袭，赫利特兵士人困马乏，不仅无心恋战，实已无力招架，乱作一团，四处奔命。这时勃特国四路人马一齐拥进。将王罕的大营，铁桶一般地围住，高声呐喊："谁活捉王罕，就赏谁一千匹良马，一千两白银，封千户诺彦！"喊声如雷，王罕连忙丢掉衣冠，潜入散军之中，夺路而逃。这时西面燃起大火，早有一支人马杀将过来。王罕的头发胡须皆被烧掉，身上的衣服也被火燎，众兵士的马腿、鬃尾都被烧伤，狼号黑叫，叫苦连天。勃特国人马依着火势，顺风而下，追杀赫利特人马。只一夜之战，尸横遍野，亚玛图平原到处满堆尸首，鬼哭神号，狐喊狮吼，女哭妇喊，一片哭声。

次日清晨，太祖一面拨乌勒呼、巴音二人一千人马，下山掩埋勃赫利特人的尸骨，收拾王罕的大营，收拣赫利特人的盔甲兵器；一面叫人擂鼓，同毛浩来一起，继续挥军掩杀。

这时王罕沿着来路拚命逃跑，到日出时分，冲出塔斯山的山口。日高一丈之后，下马整鞍，刚喘一口气，太保高林岱的人马也已来到。王罕刚叫众兵士吃饭。突然陶尔根希拉所引人马从狭谷里杀将出来。赫利特人马个个吓得丧魂落魄，急忙收拾营帐，沿着来路逃了回去，陶尔根希拉所领人马，一来等候多时，二来早闻赏令，人人踊跃，奋力追杀，似猛虎入了羊群一般，竟追二十余里路程。此时太祖也领一支铁骑掩杀过来。赫利特兵士仓皇逃奔，适与本国其他四路逃散人马相遇，以为是勃特国人马，慌不择路。逃出一宿之路，刚来到莲花湖边，忽然从深草丛中炮声

大作，鼓声大震。大将楚鲁率军出来，横截去路。王罕不知所措，只见太祖部将陶莫林引二门铁骑杀了过来。王罕嘴里嚼着奶食夺路逃跑，走出五十里地，只听莫尼和图戈壁滩中响起炮声，又飞来一支人马。王罕见了，魂不附体，口里嚼的奶食喷于地上，失声叫苦道："今日我这个皇主算是完了！"说罢，无心招架，仓皇逃遁。这时那一路人马箭也似地冲来，拦腰掐断。王罕的人马急忙丢下辎重车辆、奶酪食品，连皇上用的玉器、天子宝盖、人主的乐器都撂于路上。有许多东西，勃特国兵士从未见过。原来布古拉尔一支人马早来此处，打下埋伏，一见赫利特人马，突然拦路截击，抢夺辎重等物。

却说王罕伏在马鞍，失声痛哭，仓皇逃命，行至布尔罕嘎拉顿以南一百里以外的巴音哈拉、莫尔根道布两山之间，又与陶克敦固所引几员小将人马相遇。这时陶克敦固小将人马又横摆在路上大杀一阵，抢夺盔甲兵器、鞍辔旗纛等许多东西。王罕传令将士，将所有多余车帐统统扔下，趁勃特国人马抢夺之际，逃遁而去。此乃扎木哈所献的临时脱身之计。

话说王罕一面放声大哭，一面策马逃命，刚刚脱离险境，取出腰包中的奶酪充饥，宰杀战马烤肉填肚，突然又出来一支人马挡住去路。王罕、皇太子、丞相、元帅等人，喉咙卡着剩肉，慌忙上鞍逃跑。那支人马紧追不放。王罕的人马拔腿逃跑，跑了一阵，回头一看，那支人马原来是赫利特国前头败逃的少师乌和尔巴图那、巴塔所领人马。跑了五六里地，方才知道乃是自己人马，这才吐出卡在喉咙里的马肉，弄来一点干粮分给大家。吃了以后，想在吉布胡楞山谷歇息两天，忽然风起沙扬，喊声四起："不要放跑了空名皇帝陶高利勒！"随着喊声，一齐拥来。王罕听见喊声，急忙挽乘军汉无鞍之马，逃遁而去。原来布古拉尔同陶尔根希拉合兵一处掩杀过来。这次赫利特人马把盔甲兵器、鞍辔旗纛等丢得一干二净，人马三停去了一停。一路拚命逃跑，行至赫利特塔尔克河边，早有几个小国的国主来投王罕，至此下营等候。

王罕见了他们，方才心宽，说道："啊呀天父，果然不绝人的生路！"话音未落，突然炮声连响，震天动地，几路人马挡住去路，王罕吓得目瞪口呆，结巴巴地说道："唉哟，这算完了！"话刚说完，大队人马闪电般地冲来，把王罕的人马截为两段。接着又有无数人马呐喊过来。是夜重围三层，次日围杀一天，到了落日时分，太祖也提兵赶来，又听说谁活捉陶高利勒、伊拉固、扎木哈，都一样赏他两千匹良马，两千两白银，封两千户诺彦。众军士听见喊声，个个踊跃，好似海潮汹涌。王罕、皇太子等人让兵士护身几十层，顺路逃跑，忽然有三人挤了进来，原来是勃特国的叛逆者阿尔达、胡萨古尔、达勒吉岱三人。他们三人见事败露，无可奈何，冲了进去，想保护王罕杀出重围。王罕一见他们，便以言讽刺道："你们三人答应里应外合，原来是这样啊！"三人顿地叫苦。刚护住王罕往外突围，恰与勃特国大将扎勒玛、扎布二人相遇。他们二人两面夹击，生擒王罕，带至太祖马前，王罕说道："扎木哈、伊拉固二人挟持鄙人以至如此！"说罢，哭拜于地道："明主宽恩，念我与汝先父至交好友，饶我一命！"太祖说道："我念此情，已救你七次，事已足矣！"王罕大声号啕，拜伏于地，说道："其后攻破固尔鲁特的九个部落时，小人也曾实心相助！"太祖听了。甚以为是，把刀一举，放走王罕，伊拉固、扎木哈、阿尔达、胡萨古尔、达勒吉岱、固尔勒吉格那等人，也都混于散军群里，逃了出去。扎勒玛见此情景，甚为焦急，暗自想道，若放走他们，将来必是祸患。正要拍马追杀，太祖连忙抓住扎勒玛的甲环，叹息一声说道："我放走无耻小人陶高利勒，留他一条小命，乃是念及先主深交。我如此宽待他，岂有不回头之理？有朝一日，我要好言相劝，使其悔心！"扎勒玛听了太祖之言，心里感动，不去追他。这时扎布大怒，飞马追去，大声喝道："你等奴才真敢逃跑！"伊拉固大惊，刚回头一看，扎布一箭飞去，斜插伊拉固鼻梁之上，仰身倒下，左右护兵急忙扶起，仓皇逃去。太祖连忙派人叫回扎布，不要追他。这真是：

天子仁义深似海，
圣人至诚阔如天。

这时日落天黑，毛浩来不知此事，出来传令，点燃火把，乱放火箭，被围困的赫利特兵士哭声连天，哀声揪心，太祖见怜，拍马来到毛浩来跟前，一面叹息，一面拍着毛浩来右肩，吩咐道：

好汉不围击穷途之兵，
明主不强迫投诚之人。
我已宽恩放了陶高利勒，
军师开恩放走这些败军！

毛浩来听太祖所言，暗自叫苦，心里难忍，开言叹道：

天子的仁慈无与比拟，
无常的王罕不会悔心。
因一发之过放走仇敌，
为斩除祸根要费大力！

毛浩来又说道："既然主公已经宽恩，我们就把好事做到底！"说罢，传命军士四面鸣金，说主公已经放走陶高利勒，饶了全体人马的命！于是收兵下营。被围困的赫利特兵士齐声喊道："祝福天子皇位万岁！"喊声雷动，逃遁而去。

次日，投奔王罕的策勒吉部落的首领乌尔图，因昨夜亲眼见到太祖诸事，一心诚服，天明之后，亲率本部落七千余人来叩见毛浩来，让他引见太祖，哭拜于地道：

策勒吉部落的乌尔图我，
出征打仗足有二十多年。
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象您这样诚挚的圣主。
巴掌大部落的乌尔图我，
二十年来遍行各个部落，
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
象您这样宽宏的明主。

一面厮杀一面怜悯，
您的慈心无比广大；
一面鏖战一面宽恕，
您的恩德深似大海。
赫利特王罕心想谋害您，
可您宽仁放走了他；
赫利特人马已被围住，
可您全部不杀放走。
您是一个无私的天神，
定能包举整个的天下；
您已积下不灭的洪福，
定会继承皇位的宝座！

乌尔图说罢，伏地顿首，流着热泪说道：

诚心诚意地顿首致意，
划破脸颊洒血祭祀。
折断箭支向天起誓，
率兵七千当即归附！

太祖见他心地诚实，连忙夸奖道：

你虽身在潮水般的乱阵里，
却知道了我的为人；
你虽身在千军万马之中，
却摸透了我的心底。
败逃时你却独自留下，
运用智慧改正了过错。
你若真心为社稷效劳，
定能享受人间的洪福。

太祖祝福已毕，便赐予他布都拉格图① 的称号，留在自己的身

---

① 指有思想的人。

边。

于是太祖便提大军，一面弯弓狩猎，一面班师回国。路上早有四子、两亲家分程迎驾，远处所属众部落各带兵马迎接太祖，因克敌班师，便挽留众人，大摆筵席，同庆胜利。时至年底，众人也未回转。商议新春佳节，共举太祖登基。此事究竟如何，待我于花园中续写。丁巳年至此终了。

第二十五章

拒众意圣太祖辞皇位
洒热血众太子发誓言

宋宁宗庆元四年，金章宗承安三年，岁次戊午，是年太祖三十七岁。

以怨报德何其多，
以笑泯仇世罕见。
王罕精英乃女儿，
赫主孽种是儿子。

且说时当戊午新春，太祖于初一早晨丑时，祭祀天地，跪拜祖庙，叩见国母聆听教谕，又见居森夫人互道新春祝福，然后登上大殿，受诸大臣拜年致贺，设大宴共庆新春。平明时节，勃特国所属各部落首领，两个亲家和陶尔根希拉齐来拜见，献上一封奏折，力劝太祖登基，继承祖先之位。太祖接过奏折，命赛汗苏尔塔拉图念了一遍。奏书写道：

"朝廷内外，所属重臣，亲戚同族，奴仆百姓，举国上下，诚恐诚惶，奏报主公：自开国天子布尔特其那开国登基以来，传至十世，圣天子布顿查尔降生于世，宝尔吉格德遂成望族。其后又过了七世，各国人众耳闻目睹，上天显灵，降下三种征候，一道白光化作主公。上自开国天子布尔特其那，下至主公，已历二十五代，皇位相传，代代不断。如今见主公乃上界白帝保佑而

生。从十三岁起便立意为父报仇，兴义兵替先主昭雪，奔走四面八方，历尽千辛万苦，让马于人，脱衣给人，同甘共苦，招贤纳士，收复异邦，安定社稷，上天垂怜，戡定战乱，国人皆晓，远近千里，皆属于我。如今虽有赫利特、乃蛮等几个小国，尚未归诚，然仰赖主公宏福，有朝一日，终会征服。因此，望我主公继承祖位，若其如此，所剩部落，闲散小国，指日可破，天下一统，主公若能继承族皇心愿，上可光照先主之面，下可传位于子孙后代，荣及举国上下。因此望我主公，继承先祖大位，御登天子九龙宝座，以满足皇天后土，神灵人种之愿望，统领天下之众，使百姓安居乐业！诸臣众人诚惶诚恐。”

太祖听毕，淡然一笑，令乌优图斯钦手执朱笔记下亲口所述几句批谕，然后令左右鸣乐擂鼓，转回内宫。这时众臣族人所属各部人众云集一处，看太祖批谕。其批谕曰：

登上皇位称作天子，
那就是庶民百姓的父母。
可我确实没有做到
爱护百姓象子女一样。
做那徒有虚名的皇主，
究竟又有何用？
我劝众位大臣，
今后别提这件事情。

军师毛浩来看完批谕之后，对众人说道：“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原来商议此事时，毛浩来曾经说过：“此事决然不成。主公向来十分蔑视那些以皇帝自称的人，以此我料知主公决不作这样的皇帝。”众人深服太祖心诚，都怕他刚直不阿。不一会，温都尔斯钦进来，向众人传主公之令：“主公有令：去年从赫利特人手里缴获来的皇帝用的帐篷、宝盖、旌旗、节服、车帐、斧钺等一百余车东西，统统收起来藏于府库之中。我的车帐中绝不许有皇帝用的东西。干那种不是皇帝而硬要装做皇帝的蠢事，我从

心眼里感到羞耻！”

众人见太祖如此，敬服太祖有深谋远虑。次日，举行大宴，首臣陶尔根希拉向太祖敬酒拜见，君臣举杯欢宴祝酒。这时陶尔根希拉手捧金杯询问太祖，去年赫利特退兵时，军师深夜晋见太祖，为何取下帽子跃步叩拜？为何手提腰带低首下拜？为何收起衣襟连磕两头？为何后退数步，前进数步？太祖听了，微微一笑，说道："军师取下帽子跃步叩拜，乃是暗示叫我装出害怕的样子，撤退逃走。手提腰带低首下拜，乃是暗示叫我带走所有的大臣。收起衣襟连磕两头，乃是暗示叫我把家园人众全部带走。后退数步前进数步，乃是暗示叫我佯败逃走，见机追敌。”众人听了此语，无不感到惊讶。

不久，春分已到，冰开水流，探马来报："如今乃蛮国调兵遣将，不知开往何处！”军师毛浩来听了，心中疑虑，报知太祖，自带扎勒玛、扎布二人率领六千人马，去巡视边防。乃蛮国又因何发兵？原来去年扎木哈暗中派人到乃蛮国说，如果发兵救援，便送索隆公主成婚。乃蛮国的阿拉坦沙嘎暗自想道，因何又食言退婚？请曲士礼商量，决意带一支大军前去催婚，扬言替太阳罕报仇，向赫利特人问罪。趁他们被勃特国打败之机雪洗一番。曲士礼带胡拉苏布其、伊德尔道布引两万人马出发，刚到赫利特边界，扎木哈早已探知此讯，急忙暗中迎接，说道："两家为何不和睦结亲？今年秋天，将公主送去，高高兴兴成此大礼！”曲士礼等人信以为真，便提兵回去。归途中曲士礼突然想起先父曲薛吾之仇，心中想道："为何不提这支现成人马，趁勃特国不备之机，乘虚而入，杀他一阵？”因之领兵来到勃特国哈布图哈斯尔所居嘎拉古图山中，突然军师毛浩来的五路人马从山后一涌而出，将乃蛮人马团团围住。曲士礼大惊，心想又中了毛浩来的奸计，便传令鸣金收兵，急忙逃遁，恰与河北哈斯尔伏兵相遇，首尾大乱，败阵逃走。刚走五十余里，突然于草丛中响起炮声，只见扎勒玛、扎布二人左右夹攻，前面又被楚鲁人马截击。曲士礼惊惶

失措，连忙回头急跑，后面哈布图哈斯尔所引人马赶来掩杀。曲士礼腹背受敌，不知所措。突然鼓声大震，毛浩来手下五虎大将提兵赶到，将曲士礼人马驱赶到大嘎拉古图湖岸。曲士礼的马被湖边的芦苇绊倒，手执勾枪的军卒当即将曲士礼生擒活捉。胡拉苏布其、伊德尔道布二人死战一场，带兵突围而逃。毛浩来没有追击，连忙替曲士礼解缚，设宴款待，赏重礼放回。曲士礼并不答谢，急忙追赶自家人马。跑了一夜，次日早晨，查点人马，十停损失两停，伤残三停。曲士礼无可奈何，捶胸顿足，急忙回国，一面佯称赫利特向我献了礼品，一面谎奏勃特国出兵截击，以此人马减少。太阳罕又与勃特国结下新仇，苦思要报。此事为证，曲士礼大大不如其父曲薛吾，男子大丈夫为何撒谎？

却说军师毛浩来将乃蛮人马杀退之后，细察一遍哈布图哈斯尔所居之地，吩咐道："此地离赫利特国很近，我们的国家离巴珠乃河相距很远，十分危险，要加倍防守。"说罢，自引人马回去，到布尔罕嘎拉顿一看，太祖不在家里。原来太祖带两个儿子去搭救被洪吉勒部落围困的岳丈家洪格尔特部落去了。

且说毛浩来将从乃蛮人手里缴获的物品，拿出一半派人送给哈斯尔，自己再拨一些人马去救援太祖。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要知原委，就得从头说起。原来去年赫利特人不自量力，自以为天下无敌，冒然侵犯勃特国，王罕陶高利勒把所有东西尽数丢失，老身一度被擒，骑着光马磨烂屁股，皇太子伊拉固鼻子中箭，七万人马一停损失半停受伤，其余五停都骑着光马逃奔回国。众军士往返来去，死命急走，个个累得疲惫不堪，人人喊爹叫娘。王罕骑着光马，前后摇晃，叫苦不迭，回到国里。女儿索隆公主忙同众大臣领逸军迎接父皇，她见父皇如此狼狈，抱膝痛哭，令左右着衣换马回到家乡。可惜费事多年，用数以万计的良马换来的天子车帐、器皿用物，毁之一旦，王罕打着赤身返回。上下人众无不哀叹，皇上陶高利勒羞得无地自容，破口大骂。王罕身伏马鞍，挥刀砍下马鬃，向天发誓说道："可恶的扎木哈用花言巧语

骗我，使我失掉了一切，差点连老命也给搭上。如今我要活活地宰割你！”索隆公主听了此言，大吃一惊，连忙劝阻道：“恶人如狼，耳目甚多，如果闲话入耳，胜似利箭，恐有他变！”说罢，将王罕请到别帐之中，早晚安慰服侍。这时皇太子伊拉固恼羞成怒，忙请狠毒的扎木哈商量对策。扎木哈冷笑数声说道：“俗话说，男子无勇不如老鼠，发奋努力，百事成功！”说罢，又想出一计，说道：“如今我们设法分散他们的兵力，乘虚而入，使其措手不及。洪吉勒部落首领官楚克被洪格尔特部落所征服，虽心怀不满，然力不能及，无法叛离。因此，我们要拨一万人马给少保乌和尔巴图那，让他去围困洪格尔特。如今毛浩来正呆在乃蛮国边界一带，因此，铁木真势必亲自带兵前来救援，我们趁此时机，再拨一万人马给太师太保，围击嘎拉古图山的哈布图哈斯尔营地。那么布古尔吉等人必然来救援，那时本帅带领众将士突进其境，捣毁勃特国的老巢，以石击卵，杀尽老小，从中途伏兵截杀铁木真！”当时商定，一面拨给乌和尔巴图那一万人马，令其围攻洪格尔特，一面整点两路人马，以备随时调用。不久，洪格尔特被围，太斯钦令其二子阿吉尼莫尔根、胡达尔嘎巴特尔急率左右两路人马并自己率中军迎敌，又恐力量单薄，派其弟敖其尔斯钦为使，向太祖求援。太祖说道：“此乃我怜爱之父！”说罢，急率护军开拔。乌和尔巴图那、官楚克二人的军马听说太祖亲带大军而来，吓得魂飞魄散，纷纷四处逃散。乌和尔巴图那、官楚克二人虽严令制止，但众军不听，二人也只好驱马逃遁。太祖人马与洪格尔特人马合兵一路，厮杀一阵，大获全胜。乌和尔巴图那急急逃走，跟官楚克一起遁入洪吉勒部落，太祖紧追不放，奔入洪吉勒部落边界。这时官楚克的弟弟仁钦迎住太祖。仁钦原为辽国大臣。因辽国佛教盛行，人们取藏名者甚多。当时仁钦一见太祖便衷心诚服，率半国人众迎接太祖。太祖为他赐名，唤作乌汗图，当即封作先锋。刚要出发，军师毛浩来来到。太祖命毛浩来急带布古尔吉、布古拉尔、扎布、楚鲁、苏布格

岱、珠勒格岱、海鲁更、惠拉德尔等八人率领四万人马收复洪吉勒部落和与之勾结的附近各部落；又令蒙格利克的两个儿子阿鲁哈、苏和兄弟二人到赫利特，让他们历数其恶，动问其罪。吩咐已毕，太祖带领众将士统率三千人马起程回国。途中忽然见到比勒古岱派来的人飞报："赫利特人马围困哈布图哈斯尔所居嘎拉古图山，危在旦夕。"太祖听了此讯，大吃一惊，便马不停蹄直奔嘎拉古图。一面吩咐布呼比勒古岱、敖伊图敖其格、乌仁嘎楚格、长子珠奇、次子察汗台等人率领大军押着粮草，随后赶到；又令钦达嘎那斯钦、胡达嘎那布和二人带领这处人马随后赶到，太祖自带三千兵士飞马奔向嘎拉古图山。路上忽然碰见三个兄弟，与两个儿子。原来他们将大队人马交给扎勒玛、陶克敦固二人，太祖旨令未到以前，即出来与太祖相见，细告前事，然后合兵一处，向嘎拉古图山进发。此话不提。

再说赫利特的事情：皇太子伊拉固一面拨一万人马给乌和尔巴图那，让他去围困哈布图哈斯尔；一面精选良马五百匹派人送给中原金国，请求金国派一支天兵前来，共灭勃特国，以报当年羞辱天使之仇，荡平北方。伊拉固本人又从国内征集人马，派虎将胡尔古斯、布和希尔二人携带厚礼去拜见东辽国族人耶律留哥、契丹国主海国俊（译音）、西夏国主李遵顼、西域国主巴巴波（译音），求得援军，决意再次攻入勃特国厮杀一场，以决雌雄。正在商议之际，勃特国突然派阿鲁哈、苏和两位使臣来到赫利特，说拜见赫王递交降书求和。伊拉固、扎木哈二人不禁大喜，伊拉固面带骄色，晋见王罕说道："勃特国国主铁木真小子，听说我们联兵南金等五国，吓得魂不附体，特意派人来投降书！"说罢，一面擂动大鼓召集群臣，一面鸣金敲棒，整治人马，大摆威风，然后叫人搜索勃特国使臣阿鲁哈、苏和二人浑身一遍，将二人引进宫中。阿鲁哈面不改色，端坐一旁，厉声喊道："快杀，快杀！"王罕问道："哪个朝廷有杀来使之理？"阿鲁哈答道：阿鲁哈我犯了死罪，今天特意到此受戮。如若不杀，我先说来

意，再杀不迟。主公此次派我前来，意在你我两家同心协力，言归于好，饶你们这一次罪过。主公吩咐：历数你们所犯之罪，如若认罪，便无他说；如不认罪，又当别论。你等众人听着，我主有令：第一桩，你王罕被你叔父珠勒抢占社稷臣民等一切，失去存身之地，跑来泣拜先父，先父可怜见，急带人马，来到胡市一带嘎拉古图山下，与你叔父对阵，将他打败，夺回社稷臣民，妻室儿女，土地家园，尽数归还于你。因此，你才有了温暖妻小的楼阁，放牧儿马的草原，安身立命的根基。此乃大有功于你者之一。其后，到我秉政之时，王罕你首次与麦勒吉部落和乃蛮国交战大败，国破家亡，骨肉离散，你只身逃到夏国，你的弟弟赛音乌汗图流落金国长城以外，充为汉人家奴，我四处派人将他找了回来，破镜重圆，家人团聚。再者，当你的冤家麦勒吉部落再次兴兵犯境时，我又给亲如手足的赛音布和汗手下大将萨仁布日格、赛音德木图二人拨一支人马，击败麦勒吉军马，夺取一半儿土地，割让于你，因此，你的妻室没有挨饿，你的儿女免于饥馑，此乃有大功于你者之二。除此而外，你的国人饥饿者日多，叛逆者日增，生机艰难。正在危难关头，我亲提大军将叛逆者尽数收回，交给了你，以此仅数月之间，饿者饱腹，瘦者变壮，笑顾妻室，亲昵子女，此乃大有功于你者之三。再者你的三弟伊鲁哈尔再次借兵乃蛮国，尽夺你的社稷土地以后，你刺驼峰饮血，挤羊奶充饥，一路讨饭糊口，投奔我国，我从都胡楞河边割地给你，又拨臣民让你役使，好生养活你的子女，使你的妻室安然生息，叫你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此乃有大功于你者之四。接着乃蛮国三次兴兵向你问罪，决计叫你亡国灭族，家破人亡，以大兵压境，那时我派四员大将领兵救援，因此，你的子女免于粉身碎骨之祸，你的家小免于流离失所之苦，又从伊鲁哈尔手里夺回你的故土赫利特部落归还于你，仍立你为国主，使你号令一切，为富贵之尊，享人间之乐，此乃大有功于你者之五。再者，我把固尔鲁特和拉海德的缴获物品分给你一份，使你部落的饥寒者得以

温饱，使你的社稷得以安定，替你安邦定国，此乃大有功于你者之六。再者，你设下圈套将我哄去，可我的众将士反倒将你捉来，我不但没有加害于你，反而赠以金帛，送你回国。可你亲提大军又来厮杀，不料又被生擒，我也没有杀你，将你放回，此乃大有功于你者之七。我的这些大功，不仅你本人知晓，我们北方所有臣民也都很清楚！我这些累累功德，你不仅一个也没有回报，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聚众反叛，倒行逆施，这究竟为何呢？你欺负我的罪过，历历在目，般般可数。头一桩莫尔格德部的芒努克图早已归附于我，你却兴师动众，蹂躏其右翼，此乃你叛逆行径显著者之一。这我也不以为意。扎木哈正是为此事暗中逃跑。其后，讨伐固尔鲁特时，你反而背盟，受固尔鲁特之贿，暗中退兵使我受挫，此乃你叛逆行径显著者之二。我们依然没有介意。再者，乃蛮国曲薛吾调兵遣将，欺侮我们，与我鏖兵于达拉贡山，你明知道，却不来救援，反而暗出奇兵大肆劫掠，此乃你叛逆行径显著者之三。我们仍未介意。不久，我家叛逆者扎木哈奴才背天称帝，我当即举兵征讨，你擒得扎木哈而又不交于我，反而令其侵犯我，此乃你叛逆行径显著者之四。我也没有放在心上。其后，你又怂我仇敌，令其放火烧掉我都胡勒河以南的东营地，大肆抢掠我民家财产牲畜，此乃你叛逆行径显著者之五。再者，最近你又遣使将我骗去，施软计三条，设硬阵三起，安排六种毒计想加害于我，此乃你反叛无义行径显著者之六。我们依然忍气吞声。如今你自立为皇，以怨报德，领兵追赶我们，一直追到塔斯山上，此乃你无义叛逆行径显著者之七。这等七次功德，你连一次都不回报，反而接二连三地七次来侵犯我，究竟有何深仇？连马都爱护主人，连狗都向着主人，你身为皇主，能这样做吗？如今你四处勾通，调集人马，又为的是什么？你是不是想调大兵让我家破人亡，断子绝孙，方才如愿？因你执迷不悟，主公特意让我捎封信来，好意劝你，你若仍不翻然改悔，立即归诚，有朝一日，势必丧失一切，连你老命也会搭上。那时象女人一般后悔抹

泪，怪罪于可恶的儿子，也无济于事。当初声言投交降书，但是我一进门，就声称试探一番，乃是为了寻找机会将此事给你交代明白。这哪里是降书，倒是劝你们受降的檄文。话已说定，何惧杀头？吾主前番救你七次，如今你可杀我，回报一次！我乃勃特国犯死罪之人，特意送身受死而来。”说罢，举目一看，背叛太祖的阿尔达、胡萨古尔、达勒吉岱三人也奴颜婢膝地立于王罕身边。阿鲁哈手指三人说道：“主公有令。教我转告你们三人。昔日我勃特国无主无君，众人念我乃宗祖后裔，拜我为主。那时我曾派人去请同宗兄弟萨仁布日格、赛音德木图等人共辅社稷，他们没有答应。因为你们三人是我同宗骨肉，于是我派人去请你们，可你们推说骆驼担子重拒绝了我的请求。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勃特国众人不嫌我年幼，以族人后裔为由举我为主，并非是我自己抢占尊位，此事难道你们不知晓吗？后来我严明纲纪，举用军卒。你们三人本是我的族兄，偏偏坏我纲纪，我们何以管教勃特国人种呢？然你等三人蔑视我纲纪，与众军士肆意抢夺缴获物品，我本应绳之以法，严惩你们，然而那样做，会伤族人的和气，以此免你三人死罪，不曾依法处治。你等三人不但不感激，反而咬牙切齿，暗通我的仇敌，我也没有在意。我有何对不起你们的地方，使你们这样背叛我？这北方的三川之地乃是我们祖先开创皇位的地方，千万不能叫汉人去占领。你们三人尽可以诚心诚意地替王罕效劳，千万不要让异域之人来占领，也千万不要投奔汉家，为其奴才！千万不要玷污祖先开创的宝尔吉格德皇族！替王罕效劳也无不可，我们历来不断与之结亲，相互往来。只是王罕其人不可信赖，他是个心术不正、反复无常的小人！我七次搭救了他，他依然背信弃义，七次施计害我，你们又算得了什么呢？若论势利，我与他不相上下，即令这样，人要欺侮我，你们除了一张嘴皮以外，一无所有，更有何话可说呢？”阿尔达、胡萨古尔、达勒吉岱三人听了他这一席话，哑然无语。阿鲁哈又说道：“主公吩咐你们三人，不要为你们的一家老小担忧，好汉不拿人家的妻小报仇。我

也不是小孩，绝不干敖如古勒所干的那种事情。他与我有杀父之仇，这是不共戴天之仇。你们乃是我的骨肉之情，我决不会侮辱你们的妻室老小。你想把他们接走，我即派人送去。如果你们在那里无法过活，回到我这里岂不更好吗？”说罢，看了看太祖的书信，又说道：“信中所言也是如此。我的话就说到这里，要杀快杀！”太子伊拉固斜转身子，昂起鼻子生气地说道：“不管你说什么，时至今日，一切都完了，何必如此饶舌，真是个不要脸的东西！如今说什么也难罢休，我意已决，一定要讨伐，我胜则并彼，彼胜则并我，不必多言！”说罢，从王罕案上取下太祖送来的书信，撕个粉碎。喝命左右刀斧手道：“将这两个使者推出去斩首！”此时赫利特索隆公主站在达赖希尔大帐后面，听见勃特国使臣所数说的功德和背信之事，心动意乱，鼻酸泪落，突又听见要斩杀勃特国使臣，便想起勃特国两次免他父皇死罪之恩，一心要救出两位使臣。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一个软计，赶忙身不由主地转过父皇宝座后面，急忙劝告其兄说道：“太子兄何必如此玷污大皇宝座，血染自己的宝刀，杀勃特国的犯人呢？”伊拉固一想，此话甚有道理，便赦其死罪赶逐出去。阿鲁哈大笑说道：“量你也不敢杀我。你可曾听说你们的伊拉查克死在我的手里吗？你们手里的刀斧宝剑将来不知落到谁的手里？”说罢退了出来，暗自佩服索隆公主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

且说阿鲁哈、苏和兄弟两人，收拾行李刚要回去时，索隆公主瞒着她的哥哥，暗地里让帕拉古岱捎来布帛好言相送。兄弟二人急急行路，回到国里，只听人说，太祖为解救他的弟弟哈布图哈斯尔，身不离鞍地飞马奔去；又听说他们一则空手，二则不带粮草。兄弟二人便连夜追赶而去。

此话不提。单说哈斯尔被围。原来哈斯尔自乃蛮军马退走之后，大有缴获，不料赫利特的太师太保敖林岱、高林岱二人引一万人马突然将他围住，不三到天，即被打败，家园财畜尽数被夺，哈斯尔只带长子图珠，让他跨在自己的马上，带上装满箭支的撒

袋，边逃边射，杀出重围。父子二人单骑独马飞奔布尔罕嘎拉顿。走时未带干粮，一路上边走边拣刚生的鸭蛋，埋在火堆里烧熟充饥。父子二人急急赶路，行至巴珠乃河边，马蹄陷入烂泥之中，这时恰好太祖带数百名骑兵赶到这里。哈斯尔急忙滚鞍下马，带儿子跪于地上，两眼淌着热泪向太祖奏道：

主兄早就提醒过我，
可我大意没有放在心上，
如今连妻小都没有保住，
尽被可恶的赫利特人掠去。
主兄料知一再嘱咐过我，
可我懒惰没有挂在心上，
如今连家仆也没有保住，
尽被凶狠的赫利特人抢去。
智兄预卜反复提醒过我，
可我糊涂没有记在心上。
如今连臣民都没有保住，
尽被黑心的赫利特人俘掳。
仁主明断一再劝告过我，
可我马虎没有牢记心上，
如今连什么也没有保住，
尽被狠毒的赫利特人夺走！

太祖见弟弟如此苦诉，心里委实难忍，火冒万丈，发誓说道：“不灭赫利特誓不罢休！”说罢，一把攥碎宝刀之柄，跳下马鞍，不料，右手中指头被划破一个小口，流出血来。太祖连忙叫人取下军卒背上的阿尔扎，倒于碗中，将指头流出的血滴进碗里，然后端起酒碗，以手洒祭皇天后土，山水之神，然后于巴珠乃河北岸下营等候大队人马到来。这时，干粮已绝，众兵士一天一宿滴水未沾，大军粮草相距很远，四周附近水草极缺，马也不壮，又无人迹，野兽罕见。太祖将士人困马乏，肠饥口渴，众

人无奈，强饮巴珠乃河的泥水冲饥，以待粮草辎重到来。太祖见此情景，深怜众将士，心急如焚，犹如刀割，于是太祖以手加额，叹息祷告道：

天父啊，您既然让我降生于世，
我请求您给我留一条活路；
如今我的臣民忍饥挨饿，
铁木真我见了于心难忍！
唉呀，唉呀！跨下的战马，
即使我们临危难以脱身，
可我怎忍心把它杀掉，
让大家吃饱一顿！

话音未落，只见阿尔泰哈拉山后面涌出一片乌云，雷声一响，从山后乱草丛中跑出五六只斑驳的野驴，扬起尘埃，朝着太祖军马方向飞也似地跑来。众人都说这乃是天神保佑。此时，太祖将士见野驴跑来，人人惊喜不已。哈斯尔、比勒古岱等人率先用箭射倒野驴，割下一堆干草，引火点燃；把带皮的野驴埋在火堆里烧熟。这时军锅、炉灶均未到来，只有专管太祖茶酒的贴身护卫特古斯朝克图带着净水、干粮赶来，左右近臣取出净茶奶酪，献给太祖，请他食用。太祖一面谢退茶食，一面吩咐道：

诸位兄弟、大臣、将士，
大家都饿着肚子，
烧吃带皮的野驴，
我怎能咽下净茶奶食？
拿走吧，不与大家同甘共苦，
我怎称得上人众的国主！
拿来吧，咱们同吃烧熟的野驴，
我们同享胜败的甘苦。

太祖说罢，手执刀子，割下一块次肉说道：“你们受累了，拣好肉吃吧！”说罢，大口大口地饱食一顿，然后将马蹄踩过的巴珠乃

河的污水畅饮一顿，漱口洗手。这时大队人马也已赶到，这才接上军粮，人欢马腾。太祖也来到巴珠乃河北岸朝南而跪，以手加额，对天祈祷，高声起誓：

上自至高无上的天父，
下至仁慈无比的地母，
听一听孝子铁木真我，
发自内心的至诚誓言：
我是高贵的部落宝尔吉格德，
仁慈神主上界白帝的子孙。
我得到恩主的庇护和保佑，
掌握了人间大地的一切，
我以威力镇服了内外。
假如我能成为号令天下，
主宰这广阔世界的皇主，
登上威力无比的宝座，
那我誓从功臣良将，
到全国臣民和普通百姓，
我要同他们共享宏福。
假如我违背自己的誓言，
我宁愿变成混浊的河水。
象这河水永远被人厌恶，
象这野驴一样被人杀死。
尝过这污水的将士，
希望你们永远为我效劳。
渡过这河水的所有兵士，
希望你们至死替我尽力！

说罢，再拜天地，说道："大家一起享受天乐！"这时全军将士见太祖如此心诚，爱怜众人，不禁心动情发。哈斯尔、比勒古岱、敖其格、嘎楚格等四人鼻酸泪流，跪于平地。哈斯尔带头高

声起誓道：

你承天命而生的恩主，
你受地母庇佑的君王，
还有四面八方的山河神灵，
请听一听我们的誓言！
金光闪烁的上界白帝，
下凡人间来到银帐之中，
用白光映照窝格仑夫人的卧床，
让她生下仁慈贤明的圣主。
十方的神灵把龙子眷顾，
世间的人类诚心地膜拜，
有功的臣下要拚命效劳，
受禄的仆民要齐心尽力。
哎呀，谁若违背自己的誓言，
就象这河水受人践踏！
谁若胆怯违背自己的诺言，
就象这河水被马践踏！
在场的众人谁如果食言，
就象这野驴一样受人杀戮！
全军将士谁如果背言，
就象这野驴一样被人吞食。
仁主的臣仆，朝廷的众臣，
我们永远要为您效劳，
晨光照射的四方人众，
必定踊跃为您打下江山！

说罢，伏拜于地。此时，钦达嘎那斯钦、胡达嘎那布和的大队人马，刚刚受降的策勒吉部落的乌尔图布都拉嘎图、洪吉勒部落的乌汗图仁钦、亲家伊吉勒吉部落的宝图驸马和他的同族叔父陶海图部落的宝松等人的人马相继到来，一起起誓。这时众人莫不诚心

诚意，纷纷破指将血滴进酒杯之中，洒祭天地山河诸神。太祖命左右取来四弟滴血的酒碗，解开包扎中指的裹布，挤出血来滴入酒碗之中。但太祖的血色亮晶，殷红的血滴凝作一团，与众不同，不与四弟之血浑然一体。太祖心中诧异，众人也都惊叹不已。当时将士同看，人人敬服，伏地奏道：

今天我们亲眼看到了
天神的血不与人血相混。
您明明是神灵的子孙，
千秋万载我们牢记心中。

血液相异，今人不晓，这并非说人有贵贱之分，贵在谙知其中的真谛。

第二十六章

鏖兵哈拉金岗圣太祖显智
激战嘎拉珠河温都尔殉国

宋宁宗庆元四年，金章宗承安三年，是年太祖三十七岁，仍为戊午，此年多事。

胜国君臣如龙虎，
败国父子似刁徒。
斯钦陷阵高名传，
准岱逃命实该斩。

且说太祖见自己的血不与四弟之血相混，这才相信自己是白帝之子，打消疑虑，依众人所言，令乌优图斯钦用朱笔将此事载入青史之后，急带人马奔至嘎拉古图山，忽闻赫利特军马劫持哈斯尔妻小奴仆，以为人质，离开这里已有五天时间。太祖等人叫苦不迭，正要整治人马跟踪追击，这时远处马倌之长，细作查克拉希来报："赫利特人马刚到边界，皇太子伊拉固引三万人马出发，途中相会，勒马返回，哈斯尔诺彦的一家老小被带到伊拉固的家乡，听说他们的公主索隆高娃，暗中派帕拉古岱一路照料，太师太保敖林岱、高林岱二人才不敢欺侮他们，这是他们患病留下的兵士告诉我们的。听说王罕亲带十万人马走在后头。"

原来王罕如不亲自出马，众部落军马不会卖力，因此扎木哈想出一计，他欺骗王罕说，金章宗完颜璟甚恨勃特国，侮辱他的

使臣于边界之外，重赏赫王人马，封赫王为帝，加封招讨使，赐予金印兵符，令他提防勃特国兵马，将赫王带出来。赫王的女儿索隆公主暗自想道，这又必定是扎木哈的主意，便苦苦劝阻父皇，不要出征。王罕要受金朝册封之心急切，说道："此乃常事，不必多虑。"说罢起程出发。索隆高娃异常悲愤，父女二人洒泪而别。扎木哈带王罕出来之后，对太子伊拉固说道："如今皇帝已经动身出来，就得由我们摆布，我们先走，令他缓行一步，以四员虎将领大队人马开往勃特国为由相逼，他能不依我们之计？"当时商定立即动身。

听说太祖来到嘎拉古图山所带人马不多，径直掩杀过来。原来太祖人马合计不到三万，赫利特人马号称一十三万。太祖所领兵士大惊，众将士听到此讯，吓得面如土色。这时帕拉古岱奉索隆公主之命一路照料哈布图哈斯尔一家老小回到国中。索隆公主亲自迎接，失声叫苦，大骂扎木哈说道："可恶的扎木哈奴才，破坏旧谊结下新仇。我哥哥伊拉固为人胡涂被他挑唆，去侵犯哈斯尔哥哥。我听到此讯，苦苦劝他，他充耳不闻。兵马出发之后，我想一条救护之计，急派旧臣帕拉古岱飞马追去，吩咐他，夫人和孩子受辱时，要多多照料。唉，果然不出我料，叫夫人和孩子们受了委屈，可恶的扎木哈决不会好死！"说罢，想起哈斯尔旧日的恩德，便在自己绣阁近旁搭起新帐，叫夫人和孩子住下，早晚细心照料，以报昔日住勃特国时哈斯尔精心照料之恩。赫利特国的敖楞呼、高尔格二人暗中探知，派人报于太祖军营之中。哈斯尔、太祖二人得知此讯，心稍安慰，收拾营帐，连夜飞奔，从赫利特人马后面赶来，追击一阵。扎木哈甚疑，急带王罕向勃特国进发，途中又与扎勒玛的军马相遇，心中大疑，对王罕说道："如今勃特国人马拦路截击我们去金国领赏的军马。"说罢，带大队人马到克鲁伦河北岸牛嘴岭前占据要隘，分营下寨，留太师太保二人巡视边界。这时太祖也勒转马头行至哈拉金岗前，安营下寨。然后分兵十路造十个营地。勃、赫两国人马，一方前进，另

一方则后退；一方挑战，另一方则固守阵地。不久，勃特国远处人马陆续来到，兵力也增至十五万，连战一夏一秋，连续三胜赫利特人马，两次后撤，双方鏖战，不肯休息。到寒冬腊月，毛浩来所率大军征服东北部洪吉勒等七、八个小部落，尽降各小国的国主。不久，又征服北方俄国东南一带的大国胡珠胡加洲（译音），得胜回来。太祖派四个儿子沿路摆席，分三程献酒迎接。当时太祖起誓，若不领回哈斯尔一家老小，誓不回家，就在外面过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事情，因此去繁从简，录其著者，删其杂者。

上一章的戊午年至此终了。勃特国众大臣分家野二处两地过年。己未年由此开始。到了仲春之月，太祖、毛浩来二人正在商议与赫利特决一雌雄，忽然西北方向的细作来报："赫利特人以王罕的名义派扎木哈为使，到北伊拉达希河以东的策勒吉部落，送厚礼给陶都，请求两国平分我国国土。策勒吉部落的陶都、扎木哈二人提八万人马飞奔我国，快到我们的边界了！"毛浩来听了大喜，连夜至太祖身边，说道："主公留在此处，用跃虎之计挫败敌人，下臣我用飞蛇之计，去迎击陶都！"说罢，分拨一半人马带布古拉尔立即起程，又吩咐布古尔吉、楚鲁二人留国守护，令陶克敦固巴特尔带支人马巡视边界。令苏布格岱、珠勒格岱二人留于太祖身边。毛浩来带海鲁更、惠拉德尔二人出发。

且说勃特国人马分三路出发，因此，太祖兵力单薄，敌兵三成，勃特国兵力还不到一成，哈斯尔、扎勒玛、比勒古岱、苏布格岱等人均吓得心跳变色，而太祖却毫不在意，反倒谈笑自如，五万人马分作十队。太祖、扎布、扎勒玛、乌云格瓦，赛罕苏尔塔拉图四人率第一队；布和、比勒古岱、乌仁嘎楚格率第二队；哈布图哈斯尔、敖伊图敖其格率第三队；驸马宝图、陶海图部落的宝松率第四队；钦达嘎那斯钦、胡达嘎那布和率第五队；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率第六队；苏布格岱、珠勒格岱率第七队；乌尔图布都拉格图、乌汗图仁钦率第八队；阿鲁哈、苏和率第九队；温都尔斯钦、乌勒呼准岱率第十队。每队五千零五十五人，马多出

五十匹，均在轻便营帐内歇息，十分整齐。当时扎勒玛手执太祖令箭，对将士传命道："十路人马连夜出发，悄然到嘎拉古图山以后，从那里跟着主公每间隔三十里下营。最后一队温都尔斯钦、准岱人马须在阿尔哈拉金岗的这边，嘎拉珠河的那边三十里以外歇脚待命。特古斯朝克图、乌优图斯钦二人引一千人马将大军营帐和主公大帐置于哈拉金岗上，遍布旌旗宝盖，备下一百条皮袋，往岗上运水，以待主公。立即出发。"扎勒玛又嘱咐道："此外，每队人马挨次减灶，首队主公一路，由原来五人一灶改为五人五灶，即令不用，也得撒开灰烬露出埋锅之迹。其后每队各减一个营帐。最后一队十人为一灶。我们佯作逃跑，抄其后路引诱敌人。十队人马接连诱敌，将其诱至哈拉金岗前，等敌军挨进，伏兵即出，诱敌而逃。然后各队人马齐到哈拉金岗前太祖之处。每队逃跑时扔掉旌旗、金鼓，等赫利特人马一到，将士出战，不战几合，迅速逃去。务使他们觉察不出是故意诱逃。乌勒呼、巴音二人带五千人马，到嘎拉珠河边，用沙袋将河拦住，等赫利特军行至哈拉金岗为我军所败，勒马逃跑来渡嘎拉珠河时，便取开沙袋，用大水淹杀！返回时，各队人马相互传递主公红盖！"分拨已毕，太祖召来扎勒玛，吩咐道："所传军令均可实行，唯拦河一项决不可用。昔日他们拦截萨尔拉格河水，反被我军士所用，溺死者不计其数。用兵之道不在杀人之多，而在使众人心服。"原来太祖用兵大有武人高风！当时扎勒玛等人深服太祖宽德，传令停止拦河截水。比勒古岱、哈斯尔等人执意使用拦河之计，太祖嘱咐道："不致丧命，无害众人。两军对阵，明火执仗，即令死者再多，其孽不著；如暗施计谋害人性命，其孽昭著。本帅正欲安定天下，转战南北，如果一开头就如此暴戾不仁，恐天神弃我！我已定下破敌明策，你等众人不要怕敌兵众多，到时看我破敌！"说罢，于三月二十一日，一夜功夫，行帐尽数移动。

光阴如箭，又到了己未春末时节，太祖已到三十八岁。这年是

南宋宁宗赵扩庆元五年，金章宗完颜璟承安四年。

且说赫利特国的伊拉固，听说太祖已经逃跑，刚要起兵追赶，忽报扎木哈也起策勒吉部落的人马开来，派人送信。因此，驱动前面引路大军带王罕同行，以排山倒海之势跟踪勃特国人马。行至名唤乌兰察布地方，突然勃特国一支人马闪出横于路上。扎木哈登车一看，勃特国军马很少，遍插旌旗，虚张声势，便冷笑一声，对伊拉固说道："这是铁木真惑我之计，我等众人趁此机会大杀一阵。敌阵中高挂铁木真号旗宝盖，想必他在阵里。铁木真其人生性骄横，诸人怕他，如今更是盛气凌人。此次他势必吃骄横之亏，死于非命。他只带几千人马岂能吓唬住我们？俗话说，'骄横者命短，迟来者手空'。明日他必然以骄态迎战，我们精选一百名善射手，待他来战时暗中射击。一百人射他一人，他岂能逃命？只要铁木真倒了，勃特国也就完了！"说罢，传令选人，万里挑千，千里挑百，挑出一百余名善射手藏于三军之中，待明日使用。

却说王罕因何变得身不由主，此事还须从头说起。原来起兵时哄骗王罕说，金章宗皇帝授他印符封做皇帝，时至今日，难以搪塞。皇太子说："如今父皇不追勃特人马有啥奈何？"扎木哈说道："这有何难处？此乃不必多言。"说罢，附耳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阵，伊拉固听了拍掌大笑，说道："此计甚妙？"说罢，走进北面大帐见王罕奏道："平时父皇常替勃特国铁木真言好，责怪我不是，今天怎么样？"王罕问道："出了何事？"太子伊拉固奏道："如今大金国章宗皇帝委派族人完颜守宰相，给父皇送来北方皇帝尊号和玉玺金册，犒劳我军将士，途中被勃特国主铁木真起兵挡住，至今不放。因此，大金国起兵三十万来捣勃特国老窠。铁木真闻讯之后，派毛浩来、布古尔吉等人将家眷迁到陶克玛克，自带几千人马来挡我们的去路，不让我们去领金国之封，其忌恨之心，实在令人生气！"陶高利勒原是反复无常之徒，听了儿子伊拉固这一席话，顿时气得头昏眼花，七窍生烟，

厉声说道："勃特国主铁木真小子自己不肯接受金朝册封，反而又破坏封我之事，是可忍孰不可忍？不仅如此，又派使臣当众辱我，转世再生，海水净身，也难以言归于好！"说罢，传令左右，立提大军冲杀出去。太子伊拉固又跪于前奏道："父皇所言甚是，应冲杀出去！"王罕问道："勃特国人马究竟有多少，是否探知虚实？"太子伊拉固奏道："细作早已来报，其兵力不超过几千人，他们只是虚张声势，吓唬我们。细作所言均是实情。"王罕听罢，下令整队前进。伊拉固大喜，转身出来，会见扎木哈。只见扎木哈正与勃特降臣阿尔达、胡萨古尔饮酒作乐，说"铁木真的脾气这样，脾气那样"，说罢，哈哈大笑，开怀痛饮。见皇太子伊新王突然走了进来，大元帅扎木哈，太师、太保阿尔达、胡萨古尔等人故作惧怕的样子，慌忙起身问道："大太子因何如此没精打采？"伊拉固嚼皮笑脸，阴阳怪气地说道："果然不出神机妙算的元帅所料！"扎木哈忙问："所奏如何，皇上说了什么？"伊拉固说道："父皇降旨，令我们突围而去。他说若走他路，恐有敌军抄后掩杀。"扎木哈、阿尔达、胡萨古尔三人听了此语，抚掌大笑，说道："今日我们路过扎吉根图山，时令刚到夏初，山里的鸟虫齐叫，处处可闻。我们那里不到七月初，鸣虫不叫；鸣虫这么早就开始叫唤，想必是庆贺我们皇上要统领整个北方的大喜！皇太子一心替国主着想，收服万国之众，作为万臣之首。因此，我等众人为皇帝效劳，虽死无恨！"说罢，伏拜于地，伊拉固洋洋得意，连忙扶起，四人同席，喝得烂醉。伊拉固回营时手握扎木哈的双手，笑着说道："我何时攻灭勃特国，能娶上象尊兄新娶的几个嫂子那样漂亮的妻子呢？"扎木哈听了，强笑一声，恨之入骨。真是：

君子之情深似海，
小人之交终见仇。

扎木哈所恨并非赫王陶高利勒，其深仇大虑，皆在伊拉固一人。请看官细读下章便知此事。长期在妇女群中厮混的小人，岂

有大志可言！深知此意者乃为贤人志士！

次日清晨，伊拉固派人到勃特国军营，约定明天辰时对阵交战。太祖亲见来使，行赏款宴，许言约定，送回来使。次日平明，双方人马于嘎拉古图山对面布阵。元帅扎木哈问众将道："谁敢出阵，生擒铁木真？"太保高林岱跃马出阵，笑着说道："前番我已杀灭宝尔吉格德人的威风，抢掠哈斯尔的家园，这番又该我太保出征夺得头功！"扎木哈吩咐道："铁木真的魄力计谋不能小看，昔日我与他有过交往，深知其底细。你若出征，好生在意，不可有误。如今勃特人被我两路人马左右夹攻，恐慌不已，如果首战为我所败，勃特国军马便丧魂落魄，威风扫地！"说罢，擂鼓出阵。勃特国门旗一开，大将扎勒玛手挺大刀，拍马走出。双方大将互报姓名。只见高林岱挥动铜杵迎住扎勒玛，扎勒玛手执一口月牙大刀，刀尖不离高林岱胸口。不到十个回合，高林岱双肩早已挨了几刀，勉强招架。刚拨过扎勒玛大刀三四回，双手发麻，无力招架，一低头便避开扎勒玛大刀，连忙跑回阵中。扎木哈心急，亲提月牙大斧拍马迎战，想叫太祖出阵。扎勒玛驱马迎住，扎木哈偏叫太祖出阵，扎勒玛说道："区区逃奴，野心不小！"说罢，挺刀迎住来回交战，刚过十几个回合，扎木哈力不从心，难以招架。太祖一见扎木哈，心中怒火万丈，手横钢枪，刚要出阵，早有左右近臣拽住太祖坐骑追风马的金辔，跪于地上，死也不放。众人劝道："望我主公，依计而行！"太祖这才醒悟，转怒为笑，吩咐道："军师严法，有如脱弦之箭！"说罢，急令左右鸣金收兵。扎勒玛一箭穿破扎木哈头盔前额，扎木哈大惊，刚要夺路而逃，忽听勃特国鸣金收兵，心中大喜，急忙回阵。扎勒玛也不敢违令追赶，双方人马各自回营。皇太子伊拉固亲捧酒杯给扎木哈敬酒，赞不绝口地说道："我们赫利特人打赢勃特人这还是第一次。这都是智勇双全的元帅兄的功劳啊！"扎木哈见他这样夸奖，面带骄意地说道："再等一会儿，我管叫扎勒玛一命呜呼，让铁木真死于万箭之下。"二人说罢，大赏三军，嘱咐众人，拚命效劳。

次日平明，勃特国军突围逃去，扎木哈脸面更添光彩，急忙擂鼓，对众人说道："实情败露，消灭勃特人全在此战！"说罢，传令放炮，自己一马当先追赶而去。行至勃特国军营点视炉灶，兵力不过两万五千，有的灶坑压根儿无灰，扎木哈见此情景，仰天大笑，差点摔下马来。伊拉固忙问其由，扎木哈冷笑一声，说道："我笑铁木真小子总把别人看做孩童，前日查其人马还不到一万，今天他却支了两万五千人的锅灶，这岂不是虚张声势！他即令有三万人马，也不够我们吃的。真相已经大白，赶快穷追猛打？"说罢，提兵追赶。刚走三十里路程，只见布和、比勒古岱领兵迎住。比勒古岱等人的阵中，也有太祖红色号旗、狮头宝盖，此乃诱敌之计！这时太祖一路人马已渡嘎拉古图河，直奔哈拉金岗。扎木哈心中虽疑，只好硬着头皮而出，急令太保高林岱出阵。这时勃特国军阵中比勒古岱忽然侧身贴在马鞍一旁，箭也似地来到，一把捉住高林岱的左腿，两脚朝天，举在头顶，回转数次拢向扎木哈，忙引众人跑回阵里。那高林岱空中打转，翻身落在扎木哈前胸之上，两人连人带马倒在地上，滚作一团。双方人马失声大笑，赫利特人马急忙过去扶起二人。扎木哈满面羞耻，拚命追赶。刚走三十里，哈斯尔引军截住去路，扎木哈心中生疑，攀高望去，为首大将虽然易人，兵士依然如故，太祖旌旗宝盖，依旧还在。扎木哈暗自想道，这大概只换了排头兵和为首大将，其余人马原封未动，以此做为疑兵，欲退我军。区区小计怎能吓人？即令太师敖林岱出阵迎敌。哈斯尔暗地取箭，唰地一声正射穿敖林岱的嘴唇，打碎门牙，滚坠于地上。哈斯尔忙引众军逃去。扎木哈咬牙切齿，急忙追去，忽见巡营兵士来报："查敌方逃兵炉灶，比以前减少两成。"扎木哈听了此讯，旋即传令：假相毕露，迅速追杀！便催动军马急急追赶。刚走三十里，又与勃特国第四队宝图、宝松二人的军马相遇。宝图拍马迎战，宝松急领人马头也不回地遁去。这时宝图唰地一箭，射中高林岱的右眼，落于马下。宝图勒转马头急忙回转。皇太子伊拉固大

疑，失口说道："恐又中计！"扎木哈撇嘴说道："今日太子王因何变成了雌鸡？这次如失良机，万难复得！"说罢，提兵追赶。这时天色已晚，刚走三十里，早有勃特国第五队钦达嘎那斯钦、胡达嘎那布和领兵挡住去路。因天已大黑，没有交战。次日清晨一看，钦、胡二人之兵早已遁去，查看灶坑又减四成，扎木哈闻报，说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此事更有何疑！"说罢，更加放心地追击，到日出之时，恰与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所引勃特国第六队人马相遇。哈尔海如引军自去，希热呼图克激战几合便败阵逃走。这时赫利特军卒便也宽了心，长足急追。晌午时分，又与苏布格岱、珠勒格岱二人所引勃特国第七队人马相遇，苏布格岱、珠勒格岱二人急令全队人马回去，两人并马冲入赫利特军中，活抓太师敖林岱。苏布格岱腋下夹着人在前面跑，珠勒格岱挺枪在后面保护，飞马赶回。太师敖林岱早已咽气，苏布格岱叹息一声，说道："唉，白夹了他好几里路程！"说罢，抛于地上。原来敖林岱并没有咽气，他咬破舌尖装作嘴鼻出血，活活被他夹死的模样。当时敖林岱躺在草丛之中，见苏布格岱远去，急忙爬起来左右摇晃，这时赫利特人马飞也似地追来，敖林岱挺胸说道："适才他们二人被我杀败逃走！"说罢，翻身上马，向前追赶。刚走三十里，恰与乌尔图布都拉嘎图、乌汗图仁钦二人所引勃特国第八队相遇，扎木哈厉声喊道："不知勃特国这几年从哪里寻来这么多牛蹄熊包，如此逞能，每隔三十里放出两人示威！"说罢，挥动大军掩杀而来。乌尔图、仁钦二人早已逃遁。赫利特军马一路拣收旌旗、鼓锣、兵器、盔甲，兴高采烈地追赶，刚走三十里，只见阿鲁哈、苏和兄弟二人所领勃特国第九队人马挡住去路，边骂边退，阵中也有太祖号旗。扎木哈等人便无所顾忌地挥军追赶。赫利特巡视敌营灶坑的兵士来报："勃特人马不到几千人！"扎木哈便率军疾追。刚到嘎拉珠河边，这时勃特人马早已渡河逃去。扎木哈便于河边安下大营，连夜向众军传令道："勃特人马只有一万余人，分两队轮换移动，打算挡我追

兵，如今此计已败露无遗。铁木真必在二者之中。他们不带辎重，人轻马快。我们负荷重多，人倦马乏。如今军帐辎重一应等物统统留于河边，轻装上阵，务于明晨渡河，追上逃敌，消灭这两支勃特人马。谁若怠慢，立地斩首！”当时传令已毕。次日清晨，将辎重旌旗统统丢下，只带轻便行装，先让王罕渡河，分拨一千人马给虎将胡尔古斯，令他守护大营，其余人马疾渡大河，跟踪追迹。压后兵士说道：“大河这边敏干布尔嘎苏台平原一带，战马嘶叫！”话音刚落，又见前锋兵士来报：“西面宝如布伊布尔丛林中走出一支勃特人马，不断放炮！”扎木哈说道：“那都是疑兵之计，不必多言，快快追赶！”说罢，刚催逼人马急急赶路，忽与温都尔斯钦、乌勒呼准岱所领勃特国第十队人马相遇。扎木哈连忙挥军尾追掩杀。追至哈尔哈拉金岗下，钻进一条狭谷，勃特人马一溜烟地不见了。众人忽然想起塔斯山的惨事，不禁疑惧，停住脚步。

此时扎木哈心中疑虑，举目一看，只见山顶上有座勃特国国主营寨，寨中虽然旌旗密布，却不见人影，似空寨荒营。扎木哈拍掌笑道：“铁木真小子如今休矣！山上无水可饮，几千人马被我十万大军包围，眼看就要干死！”说罢，传令左右擂动大鼓，散开十万人马封锁哈拉金山林，环山下寨。王罕、军师固尔勒吉格那、太师阿尔达三人拦截北路；太子伊拉固带太保高林岱，太师胡萨古尔把守南路；元帅扎木哈、太师敖林岱、太保达勒吉岱三人封住东路；绍木本、布可斯尔、巴塔等三员虎将堵住西面要冲。大队人马连营帐相连，绕山三遭。当时，四处军卒阵阵叫骂，直到落日天黑。扎木哈虽然亲自巡视四方，但赫利特军马依仗人众马强，接连得胜，便心安胆壮，此时人困马乏，巡兵一过，便倒地而睡。

且说太祖十队人马中，苏布格岱、珠勒格岱二人和阿鲁哈、苏和二人的两队人马，已去嘎拉珠河边的敏干布尔嘎苏台草原埋伏，以待赫利特退军，抢夺赫利特大营。哈拉金岗上的八队伏

兵，早已议定认旗为号。这几天，连日刮起南风，赫利特军卒个个精疲力尽，倒地酣睡。忽然岗上炮响，四面八方炮声大震，山顶上燃起大火，岗上喊声四起，八队人马象滚石一样，从上面压了下来。正值当夜，乌云密布，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更加南风骤起，愈吹愈烈，勃特国八队人马一齐涌下；冲向赫利特营寨。这时，哈拉金岗南面又燃起大火，火借风势，干草着火。噼噼啪啪地烧将起来，火舌卷地，火光冲天。这时，扎勒玛将干草束束地捆扎起来，浇上羊尿脬里的油，系在几百匹马尾上，顺风点着，从山顶赶了下来，径直冲入王罕大营，从后面杀将下来。这时，王罕心中大疑，不时地观望，只见火从天降，干草起火，几千条火龙径直窜进他的军营之中，借着火光看去，勃特国兵士个个身材高大，足有几庹。赫利特众军士惊慌失措，大声叫喊天兵来了！于是丢下大营，朝东北方向逃去。王罕军士被火阵吓破肝胆，连忙脱下盔甲，掷地而逃。春天的干草最怕着火，更加遇上大风，眨眼之间，烈焰升腾，火势凶猛，奔马未到，火已烧到赫利特营寨，赫利特人马被大火困在当中，勃特人马随火掩杀，势如破竹。王罕的花白须发，皆被火燎，加之身上不挂一丝，活象一个赤条条的老猴精。眉毛也被火燎，两眼扑楞楞地瞪着，马尾马鬃皆被火烧，王罕骑在马上，活象一只光猴骑驴。军师固尔勒吉格那也被烧成一只瘦猴，灰溜溜地跟在王罕的后面。这时赫利特众军士虽然捏着一把冷汗四处奔命，但见王罕等人这般情景，也忍俊不禁捂着嘴鼻暗自发笑。赫利特人马刚逃到岗下平原，早有比勒古岱、哈斯尔从左右山谷里引兵出来，两面夹击。王罕人马三面受敌。这时扎勒玛一马当先，率领太祖人马从后面掩杀而来，赫利特人马头也不回地朝东北方向逃去。此次混战，赫利特人马已溃不成军，加上人地两生，连人带马陷进深谷者无计其数。

且说王罕慌不择路，拚命逃跑，温都尔斯钦、乌勒呼准岱的人马一声呐喊，从沙窝芨芨草丛里和红戈壁中涌出，赫利特众军

士吓得魂飞魄散，有的徒步逃去，大队人马顿时四处逃散。这时扎勒玛忙引温都尔斯钦、乌勒呼准岱的人马急追王罕。接着比勒古岱、哈斯尔也领兵赶到。赫利特众军士直吓得七魂升天，三魄入地，人人逃命，象惊马似地奔跑，旋风般地滚去。这时扎勒玛传令急追，可乌勒呼准岱见赫利特军士人多势众，躲躲闪闪，一步不前。温都尔斯钦见他这样，怒不可遏，一面跃马追赶，一面回身以手指着乌勒呼准岱，说道："有你这样为主效劳的人吗？其木德部落的乌勒呼首领，不是白白地提举你了吗！你原是其木德部落的奴才，你是靠人家的福气起家的。你背叛乌勒呼首领来投我主，到了今天的地步，没想到你今天这样报主！罢了罢了！"说罢，扬鞭拍马奔于队前，回头说道："赫利特的陶高利勒七次背我主公，今天我一枪挑死这等无义之徒，为主报仇！各位大臣和平辈兄弟一齐呐喊掩杀，追击陶高利勒，你等众人只顾抓他。此举并非仅只保全自身，而是为了成就大业！好比是木匠的凿子，乌勒呼准岱兄长你好比是打凿用的斧子，凿刃虽利，不打就凿不进去。我一人虽可冲入敌阵，然而我的人马不随我冲入，难以立功！"说罢，勒紧马鞍肚带，对众军士说道："我冲进去挑下陶高利勒，你们众人只管把他抓住。我若死了，我还有三个一母所生的儿子交给主公充做马弁！"说罢，咬紧牙关，脱甲弃地，拾起长戟，一声呐喊，伏于马鞍头也不回地向前冲去。这时东面大乱，赫利特其余四支败散人马一齐涌来，温都尔斯钦两眼发黑，头也不回，紧闭双眼冲进赫利特十万人马之中。这时温都尔斯钦手下心腹人马不顾死活，紧跟主人呐喊而入。比勒古岱、哈斯尔、扎勒玛等人从他们兵士口中闻知此事，急忙跟着冲了进去。这时大风已停，一下过阵雨，日出天晴。赫利特人马刚横渡嘎拉珠河不到一半，忽然从上游涌来半丈高的洪水，淹死无数军卒，王罕被困在水中，后面又有温都尔斯钦提兵急追，便连忙顺流而逃。伊拉固、扎木哈二人引兵泅水逃去。这时昨夜渡河而来的阿鲁哈、苏和、苏布格岱、珠勒格岱的人马等天亮以后，一声呐喊，

便攻占了赫利特的军营。前晌时分，太祖人马也来到河边安营下寨，沿河上下派两路人马追赶敌人。这时温都尔斯钦单人独马，冲进敌阵，闪过矛林刀丛追上赫王，手举长戟，一戟刺中赫王右臂，将他挑于地下。固尔勒吉格那惊叫一声，王罕的心腹护卫一齐动手，千万刀枪齐指温都尔斯钦，将他打落马下。扎勒玛等人跃马飞来，将温都尔斯钦抢走。赫利特众军士扶起王罕急忙逃去。到了黄昏时分，太祖军马陆续来到，单单温都尔斯钦、扎勒玛等不见回来，太祖又派人前去寻找。到了深夜时分，只见比勒古岱、哈斯尔、扎勒玛三人抱着温都尔斯钦，捆着乌勒呼准岱来到。太祖一看，温都尔斯钦头上有伤，不觉大惊，忙问其故。扎勒玛将前由一一细告，然后将乌勒呼准岱推至前面，太祖一看大怒，厉声说道："可恶的准岱，不忠的奴才，背主的败类，抗君的杂种！快把他推出去斩首示众！"说罢，取下令箭刺进乌勒呼准岱的耳根，令扎勒玛监斩。这时左右刀斧手急忙推出乌勒呼准岱一刀将他的首级砍下，献于桌上。太祖甚怜温都尔斯钦，让他躺在自己的宫帐；亲手给他调药抹伤。十营军健见太祖威德尊严，赏罚分明，无不敬服，人人热泪盈眶。太祖虽然亲自服侍温都尔斯钦，但因伤势太重，终于亡故。太祖大恸，亲手洒酒祝福道：

宝贵生命为主捐，
孝顺仁义一身全。
为主的铁木真我心悲痛，
愿你的子女福禄长绵！

说罢，将温都尔斯钦的尸骨装在金匣，派人送回家乡。封他的三个儿子宝力克图巴尔斯、希里格图巴尔斯、特斯格勒巴尔斯三人为百户诺彦，各赏一千匹马，列于五虎上将之位，赐予虎旗、虎袍、虎垫。太祖念三人之母早已亡故，将三人托给斯琴居森夫人抚养。从此以后，勃特军法日益严明，不分将士皆欲殉职。这真是：军法如火谁不惧，赏赐如露谁不服？温都尔斯钦的业绩不仅

蒙古史书中有详细记载，就连汉族的史书朱子《通鉴纲目》第十八卷下册第56页在论说太祖登基时也对他作了一段记叙，只是把人名温都尔误写为“威德尔”。这位温都尔斯钦乃是蒙古第一位忠义智明的大臣，实为万世不朽的壮士，他原为策勒吉部落的首领，当太祖父亲也速该巴特尔与世长辞，各部落纷纷背离，这时温都尔的哥哥乌尼率所属策勒吉部落的人众叛离，其弟温都尔连渡三河苦苦劝说，其兄无动于衷，决然离去。温都尔无奈，只好赶了回来，投于太祖。他说道：“我随君主至死不变！”说罢，折箭为誓，太祖赐予“斯钦”称号。其兄乌尼后为陶都所杀，策勒吉部落皆被陶都所占。陶都其人即是本章提到的那个陶都。真是：

孝子忠臣世何少，
君主昏庸政不明。
因是太祖死士众，
王罕无常谁拚命？

第二十七章

报弟仇太祖野战两年
为君计重臣占卜三次

宋宁宗庆元五年，金章宗承安四年，是年太祖三十八岁，岁次己未。

圣太祖龙体玉魄天帝生。
毛浩来阴阳才智生自心。
赫王罕反复无常实可鄙，
扎木哈阴险狡诈众人恶。

却说勃特国十路人马虽失温都尔斯钦一人，但此次交战所获甚多，所得物品散给了众军。此话不提。单说赫利特的败逃军马。那王罕胯骨被刺，疼痛难忍，途中又从众军士口中知道扎木哈哄骗一事，心中发恨，挥刀砍断鞭绳，起誓要杀扎木哈。有个与扎木哈有交情的兵卒听见此话，暗中告知。扎木哈大为惊惧，暗自想道：据此看来，早晚要被他杀害；与其被他杀害，还不如早下手为强。他恨我非只一日！想到这里，忽生一计，连忙将阿尔达、胡萨古尔、达勒吉岱找来，设席款待，一面喝酒，一面说道："王罕暗中打定主意，今夜捕捉我等四人送于勃特国。如今我们四人先下手将他杀死，扶太子继位，那么赫利特国岂不成了我们的吗？"三人听了此话，十分焦急，忙引部下人马围住太子伊拉固大寨，对他说道："我们当初心想立您为皇。如今谁曾料

到，昏君决计，要捕捉太子您我五人，送至勃特国大营，认罪和好。您若不信，可想想帕拉古岱因何回来？事关人命，今夜我们定要除暗立明！”说罢，唰的把剑抽了出来。伊拉固起初听说要捉拿他们，便暗下五分决心，要杀父皇。接着又听闻立他为皇，便下了十分决心，后来又听说他若不允，就连他也杀掉，然后立他的弟弟图斯胡即位，就下了非杀赫王不可的决心。笑着说道：“众人之意如此，我岂能另有他心！”扎木哈说道：“这就对了。”说罢，拍马急行，去杀王罕。

却说索隆公主自父皇出征以后，心里一直不安，七上八下。有一次，他梦见父皇陶高利勒象吃牛虱子一样，烤吃她的半个脑袋半个身子，于是心中生疑，忙请跳神巫婆算命，皆说大不吉利。索隆公主急忙修书，派帕拉古岱为使，苦劝父皇回军。帕拉古岱刚到，将败军散，一切皆被夺去，王罕等人重回旧营。幸亏留下归营还有住处。

却说帕拉古岱献上索隆公主谏书，哭拜于地，劝阻王罕。王罕叫帕拉古岱看了他的伤势，双眼落泪，一面大声恸哭，一面说道：“哎！常言说，‘人老了孩子笑话，马老了驹儿笑话。’如今老汉年迈，白发苍苍，都怪我当初不听好汉的话，才如此须发已白，胯骨被穿。这都是被王八羔子扎木哈欺骗所致！我想杀他，可我身边无人，今天您来得正好！”帕拉古岱听了王罕之语，怒不可遏，悄悄来到扎木哈寨前一看，他的部下军卒果然另有气势，暗中商量要杀王罕。帕拉古岱见情迫事急，急忙回报，藏王罕于别营之中，自领王罕心腹人马刚走出门来，恰与扎木哈等人来军相遇，趁其不意，突然冲杀。扎木哈急忙躲身，左腿早被穿透，尖叫一声，夺路逃走。这时阿尔达、胡萨古尔、达勒吉岱三人急来救援。帕拉古岱大喝一声，其声如雷，一枪刺去，正穿透达勒吉岱的膀胱，坠落马下。阿尔达拚命逃走，帕拉古岱紧追不放，其后臂连刺数枪，阿尔达一面爹呀妈呀地喊叫，一面伏鞍逃走。胡萨古尔落在阵后，转眼之间，勒马接住扎木哈，两人

一块逃命。帕拉古岱提兵急追，挺枪赶上胡萨古尔连刺数枪，胡萨古尔的臀部被刺数枪，杀猪也似地喊着逃去。扎木哈的大队人马簇拥而去，帕拉古岱举枪连刺数人，箭也似地追去，忽然走进泥沼之地，马蹄下污泥乱溅，难睁双眼，扎木哈等人的马快，带阿尔达、胡萨古尔，急领数百名兵卒，拚命遁去。扎木哈等人急忙窜入乃蛮国境。王罕星夜派人捕杀扎木哈六个老婆。伊拉固想娶扎木哈小老婆姬仁花，连忙派人去接，可是早已被杀。伊拉固捶胸顿足，愤愤不已。这真是：

小人之死在旦夕，

不忘女色实可笑！

再说先锋帕拉古岱提兵追赶扎木哈等人，大杀一阵之后，收兵回营，跪抱王罕之膝，放声痛哭，请求回兵。这时洪吉勒部落首领乌和尔巴图那引一支人马，来见太子。原来乌和尔巴图那前番提兵来攻洪吉勒部落，对阵兵败之后，暗自逃走，搜拾逃散的各部落人马，又给镇守金国北界的千总周斯送两百匹良马，借得一千兵士，来见太子伊拉固。伊拉固大喜，一面备一份厚礼敬献王罕，佯称金国皇帝完颜璟所送，一面怂恿众太师太保以及四员虎将威胁王罕说道：“如若回兵，大家散伙！”王罕一见金朝礼品和众将士，回兵之心早已去了一半。王罕一则怕众将士散伙，一面又怕一旦退兵，勃特国人马尾随掩杀。因此，进退两难，只好从众人所言。帕拉古岱见他如此，长叹了一声。太子伊拉固闻知此事，把帕拉古岱叫去痛骂一顿，抽几个耳光赶了出去。此话不提。单说伊拉固带全国将士如得神道护身一般，将大队人马移至贺木和图山里，派人从京都搬运军用物品。

却说扎木哈、阿尔达、胡萨古尔三人领兵来投乃蛮国阿拉坦沙嘎府下。此时阿拉坦沙嘎正在思念索隆公主心切，连忙唤入府内，问其来由。扎木哈哭拜于地，说道：“赫利特国主陶高利勒有眼不识泰山，前番已将他的女儿索隆高娃许诺太子，可是这次被勃特国军所败，便改变主意，想把女儿送给铁木真以结盟

好。我念当初与闻这门婚事，便与他哥哥商量，将索隆高娃骗出，想送到这里成就大礼，然后两国联兵共灭勃特国。不料，刚行至军营之前，赫王闻知此讯，派帕拉古岱领两千人马向我们追来，不顾亲女儿不愿回去，就强力夺走。我等众人千方百计想把公主夺回，与太子结发完婚。无奈他们人多势众，反被他们击败。我的故友达勒吉岱被杀，我们三人受伤到了如此地步！”说罢，三人亮出伤口，叫太子看了，又说道：“不杀王罕难以成婚。连他的儿子伊拉固也深恨其父皇的犟脾气。我等众人甘心情愿为太子效犬马之劳，将夫人抢来！”阿拉坦沙嘎连连点首，设宴款待，说道：“慢慢计议。”说罢，厚赏退下。过了几天，扎木哈忽闻赫王已派人将其妻室老小，尽数杀害，便昏厥于地。苏醒之后，投于大将曲士礼之门，动说攻破勃特国之策。他的话正合曲士礼报父仇之意，带扎木哈去见太子阿拉坦沙嘎，奏道：“如今我带一支守边人马与扎木哈同去，帮助他将赫王杀死，立太子伊拉固即位，叫他将其妹送来。以此合兵共破勃特国如何?”阿拉坦沙嘎沉思良久，叹息一声说道：“世间岂有杀死父亲，娶其女儿为妻之理？如其这样，她有何心思以我为夫？我也有何心思拿她为妻呢？此事万万不可！”扎木哈听了太子这一席话，心里十分不安，又忽生一计，说道：“太子如此思谋原也很对，我想出了另一条两全之计。如今赫利特国正与勃特国交锋相战，因此太子假称援救亲家，派一支大兵将王罕围住，趁机请来夫人以就大礼，岂不两全其美？若不如此，势必为勃特所算。”阿拉坦沙嘎说道：“此计甚妙！”说罢，便请蒙格勒吉、达达顿嘎二人去见父皇。求父皇准诺之后，拨一千人马交与曲士礼，封伊德尔道布为前锋，令扎木哈等人引路。达达顿嘎、蒙格勒吉对曲士礼说道：“请将军务必不要为赫利特婚事兴师动众，向勃特国报仇。将军如若不听我等劝解，将来势必给社稷带来祸害。勃特国国主前番逼走金国使臣卫王永济，如今与金国互敬礼品，毫无奉承之意。据此看来，其心宏大，志在千里，不可侵犯。如若妄

动，其害无穷。扎木哈此人不可不防。此人乃七门之奴，八门之狗，狼心狗肺之徒，万万不可轻信此人，多多提防才是。”曲士礼说道：“我们从来没有犯它勃特国，可它偏偏此次举兵来犯我境。依我之意，我们趁此机会与赫利特联兵一处，共讨勃特，斩草除根，萌芽不发。这次它若攻破赫利特国，下次就要攻我们了。因此，不可饶它！”蒙格勒吉听他此言，叹息一声，说道：“将军正当血气方刚、凭一时之勇，有此之念。虽然如此，‘事有虚实之分，人有是非之别’。当初将军先大人，也因妄自称兵，才遭灭身之祸。如今将军年少，还是谨慎为是！”曲士礼一听先父亡身之难，心中勃然大怒，厉声说道：“人生在世，本该为主为父效劳至死，我父升天乃为其主，麾兵报仇雪恨，为主为父，如此大恨何以平息！”老将胡拉苏布其听他此语，从旁说道：“曲士礼可谓英雄好汉！”阿拉坦沙嘎说道：“此次出门乃为婚事，因此不可向勃特国报仇。些些小兵，不可妄犯；如若轻犯，贻害自己。上界天神，以风雨助勃特国国主，其四位上卿、五员虎将，皆如狼似虎，万万不可轻视，如今正值大春，季节干旱，嘎拉珠河因何突然涨水？那洪水来潮分明是天神助威！望将军量敌我之力，三思后行。”说罢，便准备起程。

此话不提。单说毛浩来提一支人马去伐策勒吉部落首领陶都。那时毛浩来引五万人马去迎陶都，早有探马来报，陶都率八万军马而来，准备大战，毛浩来微微一笑，将五万人马分作五路：毛浩来自引中军；令布古拉尔率右路人马；令海鲁更、惠拉德尔二将率左路及后路人马，摆作五条长蛇之阵，辎重粮草皆埋于沙中。然后向五路人马传令道：“空中飞鸟，水里游蛇，从不备食，然而每日都有吃的，其所以如此，鸟蛇日日寻食，备历千辛万苦。咱们此次全靠敌人给养，不吃自己的食物。望我将士奋力拚搏！”说罢，传令军卒鸣炮擂鼓，从五十里以外的地方，飞似地杀奔而去。这时陶都八万军马被断作五处，顿时大乱，丢营弃寨，头也不回地四处逃窜。勃特人马获其粮秣，充为给养，

一路追杀。时过半月，缴获数千车盔甲兵器等物，想一鼓作气除掉祸根，一直追到伊犁北界雪山密林之中。陶都人马急忙窜进深山老林里，捕捉猎物充饥度日，藏得无影无踪。毛浩来只好率领大军满载而归。初秋回军，冬初至国，听探马来报，太祖于是年春季，以三万人马大破赫利特十三万人马于哈拉金岗上，双方人马至今鏖战。毛浩来大喜，催军急行。太祖闻报，忙派乌尔图、仁钦、扎勒玛三人分三程迎接毛浩来人马。行至寨前，太祖率四弟并众将迎住，赐酒洗尘，好言祝福。毛浩来见太祖亲自来迎，膝地而行，叩见太祖，庆贺两路破敌之喜，带众将士向太祖献杯。毛浩来祝福道：

我上界下凡的圣主，
我拯救人间万物的主公，
在充满险阻的狭谷里，
因何又发生了恶战！
前有高岗后有大河，
这里地势干旱而又狭窄。
在这样的险境与敌交战，
竟一举获得了全胜，
这乃是六神暗地相助，
保佑我伟大的圣主。
嘎拉珠河很少暴涨，
因何一雨突然泛滥？
戈壁沙窝一向干旱，
从何处涨了大水？
啊，原来天神保佑我主，
让世间万物有了生机。

说罢，毛浩来同太祖四弟齐声奏道："如今已到年底，请主公起驾赶回布尔罕嘎拉顿过年！"太祖听了众人所奏，摇头嘱咐道：

我和哈斯尔是骨肉兄弟，

我没有保住哈斯尔的老小，
叫万恶的赫利特尽数掳去，
我还有何脸面去见母主？
我不达目的决不回去，
兄弟们回去向国母问候请安。
尽管受苦也要把胞弟的妻小救出，
大家团聚一起转回家园！

太祖说罢，执意不回，众大臣无奈，便让四弟回去，向国母窝格仑夫人请安，然后将太祖大寨移至都胡楞河边，以除夕之礼拜见太祖，设宴庆贺。

己未之年到此终了。太祖带众人施行了在野外过年的大礼。庚申之年从此开始。是年太祖三十九岁。南宋十四世皇帝宁宗赵扩庆元六年。即中原金国五世皇帝章宗完颜璟承安五年。其明年宋金两国更改年号。更改年号并非因为皇帝去世，或者年景不佳，而是因为征候不吉所致。太祖连这一年，两年在野外过年，专为胞弟哈斯尔报仇，接回哈斯尔的妻室老小，方要回去。

却说太祖于大寨中过年，当日祭天拜地，遥祝国母之后回到大寨。四个儿子已登程回去请安。当日上卿楚鲁与陶克敦固等人一起拜见太祖，行过朝礼，互致祝词之后，大张筵席。毛浩来起身，走到九桌整羊之前，膝地而跪，手执快刀，奏道："请主公占卜，今有九只整羊摆于桌上，请主公猜一猜先从哪一只羊开刀，然后用朱笔记于宝碗碗底，扣在一旁。下臣割肉，如果主公之意恰与下臣之意相合，今年便可尽破赫利特国。如果主公的记号恰与下臣开刀的整羊相违，赫利特国根基尚存。此卜权且算做主公气运之卜吧！"太祖听了，微微说一声"照办"，便取下乌优图斯钦的朱笔，在犀角宝碗碗底写了几个字，置于众臣桌上，令毛浩来开刀割肉。军师毛浩来祝福道："祈求主公气运畅达四海，小臣之心光明正大。这把宝刀便是主公军卒，这只整羊便是对阵之敌，如今动刀必合主公之意，请大伙看我破肉！"说罢，

走到九桌整羊之前，看准第三桌上的整羊，将刀一捺，割下右侧盛于金盘，献给太祖。太祖失声称赞，将宝碗碗底翻过来给大家一看，上面写着“刀破第三桌整羊右侧。”众人看了，无不惊讶。毛浩来叩首奏道：

您真是上界的神灵，
凡人难侧圣主旨谕。
捣毁赫利特的老巢，
就在今年这场鏖战！

太祖听后，叫左右取来那只羊，亲手割下羊的左侧赏给毛浩来。君臣二人各吃那只羊的左右两侧。

却说君臣二人边说边吃，刮尽骨头。太祖又动手割下那只羊的两只后腿，掰下踝骨藏起来，背众人之面扣在金碗下面，微笑着向毛浩来吩咐道：“英俊的军师，我把踝骨扣在这金碗底下，请你猜一猜这羊踝骨的背、心、目、耳哪一面朝上①？毛浩来连忙用牙咬下太祖适才赏给他的另一个羊腿上的踝骨，说道：“主公气运犹如明灯！”说罢，将踝骨一抛，其目恰好朝上。毛浩来叩拜太祖说道：“主公金碗下面的踝骨，其目朝上。”说罢，引众人向前，掀开金碗一看，其目果然朝上，太祖及众大臣无不惊讶，放声大笑。毛浩来回席取只木碗，将踝骨扣于碗下，奏太祖道：“主公在上，请猜一猜我这踝骨。”太祖见适才两只踝骨顿时应验，便将单独的一个踝骨悄悄地放于手心里抛了两下，其目依旧朝上，太祖微微一笑，说道：“你的踝骨也是目儿朝上！”众大臣俱来，将木碗掀开一看，目儿果然朝上，众人惊讶，无不敬服，连忙叩拜太祖，齐声夸奖不已。这时毛浩来又想起一件事，向太祖施礼，奏道：“请主公把这对踝骨合在手心，摇一番，从高处掷于桌上，卜一卜今年战争的胜负，如果这对踝骨的背朝上，我们就要打赢，也不能把赫利特置于死地；如果这对踝

① 羊踝骨分四面：宽凸面叫背，宽凹面叫心，窄凸面叫目，窄凹面叫耳。

骨的心朝上，那就是我军失利的征候，如果这对踝骨的耳朝上，那就象征我们全军覆没；如果这对踝骨的目朝上，就表示我们彻底消灭他们；如果这对踝骨互不相同，那就是废卦；如果双双一样，就算是真卦。”太祖听了，大为赞许，说道：“一言为定。”说罢，便拾起那对踝骨，合在手心，摇了一阵，说声“天父明鉴”，便把踝骨掷于下面桌上，哐啮一响，那对踝骨两目一齐朝上，太祖与众人连声喝采。毛浩来又向太祖施礼，说道：“凡是卜卦，一次不灵！”太祖称是，拾起踝骨再掷一次，那踝骨的目依旧朝上。这时，众人交口夸赞，毛浩来又施礼说道：“凡是明卜，岂止两次！”太祖说道：“此话正合吾意。”说罢，命左右递过踝骨，往桌上又掷一次，双目仍然朝上而立，太祖及众人大声喝采。毛浩来心中大喜，率众人拜于案前，高声祝福道：

道是玉骨传天意，
圣主掷骨自灵验。
三掷三立无差异，
接二连三皆命中。
不是天意能如此，
必是天皇暗庇祐。
圣骨授意我必胜，
攻破赫国如破竹。

说罢，献酒叩拜，太祖又惊又喜，从乌优图斯钦手里接过朱笔，亲手将那对踝骨的目抹红后，说道：“愿这目的花纹上长出金枝，愿那金枝的叶儿变红！”这也是汉语中所说的“红脂”。（译音）

且说太祖心中甚疑，心想看这块羊骨头有多么稀奇！便将自己啃过的和毛浩来啃过的两副羊肩骨并作一处，朝着阳光仔细打量了一番，果然他啃过的那块羊肩骨的薄处五彩缤纷。太祖给众人看了看说：“这块羊骨头果真稀奇！”便叫左右将其余的羊肩骨燃于火中，然后将那块肩骨放在火烟上一看，其光更为明显，

太祖深为惊奇，吩咐左右道："把这踝骨和肩骨好好替我保存，等打败了可恶的赫利特人以后再说。"乌优图斯钦连忙领命，取出黄缎，将踝骨和肩骨包好，藏于近卫辎重车中。用这肩骨和踝骨卜卦的时辰，正是庚申之年初一清晨，丙寅月的丙寅日。

且说当时太祖君臣二人，聚集众人，大摆宴席，太祖吩咐道："此次出兵征讨可恶的赫利特人，尽快依照我们二人商定的计策，引来敌兵迂回作战，以应踝骨占卜之验！"说罢，加倍犒赏众将士。

当时赫利特大军下营于扎吉格彦图山北面，贺木和图山南面。见赫利特人马不来挑战，勃特国人马按兵不动。双方互派细作，暗中试探，往来不息。毛浩来得报，向十万人马传令，按骏马四蹄飞奔之势，分作四队。命哈斯尔带敖伊图敖其格、乌仁嘎楚格、宝图、宝松四人，率一万四千人马，为骏马右前蹄；命比勒古岱带扎勒玛、扎布、阿鲁哈、苏和等四人，率一万四千人马，为骏马左前蹄；命大将楚鲁带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钦达嘎那斯钦、胡达嘎那布和等四人，率一万四千人马，为骏马左后蹄；命大将布古拉尔带朝莫尔更、呼尔查拜利、乌尔图布都拉格图、乌汗图仁钦等四人，率一万四千人马，为骏马右后蹄；毛浩来自带五虎上将为骏马之首，率一万八千人马，为骏马之鬃；命洪格尔特部落的阿吉尼莫尔更为骏马之鬐甲；给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乌恩图如、特古斯朝克图等四人，拨一万四千人马，为骏马的缰绳和两镫，以乌勒呼为马鞍，以巴音为鞭子；派阿尔嘎松部落的胡尔古勒吉为胡达尔嘎巴特尔的副将，令二人带太祖之子珠奇、察汗台、窝阔台、拖雷等四人为骏马之后腰和尾巴，统领众军；太祖居中，为骏马之主。军师毛浩来亲执骏马的马嚼铁制成的令箭，操练人马，已有月余，全军将士个个踊跃，如龙似虎。哈斯尔一路人马取名"龙爪"，比勒古岱一路人马取名"狮口"，楚鲁一路人马取名"凤喙"，布古拉尔一路人马取名"虎牙"，毛浩来一路人马取名"雷箭"，各制旌旗，整治人马。

且说光阴似箭，天气渐暖，南风吹拂，雪消冰化，蛰虫抬头，二月已过，到了三月；不觉春暖花开，又到了明媚喜人的四月。这时，反复无常的扎木哈，又施展挑拨离间之计，引来乃蛮国的人马，夜深人静之后，扎木哈突然把阿尔达、胡萨古尔二人，请到营帐之中，低声吩咐道："如今我们哄骗乃蛮人，引来一支人马，全是为了杀死赫利特老王陶高利勒。他杀害了我一家六口，我怎能容得他的老命？要是不用计离间他们，曲士礼不会杀掉陶高利勒。只要陶高利勒还活着，我们就不可能把持赫利特大权，去享受人间富贵。阿尔达，你是一个机智多谋的人，今天夜里，你要飞马奔到赫利特军营，密见伊拉固，告诉他说，勃特国派人给乃蛮国太阳罕送来金银财宝，暗中媾和，扬言引兵救援，曲士礼、伊德尔道布等人领一支人马出发了。如今你要将计就计，假意与他相交，拦路将他杀死。伊拉固这个人是个混沌粗心之人，势必依计而行。如果两家闹翻，曲士礼势必将他父子二人杀掉。我们趁此机会发出一支人马，将索隆高娃抢来，送给乃蛮国。那时赫利特国不就到我们的手里了吗？这叫做借竿驱马之计！"阿尔达、胡萨古尔听了扎木哈这一席话，瞠目结舌，大为惊异，便依计而行，连夜出发，去见伊拉固。伊拉固大怒，拨五千人马给乌和尔巴图那，令他扬言迎接乃蛮人马，出其不意拦路袭击。阿尔达、胡萨古尔二人先期回来，报说事成。扎木哈听了，心中大喜，亲至曲士礼军帐中，说道："如今有赫利特的一个亲戚捎来口信，说赫利特国的王罕，竟先背信弃义，将索隆高娃公主献给勃特国，勃特国与他言归于好，特意发一支人马袭击我军。请大将多加留心。"说罢，连忙回营，传令拔寨，向后撤五里之地。当天夜里，果然探马来报，赫利特国派太师乌和尔巴图那来迎。曲士礼闻报，心中生疑："勃特国并没有派兵围困赫利特军营，他因何领兵来迎？"于是刚要传令擂鼓，教全军用心提防，忽然从伊松郭勒山里飞出一支人马，冲进乃蛮国军营。当时乃蛮国众将士谁也没有料到，顿时大乱。曲士礼惊慌失措，急领

亲信人马杀开一条血路，往北逃去。正遇扎木哈领一支人马来救援，曲士礼说道："果然不出你之所料！"扎木哈说道："不杀陶高利勒，大事难以成功。请大将军赶紧下令擂鼓，聚集人马。他哪里知道我们有多少人马，我们赶紧回去包围！"说罢，鸣金擂鼓，聚集散兵，回军掩杀。赫利特人马挡了一阵，急忙撤回，等乃蛮人马追杀过去，赫利特人马早已躲进伊松郭勒山中，往山谷左右埋伏。曲士礼大怒，决意次日清晨交战，早有探马来报："勃特国与赫利特国两军人马，大战扎吉格彦图、贺木和图两山之间，赫利特人马大败，四处逃散。乌和尔巴图那早已溜了回去。"曲士礼、扎木哈等人到山谷前细看旌旗，果然虚无一人，二人心急，想趁此机会去抢索隆高娃，便日夜兼程，飞奔赫利特。

此话不提。且说勃特国与赫利特国因何突然相互交战，此事需要从头说起。当初勃特国操练骏马阵法，军师毛浩来亲自巡察各营人马，来到哈布图哈斯尔军营里，发现哈斯尔治军不严，当晚到他的营中吃饭规劝，给哈斯尔献了一杯酒，附耳说了一番话，然后起身回去。大概是嘱咐他如何操练兵马的事吧。到了第五天。太祖亲自巡察各营人马，到哈斯尔营里一看，军容不齐，首尾不明，号令不严，旌旗散乱，太祖叫来哈斯尔说道："我连续两年在野外过年，全军将士都为你一人操心，可你为何如此漫不经心，不好生操练人马？"哈斯尔当时已喝得烂醉，走起路来踉踉跄跄，听了太祖的话，便翘起鼻子，回答道："虽过了两年，仇人消灭了吗？你说大家都辛苦，那我的妻室儿女今在何处？"太祖见他这样混闯，顿时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喝命左右擂动帅鼓，召集众将军，将弟弟哈斯尔五花大绑，喝令道："马上推出门外，斩首示众！"说罢，将哈斯尔推将出去。这时三弟、三将、四子、六卿，以及众大臣，黑压压一片跪在大院内外，失声痛哭，祈求宽恩。毛浩来跪拜于地，说道："如今正要与敌交锋，若加刑于弟，恐被敌人讥笑；不如记下罪过，削去封号，令其立功赎罪。"太祖只好忍气吞声，派人把哈斯尔从门外

叫回来，削去封号，降为兵士，给他穿上黑色罪衣，命他留职效劳，立功赎罪，交给军师毛浩来。哈斯尔满面羞愧。待到天黑以后，携带家人，尽起部军，悄悄出发，直奔洪贺坦，打算去那里下营。守门兵士见他如此，立报军师毛浩来。当时苏布格岱巴特尔有事奏报，恰在毛浩来身边。毛浩来闻报后，心中大怒，命苏布格岱巴特尔统领“凤喙”军去追捕“龙爪”军的罪魁哈斯尔。将楚鲁人马拨给苏布格岱，连夜追赶。太祖听到此讯，连忙派人叫回苏布格岱巴特尔，吩咐道：

你象天上的月亮，
你象彩色的帽缨，
你象高山的岩石，
你要忠诚不渝地
恪守你主公的命令。
还有你们众多的兵士，
象铜墙铁壁一样，
象矗立的青竹一样，
当你们聚散的时候，
要象绵羊一样；
当你们戏耍的时候，
要象追黄羊羔一样；
当你们为国出力的时候，
要象秃鹊一样，
当你们戏笑的时候，
要象黄牛一样；
当你们出征的时候，
要象海东青一样。

苏布格岱领命叩拜，说道：

我要尽我的一切为您效劳，
成事全靠您的智慧，

我要尽我的全力替您出力，
能否说动全靠您的神威！

说罢，领一支人马去追赶哈斯尔。苏布格岱一马当先，追上哈斯尔说道：

喂，你若离开你的亲人，
就会被别人吞食掉；
你若离开你的骨肉，
就会被别人俘虏去；
失了万物都可以寻回，
丢了亲人就难找到；
失了奴仆都可以寻回，
丢了兄弟就难以找到。

苏布格岱巴特尔好言规劝，不动干戈，便使他回心转意，领了回来，叫他拜见太祖，太祖命左右给他戴上了脚镣。此讯当夜便传到了赫利特军营。要知因何无端如此，请看官等我趁大暑伏天，到垂柳满院的露观堂洗澡之后，去史厥轩（音译）于明月下续写。

骨肉和睦何喜人，
父子翻脸岂能安！
不分贵贱和者美，
夫妇不论虐者丑。

第二十八章

赫利特数尽亡呼伦
勃特国势盛临塔河

宋宁宗庆元六年，金章宗承安五年，岁次庚申，是年太祖三十九岁。

神勇太祖福无量，
忠良军师谋何深？
无能赫王死太残，
血泪公主命何苦！

且说哈布图哈斯尔虽然身居其职，然而被人看管，因此常有怨言，此讯早已传到赫利特人的军营。太子伊拉固闻说此事，心中大喜，说道：“到底有这一天！如今宝尔吉格德人完蛋的日子到了！”说罢，吩咐胡尔古斯、博格斯尔二人，携带厚礼和一封密书连夜去请哈布图哈斯尔。哈斯尔拆书一看，先是寒暄问好，然后写道：

贵公子之兄铁木真，
手里刚有一点权势，
就如此为所欲为，
要杀害手足兄弟。
您若不早点想个主意，
终有一天被他暗算。

不如趁这机会动手，
将铁木真置于死地。
自己当上勃特国国主，
从此咱们两国和好。
共享安乐岂不为妙？
如今您的一家老小，
都在我们的手里。
请公子好生想想，
到时我们将您帮助。

哈斯尔看完来书，对胡尔古斯、博格斯尔二人说道："我兄铁木真暴虐无道，加害同胞。因此，我们兄弟四人，早有叛离之意。然而力单势薄，我们只好躲开他，去远处落脚。大王不知内情，竟发兵掠走我的家眷。我兄以此作为借口，亲自领兵攻打贵国。他嫁祸于我，寻找口实，险些害了我。我被他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悄悄逃跑，不料又被他抓回。如今我想除掉他，又恐力不能及，左右为难。正在犯愁之际，承蒙大王见怜，答应帮我除奸斩暴，立我为王，与家人团圆，这真是使我再生的大人。不过单凭我这支人马，即使是杀了铁木真，他的其余人马，也会把我杀害。因此，我一直不敢动手。如今大王既然如此垂怜，我们约个日期，大王深夜领天兵而来，成此大业。如父皇和王兄垂恩，尽早约定日期，到时发兵才好。比勒古岱兄长和敖其格、嘎楚格二弟的家小虽在国中，但这里的大业一旦成功，家眷便可跟随。我的一家老小，均在贵国，可作人质。我的言语如有半点不实，我的妻室儿女不就全被杀戮吗？望两位使臣回去以后，详报大王！"说罢，将他二人扮作自军探马，打发回去。回去后，报说事成，太子伊拉固大喜，暗自想道：你宝尔吉格德，这回可就跑不了啦！于是重赏二人。当时商定联兵哈斯尔等事宜之后，将受伤的敖林岱太师和高林岱太保找来，令二人扮作勃特国兵士，悄悄偷进哈斯尔营里，商定五月十四日深夜发兵，并提出与哈斯尔歃血

为誓。哈斯尔说道："用不着歃血发誓，我的一家老小，都在你们那里，这不是比誓言更可信吗？"二人听了，甚以为是，定了举兵日期，急忙回去，备细详告。太子伊拉固听了，心中狂喜，连忙祭拜天地，洒酒祭旗，破寨拔营，向前移动九里，放火烧毁旧营之基。等到十四日那天，太阳一落，皇主以下十五万人马，摘掉马铃，人人口衔惊木，一声不响地向勃特国军营压来。那天夜里，上天相助，乌云密布，一片漆黑，赫利特人马个个欢天喜地，很快行至扎吉格彦图、贺木和图两座大山深谷中二十里长的河边。两山深谷中，夏天的鸣虫，唧唧地欢叫，固尔勒吉格那丞相对王罕奏道："如今，万岁爷就要统领天下，在这吉时良辰，金国派来大军迎接，连山里的百虫，也以它的欢叫之声来迎接皇主！"王罕也以为这是吉兆，心中暗喜不已。大队人马，沿着沙地草坪，静悄悄地向前行进，来到呼伦贝尔扎尔格勒根图岗的达兰宝拉格图山谷中二十里长的河西口，对岸河口被树木巨石堵住，河岸上横七竖八地挖了许多陷阱。王罕见了，大为吃惊，尖叫一声，说道："啊，怎么样？又中了毛浩来奸计，后军赶紧撤退！"话音未落，大河西口堵截之处，突然发出山崩地裂般的炮声，从左右山谷直到东面山谷，炮声大震，联成一片，西面河口火光冲天，大河两岸也燃起大火，勃特国伏兵四起，鼓声雷动，号声连天，喊声大作，犹如雷电交加，山呼海啸，顿时从四面八方大兵拥来，铁筒般地围住三层。原来太祖、毛浩来、哈斯尔三人早已商定，故意叫哈斯尔装作被害的样子，让赫利特人听见，叫他们派人策动哈斯尔，哈斯尔也利用家眷均在赫利特的机会，作为取信的引子，将敌人引到此处。这时太祖命哈斯尔、比勒古岱、嘎楚格三人统领五虎上将，去围住赫利特人的老巢，派布古拉尔一支人马，去赫利特军营以北埋伏，太祖同毛浩来领大队人马，伏于此地。赫利特人马听说，前路被堵，刚要传令叫后军撤退，扎勒玛带一支人马从后面杀来，截住去路，放射乱箭。赫利特人马因被围困在狭长的山谷，有力也使不上去，人马挤在一

处，想躲也没处躲，左右两面巨石乱滚，飞箭密如雨点。这时，赫利特兵士早已魂飞魄散，哪有招架之功；加上地处山脚，毫无办法，人挤人，马挤马，大队人马顿时大乱。勃特国军师毛浩来，站在山顶上，放一堆大火，在火光下挥旗发令。太祖带随身将佐，站在西边扎尔格勒根图山顶上，燃一堆大火，在火光中观看两军厮杀。

且说勃特国军师帅旗挥动三次，只见两边兵士齐声呐喊，乱箭滚石一齐发下，赫利特兵士哭声连天，喊声震山。太祖取一面白旗，叫左右传给毛浩来，吩咐道："无论如何，不要杀害赫利特国主王罕！"毛浩来领命，马上叫众兵士向赫利特人喊话道："你们听着！谁把暴虐无道的陶高利勒、伊拉固等抓来进献，我们就饶你们的命，一个也不杀！"赫利特国的宰相和太师太保等众人，听到喊话，惊恐万端，手足无措，急忙放炮传令擂鼓，强逼众人抢攻山头。这时，勃特国兵士，如同火上加油，个个踊跃射出双箭，滚下双石，可怜赫利特兵士无处藏身，头破眼穿，腰断腿折，互相践踏，死者无计其数。而勃特国兵士挥刀掩杀，有如饿虎进入羊群一般。赫利特人马损失十之二停，尸骨堆满河边，活者躲在被马蹄踩死的尸首之下。勃特国兵士刚发完一半箭石，忽然刮起黑风，天上雷鸣电闪，哗哗地降起大暴雨。不到两个时辰，呼伦贝尔的达兰宝勒格附近的乌尔图河里，万派注流，洪水漫到大河两岸。大雨一停，便云开雾散，十四日的圆月，好似明镜一般，挂在空中。这时，勃特国人马都聚在山脚下，趁滔滔洪水，掩杀赫利特军马，直杀得血染河水，尸骨横流。这时毛浩来传令，把住河口，挥军掩杀赫利特将士，好似从灌了水的陷坑里捕捉野鼠一般，赫利特大部散兵余勇，已知无路可逃，便纷纷捉拿自己将佐，向勃特人缴械投诚。这时，王罕、太子伊拉固二人，深怕为自己部下捉获，便急忙脱下皇冠和太子盔甲，扔在地下，脱下战死士兵的血衣穿在身上，趁大雨倾盆之际，冒着雨水顺狭窄的山谷爬上山去，身边只剩下十多个骑兵，直往自己大

营逃去。勃特国大将布古拉尔趁王罕、太子等人离开，便踏着他们的脚印抄进营里，活抓诸将，说降众兵士，竖起勃特国旗号。王罕、太子二人，半路上遇见逃出的兵士，听闻此讯以后，捶胸大哭，急忙向本国方向逃去。这时，早已雨过天晴，明月高悬，伊拉固回头一看，跟从的兵士前后加在一起，还不足二百人，因此不顾一切，落荒而走，一口气跑了三十里路。天明时分，到了宝如格图草原，众兵士下马钻进草丛之中，整整藏了一天。等到太阳落山，皎月升空，大家吃了几口生马肉，又骑马往前逃去。这时对面恰好有一彪人马飞奔而来，王罕心想，此路人马，必是本国派来救援的帕拉古岱等人，稍微宽心，一边哭，一边说道：

老汉我原是清闲自在，
叫可恶的儿子逼到这个地步；
老身我原是无忧无愁，
被可憎的儿子弄到这个地步；
老汉我今年已过七十，
全由坏儿子弄到这个地步；
老身我已经白发苍苍，
都怪我歹儿子才到这个地步！

王罕一面说着，一面向前迎去。这时，前队人马中飞出一员将军，只一声怪叫，便挥动大刀，将王罕挥作两段。伊拉固魂飞魄散，定睛一看，这哪是本国的人马？原来乃蛮国的曲士礼和扎木哈等人率一支人马，直奔赫利特老巢，去抢索隆高娃公主，不料半路上恰遇勃特国太祖四位兄弟、五员虎将所领一路人马厮杀一阵，大败回逃。勃特国将军陶克敦固巴特尔急追不放。乃蛮国人马一面放箭，一面逃跑，恰好碰见王罕等人。狼心狗肺的扎木哈一眼认出王罕，咬牙切齿地说道："还有这么好的机会呀？"说罢，大刀一挥，将号哭的王罕挥作两段，身首分家。伊拉固一听是扎木哈的声音，便吓得浑身酥软，喊声："是我呀！"急转马头，朝西南方向逃去。他带上随身的数百名兵士窜进南方夏国境

域，成了打家劫舍的盗匪。

此话不提。且说乃蛮国人马后面有勃特国大军紧追不放，别说去追赶伊拉固，就连赫王的尸体也顾不上收拾。这时陶克敦固巴特尔挥军追赶乃蛮人马，半路上碰见赫王的尸体，便割下他的首级，叫人盖好尸体，作了记号之后，又向前追击。

此话也暂且不提。单说达兰宝勒格一带的一场鏖战。毛浩来将赫利特的十三万人马，围困在达兰宝勒格河一带，趁发洪水的时机，箭石俱用，四面围攻，一直杀到第二天上午，终于招降全部敌军，分给各路监管，然后引太祖来到赫王所居贺木和图山的众军营里。只见布古拉尔带领四员小将迎接，向太祖行庆贺之礼。太祖走进大帐坐定以后，传令擂动虎皮大鼓，叫众将军献礼报功。原来众将军虽然抓获许多赫利特重臣大官，但怕太祖再一次把他们放走，就把人杀掉来献首级，唯有大将楚鲁和亲家扎勒码二人活捉固尔勒吉格那丞相、敖林岱太师来献，将其二人的双手齐肩砍掉，模样狼狈，十分难看。毛浩来见了，不禁失声一笑。大将布古拉尔还献了几个汉人首级。仔细察看，便是从营中抓获的镇守金国北部边境的千总周斯的同僚。把生者为首的尽数斩首，其余兵士分给各营看管。

且说一连三日，论功犒赏，然后查点赫利特人马，死者有一万多人，逃散者两万左右，剩下的有九万多，其中，有不少其他国家的人马。当时一一分开，查出为首的人，连同赫利特的固尔勒吉格那丞相、敖林岱太师一起，斩首示众，把他们所领人马分到各营，然后大队人马向赫利特境内克鲁伦河进发。这时，各路人马分程迎驾。哈斯尔所领人马早已招降了赫利特人。敖楞呼、高尔格二人见赫利特人马刚被围困，便拜降毛浩来，毛浩来便叫二人去帮助哈斯尔收复赫利特。敖楞呼、高尔格二人说，皇帝、太子均被所执，哄骗索隆高娃、安都、帕拉古岱等人，刀不刃血地使赫利特人归降。哈斯尔与妻室儿女重新团聚，不禁感伤，号哭一场。

且说太祖大军来到赫利特，住进殿堂之后，四位兄弟和四员虎将手捧赫利特户册前来拜见。当时只捆了伊拉固一人的妻子，其余众人均未加索。

却说索隆高娃姑娘披头散发，右手拉着幼弟图斯呼，左手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双膝跪于地上，两眼流着血泪，拢起衣襟，悲愤地说道："索隆高娃姑娘我早已听说，圣人待别人同自己一样，松树到冬天更加葱绿。我有几句痴心的话，不知可否上言？"太祖吩咐道："你有话便说。"索隆高娃说道："打猎要见其血，杀人要听其言，不管是死是活，我有三项请求，死活由圣主定夺！"太祖说道："你有何请求，就着实说吧！世上谁个没有甜酸苦辣的事情呢？"索隆高娃以低沉悲哀的声调说道："我的父王，过于诚实脆弱，一直被暴戾愚蠢的哥哥伊拉固和心地狠毒的扎木哈二人的诡计所迷惑，如今到了国破家亡，巢毁蛋破的地步。本来大家早都听说，勃特国主恩德无量，自己骑的马让给别人骑，自己穿的衣裳脱给别人穿，小女我因此也就有了一条生路。我们的赫利特国，多次得到勃特国的救援，可是偏偏以怨报德，自己犯人，连年起事，一直到了眼下这种境地。小女望圣主开恩，布施恩典，准我三项请求，给我一条生路！"说罢，伏拜于地，捣蒜也似地磕头，太祖吩咐道："你只管说吧，我听了如觉得可行，我便准你所有的请求。快说吧！"隆索高娃叩首奏道："第一项请求，如果我的父王还活着，就让我同他见一面；如果他已经死了，就请允许我看一看他的尸体，收尸埋葬；第二项请求，给我幼弟留下一条性命，让他继承赫利特人的香烟，使赫利特人有一线生机；第三项请求，请圣主保我这弱女的……"讲到这里，索隆高娃的喉咙梗塞，好似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她的嗓门，只是呜呜地哭了起来。太祖吩咐道："姑娘，有话就请说吧。此时可不比寻常。"索隆高娃姑娘，长叹一声说道："哎！我的第三项请求，就是请求圣主不要让人玷污我的贞节，离散我的亲事。这三项请求，如有一项不准，索隆高娃我便用这

把刀先杀小弟，后戕我的自身，免得被人耻笑，成为人家糟踏的对象！”话音刚落，只见比勒古岱、毛浩来二人带敖楞呼、高尔格从旁跪下，请求恩准。太祖面带笑容，向比勒古岱说道：“我弟比勒古岱你，因何请求恩准？哈斯尔弟的一家老小得到索隆高娃姑娘的照料，她救了阿鲁哈、苏和二人的性命；敖楞呼、高尔格二人是念旧主之面；军师毛浩来是秉仁德之义，你提出请求究竟为了什么？”比勒古岱叩首说道：“小弟之意，是为了远扬兄主美名，安抚所有的国家！”太祖听了，甚夸比勒古岱。太祖觉得索隆高娃姑娘所言，句句在理，因此圣心大动，立刻恩准索隆高娃姑娘所奏三项请求。又念她照料哈斯尔一家老小，便将安都、胡尔嘎、帕拉古岱、阿苏利、嘎拉布等旧臣，统统交给索隆高娃，并从其他部落挑选二百名精细之人，交给她用。请哈斯尔弟照应办理！

却说太祖吩咐军师毛浩来派十名兵士去寻找赫王，说道：“赫王如果好了，便打听其下落；如果赫王死了，便把他的尸体寻来。如今他虽然偏信叛臣扎木哈、逆子伊拉固等人的挑唆之言，到了这步田地，但是过去的好处，绝不可忘记。今天事出无奈，他因掠走我的胞弟妻儿，才到了这个地步。过去他不知多少次找碴儿，跟我们闹事，我们哪一次这样兴师动众过啊？如今将赫利特军马分作五路，编为八队，分别交给四位兄弟和四员大将指挥。除此而外，金国派来的人马，其主将均被杀戮，而他的皇主又推说不知此事，因此从速派人到金国查问此事根底，如果金国国主所言属实，便叫他派来使臣，把他的人马交还给他。夏朝、契丹、东辽和西域等国的人马，都要照此办理。将来有用！”太祖一一调停完毕，各国兵士无不喜悦，欢声震天。太祖又将伊拉固的妻室侍女，统统赏给哈斯尔为其家奴。哈斯尔深念索隆高娃的好处，细心照料伊拉固一家老小。

且说太祖于克鲁伦河边，大摆宴席，庆贺克敌大捷。这时太祖族人陶克敦固巴特尔领兵追击乃蛮国军马，一直追到乃蛮国界

首，缴获所有辎重粮秣，方才鸣金回兵。半路上，遇见寻赫王的兵士，便将赫王的尸体挖出，一道回来。索隆高娃也早已听说，父王被扎木哈杀害，勃特国的陶克敦固巴特尔收骨埋葬，便领着幼弟图斯呼迎住遗骨，哭拜于地。陶克敦固巴特尔将赫王陶高利勒的首级，连口袋一齐交给军师毛浩来。毛浩来奏报太祖，用酒洗了洗赫王的首级和尸体，用金线缝好装进棺里，交给哈斯尔，让他转送给索隆高娃。

却说太祖加三等重赏陶克敦固巴特尔，叫他坐在右席二排首座，毛浩来亲手斟酒慰劳将士，洒酒祭旗，连宴三日。当时太祖巡视赫利特乡土风光，忽然提起当年摆下软硬六阵之举，用手指着克鲁伦河西北部转弯之处，说道："不知赫王因何看重此处河湾，将它作为自己栖身之地，这本是儿反奴叛之处！"说罢，突然想到是年正月初一早上，所得羊肩骨和羊踝骨的卦卜，令乌优图斯钦取来一看，它上面布满红色，格外发亮，太祖惊讶地说道："这卦卜因何如此奇怪？"说罢，便把它置于桌上，点起香烛接着说道："神奇的骨卜，你预料到敌人将会被消灭，你预测到顽寇将会被扫荡！"从此，太祖便把羊踝骨和羊肩骨卦卜视为灵验之物，大摆筵席，在辽阔无垠的草原上奏起五方乐器，又精选五千匹竞技的良马，数以千计的神射手，九千名摔跤手，令其尽情地显技竞能。然后奖赏最好的歌手和神射手、摔跤手，所有的人都尽情地欢乐。这时，赫利特营里索隆高娃打开父王的棺木，赫王的尸体虽然用金线缝合，尚能辨认，但节令正逢仲夏之际，赫王面部臃肿，生蛆发臭，臭气熏人，不可接近。索隆高娃见父王如此模样，放声大哭，昏厥于地。她苏醒之后，咬碎玉牙，痛骂扎木哈，取酒洒祭父王尸体，发誓说道：

我仁慈的父王，
被可恨的扎木哈杀害。
我那无义的兄长，
被奸诈的扎木哈所骗。

如今女儿我留在人间，
只要一天还在活着，
就发誓替您报仇，
喝那扎木哈的血。

说罢，姑娘恸哭，向父王的遗骨施礼告别。

这时，哈斯尔匆匆赶来，向姑娘传达太祖旨令，说道：“明日清晨，太祖亲来，洒酒奠祭，以修旧好，超度亡灵。”说罢离去。次日清晨，太祖果然率领众朝臣和众将领来到，太祖手扶帽缨，放下袖口，扎起缥带，向赫王遗骨洒酒说道：

朋友啊，你在年青时，
就象大象一样刚烈。
可你老了以后，
脾气风度变了样。
你从不管教孩子，
由他任意作恶造孽，
终于中途丧命，
被可恶的扎木哈杀害。
你若听我颁布之令，
怎能被扎木哈杀害？
可你寻找一切空隙，
跟你儿子一道逃跑，
终于死在扎木哈手中。
我愿你的冤魂，
永远得到安息！
我发誓替你报仇，
一定为你处死扎木哈。
你的妻室家眷，
和孤苦伶仃的孩子，
我都加以精心保护，

分给一百户使民。
我愿你的亡魂安息，
我发誓替你雪恨，
定将治死扎木哈。
对你我没有二心，
这点你可做为慰藉。
我愿你的英魂啊，
能听见我的由衷之言！

说罢，连续三次洒酒，龙颜洒下热泪，索隆高娃、图斯呼姊弟二人见太祖如此诚心祭奠，心里很是激动，不由地热泪盈眶，哭拜于地，送走太祖。

且说当时一切由哈布图哈斯尔帮助照料，阿鲁哈、苏和二人精心协助，将赫王的遗骨葬于赫利特王墓之中，烧纸祭奠。葬礼完毕之后，带赫王族人向勃特国进发。

太祖暗自盘算，决意犒赏有功之臣，便于八月间到南界塔海木河边扎营。此处地形如同人的腿弯，因此便叫做塔海木河。

却说太祖大队人马到塔海木河以后，众臣计议请布骏马之阵，整顿十五万人马，论功大小，宴赏各路将士。太祖准请，一应费用，尽予给足，又围着大家同食肉，共饮酒；肉用大锅煮，酒以大缸盛，肉堆得象山一样高，酒备得象海一样足。太祖从酒海里喝了三碗，从肉山里取了一盘肉，从汤池里盛了一碗汤，又叫左右盛来三壶酒，然后叫众将士开怀畅饮。当时上自军师下至将校尉等人，各吃份子，兵士各加两倍重赏，好言祝福君臣将士，大摆筵席。忽然有人问起，今年正月初一，太祖、军师二人以整羊为题，相互谜语一事，毛浩来这才分说道："那摆在主公面前的九席整羊，便是主公治下的九卿大国。那第三席整羊，乃喻主公三弟哈斯尔，从第三席整羊开刀，并喻哈斯尔诺颜家眷被赫利特人抢掠而去，其用意乃暗示将计就计。那整羊还有三种含意，第一种含意，整羊好比就是我们的国家，劈开右肩骨乃暗示

让主公右臂也似地兄弟哈斯尔佯被陷害，叫他去引诱赫利特人。第二种含意，我们勃特人请神时不是用羊的右肩骨吗？因此，让主公右臂般地兄弟哈斯尔去诱来赫利特人，用计破它。第三种含意，羊肩骨的达鲁与数字中的达兰不都是一样的达兰吗？如今攻破赫利特人的地方，不正是呼伦贝尔达兰宝勒格河吗？这三者合为一处，意思就是叫主公的右臂哈斯尔去将赫利特的赫王引至达兰宝勒格河边，把他消灭。这意思是，表面上装作不和，去诱惑敌人。乍一开始，主公就知道了！”十五万之众听了此言，个个惊讶，瞠目结舌。

这时，毛浩来取过太祖的金杯斟满了酒，献给太祖之后，率众人跪拜于地，好似铺了锦缎一般，毛浩来高声祝福道：

你苏达达尼皇帝的后裔，
来自上界的仙境。
你神通广大的主啊，
突然降临于梦境！
你的光辉象日月，
你的风姿象松柏，
你的子女象花朵，
你的家邦象湖海，
你的恩德象山峦，
你的学识象宇宙，
你的智慧象阴阳，
你的慈心象天空，
你的兄弟象星辰，
你的臣僚象众星，
你的仆民象土壤，
你的国度象宫廷，
你的衣襟拂到哪里，
那里的灰尘就会消失；

你的马蹄踩到哪里，
那里的顽敌就被消灭；
你的脚印落到哪里，
那里的沟壑就会填平。
你的身影出现在哪里，
那里的灾难就会消除。
可你千万不要以为
北方的大权已握手中，
从此享福贪图打猎；
你千万不要以为
北国的一切都已主宰，
就身居宫中贪图吃喝；
你千万不要以为
沙原的百姓已经镇服，
就居功骄傲贪淫女色；
你千万不要以为
四方邦国都已征服，
就沾沾自喜安眠宫里。
那南方的大宋国度，
又出了个骄横的金国；
那广袤的辽国境内，
又出了个慓悍的契丹；
那和睦的夏国境内，
又出了个叛逆的西域。
就说我们的勃特国，
还有个野蛮的乃蛮。
你恩德无比的主啊！
为提防众多的敌人，
为击破狠毒的乃蛮人，

要管教举国臣民。
使他们尽心出力，
作好抗击敌人的准备！

说罢，叩首谢恩。众朝臣听了这一席话，无不衷心敬服。那时勃特国宗室亲戚，远亲近邻，以及各小部落俱来赴宴，庆贺破敌大捷。太祖起身，亲手斟酒，向领兵破敌的军师毛浩来和留守国内的大将布古尔吉二人各敬两杯，然后高举酒杯问候大家，开口说道：

天父庇护我铁木真，
人间才降生了
无与伦比的英雄，
智勇双全的军师。
他适才提醒我，
讲出自己的肺腑之言。
这对我们家邦的兴旺，
有着不可估计的益处！
打从明日开始，
把我们的军队，
集合在塔海木河岸，
象蟒缎一样美观的休整。
我们的大队人马，
行猎已经五十天，
如今要到塔海木河岸，
好好加以整顿。
所有聚会的大臣，
你们大家听着！
那热情温和的话语，
会遭到许多灾难；
那刚直不阿的忠告，

会得到许多保护；
那美丽如玉的女色，
会使皇族闹翻；
那逆耳气人的话语，
却有说不尽的益处；
那春夏两季的行猎，
定有许多的罪孽；
那王室的朝臣中，
会有许多阿谀之徒；
那苦口婆心的谏臣，
会遇到许多昏浊；
那疾跑如飞的良马，
可以使人弯弓射击；
那心无奸邪的忠良，
仁义使人信赖。
大臣刚才的忠告，
全是替我着想。
话说得确　道理，
大家都要好好记住！

太祖言罢，满朝文武叩首敬服。史臣将太祖之语载入史册，布于众人。史臣尹湛纳希我写到这里，由衷敬佩，写下几行诗句：

天子圣明胜过人，
巧言比喻世无比。
多闻饱学奇皇帝，
试问哪个如圣祖？

且说劝谏大宴，献策盛会，祝福庆贺，连续七天。毛浩来取来绣有金线图案、山水风景的一只蟒缎马靴，献给太祖。太祖一见马靴，便马上会意，微微一笑，双手接过说道："等这只马靴成双以后，我再穿它！"说罢，便将自己骑的追风马，连同一只

银镫、一副马鞍和铁辔一齐赏给毛浩来，只是卸下马鞍上的右镫。

毛浩来大喜，跪地谢恩之后，走出军帐，将左镫也卸了下来，套在自己右手腕上，把鞍辔绑在臂上，然后跃身跨上光背马，手挺花背的铁弓，十支黑翎箭插在腰间，在山坡上来回飞奔十多趟，边跑边射，射下十几只大雁。

众大臣见君臣二人又用暗语，不知其意，唯有智谋过人的扎勒玛早已会意，心中暗喜。众人问他，他回答道："过些时候就会知道，不可事先明言。"

且说军师毛浩来演兵九天，按九色九宫之法，分作九路，日夜操练，然后于九月初九，将太祖请至九道岗顶上挂有九色缎幕的大帐之中，向太祖奏道："请主公检验我们九路大军。"太祖登上狮头军帐，抬头一看，原来按九宫之色，将开国创业的九军大臣分为九路，竖起九色大纛，挨次列队。第一路帅旗下面，军师毛浩来率驸马宝图、上卿蒙格利克、钦达嘎那斯钦、胡达嘎那布和四人，领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名手执蓝旗、身穿蓝甲之兵，列队而立。第二路红旗下面，大将布古尔吉率阿吉尼莫尔根、胡尔查拜利、乌勒呼、乌能图如，领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九名手执红旗、身穿红甲之兵，列队而立。第三路黄旗下面，大将楚鲁率芒格图、点仓、阿鲁哈、苏和四人，领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九名手执黄旗、身穿黄甲之兵，列队而立。第四路白旗下面，大将布古拉尔率陶格敦固巴特尔、胡达尔嘎巴特尔、陶海图部落的宝桑、乌优图斯钦四人，领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名手执白旗、身穿白甲之兵，列队而立。第五路黑旗下面，国戚扎勒玛率苏布格岱巴特尔、乌云格瓦、乌尔图布都拉格图、乌汗图斯钦四人，领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名手执黑旗、身穿黑甲之兵，列队而立。第六路青旗下面，大臣扎布率珠勒格岱巴特尔、莫尔格德部落的芒努克图、阿尔嘎松部落的胡尔古勒吉、特古斯朝克图四人，领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名手执青旗、身穿青甲之兵，列队而立。第七路绿

旗下面，大臣朝莫尔更率海鲁更巴特尔、赛汗苏尔塔拉图、宝鲁、乌楞查尔比四人，领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名手执绿旗、身穿绿甲之兵，列队而立。第八路粉红旗下面，大臣希热呼图克率先锋惠拉德尔、宝古额尔德尼、巴音、罕达盖四人，领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名手执粉红旗、身穿粉红甲之兵，列队而立。第九路深黄旗下面，哈尔海如率安敦、宝如阿尔斯郎、阿苏利、帕拉古岱四人，领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名手执深黄旗、身着深黄甲之兵，列队而立。太祖两旁，国舅利德尔斯钦、乌尔鲁克诺彦、国丈太斯钦、查干汗、国戚扎尔其古岱、乌勒吉图、雅布其岱、国师占布拉、大臣陶尔根希拉等九卿，挨次而立；太祖前面，有布呼比勒古岱、哈布图哈斯尔、敖伊图敖其格、乌仁嘎楚格等四位兄弟，并肩而立；太祖后面，有珠奇、察汗台、窝阔台、拖雷等四个儿子，率比勒古岱之子雅苏布和、哈斯尔之子托柱、驸马宝图之子南斯尔、扎勒玛之子其其格、阿吉尼莫尔更之子宝拉嘎德、胡达拉嘎巴特尔之子昭尔格图、利德尔斯钦之子陶克陶呼布和、乌尔鲁克诺彦之侄瓦其尔布和、国师占布拉之侄阿海等九员小将，以及九路主帅子弟，即陶尔根希拉之长子其木拜，毛浩来之幼子苏尔图，楚鲁之二子瓦其尔、阿拉玛斯，布古尔吉的次子阿利雅，布古拉尔的二子宝都楞、敖古岱，芒格图之子唐功，朝莫尔更之二子浩布来、苏布来，希热呼图克之二子阿南达、苏布迪，扎布之二子哈图特木尔、都拉嘎特木尔，钦达嘎那斯钦之弟阿利金，胡达嘎那布和之二子胡德尔布斯、胡尔勒布斯，哈尔海如之二子乌都、曹都，胡尔查拜利之二子宝古苏卦、阿拉格陶古拉，温都尔斯钦孪生三子宝力格图巴尔斯、希里格图巴尔斯、腾和勒图巴尔斯，乌云格瓦之二子温吉盖、松吉盖，苏布格岱之幼弟拉希扬，海鲁更巴特尔之幼弟敦堆策尔比等十三位亲戚，二十八员小将列队而立。太祖居中而坐，吹动大号，等太祖喝过茶之后，首炮响起，首鼓播动，号旗一挥，九路人马一齐转身，摆作骏马四蹄阵势。时过片刻，二炮响起，二鼓播动，号旗一举，九路人

马翻转两次，摆作三十二牙狮口阵势。等三炮响起，三鼓擂动，号旗一挥，九路人马翻转三次，摆作四牙虎口阵势。等四炮响起，四鼓擂动，号旗一动，九路人马四次散开，摆作神腿龙爪的阵势。等五炮响起，五鼓擂动，号旗一挥，九路人马五次散开，摆作金翅风喙的阵势。等六炮响起，六鼓擂动，号旗一挥，九路人马分为九处，摆作神龙九子阵势。何谓神龙九子？原来龙分九类，其形不同，其力各异，因此用于九处，力大的三龙用于宫殿、庭院、军帐之顶、旌旗、宝盖、金幡之首。等七炮响起，七鼓擂动，号旗一挥，九路人马摆作九龙四肢和首尾阵势，分为四十五队。等八炮响起，八鼓擂动，号旗一挥，九路人马齐伸三十六只龙腿，一百八十个龙爪，摆作待命出发的阵势。等九炮响起，九鼓擂动，号旗哗啦一声，九路人马忽然聚在一处，变作雷箭火阵，列队而立。等最后的十炮响起，末鼓擂动，号旗一挥，九路人马又变作骏马四蹄阵势，忽又翻转，重新变作九路，各路依次而立。这时，举目观看的九位上卿，十三个部落的诺彦，二十八员小将，个个眼花缭乱，惊讶不已，大声喝采，欢笑喧天。连太祖看见阵势多变，翻滚如火，分合如神，大为夸奖，连声喝采，遂设九天大宴，赏九位上卿每人一天筵席，盛赞九路阵法奥妙无穷，变化多端，令人赞叹。便取过金杯斟满美酒，祝福道：

摔跤相扑是英雄，
教场练兵是能人。
身为富人的子弟，
从不骄横欺人。
力大无比如虎狼，
胸有奇才赛锦囊，
冲锋陷阵逞威风，
平时闲居多谋略。

太祖说罢，亲手斟酒，赐给九位上卿每人一杯。九卿筵席结束之后，加三等犒赏新旧兵士，又杀九牲祭奠大纛。太祖亲自跪地，

行了九个大礼，洒酒祭神，举旗面向国中。太祖此举，威震金国乌桓以北，中原各国无不惊吓。南宋朝也听到了此讯。朱子《通鉴纲目》也大书特书道，元太祖扬名于塔海木河。

且说太祖等人，率领十五万人马，按破敌大捷之礼，擂动大鼓，吹起大号，唱着凯歌，返回勃特国。当时国内没有上卿，因此斯琴居森夫人便叫窝格仑国太的传臣希呼尔领赫利特的安都、胡尔嘎二人，迎接第一程。第二程叫毛浩来之父德勒格图巴彦领扎木哈之弟额如扎、西界巡查雅布嘎二人接驾。第三程叫布古尔吉之父拉胡巴彦领女真的乌尔苏米（太祖改名为敖如希格其）女真国主乌仁占固（改名黑其尹贵）二人接驾。引至布尔罕嘎达顿时，扎鲁特的旺楚克领赫利特的图斯呼、索隆高娃二人接驾，叩迎太祖。太祖带兄弟哈斯尔的一家老小，叩见窝格仑国太，抱着国太双膝，放声大哭。太祖又与斯琴居森夫人握手相见，然后杀牲祭旗，按大喜之礼拜祭天地山河，祖先陵墓。加二等重赏守国将士，远亲近邻赐宴庆贺，一直乐到庚申年年末，举国上下，庆贺大捷。是年至此结束。

开基建国实艰难，
亡国破家多容易，
守国忠臣细思量，
哪个国家不如此？

第二十九章

圣太祖议定赫利特乃蛮亲事
毛浩来智降旺固布布顿二部

宋宁宗嘉泰元年，金章宗泰和元年，宋金两国同改年号。岁次辛酉，太祖四十岁，是年诸事繁杂，从略记之。

父母生我老有靠，
太祖定法要记牢。
鳏寡自应受人怜，
圣主制礼后人效。

且说辛酉年正月初一清晨，勃特国远近亲属聚集一堂，庆贺太祖夫妇二人四十寿辰，拜见窝格仑国母，向太祖夫妇二人施礼祝贺之后，陶尔根希拉、毛浩来等人奏请太祖为庆贺大喜之日，大赦天下，释放囚犯，宴于野外。太祖吩咐道："今年适逢四十大寿之辰，恩放囚犯，本也应该，然而这样作岂不冤枉为他所害、受他之苦的良民吗？因此，非杀人者一律释放，杀人者均不得释放。至于国人要为我夫妻二人举宴祝寿，等到我的生日四月十六日再说。那一天，我降生于人世，开眼望见天父地母，日月星辰，使父母喜悦！"说罢，教左右照抄布命。众人闻命，谢恩而散。是年，窝格仑国母五十八岁，属相甲子。太祖夫妇二人正好四十岁，二人属相同为壬午。二弟比勒古岱年三十九岁，比太

祖小一岁，属相癸未。三弟哈布图哈斯尔年三十八岁，比太祖小两岁，属相甲申。四弟敖伊图敖其格年三十六岁，比太祖小四岁，属相丙戌。五弟乌仁嘎楚格年三十四岁，比太祖小六岁，属相戊子。幼妹图努玛拉塔姬年三十三岁，比太祖小七岁，属相己丑。太祖长子珠奇年二十二岁，属相庚子，太祖十九岁时所生。太祖次子察汗台年二十岁，属相壬寅，太祖二十一岁时所生。太祖独生女斯吉格里格公主年十七岁，属相乙巳，太祖二十四岁时所生。三子窝阔台年十六岁，属相丙午，太祖二十五岁时所生。四子拖雷年十五岁，属相丁未，太祖二十六岁时所生。大将布古拉尔年四十五岁，属相戊寅。大将楚鲁与太祖同年。大将布古尔吉年三十九岁，比太祖小一岁，属相癸未。军师毛浩来年三十三岁，比成吉思汗小七岁，属相乙丑。太祖诸子各有诨号，珠奇因生性刚烈，便取号为昭尔格图。察汗台因执法严明，便取号为查嘎扎图。窝阔台因广舍布施，便取号为乌格利格图。唯独拖雷一人在他刚到十三岁那年，一天，出去驯马，一连十三匹马都被他驯服卧倒，因此，大伙惊叹不已，便给他取名为嘎拉珠拖雷巴特尔。拖雷的长子蒙哥、四子忽必烈斯钦，后来都登基为皇，因此追封拖雷为睿宗皇帝。拖雷本人并未当过皇帝，只因太祖逝世以后的那几年，别的太子出国远征，不在国内，所以他总管国事，行摄政之职，代其兄窝阔台受理国政。其兄回国后，他一再催促让他登基。拖雷生性忠厚，勇力过人。是年，南宋十三世皇帝宁宗赵括，嫌年运不佳，兵荒马乱，便起意改元，把庆元改为嘉泰。于是中原金国五世皇帝章宗完颜璟，也将承安改为泰和元年。而两国的皇帝并未易人。

却说勃特国国内太平无事，人乐马欢。光阴似箭，天气渐暖，煦日当空，马奔草原，大雁重归，不觉时过二月，又过了三月，终于盼来了太祖的生日，四月十六日那一天。勃特国百万之众汇集在克鲁伦河和鄂嫩河之间的广阔草原上，向窝格仑国母磕头贺喜，向太祖夫妇二人叩首施礼，祝贺他们四十寿辰。在这大喜

之日，赏赐酒宴，召集各属国各部落人众，百里旷野，遍布营帐，如同海潮一般。在盛会之际，骑马比赛，万马飞腾，摔跤相扑，千人显力，百乐并举，歌声远扬。七天盛宴好不热闹，真是一言难以尽述。太祖所住大帐叫做达赖呼和狮帐，长八十一步，正居中心，远处看去，酷似大海上一座九色冰封的大山，人们唱歌跳舞，里面扬起伴舞声和祝词声，还有悠扬的琴声、鼓声、射箭比武之声，美妙的歌声传到十里以外，人的笑声，马的嘶声和蹄声，一片山呼海啸，好不热闹。沙丘盛会令人陶醉。真是：

无边沙丘叼烟袋，
无拘无束饮马奶。
可笑壮士不顾命，
催马飞奔索烟壶。

且说七天盛宴，不觉结束，俗话说，“没有不散的筵席。”转眼间又过了蚊蝇嗡嗡成群的夏天，又到了黄叶簌簌坠落的秋天。这时正是北部驯马的季节，毛浩来派人从八百个马群里精选良马，忽然远处探马来报，说乃蛮国派来了使臣。那乃蛮国因何又派使臣来呢？事出有因，待我从头说起。原来去年曲士礼、扎木哈等人领一支人马，奔向赫利特，想抢走索隆高娃公主，可恰巧迟了一步，反被陶克敦固巴特尔所领人马击败，被他夺走辎重粮秣，连忙回国，细报事由。从此曲士礼咬牙切齿，深恨勃特国。不久，又传来勃特国尽收赫利特，聚会于塔海木河，派九路人马大摆骏马阵势，喊声震天，心里更是不安。太阳罕听报，也忐忑不安，于是曲士礼约见大将胡拉苏布其，二人密商良策。次日早朝，胡拉苏布其当着太阳罕之面，将扎木哈找来，问他如何破勃特国良策。扎木哈眉头一皱，又计上心来，说道：“虽说勃特国已攻破我北方大小七十五个部落的十之八停，可是连逃跑的溜走的和漏掉的都算在一起，还有不少人哪！因此，小人愿请皇上，给我拨一千人马，我将这一千人马与我原有人马合为一处，去把所有这些剩余部落人马招来，就不愁打败勃特国了。如今较

有势力的部落，除了伊勒德希麦勒吉部落的陶都以外，还有赫利特一部分残败人马，听说赫利特的族人额利耶收去，如今驻扎在固尔勒斯边界一带；还有东瓦伊兰部落首领胡比图华、巴音其尔部落首领宝腾、都尔勃特首领嘎拉珠布哈、塔塔尔部落里逃出来的莫那格、哈特亨部落的首领拉胡、萨拉吉古德部落分家出来的首领玛尼尔、东南面布顿部落的首领伊拉固松、西南面旺固布部落的首领德钦胡尔洛，还有旧乃蛮国皇主的哥哥宝劳王。如能同这些部落联兵一处，就一定能攻破勃特国。如今这些小部落听说勃特国聚会塔海木河，整治九路人马，都怕得要命，他们都想得到皇主的庇护。如果把这些部落统统收来，勃特国用二十年的时间，辛辛苦苦收来的地盘，不是很容易一朝归于皇主了吗！”太阳罕虽知扎木哈流窜数国，心里厌恶，但想起他说的话都于社稷有利，于是便点头依准，拨给他一千人马，去召集各部落的兵力。这时达达顿嘎、蒙格勒吉二人连忙下拜，劝谏道：“扎木哈此人心术不正，万望皇主别听他的话。勃特国乃是我们北国人的命根，从立国直到铁木真身上已有二十五代了，其他国家和部落都是从勃特国分出来的，怎能昧着良心要消灭祖根勃特国呢？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我们守好本国疆界，安心度日，才是上策。看来勃特国号令天下，果是天命。因此，我们也应该以礼相待，与他联姻成亲，每年送一点贡品，便可平安无事，安居一方，长享清福。那索隆古斯国的国主布哈查干汗，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人家与勃特国和睦相处，如今过着何等太平的日子！赫利特国过去也与勃特国结有深交，可是如今与人家作对，不是巢毁蛋破、儿女沦为人家的奴才了吗？皇主因何不知此事？再说，那勃特国国主铁木真待众臣甚好，看不出北方粗野之状。每次出征，他总是重赏有功之臣，严罚有罪之徒，赏罚严明，非等闲之辈。要说他的军师毛浩来，更是不同一般，谋略超群，仪表不凡；皇主知道他用兵厉害，鬼神莫测，叩请皇主及早明断。如果无缘无故，去捅马蜂窝，冒犯勃特国，不仅时局难以挽回，于皇主本人

也有害处；战乱一起，社稷百姓，都受涂炭之祸。臣以为此举不是良计。虽然勃特国收走了太子的原配，但勃特国国主这次出征赫利特，亲祭赫王遗骨，以前又帮我们大将收尸，又答应太子原配夫人三项请求。据此可知，他决不会行小人之举，任意加害于人。前几天，跟着亲属逃来的赫利特军士告知我们，人家又答应了太子原配夫人索隆高娃公主的请求，决意废弃原来的姻约。如今我们若派人送礼，勃特国定会实践诺言。如其这样，我们两国不就和好了吗？”胡拉苏布其、曲士礼，听了他这一席话，从旁说道：“此话虽是，可有一样难处。什么难处呢？勃特国国主诡计多端，他一向先让一步，使人中他圈套。如果他先答应我们提出的一切要求，而后翻脸，硬教我们的皇主一切听他的，那怎么办呢？”蒙格勒吉、达达顿嘎二人微笑，说道：“勃特国国主从不倚势压人。你们不是见过他以前多次原谅赫利特人吗？就是最后的一次，也没有杀害的意思。此事你们不是听说了吗？”曲士礼说道：“既然那样，又因何伐人？果真如你说的那么好，他应立赫王幼子图斯呼继赫王之位，方教人心服。”达达顿嘎笑了一声，说道：“何以知道定不立他为皇？”胡拉苏布其接着说道：“想必你知道他将来会立他为皇，是吗？依我看来，你只知苟且度日，躺在着火的草堆之上，图一时之苟安。”蒙格勒吉、达达顿嘎二人叹息一声，说道：“将军只知草下有火，却不知如何吹风燃火，更不知青草压火，火便熄灭之理。”当时文武大臣，争持不已，太阳罕听了，不责双方，说道：“尔等所言，均为我社稷着想。话虽如此，我国军民多多益善，没有害处。因此，派扎木哈去联络各败残部落，于事无妨。待他收得人马之时，只不与勃特国交战便是，扎木哈去就去吧。至于儿子的婚事，蒙格勒吉、达达顿嘎你们二人与幼主商议，定个稳妥之计，派人去说就是了。”说完教左右鸣乐奏歌，回至内宫。

且说阿拉坦沙嘎喜不自禁，当即与蒙格勒吉、达达顿嘎二人商议，给伊德尔道布金银财宝等贵重礼物，吩咐他以善言与勃特

国结好为亲。伊德尔道布领吉格带一百余人，骑马而去。伊德尔道布是个忠厚之士，不顾死活，一路不停，高高兴兴，傻里傻气地赶路。一日，来到勃特国界首，见了边官陈报事由，一道去布尔罕嘎拉顿，先报军师之帐。毛浩来闻报，不禁失声一笑，暗自想道："只恐一女，收得一国人心，于国家大有益处！"于是晋报太祖，太祖说道："朕原已答应索隆高娃的三项请求。虽然如此，你还应去见一见替我卖力的比勒古岱弟弟，看他说什么，然后再定。"毛浩来说道："主公兄弟比勒古岱，也为主公社稷大业着想，其心甚远，想必另有配偶。如果想娶绝美之女，我们偌多的九路之臣，百万之众，难道找不到一个象索隆高娃一样的美人吗？到时候，小臣定让他随意挑选。如今下臣再去一次，摸摸底细，看他有何主意！"说罢，从太祖旁边退了出来，去见比勒古岱，细说来由。比勒古岱大喜，说道："当初兄主收留索隆高娃时，我一听她的请求，就猜知她的心意。当时你我二人不是为教大家都知道我兄的恩德，一块儿进去替她求情的吗？打那以后，我便打消了娶她为妻的念头。如今兄主又让我从九路之国任娶所欢，这本是无限加恩于我。如今我也已到中年，已过了贪婪美色的时候，娶一名美人又算得了什么！只要勃特国大业告成，我便心满意足；只要我兄九路社稷，日益茂盛，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眼下我兄社稷刚刚创立，广收人心，我若选亲于九路之中，不就失去民心，有害于社稷吗？"军师毛浩来听他此言，不禁大喜，躬身施礼，便与比勒古岱一起，来见太祖，报知此意。太祖心悦，甚夸比勒古岱，说道：

我智勇双全的兄弟，
你继承了祖先宝尔吉格岱的才学，
你照耀了家族宝尔吉格德的遗骨，
你没有被女人的美颜迷惑。

太祖说完，举宴款待，赐予重赏，说道："美色虽然使人悦目，然而伤人元气；良酒虽然使人流连，然而害人性命。我的兄弟比

勒古岱，深懂此理！”停了片刻，他又说道：“既然我的兄弟有如此深谋远虑，如今乃蛮国已经派人来娶亲，你马上去找赫利特的安都、帕拉古岱、胡尔嘎阿苏利等人商量一下，然后派人去问一问索隆高娃的意思，这样他们不仅感激我的恩德，也会佩服你的才学见识，我们兄弟几人就会名扬天下。”比勒古岱听了大喜，拜谢太祖之恩，退了出来，连忙来到索隆高娃的住处陶海图湖边召集安都、胡尔嘎、阿苏利、帕拉古岱、嘎拉布、敖楞呼、高尔格等人，细述太祖之命。赫利特众臣听了太祖旨令，十分感动，流下热泪，深谢太祖、比勒古岱、毛浩来等人的恩德，人人兴高采烈，即刻转回宫里，报知索隆高娃、图斯呼和女主纳仁托娅。史官写到此处，深为敬佩，吟诗一首：

一朝天子一朝臣，
有福之兄有福弟。
疼女伤心令人叹，
有心之人有忠臣。

却说索隆公主自去年国破家亡，自身被执送至勃特国以来，虽得太祖关怀，闲享清福不愁吃穿，还派二百户家奴，但怎能比得上自己的家园！在赫利特的时候，受到众大臣的敬重、何等幸福！唉，昔日身在故土的时候，骑上雪花骏马，随意打猎，湖边钓鱼，打赌射雁好不自在！光阴如箭，不觉又过一年，熬过炎夏，又迎来霜秋。一日，可怜的索隆公主，身带众侍女，来到布尔罕嘎拉顿山东南自己住处以北清澈的陶海图湖边，站在那里举目一望，寒露封冻，绿叶变色，朔风阵阵吹，大雁双双飞，象串珠一样，成群结队飞向东南方向，似有雌雁顾乡，幼雁恋母之感。忽然看见辽阔无际的碧空，有一只幼雁离开大群，孤身飘于空中，来回徘徊，悲愤啼叫，索隆高娃伤心地眺望天空，心想这只孤雁离开父母悲愤徘徊，正与她自己的遭遇相同。想到这里，忽然肠翻胸闷，心如油煎。索隆公主暗自想道：“如今姑娘我已身不由已，虽然不再提嫁给比勒古岱的话，然而身属他人，寄人

篱下，听人摆布，不知何时才能改变这种处境。相见乃蛮国的郎君阿拉坦沙嘎比登天还难，我们这辈子还有重见之日吗？”想到这里，有如万箭钻心，心潮翻滚。于秋风中感慨伤心，泪水夺眶而出，有如泉水。赫利特众侍女，不分老少，都怀乡思亲，对着湖水呜咽起来。大伙儿一面抹泪，一面安慰公主。可怜的公主见大家劝她，更加悲伤，捶胸顿足，述说心中悲伤之事：

我原是赫利特的一位弱女，
如今已成了被抛弃的孤雁。
我那慈祥的父亲赫王今在何处？
两眼望穿也永远见不到他！
我那欢乐的故国山水又在哪里？
双目崩裂也永远看不见它！
我年过二十却被人收来，
有谁可怜我这孤苦伶仃的女子！

索隆公主边说边哭，众侍女见她如此悲伤，也都不由自主地放声恸哭起来。史官写到此处，深悯索隆高娃，吟诗几句：

群鸟逢雹分南北，
麻雀笼中独悲泣。
可叹子女多悲伤，
只因赫王不争气。

且说索隆高娃等人正在湖边悲伤落泪的时候，只见帕拉古岱的妻子乌仁呼笑嘻嘻地从背后走过来，见大家挥泪，笑了一声，说道：“哎呀，小姐因何如此悲伤，損害玉容？如今南方的乃蛮国派来使臣，面报这里的国主，想娶你成亲。这里的国主真是宽宏大量，吩咐依旧约把公主嫁给乃蛮国的阿拉坦沙嘎，特派他兄弟比勒古岱为媒，来问你愿不愿意。安都君、胡尔嘎兄和我的丈夫，让我来找你，亲问口信，好回禀国主！”索隆高娃一听此话，虽然高兴，心里却半信半疑，暗自想道，这不是作梦吧？她虽然心里高兴，但不外露，慢慢地擦了擦眼泪，然后文静自如地

领着众侍女回到家里。继母纳仁托娅见她回来，满脸笑容地迎过来，一口气把上述事由一一备说。索隆高娃长叹一声，说道："我的婚事，父王在世时就已订下，安都、帕拉古岱等人出面接受了乃蛮国送来的财礼。话虽如此，这里的国主不忘前言，识我为子，百般体贴，恩重如山。我唯命是从，有何他言！可是我担心有人背着恩主另打主意，教我上钩。因此教兄弟图斯呼见去恩主，拜谢他重恩厚德；还教他面见军师，谢他关顾之德，免得出差，中人毒计。"老臣安都说道："此是小节，不必多心。乃蛮国的旧媒人伊德尔道布，也亲自率先来到！"索隆高娃听他言语，开颜微笑，点头示意。

却说比勒古岱等人领着图斯呼和众大臣拜见太祖禀报前事，教图斯呼拜谢太祖厚恩。太祖见乃蛮国送来的金珠玛瑙，彩锦良缎，马匹骆驼等贵重礼品，一概不收，依旧还给来使伊德尔道布，教他尽数点交给赫利特的图斯呼、安都、胡尔嘎、阿苏利、帕拉古岱等人。然后吩咐道："这些礼品交给图斯呼，作为索木布勒格[①]的礼品。"乃蛮来使和赫利特众人见太祖如此明断，都深深感动，落泪称赞，齐声祝福，鼓声如雷。

且说太祖派哈斯尔、比勒古岱二人领赫王幼子图斯呼为首席亲家，阿鲁哈、苏和二人领安都、胡尔嘎等人为下席亲家，引进乃蛮来使祭奉赫利特的火神，往火里放上哈里玛[②]，洒祭佛龛，烧香燃灯，然后教来使跪拜赫王夫人纳仁托娅，请夫人定断席数，设摆索木布勒格之宴，庆贺两家订亲。令哈斯尔的夫人和随童洪格尔珠拉，代表斯琴居森夫人光顾席宴，数千名喜客聚于陶海图湖边。阿鲁哈、苏和、安都、胡尔嘎等人摆席款宴乃蛮下席亲家伊德尔道布和吉格等人，赠送厚礼，打发回去。

却说伊德尔道布、吉格二人因得意外的面子，满心欢喜，返回乃蛮京都，晋见阿拉坦沙嘎，报知使臣之命圆满成功。阿拉坦

① 索木布勒格，即订亲礼品。

② 哈里玛，即肥肉。

沙嘎、达达顿嘎、蒙格勒吉等人，听了大喜。唯有大将胡拉苏布其，小将曲士礼等人听了此讯，怏怏不乐。就在此时，乃蛮国里又生一事，不得不兴师动众，攻打勃特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看官从故事的开头读到太祖有个同族伯父名叫赛音布和罕，他到金国长城张家口以外，山西附近的大同一带，破土筑城，自称皇帝，治下百姓，号称数百万之众。他将幼女嫁给乌利扬罕部落的扎勒玛，又派幼子占布拉去辅佐勃特国国主。当时常于金国内地作买卖。赛音布和罕因居住于汉人边界附近，怕金国欺侮，便派一子驻于本国，一旦金国来犯，随时可以从本国调兵遣将。前年太祖出征攻打索隆古斯国时，深怕乃蛮国太阳罕起兵来犯，便派人告知赛音布和罕，教他佯称从背后攻打乃蛮国，使其生疑。因此，便与乃蛮国结下冤仇。到了今天，乃蛮国大将胡拉苏布其带一支援军去夏国凉州城，在返回途中，用兵掠走赛音布和罕的五万匹马群，又将劫去的赛音布和罕的亲属尽数杀害。赛音布和罕一面自己招集兵丁，一面派人飞报太祖，请求救援，替他报仇。乃蛮国远处细作得讯来报，于是大将胡拉苏布其整装登朝，与皇主商议对策，说道："西部有个部落，叫做旺固布，其主叫阿拉格乌苏，又名德钦呼尔洛，原为旧辽国大将，如今他占山为城，开河为墙，劈崖为关，以壑为门，聚草囤粮，招兵买马，制作兵器，自养精兵三万。平原开荒，大获地利，闲居深宫，珠宝如山，享乐度日。手下宾客各有能耐。下臣请皇主速派使臣娶其女儿，给我们二太子蒙根托利为妻，两家结亲，合力迎击勃特国国主铁木真和大同府的赛音布和罕！"太阳罕依准其言，派胡拉苏布其、曲士礼二人为使，携带厚礼出发。

且说胡、曲二人领随行人员，日夜兼行，来到旺固布部落，叩见德钦胡尔洛，备述来意，娶他的女儿顿玛为乃蛮国二太子蒙根托利之妻，两家联姻共破勃特国。德钦胡尔洛听完其言，仰面而视，手捋花白胡须，长叹一声说道："那勃特国国主铁木真，原是皇族后裔，再说此人形容非凡，狮腔龙眼，虎胸雁步，身有异

光能照十庹之远，有天子之表；举止端庄，心怀仁义，有大丈夫之志；言谈可信，乌桓以北，大得人心。身上的衣服脱给别人穿，胯下的战马让给别人骑，其声传到金国，其名扬至南宋，闻者无不惧吓。将来他势必成为包举天下的大皇。更甚者他手下有主帅军师毛浩来和四弟、四将、四亲、四子、六臣、九卿，有如天罡地煞一般，个个智勇双全。他的九路大军，十五万人马，迅如闪电，势如狼虎，谁也难以匹敌。与之结好才是上策。我亲眼看到铁木真于塔海木河岸操练九路大军，其变化无穷，鬼神莫测，疾如电掣。我从小去过很多国家，从南宋到金国、夏国，我们本土归辽国以及西域、西羌、契丹、畏吾儿等国，我都去过，没有一个国家会如此用兵。贵国若想与我结亲，首先要与勃特国和好，消除来日隐患，我就情愿与贵国结亲。如果贵国为了侵犯勃特国而与我结亲，我决不把女儿嫁给贵国公子。君不知，如若嫁了，于贵国有害。天地之气，好恶之兆，都可查证。南宋有个名士叫邵康节，此人来到洛阳天津桥上，听见杜鹃啼叫，便预知宋国动乱，国运衰微，火德逆转，天下大乱。果然不久，金朝崛起，宋朝南逃。如今闻声叛离，北方水德兴旺，南生阴气。宋金两国，常有恶兆，而北方之邦，确有种种善兆。南宋淳熙十年，金朝大定六年，从四月十六日午时起，北方升起白光，直射天空，三天三宿，不曾消逝。那时我正在南宋边界，听人传说，当年南宋和金朝司天台呈表奏报天空出虹，于国不利。后来我到此处，听人说，那年出虹，正逢勃特国国主铁木真诞生之日，虹起铁木真出生之地特力贡宝勒德格山。出虹之日，恰与我们记载的年月日辰相符。尤其北方百姓，纷纷传说，窝格仑国母身得勃特国国主时，有一道白光，照于身上，从此怀孕，其为天子。我查阅许多史书，大凡开国国主，创业皇帝，大都有一种异兆。象那铁木真的行迹，乃出生于不通廉耻的沙窝之中，然其所为，远远超过了南方礼义之邦的皇主。究其原由，他生有四大五常。正因为如此，自我搬到北方以来，早就想与铁木真结好，但苦无门

路，如今怎能无故相犯，自找苦头？古语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我决不做背天逆时之事。请贵使不要因此发怒。我说的话均是利多功大之言，希望贵使回国之后，细告大皇此事，以解贵国涂炭之祸！”说罢，款待来使，又说道：“如果贵国陛下，不举兵侵犯勃特国，我情愿将贱女嫁给贵国公子为妻！”说罢，不纳乃蛮国的厚礼，反以良马回赠，送走来使。为防乃蛮来犯，传命将士，小心在意，好生把守山口关卡，调集精兵，随时迎敌。然后备齐南国与本地细软之物和本地所酿好酒六车，带一百名骑兵向勃特国出发。没走多远，乃蛮国又派来一名送信的使臣，唤作胡瓦拉克，德钦胡尔洛拆信一看，原来是乃蛮打算用兵来要挟。德钦胡尔洛冷笑一声，说道：“无奈，夏天的小虫，不知冬天的寒冰！”说罢，喝命左右，捆绑乃蛮使臣胡瓦拉克的双手，奔向勃特国。先派人告知边界守臣，自己直奔布尔罕嘎拉顿。军师毛浩来闻讯，立派扎勒玛迎接，自领众人云集城外，以礼接驾。二人相见，各自喜悦，毛浩来设宴洗尘，细问来意，然后连夜进见太祖，报知前事。次日平明，领德钦胡尔洛拜见太祖。德钦胡尔洛一见太祖就心悦诚服，跪拜于地，将乃蛮国发难一事一一禀报，然后，又把乃蛮国来使和自己带来的细软物品、六车良酒，献于太祖。太祖见了，深为夸奖，立即赐座，设宴款待，让四将六臣敬酒。席间，谈起乃蛮国无缘无故起意用兵一事，太祖叹息一声，说道：“我不犯人，自是容易；然而人来犯我，不予回敬，实难做到。以前乃蛮国多次举兵欺压我国，我念邻国之情，不仅一次也未兴问罪之师，而且给他儿子娶赫王女儿为妻时，我们也未收他分文之礼。如今他竟不顾人情，如此蛮横，真是岂有此理！乃蛮国的太阳罕因何越老越象个无知的顽童，平白无故，大动干戈，教两国臣民受涂炭之祸！”说罢，安慰德钦胡尔洛，不使生疑，教他永久尽心效力，便命左右取来金樽，喝了他送来的白酒，吩咐道：“喝酒适量，使人爽神，喝酒过量，心狂意乱。”乌优图斯钦将太祖的话用朱笔记于青册。

太祖对德钦胡尔洛说道：“听说你的家乡遍布农田，多以务农，因此牛马奇缺。”说罢，赏他百匹良马，三百头牛，一千只羊，连宴三日，商定破乃蛮之策。德钦胡尔洛见太祖神才奇威，赠礼甚厚，由衷敬服，起誓跪拜，洒泪而别。德钦胡尔洛感到此行圆满告成，欢天喜地地回去，整治人马，提防乃蛮来犯。

且说乃蛮国第二次所派使臣胡瓦拉克的随员逃回去，上报皇主使臣被捉一事，太阳罕听了大怒，说道：“好个饶舌多嘴的黄毛牲口、自寻死路的奴才德钦胡尔洛，竟敢如此无礼，不可不除！”此话被阿拉坦沙嘎听了，他不知两次遣使之事，因而急忙叫去两次出使的使臣其随行人员，细问德钦胡尔洛所言之词。闻后，觉得德钦胡尔洛所言甚是，趁父皇闲居之际，几次劝谏父皇。太阳罕斥责道：“你订亲的妻子，今在勃特国，你才说这个话！”一日，太阳罕与众朝臣摆席吃酒时，教人搬来一百个花盆，每个盆前派一名形容丑陋的兵士站立，然后笑了一声，问他儿子道：“你说这兵士和花卉，究竟哪个要紧？”阿拉坦沙嘎已知父皇用意，恭敬地答道：“人要紧。”说罢，满面羞愧，哭拜于地，问道：“父皇此言因何而起？”太阳罕叹息一声，说道：“你不要为一美人之色，而负心于神圣的社稷！”阿拉坦沙嘎听了父皇之言，哑口无声，不言而归。史公为此吟诗一首：

失时祸难比，
背道苦更长。
儿女虽父生，
见识各有别。

话说太阳罕毕竟是个刚毅勇烈之辈，心想勃特国迟早总要发兵讨他，因此，决计起兵征伐。当时东南部有个旧辽国大臣名叫伊拉固松，他管着东方布顿部落，手下有几万人马，管束严明，很是得意，太阳罕心想把自己的幼女哈斯托娅公主许给伊拉固松的长子哈金希拉，两家和亲，共力讨伐占据东方自称皇帝的勃特国铁木真。太阳罕说道：“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人间岂能有两

个皇帝？”说罢，派大将胡拉苏布其为使，携带厚礼而去。这时，旺固布部落的首领德钦胡尔洛的长子，即金国丞相完颜襄取名为希玛扬布（译音）的那个儿子，与布顿部落的首领伊拉固松的长子哈金希拉结为义兄弟，正呆在那里。所以伊拉固松从他处闻知乃蛮国的根底，急忙派人远处迎来乃蛮使臣胡拉苏布其，跪接皇令，一应安排，均皆笑纳，然后设宴重待，说道：“过不许久，率众来降。”说罢，备礼发送。又向国人发令：“我国今已投于乃蛮。”布令完毕，连忙收拾南方良布彩缎十驮，精铁五万余斤，装于车中，扮作金国客商模样，来拜投勃特国太祖，毛浩来等人大喜，仍以款待旺固布部落首领德钦胡尔洛之礼，重礼相待，设宴犒赏，毛浩来吩咐道：“你想的主意，比德钦胡尔洛的计谋还要稳妥一些。你带回这些礼物，把它送给太阳罕，以示投奔之意。等我们去攻他们时，你暗助一臂之力。你在回归途中佯称这些马匹牛羊是抢来的！”计议停妥，起誓送别。

接着派一支人马，装作追赶，至其界首，佯称没有追上。哎，可惜又耽误了可怜的索隆高娃姑娘的完婚大事。

且说没过几天，布顿部落的首领伊拉固松派人暗地送来布顿部落军民户籍。毛浩来大喜，重赏使臣，打发回去。不久，细作来报：“乃蛮国派扎木哈出使各部落征集人马，其一支人马拦路捉获布顿来使。”毛浩来闻报，已知事露，急令大将楚鲁带先锋惠拉德尔和另外五将，率领一支铁骑，火速出发。不知此事后果如何，看官不必着急，待史官尹湛纳希我见我侄女、五兄女儿哈斯托娅，给她用汉语指点一下书于陈君王扇上的《何处报秋早》二十八行诗的诗意，并洗澡乘凉之后，续写下章。

皇父想祭无可非，
公子惧伐亦在理。
田家所议堪为真，
拜者所断何其切。

第三十章

扣银碗毛浩来定破敌之计
割头发蒙大臣论罢兵之由

宋宁宗嘉泰元年，金章宗太和元年，岁次辛酉，太祖四十岁，是年事多，照录。

有福之士失误少，
权奸之徒阴谋败。
阳罕本是多智谋，
谁料听计宝劳王。

且说扎木哈领从萨勒吉岱部落征集的五百名兵士，拦路劫走布顿部落来使后，大将楚鲁领命追赶，追至敖兰岗一地，与之交战，杀死一百余人，活捉四十多人，其余的全部逃散，辎重等物，尽数夺回。楚鲁将缴获的物品，一半分给布顿部落的来使，打发他回去之后，方才收军，报知毛浩来。毛浩来得报大喜，设宴犒赏之后，说道：“留下那抓来的四十多个萨勒吉岱人以后有用。”说罢教人把他们押去，跟乃蛮使臣胡瓦拉克一起关进监牢。因此乃蛮国尚不知布顿的人马已和勃特国结好为盟。

这时细作接二连三地来报：“乃蛮国四处收罗兵马，已近二十万人。”毛浩来得报后，急忙去见太祖，二人商议对策。太祖当时一面听毛浩来奏报，一面喝茶。太祖将茶喝完之后，把碗递给毛浩来，沉思迎敌之计，不发一声。毛浩来见太祖沉默不语，

便接住太祖递过来的宝碗。原来北方富家大户使用的木碗，里面都嵌上九种宝石，再用黄金贴上。毛浩来接过宝碗，便把它扣在圆月宝镜对面的鹿角碗架上面，给太祖磕过了头之后，便出去了。太祖见了此状，暗自想道："看来军师又给了我暗号。"于是微微一笑，移步向前，走到镜旁，将碗拿起，又在镜里看见自己的形容，便会其意，更为高兴。又微笑一声，走进内宫。当时在场的众大臣，谁也不解其意，只是点首惊讶。次日平明，太祖令人从内宫细软仓库里取来嵌有九种宝石的黄金盔甲一副，嵌有九种宝石的金镫鞍辔一副，南方良锦彩缎百匹，俄罗斯国黑白貂皮、黑白狐皮各五十张，唐古特国酒樽十个，金国送来的白玉缥带镜子、领结缨穗玉带十副，夜明珠制的念珠，琥珀玛瑙、金刚宝石制的纯金耳饰四对，白银元宝二十颗(即一千两)，交由乌优图斯钦、赛汗苏尔塔拉图二人赏给军师毛浩来。

且说毛浩来见乌优图斯钦、赛汗苏尔塔拉图二人奉主公之命送来厚赏，便跪于帐中收下，随即进宫拜谢太祖。然后离宫回来宴请主公使臣，说道："我不配用这些宝贝。既然主公赏脸赐给我，除白银以外，其余东西尽数变卖，以为大家永久生活费用。"乌优图斯钦说道："军师，这些东西是主公赏给你的，理应你自己受用，拿去变卖，有违主公之意。"毛浩来笑了一声，说道："你不知道，主公赏赐，与其一人受用，不如大家享用，这才真正符合主公之德。"说罢，便请来太祖亲家扎勒玛，教他领上弟弟点仓去变卖这些宝贝，他斟酒献给扎勒玛说道：

你魁梧英俊的兄长，
你的聪明机智非常。
主公与俄国人做买卖，
总是派你前往。
主公赏我的这些宝贝，
请你拿去作价变卖。
给我换来元宝白银，

分给部下和亲人。

说罢，连同白银一起交给扎勒玛，扎勒玛噗哧地笑了一声，便带上六驮贵重物品，领上六十个亲随，暗自祈祷全托主公洪福，便起程出发。太祖听到此事，微微点首，说道："军师处置，十分稳妥。"说罢，暗自微笑。

且说军师毛浩来从九路人马中点出九员将军，吩咐他们带勃特国远近部落一半人马，至本国西南边塔海木一带太音莫尔更河岸聚会，毛浩来说道："你们到那里等候大同府赛音布和罕的人马和我们本国的九路大军，准备好军马和兵器。主公军令甚严，如有违误，就难以逃脱。主公巡查时，如发现军士老残，战马瘦弱，盔甲破烂，兵器迟钝，一时发怒，因军令严明，便不免受身败家亡之苦，那时后悔莫及。你们各部落首领想必知道，我毛浩来从不会以主公明德作人情，定要照令行事，不得违拗。"宣令一毕，提早防备。此话不题。

单从乃蛮国根底说起：原来乃蛮国的太阳罕只有兄弟二人。兄名叫宝劳，为人粗俗，心胸狭窄；其子名唤曲屈律，为人暴戾，生性骄横。太阳罕名曰宝来，乃其父大老婆之子，为人聪颖，性格刚毅，气度大方，因此其父便立宝来为乃蛮之主。宝来占据西辽国，即黑契丹之地，自称太阳罕。宝来怕其兄宝劳嫉恨，为了避免内讧，便立宝劳为旧乃蛮部落之主。虽然宝劳王为其弟所制，心里总是不服，然而毕竟占据一方，因此暂无纠葛。如今太阳罕与宝尔吉格德族兄弟二人两面交战，从各处征兵。忽有布顿部落首领伊拉固松自带重礼，前来投奔，太阳罕厚礼相待，约期送剂。不久，受命征兵的扎木哈回来，面带倦容，拜见太阳罕，奏报征得的部落：大麦勒吉部落首领陶都、赫利特散余人马首领额利耶、瓦伊兰部落首领胡比图华、巴音其尔部落首领宝腾、哈特亨部落首领拉胡、萨勒吉岱部落首领玛尼其尔、都尔勃特部落首领嘎拉珠布哈、塔塔尔部落散余人马首领玛囊。除这八个部落首领而外，还搜罗一部分无主的散兵游勇，计有六万八千

余人，加上太阳罕教大将胡拉苏布其携带厚礼，向镇守金国北界的大将独吉思忠、仆散揆二人行贿，借来一万人马，又派人去夏国，借得回回兵马两万四千人，连自己的九万五千人马算在一起，刚过十八万余人。太阳罕决计凑齐二十万人，派儿子阿拉坦沙嘎去见他的胞兄宝劳王，请他向东契丹国征借人马，连他自己的人马凑齐三万，合兵一处，带到乃蛮国。阿拉坦沙嘎大喜，心想趁此机会，好教伯父好生劝谏父皇，即引一百余人，不日奔至旧乃蛮部落，晋见伯父宝劳王，先将父皇之命备述一番，然后才把自己向赫利特国的索隆高娃求婚、与勃特国和好一事述说一遍；他又将父皇不仅不听劝阻，反而借设宴之机，庭前摆花布兵，羞辱自己，还讲到他如何吩咐达达顿嘎、蒙格勒吉二人继续劝谏父皇，然后他恳求伯父同他一道去劝说父皇。此时宝劳王正与阿拉坦沙嘎对席饮酒，已经烂醉，他不仅没有劝说兄弟之意，反而大骂侄儿阿拉坦沙嘎，厉声喝道："你这没有志气的杂种，你想拿一个美人的屁股来出卖我们祖先苦苦开创的社稷不成！原来你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你想用一个丑娘们的屁股教你父皇当别国的奴才吗？你若是我的儿子，我不会教你再活一时，定要把你抛在臭娘们的尿水里淹死，再把你的骨头砸得稀烂！"宝劳王一边辱骂，一边往他脸上唾吐沫。阿拉坦沙嘎满面羞愧，连忙说道："我不是单为娶索隆高娃才与勃特国结好，我只是担心，无故兴兵，大动干戈，一旦兵败，国破家亡。以前达达顿嘎、蒙格勒吉等人曾苦苦劝阻，可我不听忠告，亲自领兵出征，结果曲元帅战死于阿拉格岱地方，那次战役连折数将，损兵无数，招致大祸。接着曲士礼，一心为父报仇，接连失利。我们每次起兵攻打勃特国，没有一次赢过人家。更甚者，勃特国自攻克赫利特国以来，其势大振，他们聚会于塔海木河岸，操练十五万人马，整饬九路大军，进退之路变化无穷。如今我们征兵，虽然号称二十万之众，然而多是别家军马，那别家军马能象自家人马那样卖力吗？而勃特国的人马全是铁木真一人的人马，所以人心合一。我们的人马虽然

为数众多，但分好多部落，哪能替我们卖命打仗呢？此乃兵败之由。所以小侄才担心兵败国亡，恳求王伯助我一臂之力。王伯因何推到女人身上呢？就算我是为女人之故，那父皇亲自请来的国师达达顿嘎、大臣蒙格勒吉二人又为的是什么呢？依我之见，大家都为社稷安危着想。然而王伯不分是非，如此动怒，辱骂小侄，不知何故？小侄以为大伯乃是我父皇之臂，我们乃蛮国一旦倾覆，王伯的臣民也会荡尽无遗。因此，小侄才一心希望劝通父皇，永保江山，养精蓄锐，待机破敌，而不是要去作勃特人的奴才！不久，金国定会发兵，攻打勃特国，以报辱使之仇。那时我们发兵不迟。俗话说，'旺火毋加油，顶风毋划船。'如今勃特国君臣精力旺盛，上下齐心，合力奋发，而我们只凭几个部落的区区小力，怎能与他抗争？因此，小侄无计可施，才来求助于王伯。王伯不容便罢，何苦如此动怒，恶语伤人！”宝劳原是一个昏暗之徒，当时听了阿拉坦沙嘎的这一席话，好似火上加油，七窍生烟，怒不可遏，两眼睁圆，拍案而起，举起金杯往阿拉坦沙嘎的头上砸去，顿时鲜血直流，倒于地上。宝劳趁势将席桌一掀，正好扣在阿拉坦沙嘎身上。宝劳厉声骂道："好一个大胆的鼠兔之辈，胆敢借汉人崽子达达顿嘎的臭嘴卖弄于我，我的兄弟有多糊涂，怎让这放狗屁的小杂种来熏我的鼻子？我儿若如此无理，老子早把他塞进娘儿们的裤裆里，将他闷死，剥下他的皮，作臭娘们的裤裆布！你个汉人崽子的奴才，你个认勃特人为爹娘的狗杂种，有何脸面来教训我？你快把你皇太子的牌位塞到那个索隆高娃的裤裆里去，趁早别来我这里放你娘的屁！”宝劳一面用无赖顽童的恶语辱骂侄子阿拉坦沙嘎，一面往他脸上唾了一口吐沫，一股酒肉臭气突然扑进阿拉坦沙嘎的鼻嘴之中，顿时气急胸闷，昏厥过去。这时阿拉坦沙嘎的亲随伊德尔道布之子乌能其格图和宝劳之子曲屈律等人连忙扶起，躺于床上。阿拉坦沙嘎忽然吐血，身患了两个月的重病，卧于床上，昏迷不醒。

且说次日清晨，宝劳王酒醒，心想不去，然而昨日臭骂一通

侄子阿拉坦沙嘎，又觉不好推辞；想起兵去吧，又怕勃特国确是不大好惹。正当他左右为难时，其子曲屈律推门而入。宝劳便把刚才的忧虑告诉给曲屈律。曲屈律听了，皱了皱眉头，说道："这有何为难之处？本来乃蛮国的皇位应该由父王继承，可是祖父偏心，硬让叔父继位。如今勃特国要是输了，我们可以从中渔利；勃特国要是赢了，父王可以登基为皇。今日出兵，我们因何不可自作打算？"宝劳王听了，若有所悟，连声说道："罢了！罢了！"说罢，替本国打算，亲赴东契丹国，借得一支人马，与本国人马合为一处，凑足三万，便与其子曲屈律分兵登程。当时阿拉坦沙嘎病势加重，不能同去。因此，曲屈律行前来见，阿拉坦沙嘎微微抬头，喝碗凉水，稍觉爽快，伸出手来，握住堂兄曲屈律之手，恳求道："堂兄此去，无论如何转告达达顿嘎、蒙格勒吉等人，千万别教父皇出征。近日以来，我连夜作梦，梦见父皇身后升起月亮。这与父皇纳仁①之称有违，明明是阴阳逆转的不祥之兆！"话犹未完，头晕眼花，又昏厥过去了。

却说曲屈律暗自高兴，受其嘱托，便与父皇领兵上路，奔往乃蛮。不日，行至京城附近。当时太阳罕亲练大军，一切停妥，得报之后，亲自出帐迎住王兄，引进西辽都城。兄弟相见，好不欢喜。太阳罕设宴洗尘，宝劳王说道："贤侄太子，此去我部，教我劝谏皇弟，老夫未纳其言，骂他几句言语，他便以病相推，卧于床上。虽有小疾，无关大体，我们出来时，他又教我儿曲屈律捎话给达达顿嘎、蒙格勒吉二人说，千万别教父皇亲自出战。又说他梦见父皇身后升起月亮，说这是阴阳相违之凶兆，岂有因一场恶梦而罢兵不出之理？话音未落，只见蒙格勒吉牵一头牦牛，从东边龙门走了进来；达达顿嘎自己前面拽着角颈相系的十余只绵羊，后面教人赶着，从西边龙门走了进来。太阳罕和众大臣见了此状，失声说道："这又为何？"众人疑惑，不解其意，只见蒙、达二人手牵牛羊，走进庭院，来回走动。那牦牛性虽懒

① 纳仁，即太阳。

惰，然走起路来毫不犹豫，从东走西甚是听话。只有那角颈相系的十一只锦羊，虽然蹄腿轻快，可是你走我推，我拉你拽，相互牵扯，行走不便。这时蒙格勒吉将牦牛牵来，放进羊群之中，顿时有好几只绵羊被牦牛踩断蹄腿，有的被绳索绊倒于地，被牦牛踩破头颅。忽然蒙、达二人放下牛羊，登上大殿，哭拜于地，奏道："皇主明鉴，那勃特国国主十万大军乃是一国之军，而我们的二十万大军却是分属十个部落，表面看来，十只绵羊的四十条腿不是很多吗？可是敌不过一头四条腿的牛。再说勃特国原是个大国，其一代君臣皆为人杰，要一举消灭谈何容易！他如真的来犯，再行那勃特国的勃勃野心，势必侵犯金国，到那时动手，也为时不晚。如今暂且与他结好，打消敌势，使我养精蓄锐，壮大势力，才是上策。或者只与赛音布和罕交战罢了，何苦向勃特国挑战？依此看来，过在我方。那众小部落二十万大军乃是空名，依仗其力，怎能打赢？望主公细察这一头牛十只羊活生生的教训！"太阳罕大笑一声，说道："那勃特国十万人马不也是众部落的属兵吗！"二人齐拜，奏道："唉呀，那怎能说是众部落的人马呢？如今都归勃特国治下，生杀予夺皆由一人作主。可我们十个部落的二十万人马，各有国主，他们作了犯法的事，我们可以杀头吗？再说一只羊单独行走，总是比其余的九只羊要快的多！"说罢，从十只绵羊群里选了一只放在庭院中行走，其余九只羊挤在一处，走路艰难，而第一只羊却蹦蹦跳跳行走如飞。二人又拜倒于地，奏道："九只绵羊的腿多，因何慢于一只绵羊的腿？原来那九只绵羊各怀异心，互不服气，前挤后拥所致。再者怎能担保这许多部落中就没有一个私通勃特国的奸细？"当时伊拉固松听了此言，顿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这时蒙、达二人说道："请主公宽心，退回人马让军民得以休养生息。"太阳罕听了此言，颇觉有理，但一时犹豫，难以决断。只见宝劳王从下座起身，冷笑一声，说道："你二人高官厚禄、享乐嬉舞、赏花观鱼的闲居文臣，因何替勃特国说话，贬自

家志气，长他人威风，以乱二十万大军之心？从前皇主起兵征伐西辽之时，你二人也不是怕得心惊肉跳吗？当时若依了你们，能有今日吗？那次因何成了大功？那时你们二人对席而坐，畅饮喜酒，闲居深宫，高享富贵。我深知你等用心，等勃特人兵临城下，你等便开城迎降，也可依旧安享富贵！”这时大元帅胡拉苏布其也从一旁说道：“说勃特国是牦牛，我们是绵羊，此言何其毒也！说要等待金国，更是可笑之极！难道勃特国国主是个死人不成？如今除了北麦勒吉部落以外，再没有一个强大的部落了。今天我若不犯，他必犯我。如今连睡眠的地方也烧起了大火，哪里还有安然作梦的地方呢！”话音刚落，曲士礼又接着说道：“二位老臣，再不要扰乱军心，让我们吃败仗！当初，我父领兵出时，你们也是这样叽叽咕咕，引起凶兆，以致我军大败，父帅战死！”扎木哈也咧嘴说道：“事到如今，不可罢兵，今聚二十万大军到此，忽又散去，那么今天一散，明天勃特人就来压境。这次我们已经惊动了酣睡的勃特人，如今勃特国传令九路人马，聚于塔海木河岸，你们二人明知此事，又因何将皇主比作年幼的太子，想用酒色美言去迷惑？”话犹未了，只见宝劳王之子曲屈律冷笑一声，说道：“我在半途中听人隐隐传说，勃特国的两个人满载奇珍异宝，进入我国国境。这恐怕就是那些奇珍异宝之力吧？”蒙、达二人听了此言，十分焦急，说道：“这都是勃特国毛浩来的离间之计，我等托主公洪福，有享不尽的财宝，岂有受人贿赂，自找死路之理？谁人不想作一家之臣，而甘心去作两姓之奴呢！”曲屈律笑道：“原来你们二人享尽皇宝之福，不忍舍弃，竟敢涣散我苦苦征集而来的二十万大军之心！原来我们的太子也听了你们二人所言，才如此变心！看来我不能再瞒住太子了。”说罢将阿拉坦沙嘎言语一一细述一遍，笑了一声，又说道：“那勃特国人在与金国交战之前，能白白地养活我们吗？这分明是两位大臣坐等时机！”曲士礼插话道：“那也罢了，请问两位大臣，你们何以知道我军失利之处？”达达顿嘎说道：“这

倒有许多可知之处。如今不分朝廷或者野外，夜灯蛾到处乱飞，这是天日转黑之兆。此外京都内外，童谣齐唱：'北斗升天空，牛星移南极。明月起东方，红日落西山。'这与皇主尊号太阳罕的太阳一语，甚是相违，大为不祥。再说月亮遮住了太子梦见的太阳，阳化为阴，即是活人死去之兆。日月双辉，五星会聚，太阳遮月，阳气上升，万物齐生；若月亮蔽日，阴气大盛，万事逆转。凡此种种，与皇主相违。”蒙格勒吉又说道：“这也罢了，我国人马出讨勃特，哪一次赢过？因此，下臣愿与一家老小入监担保，此次出兵，攻打勃特，决然不胜！”宝劳王、胡拉苏布其、曲屈律、曲士礼齐声说道：“这些胡言乱语都是你自己编造，我们从来未听到。至于那灯蛾，乃是一种小虫，稍有暖意，便脱卵而生。至于梦话，纯属一片呓语，无稽之谈。至于以前每次出兵，攻打勃特，均皆失利，乃因兵少将寡所致。如今以二十万大军压境，岂有不胜之理？岂有轻信童谣虫豸，为梦幻所惑，而罢兵之理？我已耗费二十万大军之粮秣，今日岂能善罢甘休！有人或许受纳了勃特国厚礼，可是我大队人马分毫未得。因此，不攻破勃特国，决不罢休！除此以外，别无商量余地！”当时请战者有十人，主张罢兵者仅有二人，太阳罕沉思良久，说道：“二臣所想，也是为朕；众人所急，也是为朕。二者所言，无不有理。我闻古人有言，'宁可断骨，不可辱名，''宁可割舌，不可食言'。我不管大小，身为一国之皇已过半生，如今话已说出，调集了里里外外二十万大军，怎能忽然变卦，遣散人马呢？虽然你们二臣，多次规劝，然而从没有象今天这样据理力争。如今我已整治二十万大军，不日起程出发，你等虽然苦苦相劝，但是为时已晚。众战将也奋力请战，更有何说！你们二人，闲居都城，有何惧哉？请二臣宽心！”蒙、达二人齐拜于地，开言奏道：“凡踊跃之士，均皆发去，请皇主带三万人马以保社稷。”太阳罕又笑了一声，说道：“我若退后，谁人冲锋陷阵？那些呓语、虫豸、怪梦，皆为荒诞之语，如若我的天数已尽，即是拥抱妻

小，高枕酣睡，也难免一死。再者，勃特国果真统领天下，我宁可战死，决不愿被俘为奴！”蒙、达二人以头击地，洒泪哭劝，然而太阳罕依旧没有罢兵之意，二人便又奏道：“皇主果真要亲征，请皇主留下五万人马守国！”朝廷左右两列大臣听二人所言，不禁以手捂嘴，讥笑不止。太阳罕说道：“正因为我们自家兵力不足，才从别国借来援军，如今若留下五万人马，拿什么去抵挡国仇呢？你二人不必如此惧怕，朕以二十万大军挡路，敌军何能到此！”宝劳王又大笑一声，说道：“这点人马还不足以为皇主保驾，哪里还有守护你二人的军马？”太阳罕听了宝劳此语，更难回意，拒不听谏。蒙、达二人眼见此状，击头洒血，怀中取刀，割下头发，颈挂铁链，厉声说道：“良言劝主，未能奏效，臣等有罪！”说罢大哭。走出朝廷，恰与前去慰问太子阿拉坦沙嘎回来复命的伊德尔道布相撞。伊德尔道布大惊，急忙上殿，奏报太子阿拉坦沙嘎病情之后，再次跪拜，只字不提太子所言，只述心中所急，说道：“最好立止征勃之兵。下臣最近两次赴勃，已经晓知其意甚良。与他通好，决无伤害！”话音未落，太阳罕大怒，厉声喊道：“你兵败勃特，杀我锐气；出使赫利特国，丢我体面，还有何脸面大言相谏！”说着以手击桌，传命左右：“立斩此奴，严明军令！”刀斧手闻令，“扎”的一声，绑住伊德尔道布押了出去。伊德尔道布笑道：“为本家主公杀头，总比他国杀头强过十倍！如今小臣横下决心，只求一死。小臣一向犯愁，人若老死，七窍憋闷。只有一恨，即幼主亲事，未及成就！”说罢走去。宝劳王娶伊德尔道布长女为妾，他以此为念，率众人拜伏于地，求道：“大军起程之时，先杀自家大将，于军不祥，望皇主饶其死罪！”太阳罕无奈，恕其死罪，教人将伊德尔道布押至庭前，按军法重打四十大板。伊德尔道布反倒为难，长叹一息，说道：“唉呀，杀我不怕，就怕挨打。打四十板的功夫，杀四十次也都来得及，可打板子不知何时才打完！”说罢，解带脱裤，向执板军卒笑着哀求道：“不管几百下，你们快打就

是了。我不怕挨板子，只是肚大腰肥，面地而卧，就憋得慌！”说罢，两手扶地躺下，口喊“快打！快打！”一面说着，一面憋气。这时众大臣和执板军卒，都以手捂嘴，失声发笑。

且说伊德尔道布挨一板子，就“吆”地喊叫一声，嘴里直说“快打！快打！”挨完板子，爬起身来，一面呼呼地喘气，一面呜呜地哭泣，来见太阳罕，谢其免死之恩，太阳罕说道：“你若不怕一死，便到勃特国去下战书！”伊德尔道布奏道：“奴才不去。愚臣虽不怕死，可怕丢人脸面。我的屁股虽厚，脸皮却薄，望主公另选一位脸皮厚的人去，给我派个掉脑袋的差事！”太阳罕说道：“此即掉头之差。”伊德尔道布喘气说道：“去了几次，都没杀我，反而拿酒肉款待，赏我良马，一回来就挨主公的大板，心里实在憋闷。主公还是派别人去吧，小臣情愿跟随主公冲锋陷阵，这死也痛快！”太阳罕听了，也禁不住失声发笑，说道：“别多废话，战书还得送一趟！他若不杀你，回来仍作你的开路先锋！”伊德尔道布向前移步，奏道：“奴才我回来，还挨四十大板。如此往返，多少时日心里不安。因此，还望主公一次发落，再打四十，我便一路放心！”满朝文武听了此语，皆失声大笑起来。太阳罕喝令教他退出。伊德尔道布心中为难，只好退将出来，怀揣战书，跨上快马，飞也似地奔向勃特国。史官写至此处，叹息一声，吟诗一首：

伊德尔道布一身忠，
异心邪恶无半分。
生死视如一场梦，
自古痴愚胜聪明。

且说伊德尔道布行至勃特国界首，见了边官，一同来到布尔罕嘎拉顿，由军师毛浩来引见太祖，呈上战书。然后昂立一旁，高声说道：“你若杀我，我便下跪，有所奏报；如不杀我，我就扯开嗓子骂你！”毛浩来听了此言，便知其意，说道：“不妨杀你便了！”伊德尔道布这才下跪，报知太祖，说道：“吾主太阳

罕命我告诉你，勃特国铁木真如有胆量，快把首级送于帐下！”太祖听了，微微一笑，问道：“乃蛮所派求婚使者是不是你呀？”伊德尔道布喘了一声，笑着说道：“请求和好，来下战书，两者皆是小人。”太祖问道：“又来结亲和好，又来下书交战，你不脸红吗？”伊德尔道布说道：“正因脸红，才来寻死。当初阿拉格罕大战，大王饶我不死放了回去，可刚一到家，即被曲元帅百般折磨。此次您再不杀，放我回去，还得挨打。我不怕杀头，只怕一顿大板子憋得喘不过气。因此，叩请大王杀我，送回首级，教我得个好的名声。我因口舌被辱，常挨大板，不堪忍受，求大王见怜，赐我一死！”上至太祖，下至满朝文武，听了这一席话，人人开颜大笑，动问主公因何如此虐待他。伊德尔道布无奈，将本国的事体从头到尾备述一遍之后，骂宝劳王道：“都怪那个糊涂的宝劳王，他教主公软了心，我才受这分羞辱的窝囊气，不然，那次我即被主公杀头，早早地得了个美名。如今铁木真你若不杀我，把我放回去，我还照旧挨打受气。求求你，快杀吧！我只有一件心事，至今还未了结：我家幼主夫人还呆在这里，此次交战，是赢是输，请主公千万不要破坏我幼主的婚事！”太祖叹息一声，说道：“果然是个忠厚痴汉，可惜不遇好主！”伊德尔道布顿时变颜，从地上跳起来，说道：“我家主公，可比你铁木真强过万分。铁木真你真是瞎了眼睛，你别当着我的面说我主公的坏话！”太祖更是喜悦，赐以重赏，教他回去。伊德尔道布一再请求把自己杀死，一再唠叨不要耽误幼主的婚事。太祖吩咐道：“我决不学孩童的脾气！”伊德尔道布大喜，说道：“扎，这才算是真正的天子！如今我家幼主太子身患重病，不能亲临沙场。只要我家幼主活在世上，便给他留下夫人一命；一旦我家幼主死了，就把她杀死。扎，罢了罢了！我没有遗恨了！”说罢连声大喊道：“快杀！快杀！”毛浩来笑道：“如今杀了你，谁来替你家幼主婚事作证？你快谢恩回去吧！”伊德尔道布沉思半晌，说声“是了！”便下拜于地，说道：“请大王不

要食言！”说罢离去。

却说伊德尔道布深受款待，便起程回到国内，太阳罕问其使命如何，伊德尔道布便将前事如实地备述一遍，太阳罕大怒，说道：“胆大奴才，又泄我机密！”说罢，喝令左右又重打四十大板，令其先行，开路冲阵。伊德尔道布呼呼地喘气走了出来，一面点拨人马，一面派人报知太子，前订婚约不变。这真是：

忠臣杀头心不变，逆子下跪心不敬。

且说勃特、乃蛮两国匆匆过年之后，便于二月挥军出发。多事的辛酉年，至此终了。勃特国整治各路人马，聚会于塔海木河岸。

壬戌年从此开始。乃蛮军马登程出发，奔至杭盖山。是年，太祖已到四十一岁。宋宁宗嘉泰二年，金章宗泰和二年。

却说乃蛮国太阳罕将二十万人马分作八路，一路伊德尔道布为先锋，大元帅胡拉苏布其、小将曲士礼任主帅；二路由苏尔勒克、额德尔木德、吉格三人任主帅；三路由太阳罕、其兄宝劳王，其侄曲屈律三人任主帅；四路由赫利特的额利耶、瓦伊兰的胡比图华等任主帅；五路由巴雅其荣、宝腾、都尔勃特的嘎拉珠布哈任主帅；六路由塔塔尔的玛囊、哈特亨的拉胡任主帅；七路由萨勒吉岱的玛尼尔、布顿的伊拉固松任主帅；八路由麦勒吉的陶都、固尔鲁特的扎木哈任主帅。每路人马两万八千八百八十八人。当时各路人马依次开拔，来到杭盖山。此时勃特国人马早已来到，从塔海木河向前移动，仍至阿拉格岱山里下营，依旧分九路人马等候。双方人马直到二月底对峙不战。正在此时，西夏国卫灵公佯称调停勃、乃两国罢战和好，派人来见太祖。太祖忽生一念，令九路众将各自密报自意。太祖观遍众将之意，主战者有八停；另有二停则推说春马膘瘦，不利作战。太祖看罢，微微点首，将其四弟一一叫来，陈说春季马瘦，问战好还是停好。布呼比勒古岱说道：“如今乃蛮国的太阳罕宝来，联南北十余国之兵，专来伐我一国，可谓欺人太甚！很早以来，他们不断骚扰我

国西南一角。如今他们以怨报德，竟发起二十万大军来犯我境，真是欺人之极。因此，我们众人应当趁此机会，同心协力，拚命厮战。如今太阳罕势必依仗他凑集的二十万之众，趾高气扬，骄气十足。此机不可失掉，不能以马瘦为由而罢兵！”哈布图哈斯尔说道：“凡事齐心努力，世上无事不成。岂可以马瘦为由呢？万万不可失掉良机！”敖伊图敖其格说道：“此次出征，我军已有吉兆，想必兄主早已查知，岂能罢兵？”太祖心喜，点首称是。幼弟乌仁嘎楚格也说道：“乃蛮起兵，号称二十万之众，我们将其引入深山狭谷之中，与他智斗，必获大胜，何谈罢兵？”这时军师毛浩来也恰在太祖身旁，太祖听了幼弟此语，向毛浩来瞟了一眼，然后升帐，召集众臣，吩咐道：“依我之见，今天我们君臣意见一致，便可迎战。如今夏国虽与乃蛮举盟，然而至今没有公开，因此给他出示乃蛮战书，说此次交战，并非是我自寻来犯。以善言劝归！”说罢命扎布、楚鲁二人携浩布来、苏布来、阿鲁哈、苏和等小将引两万人马，去杭盖山以西二十里外扎德盖山里安营下寨；命军师毛浩来携九路诸将和二十八员小将，至扎德盖山中，分兵三十六队，山口正中悬挂太祖旗幡宝盖；命布呼比勒古岱、哈布图哈斯尔二人领中路大军；令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二人领八员小将，带九千人马，到杭盖山西北落阳岗以北打好埋伏，截住乃蛮军的逃路，生擒太阳罕；命其木拜、铁木尔二人引本部人马，去引诱乃蛮人马，移进杭盖山西面深谷里，便马上封锁山口，勿使乃蛮军逃跑；命海鲁更、惠拉德尔二人领本部人马，去深谷溪头打好埋伏，等乃蛮人马一到，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狙击，到时不要交来活人，交一个首级赏一只绵羊；命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钦达嘎那斯钦、胡达嘎那布和四员大将，带本部人马，到杭盖山那面三十里外的达里岗，打好埋伏，尽收乃蛮残兵；命附马宝图、宝松、亲家阿吉尼莫尔更、胡达尔嘎巴特尔等四员将军率本部将士，直奔乃蛮国界，偷进其境，搭好主公行帐，截击乃蛮残部；又命塔尔更的胡尔查拜利、珠勒亨

的珠勒格岱巴特尔、乌尔图布都拉格图、乌汗图、仁钦等人，带本部人马出发，伏于乃蛮军营背面，等我军开去，团团围住之后，立即攻占乃蛮军营；又授族人陶克敦固巴特尔、占布拉国师二人大将之旗，命其率领索隆古斯、女真、芒古斯图、旺固等四个部落的将士，以旺古部的德钦胡尔洛为先锋，与赛音布和罕合兵一处，同小将波拉贡、安敦卿共为后卫，直捣乃蛮国的西辽城。各队领命，依次而行。太祖、毛浩来二人分兵指挥。珠奇、查汗台、窝阔台、拖雷等四位幼主带十三个部族的诺彦和二十八员小将，随太祖护行。

却说刚派西部探马雅布嘎为使，去乃蛮军营约定三月十五日两军交战，忽见军师毛浩来之弟点仓来报："主公亲家扎勒玛携其全家老小夺了军师家的金银财宝，投奔乃蛮国去了！"太祖大怒，喝命左右捕捉扎勒玛之子其其格监于牢中。此讯传开，勃特国九路大军无不惊吓，纷纷议论。

却说毛浩来刚一回营，只见达尔海达公、官楚克二人迎住说道："牢房守官拉希扬玩忽职守，教楚鲁抓来的四十名萨勒吉岱兵士中的一人和德钦胡尔洛抓来的乃蛮使臣胡瓦拉克逃跑了。这二人抢了我们的两匹军马，一溜烟地跑回乃蛮人的军营里。"不知此战胜败如何，看官莫要性急，待我向老母太君问过早安，卸冠解带，养神片刻，搬动窗台上的花盆。今日又正逢七月牛郎织女相遇之时，二府公子小姐抱瓜提果，前来做乞巧之戏，我也不甘寂寞，因此先赴会听歌赏舞，稍事休息之后，从腊月十日起续写下章。

盛世君臣一眼明，
亡国帝相万句多。
蒙、达二人实忠诚，
忠勇道布千古名。

第三十一章

施九宝军师大破乃蛮
赐三杯太祖轻取九部

宋宁宗嘉泰元年，金章宗泰和元年，岁次辛酉，是年太祖四十岁。

且说毛浩来出来，只听人报那被监的四十来个萨勒吉岱人中，有个人寻机跑出来，顺手偷了一匹军马逃走。毛浩来闻报，也没让人去追赶。

再说太阳罕急忙叫进从勃特国逃回来的那个军卒，问他勃特国的军情。那人一出土牢便逃走了，因此不知详情。他只回说，勃特国的扎勒玛夺了毛浩来的财宝，要杀毛浩来的弟弟，随后来放回去一事；他还知道勃特国军马瘦弱，不堪一击。太阳罕看了看他骑来的那匹军马，便与众人商议道：“看来勃特国的军马瘦得已不成样子。我们选个险要的地方，把勃特国人马诱来，活活地困死他，此战可获全胜！”胡拉苏布其、曲屈律、曲士礼三将军走出来，奏道：“如今我军二十万之众，辎重给养无计其数。因此，兵贵神速，慢则不利。勃特国国主一向诡计多端，善于使人上当。我们赶在他立栅安营之前，把大军掩杀过去，便可成功。”太阳罕虽然依准其奏，然而却犹豫数日，按兵不动。这时，胡拉苏布其十分焦急，按捺不住，晋见太阳罕奏道：“我们的国主，每当与敌交战，总是不让敌人看见自己的背面和马尾，毅然决然地打进敌阵，以杀其锐气。皇主既然如此害怕勃特国军

马，当初因何不听蒙格勒吉等人的劝言，留在京都，而让夫人领兵出征呢？”太阳罕听了，满面羞愧，厉声说道：“明日一早就派人去下战书，我当亲自出征，与敌交锋。”胡拉苏布其大喜，劝道：“下臣我已探知勃特国的底细。我们要趁他未定奸计之前，偷袭其营，必能获胜！”说罢出帐，教伊德尔道布去下战书。伊德尔道布领兵投书，受其款待，得赏返回，将实情报知太阳罕。太阳罕听了，未动肝火，仍命他转回先锋之营。

且说扎勒玛、点仓等人带了毛浩来的书札和礼物出发，第三天来到扎勒玛家，扎勒玛拆书一看，书中说道：“扎勒玛你要携你家老小，佯言杀害我的弟弟点仓，吓他一阵，然后放回，你马上卸甲去投奔乃蛮国。到了那里，先去见布顿部落的伊拉固松，让他看看我的书札，然后你们二人一齐到乃蛮军营，审度情势，将这些财物分别送给扎木哈等贪婪之徒，取其信任，把家眷安顿于乃蛮国等待时机，进攻太阳罕。并向众人扬言也给了蒙格勒吉、达达顿嘎等人一份厚礼。这样，会使太阳罕心中生疑，不听其言。如若众人不能劝阻太阳罕，我破其兵，易如反掌。你等临战，务必迅速，慢则于我军不利。此乃大功，小心谨慎，不要怠慢！”扎勒玛看了大喜，立刻带着一家老小，奔向布顿部落。途中，忽然捉拿毛浩来之弟，将他捆绑起来。点仓大惊，问其事由，扎勒玛答道：“开国功臣，共为九人。如今铁木真他只重待你哥哥一人，因此我们八人决定反叛。今天我先杀了你，再去投奔乃蛮国！”点仓听他此言，心中想道，此必是我兄之计，我只装做怕他便了。于是当着众人之面，百般求饶，扎勒玛这才把他放走，携着妻室儿女，奔至乃蛮国。途中一再向乃蛮众人扬言说：“如今我叛离勃特国，给乃蛮国的太师太保蒙格勒吉、达达顿嘎等人奉献九种异宝，以示归顺之意！”一日，行至乃蛮军营，这时布顿部落的伊拉固松也恰好来到，扎勒玛便与伊拉固松商量，先去见扎木哈，送他一千两白银，说道：“如今勃特国主铁木真只厚待其军师一人，因此我设法将他赏给毛浩来的财宝骗

到手里，携我全家老小，前来投奔。君若相容，我的七名挚友，也想趁此时机，捉拿铁木真、毛浩来二人前来归顺。至少大军一到，佯作拚杀，伺机来降！”扎木哈听了，不禁大喜，沉思片刻，又生一念：“如果将他来降一事，报知皇主，来日一旦得胜，战功皆属扎勒玛一人，不如与曲屈律、曲士礼、胡拉苏布其等人计议，我们去夺取这一战功！”想到此处，连夜将他三人请至帐里，将此事备述一番。这时曲屈律也正想出一计，寻机施用。想出什么计？原来曲屈律见太阳罕夺他父子大位，心里一直不安。如今见他三人这般计议，他忽生一计，将太阳罕诱将出来，置于乱军之中，趁机夺回乃蛮大位。当计议中只听扎木哈说道：“如今据扎勒玛所报，勃特国九位上卿，除毛浩来一人之外，其他都变了心。我们趁此机会，催请皇主起兵掩杀，在诡计多端的毛浩来用计之前，将他一举消灭；招降余下的七员上卿，不使见到皇主，一并杀害，大功便可到手！”众人听了，无不欢喜，便叫进扎勒玛与众人相见。扎勒玛取出九种异宝，送给曲屈律、曲士礼、胡拉苏布其，说道：“我们九人一样是开国之臣，可是勃特国主铁木真专举毛浩来一人，把其余众人不放在眼里。如今听说贵国举二十万大军前来压境，勃特国将士人人惊恐。趁此良机尽速发兵，乃为上策！”众人大喜，当即商定。那扎木哈早打定主意，事成之后，杀害扎勒玛，夺其功劳归于自己。此事瞒着太阳罕，只字未提。

却说两军明日交战，各整顿自己的人马，按下不表。单说毛浩来随身带来前年从赫利特招来暗中去策动太祖族人阿尔达、胡萨古尔、达勒吉岱三人的敖楞呼、高尔格二人，毛浩来叫来二人吩咐道：“我给你二人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二人果真不负我以前不杀头之恩和多日照料之情，我给你二人密授一计，不知你二人能否尽心效力？”敖楞呼、高尔格二人大喜，叩谢道：“如今我等二人，无机会回报大人天地之恩，如若大人有用小人之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当不顾一死，立功赎罪！”毛浩来说

道："当时抓来扎木哈所征部落萨勒吉岱的四十余人，因有可用之处，留于军中。我命你二人将这四十余人尽处死刑，你二人苦苦为其求饶，救了他们的性命。于是我把这四十余人交你二人监管，你二人带众人去佯投扎木哈。扎木哈那里也有我们的人扎勒玛。你二人将我的书札交给扎勒玛，与他一起跟定扎木哈。扎木哈兵败逃遁，被我包围，那时你们将他生擒，投到我军之中。此乃军机要事。你二人救了这四十人的性命，他们能不为你们尽心卖力吗？"二人大喜，叩谢提拔之恩。毛浩来当即命敖楞呼，高尔格二人，将萨勒吉岱被俘虏的四十人带至刑场，听候发落。那四十人吓得放声大哭。敖楞呼、高尔格二人说道："如今你等众人还有一个立功的机会。如果我们二人请求军师开恩，饶了你们的性命，你们能否拚命效力？"众人哭拜于地，说道："既然饶了我们的性命，岂能不尽犬马之劳呢？"敖楞呼、高尔格二人说道："既然如此，不妨去替你等众人求求军师！"说罢，二人进帐，连连磕头，哀求饶命。军师允诺，叫回四十名萨勒吉岱俘虏，问道："我依他二人哀告，免你四十人的死罪，交给敖楞呼、高尔格二人治下。给你们派一件差事，你等众人能否念我不杀之恩，也报他二人救命之德，以此效力呢？"那四十人大喜，说道："我们众人当以命相报！"毛浩来当即教人给他们解缚，又赏众人酒饭。众人乐得合不上嘴，商量如何报恩，敖楞呼、高尔格二人说道："为报军师大恩，你等当表信誓！"众人喜悦，当着毛浩来之面破指起誓，跪拜于地。毛浩来大喜，厚赏众人，说道："言既如此，当依敖楞呼、高尔格之计行事！"说罢教众人退出。当天夜里，敖楞呼、高尔格二人领着四十人，投奔乃蛮军营，归降于扎木哈。扎木哈一看，来者均非勃特国人，为首二人确属赫利特人，其余皆为萨勒吉岱人，因此，确信不疑，留在军中。

且说当天夜里，敖楞呼、高尔格二人偷偷地来到扎勒玛大帐，交给书札。扎勒玛心喜，拆书一看，书中说道："明日过晌，

太阳罕亲自带兵赴杭盖山。那时将我旗号插遍布顿部落的伊拉固松所领人马之中，堵截太阳罕的去路。今夜备下十包旗布，送至杭盖山乌兰呼硕岗上。七包旗布交给伊拉固松，其余三包自己留下，待人马大乱之后，放进乃蛮人马当中，围住太阳罕。”当时扎勒玛、敖愣呼、高尔格三人商议停妥，派人去杭盖山的乌兰呼硕岗收纳旗布，分给伊拉固松。

到了次日，勃特、乃蛮双方人马行至杭盖山以东扎德盖山以西两山间的平地对阵。当时勃特国先锋扎布、帕拉古岱二人所领人马与乃蛮先锋伊德尔道布所领人马对阵。哈斯尔人马与太阳罕大军对阵。乃蛮国太阳罕举目一看，勃特人马稀稀拉拉，便教人擂鼓，命伊德尔道布出阵交锋。伊德尔道布闻命，挥动大棒，象野牛似地冲上阵前，嘴里高喊“拚死拚活，为主战死！”这边勃特国军中帕拉古岱手举大刀，拍马迎住。来回交战，不到二十回合，帕拉古岱抵挡不住，急忙逃回阵中。伊德尔道布毫无顾忌，单枪匹马，冲进勃特军中，其所领人马，也一拥而上。勃特军中忽然响起敲梆之声，接着乱箭齐飞。乃蛮人马被乱箭所挡，急忙后退，勃特人马也向后撤退。这时伊德尔道布冲进勃特阵中，象恶虎似地左砍右劈，突然马蹄被绊索绊住，连人带马摔倒于地。勃特军马一拥而上，将他缚住，然后又撤了回去。乃蛮人马见其后撤，以为是被伊德尔道布所领人马击退，连忙擂鼓，挥军掩杀。胡拉苏布其手舞大刀，奔到阵前。勃特国旗门一开，只见布呼比勒古岱手挺铁棒，迎住胡拉苏布其交手。不到三十回合，突然举起铁棒，虚晃一下，勒马回转，逃回本阵。太阳罕以为两队人马皆获大胜，亲自擂鼓，率领大军向勃特国军营杀去。这时勃特国军营突然响起炮声，只见哈布图哈斯尔所领人马，分作两队，摆作凤喙阵势，分左右两路，向乃蛮大军杀去。抄至乃蛮阵后，便往西逃跑，直奔杭盖山北面。太阳罕大怒，传令回军。忽然看见前面逃军中有勃特国主大纛，便急忙领兵，围杀过来。忽然杭盖山东面山谷里一声炮响，狼烟滚滚，金鼓齐鸣。太阳罕大惊，急忙传

令停止追击，派人观察。这时哈斯尔、扎布人马已走出很远。曲屈律说道："这定是毛浩来所设疑兵之计，不如趁此机会急追掩杀，败散之军容易击杀！"说罢引兵追来。刚至杭盖山东北面，从适才升烟之处闪出一支人马，定睛一看，正是勃特国主铁木真，自引一群小将冲出山谷，与乃蛮人马交锋几回，便引军南去。太阳罕大喜，说道："铁木真原来在此！"说罢掉转人马，急追太祖人马。这时勃特国人马逃向乃蛮国军营。行至杭盖山东南面，又往乃蛮军营以北，向西逃去。太阳罕挥军追击，紧追不放，眼看就要追上，忽然毛浩来领一支人马，从杭盖山乌兰呼硕图山谷里闪了出来。等太祖人马过去之后，迎住乃蛮追兵，厮杀一阵，又败阵逃跑，奔向太祖阵后。乃蛮人马又急急追赶，勃特国人马直奔杭盖山西南面伊和郭勒河套之中。太阳罕大怒，说道："这乃是用的奸计。我们回兵压他军营如何？"胡拉苏布其、曲屈律二人说道："此事不可，我若回军，勃特人马也势必回军，取道深谷北口，与哈斯尔合兵一处，返回本营，等他渡河之前，我等务必追歼！"太阳罕这才决断，急催人马，跟踪追击。刚行至河中，只见太祖人马已到杭盖山以西宝如格图山岗之上，摆阵而立。太阳罕亲自领军，直奔宝如格图山岗。刚到岗口，太祖人马沿岗而上逃遁。太阳罕见此情景，心中疑虑，说道："此路人马深入绝河，必有别谋！"话音刚落，曲屈律说道："即有别谋，其军在谷，如何逃脱？"说罢拍马而上。这时毛浩来人马也行至杭盖山西侧，列队等候。从两河远处，看见乃蛮人马后，毛浩来引军渡河，往西北方向逃去。这时太阳罕心中大疑，犹豫不决。忽听西南面炮声大作，飞来一支人马，与乃蛮军马厮杀，为首的将军原是一位儿童，所举锦旗，皆为红色狮旗。旗上大书"太子珠奇、察汗台"。乃蛮人马这才放心，不以为意，径直杀去。珠奇、察汗台二人，身着银甲，头戴金盔，自引数百军卒，沿着河堤往前逃去。太阳罕连忙说道："活捉了这铁木真小子，勃特国便可平定！"说罢，引兵追赶。那支人马行走如飞，所骑军马皆为狩

猎良马，一时追赶不上。这时珠奇、察汗台人马，突然撂下锦旗，跑入东面细河谷中。太阳罕大队人马，不能冒然深入细谷，正在犹豫观望，忽见有一支勃特国人马，列于河谷山梁之下，定睛一看，旗下正是太祖人马。太阳罕急忙传令："谁若后退，就地斩首！要拚命冲上，活捉铁木真。"说罢引兵向前。奔至河边，忽听上首深谷炮声大作。太祖亲擂战鼓，命令众军士一齐呐喊"杀呀！"只见深山鼻梁下面，神不知鬼不觉地闪出一支人马，高举虎牙号旗，分作十二队，向乃蛮人马掩杀过来。原来乃蛮人马，眼巴巴地盯着太祖站立的山梁，却万万没有料到从他们眼皮下面闪出一支人马。当时扎木哈压后，对众部落主说道："这次太阳罕以二十万之众向勃特国进发，他简直象只饿狼，把勃特人马看作羊肚里的胎羔，连头、蹄、皮、毛一口吞下。依我之见，如今勃特国兵势与以前大不相同！"说罢便与伊勒德希河麦勒吉部落的陶都、瓦伊兰部落的胡布图华等人，留在乃蛮人马后面，观看两军形势。忽见阿鲁哈、苏和二人从山梁下面领伏兵杀来，又听见深山两侧响起号声，左右两面射起乱箭，众伏兵一齐冲下，乃蛮人马大惊失色。忽然又从深谷两侧、大河两岸，响起号声，杀出两支人马来。原来哈布图哈斯尔一路人马，早已越山过岭，来到此处。

却说乃蛮人马又怕又疑，太阳罕也已察觉中计。分兵三队，三路迎敌，但人马向上进攻，委实艰难；而勃特人马居高临下，三路人马俯冲而下，势如排山倒海。前军大将胡拉苏布其迎住阿鲁哈，曲士礼迎战苏和。两军四将，交手不过二十回合，阿鲁哈抡起月斧，虚晃几下，穿过胡拉苏布其腋下，突然翻身，照胡拉苏布其后背一砍，身首早已挥作两段。这时，曲士礼大惊失声，激战苏和。苏和拍马，侧身伏鞍，奔至曲士礼近旁，突然跃身而起，掷兵于地，拦腰抱住曲士礼，用劲踢马，跨上曲士礼的马背，卡其喉咙，两人一齐滚下马鞍。阿鲁哈挥军奔来，活捉了曲士礼。太阳罕急得不知所措，只见东面山坳上布呼比勒古岱、敖

伊图敖其格二人率勃特国军马厮杀，一枪挑下乃蛮东路大将苏尔勘克；西路大将敏干丹、嘎拉珠布哈二人，迎战勃特国哈布图哈斯尔、宝舒格图宝图。正在酣战之际，敏干丹所骑战马忽然失脚摔倒，嘎拉珠布哈急来护救，哈布图哈斯尔忙取弓箭，照准嘎拉珠布哈举刀之手，唰的一箭穿过右手背，插进刀柄。嘎拉珠布哈无力交战，急忙逃回本阵。宝图又挥军追杀而来。太阳罕料知难以抵抗，惊慌失措。这时太祖人马向深山脊梁飞也似地冲来，擂鼓之声，震天撼地。这时太阳罕自料不能取胜，传令回军逃遁。刚走不到五十里，前面人马忽然停住。忙问其由，回说前面山岗有支人马。太阳罕急忙传命："直路返回，不许转入其他山谷！"话音未落，只见楚鲁、特木尔二人率领人马，从左右两处河口夹击出来，乃蛮人马被拦腰切断。太阳罕急引人马，往西北逃遁，横越大堤，进入杭盖山以西伊和郭勒河谷之中。这时太祖人马分三路追击，从大河上游直下，由北插入，红幡人马，迎住头齐发乱箭。乃蛮军马顿时大乱。扎木哈领本部人马，走在阵后，忽见势急，连忙遁入山间河谷之中。太阳罕两面受敌，后面又有楚鲁、特木尔二人领兵杀来，心中焦急，连忙往西北方向逃去。忽然听见一声炮响，天撼地震，只见毛浩来率军杀来。乃蛮人马四面被围，无路可逃。勃特国五路人马，首尾相连。太祖率先奋力冲杀。这时乃蛮人马损失大半，众军丧胆，四处逃散。人人只顾逃命，个个无心恋战！

且说乃蛮人马，均皆逃散，勃特国军士鸣金擂鼓，从四面八方射起乱箭，犹如飞蝗一般。乃蛮军马无法抵挡，四散躲避。这时，太祖从北面冲来，跃马立于乌兰呼硕岗上，领着哈布图哈斯尔、朝莫尔更、宝舒格图宝图三队人马中的神箭手，往太阳罕的黄色宝盖射击。太阳罕胞兄宝劳王之肩被冷箭射中，滚落马下。曲屈律急救上马，连忙说道："我们混在乱军之中，早晚被他们乱箭射死！"说罢，急引数百名军士同太阳罕一起，突出重围。忽然又飞来一支箭，插在太阳罕的手腕上。太阳罕顿时心慌，扬

鞭催马，往东北方向逃去。他猛一抬头，东边山梁下面，布顿部落的伊拉固松领本部人马，高举勃特国旗幡，来招降乃浩大部人马。太阳罕立于马上，捶胸顿足，说道：“我们上了勃特国和伊拉固松的当！”说罢又勒转马头，往南跑去。恰与楚鲁、特木尔人马相遇，又被掩杀一阵，急忙绕过山南，往西逃遁。途中，又被毛浩来所领人马拦住去路，太阳罕连忙转路奔向西北方向。这时乃蛮大队人马早已丢旗抛盖，全军乱作一团。毛浩来趁此之际，急令自家军士一齐佯喊：“太阳罕已经被捉！”被大军围困的乃蛮人马，听见喊声，齐声高喊“我们要投降！”太阳罕一听，双脚蹬地说道：“好狠毒的毛浩来！”太阳罕料知不能入阵，便带数百名骑兵，急忙逃走。因混战多时，人困马乏，便慌不择路，往山上跑去。这时，毛浩来人马，后面紧追不放。太阳罕连忙逃至杭盖山西坡，忽听四面八方，炮声大作，布古尔吉、布古拉尔等八员将军领八千人马飞奔过来，团团围住。太阳罕举目一望，只见太阳落入西面山后，一片黑气罩日。太阳罕顿时生疑，问道：“此岗名叫什么？”军卒答道：“此乃杭盖山上的落阳岗。”太阳罕听了，仰面叹息，说道：“这是我的死处！虽然如此，我要以死相拚！”说罢，将五百名军士，分作八队，迎击勃特国人马。前军损失大半，曲屈律心急地说道：“如今我等已脱离大军，因何还去厮杀？”曲屈律连声劝阻，太阳罕说道：“堂堂男子只可战死，不可偷生！”曲屈律见事急迫，再战皆死，便将太阳罕一刀砍翻，领众军士喊道：“太阳罕已被乱箭射死，来取尸体，我们投降！”听见喊声，四面攻势顿时和缓。乃蛮其余四百余人，立于山腰，他们见太阳罕的尸体伤口是从背后砍的，便料知出于自家军士之手。众人来见太祖，报知详由。这时毛浩来也引军冲来，将宝劳王、曲屈律等人所领人马，团团围住，解其盔甲，收其兵器，方才安下营寨。然后毛浩来传令，由二十名勃特国人押解十名乃蛮兵士。为了尽降乃蛮人马，太祖又派人将此讯告知其余的乃蛮士兵。

此时天已大黑，乃蛮人马涌向杭盖山上哈嘎拉嘎图峰前的曲曲小路逃遁，突然对面山上，楚鲁、特木尔所留人马，一齐放箭，犹如暴雨，乃蛮人马自相践踏，死者无计其数。太祖尽收乃蛮军马，当夜吃点干粮，喝点泉水，马不卸鞍，人不解甲，过了一夜，是夜宝劳王、曲屈律父子二人，骑着光马，落荒而逃。

次日平明，鸣金收兵，查点乃蛮降兵，计有十二万九千余人，战死者两万余人，逃散者四万余人，将他们分作九队监管。太祖急忙来到太阳罕阵亡的落阳岗巡视之后，刚去毛浩来行营中歇息片刻，忽然有人来报，胡尔查拜利等四员虎将，领兵攻占乃蛮大营。太祖、毛浩来闻报大喜，连连夸奖，吩咐将两营合为一处。太祖又听说，太阳罕被自家军士所害身亡，传令尽收与太阳罕一起逃出的四百余人，厉声问道："究竟何人害了你们主公？"众兵士哭着奏道："原是主公兄长宝劳王之子曲屈律带他离开大军，行至此处，被围于垓心，主公说宁可战死，可曲屈律只顾活命，将主公从背后一刀砍翻，佯言主公被勃特国军士乱箭射死，以缓住四面攻势，假意归降，便带我众人连夜逃走。我等寻思，即使逃跑，也难脱伏兵之手，因此我等众人未走。他父子二人骑着光马，连夜逃走。实不相瞒主公，不是我们杀害。"太祖听了，心稍宽慰，说道："将活捉的乃蛮将领，给我押来！"话音刚落，扎布、浩布来二人捆着伊德尔道布推来。伊德尔道布一见主公尸体，只是放声大哭，见了太祖，也不下跪。接着阿鲁哈、苏和兄弟二人来献胡拉苏布其首级和生擒的曲士礼。宝舒格图宝图押来带索的敏干丹，跪于太祖案前。楚鲁、特木尔兄弟二人，捆来嘎拉珠布哈。比勒古岱押来赫利特余党要人阿利亚。哈斯尔捆来巴音其尔部落首领宝腾。

却说太祖亲自为伊德尔道布、敏干丹二人解缚，将其主公太阳罕的尸体交于二人，令他二人用泉水洗净，缝合伤口，又从乃蛮降军营中取来太阳罕的棺椁。原来太阳罕自从做了皇帝，就随身带着棺椁。太祖又从自己车帐里，取来皇冠御服，给太阳罕穿

上，又教人洗净太阳罕外面的血衣，把皇冠御服套在外面，依旧埋于落阳岗下，坟上竖起白石，然后亲自下跪，洒酒祭奠道：

你占据乃蛮国的纳仁汗，
因你没有细察春秋的交替，
跟你友好的铁木真纠缠不放，
几次发兵攻打我西部疆土，
可我一直谦让没有还击。
兄长你身强力壮刚到中年，
四处收罗无情无义的众部落，
你有八路人马二十万之众，
反被心毒的侄子曲屈律谋害，
让我收殓你亡故的尸体。
如今我诚心诚意地悼念你，
决不是摆作样子给人看，
只念你作过八十万百姓的皇主，
才以贵礼葬埋你的棺木，
用最好的酒祭奠你的魂灵，
我要替你除掉该死的曲屈律！

太祖祭毕，回身对以军师为首的众人郑重吩咐道：“从此以后，我的大军攻取各国，勿杀其国主，只取其国家百姓、土地，归我所属便了。杀他一人，有何益处？不杀，又有何害处？”

且说当时被太祖军马所俘的秉性刚正的乃蛮伊德尔道布以下，无不吊泪敬佩。太祖引兵行至杭盖山前，将两营合为一营，安营下寨，整治队形。然后将乃蛮国无主人马分拨给九路三十六队一百八十个小队，方才率军开向乃蛮。这时钦达嘎那斯钦、胡达嘎那布和一支人马，拦路攻破从乃蛮国逃出的九千余名各部落人马，活捉其主帅，即哈达拉部落首领珠来和萨勒吉古德部落首领玛囊等人，尽收其残留人马，押了回来。太祖嫌珠来、玛囊等人反复无常，没有信用，立地杀戮，将其所领人马分发给各路小

队，起兵开拔，奔向乃蛮。刚走不到二十里，只见胡达尔嘎巴特尔迎来报道：“末将与花胡子德钦胡尔洛合兵一处，已平定乃蛮，特来报喜。”太祖闻报，催促人马，直奔乃蛮。一日，行至城前，早有旺固布部落首领德钦胡尔洛率众迎驾，拜见太祖。献酒洗尘之后，将太祖引入乃蛮旧西辽大殿，设宴庆贺。这时毛浩来派人照料太阳罕一家老小，严令勿使受辱。原来毛浩来临出来时，乃蛮国的洪格尔珠拉哭拜于地，再三请求此事。

却说筵席之前，毛浩来头戴七宝金冠，与扎勒玛一起，押来五花大绑的扎木哈。太祖一见扎木哈，两眼顿时冒火。原来扎勒玛留于扎木哈军中，已得敖愣呼、高尔格二人所派四十余人。交战之日，扎木哈与伊勒德希河麦勒吉部落的陶都、瓦伊兰部落的胡布图华一起，三人悄悄地离开乃蛮人马，连夜带兵逃跑，途中，恰与楚鲁、特木尔一支人马相遇，为他们打散。扎木哈寻机逃往大河上游。一时心慌，披头散发，跳入水中。扎勒玛等人看见水中露出一个人头，手里举着铿亮的大刀。正想渡河逃跑，便率先动手，将他捉住，就地砍杀了阿尔达、胡萨古尔二人，押上扎木哈到毛浩来军帐中歇憩，专等今日会宴。当时毛浩来亲至乃蛮军营，取回太祖所赏九种异宝。

且说太祖当时见了扎木哈，勃然大怒，大声喝道：“流窜七国的马贩，到处坑人的恶棍！你好生想一想，经你一人挑唆，有多少个部落家破人亡？再说赫利特君王，一向待你不薄，还救过你的性命，你怎能忍心砍死你的恩人？今日你又挑动乃蛮国，到了如此地步！这还不够，你又带异邦人马背信反叛！天下岂能容忍象你这样的奸诈之徒？”说罢，取来利箭，插进扎木哈的两耳，又教军卒剁掉他的手指和脚趾，关进木笼和囚车，吩咐道：“待回国后，把他带到赫王墓前，凌迟处死！”太祖见侄儿阿尔达、胡萨古尔二人已被处死，便吩咐左右，将其二人收进棺里埋于其祖先墓旁。当下刚要论功行赏，只见旺固布部落的德钦胡尔洛押来一个年过五十的长发老汉，教他跪于太祖案前，说道：

“此人是乃蛮国师达达顿嘎。太阳罕亲赴畏吾儿国，将他请来，以师礼相待，教他掌管朝廷金玺，处治国事来往和仓廪重事。当我军夺城之后，他怀揣金玺连夜逃走，不料，途中被我军士捉获，带至此处。除此之外，他是一手掌管乃蛮国臣仆和汉民诉讼的谏议大夫。蒙格勒吉见主公大军破门入殿，忙至祖庙，烧香磕头后，双膝跪地，刎颈而死。下臣看来此人忠厚，因此派人守护尸体，专候主公发落。”太祖大惊，急引九路诸将、兄弟、儿子，来到尸体之前，亲手洒酒奠祭，慈祥地祝福道：

你可惜的一代忠义壮士，
为皇主尽忠献出了生命，
你给众大臣做出了榜样，
你心底真诚胜过孝子。
你若有缘早日与我相见，
会成为我锦绣江山的重臣。
你苦口婆心无人听谏，
心里痛苦为国殉身，
你不愧是有志的忠君良臣！

太祖祝福完毕，吩咐左右道：“教其子女收殓遗骨，让太阳罕的幼子蒙根托利洒酒祭奠，葬于祖坟之旁。再请工匠为他塑尊泥像，立于此庙祖先近旁。他为其主尽忠，我且为他尽德便了！”说罢，转身回宫，向达达顿嘎道：“如今你们乃蛮国主逆天而行，为族人所杀，社稷百姓尽为我所有，你带国玺想去何处？”达达顿嘎说道：“国玺乃恩主所交，因此小臣将它视为命根，藏于怀中，暗自逃跑，交于幼主阿拉坦沙嘎，教他重建沦亡之国！”太祖闻言，点首微笑，发话说道：

有远大志向的忠臣，
永远也不会变心。
看来此人可以挽救，
权且宽恕免去死刑。

太祖说罢，亲解其缚，问他道：“此玺究竟有何用途？”达达顿嘎叩首奏道：“玺乃信物。内而启用仓廪财宝，外而交通诸国朝廷，互派信使，均以此为证。”太祖说道：“昔日金国朝廷，也曾送我此物，我说，‘其人无信，其玺何用！’坚辞未受。原来玺乃施君令于百姓的信物。”说罢，深夸达达顿嘎，将他留于帐前，一应通书行文，布令传檄等项事宜，统统交于达达顿嘎办理。太祖又传令道：“从赫利特部落拨二百户人家，作为太阳罕一家老小的使役；谁也不准随便杀戮，抢掠其家；问乃蛮军士，如本人愿意，便留于军中。”举国上下，听闻太祖三项旨令，无不顶首称快。军师毛浩来也亲耳听见，自度太祖决断，切实可行，待至会宴之日，教人抬来太祖所赠礼物，置于案上，又将当日攻破赫利特国时献给太祖的一只绸靴取来，用黄缎包好放于托盘之上，拿来一并献给太祖。太祖笑纳。又教人取来另一支靴子放在一处，然而太祖仍然不穿。毛浩来叩首奏道：“今日主公可穿此靴。”说罢，便与布古尔吉一起，率众大臣向太祖敬献双杯，敬酒之后，便与太祖四弟四将，六部九卿一起，祝福道：

从古代第一位天子
英雄孛尔帖赤那，
到恩德双全的主公
当代伟大的天子，
整整过了二十四代
终于成长起神武的主公。
尽收暴逆无道的众部落，
到今天终于站稳了脚根。
因此大家敬献这双宝靴，
表达我们良好的祝愿。
当你每天见到这双宝靴，
就会想起社稷的大业，
驱走身上的怠性惰意。

愿你朝夕不倦地努力，
创建光辉灿烂的江山，
千秋万载永远昌盛！

当时众人三跪九叩之后，大摆筵席，重赏此次来降的九个部落。哪九个部落呢？一是纳雅罕部落，二是赫利特余部之阿利亚，三是巴音其尔部落的宝腾，四是图拉本部落的嘎拉珠布哈，五是塔尔部落的玛囊，六是哈塔沁部落的珠来，七是萨勒吉古德部落的玛尼尔，八是旺固布部落的德钦胡尔洛，九是布顿部落的伊拉固松。麦勒吉部落的陶都、瓦伊兰部落的胡布图华二人，私自逃跑。伊勒德希河远在几千里以外，其一支变成了北方的勃特国，消灭西辽的乃蛮，是在宋宁宗开禧二年。

且说太祖准备厚礼，论众将臣功劳大小，分俵犒赏，加爵晋升。这时毛浩来取来太祖前赏九种异宝，一一敬献太祖，奏道："攻破乃蛮，全赖九宝，今天请主公将这九宝收回，作为国廪支用的本钱。主公若不收回，可替代别物，分赏众人！"太祖依准，教乌优图斯钦、赛汗苏尔塔拉图二人去取替代物品。当时太祖动问，谁立首功？毛浩来奏道："立首功者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他们包围了乃蛮国主；立二等功者扎勒玛，他活捉了主公仇人；立三等功者德钦胡尔洛，他收复了乃蛮国；立四等功者扎布、帕拉古岱，他们生擒了乃蛮国的先锋将军；立五等功者阿鲁哈、苏和二人，他们活捉了乃蛮国的将军；立六等功者比勒古岱，他生擒了乃蛮国的偏将；立七等功者胡尔查拜利，他收得了乃蛮国的军营；立八等功者钦达嘎那斯钦等人，他们捕获了两个小国的国主；立九等功者楚鲁、特木尔，他们生俘了乃蛮国的盟友！"点过九等大功之后，接着对三十六员大将军和小将，以及所领十五万军士论其功劳大小，一一犒赏。当时开启乃蛮国钱粮仓廪，重赏全军将士。

却说此地方原是西辽地盘，勃特国以此作为各营之地，留太祖长子珠奇守护。当时太祖想把乃蛮国主一家老小，留于本国，

谏议大臣奏道："如今太阳罕长子阿拉坦沙嘎尚未纳降，其家人不可留于此处。待以后降服了阿拉坦沙嘎，其政局稳定之后，遣其回乡，亦无不可。”太祖听了，无可奈何，便决计迁移乃蛮国主的家眷，暂居勃特。炮声一响，起程上路，乃蛮军民，洒泪相送。

却说阿拉坦沙嘎去归乃蛮以后，身患重病，待病情稍有好转之后，派伊德尔道布去见蒙格勒吉、达达顿嘎二人。不久，服药发汗，稍有气力，便咬牙起床，领着五六十个心腹之人，奔向国中。途中，阿拉坦沙嘎听闻乃蛮百姓纷纷传说，深觉古怪，心里不安，刚走半晌，忽然山谷中闪出一支人马。

不知此是何处人马，也不知阿拉坦沙嘎性命如何，看官欲知下落，待史官我去向母太君献饭之后，再点燃蜡烛，续写下章。

史官我吟散诗一首：

阳罕战死称英雄，
蒙君殉国扬义名。
达公逼降堪称贤，
曲贼叛逆实可耻！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MTEyNTMyMzMuemlw",
  "filename_decoded": "11253233.zip",
  "filesize": 39334130,
  "md5": "147393fa0908fcf665303f09f2f30345",
  "header_md5": "a54775947da7e8c650d3621b6c97a3ad",
  "sha1": "0c0f58cca1318b44199b043a76996965152c75fb",
  "sha256": "19d10a34c0db4e569f805cf5b102c128384d233361339d61b9949f5829a39b9c",
  "crc32": 2250006152,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40564682,
  "pdg_dir_name": "\u255f\u03b1\u2569\u2556\u2564\u258c\u2565\u03c3\u00fa\u00bf\u2554\u2567\u2593\u00df\u00fa\u2310_11253233",
  "pdg_main_pages_found": 474,
  "pdg_main_pages_max": 474,
  "total_pages": 526,
  "total_pixels": 192673280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